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丘吉尔

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出版说明

为了纪念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 50 周年,使广大人民了解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业绩，我们特此出版《二次大战三巨头》，这是我社出版的《二次大战三元凶》的姊妹篇。本书内容丰富，材料翔实，生动地描述了“三巨头”在决定人类命运的这一伟大战争中叱咤风云、运筹帷幄的情况。同时也描写了他们之间存在的矛盾和斗争。

本书是用章回体形式撰写的，全书近百万字，共分三册。

第一册为：《纵幢捭阖——斯大林》；

第二册为：《身残志坚——罗斯福》；

第三册为：《临危受命——丘吉尔》。

丘吉尔

作者前言

被称为“二次大战三巨头”的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虽然政治信仰不同，各自的经历不同，但是在反对法西斯侵略、保卫国家独立的总目标下，他们团结起来了，结成了统一战线，为争取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人们不会忘记，在那法西斯强盗横行的年代，西方资产阶级当权派，摇尾乞怜，奉行绥靖政策，因而使希特勒更加肆无忌惮，在他兵不血刃地占领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之后，又以“闪电战”征服了波兰和北欧，接着希特勒就向英、法开刀了。号称几百万的英法联军，在纳粹进攻面前，仅 11 天就垮了。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不足一个星期也相继沦陷。大半个欧洲处于法西斯铁蹄蹂躏之下，像一只风雨飘摇的破船。人们普遍担心，欧洲要有一个新的漫长的黑暗时代。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是斯大林率领苏联军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歼灭了德国法西斯的主力，从而起到了力挽狂澜的作用。斯大林不仅是苏联军民的最高统帅，而且为促进和巩固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进行了大量工作。由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参加的德黑兰“三巨头”会议，为争取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当时的美国，处于另外一种情况，它没有直接遭受希特勒法西斯的入侵，和平主义弥漫全国。作为总统和三军总司令的罗斯福。最大的历史功绩之一是，以惊人的魄力冲破了孤立主义的束缚，以“租借法案”的形式有力地支援了英、苏等国的反法西斯战争。在日本发动“珍珠港事件”后，罗斯福又毅然决然地同德、日、意法西斯宣战，从而成为反法西斯联盟的重要支柱之一。他领导的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英、苏等 20 多个国家结成反法西斯大同盟。他以半身不遂的病残之躯，不远万里，远渡重洋，和盟国首脑多次会晤，运筹帷幄，为打败德意日法西斯费尽了心血。难怪有人说，罗斯福不仅是美国历史上执政时间最长的总统，而且也是最有威望的总统之一。

丘吉尔的情况和斯大林、罗斯福都不同，他是“临危受命”，是在张伯伦的绥靖政策遭到彻底破产之后上台执政的。当时，他面临的局势确实是严峻的，上台没有几天，就遇上敦刻尔克的大溃退。顷刻之间英国的防务解体了，可以说要人没人，要武器没武器。就在这种情况下，丘吉尔发表了著名的施政演说，表示无论处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把反法西斯战争进行到底。他说：“我没有别的，我只有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贡献给大家。你们问：我的政策是什么？我。说：我的政策就是用上帝所能给予我们的全部能力和全部力量，在海上、陆地上和空中进行战争；同一个在邪恶悲惨的人类罪恶史上还从来没有见过的穷凶极恶的暴政进行战争。这就是我们的政策。你们问：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可以用一个词来答复：胜利，不惜一切代价去争取胜利！”丘吉尔临危不俱的英雄气概，有力地鼓舞了英国人民，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从而使英国成为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成员之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战争。先后有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20 亿以上的人口卷人了这场战争。交战双方动员的兵力为 1.1 亿多，历时长达 6 年之久，战火遍及欧、亚、非三大洲，以及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北冰洋四大洋。战争造成的伤亡和损失难于作出确切的统计，军队和平民的伤亡约在 9000 万人以上，其中以中国和苏联伤亡人数为最多。军费消耗约为 11170 亿美元，经济损失估计超过 4 万多亿美元。战火夷平了众多的

城市，毁坏了无数的工厂、住宅、铁路、桥梁，以及无数的博物馆和名胜古迹。多少个世纪以来，人类在艺术和学术上的成就或遭到毁灭，或蒙受了巨大损失。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浩劫！

如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 40 多年了，世界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当年参加德黑兰“三巨头会议”的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都逝去多年了。最后去世的是丘吉尔，他活到了 90 岁，1965 年被隆重地安葬在英国他自己的庄园里，当时他离开政界已有 10 余年了。罗斯福死于 1945 年 4 月，正值希特勒德国投降前夕。斯大林比罗斯福多活了 8 年不到一点。而他们三人在德黑兰会晤时，都是反希特勒同盟国的首脑。那时深受前所未有的战争折磨的世界人民都密切注视着“三巨头”的每一行动，倾听着他们的每一句话。因此，德黑兰会议的召开自然吸引了全人类的注意力。那时，不仅深受蹂躏的欧洲各国期待着“三巨头”首次会晤时要作出的决定，轴心国也惴惴不安地等待着该三国会议的结果。反希特勒同盟“三巨头”是否善于协同动作，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整个反法西斯战争的进程和当时文明世界的命运。

为了纪念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 50 周年，为了表彰“三巨头”的历史功绩，促进不同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和相互合作，笔者根据 20 多年来搜集的有关苏美英三国首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各种史料，编写了《二次大战三巨头》。在撰写过程中，笔者曾和一些研究国际问题的专家、学者进行过广泛的交谈，力求避免片面性，力求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表述；但由于笔者政治水平和历史知识的局限，难免有不妥或错误之处，敬请读者赐教。

解力夫

第一章　公爵之后

贵婴早降人世间，公爵门庭皆喜欢；

自幼立志图大业，休管他人冷眼观。

在一个灯火辉煌的夜晚，正当一群贵族男女在布伦海姆宫翩翩起舞时，一位活泼、美貌的贵夫人，突然感到身体不适，连声叫喊肚子疼。人们赶快把她扶到就近的一个临时女更衣室。温斯顿·丘吉尔就是这样不寻常地来到了人间。

他虽然是一个早产儿，却表现得活力盎然。他哇哇地大哭大叫，打破了这座华丽宫殿的宁静。人们纷纷议论：“早产得贵子。”为此，伦敦《泰晤士报》还发表了一条简短公告：“伦道夫·丘吉尔夫人于 1874 年 11 月 30 日晚，在布伦海姆宫早产一子。”温斯顿的诞生，给这个贵族家庭带来了无限的欢快。正如当时伦敦一位诗人所写的：

美貌夫人立奇功，翩翩起舞降贵婴；

盼望爵后成大业，功成名就耀门庭。

丘吉尔家族有着一段不寻常的历史。他的父亲伦道夫·丘吉尔勋爵，是马尔巴罗家族第七代公爵约翰·温斯顿·斯潘塞·丘吉尔和弗朗西斯公爵夫人的第三个儿子。英国除了王室以外，公爵家族总共不超过 20 个，其中马尔巴罗家族按封爵次序列为第十位。英国贵族和其他国家的贵族一样，非常重视家族的古老性,因此他们总想证明自己的祖先是 11 世纪跟随威廉占领者来到不列颠群岛的诺尔曼人、法国人或意大利人的封建主。经过考证，丘吉尔的第一代祖先是约翰·丘吉尔，他生活在 17 世纪，是多塞特郡的法律家，铁杆保皇派。丘吉尔的第二代祖先温斯顿·丘吉尔，早年从军，在 17 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他为国王查理一世作战。国王封他为爵士并赐予他持有自己族徽的权力，他的虚荣心得到了某种满足。直到丘吉尔的第三代祖先约翰·丘吉尔，这个家族才得以飞黄腾达，并为马尔巴罗公爵的世袭地位奠定了基础。

丘吉尔的第三代祖先约翰·丘吉尔，早年是英国皇家骑兵团的一位上校，35 岁时得到男爵称号。1685 年 6 月，约翰·丘吉尔在镇压蒙默思公爵叛乱时大显身手。7 月 6 日，蒙默思兵败被俘，后被斩首。约翰·丘吉尔男爵遂晋升为少将军衔，几年之后获伯爵封号。当时被称为美男子的约翰，为丘吉尔家族带来了荣耀，扩大了财产。在争夺西班牙王位继承权的战争年代，他在欧洲指挥英国——荷兰军队同法国人作战，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约翰·丘吉尔利用在欧洲指挥联军的地位，不仅在欧洲大陆进行掠夺，而且在英国本土从武器批发商那里勒索大量钱财。这样，他就把军人荣誉变成了黄金。

后来，约翰·丘吉尔与萨拉·詹宁斯结了婚。萨拉是一个精力充沛、有进取心的女人，并且得到安娜女王的很大恩典。夫妇俩都占据有利可图的地位，每年可得 64325 英镑的薪俸，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女王慷慨地奖赏约翰·丘吉尔，于 1702 年封他为公爵，从此以后他成了马尔巴罗第一代公爵。他每年可以得到一份很可观的俸禄，但是没有土地和领地。

1704 年 8 月 13 日，马尔巴罗公爵在布伦海姆指挥军队，战胜了法国及其盟军。在这次大战之后，女王赐予他伍德斯托克地区的一大块土地，并赐给他 50 万英镑，作为建筑豪华宫殿及整修庄园的费用。在布伦海姆宫附近，为纪念 1704 年 8 月 13 日的胜利而命名的布伦海姆公园占地达 1.5 万英亩。

此外，为了奖赏布伦海姆城下的胜利，德国皇帝赐予马尔巴罗公爵罗马帝国公的称号。直到今天马尔巴罗公爵的后代还享有这个称号。由于国家给予巨额奖金，加之马尔巴罗公爵夫妇受贿与投机取巧，丘吉尔一家积攒了大量财富。

马尔巴罗第一代公爵 1722 年死于中风。他的后代既没有什么卓著的业绩，也没有获得任何荣誉。他们大手大脚地挥霍着约翰·丘吉尔遗留的财产。在家族经济状况变得拮据之后，年轻的马尔巴罗们开始通过同富贵的美国女人结婚来改善自己的处境。首先开始这种有利婚姻的就是温斯顿·丘吉尔的父亲——伦道夫·丘吉尔。按英国法律，爵位和领地应由长子继承。次子和幼子只能自己在政府、军队、殖民地行政当局或宗教界寻求出路，因此伦道夫无权继承马尔巴罗的爵位和领地。他相当顺利地结束了大学学业，并打算从事政治活动。

1873 年，24 岁的伦道夫结识了正在欧洲旅行的美国百万富翁杰罗姆一家，并决定与他的一个女儿詹妮结婚。詹妮的父亲伦纳德·杰罗姆是个刚强的人。他不喜欢寂寞，也不想使自己受任何约束。他酷爱赛马并且是个歌剧演唱家。他在美国建造了两个最早的赛马场，组织了一个私人歌剧院。他的妻子是一位有印第安血统的漂亮的美国女人。伦纳德·杰罗姆有一个时期任美国驻的里雅斯特领事。但是，他对安静的外交工作不感兴趣。他抛弃了领事工作，成了《纽约时报》的一个老板。事业使他离不开美国，而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则大部分时间住在欧洲。

温斯顿·丘吉尔对他外祖父杰罗姆一家的经历曾作过如下的描述：“我的母亲是杰罗姆家的女儿。提莫赛·杰罗姆于 1717 年从英国坐船渡大西洋到了新大陆，并在纽约殖民地赛瑞考斯城不远的庞比村落户。他的儿子萨莫尔还有他的四个孙子在美国革命战争时都曾加入华盛顿的军队去作战。杰罗姆家在庞比村继续住了四五代。在 19 世纪之初，我的外祖父伦纳德·杰罗姆和他的一个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的弟兄因为家业扩大乃迁居罗卡斯特。他两人在这里娶了豪尔斯家的两姊妹。他们当时在那个城市中最好的地方建了两所房子，并由一座桥相连在一起。我的外祖父有四个女儿，而他的兄弟有四个儿子。我的母亲是伦纳德的第二个女儿，1854 年生于罗卡斯特。同时他的家庭随着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日趋繁荣，于 1856 年迁往纽约。在这座大城市里，我外祖父建了两所房子，一处是马哈坦俱乐部会址，另一处是他自己居住的。在罗卡斯特时他创办了一份新闻报，在当时叫做‘一无所知’党的机关报，后来改名为《罗卡斯特民主与纪事》。

“在纽约，我的外祖父又从事更大的事业，一面办报馆，一面经营房地产生意，到了美国南北战争初期，他已经成了一位著名的百万富翁。伦纳德在战争期间，始终赞助南北联合，虽然他从未参预政治。他的主要兴趣除了商业以外就是运动与音乐。他是一个仪表堂堂的人，生有一个鹰鼻子和一双明亮的眼睛。每逢节日或遇重大喜庆事件，他喜欢乘坐六匹马的马车行经纽约市街，他自己就是一位驾车的老手。伦纳德酷爱赛马，很可以被称为美国赛马会之父，现在的杰罗姆公园，就是为了纪念他而用他的名字命名的。为了推广赛马运动，他曾成立骑士俱乐部，并任会长多年。在赛马时，从未失败过的最著名的‘肯特基’马，就是他培育的。伦纳德还是纽约音乐学院最初创办人之一，曾帮助推动歌剧事业，与当时名歌唱家珍尼林德和培蒂甚为友好，并曾为最初演卡门的敏尼浩克女士授课。

“我的外祖母——伦纳德的太太，在普法战争爆发之前，带着她的几个女儿来到巴黎；由于战乱，她们又由巴黎来到伦敦。她们在英国住了数年，并结识了不少朋友。詹妮·杰罗姆小姐在 1873 年夏去考斯城游览时，遇见了我的父亲伦道夫·丘吉尔勋爵。她当时在纽约、巴黎和伦敦的上流社会里，是最著名的美女之一。伦道夫·丘吉尔勋爵对她一见倾心，并于数月之后即结为伉俪。”

詹妮·杰罗姆女士善于社交活动，喜欢骑射，在温斯顿幼小的记忆里，她经常同父亲骑着骏马去打猎，有时因回来太晚而引起全家的惊恐。丘吉尔在他早年的回忆中写道：“我的母亲在我眼中永远像一位神仙公主，一位容光焕发具有无限才能的女性。”但是，她在布伦海姆宫却是不受欢迎的。这大概是由于她的外貌、魅力、聪慧及活泼的性格都超过了布伦海姆宫有爵位的女人。所以，伦道夫夫妇宁可离开布伦海姆宫而单独住在伦敦市区。

这对年轻人每年的收入足以使他们生活得很舒适。但是他们自幼养成花钱大手大脚的习惯，因此也常常入不敷出。詹妮沉湎于上流社会花钱甚多的娱乐活动。伦道夫喜欢在自己家里设宴，慷慨地款待朋友。他是一位狂热的赛马爱好者，由于下了大笔的赌注，所以输掉很多钱。

英国上层社会很喜欢这对年轻的夫妇。这是詹妮的美貌、聪敏和他的优雅风度起了作用。詹妮随母亲在巴黎居住多年，与达官贵人经常交往养成了优雅的风度。此外，詹妮还是一个出色的钢琴家、有才华的画家，又善于写妙趣横生、感情细腻的书信。英国贵族中的杰出人物都来登门拜访，保守党领袖迪斯雷利首相更是他家的常客。

然而，没过多久，由于上流社会出现一桩轰动一时的丑闻，而使这对年轻夫妇在伦敦贵族社会的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事情是这样的：伦道夫的哥哥布伦德福德，即马尔巴罗公爵爵位和领地的继承人，已结过婚并且有了孩子，但是他还拼命地追求一个名叫艾基特·艾利斯福德的伯爵夫人。这种事在上层社会本来是司空见惯的，但是由于维多利亚女王的儿子、英国王位的继承人威尔士亲王（未来的国王爱德华七世），也在追求这位年轻的伯爵夫人，因此在情场上发生了纠葛。在这场桃色案中，伦道夫完全站在哥哥一边，因而激怒了威尔士亲王。他声称，谁家接待伦道夫·丘吉尔，他就决不登谁家的门。很自然，上层社会谁也不想冒与王室公开决裂的风险，因此伦道夫及其妻子到处吃闭门羹。

这对伦道夫·丘吉尔是一场灾难。他决心干出一番事业来证实自己的才干，尽可能残酷地报复一下抛弃他的上流社会。这个沽名钓誉的愿望驱使他从事政治活动，并企图攫取大权。历史学家们指出，伦道夫·丘吉尔最初是从关注爱尔兰问题开始过问政治的。他不止一次地要求立即解决爱尔兰问题，并要求英国议会通过一项同爱尔兰和解的法律。伦道夫当时不是什么有名的政界人物，所以他的这些言论未引起社会上足够的重视，反而给他在爱尔兰担任总督的父亲带来一些烦恼。他的父亲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伦道夫发表这些声明大概是因为喝醉了酒，或者是一时失去了理智。

1875 年以后，英国的地位开始急剧下降。年轻的工业国德国和美国正在崛起。这些国家在迅速发展，而英国的工业增长速度却日益落后，这就是说，英国在工业领域的世界垄断地位很快就要成为历史了。然而，在 1874 年，即温斯顿·丘吉尔出生的那年，甚至最明智的资产阶级活动家都不了解英国的发展方向，不知道这个国家在以后的几十年中将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危

险。

1880 年，保守党在英国大选中遭到失败，再加上党的著名领袖迪斯雷利去世，情况就更加复杂了。党内缺乏像他那样的大人物。这时马尔巴罗公爵和伦道夫·丘吉尔已从爱尔兰回到英国。伦道夫决定利用党内的混乱局势登上政治舞台，实现自己功成名就的目的。

温斯顿的父亲——伦道夫·丘吉尔，并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似乎提出什么主张对他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能够通过演说提高自己的名望，为他开辟攫取权力的道路。伦道夫根据局势首先提出在他看来能够恢复保守党在选民中的威信的一些主张；其次，他为改进党的组织结构展开了斗争，他说这是为了使党的工作“符合人民的利益”。就这样，伦道夫通过发表演说和写文章很快就出了名。但他在议会里只有几个半心半意的追随者。他同这些人建立了所谓“第四政党”。

保守党领袖迪斯雷利死后，党的领导权就落到上院领袖索尔兹伯里勋爵和下院领袖诺思科特手里。伦道夫·丘吉尔反对由两人担当领袖的做法。他显然是在觊觎保守党领袖的宝座，因为只要保守党在大选中获胜，他一旦登上保守党领袖的宝座，就会成为当然的首相。因此，他要求结束党内的“集体领导”。他说，党内人才济济，不难选出“敢于面向人民并且懂得如何引导广大工人阶级群众”的领袖人物。伦道夫认为，只有他自己才配称这样的人，他急于想当党的领袖。那时，他才 34 岁。

在伦道夫的推动下，议会改革扩大了选民面。为了在选举中取得多数，保守党不得不向工人阶级的上层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卖弄风情。在演说中，伦道夫·丘吉尔百般讨好工人阶级。如果说迪斯雷利蛊惑人心的演说鼓吹的是依靠各阶级联盟来维护国家制度，那么伦道夫则比他更胜一筹。他说：“保守党不赢得工人阶级的信任就永远无法恢复自己的力量。如果我们信任工人阶级，我们的利益由他们掌握就会是安全可靠的……我们应当邀请他们参加我们的党，并且使他们在管理党务方面发挥实际作用。”

在保守党的集会上，伦道夫猛烈地攻击了统治着保守党的贵族集团。他和他的追随者要求由各阶级的代表来领导保守党，要求取消贵族领袖集团对党务的垄断。伦道夫广泛采用了从自由党人那里抄袭来的口号。他喜欢重复说：“信任人民，人民就会信任你！”

其实这只是一个策略而已。伦道夫是想以新的领导集团取代“老年帮”，由他在这个新的集团中发号施令。也许他这时认为，他已是人民的代表，而不是贵族的代表。当他认为快要达到目的时，他的真实意图就昭然若揭了。伦道夫被选为保守党协会全国联盟主席后，感到党的领导职位就要到手，因此他就把保守党领导民主化的口号抛到九霄云外。

开始，很多保守党人对伦道夫和“第四政党”的其他活动家所说的话都信以为真。正因为如此，他才当选为保守党协会全国联盟主席。除了党的正式机构之外，他还建立了一个称为保守党“雪花联盟”的非正式组织。这个非正式组织的目标，是使保守党恢复迪斯雷利的思想。伦道夫和他的拥护者对党的领导人连续进行了数月之久的复杂斗争，终于和索尔兹伯里达成了协议。根据协议伦道夫保证停止对保守党上层的攻击，索尔兹伯里同意把伦道夫列为党的领导人。事情似乎正如伦道夫谋划的那样发展着，用不了多久他就将取代索尔兹伯里担任党的领导职务，并随之成为英国首相。

在伦道夫和他的“第四政党”蛊惑人心的活动下，保守党在 1885 年的议

会选举中取得了胜利。根据选举结果，由索尔兹伯里组织政府。伦道夫·丘吉尔获得了仅次于首相的最重要的职务——财政大臣。他还当上了下院领袖。35 岁的伦道夫就在政府中坐上了第二把交椅，似乎不久就会跨出最后一步而取得国家的最高权力。1885 年 11 月，当一位朋友探询他的前景时，他回答说："我将当五年反对党的领袖。然后再当五年首相。再往后就要死了。"英国幽默杂志《笨拙》的一位漫画家称伦道夫·丘吉尔是"伟大的年轻人"，不久之后人们就取笑他是一个"伟大的急于求成的年轻人"。后来，这个外号又传给了他的儿子温斯顿。

伦道夫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而且求成心切。他不甘心把自己的活动局限于财政领域。他干预外交政策，公开要求与德国和奥地利接近。1886 年 12 月，当他缩减军费开支的主张遭到陆军部拒绝后，伦道夫就以辞职要挟索尔兹伯里。他认为政府中没有他是不行的，结果事与愿违，他所期望的保守党反对索尔兹伯里的情况并未发生。保守党的这艘轮船继续航行。当后来有人问及伦道夫为什么冒险辞职，以致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时，他回答说："所有伟大人物都会犯错误。拿破仑忘记了布吕歇尔[1]，而我却忘记了戈申。"温斯顿·丘吉尔的父亲闪电般的政治生涯就这样结束了。

政治上的无所作为使伦道夫抑郁难忍，他的健康状况也迅速恶化了。他原期望辞职之后，保守党在困难面前会向他伸手求援，但他的一切希望都化成了泡影。他试图在保守党内积极活动，在各种集会上发表演说，但听众越来越少，报刊也很少注意到他。连他本人也不怀疑自己早已成为一具政治僵尸了。他的体力日益衰竭。1882 年夏天，他很长时间被病魔缠身。经过护理、治疗和呼吸新鲜空气，他的精力稍有恢复。但是，医生诊断他患的是不治之症，这就是说他将不久于人世了。

温斯顿·丘吉尔自从诞生在这个家庭之后，生活也是比较曲折的。年轻的父母顾不上他。根据当时英国的传统，这个阶层的人自己不教养孩子。温斯顿幼年实际上不认识自己的父母，可是对保姆的感情越来越深，保姆在世时他一直热爱她。后来，当丘吉尔成了著名的国务活动家时，他的办公室里还一直挂着保姆的肖像。

小温斯顿的出世，虽说给他的父母带来了无限的欢快，但却使布伦海姆宫的主人们非常不安。这是因为他的伯父布伦德福德侯爵，即未来的马尔巴罗第八代公爵，只有一个儿子。如果这个唯一的继承人有个好歹，那么马尔巴罗的爵位和领地就应该由温斯顿。丘吉尔继承。有 20 多年的时间温斯顿一直未失去做马尔巴罗爵位和领地继承人的权力。1895 年，当 18 岁的康苏埃拉·范德比尔特，一位有名的美国百万富翁的女儿，作为马尔巴罗第九代公爵的妻子来到布伦海姆时，老公爵夫人对她说："您的主要任务是生孩子，而且应该生儿子，不能让这个早产儿温斯顿继承公爵的爵位。"康苏埃拉成功地完成了这个任务，而"早产儿"也就永远失去了成为马尔巴罗公爵的可能。但温斯顿·丘吉尔并不为此感到遗憾，因为他的功名心比继承爵位要大得多，仅仅这个爵位无疑是不能使他满足的。

到温斯顿长到两岁时，父母把他带到都柏林，但仍完全托给保姆和家庭女教师照管。他长得很结实，但并不很漂亮。他说话有缺陷，就是有点口吃，

---

[1] 布吕歇尔（1742—1819），普鲁士元帅。他 1813 年在反抗拿破仑的战争中任普军总司令，1814 年率领同盟国军队追击法军，直至巴黎城下。1815 年 6 月他在滑铁卢战役中重创法军。

而且发音不清。他还是一个饶舌的孩子，从学会说话时起就几乎没完没了地说个不停。温斯顿非常自信和固执己见。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这些特点越来越明显了。

温斯顿从小就与众不同。他不愿意像别的孩子那样学习。他虽然有极好的记忆力，但是他只对感兴趣的东西才领会得快，也记得快。凡是他不喜欢的东西，他根本就不想学。温斯顿后来承认，他是一个非常不好的学生。他一开始上学就讨厌数学，后来一直和数学无缘。温斯顿非常不喜欢经典语言，学了很多年才学会了拉丁文和希腊文的字母表，而且还记得不那么牢。父母见此情形，对他便愈来愈心灰意冷了。正是：望子成龙星火急，顽童自幼废学习；父母苦心事无济，一寸希望一寸灰。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第二章　不及格的学生

幼年学习不用功，顽皮捣蛋扬丑名；

三次落榜方奋志，败子回头攀高峰。

温斯顿·丘吉尔七岁那年，被送到阿斯科特贵族子弟学校读书。这是一所专为上流社会办的学校，学费非常贵，多少年来一直保持着高傲的贵族传统。这里每个班只有十个学生，使用着当时尚属罕见的电灯，校园内有一个豪华的游泳池，一个宽大的足球场和板球场。每季有三次全校性野餐欢宴；教师都是硕士，头戴方帽，气派非凡。学校的一切设备都是第一流的。

在 11 月某日的一个昏暗的下午，母亲把温斯顿送到学校。傍晚，一位教师把丘吉尔领到教室，拿出一本薄薄的绿褐色的书，上面印着字体不同的字。

“你以前不曾念过一点拉丁文吗？”教师问道。

“不曾念过，先生。”

“这是一本拉丁文法。”教师用姆指翻开书页。“你必须念这个，”他说，“我半小时以后回来看你能明白多少。”

教师走了，留下温斯顿一个人在教室里。他望着周围的一切，感到陌生、凄然，有些害怕了。在家里，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保姆的陪同下在儿童游艺室度过的。那里有许多稀奇的玩具：一个现代化的自动汽车，一架幻灯机，还有一大堆兵器。而现在，这里所有的全是功课。每天要上七八个小时的课，另外还要加足球或板球，生活是十分紧张的。

半个小时后教师回来了。“你都会念了吗？”

“我想我会读了。”丘吉尔不知所云地念出来，并壮着胆子提了一个问题。

“先生，这些字母拼在一起是什么意思？”

“它的意思就是桌子。”

“为什么把它们叫桌子呢？”

“桌子就是桌子。你如果还不明白，可向桌子发问，问它为什么叫桌子！”教师不耐烦地说。

“但是，我从来没有这样做过。”丘吉尔惊异地脱口而出。

“假如你再这样无礼，要受罚的，要受极严厉的责罚，你懂吗？”

这就是温斯顿·丘吉尔第一次接触拉丁文，也是第一次认识到这座学校规矩的严厉。丘吉尔后来写道，“它们的残酷甚于内务部所设任何感化院中所能忍受的责罚。”他经常看到，每月至少有两三次将全体学生召集在图书馆里，一两个有过错的学生被两位班长强拖到隔壁去挨打，直到鲜血流出，其余的学生坐在那里浑身战栗，静听他们痛得喊叫。这是杀鸡给猴子看。更使人烦恼的是，时常在学校的教堂里举行高教会派的繁琐宗教仪式。丘吉尔的保姆埃弗雷斯特太太曾强烈反对罗马教皇。她自己是属于不重礼仪的改进派教会。她对矫饰的宗教仪式的讨厌传染了丘吉尔。因此他在这里读书时从灵的方面未得到任何慰藉，而在另一方面却体验了这世俗武器的责打。

温斯顿在家里自由惯了，养成了放荡不羁的习惯。他在这里感到很不自在。学校主事人主要关心的是对孩子们的管教，而不是教学。温斯顿这时已经表现出非同一般的倔强性格，他不愿意遵守教育家们苦心推行的那一套规章制度。不久他就因为不听话吃了苦头，挨了一顿鞭子。这使他大为恼火。多年来他一直对这个学校和鞭打他的那位老师怀恨在心。他在军校的时候，

曾经来到阿斯科特想同他的老仇人算帐，可是那时这所学校的主人已经死了，学校也已经关闭。

阿斯科特的生活使温斯顿的健康受到损害。丘吉尔后来在一部回忆录中写道：

“我在那里过了两年多的不安生活。我在功课方面收益甚少，我天天计算着每个学期的终了，何时可以逃避这令人生厌的奴隶生活而回到家去，并在我的儿童游艺室地板上，把我的那些兵器和兵俑摆成作战的阵式。在那期间，我的最大的乐趣就是阅读课外读物。当我 9 岁半时，我父亲给了我一本《金银岛》，我手不释卷地阅读。学校的老师们看出我既落伍又早熟。所看的书超过我的年纪，然而在本班中却成绩最劣。他们对我大为不悦，施加种种强迫手段，但我顽强抵抗，我行我素，不受他人制约！”

由于温斯顿的身体日益衰弱，后来根据家庭医生的建议，他被送到市赖顿的预备学校就读。这里的一切却是另一种情形。温斯顿不再受体罚，尽管他对纪律的态度依然如故。布赖顿的教师后来回忆温斯顿时认为，他是一个最执拗、最不守纪律的学生。在这里，温斯顿学习了法语、历史，背会了许多诗歌。此外，他还学会了游泳，尤其喜爱骑马。

调皮的丘吉尔在布赖顿读了三年书，本来应该转入贵族中学继续学习。按照英国的传统，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子女在专门的寄宿学校受教育，为他们进大学深造打基础。在这样的学校上学的学生，都出身于英国的上流社会。英国世世代代都为这些达官显贵的家庭子女分配固定的贵族学校读书。给丘吉尔分配的贵族学校在伊顿。但温斯顿没有去伊顿，却被送到哈罗。他的传记作者说，这是因为伊顿位于低地，而哈罗位于高山。哈罗的地理位置对身体虚弱的温斯顿有益。但是，除了气候因素外，温斯顿淘气、功课不好也是个主要原因。

丘吉尔怀着忧郁和惆怅的心情回忆他在哈罗度过的岁月。他在这里从入学考试开始就碰到了许多麻烦。他写道：“我刚交 12 岁便走进冷酷的考试领域，这对我是一种很大的折磨。我愿意参加历史和英文测验，在主考方面却偏重拉丁文和数学。而这两门功课，我几乎都不能给以满意的答案。”按照学校的规定，考生必须用拉丁文写一篇作文，然而他在两个小时中，只在考卷上写了一个字，用括弧把它括起来，然后浓浓地涂上墨，再打上几个墨点。这就是他能够写出的一切。尽管数学考试不及格，拉丁文吃了零蛋，学校还是看他父亲的面子而录取了他。他被编在四年级学习成绩最差的一个班，最末的一个组。从此，温斯顿名声大振，成了全校被人耻笑的倒数第三名。

哈罗学校点名的习惯与伊顿不同。在伊顿是所有的学生站在一起，教师叫到谁的名字，谁就把帽子举起。而哈罗则是按照学生的学习成绩排成一列长队，一个一个应声从点名的教师身边走过。这样一来丘吉尔的地位就显得特别卑下。当时是 1887 年。温斯顿的父亲伦道夫·丘吉尔勋爵刚刚辞去丁院议长和财政大臣的职务。虽然如此，伦道夫仍然站在政治的最前列。一次，许多人前来参观哈罗学校，看到点名时温斯顿·丘吉尔最后走过老师身边，于是窃窃私语，冷嘲热讽：“瞧，这就是伦道夫勋爵的儿子，是全队最末的一个！”

温斯顿在哈罗的学习成绩很差，经常考试不及格。他固执地不愿意学拉丁文，虽然经典语言在该校被看作是一门主课。由于丝毫没有愿望或者没有能力学好这门功课，温斯顿无法在学业上有所进步，也失去了以后进大学读

书的可能。他是学校最差的劣等生。人们认为他迟钝、低能。但是，他的同代人和传记作者却一致认为，丘吉尔在学校成绩落后只是因为他非常固执。在哈罗时就已经看出，他继承了父亲的非凡记忆力。有一次他背诵麦考利关于古罗马的一本书，背了 1200 行毫无差错，老师和同学们为之惊叹不已。他还能背出莎士比亚剧本中的大段台词，当老师援引《奥赛罗》或《哈姆雷特》出了差错时，他总是不放过机会去纠正老师。有一次校长对他提出警告说：“丘吉尔，我有很充分的理由对你表示不满。”温斯顿·丘吉尔回答说：“而我，先生，也有充分的理由对你表示不满。”

温斯顿旧习不改，不仅学习成绩不好，而且纪律很差。不论是老师或是学生们自己定下的所有行为守则，温斯顿几乎都不执行，而且经常寻衅斗殴，自讨苦吃。哈罗校园内那个很大的游泳池犹如一条大河湾，池水清澈见底，有两座桥经过它的上边。丘吉尔经常来这里游泳，游累了就在桥边晒太阳，或买些点心在这里吃。在这里，一种恶作剧就是蹑手蹑脚地跑到赤身的朋友或仇人的后边，猛然将他推下水去。丘吉尔常常做这种讨人嫌的事情。

一天，他做完作业之后，来到游泳池边，见到一个又矮又瘦的学生裹着毛巾立在池边沉思。丘吉尔心想，这个弱者可能是他最好的耍弄对象了，于是乘人不防，猛将他推下水去。只见这个落水者从水沫中露出一张愤怒的脸，并拼命地击水游向池畔。丘吉尔见事不妙，转身就跑。但已经来不及了，落水者上岸后，像老鹰抓小鸡一样，凶狠地抓住他的脖子拖进深水中，狠狠地让他喝了几口水，待丘吉尔狼狈地爬上池子对岸时，被一群激怒的孩子们团团围住。

“你早就该受惩罚！”他们说，“你知道他是谁吗？他是六班的，名叫艾墨瑞。他不仅是那个班的班长，而且还是键身房的冠军呢，这回你可算找错对象了。”丘吉尔像犯了渎圣罪一样而陷入痉挛状态，只好苦苦哀求，连声道歉。落水者仍想继续收拾他，丘吉尔连忙解嘲道：“我的父亲是一位大人物，他的身材也很小，今后你一定会成为大人物哩。”围观者都笑了。在丘吉尔作出不再欺负小同学的保证后，这场风波才算结束了。

温斯顿·丘吉尔在学校的表现，使他的父母非常苦恼。他的父亲认为儿子既玩皮又愚蠢，看来搞法律是不行的。可是如果不搞政治又能干什么呢？传记作者说，一件偶然的事情帮他作出了决定。温斯顿喜欢同自己的小弟弟约翰玩打仗。他有 1500 个锡兵，会独出心裁、花样翻新地指挥锡兵打仗。有一次父亲走进孩子们正在玩打仗的房间，看到这种情形就问温斯顿：“你想将来干什么？”

儿子回答说：“当兵，那还有说的！”这就使父母下了决心，他们让温斯顿在哈罗的最后几年转到军校预备班里读书。

温斯顿虽然有目的地作了准备，但他在报考英国有名的桑赫斯特军事学校时，还是两次名落孙山。第二次落榜之后，父母为了把他弄进桑赫斯特军校，决定采取断然措施。在他离开哈罗后，父母把他托付给当时主办一所特殊学校的詹姆士上尉。这是一所补习学校，是专门帮助那些才疏学浅的青年人能够凑凑合合考取军校的临阵磨枪的地方。丘吉尔曾经回忆说：“听说只要不是十足的白痴，就准保能从那里考入军校。”詹姆士的学校能准确了解军校对考生可能提出的所有问题，于是填鸭式地把这些问题的答案塞进学生的脑袋里。

但是，正当丘吉尔积极准备第三次考试时，一个意外的事件发生了。这

年秋后，温斯顿的姑母维伯恩夫人，把她在伯恩莫斯的宽大别墅借给丘吉尔家过冬用。在这里，四五十英亩的大松林一直延伸在山崖上，下边就是英国海峡的平坦沙滩。这是一块荒野地带中的深洼，经过这个深洼有一座长约 50 英尺的简易桥梁。那年丘吉尔刚交 18 岁，正在这里度寒假。一天，他同 12 岁的弟弟和 14 岁的表弟做追逐游戏。他被追赶了 20 分钟之后，累得气喘吁吁地喘不过气来。这时他决意穿过那座桥梁。但是，他刚走到桥梁中间，就惊恐地发现两个弟弟已经悄悄地分别站在桥头的两端，丘吉尔无路可逃，无疑要做他们的俘虏了。在那一瞬间，他忽然心生一计。桥底下的深洼中长着的全是小杉木，它们的树梢正接近桥板上，从这里跳下去就可以逃脱他们的追赶了。结果他这一着失算了，慌急之下，跌进一个深达 29 英尺的山沟里，腿折断了，头摔破了，三天之后才恢复知觉。母亲听到这个消息，急忙带着医生开着救护车去营救儿子。经过三个月的精心治疗，温斯顿才从床上爬起来。老丘吉尔的政敌兴灾乐祸地说：“ 听说伦道夫的儿子玩了一场追随领袖的游戏，不知伦道夫是否也像他的儿子那样跌进深谷里！ ”

在养伤期间，温斯顿和父母住在一起，有机会看到许多上层政治活动家。他们都是丘吉尔家的常客，他们的话题几乎总是政治问题。这时温斯顿对政治发生了一些兴趣。伤好之后，他常去下院听会，注意倾听那里进行的辩论情况。他思考着父亲的不能令人羡慕的地位。温斯顿听到的那些谈话可能对他产生了影响，所以他认为父亲辞去索尔兹伯里政府的职务是个悲剧，是无法挽回的错误。年轻的丘吉尔模糊地幻想着，有朝一日伦道夫重返政坛，他也将跟着父亲从事政治活动，并将支持父亲的一切斗争。

温斯顿 · 丘吉尔痊愈后，继续跟詹姆士上尉学习，课程结束之后，第三次投考桑赫斯特军校。1893 年 8 月他终于被录取了，但可惜的是没有像他父亲希望的那样进入步兵学科。尽管詹姆士上尉煞费苦心，温斯顿的考试成绩还是只够进入骑兵学科。步兵学科的军官生只需自己出生活费，而骑兵学科的军官生除了需要付出较高的生活费外，还必须准备马匹、运动器械和狩猎工具。因此，报考骑兵学科的人要少得多，而且能否被录取实质上只取决于未来的骑兵军官是否出得起学费。原来父亲满指望儿子能考取步兵学校，并曾事先请求第六十步兵团团长康诺斯基公爵在他的团里为温斯顿保留一个位置。公爵已表示同意，但现在却由于儿子没有能力通过步兵考试这种不光彩的原因而作罢了。为此，父亲十分生气，给温斯顿写了一封怒气冲冲的信，警告他今后必须刻苦努力，否则有可能堕落成为“ 社会废物 ”的危险！

这一年夏天，伦道夫勋爵为了培养儿子的吃苦精神，特地把温斯顿和他的弟弟送到瑞士参加一种竟走旅行，并请了一位体育教师陪同指导他们。在瑞士，他们先后攀登了阿尔卑斯山和汝拉山。在呵尔卑斯山峰上观赏了日出，五光十色的夺目景观，给他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在洛桑湖，温斯顿还背着体育导师，作了一次惊险之游。一天，他约当地一个男孩同去划船，船到湖中，温斯顿灵机一动，建议到水中游泳，正当他们游得十分惬意的时候，湖面上吹来一阵风浪，船帆张起来了，船随风漂去。温斯顿见势不妙，拼命直追，待到游了约一公里后，船仍距他有 50 多米远。这时丘吉尔和他的同伴都已筋疲力尽，实在游不动了。他想：“ 难道今天是我的丧生之日吗？不，决不！ ”在生的愿望强烈驱使下，丘吉尔又鼓起勇气，奋力游去，终于把船抓住了。这时他的同伴远远地被抛在后面，已经奄奄一息了。丘吉尔急忙拨转船头，从水中救出了生命垂危的伙伴。30 年后，丘吉尔成了英国最大的国务活动家

之一，每当谈起这件事，他还是心有余悸：“ 那次险些丧命，如果不是上帝保佑，我就永远被丢进水晶宫了。 ”

丘吉尔来到桑赫斯特军事学校之后，烦恼、苦闷之态为之一扫。因为这里根本没有像在哈罗那样令人讨厌的拉丁文、希腊文及其他课程。况且这里不是参谋学院，而仅仅是一所学习时间仅为 18 个月的骑士学校。跑马场上的训练给丘吉尔带来很大的乐趣。他多年来一直喜欢骑射，渴望像他的祖先约翰·丘吉尔，即马尔巴罗第一代公爵那样，从事戎马生涯。这位未来的骑兵军官唯一感到不安的是，世界上尚未发生大规模的战争，他无法大显身手、出人头地。他希望有朝一日到印度或非洲去进行征战，像英国殖民大臣和军事统帅克莱武当年青云直上那样，一直爬上最高统帅的高峰，指挥千军万马，让温斯顿·丘吉尔的名字，永远镌刻在大英帝国的纪念碑上。

温斯顿·丘吉尔在军校学习期间，他父亲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了。1895 年 1 月 24 日，因医治无效，溘然去世，终年 46 岁。父亲的死，对儿子是个沉重的打击。同年 7 月，温斯顿又遭到一个不幸，他依恋不舍的保姆埃弗雷斯特夫人也死去了。在这一年中温斯顿变得懂事多了。他觉得父亲这个大靠山倒了，今后应当奋发图强，走自己的路。他在桑赫斯特的最后一次考试成绩是，在 150 名毕业生中名列第八名，这对丘吉尔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进步。

骑兵学科毕业后，温斯顿认定他最理想的服务地点是第四骠骑兵团。他的母亲经过周旋，使英国陆军总司令坎布里奇公爵和团长布拉巴宗上校同意她儿子在这个团任职。就这样，这位年轻的中尉开始了自己的戎马生涯。在他早年的回忆录中曾经这样写道：“ 当我回顾这些岁月时，我不禁虔诚地感谢至高无尚的神所赋予我们的生存才干。所有的岁月都是好的，无论起伏与兴衰，危险与坦途，永远是动的感觉与希望的幻景。青年们，全世界的青年们，让我们高举战旗，肩负起历史的责任，排除困难，勇敢地向既定的目标进军吧！ ”正是：戎马生涯非等闲，急功近利寻战端。欲知丘吉尔的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第三章　军旅记者

急于成名古巴行，随军镇压苦百姓；

军旅记者显才华，著书立说名气升。

话说丘吉尔离开军校来到骑兵团不久，就发现在军队内循规蹈矩地服役，缓慢地逐级晋升不是他要走的道路。慢腾腾地前进是他的天性所不能接受的。他是一个求取功名心切的人，他急不可耐地要尽快获得权势。

正如丘吉尔后来所写的那样，“要想在英国陆军中获得军事经验并过上传奇般的生活极为困难”。他为此而发愁。看不到爆发大规模战争的迹象，这样的战争似乎不会很快发生，至少 1895 年给人的印象是这样的。那一年只在古巴能够听到枪声。古巴人民反抗西班牙殖民统治的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加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西班牙的马丁内斯·坎波元帅奉命率兵前去镇压。这时，丘吉尔正好有五个月的例行假期，决定同他的伙伴巴恩斯中尉一起到古巴闻闻火药味。在他以马尔巴罗公爵的孙子的特权地位获得英国政府和西班牙当局的许诺后，就到古巴前线镀金去了。

丘吉尔在去古巴之前，特向伦敦《每日写真报》表示，想作为随军记者为其写稿。金钱对他来说固然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他想借记者之笔扬名四海。当时古巴的起义虽未引起英国公众的广泛注意，但是丘吉尔的建议还是被接受了。报社答应每写一篇文章给他稿酬 5 英镑。这同丘吉尔后来所得到的钱相比虽然是微不足道的，但一点也不低于有经验的记者所得到的一般稿酬。在这之前，他从未发表过一字一句，能否写出有趣的文章还不得而知。可是报社为什么同这个没有新闻工作经验的骠骑兵中尉签订合同呢？丘吉尔的一位传记作者曼德尔逊这样写道：“完全可以肯定，他的名字和他公爵之后的社会地位，从一开始就比舰队街[1]其他同事更加优越。”

1895 年 11 月，丘吉尔和巴恩斯乘轮船抵达纽约，又从纽约转道来到哈瓦那。丘吉尔一上岸就被这里的奇异风光吸引住了。古巴是一个可爱的岛国，西班牙人叫它“西印度群岛的珍珠”。这里气候温暖，雨量充足，植物繁茂，土地肥沃，景色秀丽，这一切都给丘吉尔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于是他的贪欲心大发，他毫不掩饰地对巴恩斯说：“这样一个好地方，怎会从大英帝国的手缝中漏过去呢？！”

丘吉尔在古巴受到热情的接待。他和巴恩斯被安置在一家豪华的饭店里，大吃蜜柑桔，足吸雪茄烟。当他把证件呈交西班牙殖民当局后，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立刻受到款待并被认为是“一个强大的老盟邦在紧急之际派来的虽非正式，但却非常重要的军事使节团”。马丁内斯·坎波元帅接受了丘吉尔的要求，同意他们随西班牙的一个后备纵队一道在古巴丛林中进行‘清剿”活动。该纵队没有参加大规模的作战行动，但年轻的骠骑兵中尉遇上了一次小小的交火。丘吉尔在 11 月 30 日他的 21 岁生日那天，经受了第一次战斗洗礼。

11 月 29 日夜晚，丘吉尔一行住宿在没有防御的古巴布兰可村。西班牙殖民当局派出两个团和一个联队随同护送大队给各驻防兵营送给养，其余的 1700 人四处进行“清剿”。11 月 30 日凌晨，当天空出现鱼肚白的时候，丘吉尔还在被窝里鼾睡，忽听枪声大作，枪弹从四周飞过，待他惊醒时，只见

---

[1] 指伦敦新闻界。

几个西班牙殖民兵躺在血泊里。他们慌乱地回击了一阵就躲到一片森林里去了。天快中午了，他们还没有用早饭，每个人的肚子早就饿了。这时西班牙指挥官命令士兵们各自坐在自己的马匹旁边用餐，吃各人衣袋中的干粮或随身所带的食品。丘吉尔贪吃贪睡，当他从一个参谋那儿取了半只烧鸡正在大嚼特嚼的时候，一阵急促的枪声又从林边响起来了。这次炮弹就从他眼前一尺远的地方飞过去，他虽然没有被击中，但他旁边的马匹却被打倒了，鲜血不时地从马身上流出来，显然马就要死去。为安全计，殖民军赶忙收拾好行装又转移了。在一个新的宿营地，丘吉尔约了几位军官刚要到河边洗澡，河对岸的古巴起义军又向他们开火了，结果澡没有洗成，他们提着裤子逃跑了。

在古巴，丘吉尔饱尝了殖民军“清剿”之苦，他们像过街的老鼠，无论走到哪里都是众矢之的。古巴人民巧妙地运用了“敌进我退，敌退我追，敌疲我扰，敌驻我打”的游击战术，闹得西班牙殖民军惊魂不定，疲惫不堪。就这样，丘吉尔在古巴随军采访了一个多月就返回英国了。因为他和巴恩斯两人在随军采访中表现“英勇”，都被授予西班牙红十字勋章。从 1895 年 12 月 13 日至 1896 年 1 月 13 日，丘吉尔为《每日写真报》写了五篇报道，都在报上发表了。这次战地采访，使丘吉尔大出风头，从而更加刺激了他的写作欲，他决心用记者这支笔开创他通向政坛的道路。

继古巴事件之后，英国的殖民地也日益不稳。19 世纪末，在印度，特别是英国当局难以控制的北方地区，民族解放运动日益发展。1881 年，苏丹爆发了反对英国侵略者的战争，这次战争以殖民主义者的惨败而告终。在非洲，英国当时实行的是肆无忌惮地掠夺新殖民地的政策。这些事件决定了丘吉尔中尉在那些年代活动的地理范围，为他日后的军事记者生涯提供了进一步的机会。

1896 年秋，丘吉尔服务的第四骠骑兵团被派往印度，编入班加罗尔驻防部队。这一地区气候宜人，丘吉尔在团内奉职轻松愉快。年轻的中尉住在一所平房里，院里是美丽的大花园。他私人有几匹玩马球的马，由他的跟班喂养。一个管家和一个童仆照料他的生活。每三个军官还有一个园工、三个打水工、四个洗衣工和一个看门的。一个军阶最低的中尉竟有这么多人侍候，可见英国高级军官的生活是如何豪华和奢侈了。

要在报纸上扬名，扩大自己的知名度，必须具有丰富的知识和高超的写作技巧。丘吉尔深知他是一个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要实现自己追求功名的抱负，必须在一些领域具备哪怕是起码的知识。为此，他写信对母亲说，他在印度的生活“愚蠢、枯燥、无聊”，请她寄些历史、哲学、宗教和经济方面的书来。母亲高兴地把吉本、麦考利、柏拉图、叔本华、马尔萨斯、达尔文等人的著作大包小包地寄给他。丘吉尔后来写道：“从 11 月到第二年 5 月我每天阅读 4 小时或 5 小时的历史和哲学著作。”由于丘吉尔刻苦努力，专心致志，在短短的时间内就从这些书中汲取了大量的营养。加之他有出类拔萃的才干，所以后来他不仅成为著名的国务活动家，而且成为举世闻名的著作家。

丘吉尔对文学和历史有着浓厚的兴趣。他潜心研究麦考利、吉本等人的著作，完全接受了这些历史学家的观点。吉本那种富丽堂皇、华而不实、崇尚辞藻的风格对丘吉尔的文风影响很深。在此期间，丘吉尔还比较系统地研读了英国的现代政治史。

丘吉尔急于成名，唯恐天下不乱。他认为时势造英雄，因此渴求轰轰烈

烈地大干一番事业。不久机会就来了。印度东北边境马拉坎德山口附近的一个帕坦人部落起来造反了。宾登·布莱德将军率领由三个旅组成的远征军前往该地镇压。丘吉尔获准以《拓荒者报》随军记者的身份参加远征，与此同时还与伦敦《每日电讯报》达成了供稿协议。不过，丘吉尔这次随军远征，比他的古巴之行更加艰难了。印度起义者拼死作战，使英国人遭受了严重损失。尤其是玛芒特谷之战，给丘吉尔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印度北部山区地形奇特，景色秀丽。这里的山谷峭壁在两旁高拔五六千英尺，英军在弯曲的山境中爬行。山下，白浪滔滔的大河，在铜色的天空下奔流。这里的人们把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繁衍的家乡，视为神圣不可侵犯之地。1863 年，英国殖民军远征本纳，当地人民进行了极其顽强的抵抗，使英军的尸骨堆满了当地的山川和河流。如今，征讨马拉坎德山口更是面临着一场艰险的战斗。

这里的每个山民都是一个武士，每一所房子都是一座战斗堡垒，每个村头、院落都筑起了墙垛、炮塔、枪孔和了望塔，在山谷之间建起了吊桥。为了保卫家乡，每个村庄都购置了大量的武器，不

仅有大刀、长矛，而且还有洋枪、土炮。他们神出鬼没，机动灵活，不

仅围歼小股英军，而且对大股“清剿”部队也进行骚扰和偷营劫寨，

对英军造成了很大的威胁。一天，当丘吉尔跟随的这支大股部队刚

在玛芒特谷扎营，当夜就遭到山区起义军的袭击。这次交火当场打

死英国官兵 40 余人，并劫持了他们的大批马匹和军事物资。英军

决心报复，对山区人民大肆烧杀抢掠，破坏水源；于是更加激起了

人民的反抗，英军无论走到哪里都会遇到枪击。在这次“清剿”中，

英军及其印度傀儡军共死伤数百人。作为随军记者的丘吉尔也险

遭丧命。他在早期的回忆录中写道，当起义军呼喊着向他们杀来

时，英军惊恐万状，丘吉尔一伙撒腿就跑；当他回头看时，后边的呐

喊声、呼号声、咒骂声连成一片。“只见后边的五六个人已经倒下

了，两个已死，三人受伤。一人胸部被射穿，鲜血如泉涌，另一个腹

部受伤，手抓脚踢，还有一位军官右眼被射出，满脸是鲜血。惨呀，这是多么惊险的一幕啊！”只是在英国援军赶到时，丘吉尔才脱离

险境，最后经过 60 多个小时的跋涉才爬上火车，狼狈逃回班加罗尔。

这次丘吉尔以“一个年轻军官”署名的报道，寄给《每日电讯报》和《先驱论坛报》之后，受到报社和读者的广泛注意。这进一步刺激了丘吉尔的写作欲，他利用战时搜集到的材料开始写书。过去每日中午常用于午睡或玩牌的三四个小时，就都用于勤奋写作了。这个初出茅庐的作者写得很快，只用两个月的时间就写完了。全稿在圣诞节后不久就寄给他住在伦敦的母亲，并为他找到了巨人出版社，1898 年 3 月，丘吉尔的第一部著作《1897 年马拉坎德野战军的故事——边境之战插曲》问世了，全书约 300 页。经过作者修订后于 1899 年出了第二版。这对于一个学历非常浅、年仅 23 岁的尉级军官来说，自是一大成就。这本书使丘吉尔得以跻身于新闻界并有了名气。

正如丘吉尔在他的《我的青少年时代》一书中写的那样，他在第一部书问世后养成了“写作习惯”。他在班加罗尔利用冬季时间从事第二部书的写作。他决定创作小说，当那些与他共事的军官们沉湎于娱乐休息的时候，他却一直埋头写作。不到两个月，他就写完了一部小说。在小说《萨伏罗拉》里，丘吉尔把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描绘成人类“最丑恶”的代表。这

说明，早在青年时期丘吉尔就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怀有憎恶的感情，而且这种感情一直到他漫长一生的最后时刻也没有消失。

《萨伏罗拉》的问世，引起了政治界和文化界的注视。人们一致认为《萨伏罗拉》既是一部传记体著作，也是作者的政治宣言。在描写劳拉尼亚国的时候，丘吉尔无疑写出了他那个时代英国政治生活的很多特点。在小说的主人公——劳拉尼亚国人民领袖萨伏罗拉身上，作者描写了自身的许多特点。萨伏罗拉的办公室正是丘吉尔本人未来的办公室。办公室陈列的书籍中最显眼的是丘吉尔喜爱的吉本和麦考利的著作。这反映了作者自己的兴趣与爱好。在书中，丘吉尔借主人公之口，表达了他的政治志向。“他不喜欢也不能忍受安逸、舒适的生活。他的天性是狂暴的，强悍的，勇猛的。充满抱负、动荡不安的生活才是他唯一可以接受的生活。他应该一往无前。”萨伏罗拉为了满足自己无限的虚荣心舍弃了生活的欢乐，准备踏着最艰难的道路勇往直前，正是这种虚荣心成了丘吉尔一生的推动力。

丘吉尔写作这部小说后，决定参加苏丹战争。英国为征服苏丹做了多年准备。19 世纪 70 年代初期，英国侵占埃及之后，又攫取了苏丹。但是 1881 年苏丹爆发了马赫迪领导的起义。马赫迪宣称自己是安拉[①]在人间的使者，是救世主。他领导了苏丹人民反抗英国侵略者的民族解放斗争。这次斗争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苏丹人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1885 年几乎把全部外国军队赶出了自己的国家。作恶多端的英国驻苏丹总督戈登将军也被苏丹人民击毙了。人们欢庆，拍手称快。

殖民主义分子戈登，1833 年出生于英国一个皇家军官家庭，1852 年入皇家工兵部队，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 1860 年他被派到中国，参与了进攻北京和抢掠、焚毁圆明园的罪恶活动，后任“常胜军”统带，配合清廷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 1874 年至 1880 年他先后任苏丹赤道省省长和苏丹总督，镇压达尔福尔等地的起义。1882 年戈登任开普殖民地英军司令，指挥多次殖民战争。1884 年他晋升中将，复任苏丹总督，镇压马赫迪起义，次年在喀土穆战役中被击毙。戈登之死，大大激怒了英国殖民当局。他们把流血的责任强加在奋起保卫祖国、反抗殖民主义侵略的马赫迪起义者身上。英国准备了很长时间为戈登复仇，并于 1896 年对苏丹发动了大规模的入侵活动。

这次丘吉尔来到苏丹，照例不仅是为了打仗，主要是为了报道战争情况。他同新结交的朋友、保守党的《晨邮报》老板的儿子奥利弗·博思威克商妥，该报将发表他关于苏丹战争的通讯。报社答应他的父亲每登一栏付给 15 英镑，这在当时算是比较高的稿酬了。丘吉尔及时赶到前线，参加了 1898 年 9 月的决战。这时马赫迪已经牺牲，苏丹军队改由他的继承人哈里发统率。苏丹军队人数众多，但装备和战术还是中世纪的水平，尽管英勇顽强，终于在帝国主义新式武装的残酷镇压下失败了。这次战争造成了一场大屠杀。丘吉尔写道，他亲眼看到苏丹苦行僧军队在恩图曼附近的大战中被击溃，胜利者几次横扫战场，把苏丹伤兵全部打死。丘吉尔对这种残忍行为和基奇纳的纵容感到愤慨。他写信对母亲说：“基奇纳可以作为一个将军，但他永远不是一位绅士。”

丘吉尔在骑兵团参加了战斗。这是英国军事史上骑兵对步兵发动的一次

[①] 安拉是伊斯兰教所信仰的神的阿拉伯文的译音。该教相信安拉是创造万物、大仁大慈、赏善罚恶、无形象、无方位、无所不在的宇宙唯一主宰。中国通用汉语的穆斯林称为“真主”。

令人震惊的、最残忍的进攻。这也是丘吉尔从军以来参加的规模最大、最残酷的一次战斗。战争结束后，丘吉尔乘轮船沿尼罗河下行来到开罗，着手考虑撰写他的第三部著作——《尼罗河上的战争》。在写书的同时，丘吉尔思忖着今后的军事生涯。当然他非常希望能像他的大名鼎鼎的祖先马尔巴罗第一代公爵那样，取得指挥一支庞大军队的权力，并在战场上赢得荣誉。可是现在时代不同了，丘吉尔懂得，要升到能够指挥一支像样兵团的军衔，必须经过多年循规蹈矩的军人生活，也许还要到帝国最边远的驻军服役。因此，他必须另找出人头地的途径。这也许是艰难的，但可能是更快达到目的的途径。正如他已看到的那样，新闻工作在当时为他出名和挣钱提供了机会，以后他可能通过这个途径扬名四方。他仅在一个月里，从苏丹寄给《晨邮报》的稿件就使他得到了 300 多英镑的收入，当时他这个中尉的薪饷不过 12.5 英镑。新闻工作还可以成为他在政治上向上爬的一种手段，而他的确越来越想从事政治活动。他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我对士兵的生活观察得越多，就越是不喜欢这种生活，而且更加相信这不是我的天职。”

为了撰写第三部书，丘古尔不仅亲自参加了战争，而且还在开罗进一步搜集了战争素材，同苏丹的著名历史专家座谈，并从苏丹战争的积极参加者那里获得了大量材料。他一回到英国，就专心致志埋头著书。经过艰苦的努力和多少不眠之夜，这部《尼罗河上的战争》终于在 1899 年 10 月出版了。

这部两卷本的《尼罗河上的战争》的问世，立刻轰动了伦敦，震惊了英国。对于一个年仅 24 岁的青年作者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就。这部书表明了丘吉尔的才华和他对历史怀有浓厚的兴趣。在这部书里，他不仅叙述了亲自参加过的战争，而且实质上写了一部英国征服埃及和苏丹的历史。文字生动，材料丰富，引人入胜。当时丘吉尔第一次体验到终生伴随着他的创作愉快感，享受到用历史观点搞创作的乐趣。

在书中，丘吉尔在某种程度上抒发了一个英国青年所应有的正义感。他尖锐地批评了他的上司基奇纳将军，揭露了英国殖民主义的可憎面目。丘吉尔对基奇纳侮辱马赫迪陵墓和遗骨的暴行感到愤慨。在他的笔下，基奇纳的行为不仅是卑劣的、野蛮的，也是对敬奉马赫迪陵墓的苏丹人的莫大侮辱。丘吉尔写道：“按照赫伯特·基奇纳爵士的命令，陵墓遭到亵渎并被夷为平地。马赫迪的遗体被挖掘出来，把他的脑袋从躯体上砍下来……士兵们用手传递到开罗，当作有趣的战利品……四肢和躯体被扔进尼罗河。这就是胜利者的侠义行为。任何一个重视老自由党光荣传统的人，任何一个同情人道主义思想的人，都不会赞同这种行为。”

丘吉尔依仗他的贵族地位，不仅在书中谴责了基奇纳的行为，还在某种程度上用含蓄的笔墨，以批评的态度评价了对苏丹的战争。他写道：“在英国，大概还有其他地方，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在没有确信敌人极端不可救药之前，似乎还不能采取战争行动去达到某种政治目的。于是，他们便对苦行僧——从马赫迪到哈里发——百般咒骂，把一切可以臆造出来的罪行都加到他们头上。……但是，当把这些咒骂灌输给战场上的军人，使他们认为敌人是一些玷污大地的寄生虫的时候，这些军人就会做出野蛮的事情来。此外，这种随意的责难是极端不公正、极端危险和毫无必要的……对人们宣称英国和埃及军队开进恩图曼是为了把人民从哈里发的枷锁下解放出来。可是，解放者却从来还没有这样不受欢迎……说战争是为了惩罚苦行僧的罪恶行径，那是伪善。”

对于一个民族主义者来说，丘吉尔的议论是微不足道的，但即使这样，稍稍抒发了资产阶级的一点点正义感，也引起了英国官方和军界的强烈不满。后来，丘吉尔自己也明白说过了火，丧失了英国资产阶级和殖民主义者“应有的立场”。这样的言论会使他同国　家的政治领袖们发生严重争执，影响他今后的前途。因此，在 1902 年该书再版时，丘吉尔删掉了上述议论和一些类似的言论，将两卷本改为一卷本。即使这样，这部书仍畅销不衰，它不仅使丘吉尔跻于英国名记者的行列，而且就是在作家队伍中，丘吉尔的知名度也大大提高了。

写作使丘吉尔出了名，他认为这是出人头地的一个捷径，因此哪里有战场他就要求到那里去。正是：求取功名似发疯，南非之行险丧生。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第四章　南非历险

南非被俘惊又险，机智勇敢度难关；

囚笼逃出多巧计，英雄美名天下传。

丘吉尔在写完《尼罗河上的战争》之后不久，又出现在作战部队里。这一次他到了南非。多年来英国一直企图侵占荷兰在南非的两个殖民国家——“德兰士瓦共和国”和“奥兰治自治邦”[①]。这两个殖民国家都是荷兰殖民者布尔人建立的，他们征服了土著黑人，实行奴隶所有制和种族压迫政策。英国人多次试图把布尔人的这两个殖民国家变为自己的殖民地，但屡遭失败，并常常给英国带来巨大损失。到了 1899 年，英国政府决定使用武力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在这方面，保守党政府的殖民大臣约瑟夫·张伯伦特别卖力。

战争伊始，丘吉尔即以《晨邮报》随军记者的身份奔赴南非。这时他作为记者的名气已经很大，报社答应给他优厚的报酬。他除了每月可得 250 英镑之外，在南非采访期间的一切费用均由报社承担。报社允许他享有选择采访地点和表达自己意见的充分自由。英国报纸在此之前从来没有给过自己的随军记者这样高的报酬。丘吉尔在动身前往南非之前，受到约瑟夫·张伯伦的接见，然后搭乘英军总司令布勒将军及其参谋部开往南非的轮船离开了伦敦。丘吉尔和同船前往的军人担心战争可能在他们抵达之前就会结束。但是，他们在开普敦上岸时，发现这种担心是多余的。英国人接连失利，战争显然还要持续很久。

丘吉尔一到前线，就迫不及待地随部队参加了一次侦察行动。他们乘装甲列车深入布尔人占领区，遭到了狙击，几节车厢脱了轨，机车和部分车厢被阻塞。丘吉尔不是军人，但他奋力使机车和剩下的车厢脱离火力网，抢救伤员，并把装甲列车上的人员带到安全地带。丘吉尔趁着他的老朋友、步兵指挥官霍尔登用火力掩护装甲列车的时候，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在枪林弹雨中排除了道路的阻塞，使机车带着几节剩下的车厢往回开动了。但撤退并不顺利，先是霍尔登和他的士兵被俘，接着丘吉尔也被南非民兵俘虏了。

开始丘吉尔以为前来逮捕他的两个身着便衣的人是修路工人，待他们走近时，发现身上带着武器。“噢，荷兰兵！”丘吉尔心里明白了，于是拔腿就跑。这两个人就拼命直追，并不时地向他射击。急中生智，丘吉尔穿过一个铁丝网，向着一所修路工人的小石房子奔去，那里可以藏身。但不幸，前面一个骑马的南非民兵军官向他奔来。这个人体形高大，脸色棕黑，右手持来福枪；他勒住马，向丘吉尔大声喝道：“缴枪投降，”这时两人相距 40 米，逃跑是不行了。丘吉尔想用手枪把他击毙，但当他一摸腰带时，手枪不见了，可能是他排除路障时丢在机车上了，在此情况下只好举手投降了。丘吉尔心想：“一个人遇到孤单又无防御时，投降是可以原谅的。”这是伟大的拿破仑说过的话。这样，丘吉尔就在大雨倾盆之下，踏着泥泞的道路，被这个民兵军官带到了敌军的俘虏营。

当时丘吉尔的处境非常危险。这是因为，他虽然是新闻记者，但他参加

[①] 南非荷裔布尔人建立的殖民国家。位于瓦尔河和林波波河之间。原为马塔别列等班图族居住区。1835 年布尔人开始由开普殖民地向该地区“迁徙”，残酷屠杀和驱逐土著居民。1857 年德兰士瓦共和国与奥兰治自由邦结为联盟，不断对祖鲁人作战，侵占其土地。1899—1902 年英布战争中被英兼并。1910 年并入英国建立的南非联邦，成为自治州（省）。

了战斗，而这一点是布尔人看见了的。这样，按照南非战时法律，应该立即把他交付战地军事法庭，并可能在几分钟之后在一阵鼓声中被枪毙。看来事情正朝这种结局发展着，布尔人把一批英国俘虏送到司令部之后，命令丘吉尔单独站出来。丘吉尔以自己是记者为由要求释放。然而丘吉尔本人和布尔人心里都十分清楚，他参加战斗这一事实勾销了他的一切理由。没多久，丘吉尔又被送回战俘营去，这时他才松了一口气。一个布尔人军官说：“小伙子，虽然你是随军记者，可我们不打算放掉你。我们并不是每天都可以捉到贵族的儿子的。”同时，布尔人也不想以枪毙一个名门望族的后裔来激怒英国人并激起他们的复仇心。

丘吉尔被送到比勒陀利亚，关在国立师范学校里。与他同时关在一起的主要是在尼考森山峡战斗中被俘的英国军官们。他们在这里完全失去了自由，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忧悒、苦恼折磨着他们，他们决心要逃出牢笼。他们背着敌人，从早到晚都在绞尽脑汁寻找逃跑的门路。不久他们就发现这个被禁锢的地方，在管理上有许多漏洞，经过反复商议，于是就由丘吉尔草拟了一个越狱的大胆行动计划。

在这所师范学校里，被关押的英国被俘军官共有 60 人，并且还有 10 多个英国兵充当差役。负责看守他们的是 40 名南非的警察。每昼夜有 10 名警察轮班负责校舍内外的巡逻和警戒，其余的人白天则在警棚内玩纸牌或休息，夜间则在警棚内睡大觉。在通常情况下，夜间不当班的人均脱衣睡觉，把枪支和子弹带都架起来并挂在棚内两根柱上。只是门口有一个警察把守着。而警棚离囚室只有 50 多米远。

根据这一情况，丘吉尔提出的越狱行动计划是：第一步，首先切断校舍内外的电灯照明，然后打开牢房，袭击警棚，夺取武器，由被动变为主动，由囚犯变为国立师范学校的主宰。第二步，持枪向比勒陀利亚的跑马场进军。这里的铁丝网内囚禁着 2000 名英国士兵，而负责看守他们的只有 120 名南非警察，这些警察只配备轻武器，拥有 100 多支步枪和两挺机关枪。事先这两个俘虏营已商量好，准备里应外合，举行武装暴动，争取全歼城内 500 名守军，一举占领南非这座重要的战略要塞。这一计划经过秘密酝酿、协商，赢 得了绝大部分中、下级军官的支持，但却遭到高级军官们的强烈反对。在“下级服从上级”的情况下，这一计划只好作罢了。

越狱行动计划废止后，丘吉尔十分懊丧。他的了几位要好的同伴商议，如果不能集体越狱，决心只身逃出牢笼。结果成功了。他在早期的回忆录中，对自己逃跑的经过，曾作了如下的追述：

“我被囚禁的国立师范学校在一个四方形的院中，东西两边围以铁栅墙，南北两边竖有 10 英尺高的铁板墙。这些围墙对于任何年富力强的年轻人来说并不算大障碍，但院内有持枪的卫兵把守，而且仅距我们的囚室 50 米远，这样就成了我们越狱不易克服的障碍。

“经过反复沉思，我们几个俘虏发现：当卫兵们沿着东边巡逻时，他们有一段时间看不见在圆厕所附近几米长的铁墙上端。院子中间的电灯虽照得全院通明，但东面墙角却在暗影里。因此要想逃过厕所附近两名卫兵的视线，必须要恰巧在他们二人一同转过脸去时才行。爬过墙去是一家别墅的花园。对那边的情况事先一无所知。因此，如何跑出花园，如何走过大街不被人注意，如何躲过围城的哨兵，而且最重要的是如何行经 200 英里到达葡萄牙人的边境，这都是需要一一解决的难题。

“12 月 11 日，我和霍尔登上尉与布罗奇中尉试逃未成。实践证明，偷踱到那圆厕所并不困难；但从墙上爬过去却是极其危险的。第二天，12 月 12 日，我决心冒着生命危险再做一次试验。我趁卫兵不防，悄悄地穿过方院并潜入那圆厕所。我从铁门缝里一直注视着卫兵，等了好久没有寻到机会。随后，突然一个卫兵转身走向他的同伴，并且两人闲谈起来。他们的脸转过去了。此时不走更待何时！于是我登着一个架子，用两手抓住墙头用力攀登，结果由于心中发慌，两次都失败了，直到第三次才用力爬上去。我在隔壁的花园里隐藏了一个多小时，见没有动静才慢慢走出来。心想我自由了，越狱的第一步终于成功了。”

丘吉尔逃出监狱之后，决定奔向铁路，以便乘火车穿过布尔人控制区，逃往葡萄牙殖民地。在比勒陀利亚街上，没有人拦他。他来到铁路旁，乘人不备爬上缓缓开来的货车，藏在一堆装过煤的空袋子下面。黎明时分他下了火车，躲在野外的草丛里，因为担心白天卸煤袋子时会被人发现。他的这种担心不是多余的。布尔人正在竭力搜寻逃跑者。他的脑袋被悬赏 25 英镑。如今所有的路卡都被封锁了，南非当局已对他发出通缉令，严重的困难一个个摆在他的面前，“到哪里去呢？”丘吉尔在沉思。

显然，铁路两旁不是久留之地，他喝足了水，决定向山中走去，希望在那里能找到藏身之所。天亮时，他走进深谷中一片丛密的小森林，打算在这里等到天黑。这时才凌晨 4 点，离黑夜还有 14 个小时。早晨的天气很冷，太阳渐渐升高了，近 10 点热气又很逼人。在这沉睡的大地上，静得叫人害怕。丘吉尔唯一的伴侣是一只大兀鹰，不时地发出可怕的不祥的哀鸣。他登上山谷的高处，对周围的形势作了一番了望，发现在西方约 3 英里处有一座铅房顶的小镇，在南部的山脚下好像是一个土人的村舍。到了中午，太阳像火一样，几乎把大地都烤焦了。他吃了几块巧克力糖，更加口渴，那水池就在离铁路不远的山脚下，但他不敢离开这藏身的小树林。就这样在这里忍受了一天一夜。到第二天夜里，他再也熬不下去了，饥肠辘辘，又困又乏，情绪沮丧。“难道我就在这里困饿而死吗？不，决不！”生的愿望促使他冒险，促使他和厄运进行拼搏。

就在这天深夜，丘吉尔望着天上的繁星，望着远处村落的灯光，思绪万千。他想：“那一定是土人的村落，听说他们恨荷兰人，对英国人友好。无论如何他们大概不会逮捕我。他们或许会给我一点食物和可睡的一个角落。虽然我不会说一句他们的话，然而我想大概他们懂得一张英国钞票的价值。他们甚至会帮助我，给我一个向导，一匹马；但最要紧的，我需要安歇、温暖和食物。”就是在这样思想的驱使下，丘吉尔怀着矛盾的心情，既勇敢又胆怯地向着远处的灯光走去。

大概是由于饥饿的原因，丘吉尔步履很慢。起初他以为灯光不会超过 2 英里，不久就发现比他所想的要远得多。过了一个钟头或一个半钟头，它们仍像原来那样远。但他咬着牙，忍着饥饿继续向前走，就这样一个钟头一个钟头地过去了，直到凌晨 3 点他才发觉这不是一个土人的村落。随着晨曦的降临，房屋的轮廓、起煤的联动机的大轮子已经显然可见。“唉呀！这是一座煤矿呀！”丘吉尔感到害怕。原来从远处引导他前来的火光，乃是机器的火炉中发出来的。在近处被一两所小建筑围绕着的是一座小而坚固的两层高的楼房。

面对着这座现代化的建筑，丘吉尔有些踌躇了。是进去，还是不进去？

退路好像已经没有了。他想：“如果里边住的是英国人，他们可能向我伸出友谊的手；如果遇到荷兰布尔人就一切全完了。让上帝保佑吧！”他心一横，就以蹒跚的步伐从微暗的草原来到火光的亮处，走向那寂静的房屋前面。开始用拳头击门。停了一会，没有动静，又敲，只见上边发出一道亮光，而且楼上的一扇门打开了。

“是谁？！”一个人用德语问。

丘吉尔顿时感到失望和震惊。“我请求援助，我遇到一种意外。”他说。

跟着是几句喃喃声。随后听见下楼的声音，门闩拉下，门打开了，立刻从门道的黑暗中闪出一个高个子的中年男人，他手中握着枪，立在丘吉尔面前。

“你要什么？”他这次用英语问。

“我是一个市民，”丘吉尔想和这个人细谈，尽量不致引起对方的惊恐，“我遭遇意外，我是去考玛蒂寻找我的部队。我是在车上打瞌睡时坠下来的。我曾失去知觉数小时。我想我的肩膀脱臼了。”

这位陌生的主人专心地注视着他，并且犹豫了一阵之后说道：“好吧，进来！”他向黑暗的门道后退了几步，推开在一旁的一个门，并用他的左手向那间黑屋子里一指。丘吉尔从他身旁走进屋里。主人随后跟着进来，划了一根火柴，点亮一盏灯，并放在丘吉尔对面的桌子一端。

“我想，我愿意对你的坠车经过更多知道一些。”他停了一会儿这样说。

“我想，我最好对你说实话。”丘吉尔回答道。

“我想你应当这样。”他慢声细气地说。

于是丘吉尔冒着被再次逮捕的危险，将他的历险经过都讲出来了。

“我是温斯顿·丘吉尔，英国《晨邮报》的战地记者。我是前天夜里从比勒陀利亚城逃出来的。我要去边境。我有的是钱，你能帮助我吗？”

随后又停顿好久。主人慢慢从桌子旁起来，并去锁上门。然后走到丘吉尔面前，紧紧握住他的手。

“感谢上帝把你带到这里来 我是附近 20 英里以内唯一不会把你交给南非当局的一户人家。我们这里大都是英国人，我们会救你出去。”

丘吉尔立刻感到心里一块沉重的石头落了地，大难有救了。他像是一个将溺毙的人从水里被救出来，并且被告知他得了赛马大香槟！

这位英国侨民自我介绍说，他叫约翰·何瓦德，是托兰斯瓦尔煤矿经理。他在英布战争之前数年，已经归化为德兰士瓦的臣民。但因考虑到他原属英国籍，并且他给了当地作战骑兵队一些贿赂，因此未被征去打英国人。而且他还被允许和一两个英籍职员留在矿上，使煤矿继续生产直到恢复以前的产量为止。在矿上除了他的一位秘书是英国人之外，还有一位来自伯明翰的机械师和两个苏格兰矿工。这四个英国人经宣誓严守中立后，才被允许留在矿上。他本人既属德兰士瓦共和国的公民，而今收留潜逃犯，就是犯了叛国罪，一经查出就要被枪毙的。

“不过，你不必担心，我们总要安排妥当的。”他又说，“今天下午，作战骑兵曾来这里找你。他们好像已经得到了线索，并且在铁路附近各地进行搜捕。”

丘吉尔听了约翰·何瓦德的介绍，表示不愿连累他。只劳他给点食物，一支手枪，一个向导，如有可能还要一匹马，他便远离铁道，连夜奔向他方了。

何瓦德拒绝了丘吉尔的请求。他表示情况确属严重，矿上有两个荷兰人，还有很多南非的矿工，间谍到处皆是，只要谨慎从事就是了。“你早已饿坏了吧？”丘吉尔没有反驳，随后何瓦德弄来了威士忌酒、苏打水，还有一只烧好的冷羊腿。丘吉尔已经两天多没有用饭了。见到这些可口的食品甚为高兴，他在这里饱餐了一顿，顿时觉得精神恢复了许多。

几乎过了一个小时何瓦德才回来。“一切都已布置好了，”他说，“我已和这里的几位英国矿工谈妥，他们都愿赤诚相助。今夜我们必须把你藏在矿井里，直到想出办法使你逃出国境为止。”随后，约翰·何瓦德就带着丘吉尔来到一个小院，乘着升降机来到深达 200 英尺的井下。在那里，两名苏格兰矿工正提着矿灯，扛着行李在迎候他们。丘吉尔在矿工的带领下，在这漆黑的迷境内走了许久，不断地转弯，最后停在一个空气新鲜的小房子里。向导把席子和毛毯铺好，何瓦德又递给丘吉尔两支蜡烛，一瓶威士忌，还有一盒雪前烟。然后对他说：“你就在这里好好休息吧，没有我们的通知千万不要走开，免得被人发觉。”

在约翰·何瓦德他们提着矿灯走后，室内只剩下丘吉尔自己。他躺在舒服的毛毯上，思想上又燃起了希望之光，他幻想着日后回到军中定会像英雄一样受到热烈的欢迎。欣慰的心情加上极度的疲倦，不久他就进入了梦乡。

丘吉尔不知道睡了多少个小时，直到第二天下午过了很久才完全醒来。这时约翰·何瓦德给他送来饭菜，还有一只烧鸡。“你在这里是绝对安全的，”他说，“麦克（苏格兰的一位矿工）通晓所有已不使用的矿坑地点，除他再没有第二个人能梦想找到。这里有一个地方满是水，仅剩一二英尺不到坑顶。假若荷兰布尔人来矿井搜查，麦克会带着你从水里泅过去，到另一个采掘地点。没有人会想 到去查看那里。我们曾以鬼怪故事哧唬矿上的非洲人。即使这样，为了你的安全，我们仍在继续注意他们的行动。”

12 月 16 日，也就是丘吉尔从俘虏营逃出的第五天，何瓦德又来告诉丘吉尔，说追捕他的呼喊似乎沉寂下去了。现在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使他逃出国境。这矿场和铁路由一条支线相连，矿场附近住有一个荷兰人名叫伯根纳，19 日他将运一车羊毛到代拉高湾。此人对英国人很友好，已和他谈妥，请他把你藏在羊毛车上偷运出国境。丘吉尔对此虽有些担心，但舍此又没有其他办法。最后只好接受这一建议，并一切准备依计而行。

正当丘吉尔在矿井躲藏的这几天里，伦敦和南非各地的报纸上连续报道了有关丘吉尔行踪的消息。幸亏丘吉尔没有看到这些报纸，否则他会更加感到惊恐不安。例如：

“比勒陀利亚 12 月 13 日电——丘吉尔虽然巧妙逃脱监狱，但越过边境的可能性甚微。”

“比勒陀利亚 12 月 14 日电——据报道，丘吉尔已在边境之考玛提普特车站被捕。”

“洛伦索—马贵斯 12 月 16 日电——据称丘吉尔已在瓦特维尔伯文被捕。”

“伦敦 12 月 16 日电——关于温斯顿·丘吉尔自比勒陀利亚逃出一事，一般人认为，他早已再次被捕，果真如此，或已被枪决。”

此外，在南非各大城市和沿铁路线，还张贴了写明丘吉尔像貌与悬赏捉拿他的布告。幸好，所有这些丘吉尔都没有看到。

18 日下午慢慢地过去了。丘吉尔的大部分时间用于读斯蒂文森的小说

《拐骗》。那些描述大卫柏尔弗和阿伦布瑞克在幽谷中逃亡的惊险故事，几乎和丘吉尔今天的经历一模一样。丘吉尔经历过战场的危险，受过枪弹的袭击，如今也是一名在逃犯，一个被通辑的人，一个被悬赏捉拿的人。“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到哪里去？……”每当想到路卡军警的这种盘问，他就感到周身紧张。丘吉尔正在冥思苦想时，忽听井上枪声大作，一种不吉祥的解释在他心中泛起：“莫非荷兰人来了？何瓦德和那两个英国矿工把我出卖了？！”丘吉尔随即躲在一个大箱子的后边作好了应变的准备。他侧耳细听，密切地注视着事态的发展。不久就明白了，可怕的事情并未发生。谈话声、笑声和赞美声不时地从井上经理办公室里传出来。显然，一种和善的交际正在进行。最后声音沉寂了，并且过了一段时间，丘吉尔房间的门被打开了，露出来的是约翰·何瓦德的一张苍白的脸。

“荷兰骑兵军官刚来这里，”约翰说，“但是，他不是来找你。他说，昨天在瓦特维尔伯文你被缉拿了。但是，我不愿和他纠缠。我提议和他比赛用枪打瓶子，他赢了两镑，就高兴地走了。”

“今夜我该怎么办？”丘吉尔急切地问。

“什么都不需要，一切都准备好了，到时我来领你。”

就在这天夜里凌晨 2 时，丘吉尔装扮成搬运工人，被送到铁路支线上一个预定的小车站。然后被藏在伯根纳的羊毛车上，上边蒙了一块大雨布。不久火车就徐徐开动了。幸好，在长达 16 个小时的运行中，路上没有遇到麻烦。直到下午黄昏前，火车正点抵达洛伦索一马贵斯货车场。一群南非工人前来卸货，丘吉尔趁着嘈杂的人群蹒跚地从车站走出来。

伯根纳在站门口等候着。他们互相交换了眼色。伯根纳转身向市区走去，丘吉尔以 20 米的距离在后面跟随着。穿过两条街后，前面是一所现代化的高大建筑，这就是英国领事馆。英国蓝白红三色的米字国旗迎风飘扬。丘吉尔看到这般情景，心花怒放，激动得流下眼泪。他情不自禁地默默说道：“我终于自由了！”

显然英国领事馆没有预料到他的到来，当丘吉尔提出面见英国领事时，一位年轻的外交官说：“领事今天不能见你，如果你有事明天 9 点再来吧。”

丘吉尔听了大为震怒，并且一再大声喊着要立刻见领事本人。领事闻声向窗外探望，并走下楼来亲自接待。当他们知道眼前站立的就是被荷兰军警正在通缉捉拿的丘吉尔时，立即把他请到馆内， 予以款待。丘吉尔先洗了个热水澡，换上洁净的衣服。用过晚餐后，他迫不及待地一口气阅读了这几天的报纸。他发现，近一周来，英军继续失利，而且伤亡之惨重是克里米亚战争以来空前未有的。这一切使他急欲重返军中。领事本人也愿他尽快离开这个充满荷兰人和荷兰同情者的海港城市。

却说丘吉尔抵达洛伦斯—马贵斯港的消息，像野火一样传遍全城。当晚一群手持武器的英国侨民前来领事馆，决意抗拒再行逮捕丘吉尔的人。在他们热心的保护下，丘吉尔当晚 10 点搭上前去德班的“印度纳”号海轮。

丘吉尔在德班像打了胜仗的凯旋英雄一样受到热烈欢迎。港口悬挂着许多旗帜，军乐队和前来欢迎的人群挤在码头上。海军大将、陆军将官、市长都上船来和他握手。随后一束一束的电报从世界各地纷纷而来，向他慰问，向他祝贺。当天夜里，丘吉尔怀着胜利的激情返回军中。

围绕丘吉尔出现的这种喧闹场面，不是没有原因的。在他出逃的一周内，英国军队在南非又遭到一连串的严重失败。在英国和布尔人的战争史上，这

一周被称为英国军队的“黑暗的一周”。丘吉尔英勇无畏地、成功地逃脱危难，是“黑暗的一周”中唯一的亮点。

为了转移各界的注意力，英国报刊抓住丘吉尔的奇遇大做文章。后来丘吉尔自己也说，报刊把他逃出俘虏营的事，当成轰动一时的新闻刊登，过分地夸大了他的冒险经历，甚至杜撰了一些绘声绘色的细节。

南非的奇遇给丘吉尔带来了巨大的政治资本。他一获得自由，就立即向《晨邮报》发了一篇描写他从战俘营逃跑的详细报道。丘吉尔没有提及那位把他藏起来的英国人，以免给他带来危险。这篇报道被当作惊险小说阅读，吸引了公众的广泛注意，大大提高了丘吉尔的声誉，为他进入议会铺平了道路。正是：大难不死时运变，非洲奇遇众称赞；议会选举正逢时，历险成了敲门砖。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第五章　步入政坛

南非历险身价变，飞黄腾达步政坛；

殖民大权手中握，昔日仇敌今言欢。

话说丘吉尔返回军中之后，更加趾高气扬，盛气凌人。如今温斯顿·丘吉尔的名字，不仅传遍了英国，而且随着电波扩散到全世界。伦敦报纸上大登特登丘吉尔在铁甲车上，冒着枪林弹雨，排除故障，掩护伤员的事迹。至于他越狱脱险的经历，由于以讹传讹，丘吉尔更被描绘成一位了不起的传奇式的英雄。正如丘吉尔自己所说的：“年轻人寻求冒险，新闻界需要广告，诚然这两种我都得到了。”丘吉尔已成了当时英国最红的明星。

随着威望的提高，丘吉尔的胆子也越来越大了。他除在报纸上发表了他的历险记外，还对英国在南非的军事行动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说，荷兰人所以打胜仗，主要是士气高涨，作战方法机动灵活，每个南非的荷兰人骑在马上，在他们熟悉的乡野，足以胜过三五个正式的英国兵。英国军队所以连续失利，关键是士气不振，指挥保守、落后。丘吉尔历述南非的重要战略地位之后，要求政府派遣更多的军队，投入更多的金钱。最后，他以不满的口气尖锐地质问道：“大敌当前，难道那些英国绅士们都打猎去了吗？为何不多派一些轻骑兵来？为了我们的国人，我们的忠实殖民者和我们阵亡的兵士，我们必须坚决作战到底。”

丘吉尔的批评，在伦敦引起大哗，尤其遭到军方的不满。一家亲军方的报纸说：“我们不曾得到证实，兰斯顿勋爵在罗伯茨勋爵未到达之前，已派遣温斯顿·丘吉尔指挥南非的军队，并以瑞德沃斯·布勒将军为他的总参谋长。”这显然是对丘吉尔的批评的反讥。军人俱乐部的老上校与将官们都大为震怒。他们有些人给丘吉尔来电报说，“这里的好朋友们希望你不要再做蠢事”。然而，丘吉尔却我行我素。他说：“我的幼稚意见却很快为事件所证实。1 万皇家义勇骑兵与各兵种的绅士志愿军被派来援助这里的正规军。在决战之前，这里已集结了 25 万英军，相当于荷兰布尔军队的 5 倍。我因此可以用《圣经》上的话安慰自己：做一个穷而聪明的孩子而不做一个老而愚蠢的国王……”

如今，丘吉尔是以战地记者和骑兵助理副官的身份出现在军中。他在南非接连参加了几次战斗，但他大难不死。有一次他随同一支骑兵袭击敌人营寨，乘敌不备歼灭敌人过半，还俘虏了 30 人，英军仅损失四五人，创造了以少胜多的战例。丘吉尔为此十分得意。然而，他的弟弟约翰来作战部队，头一次打仗就负了伤。温斯顿的堂兄马尔巴罗第九代公爵也参加了英布战争。他被编在罗伯茨的参谋部。温斯顿的母亲和上流社会的其他一些妇女界名流，租了美国一艘“人类”号医疗船前来照料伤员，对鼓舞士气起了很大的作用。

随着英军实力的加强，战略战术也较前机动灵活，南非战局逐步向着有利于英国方面发展。1900 年 2 月 27 日，是南非人的纪念日。这一天英军向敌人发起猛烈进攻，经过激战，荷兰人开始退却，向北疾退的车辆、人马掀起的尘土，从地平线各处升起。英军一举攻克比勒陀利亚。至此府兰布尔人要求停战求和，战争遂告结束。

丘吉尔从前线回来后，又开始埋头写书。这部书的基本材料也像以前一样，是他为《晨邮报》所写的战地报道。他在描写英布战争的书中，花了很

多笔墨叙述自己的冒险经历。该书于 1900 年出版，是两卷本。丘吉尔可以为自己的新成就感到高兴，因为在不到三年的时间，他就出版了六部著作。现在，丘吉尔已成了举国瞩目的最年轻的著作家。

丘吉尔的南非之行，不仅使他写出了两部书，而且还力他进入议会铺平了道路。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于 1900 年解散了议会，宣布举行下院选举。保守党人明白，付出巨大牺牲才赢得的对布尔人[①]的胜利还不意味着战争的结束。布尔人是顽强的敌手，他们采用游击战的策略继续斗争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后来事情果然这样发生了。保守党人顶见到这种可能性，便利用英布战争期间席卷英国的沙文主义狂热，举行议会选举，以便攫取多数席位。他们在演说中提出的口号是把南非战争进行到底。张伯伦在竞选演说中说。“政府在议会中失掉的每一个席位，都将是布尔人赢得的席位。”

在这次大选中，丘吉尔是保守党参加竞选的候选人之一。他现在是作为一位“战争英雄”参加竞选的。在竞选中保守党人充分利用他的逃跑经历进行宣传，为他编写诗歌，谱写歌曲。歌唱家在音乐厅为他唱赞歌。约瑟夫·张伯伦亲临奥德姆选区支持丘吉尔。丘吉尔的堂兄马尔巴罗公爵同他一起来到奥德姆，答应出 400 英镑作为竞选费用，并许诺每年向当地党组织捐款 100 英镑。丘吉尔由于得到了各方面的支持，终于赢得了这次选举，当上了议员。

保守党人为了自己党的利益，充分利用了丘吉尔的声誉。这位“反对布尔人的战斗英雄”喋喋不休地在各个选区发表演说，为保守党候选人拉选票。阿瑟·巴尔弗邀请丘吉尔在曼彻斯特的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为他的竞选活动捧场。这样丘吉尔有了广大听众，增加了提高自身威望的机会。丘吉尔看到听众乐意听他讲演，并能很好地理解他的看法，就决定在全国各个城市发表有报酬的演说来为自己弄点钱，因为要从事政治活动就必须有钱。当时的议员在下院的活动没有任何报酬。他们必须靠自己的钱生活，并支付竞选费用。截止议会选举为止，丘吉尔发表新闻报道和政论性著作已得到 4000 多英镑的稿费。但丘吉尔觉得，这些钱还是不够用。

丘吉尔在英国巡回演讲取得成功后，又产生了到美国和加拿大去作放行演讲的念头。丘吉尔的美国主办人拼命替自己的演讲者宣传，对公众说，温斯顿是“五次战争的英雄，六部书的作者，英国未来的首相”。甚至连虚荣心很强的丘吉尔也觉得有点过分，虽然他心里早就巴望着有朝一日会得到这个职位。鉴于这种宣传在英国产生了不良反响，丘吉尔要求他的主办人抑制一下自己的热情。

丘吉尔从美国和加拿大回国后，直至 1901 年 1 月底，仍继续在英国各他讲演。他靠讲演一共收入了一万多英镑。他把这些钱存到曾为他父亲效劳的银行家厄恩斯特·卡塞尔那里。丘吉尔可以利用这些存款的利息收入一心一意地从事政治活动了。由于到处进行讲演，加上著作大量出版，如今丘吉尔已成为引人注目的政治人物了。

英国著名新闻记者斯蒂文斯，曾在《每日邮报》上发表一篇题为《欧洲最年轻的男子汉》的文章。他在文章中对当时的温斯顿·丘吉尔作了比较透彻的分析。他说：“论年龄，甚至论气质，温斯顿还是个孩子。但若论个人

[①] 南非欧洲人（主要是荷兰人）后裔。布尔为荷兰语，意谓自由农民。1652 年，荷兰建立开普殖民地。早期布尔人大都是农牧场主和资产阶级分子，其上层为统治集团。1899—1902 年英布战争后，布尔人成为英帝国臣民，上层分子与英合作，构成南非白人种族主义统治集团。

抱负、深思熟虑、运筹自如、有的放矢、手段高明等方面，他已经是一个成熟的男子汉了。……他对于所采取的手段能否使他有效地达到目的能作出准确的、几乎是令人惊异的判断。……那就是他具有老练的国务活动家那种灵活自如处理事务的本领。”依据他的愿望，这些品质能够使他成为一个“伟大的人民领袖”，一个“卓越的新闻记者”。

斯蒂文斯进一步写道：丘吉尔是个不谦虚的人。特别是在军队中，他自命不凡，经常碰钉子。然而他并不因此自暴自弃。他自命不凡的这个缺点是无法克服的，无论从年龄、从正常的理性或从事实本身来看，都没有为此提供条件。丘吉尔是个“沽名钓誉、处世谨慎的人”。与其说他在盘算如何飞黄腾达，不如说他在深刻地进行自我省察，而这种省察的结果使他相信自己“具备将来成为叱咤风云人物的天赋个性”。他没有学习过怎样成为一个蛊惑家，“但他生来就是一个蛊惑家，因此他熟悉这一套”。他的未来是“在20世纪”。

正如斯蒂文斯所指出的，“丘吉尔的一生始终抱着这样一种信念，即杰出人物和英雄创造历史”。他无论是在政治方面，还是在自己大量的创作方面，都是从这个前提出发的。他认为自己命中注定要发挥这种杰出人物的作用。他在议会中的初期活动就体现出这种信念。丘吉尔自信，他的使命就是统治英国人民。

为了蛊惑人心，为了向上爬，为了在官场进行针锋相对的唇枪舌剑的斗争，丘吉尔练就了一套“过硬的”演说本领。诚然，他的演说刚健有力主要不是由于思想深刻和逻辑性强，而是对听众有感染力。丘吉尔懂得，演说艺术是政治活动家青云直上的必要因素。他为了在这方面取得成效，付出了巨大的努力。首先，丘吉尔必须克服语言上的缺陷，此外他还需要学会演说和在事先没有准备的情况下进行辩论的本领。老练的议员应该反应迅速，并能立即有力地还击那些出难题或搞小动作的人。

按照英国议会的传统，新议员来到下院后不能立即发表演说，他们至少经过一个月以后才能发表演说。丘吉尔不满意这个传统，他不想浪费时间去等待，于是只过了四天就发表了自己的首次演说。丘吉尔把英国与布尔人的战争，作为自己首次演说的题目，因为很少有人比他更了解当时南非发生的事情。可是他这篇演说主张比较温和地对待战败者，与保守党的路线背道而驰。他在演说中对布尔人表示一定的同情，他说：“无论哪一个民族都没有像布尔人那样在言论上得到如此多的同情，而在事实上又得到如此少的实际支援。”

后来丘吉尔在他撰写的《我早年的生涯》一书中，进一步阐述了他在这方页的思想。他写道：“不仅对南非应当这样。我认为，我们应当征服爱尔兰人，并且随后给他们自治；我们应当把德国人饿到待毙，然后再为他们提供食粮；并且我们在平息了英国大罢工之后，应当设法解决矿工们的困难。我经常遇到困难，因为很少有人采纳这种意见。我有一次被邀请为法国纪念碑写一碑文。我写了这样几句话：‘在战争时，坚决。在失败时，反抗，在胜利时，慷慨。在和平时，仁慈。’结果这碑文未被采用。错误在于，我们不少人往往只善于用右手或左手工作，而不善于两者交替，既善于用右手，也善于用左手。因此，那些擅于打胜仗的人却不会处理和平，而那些擅于议和的人又不能打胜仗。若说我两者全会，那大概争论就更会大了。”

丘吉尔不仅掌握了他父亲在议会里施展过的策略，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

沿用了他父亲的口号。他从“左”的立场出发攻击自己党的领袖，而他根本不是一个什么“左派”。当时，斯蒂文斯公开地看出，丘吉尔的信仰是反动的，但他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却采用“民主的方法”，伪装要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来蛊惑人心。丘吉尔在下院关于英国——布尔战争问题的首次演说就是根据这个原则行事的。此后不久，丘吉尔又从这个立场出发攻击政府提出的改组英国军队的方案。陆军大臣布罗德里克根据英布战争的经验，要求增加军费。他以政府的名义向议会提出了一项法案，准备建立六个军团，其中三个军团处于完全备战状态，以便随时把它们派往国外。陆军大臣声称：“我国已经是一个军事强国，我们应该设法保持这种地位。”年轻的议员丘吉尔则坚决反对陆军大臣关于增加军队开支的计划。

其实，丘吉尔所以反对扩建军队，主要是向政府表明他是一个重要人物，应该重视他。他以人民利益捍卫者的面目出现，竭力在群众中树立威望，以便提高自己在党的领袖们心目中的分量。丘吉尔反对改组军队的态度同他根深蒂固的帝国主义立场是相矛盾的。他一向认为，管辖殖民地是大英帝国的义务。为此，他参加了印度西北边境、苏丹和南非的军事行动。政府关于建立更为强大的军队的建议也是为了维护帝国主义的利益。如果丘吉尔不是出于个人向上爬的目的，那么，他反对上述建议的态度就无法解释了。布罗德里克曾指出：“丘吉尔为鼓吹帝国主义来到了下院，但他却不准备为推行帝国主义政策花钱……这是继承了他老子的意愿——推行廉价的帝国主义政策。”丘吉尔尽管在议会中遭到如此强烈的攻击，但在他的大肆活动下，政府增加军费的建议终于被推翻了。

丘吉尔所以有如此大的能量，除了靠他能蛊惑人心的两片嘴外，在他周围还结成了一个“志同道合”的派别集团。他们都是与他相仿的沽名钓誉的年轻人。这个小组的著名成员之一就是首相的小儿子休·塞西尔勋爵，小组的名称“休里干斯”就是从他的名字引伸出来的。不久，这个名称就流传得走样了，后来人们就干脆称它为“胡里干”[①]了。丘吉尔小组的人，经常组织同各党著名的活动家会晤，共同讨论政治问题。

1902 年 4 月，“胡里干”邀请约瑟夫·张伯伦共进午餐。张伯伦在告别时说：“你们，年轻的绅士们，像招待国王一样地招待了我。为此，我要告诉你们一个像无价之宝一样的秘密——关税壁垒！这是将来，甚至是不久的将来的政治实质。你们要好好地研究它，彻底地弄通并掌握它。要知道，你们不会为殷勤地招待了我而感到遗憾的。”

张伯伦这一主张公布后，在英国政治生活中引起了爆炸性的反响。采纳这个建议就要从根本上改变国家的经济政策。一些工业部门，首先是与约瑟夫·张伯伦有关联的重工业立即会从关税壁垒政策中得到好处，而轻工业和造船业却一无所得。贸易界不相信关税会带来好处，实施特惠制反而会导致英国进口粮食的价格上涨。这就意味着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要下降。所以他们都反对放弃自由贸易制。丘吉尔正确地估计了形势，公开地站在反对张伯伦方面。为了使政府陷入更加困难的境地，丘吉尔把关税问题与“民主保守派思想”联系起来，并于 1903 年 9 月 9 日迫使张伯伦和主张自由贸易的大臣们全部辞职。

于是，巴尔弗首相着手组织新政府。对丘吉尔来说，一个决定性的时刻

[①] 这是英文“hooligan”的音译，意即“流氓阿飞”。

来到了。但是，巴尔弗并不愿向丘吉尔提供这种机会，他把政府的一个大臣职位交给了另一位同样年轻，但才华与精力都比丘吉尔差得多的后起的保守党政治家鲍纳。于是，丘吉尔决定离开保守党，投奔自由党。

1904 年 3 月，他开始自称为“独立的保守党人”。他的发言变得越来越“左倾”，并且越来越蛊惑人心。有一次当丘吉尔从座位上站起来要发表关于关税问题的演说时，大部分拥护政府的人士，在首相本人的带动下立即离开了下院。然而，他的演说却受到了自由党人，特别是大卫·乔治的热烈欢迎。

1904 年 4 月，丘吉尔正式与保守党断绝了关系。之后，六个选区建议丘吉尔以自由贸易的独立拥护者身份作为他们那里的下届议会选举的候选代表。然而，他对这些建议并不感兴趣。丘吉尔清楚，如果想更快地向上爬，就需要一个大党的支持。他必须把这条路走到底，因而参加了自由党。

丘吉尔在与保守党断绝关系之后，开始阐述自己新的政治纲领。

1904 年 5 月 16 日他在曼彻斯特发表演说，把保守党称作为大资本家利益服务的“强大同盟”。这个党执政，意味着党的机器在实行暴政，“在国内贪赃受贿，为了掩盖这种恶习而在国外发动侵略。”保守党的政策“对千百万人来说是昂贵的粮食，而对百万富翁来说是廉价的劳力”。丘吉尔在对保守党人的活动作了如此评价之后，从自己演说的讲台下面取出一块不大的面包，并且来回晃动着它说：“实施保守党人的政策，你们将得到这样一块小面包。”之后，丘吉尔又拿出另一块比先前大得多的面包说：“如果保持自由贸易，你们将得到这样一块大面包啊！”

在这次演说后不久，丘古尔在下院的座位就从保守党人一边转移到了自由党人那边，并与劳合·乔治坐在一起。他俩后来成了好朋友。丘吉尔称乔治为“自由党大军的杰出将领”。在他们的蛊惑和煽动之下，保守党政府由于在外贸政策问题上的斗争而瘫痪了。

1905 年 12 月 4 日巴尔弗首相辞职，由自由党领袖坎贝尔·班纳曼组织政府。巴尔弗的辞职，结束了保守党人的十年执政。在以后的十年里，由自由党政府统治英国，而在以后的 17 年内都是自由党人任英国首相。

新首相坎贝尔·班纳曼出身于格拉斯哥的大商人家庭。这个家庭的信念是倾向保守党的。然而，班纳曼却是在自由党内实现了政治上的飞黄腾达，并于 1899 年成了自由党的首领。在他的政府里安排了许多在思想信念上与保守党人非常相似的自由党人。外交部交给爱德华·格雷主管。阿斯奎斯出任财政大臣，因而成了首相的继承人。丘吉尔的朋友劳合·乔治当上了贸易大臣。丘吉尔被任命为殖民地事务部副大臣。

按照英国政府的规定，大臣、副大臣都可以配备私人秘书，作为大臣的助手并为大臣准备各种各样的资料。这决不是一个事务性的职位。丘吉尔邀请爱德华·马什任自己的私人秘书。马什博学多才，是一位“智囊”人物。他能校订诗作，对文艺造诣很深。他衣冠楚楚，是个趋炎附势的人。马什跟着丘吉尔从一个部换到另一个部，在 1929 年以前一直是他的私人秘书。当他们两人之间的工作关系结束时，丘吉尔很注意不致因此而影响他们之间的私人关系。对文艺具有浓厚兴趣的修辞高手马什，阅读并修改了丘吉尔全部著作的清详，从而使这些作品增加了文采。这种合作关系直至马什 1953 年去世才结束。丘吉尔善于把一些具有真才实学的人网罗在自己身边并发挥他们的作用。正如英国一位社会问题专家所说的：“丘吉尔的组织能力比思维能力

更强。”

丘吉尔当了副大臣后，仍忙里抽闲刻苦地从事写作。1902 年 7 月，他开始撰写父亲的传记。每天清晨和深夜，丘吉尔坐在父亲生前的写字台旁，周围摆满了精心挑选过的有关父亲生平的资料、同时代人的回忆录以及他们之间的往来书信。他埋头研究伦道夫·丘吉尔各方面的活动。此书于 1906 年 1 月分上下册出版。这部书表明温斯顿·丘吉尔写作技巧已经纯熟，受到文艺界的高度评价。

丘吉尔在殖民地事务部处理的第一个大问题就是原布尔共和国的前途问题。根据保守党政府同战败的布尔人于 1902 年 5 月 31 日签订的和约，德兰士瓦共和国和奥兰治自由邦被英国吞并，划入英国殖民帝国的版图。但是，这不是最后的解决办法。许多英国人都明白，把这些领土当作一般殖民地看待，意味着很快又会爆发一场新的武装反抗斗争。当时丘吉尔和自由党人还处于反对派的地位，曾经起劲地批评过保守党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政策。现在，自由党人上台执政，必须提出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

1906 年，英国政府决定让被征服的布尔共和国在英帝国范围内实行自治，委托丘吉尔在下院提出相应的法案并设法使其通过。这是因为英国工业家们觊觎南非的黄金和金刚石，开采这些矿藏会给他们带来巨额的利润。为了给英国资本家、企业主和劳力进入被占领的国土创造条件，丘吉尔在给国王的报告中写道：“从殖民地转向责任制政府，有利于英国移民。”根据英国政府和布尔人谈判的结果，议会于 1909 年通过法令，决定成立由四个省组成的南非联邦。此法令于 1910 年 5 月 31 日生效。南非从此成了不列颠帝国体系的自治领。先前，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获得了这种地位。

丘吉尔同布尔人首领达成的协议，牺牲了南非的绝大部分居民，即土著黑人的利益。土著居民黑人没有任何权利。荷兰后裔布尔白人，用专制独裁的方法统治土著居民，并残酷地剥削他们。英国自由党人站在布尔人一边反对土著居民。土著居民很快就明白了这一点，并于 1912 年成立了为争取政治权利而斗争的组织——非洲人国民大会。

丘吉尔当上殖民地事务部副大臣后，加强了与南非殖民地的联系。在一次小型的私人宴会上，丘吉尔偶然遇见了布尔人农民领袖路易斯·鲍萨先生。他向这位客人谈到了英布战争以及他被俘的经过。鲍萨一直侧耳静听，中间未插一句话。待丘吉尔讲完后，鲍萨说：“阁下，你不认得我吗？我就是那个人，是我把你俘虏的。是我，我本人。”他明亮的眼睛闪动着愉快的微笑，愉快中又带着某些歉意。这天，鲍萨穿着白衬衣大礼服，与当年那一天在纳塔尔战场上丘吉尔所见到的他那黑皮肤、高身量的印象极不相同。但是，关于那件奇特的事实，却毫无疑问。路易斯·鲍萨曾以布民军的资格进驻纳塔尔，这是他第一次作战；在奉命追击英军时，他纵马奔驰在所有荷兰军的最前边，这样他就和丘吉尔相遇了。过去的冤家如今成了亲密的朋友。1906 年鲍萨被选为德兰士瓦共和国第一任总理，从此他和这位殖民大臣的关系就更加密切了。

丘吉尔自从当上殖民地事务部副大臣后，白天忙于政务，晚上勤于写作，工作十分繁忙，交际更加广泛，从而踏上了一条官运亨通、飞黄腾达的仕宦之途。正是：人逢喜事精神爽，万事如意又高攀。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六章　飞黄腾达

看风使舵多鬼计，花言巧语把人欺；

一旦大权弄到手，镇压劳工更卖力。

1906 年 1 月英国举行大选，保守党和自由党为拉选票问题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保守党抓住丘吉尔的倒戈行为进行猛烈攻击。他们引用丘吉尔从前如何振振有词地标榜保守党而又肆无忌惮地诽谤自由党的大量言论，并要求他为此作出解释。丘吉尔竭尽全力驳斥这些攻击。“在保守党的时候，”他说，“我是说了许多糊涂话，但在我明白过来，知道保守党是个愚蠢党之后就退了出来。”

丘吉尔在这次选举中，继续高举“自由贸易”的旗帜，并以此对保守党进行反击。结果他以 1241 票的多数继续当选为议员。在这次选举中，自由党取得了压倒一切的胜利，在新组成的下院中占有 400 个席位，比所有其他党所得的下院席位的总和还多得多。保守党人仅获得 157 个席位。

1906 年的选举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劳工代表在新议会里得到了 30 个席位，其中大部分席位是由 1900 年成立的工人代表委员会推举的代表获得的。劳工代表在选举中的胜利，证明英国工人阶级已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走上了政治斗争的舞台。对此，丘吉尔感到不安，他在格拉斯哥发表的一篇演说中一口咬定，英国工人阶级不需要有自己的政党，它的利益应该由工会来代表。丘吉尔说：“劳动，这是一个伟大的字眼。那么，谁有权代表劳动者呢？我认为，工会比任何组织更应该有权代表劳动者，应该由它派出劳动者的代表参加下院。”丘吉尔明白，在工人阶级的队伍里，将会有很多人主张为了本阶级的利益走独立斗争的道路，并采取革命的方式进行斗争。丘吉尔声色俱厉地向群众表明，他是百分之百地否定和仇视革命运动的。所以他声称：“任何一种涉及暴力的运动都将不可避免地遭到压倒优势的力量的抵抗……而这种抵抗将埋葬诸如此类的运动。”

但是，为了蛊惑人心，欺骗工人阶级，丘吉尔又把自己装扮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同情者。他承认垄断是为了反对劳动人民的利益，主张国家干预并监督经济生活，主张国家以后备雇主的身份设法干预劳力的使用，主张把铁路收归国有，社会保险应成为国家关心的对象。但是，丘吉尔所贩卖的这些思想，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不论同他个人的信念，还是同他父亲的信念都是格格不入的。正如丘吉尔的好友 F·E·史密斯所说的：“社会主义者最好不要去欢迎丘吉尔的名字，因为归根结底他会在他们开始游泳时，偷走他们的衣服。”

丘吉尔的言行，受到了英国贵族和有钱有势者的赏识。他们认为，如果让丘吉尔掌权，他是会卖劲地为英国资本主义利益服务的，因为他要实现个人沽名钓誉的意图与英帝国的利益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国王爱德华七世的一个心腹于 1906 年 8 月 15 日给丘吉尔的信中写道：“国王陛下高兴地指出，如果你能把国家的利益置于党的观念之上，你一定能成为一位可以信赖的大臣，而且还能成为一位严肃的政治活动家。”而这正是丘吉尔所日夜盼望的。

两年以后，一个偶然的机会帮助丘吉尔在攫取权力的道路上迈出了新的一步。1908 年 4 月，坎贝尔·班纳曼因病辞职。阿斯奎斯成了首相，并按自己的愿望组织政府。新首相建议丘吉尔任海军大臣。丘吉尔衡量了“同意”

和“反对”两种回答的利弊之后，谢绝了首相的建议。因为何时开战尚不清楚，海军部在短期内不会给天性急躁的丘吉尔“施展才干”的机会。最后丘吉尔选择了当时群众所最关注的贸易部大臣的职务。贸易部涉及方面广，丘吉尔认为这可能是他继续往上爬的好阶梯。

政治生涯中所取得的一些引人注目的成就，使丘吉尔确信，他的命运决定了他的“光辉未来”。在那些年代里，丘吉尔增加了对拿破仑个人的兴趣，他一直对这位叱咤风云的法国资产阶级政治家和军事家钦佩得五体投地。因此，他一来到贸易部，就在他的写字台上摆上了一尊拿破仑的小青铜像，后来这尊铜像伴随主人从一个部到另一个部。

贸易大臣的管辖范围的确是非常广泛的，他不仅涉及贸易问题，而且还有工业问题、运输问题、劳工问题以及专利和版权等问题。这样，不仅为丘吉尔管理这个部的分内事务提供了条件，而且还使他有可能参与许多有关的领域，尤其是社会问题的管理。为了给自己树立前程远大的政治活动家的声望，丘吉尔积极利用了这些可能性。

国内阶级矛盾的增长，引起英国统治阶级惊慌不安。为了缓和阶级矛盾，自由党政府准备继续做出一系列较大的让步。按照丘吉尔的设想，职业介绍所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减少国内因失业增加而引起的惊恐情绪。职业介绍所应当帮助失业者寻找工作，帮助企业家雇佣劳动力。事实上，常有这样的情况，某地有失业者，另一地却又感到劳动力不足。成立职业介绍所既可以增加利用劳动力资源的机动性，又可为企业家节省寻找劳动力的开销。1909 年 9 月，丘吉尔邀请威廉·贝弗里奇进贸易部担任职业介绍所所长的职务，后来他成了社会改革方面的知名人物。

制定职业介绍所法之后，丘吉尔又制定了失业保险法。为老年人规定了养老金，还规定了疾病保险、残废保险和生产致残保险。为了把工人阶级吸引到自由党方面来，丘吉尔和乔治竭力推行社会改革，争取工人的同情，并使当时处于英国政治阵线左翼的工党保持中立。著名学者加尔威指出，丘吉尔和乔治的战略是“预先想到工人阶级的要求”，并表明工人阶级能够从自由党那里比从工党那里得到更多好处。

保守党人对丘吉尔和乔治大加讽刺，称平民出身的劳合·乔治为“克里昂”，称贵族出身的温斯顿·丘吉尔力“阿尔西巴德”，此后这两个绰号就和他们紧紧地连在一起了。克里昂是公元前 5 世纪雅典的一个皮鞋匠，他是所谓的古代平民领袖集团的首席代表，而阿尔西巴德则是雅典贵族的叛逆，他多次背叛雅典斯巴达，又多次浪子回头。被称为“英国 20 世纪的克里昂和阿尔西巴德”的乔治和丘吉尔，是一对形影不离的好朋友，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看到这两个同时代的人在一起。然而，明眼人却看得出，这两个人为继承阿斯奎斯之后的首相和自由党领袖的宝座在暗地里进行着争斗。

丘吉尔在贸易部得心应手，既管贸易，又管劳工。没过两年，他主管的贸易部实质上又同时成了劳工部。贸易部职能的扩大，得到议会和内阁的正式认可。议会还专门通过文件，把该部大臣的年薪从 2000 英镑增加到 5000 英镑。这样，贸易大臣便跻身于一等大臣之列。不过，丘吉尔建议给贸易大臣加薪的决议要到别人取代他这个位置之后再生效。这一姿态更博得了人们的好感。

丘吉尔等人所推行的改革，激起了贵族集团的反对。为了排除上院的干扰，内阁提出了一项有关限制上院权限的决议草案，提交下院讨论通过。丘

吉尔积极参与了这一问题的斗争。丘吉尔采取这一立场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他是经过反复权衡考虑过的。因为丘吉尔反对上院，就等于反对了他所出生、成长的那个集团，这个集团是他后来在军界、新闻界和政界谋求前程的可靠支柱。马尔巴罗公爵世家几乎是紧密联系全国所有贵族的纽带。丘吉尔反对上院就切断了这些复杂的亲缘关系，人们指责他“玷污门庭”，是“叛逆”，贵族之家的大门在他面前砰然一声关上了。丘吉尔当然知道，等待着他的是什么，但他一步也没离开过反对上院的自由党人。他知道，未来是属于下院的。

自由党所进行的“社会改革”，实际上是雷声大、雨点小，广大劳动人民和下层群众并没有得到多少好处,因而在 1910 年 2 月的选举中招致严重的失败。议会中自由党的席位从 400 席减少到 275 席，保守党人则把自己的代表席位由 157 席增加到 273 席。爱尔兰民族主义者获 82 席，而工党获 40 席。这样，自由党人失掉了多数地位，只有依靠爱尔兰自治派和工党的支持才能采取行动。这就束缚了自己的手脚。

选举之后，自由党人继续执政。阿斯奎斯首相认为，政府没有必要进行彻底改组，只需要撤换爱尔兰事务大臣和内政大臣。政府要在议会中依赖爱尔兰自治派，所以不得不重新考虑爱尔兰自治问题。至于内政部，那是因为工人阶级的罢工和采取其他行动的次数逐日增多，而且越来越尖锐，内政部需要任命一个坚定的人。他建议由丘古尔从两个职位中挑选一个。爱尔兰问题既复杂又困难，不止一个大臣在它面前碰得头破血流，丘吉尔对此一清二楚。他担心选择爱尔兰事务大臣，可能一败涂地，桂冠也保不住，所以就选中了内政部。

丘吉尔 35 岁就当上了内政大臣。当时在英国，内政大臣的权力很大。全部监狱和少年罪犯营、伦敦警察局和消防队以及监督外侨、道路、桥梁、运河、矿山、农业、捕鱼、社会治安、社会公德等等都在这个部的管辖之内。该部对组织议会选举也有一定权力，它还可建议国王赦免罪犯。内政大臣应当参加王子和公主的诞辰庆典，通常由他隆重宣布王位继承人和新国王登基。除所有这些职能外，还委派丘吉尔向国王呈报议会辩论的每日通报。他总是高兴地完成这项委派。

在丘吉尔担任内政大臣期间，最使他伤脑筋的是职工运动和日益加剧的阶级斗争。到 1910 年底，丘吉尔的信念和兴趣发生了变化。他这时对社会改革的短暂而肤浅的兴趣已经荡然无存。不久前，他还建议自由党人要优待和关心工人，可是日益激烈的阶级斗争使他越来越憎恨工人。结果英国劳动人民把他看透了，认定他无论如何不是一个社会改革的捍卫者，而是劳动人民一贯的最顽固的敌人之一。

丘吉尔作为内政大臣，同使用暴力镇压罢工有着直接关系。许多版本的丘吉尔传记作者都曾提到，丘吉尔热衷于使用暴力镇压罢工，有时本来无需采取严厉手段，他也滥用暴力。1910 年 11 月，威尔士矿工与煤矿公司之间发生了一场冲突。工人要求提高工资完全是正当的。资方对工人要求的回答则是强行解雇罢工工人，并把警方保护的工贼送往罢工地区。工人行使自己的纠察权利不让工贼占领罢工阵地，同警察发生了冲突。激烈的冲突很快发展成了短兵相接的搏斗。警察动用的力量已远远超出了维持秩序的需要，他们使用武器无情地屠杀工人。丘吉尔从伦敦向罢工地区派去了 1000 名警察还嫌不够，他又同陆军部联系，向那里派去了军队。

不久，丘吉尔又在伦敦动用警察镇压妇女的游行示威。

1910 年 11 月 18 日，妇女参政运动的拥护者们，在伦敦的一家礼堂举行群众集会，然后她们向议会大厦进军，准备向首相递交一份请愿书。她们人数不多，不超过 300 人。可是议会周围布置了多达 1200 人的警察部队。妇女们企图冲破警戒线，结果遭到警察持续数小时的惨无人道的屠杀。这种野蛮行径顿时在市内激起了强烈的愤慨。

最滑稽的是 1910 年 12 月，伦敦发生了一起轰动一时的所谓抢劫珠宝店的事件。结果三名警察当场被打死，另外三名受了重伤。开枪者躲藏了起来。这一罪行引起大哗。丘吉尔亲自领导侦破这一案件。给警察配备了手枪和步枪。1911 年 1 月 3 日，丘吉尔得到报告，说杀死警察的人在塞德奈街 100 号并已被包围。警察报告说，罪犯不时开枪，看来弹药贮备相当多。这幢房子里有多少人，一时不得而知。很快就在毗连的街道上塞满了数百名奉丘吉尔之命赶来的警察和士兵。甚至还从托威尔军火库弄来了大炮。

丘吉尔决定亲自指挥这一“重大战役”。他身穿皮领大衣，头戴丝绒礼帽，来到了行动地点。在那些漫不经心地与被包围者相互射击的警察和士兵的衬托下，这是个十分可笑的画面。丘吉尔展开了紧张的活动，研究如何保证援兵的到来，又讨论了攻占那幢向外射击的房子的计划。困难在于谁也不知道究竟有多少人被包围。很快房子被打得着了火，开枪者被迫撤到底层。赶往现场的消防队打算履行自己的职责，扑灭房子上的大火。可是内政大臣丘吉尔却命令不许灭火。大火过后，这幢不大的楼房化为灰烬，在被摧毁的房子下面找到了两具烧焦了的尸体。原来，在丘吉尔亲临指挥下，警察和配备大炮的军队的强大火力，总共才对付了两个“顽强的敌人”。

丘吉尔这一可笑的行动受到了报纸的冷嘲热讽。记者把这件事绘声绘色地描写为“塞德奈街头厮杀”。报上还刊登了许多照片，说明他在指挥围攻 100 号房子时所起的作用。与此同时，伦敦还上演了一部表现丘吉尔如何指挥这一战役的短纪录片。观众们起哄并嘲弄这位过分卖力的大臣。丘吉尔得了塞德奈街上的拿破仑的雅号。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尽管丘吉尔对工人运动残酷镇压，1911 年夏天，英国又接连爆发了多次罢工。海员与码头工人冲破了被资产阶级收买了的、老机会主义工人领袖的控制，举行了罢工。丘吉尔一听到伦敦港口管理局求援，立即同陆军大臣霍尔登联系，对方同意派遣 2.5 万名士兵镇压罢工。丘吉尔这一举动在码头工人中激起了愤怒的风暴。码头工人的领导警告政府，如果军队胆敢动一下船坞，就会发生武装冲突，造成流血事件。这种警告并未使丘吉尔却步，结果事态越来越大。

1911 年 8 月，铁路工人为声援海员和码头工人的罢工而宣布总罢工。丘吉尔企图动用军队来挫败罢工。他不等地方当局求援就主动利用军队来“维持运输秩序”。同工会代表会见时，丘吉尔表现得盛气凌人。当时接近丘吉尔的人回忆道：“他得意洋洋地边看着英国地图边指挥部队向前运动……他在这方面的错误令人吃惊。他经常发布残害生命的野蛮公告。”铁路工人是为争取运输公司承认他们的工会而举行罢工的。为了镇压这次罢工，丘吉尔动员了五万名士兵，给每个士兵配备了 20 发子弹，并把这支部队部署于各个“战略据点”。他动用军队驱散游行队伍。伦敦、利物浦和拉内利三市的士兵向游行者开枪，造成了大量伤亡。动用军队对付工人，意味着丘吉尔这个“自由党”的政治家和“社会改革者”向工会和工人阶级的短暂调情永远完

结了。

丘吉尔虽然在工人群众中的名声愈来愈坏，但英国统治集团却认为，丘吉尔是资本主义利益的可靠卫士，是一个在复杂情况下善于采取果断行动的人，一个“富有坚强毅力、决心和组织才能的人”。尽管有些“行为古怪和过分热心”，但在统治集团的眼中，丘吉尔的威望无疑是提高了。

1911 年，国际形势日趋紧张，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那年 7 月，德皇威廉二世乘坐“豹子”号炮舰来到摩洛哥的艾加迪尔，表示德国觊觎非洲大陆，这在英国引起了强烈反响。“豹子”号的出现不仅刹那间表现出英德矛盾的尖锐化和深刻化，而且导致自由党政府的许多成员要求澄清对外政策的立场问题。内阁大臣劳合·乔治警告德国说：“如果德国人迫使英国作战，英国定将战斗下去。”同时，丘吉尔也对德国驻英大使麦德尔·尼赫伯爵说：“德国不应企图同英国在海上开战。如有必要，德国建成一艘军舰，我们将建造两艘……激进派与保守派无论怎样相互指责，但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致的。”

作为内政大臣，丘吉尔还采取了实际措施，防备战时德国在英国领土上搞谍报和破坏活动。在“豹子”号出现之后，他得出了同德国打仗已不可避免的结论，而其他所有问题都被置于次要地位。他写道：“七年之内，我不会考虑其他任何事情。”在此期间，丘吉尔越来越关心对外政策问题。他花费了许多时间研究英国同欧洲各国的关系。他经常不断地拜访外交部和陆军部，并根据军事专家们的想法和情报写出了一份关于“本大陆军事行动问题”的备忘录呈报阿斯奎斯首相。

丘吉尔这份备忘录写得很成功，受到内阁和帝国国防委员会的称赞。它显示了丘吉尔“丰富的想象力和天才的军事思想”。他不仅善于收集那些著名军事专家最感兴趣的意见和结论，并经自己“健全的头脑加以筛选和进行了内行的分析”。丘吉尔确认，未来战争中的主要战役将在法德两国领土上进行，他提出向法国派遣 13 个师的英国远征军，加上辅助部队共计 30 万人。现在丘吉尔抛开了他先前对未来战争的设想。他原来的设想是，英国应当主要依靠海军作战，因为为数不多的英国陆军在大陆强国的庞大陆军中必然会覆没。这一切都证明丘吉尔作为一个政治家已逐渐成熟。英国内阁和国防委员会批准了丘吉尔的报告，同意战争伊始即向法国派遣远征军的打算，并作出了选择得力人选加强海军部的决议。

丘吉尔同工人运动作斗争坚决果断，在研究军事问题方面表现出来的聪明才智，促使阿斯奎斯和其他主要阁员都认为丘吉尔是新任海军大臣最合适的人选。9 月底阿斯奎斯首相问丘吉尔，他是否愿去海军部。几年前，首相曾向丘吉尔提出过这一问题，当时他拒绝了。不过现在时间和条件都发生了变化，这时的海军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门，可以在军事方面大有作为。丘吉尔马上满口答应下来。

丘吉尔的传记作者认为，从丘吉尔转入海军部时起，他作为一位国务活动家的成长时期已告结束。在新的岗位上，他的任务是尽快训练同德国作战的英国海军，准备他认为随时都会开始的战争。

正当丘吉尔在仕途上得意忘形、飞黄腾达的时候，1908 年 8 月 15 日伦敦报纸上登载了一条引人注目的消息，33 岁的温斯顿·丘吉尔大臣，与 23 岁的克莱门蒂娜·霍齐娅小姐订婚了。正是：少年得志心狂喜，官运亨通得娇妻。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七章　婚姻和家庭

美满婚姻结良缘，贤慧内助美名传；

独生之子不中意，伶俐姑爷讨喜欢。

正当丘吉尔在官宦仕途上飞黄腾达的时候，另一个引人注目的消息传开了，温斯顿·丘吉尔要与23岁的克莱门蒂娜·霍齐娅结婚了。未婚妻出身于一个比较贫困的家庭，但她和温斯顿同属一类人。她的已故父亲曾是龙骑兵团长，而母亲则是艾尔里勋爵的女儿，出身于爱尔兰——苏格兰著名的贵族家庭。这个家庭在丘吉尔的选区——丹迪市，具有很大影响。克莱门蒂娜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和德语，是一位有学问的姑娘，她明智、幽默并对政治有浓厚的兴趣。同时代人公认，她不仅讨人喜爱，无疑还很标致。

说来也怪，丘吉尔自登上大臣的宝座以后，求亲的人不断，主动找上门来的姑娘也确实不少。但是，丘吉尔对女人并没有很大的兴趣。他生活中的主要目标是政治上的高升。他从伯父布伦德福德勋爵的风流韵事中懂得，不谨慎的恋爱关系可以彻底葬送政治前途。所以，他从来也不去冒这样的风险。如果他上俱乐部或去作客，他往往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就是会见朋友们并同他们讨论感兴趣的政治问题。

一个熟悉丘吉尔的名叫艾德金斯的证实说：“他整个身心投入了工作。他在没有政治活动时，就读书和写作。他不像伦敦其他青年人那样生活。他去的是政治俱乐部，我从未在普通的俱乐部里见到过他。”在晚会上，丘吉尔不沉溺于上流社会的娱乐与跳舞。他始终忠于自己所描写的萨伏罗拉的生活方式。刻苦学习，努力追求自己的事业。同时代的人回忆说，丘吉尔甚至在作客时还工作。他不论到谁家去度周末，总是带着一个不大的、装满书本和各种笔记的金属箱子。所有空闲时间他都用于读书和写作。丘吉尔的这种生活方式，使他的朋友们认为，他已决定打一辈子光棍了。

说来也巧，真是“千里姻缘一线牵”。丘吉尔和克莱门蒂娜是在偶然的一次机会中产生爱情的。那年夏天，丘吉尔与堂兄在鲁特伦德这个小地方休息时遇上一场火灾，丘吉尔表现出来的惊人的勇敢精神给克莱门蒂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是在一天深夜，一所房子燃起了熊熊烈火，消防队没有及时赶到，房屋已无法保留。于是，丘吉尔戴上消防队员的帽盔，领导了抢救工作，并冒着生命危险从燃烧着的房屋里往外搬东西。当他又一次从喷着火舌的房屋里跑出来时，说时迟，那时快，屋顶就在他的背后倒塌下来。报纸在报道这起火灾时写道：“如果丘吉尔晚跑出来一秒钟，他就将葬身于残垣断壁之中。”克莱门蒂娜知道了这件事后给丘吉尔发了一封电报，对这位年轻大臣的勇敢精神表示敬仰，从此两人产生了深厚的爱情，并愿结为终生的伴侣。

内阁成员的婚礼是件引人注目的事情。年轻的夫妇收到了大量的结婚礼物，其中包括国王送给的带有马尔巴罗标志的镀金手杖。这一天热闹非常，宾朋满堂。证婚人是财政大臣劳合·乔治，男傧相是休·塞西尔勋爵。塞西尔是丘吉尔在保守党“胡里干”小组时的老朋友，而现在却成了他在下院的一个坚决反对者。这里反映了英国政治生活中的一种很有意思的特点。人们可以在下院和政治集会上互相咒骂，视如仇敌，但在个人生活中照旧是好朋友，相互亲密无间。这对资产阶级政治家们来说，他们在议会搞的斗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一定的政治目的服务的。在幕前他们是势不两立的敌人，在幕

后又是称兄道弟的好朋友。正如丘吉尔早年给他母亲信中所写的：“玩弄政治是非常好的赌博。”

在结婚典礼之后，年轻夫妇立即出发去蜜月旅行。他们先到布伦海姆拜访马尔巴罗公爵，随后去瑞士和意大利。克莱门蒂娜从出嫁后最初几天起，就可以推想到他们今后的夫妇生活。你看，新郎在举行婚礼之后还没有从教堂里走出来就兴致勃勃地与劳合·乔治谈起了政治；他在布伦海姆时，无论怎么也不肯放下自己所写的新书手稿；他从瑞士给自己的同事们写了一封有关日常事务的长信。甚至在威尼斯运河上，他一定要乘摩托艇，而不是乘富有浪漫色彩的带舱小游艇航行。

丘吉尔和克莱门蒂娜终生相亲相爱。尽管丘吉尔对夫人忠实、亲切，但嫁给他的女人不会感到生活是很轻松的。他所选择的那个女人不仅有花容月貌，年纪大了仍是风韵犹存，受过良好的教育，娴雅温存；而且她还十分自信，能够对付他的要求和癖性。她通常满足了他经常是过分的要求，有时是异想天开的怪念头，同时她也能使他冷静下来采取现实的和理智的态度，从而使家庭井然有序，不然的话，家庭就会混乱不堪。她把房间布置装饰得优雅精致。她丝毫没有显示出自命不凡或骄傲的样子，但是她的标准一贯是很高的，她的丈夫、子女和家里的仆人往往达不到她的标准。这时，她就会对他们说些刻薄的话，据丘吉尔的秘书约翰说，这种刻薄话足以使最高大的树木弯折。

克莱门蒂娜不仅善于料理家务，而且在政治问题上有时也为丘吉尔出谋划策。凡经她仔细考虑之后作出的判断，常常使她的丈夫不致由于草率决定而采取某些不明智的行动。克莱门蒂娜喜欢温柔、安静，而丘吉尔却像一匹奔腾不羁的野马。他们常常分开，因为一位活跃的政治家总要离家到很远的地方去，而克莱门蒂娜又不愿随丈夫周游列国。因此，她常常抱着埋怨的情绪引用英国著名诗人斯温伯恩的诗句：“甚至最奔腾不息的河流也要在某个地方安全入海。”当她发脾气的时候，有时对丘吉尔恶声恶气，怒目相视。但是，他们的婚姻长达 56 年之久，是美满姻缘。她提供了丘吉尔所缺少的品质，他则保证使他们的生活没有一时一刻是单调乏味的。

他们有四个女儿，一个儿子。三女儿玛丽戈尔德不到三周岁就夭折了。萨拉也许是她父亲的宠儿。她有一头橙红色卷发，丘吉尔叫她“骡子”。他也宠爱玛丽。他一有机会就把女儿们带到战时会议桌旁。有时带萨拉去，她穿着皇家空军妇女辅助队的制服，在那里任空中摄影解释员。有时带玛丽去，她穿着陆军妇女辅助队的卡其布制服，暂时脱离了混合高射炮连，她在那里先是充当高射瞄准器操作员，然后是测绘官。虽然他很喜欢让他的女儿们跟他在一起，并很高兴让她们听听餐桌周围的谈话。但是，他很难同她们谈论重大的政治问题。

关于丘吉尔的独生子伦道夫，情况却不同，而且最后的情况要可悲得多。伦道夫爱吵架，他的观点很有说服力，是个出色的作家。在他情绪处于最好状态时，是个令人着迷的伴侣，容貌同他的母亲一样漂亮。他的一双伶俐的灰色眼睛，朝后梳的浅色头发，他的英俊漂亮的面孔，这些特点表明这个青年似乎注定要在他的国家的生活中取得显著成就。

丘吉尔对自己的儿子十分溺爱。他认为，自己在幼小时，遭父母忽视，那时只有他的保姆埃弗雷斯特夫人是对他关心的。因此，丘吉尔决心不让他的儿子再有这样的遭遇。当伦道夫还是小学生的时候，丘吉尔就急切地让孩

子参与他自己的活动，并同他自己的政治朋友结交。在儿子只有十几岁的时候，丘吉尔就让他同伯肯黑德勋爵、劳合·乔治大臣或比弗布鲁克勋爵一道进餐，不仅鼓励伦道夫听他们谈话，而且还鼓励他同他们争辩。不足为奇，这样一来，相比之下伦道夫就觉得他的同学是一些无聊的伴侣了。当他的注意力本应放在代数、法文语法和拉丁散文上的时候，他的眼睛却牢牢地盯着显赫的高级职位。有一次他大言不惭地对丘吉尔的一位同事说："我相信我21岁就应该进入下院，23岁就担任要职。要是有人不同意我这个信念，我不愿同他争辩，因为我认为这是肯定无疑的。"

丘吉尔的夫人克莱门蒂娜很快快地注意到儿子身上日益增长着的危险情绪。丘吉尔的朋友林德曼教授和布伦丹·布雷肯也都认识到了这种危险。尽管他们提出警告，丘吉尔本人却坚持其错误，继续宠惯伦道夫，并鼓励他好高骛远。这是一件蠢事，结果使伦道夫在狂妄不羁的道路上愈滑愈远。

丘吉尔的儿子伦道夫，早年曾去美国作过一次成功的讲演旅行。在美国，他的潇洒仪表，他的讲话才能和他的充沛精力博得了好评。不久，他离开牛津，不同父亲商量就在韦弗特里的补缺选举中进行竟选。他分散了保守党的选票，由于他的干扰，工党候选人获胜了。后来，他拥护丘吉尔对印度的政策，这项政策同鲍德温政府的政策截然相反。但是，他还违反丘吉尔的意愿，在另一次补缺选举中全力支持邓肯·桑兹的反对者，结果完全失败了。

由于伦道夫经常闯乱子，因此同他父亲的关系不再像以前那样好了。每当他回家时，总要高声抱怨政府的政策，抱怨将军们的战略和政府成员的素质。在契克斯别墅的午宴上，他会跟他父亲进行争辩，说话的用词使在座的将军或大臣感到震惊和困窘。伦道夫骂起人来也是别具一格的，往往具有独创性。在一次宴会上，他同他的东道主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另一个客人，英国石油公司的一位经理，也参加了争论。伦道夫对着他大声嚷道："你没有什么可说的，你只是石油店里的一个伙计。"由于伦道夫狂妄，不服管教，因此树敌太多，同时也给丘吉尔找了不少麻烦。毫无疑问，造成不幸的部分原因是，他是在一棵大树底下长大的，一棵小树在大树的庇荫下，很难茁壮成长。

他的儿子虽使丘吉尔失望，但是他的两个女婿却使他找到了在儿子身上失去的东西。他的长女黛安娜嫁给了邓肯·桑兹，桑兹在外交界工作几年后成为议员。桑兹是一位很干练的年轻人，他的才智给丘吉尔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第二次大战初期，在丘吉尔为唤醒议会和人民认识纳粹的危险所作的艰苦斗争中，桑兹支持了他的岳父。因此，当丘吉尔接任首相时，桑兹就暂时参加了内阁办公室的工作，并间接地同林德曼教授和供应部参与了研制秘密武器的工作。不久他被任命为陆军部的财政秘书。此后他在政治阶梯上非常容易而迅速地升了上去，在几任首相的领导下连续担任内阁的职务。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邓肯·桑兹在周末是丘吉尔别墅的常客。他在若干问题上的观点不同于他的岳父，跟林德曼的观点更不同，但他至少有其他大臣所垂涎的机会在最高阶层发表意见。1945年以后，在丘吉尔成为反对党领导人的时候，桑兹是他在欧洲旅行时的伴游者。丘吉尔为欧洲的团结而努力，在苏黎世、卢森堡和海牙发表了极其有力的演说，这主要是由于桑兹对欧洲事业的热情所促成的。

丘吉尔的一门更为重要的亲戚是在1947年出现的。那时，玛丽·丘吉尔嫁给了克里斯托弗·索姆斯。新郎是科尔斯特里姆警卫队的军官，在巴黎担

任副武官。在选择配偶问题上，丘吉尔相信他女儿的洞察力，因此他毫不犹豫地欢迎了这个新来者。他把新娘和新郎安置在离查特韦尔只有几百码的查特韦尔农场。丘吉尔很喜欢这个和他相差 46 岁的女婿。克里斯托弗不仅健谈，而且完全愿意同丘吉尔进行纸牌赌博。接连出生的五个孩子的到来更加强了这几代人之间的关系。

克里斯托弗举止大方，组织能力很强，他管理的农场井然有条，甚得丘吉尔的赏识。丘吉尔常同他商量私事和财政事务，不久他就成了岳父的一个不可缺少的伴侣。1949 年，由于克里斯托弗的影响，丘吉尔开始热衷于赛马。温斯顿对赛马一无所知，但是他确实喜欢赌博。由于他敬爱他的父亲，因此恢复伦道夫勋爵的赛马服装使他感到十分兴奋。

后来，在克里斯托弗的鼓动下，丘吉尔花费 1500 英镑买了一匹名叫“ 殖民者第二 ”的灰马。这匹马在十一次比赛中获胜，博得观众的高声赞扬，丘吉尔对此十分高兴。然后克里斯托弗又买了几匹母马和一个种马饲养场，这个饲养场的价值大增。几匹好马，例如“ 维也纳 ”和“ 高帽 ”，都是在那里饲养的。丘吉尔于是被选为赛马俱乐部的成员。他对于影响他的马的前途的每一件事情都很感兴趣。赛马场上的胜利，又燃起了丘吉尔向往生活的激情。丘吉尔的儿子伦道夫对他的妹夫所获得的这种影响很嫉妒，轻蔑地称他是‘ 马师傅 ”。

在 1950 年 2 月的大选中，克里斯托弗 ·索姆斯当选为贝德福选区的议员，他以越来越大的多数保持着这个席位。丘吉尔在 1951 年至 1955 年的首相任期内，没有太快地提升克里斯托弗。他满足于任命这位女婿为他的政务私人秘书。丘吉尔认为，克里斯托弗是正在成长中的一位政治家，他之所以对他的女婿有好感并加以赞扬，并不仅仅由于家庭之爱的缘故。

克里斯托弗在担任首相政务秘书期间，行事谨慎，在涉及他岳父的安洋、幸福的公开形像时，他愿作出任何努力。他成了丘吉尔的得力助手。在研究一份详细说明对某项难办的建议的反对意见和赞成意见的复杂文件时，他能指出一两个需要作出决定的、真正重要的意见，而抛弃基本上是无关重要的论点；他能够提供合乎常理的基本判断。他没有利用他的职位来煽动首相赞成鲁莽的建议；他没有为了他的朋友而利用他的影响，也没有利用这种影响来反对他所不喜欢的人；他很快理解了下院后座保守党人的“ 观念 ”；他不带偏见地向丘吉尔汇报了大家的政治看法。

丘吉尔的一位挚友说，要是没有克里斯托弗 · 索姆斯，丘吉尔的最后一届政府可能不像它事实上那么稳定和成功。克里斯托弗对他岳父的帮助，对于大大增加保守党在议会中的多数作出了贡献。丘吉尔的继承人安东尼 · 艾登正是以这种多数在 1955 年 5 月的大选中获胜。为此，艾登让克里斯托弗担任了空军部大臣的职务。这对克里斯托弗来说，是他走向承担更大的责任并在适当时候获得国际声誉的道路上的一个踏脚石。

现在回过头来再说丘吉尔来到海军部之后，国际形势日趋紧张，为了加强战备，他首先建立了参谋人员的值班制度。参谋人员每天在地图上用小纸旗标出德国海军舰队的部署情况。丘吉尔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详细了解潜在敌军舰队的活动。虽然他还掌握了德国舰队情报的其他来源，但他坚持悬挂这张大地图，目的是使自己的同事“ 经常保持敌情观念 ”。

丘吉尔是一个精力充沛、非常好动的人，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海军部的“ 恩香特雷斯 ”快艇上度过的。他视察了所有最主要的海军基地，几乎走

遍了所有的大型军舰，详细了解舰队的部署情况和舰队的需要。丘吉尔想要建立一支能迅速打垮德国舰队的英国舰队，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1912 年 1 月，柏林佯称想同英国就海军装备问题进行谈判，而且准备接待丘吉尔。但是，丘吉尔对去柏林谈判不感兴趣。也许英国政府想派一位比较稳健而又老练的政治家，所以选中陆军大臣霍尔登前去柏林。但是，当霍尔登一到柏林，德皇威廉二世就马上在国会宣布，要大幅度增加对陆军和海军的军费开支。他说：“ 支持和加强德国在陆地和海上的国防实力，是我的永恒职责和本分。 ”威廉皇帝又补充说，德国人民“ 并不缺少能够拿起武器 ”的年轻人。

丘吉尔对此反唇相讥，他说，“ 英国从来不缺海员，因为英国的儿童受到热爱海洋的教育，有当海军的思想准备。 ”他强调，“ 英国海军是一支无比强大的防御力量。它直接关系到英国本身的生死存亡。而德国海军，从某种意义上说，对德国人是一种奢侈。 ”

丘吉尔的讲话，引起柏林的极大愤懑。双方剑拔弩张，中间经过两年多的时间，举世瞩目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正是：大炮一响，黄金万两；激烈争夺，人民遭殃。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第八章　海军统帅

欧洲大地起苍黄，海军大臣费思量；

紧锣密鼓忙开战，求功心切“泡了汤”。

从丘吉尔担任海军大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间经过了 33 个月。这期间，丘吉尔加紧进行战备，他认为大显身手的机会就要到了。

1914 年 7 月 28 日，奥匈帝国以皇位继承人、臭名昭著的军国主义分子弗兰兹·斐迪南被枪杀为借口，对塞尔维亚正式宣战。28 日午夜，奥匈军队在德国的驱使下，开始炮击贝尔格莱德。随后烽火弥漫，整个战争机器便急速转动起来。俄国原想以牺牲塞尔维亚来暂时避免与德、奥开战，不料奥、匈仍对塞宣布了战争。尽管它还未完全准备好，这时也不得不提前作战。7 月 30 日，俄国宣布总动员。次日，威廉二世宣称“德国已处于战争威胁状态”，并以此为借口，当晚向俄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俄国在 12 小时内取消总动员令。俄国未予置理。8 月 1 日，德国下令总动员，并于当晚 7 时向俄国宣战。

7 月 31 日，德国在向俄国发出照会的同时也向法国送交了一份照会，并提出：在德俄一旦发生战争时法国是否愿意保持中立。法国外长回答德国大使说：“关于法国的行动，事先什么也不能告知，并将保留行动的自由。”法国得知德国向俄国宣战，决定同俄国站在一起共同对德作战。8 月 1 日，法国总统彭加勒下令总动员。8 月 3 日，德国制造了法国飞机侵犯德国领空和法军挑起边界冲突的谎言，并以此为借口对法国宣战。德国总参谋部为了实行施里芬——毛奇作战计划，8 月 2 日将一份最后通牒送交比利时，要求允许德军进入比利时对法军作战，并限在 24 小时内答复。比利时拒绝了德国的要求，同时向英国求援。

8 月 2 日晚，英国外交大臣格雷向法国保证：英国海军一定按照两国海军协定的规定，保护英吉利海峡和大西洋的法国海岸。8 月 3 日，英国内阁举行会议，决定参战。8 月 4 日，德国进攻比利时。当天，英国以德国破坏比利时中立为借口，对德宣战。这样，欧洲各帝国主义大国，除意大利还在动摇外，都卷入了这场罪恶和血腥的大厮杀。帝国主义发动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就这样全面开始了。

丘吉尔对这次大战的爆发，兴高采烈，他认为这样可以显示他的“统帅英才”了。在他给妻子克莱门蒂娜的信中写道：“万事有艰险，万物皆毁灭。我感到有趣、快乐和幸福。这不可怕吗？对于我来说，参战完全是引人入胜的事，让上帝原谅我这些丑恶而轻率的情绪吧！”

在战争初期就已经看出，丘吉尔在海军部的活动富有成果。舰队做好了战争准备。海军上将费希尔认为，战争可能在 1914 年下半年开始。丘吉尔显然是同意这个看法的，所以 1914 年英国海军没有进行一年一度的例行军事演习。相反丘吉尔命令海军进行动员训练，在动员训练过程中，舰只和全体海员都做好了战争准备。训练从 7 月中旬开始，于 7 月 17 日和 18 日以传统的阅兵式结束。在通常情况下，阅兵式之后舰队就解散了，舰只开回自己的基地。可是 7 月 20 日海军部宣布命令，令第一舰队保持集结状态。1915 年当丘吉尔离开海军部时，原陆军大臣基奇纳对他说：“您永远可以引以自豪的是，我们的海军已经完全做好了战争准备。”

英国参战前十来天，政府研究了对待战争的态度问题。当时丘吉尔坚决主张迅速参战，并要求进行紧急动员。丘吉尔看到政府有些人犹豫不决，就

让自己的朋友史密斯向保守党的领袖了解，在自由党政府内部就战争问题出现分歧的时候，他们是否同意成立联合政府。8 月 1 日德国向俄国宣战，丘吉尔夫经政府批准便擅自命令海军全面动员。显然，他想通过这种办法推动政府向德国宣战。尽管这种独断专行可能得不到人们的喜欢，但这是迈出了勇敢的一步。对他来说，一切进行得很顺利。第二天，政府批准了丘吉尔动员海军的决定。1914 年 8 月 4 日英国向德国宣战了。

为了准备这次战争，丘吉尔不仅进行了充分的物质的和技术的准备，而且在人事上也进行了重大改革。他关心的第一件事是，在海军部也仿照陆军部设立参谋部。在设立参谋部之前，丘吉尔不得不撤换了许多担任舰队指挥要职的海军将领。第一个被撤职的是要对海军战备不力负重大责任的阿瑟·威尔逊勋爵。在威尔逊之后，又撤换了许多不同意新方针的海军将领。丘吉尔还下决心撤换了一些年老的跟不上形势需要的海军将领。他的朋友约翰洋洋得意地写道：“ 我还从来没有看到过任何一个人能够做到这一点。 ”设立海军参谋部，要克服不少困难。丘吉尔想把参谋部归自己直接管辖，使自己成为“ 名副其实的海军统帅 ”。这一改革，虽然遇到一些将领的强烈反对，但他仍我行我素，强令贯彻执行。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丘吉尔还在他的顾问费希尔将军的协助下，对英国海军进行了两项重大改革。他们把军舰上的 13.5 英寸口径炮，换上了 15 英寸口径炮。由于战争迫近，演练和试验这种新型武器的时间不多，所以确定采用这种武器需要有异乎寻常的决心，并要对在军舰上使用这种武器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负完全责任。实际上设计者的计算是正确的，一切进行得很顺利。

后来，丘吉尔和费希尔又决定把军舰烧煤改为烧石油。使用石油燃料能提高军舰的速度和机动性，会给英国海军带来很大的优势。可是出现了一个问题，从哪儿获得新的燃料呢？英国煤炭过剩，国内根本没有石油。丘吉尔决定设法从伊朗弄到石油，为此建立了英国——伊朗石油公司，英国付给伊朗一笔数目不大的款子，取得在伊朗的勘探、开采和加工石油的垄断权。公司的大多数股份都归英国政府所有。丘吉尔采取的措施明显地加强了英国海军的战争准备，随着战争的日益临近，这一点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在 20 世纪，海洋霸权是帝国主义世界霸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帝国主义争霸的炮火燃遍整个欧洲大陆的时候，在海上也展开了激烈的争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主要是英德两国进行海上争斗。其他国家海军都是防御性的。如法国海军主要任务是保卫协约国地中海的航道，俄国海军则守卫波罗的海和黑海，奥匈的舰队是维护本国在亚得里亚海沿岸港口。

英国以“ 海上霸王 ”自居。它拥有一支强大的海上武装力量。大战开始时，英国拥有无畏舰 30 艘，战列巡洋舰 11 艘，战列舰 38 艘，巡洋舰 113 艘，驱逐舰 229 艘，炮艇、鱼雷艇 68 艘，潜艇 84 艘，总吨位约 200 多万吨，是世界上最大的一支海军力量。

1914 年大战开始时，德国海军力量居世界第二位。它拥有无畏舰 20 艘，战列巡洋舰 7 艘，战列舰 19 艘，巡洋舰 53 艘，驱逐舰 140 艘，炮艇、鱼雷艇 55 艘，潜艇 31 艘，总吨位约 107 万多吨。它的舰队主力集中在赫尔果兰岛、基尔和成廉港。在波罗的海上，俄国海军建设计划尚未完成，德国有一支强大的“ 公海舰队 ”，因而德国在这里占有优势。大战开始时，德国在地中海有两艘军舰，一艘叫“ 盖本 ”号，一艘叫“ 布勒斯劳 ”号。这是德国最

先进的战斗巡洋舰。它们伺机拦截英、法商船，威胁协约国海上交通。后来在英、法出动大量舰只追击下，这两艘军舰被迫逃往黑海，驶向君士坦丁堡，加入土耳其舰队。

1914 年 8 月 4 日深夜，英国海军根据丘吉尔大臣的命令驶入北海，进入作战状态。当时，英国在海上总的战略意图是：一、切断德奥海上通道，并击沉其海外一切船舶，力图保持制海权；二、护送赴法的英国远征军和战略物资；三、保证通向海外各殖民地的航线和本岛沿岸的安全。此外，英国海军大臣丘吉尔依仗自己居于优势的舰队，欲完成这样一个海上作战计划：攻取波康和其他德国岛屿作为舰队的基地；控制赫尔果兰海域，然后进攻基尔运河，彻底歼灭德国舰队。如果这个计划实现，英国舰队便可进入波罗的海，配合俄国海军，在高柏林 100 海里以内的地方登陆，并且可以争取丹麦参加联军对德作战。

德国估计到，英国将运用强大的舰队对德进行海上封锁，因此计划在英国通向德国的重要海道上布雷，并运用潜水艇作战，以水面舰只小规模的进攻来配合，这样逐渐削弱英国海军力量，力求尽快达到与英国海军力量的平衡。然后，在海上总体战中消灭英国海军。海战初期，德国舰队在安的列斯群岛水域、印度洋和太平洋上展开了巡洋舰战役，打击协约国分散各海域的舰队和运送军火物资的商船，使以英国为首的协约国集团受到了沉重打击。这一度引起了英国海军指挥部的惊恐。

在太平洋上，德奥共有八艘巡洋舰，都停泊在中国的青岛。大战爆发后，德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冯·比士为了避开英、日舰队的锋芒，寻找战机，便率其中五艘悄悄驶出青岛，到南美洲一带活动。1914 年 11 月 1 日，这支舰队在智利科隆尼尔海面遇到了由英国查理·克拉多克指挥的一支弱小舰队。黄昏时分，双方展开战斗。英主力舰“好望角”号被德舰击沉，克拉多克与舰上 1400 多官兵一起葬身海底。另一艘英舰“蒙默斯”号也相继沉没。其余两艘见势不妙，仓皇逃遁。

这次战斗使英国甚为震惊。丘吉尔决心报复。他随即派遣海军少将多夫顿·史特梯率领七艘战舰前往甫大西洋。这支舰队于 12 月 7 日抵达阿根廷附近的福克兰岛，与逃回来的两艘英舰会合。这时，英方通过电台侦察到德国舰队的行踪。12 月 8 日，当德国舰队一心追赶逃敌的时候，遭到了埋伏在福克兰岛附近的英国舰队的伏击。德方本以为自己占优势，正想猛攻，不料，英舰愈来愈多，方知中计，但为时已晚。经过激烈战斗，德国“格尼森诺”号、“沙尔霍斯特”号、“来比锡”号以及“纽伦堡”号被击沉，只有“德累斯顿”号逃脱。德国舰队司令冯·比士和他的舰队同归于尽。经过 1914 年至 1916 年的海上角逐，德国在外海的巡洋舰队便销声匿迹了。从此，“大洋上面安静了，德国的海战旗不再飘扬了”。

在胜利的鼓舞下，丘吉尔决心在欧洲附近的北海海域与敌人进行决战，力图一举歼灭德国海军的主力。1914 年 8 月 28 日，英德主力舰队在北海赫尔果兰岛进行了首次海战。这天早晨，天气晴朗，海水如镜，英海军舰队分四队，从西北、正东和西南三个方向驶向赫尔果兰岛。赫尔果兰岛离德国本土仅 30 海里，是基尔运河的咽喉。德国把基尔运河作为自己的海军根据地，在赫尔果兰岛上布置了 364 门大炮，以守卫自己的海上门户。

德国海军依仗岛上的火力，出动一小队驱逐舰和数艘巡洋舰应战。英国潜艇和驱逐舰向西北方向以假退为诱饵，使德舰中计，双方巡洋舰和驱逐舰

的舰队在该岛西部展开激战。英舰队畏惧岛上的大炮，未敢深入而撤退。此后，德舰队发现英国只有潜艇和驱逐舰在附近活动，便误认为英主力舰已远去，就大胆出击。英舰队主力闻讯赶到。此时，面对占绝对优势的英国舰队，德舰队因退路已被阻隔而不得不迎击，投入这场毫无胜利希望的战斗。经过数小时的海上激战后，德巡洋舰“美因兹”号、“科隆”号和“阿利阿德尼”号被击沉。“斯恃拉斯堡”号受重创，还有一艘驱逐舰被击沉。德国舰队受到重大损失。

1915 年 1 月 24 日，英德海军在北海的多格滩水域又进行了一次海战。这次德国海军出动重巡洋舰一艘，轻巡洋舰一艘，还有一个驱逐舰分队，来报福克兰岛海战失败之仇。德国扩大了赫尔果兰北面的水雷区域，然后以潜艇绕开，企图诱使英舰队进入水雷区域。但英国舰队侦察到了德国舰队的行动计划，避开水雷区绕道前进。双方交战于多格滩海域。这次海战结果，英国舰队仍占优势，以德国失败而告结束。德舰“蒲留歇”号沉没，“散得利兹”号、“毛奇”号和“特弗令格”号受创。同时，英舰“狮”号也受重创。

英海军虽在北海经过两次海战，但战斗规模不大，丘吉尔的进攻计划仍未如期实现，于是在北海转为对德国封锁。到 1915 年初，海战的中心移到了近东。帝国主义交战双方都极力争夺近东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君士坦丁堡。德国企图通过德、土联盟，在经济上、政治上向波斯渗透，打击英国在中东的地位，威胁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同时阻挡俄国和英国、法国的联系。所以，德国一心想把君士坦丁堡变为向中近东扩张的桥头堡。

英国海军转战近东的目的，正是为了打击德国在这一地区的活动，夺取加利波利，进入马尔马拉海，占领两个海峡。割断土耳其与德、奥的交通，迫使土耳其退出战争，并沟通与俄国的联系。1915 年 1 月，实施这一作战计划的机会来到了。在土耳其公开加入德国一方作战后，俄国陆军总司令尼古拉维奇大公拜会英国军事领导人，请求英国在近东地区采取行动，把对高加索俄军造成很大压力的土耳其军队引开。伦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讨论，最后，做出了发动达达尼尔战役的重大决定。按照丘吉尔的意图，这个战役不仅要迫使土耳其退出战争，而且还要迫使德国同协约国媾和。丘吉尔想，马尔马拉海将是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地方，他要在赢得这次胜利中起主导作用。

1915 年 1 月 13 日，丘吉尔在由重要大臣、元帅和海军上将组成的战时委员会上，说明了自己的作战方案。除了财政大臣劳合·乔治外，所有战时委贝会成员都同意海军大臣的意见。会议决定委托海军部组织海军远征军，准备在二月份轰炸并占领加利波利半岛，具体目标是君士坦丁堡。以这次会议为开端，暴露出英国军队涣散、混乱，陆、海军的军事家之间互不协调的弱点。这些弱点在后来的军事行动中都表现出来了。

英国内阁和战时委员会虽然作出了由海、陆军协同发动达达尼尔海峡战役的决定，但是英国陆军迟迟不动。丘吉尔等不及了，他求取荣誉心切，并且不愿意同其他任何人分享。1 月 19 日，没等陆军到达，舰队就单独开始攻打达达尼尔海峡地区的土耳其要塞。最初十天，战役进展得很顺利，外围要塞很快被摧毁。出乎意料的是，土耳其抵抗得很顽强，舰队无法向前推进。2 月 19 日《泰晤士报》登出一篇社论，夸大夺取海峡对战胜德国的意义，造成一种心理气氛堵住政府的退路。

3 月 18 日，丘吉尔再次下令攻打达达尼尔海峡。军舰猛烈地轰击土耳其

要塞，压得对方几乎无法还击。眼看胜利在握。但是，当军舰继续向前行驶时突然触雷，有三艘大军舰沉没，其他四艘失去了战斗力。在几分钟之内，强攻海峡的军队损失近半。从此海峡上的海战再也打不响了。

从海军舰艇停止炮击土耳其要塞，到陆军参战，已经过去了五个星期。在这期间，土耳其人采取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来加强加利波利半岛的防御。德国人也看出英国人的意图，所以尽一切可能帮助土耳其人。指挥土耳其军队和领导半岛要塞的是德国冯·赞德尔斯将军。半岛地形峭壁重叠，也有利于半岛的防御，所有这些都给英国陆军的进攻带来了困难。但是，尽管如此，如果攻占半岛的战役计划事先准备充分，海、陆军协调一致，紧密配合，英国人是十之八九有可能取得成功的。

保守党报刊利用达达尼尔海峡战役的失败，对丘吉尔发动了猛烈攻击，并力求把他赶出内阁。当时，《晨邮报》刊登了一组文章，标题是：《不求甚解的怪人》、《不求甚解的海军将领》、《反对专家的政治家》、《丘吉尔其人太多》。保守党领袖鲍纳·劳还发表声明说：“如果丘吉尔不辞职，保守党人拒绝参加联合政府，拒绝支持阿斯奎斯领导的内阁。”当时国内局势和下院的力量对比，已对自由党人是一个严重威胁。经过反复协商，只好免除了丘吉尔海军大臣的职务和战时委员会成员的资格，在联合政府中只给他保留了一个不管部大臣的名义。

“不管大臣”是个报酬可观而又不须付出任何劳动的清闲职务。按照劳合·乔治的说法，“这种职务通常是为新阁员或年老体弱、德高望重的政治家准备的。”丘吉尔实际上被免职了，并且失去了左右政府的可能性。劳合·乔治写道：“由于建立联合政府，丘吉尔好像从一个大副被贬到甲板上，只干点杂活儿。”

对丘吉尔来说，最大的打击是失去了参加领导战争的机会。他对此十分沮丧。当时丘吉尔对李德尔勋爵说：“我是一个没有发展的人。”李德尔指出：“你才 40 岁，不可能没有发展，你有非凡的能力。”丘吉尔回答说：“从各方面来说，我都是一个不能再有发展的人了，但我感兴趣的是战争，是打败德国人。我有过很高的地位……有过杰出人物才能担任的高薪职位，这一切都变成了泡影，可我正是为了这一切才活着的啊！”

丘吉尔丧失了直接领导战争的权力，但仍继续宣传把攻占海峡的战役进行到底。他坚信，那儿是“通往胜利的捷径”。但是政府知道，情况并非如此。政府这时正在设法从因为听信丘吉尔而掉进去的那个泥坑里拔出腿来。将军们主张撤退。现在已经不是威望问题，威望已无法挽回，迫切需要的是估量当前可能遭受的损失。1915 年 11 月终于决定全部撤出加利波利半岛。

在攻打达达尼尔海峡的失利战役中，协约国总共投入了近 50 万兵力。其中英国官兵阵亡、被俘、下落不明或死于疾病的达 4.3 万人，若把送到后方的病号包括在内，英国的损失达 4.7 万人。

按照英国的惯例，为了查清政府或机关工作中出现的重大失策和错误，一般要专门成立一个皇家委员会。1916 年议会建立了调查达达尼尔战役情况的委员会。委员会严格按照法律来评论某些国务活动家和军事家的行动。委员会认为，首相、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应对达达尼尔战役的失败负主要责任；还认为丘吉尔的任何错误行动都构不成罪行，因为他总是同自己的海军顾问协商行事的，而且总的战役计划又是经过内阁和战时委员会批准的。

委员会依据正式法律作出的结论是公正的。但是，丘吉尔在下院的政敌

却攻击说，达达尼尔战役的主要责任在丘吉尔。如果丘吉尔不向政府提出这一主张并千方百计地说服政府、陆军和海军领导人同意进行这一战役，无疑这一战役是打不起来的。由于丘吉尔的战役计划遭到失败，人员和物资蒙受重大损失，使得英国威信扫地。这一切给丘吉尔精神上和政治上带来相当大的打击，对他长期产生不良影响。

英军从加利波利半岛撤退以后，丘吉尔没有理由继续参加战时委贝会。他在政府中的职务并没有赋予他这个权力。因此，当战时委员会改为战时内阁时，丘吉尔就被排除在外。这就是说，他实际上是一位享有高薪待遇但不起作用的官员。这种处境使性格活跃的丘吉尔无法忍受。而他想在政府中得到一个能够参与指导战争的职位，已毫无希望。保守党人把丘吉尔孤立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丘吉尔做出了一项惊人的决定。正是：海涛滚滚遮天暗，狼烟腾腾罩地昏；战争失利处境厄，大臣遭贬心难忍。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第九章　罢官以后

海军大臣被罢官，愤愤不平去前线；

誓死沙场报帝国，讽刺挖苦成笑谈。

丘吉尔被解除海军大臣职务和被排除战时内阁以后，一直愤愤不平，一气之下辞去了所谓“不管大臣”的头衔，毅然奔赴法国参加陆军作战部队，军衔是少校。

据丘吉尔的朋友比弗布鲁克勋爵回忆，1915 年 11 月 18 日，牛津步兵团军官丘吉尔少校出发去法国。他写道：“全家人包括女仆都去欢送这位战士——国务活动家，他挂着军刀站在一旁。他忠实的秘书埃迪·马什站在台阶上哭了……伦道夫勋爵夫人站在更高处，想到自己杰出的儿子要到战壕里去而完全绝望。唯独温斯顿，丘吉尔夫人沉着冷静，精神饱满，并且怀有远大抱负。”现在，当政治上的升迁对丘吉尔来说已无指望的时候，他来到前线，决心从军事上获取功名取得新的荣誉。

当丘吉尔在法国沿岸地带的布伦登陆时，在法国的英国远征军总司令的私人汽车已在那里等候。弗伦奇伸开双臂拥抱客人，仍然像接待战时内阁成员那样接待他的老朋友，并为他准备了精美的午餐。第二天，总司令问丘吉尔想在部队里干点什么。他回答道：“命令我干什么就干什么。”弗伦奇建议丘吉尔指挥一个旅。这就意味着丘吉尔得到了陆军准将的军衔，要指挥有 4000 人的一支队伍。丘吉尔愉快地接受了这一建议。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没有指挥任何陆军部队的经验。因此，他明智地提出，先到前沿作战部队，当一名下级军官，哪怕是一个月也好，学习一些陆军工作的经验。丘吉尔希望在近卫师里见习。他的要求得到了同意。

远征军司令虽然对丘吉尔非常热情，但是近卫师的官兵们却不大欢迎这位前大臣。丘吉尔来到部队时，这里的上校团长很冷淡地对他说：“我认为应该告诉你，委派你到我们这里来的事没有同我们商量。”此外，还有别的原因使丘古尔的处境更加困难，就是部队军官大部分都持有保守党的观点，而他被看作是自由党人。这就增添了他们对新来少校的不满情绪。丘吉尔知道，他在部队必须谨慎从事，努力搞好和同事们的关系。尽管这样，他有时还受到嘲弄。有一天丘吉尔接到命令，要他到军长那里去。通知他在离驻地大约五公里的十字路口处，有一辆汽车会把他带到军指挥部。丘吉尔走过一段十分泥泞的路，终于到达预定地点，但这里并没有什么汽车。过了一小时，只来了一个联络官通知他说，汽车走错了路，开到别的地方去了。又说，现在要到军指挥部那里去反正是晚了，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只是那里的长官想见见你。丘吉尔不得不踏着泥泞的道路返回前线，他边走边生气，火冒三丈。回到驻地的时候，人们却说他是个幸运的人。原来，当他走了不久，德国人的炮弹击中了丘吉尔所在的掩护所，整个掩护所已被彻底摧毁。

英国保守党人把丘吉尔赶出战时内阁后还不解气，他们和阿斯奎斯首相串通一气继续收拾他，极力阻挠他担任重要的军事职务。

1915 年 12 月 16 日，下院保守党的成员赫脱问陆军大臣的次官：“是否真的答应让温斯顿·丘吉尔少校指挥一个陆军旅？这位军官指挥过陆军营没有？他作为一名陆军军官在前线呆了几个星期？”次官辛辣地讽刺说：“我没有得到让一位令人尊敬的和勇敢的朋友指挥一个旅的通报；至于问题的第二点，我查阅了有关资料和其他来源的正式情报，我的令人尊敬的和勇敢的

朋友，从未指挥过步兵营；在回答问题的第三点时，我可以说，如果从他去法国的那天算起，到今天丘吉尔当陆军军官大约四个星期。”下院议员对次官的回答付之一笑。接着又一位代表对次官说：“令人尊敬的先生是否清楚，如果这一任命生效，将被下院内外的许多人看成是一件天大的丑闻。”

没过一个月，远征军司令弗伦奇为杜加斯·黑格将军所取代。弗伦奇请求黑格让丘吉尔出任旅长，但遭到坚决的拒绝。黑格声称，如果丘吉尔想做个军人，就应当通过所有军阶逐级升迁。丘吉尔只得到中校军衔，由他指挥的不是一个旅，而是一个步兵营。这对贪图功名的丘吉尔来说，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从这时起摆在丘吉尔面前的只有两个前途：或者当个枯燥乏味的普通陆军军官，很可能中上德国的子弹而阵亡或受伤；或者放弃陆军工作，利用议员的身份和地位，回英国从事政治活动。丘吉尔考虑到他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来到军队服役的，后一种选择极为不妙。不难想象，在 1915 年的寒气逼人的深秋，丘吉尔在法国呆在肮脏的战壕里的时候，他对保守党和阿斯奎斯的仇恨定会与日俱增。

丘吉尔被分配到苏格兰步兵营当营长。他在那里就像从前在近卫团那样，同样遭到白眼。在部队里人们讨厌“万恶的政治家”，这是当时陆军界对政治家的称呼。但是，丘吉尔想方设法和战士们打成一片，很快就在那里站住脚了。他来到这个营的第二天就把自己的部下集合起来，向他们宣布：“弟兄们，向虱子开战。”丘吉尔向官兵们详细讲解虱子的危害，还讲到如何同它们进行斗争。这一举动，果然收到良好的效果。使大家高兴的是，作为马尔巴罗公爵的后代，他是第一个能够如此平易近人地对待普通苏格兰官兵的人。丘吉尔不仅和大家一起歼灭虱子，而且还把自己带来的白铁浴盆高兴地借给官兵们使用。

丘吉尔不仅在生活上力求和官兵打成一片，而且在作战时也机智勇敢，不畏艰险。他对人们说，“作战是一种游戏，应当满面笑容地作战。”丘吉尔不安分守己的本性在战壕里也有所表现。他常常在夜里命令官兵在自己管辖的地段开火。德国人害怕偷袭，也同样开火还击。有一次相互对抗很长时间。这一点使友邻部队非常不满意，因为没有必要使官兵的神经不得安宁，妨碍他们休息。营里的官兵对丘吉尔如此积极也十分不满，有一次在对抗射击时，丘吉尔问一位站在身旁的士兵：“难道你不喜欢战争？”其实丘吉尔所喜欢的战争，是由他一手所导演的战争，并希望在战争中成为举世瞩目的英雄。

就这样，丘吉尔在前线度过了将近四个月。1916 年 3 月，他在给自己的好友比弗布鲁克勋爵的信中透露，他想退伍返回英国，他写道，英国政府对战争的领导不力，他要设法改变现状。丘吉尔认为，这是他离开前线的最有说服力的理由。他一回到伦敦，就积极参加了议会关于海军拨款问题的辩论。他在辩论会上作了重要的“纲领性的发言”。从丘吉尔的表现看，他仿佛不是一位陆军军官，而是一个政府领导成员。他教训首相应该如何改组海军部，如何进行战争。丘吉尔在发言时明确地建议政府把他从前线召回来担任领导战争的重要职务。对他的发言英国报刊作了如下评论：“这是一次要求领导权的发言”，“是一次试图返回政府的发言。”

丘吉尔渴望回来参加政治活动的首要目的是，设法恢复自己的名声，寻找机会重返政府。实际上这意味着要说服公众舆论，相信丘吉尔在加利波利

半岛的悲剧中毫无责任，这场有理的战役的失败，不是由于他的过错所造成的。丘吉尔只有把错误归咎于别人，才能证明自己无过。阿斯奎斯十分清楚，丘吉尔在极力洗刷自己，同时破坏他和基奇纳的名声。所以首相坚决拒绝公布丘吉尔事先准备好的有关达达尼尔海峡战役的材料。拒绝的理由是，战时不允许泄露秘密。

不过，当时的形势对丘吉尔返回政府来说的确困难重重。公众舆论反对他，保守党人一如既往仇视他。英国报纸反映了这一情绪，表示反对丘吉尔参加领导国家事务。《世界》周报写道：“‘小歌剧团’到安特卫普的旅行，使英国人民在全世界面前丢丑，丘吉尔必须对此负责，他要对当代最大的军事悲剧达达尼尔海峡的致命远征负责。”

到了 1916 年，丘吉尔已有三个孩子：大女儿黛安娜七岁，儿子伦道夫五岁，小女儿萨拉两岁。在困难的时刻，妻子克莱门蒂娜一向是丘吉尔的可靠支柱。她百般安慰丈夫要摆脱由于政治上的不幸所带来的忧伤。她总是那样安详、乐观，至少从外表上看是这样，她相信一切都会顺利地过去。她努力使被时代捉弄得悲观和忧郁的丘吉尔树立起信心。克莱门蒂娜极力支持他喜爱画画的热情，邀请许多美术爱好者到家里来作客。

在丘吉尔被罢官的日子里，有一天李德尔勋爵问他今后的生活打算怎么办。丘吉尔回答道：“挣钱谋生，继续画画。画画是极大的安慰。离开海军之后，画画帮助我经受住残酷时刻的考验。”丘吉尔具有杰出的画画才能，显然是从他妈妈那里继承下来的。起初，他使用侄儿的颜料，后来购置了一个画家所必需的一切用具，并且让埃迪·马什做模特儿。他以前的部下海军装甲汽车营的一些军官对他深表同情，把他的一张画推荐给英国著名的画家约翰·利维里。不久丘吉尔便成了利维里的一个勤奋的学生，完全埋头于画画之中。丘吉尔在城郊农场主的庄园避暑，经常穿一件长到膝盖的奶油色工作服坐在花园里画风景画。当人们请他去作客时，他也总是带着画架。只要灵机一动他就画起来。

1916 年底，阿斯奎斯首相垮台了，由劳合·乔治组织政府。新首相是丘吉尔早年的朋友，打算让他在政府中任职。但保守党人提出强烈抗议。鲍纳·劳说，如果政府中有丘吉尔，他决不参加政府。不管劳合·乔治和比弗布鲁克怎样劝说，也没能动摇鲍纳·劳的顽固立场。于是丘吉尔再次被排除在政府之外。劳合·乔治非常了解丘吉尔。在他的回忆中曾这样写道：“温斯顿·丘吉尔曾是第三位自由党的大臣，他可能成为政府的重要参加者，是当代最杰出的神秘人物之一。在我当首相时，他已经有几个月不当大臣了，但他仍然是一位著名的自由党党员。他出众的智慧，不容怀疑的勇气，孜孜不倦地认真研究军事艺术的精神，能够使他成为战时内阁的一位重要成员。”

劳合·乔治继续写道：“丘吉尔参加了内阁。在这里，他那容易冲动和喜怒无常的性格可以受到控制；他的意见在被采纳前，可以经过讨论和检查。像他那样性情急躁和智慧无穷的人需要严格控制。遗憾的是，保守党大臣除了巴尔弗和爱德华·寇松以外，都一致坚决反对他参加政府。他们中的多数人甚至把排除他作为自己参加各部领导的条件。鲍纳·劳特别不信任他。我尽了一切努力想要说服鲍纳·劳不要反对丘吉尔，并提出理由说，让丘吉尔当个批评家要比他作为政府的一个成员更危险。鲍纳·劳回答说，‘我宁肯让他始终都是我的对手’。”

1917 年 7 月，劳合·乔治觉得自己的政权比较稳固，可以让丘吉尔参加

政府。为了减少阻力，他建议丘吉尔担任军需大臣。这个职务不是内阁成员，不能参加领导战争，也无法影响政府的政策。尽管如此，丘吉尔的任职还是引起了一场不小的风波。像贝雷斯福德等一些知名活动家就公开宣称：“首相无权作出这种违背公众舆论的任命。”保守党报刊还登了一些读者来信，信中写道：“我们忘不了，丘吉尔的名字是同不幸联系在一起的。”在议会里，一些代表发言说，任命丘吉尔“对国家有危险”。由于这一任命，陆军大臣德贝勋爵以辞职相要挟，殖民地事务部大臣华特·朗给劳合·乔治的信中写道，他的许多保守党朋友“表示难以支持联合政府”。保守党代表团近40人向鲍纳·劳提出抗议，反对让丘吉尔参加政府。这一切直接威胁着政府的存在。

劳合·乔治后来写道，由于任命丘吉尔，他碰到许多困难。他认为，丘吉尔所以遭到如此冷酷无情的反对，主要是他做事从来不留余地，他退出保守党后，攻击自己原来的同事，狠狠批判、冷嘲热讽保守党的观点和弊端，给自己造成长时间的严重后果。战争开始后，民族危险迫使各党派暂时休战，党派纠纷和内部争论暂时停止；但是，保守党人忘不了、也不宽恕丘吉尔转到敌对营垒里去的行为，忘不了正在保守党混乱不堪的时候，他向他们猛烈开火，给予致命的打击。丘吉尔的错误成了愤怒的保守党人惩罚他背叛党的最好的借口。

丘吉尔的政敌也承认，他有杰出的天才，他刚毅、勇敢，是一位孜孜不倦的工作者。但是，他们提出一个问题，与英国其他著名的政治活动家相比，为什么他的崇拜者多，拥护者少？他们指出，丘吉尔的头脑就像一台强有力的机器。但是构成这台机器的材料，有某种莫名其妙的缺陷，妨碍机器的正常运转。这是怎么回事呢？批评家们也说不明白。一旦机器出故障，不仅他本人，连同他一起工作的人都要遭殃。这就是使他的同事们感到焦躁不安的原因。

“对于他的才干，我有另外的看法。”劳合·乔治说，“我认为，在他的行动可以受到监督的条件下，他那善于创新的头脑和充沛的精力是无价之宝。谁都不怀疑，他具有远见卓识、富于想象的天赋。他关于达达尼尔海峡战役的设想，还有他最先了解坦克的意义，这些都清楚他说明他这方面的才干。具有这种才能的人是罕见的，十分难得。在极其危险的时刻，应当充分利用这类人。如果能够警觉地对待他们，他们单独做出的贡献要比一大群庸庸碌碌的人做出的贡献大。”

围绕丘吉尔任职问题掀起的风潮，使丘吉尔意外地得到一个不快的启示：他没有想到，他的名声会如此不好。当然，他向往的不是那个好不容易才得到的军需大臣的职务，而是为他重新进入政府感到幸福。正如《泰晤士报》记者里平汤指出的，在任命后的几周里，“他看上去变成了一个新人……我从未见过，哪一个人能在如此短暂的时刻里完全变成一个崭新的人”。丘吉尔本人是这样谈论自己新使命的：“既然没有让我提议案，我就抓紧制造武器的工作。”

丘吉尔在新的岗位上做出了出色的成绩。他在海军部时就有制造能翻越战壕的装甲汽车的想法。英国早已造出了坦克模型。他在法国目睹实际交战的情形之后，又激起靠机械化装备打击敌人的念头。丘吉尔懂得，不能放慢脚步，否则德国人会懂得新式武器的利害并想出对付办法。

1917年11月20日，盟国第一次使用大批坦克在西线攻打德国阵地的战

果很大。在这以后，英国政府采取措施扩大坦克生产并筹备组建坦克部队。所以在文艺作品中把丘吉尔称为“坦克之父”。后来有些人争坦克的发明权，为此国家专门成立了皇家委员会来研究这个问题。这个委员会的结论是：“委员会愿意首先指出，由于丘吉尔的敏锐、勇敢和坚决……用坦克这种武器作战的设想才得以实现。”

丘吉尔所领导的军需部，是一个庞大的组织机构，丘吉尔在这里进行了紧张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他本人在给劳合·乔治的信中写道：“这是一个很好的部门，几乎同海军部一样有意义。这里还有一个更大的优点，就是不需要同海军将领争执，也不直接对德军作战！我钦佩这里的所有聪明能干的人，他们竭尽全力帮助我。能够同有学识的人一道工作我感到十分高兴。”军需部不仅制造坦克、大炮和飞机，而且还生产其他各种军需品和运输工具。当 1917 年 4 月美国参战时，丘吉尔领导的这个部，还为美国生产了价值一亿英镑的中等口径的大炮，为盟军的最后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了有效地向英国作战部队和盟军提供军需品，军需大臣丘吉尔还在法国建立了自己的分部。这一情况对丘吉尔来说十分重要，他有了正式的理由随时前往大陆，观察、研究前线的情况。他经常利用这个机会到英国远征军的指挥部去。这样就有可能从事他最关心的事，即同将军们讨论战略问题。后来，远征军司令黑格将军终于在自己指挥部里为丘吉尔拨出了专用的房间。经常发生这样的情况，上午他在军需部所在地伦敦办公，中午乘飞机到法国，下午则在那里度过。这种穿梭式的工作方式，不仅及时保证了前方作战部队的军需供应，而且为协调盟军作战也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1918 年 3 月，德国在西线发动了最后一次强大的攻势。德国投入了所有的兵力，指望赢得战争的胜利。此时丘吉尔正在法国，目睹了战斗的过程。战斗持续了 40 天，英国动用了 30 万兵力。传说，法国人认为，英国招架不住德国人的打击，并因此采取消极观望态度。劳合·乔治派丘吉尔到法国会见了克雷蒙梭总理和法国的总司令福煦元帅，详细向法国领导人介绍了情况，并制定两军协同作战的计划。不久，盟军转入反攻，德军节节失利，终于在 1918 年 11 月被迫宣布投降。

就在 1918 年 11 月 11 日,协约国同德国签订停战协定从而宣告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结束的那天晚上，丘吉尔在唐宁街 10 号首相府同劳合·乔治共进晚餐。伦敦市民欢天喜地庆祝战争结束。然而，丘吉尔的心情却十分忧郁。他后来写道，“当时，我有两种心情：一方面我害怕未来；另一方面我想帮助被打垮的敌人。”丘吉尔认为，英国的敌人虽被打败，但是，“目标尚未达到，其他敌人依然存在，在胜利者中间，有一股阻碍公正解决世界问题的新生力量，正在争权夺利。”丘吉尔所说的妨碍英国擅自处理世界问题的新生力量，指的是俄国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席卷欧洲许多国家的革命运动。丘古尔和他的同伙劳合·乔治都认为，必须“用战争镇压”革命，妄图把新生的苏维埃革命政权扼杀于襁褓之中。

但是，用武力镇压革命是一件极其复杂而又艰难的事情。丘吉尔明白，英国人民已经厌倦战争，英国士兵未必愿意充当镇压革命的帮凶。因此，必须从其他地方寻找反对革命的武装力量。丘吉尔企图利用战败的德国反对蓬勃兴起的革命。他认为，“要使俄罗斯新政权臣服，不仅是军事上的远征问题，而且是世界政治问题……我们只有依靠德国的帮助，才能制服俄国……需要请德国帮助我们解放俄国。”1920 年，丘吉尔写道：他在第一次世界大

战中的政策是：“同德国人民和睦相处，而对布尔什维克则要干戈相见。”

丘吉尔满脑子想的是新的反革命战争，但是他暂时还不得不掩饰自己的阴谋诡计，不让公众知道。当时由于英国在艰苦的浴血战争中赢得了胜利，国内的沙文主义情绪有所抬头。保守党人和部分自由党人组成的所谓“联合派”，千方百计地鼓吹这种情绪，并利用这种情绪为当前的选举拉选票。他们提出的口号是：“绞死德皇！”“让德国人赔偿！”“把英国变成名副其实的战争英雄之国！”这些口号的意思是，处死德皇是为了惩罚那些发动战争的人，向德国人索取赔偿是为了抵偿战争给英国带来的损失。但是，“联合派”只是鼓吹要把英国变成一个“英雄的国家”，却回避把这些问题具体化。

所有这些都不符合丘吉尔的观点。他不想惩罚德国，也不主张用赔款的办法削弱它。他希望看到一个能够扑灭俄国革命火焰的强大的德国。但是，英国的政治赌博是有它一定之规的，就连丘吉尔也同“联合派”的其他候选人一样，在自己的选区表示支持沙文主义的口号。

1918 年 12 月英国大选，“联合派”获胜。他们在议会的 707 个席位中获得了 478 个席位。丘吉尔被任命为陆军大臣，同时兼管空军部，又成了英国政府中的核心阁员。一旦大权在握，丘吉尔就忙于着手实施他的武装干涉俄国苏维埃政权的反革命计划了。正是：反共本性真难移，大权得手施毒计。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第十章　武装干涉

十月革命卷东风，仇视苏俄眼中钉；

武装干涉来得计，穷兵黩武留骂名。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在俄国建立了苏维埃工农政权，英国和俄国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尖锐起来。英帝国主义从本国统治集团利益出发，立即采取了准备反对苏俄的战争方针。由英国领导人策划的这场反革命战争，不仅要消灭在俄国出现的苏维埃政权，而且企图削弱或彻底瓜分这个国家。

在英国统治集团中，很难再找到像丘吉尔这样处心积虑、死心塌地反对苏维埃俄国的人了。当时他对社会主义的革命理论虽然一窍不通，但他比其他帝国主义政客更加懂得，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对资本主义世界是个多么巨大的危险。正如当时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所证实的，“为了反对掌权的俄国工农，丘吉尔那贵族的热血都沸腾起来了。”当谈到俄国发生的事件时，丘吉尔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任意侮辱和低毁俄国人民、布尔什维克及其领袖。

1918 年 11 月 26 日，丘吉尔在丹迪市选区发表演说，把布尔什维克称为“残暴的大猩猩”，并狂言布尔什维克“很快就会把俄国拖回到动物形态的野蛮时期”，“共产主义理论……就是倒退到中世纪。”他对朋友们说：“战胜了世界老虎——德国佬之后，不能再让大猩猩掐死我们”。为此，他还向当时的英国内阁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建议“编制布尔什维克政府成员花名册”，并宣称，将来要不惜一切代价地惩罚这些人。

英国统治集团极端仇视俄国革命。他们认为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是比沙皇俄国更加严重的威胁，因为俄国革命不仅推动了英国本土工人运动的发展，而且燃起了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因此，他们要千方百计地扼杀这个新生的革命政权。根据丘吉尔的设想，反对苏俄的斗争重担应当落到德国人的肩上。1919 年 4 月 9 日，这位身兼陆军大臣和空军大臣的丘吉尔，在给劳合·乔治首相的信中写道：“对苏俄的政策应当是十分简单的，把德国养起来，并迫使它同布尔什维主义斗争。”前首相呵斯奎斯的女儿，后来回忆她当时同丘吉尔的一段对话，她问：“你对俄国的政策是什么？”丘吉尔答道：“消灭市尔什维克，同德国佬接吻。”

就这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英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进一步扩大已经开始了的对俄国的干涉。1918 年 11 月 13 日，英国政府批准了 1917 年 12 月 23 日同法国签订的在俄国南部划分势力范围的协定。第二天，又通过了关于向俄国白军将领邓尼金援助武器和军事装备的决定，关于向西伯利亚增派军官和补充军事装备的决定，以及实际上承认由高尔察克领导的鄂木斯克政府的决定。

此外，在丘吉尔的鼓动之下，英国政府还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来扩充并加强西伯利亚的高尔察克军队和俄国北部的武装干涉者的军队。1918 年 11 月 30 日，英国政府通知其驻阿尔汉格尔斯克和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代表说，英国政府在对俄关系方面，打算奉行如下政策：“继续占领穆尔曼斯克和阿尔汉格尔斯克，继续向西伯利亚进攻，并设法说服捷克军队留在西伯利亚，占领巴统——巴库铁路线。在提供各类军事物资方面，对诺沃罗西斯克的邓尼金将军给予一切可能的援助，向波罗的海沿岸各国提供军事装备。”这是由丘吉尔负责实施的英国干涉俄国的一项庞大的计划。

但是，鉴于国内工人运动的发展，在如何更有效地反对俄国的革命问题上，英国统治集团内部存在分歧。如果说丘吉尔从不怀疑用武力反对苏维埃政权直到把它彻底消灭是必要的和适宜的，那么，劳合·乔治对此则忧心忡忡。他认为，往俄国派兵，对英国来说充满了艰难险阻。所以，他主张，可行的做法是，承认苏俄政府这个事实，并和它进行谈判。他的这种想法决不是出于对苏维埃制度的好感，而是出于对于实际力量的考虑。劳合·乔治比丘吉尔和其他大臣更清楚，苏维埃政权是强大的，它博得了广大工人和贫苦农民的拥护，它扎根在俄国的土地上，成了一支难以战胜的力量。

同时，劳合·乔治还注意到，德国投降后，英法矛盾随之激化起来。战争结束前已拥有一支庞大军队的法国，很想以这支军队为后盾，和平解决争端并成为欧洲的盟主。法国还企图多捞取一些殖民地。英国不同意法国领导欧洲，并尽可能限制法国攫取新的殖民地。英国要想在行将到来的同法国的外交斗争中捍卫自己的利益，需要凭借更强大的实力，否则难以在竞争中取胜。

最使劳合·乔治担心的是战后欧洲革命运动的崛起。乔治考虑到，把英国士兵派到俄国去，不可避免地会使他们受到布尔什维克主义思想的影响，这将对英国的现行制度造成最大的威胁。他在给自己的朋友李德尔的信中写道：“温斯顿想和布尔什维克打仗，这必然会引起革命！”英国人民已被战争弄得疲惫不堪，再去搞武装干涉不得人心，再加上经济和财政上的困难，罢工运动汹涌澎湃，所有这一切都迫使劳合·乔治在是派兵去俄国还是另外设法反对苏维埃政权的问题上举棋不定。

但是，劳合，乔治在政府中的地位比较虚弱，丘吉尔纠合寇松、塞西尔等大臣，继续坚持对苏俄的武装干涉政策。而且在他们的操纵之下，早在 1918 年的春天和夏天，即在对德战争结束之前，英国就把军队派到苏俄。英国和法国对去俄国的部队提供了必要的支援。到 1919 年年初，当丘吉尔出任陆军大臣兼空军大臣时，已有 1.4 万名英国军队在俄国执行武装干涉的任务。丘吉尔打算，一俟西欧局势许可，就向俄国增派大批武装力量。所以，他领导的陆军部在制订复员计划时，竭力阻止裁减武装力量。不仅需要军队去进行反对革命的战争，而且辽阔的英国殖民地也需要军队去维持秩序，因为那里的被压迫人民已被俄国革命唤醒，正在奋起为自己民族的自由而斗争。

尽管丘吉尔一意孤行，但是他的武装干涉苏俄的反动政策，却在国内外遇到了很大的阻力。特别是在伦敦地区和英国南部的军营中经常出现骚动。一周之内就发生了 30 多起士兵不服从管束的事件。在一些军营中还出现了士兵代表苏维埃。有时，起义士兵还与工人组织建立联系。1919 年 2 月 8 日，伦敦就有 3000 名士兵起义。起义者不仅简单地要求尽快复员，而且强烈地反对派军队到俄国去，鉴于这种情况，丘吉尔决定，趁革命浪潮还没有波及整个军队之前，必须立刻稳住士兵。所以，他发表了一连串的声明，企图使士兵和社会舆论相信，推迟军队复员，并不是想派兵去俄国反对布尔什维克。英国政府也采取了措施，让那些眼役期较长的士兵迅速离开军队，但是军队中国下的人更加怨声载道。

丘吉尔决心动员世界资本主义力量，推行他的武装干涉苏俄的反动计划。1919 年 2 月 14 日他来到已黎，在协约国最高军事委员会上发言，大肆叫嚷“苏俄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威胁”，鼓吹对苏俄进行武装干涉的必要性和绝对性。丘吉尔说，英国政府认为，“盟军及其友军正在迅速崩溃”，必须

加紧援助白卫军，平息列宁政权，并在俄国组织“符合俄国广大人民群众意愿的政府”。丘吉尔还声嘶力竭他说，如果邓尼金占领莫斯科，他打算去那里“帮助邓尼金制定俄国新宪法”。

当时援助白卫军分子的全部实际事务，都由陆军大臣丘吉尔一手操办，负责领导外交部的寇松积极予以协助。在劳合·乔治不在时，丘吉尔和寇松几乎可以使政府畅通无阻地通过反苏力量的各项决议。正如列宁所指出：“几年来，英国陆军大臣丘吉尔使用一切手段，包括从英国法律角度来看，合法的乃至非法的手段，支持所有的反对俄国的白卫军分子，向他们提供军事装备。他是苏联的最凶恶的仇敌。”

为了协调西方国家武装干涉苏联的行动，丘吉尔经常只身飞往伦敦和巴黎。丘吉尔酷爱飞行，敢于冒险，早在他担任海军大臣期间，就学会了驾驶飞机的技术。他说：“当海军大臣不坐飞机可太窝囊了。”那时英国只有六架飞机，驾驶员也很少。

第一次登上飞机飞上 250 米高空时，他心惊肉跳，担心飞机掉下去。后来他迷上了飞机，而且很快掌握了驾机本领。担任空军大臣时，他常常乘机外出，驾驶技术也更悯熟，甚至可以在空中翻跟头。

在召开和平会议期间，丘吉尔与驾驶员斯考特驾机从巴黎机场起飞。那天浓云弥漫，在临近伦敦时飞机发动机突然起火，飞机就像一片树叶似的在空中翻滚。丘吉尔毛骨惊然，心想这可完蛋了。但斯考特终于把火熄灭，勉勉强强地把飞机降落在机场上。

1919 年他又同斯考特钻进驾驶室驾机起飞，前面有一棵高大的榆树，丘吉尔想躲开它，但不知什么原因操纵杆突然失灵。刹时间飞机以每小时 80 公里的速度栽到地面上。丘吉尔的安全带的扣子松了，他被甩出机外，竟一点伤也没有。

丘吉尔一来到巴黎会议上，又侃侃而谈，大肆鼓吹成立俄罗斯问题委员会，该委员会应设政治、经济和军事小组，执行协约国制定的政策。丘吉尔提出，委员会的军事小组应当立即开始活动，因为在苏维埃军队不断进攻、盟军及白卫军不断撤退的情况下，需要了解盟国的现有兵力并根据兵力确定采取什么样的军事行动。委员会的军事小组应当“立即制定集中力量进攻苏维埃俄国的计划”。丘吉尔说，设立委员会的有关细节，可以通过不同的途径研究解决，但“重要的是要建立一个机构，研究当时的局势，并统计协约国能够同布尔什维克作战的军队人数”。

在巴黎协约国会议上，围绕丘吉尔的建议展开了长时间的争论。美国国务卿兰辛和英国外交大臣巴尔弗疑虑重重，不征求本国政府的意见不敢采取如此重大步骤。尽管法国和意大利的代表克列孟梭和松尼诺予以支持，但丘吉尔的建议在老奸巨猾的西方政客面前，还是没有获得通过。

丘吉尔在巴黎和会上的所作所为，传到了劳合·乔治首相那里，首相真地感到坐卧不安了。丘吉尔在离开巴黎时，把自己的私人秘书菲利普·克尔留在那里，以便将和会上的一切情况及时报告首相。克尔向首相报告说，“丘吉尔政策的逻辑是，既然布尔什维克是人类的敌人，就应该不惜任何代价地消灭他们。”

劳合·乔治根据秘书的一份报告，立即给丘吉尔发了一封电报 J 寸他在巴黎和会上的行动表示不安，并向他表明，英国内阁除同意向俄国反布尔什维克地区的部队提供军火以保住这些地区外，内阁从未提出做其他任何事。

乔治说：“我恳请你不要因仇视布尔什维克原则使英国去干纯粹疯子才干的事。代价巨大的侵俄战争将会加强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并可能导致我们英国出现布尔什维克主义，我们不能挑这副重担。财政大臣张伯伦通知我说，我们在和平条件下甚至还要靠目前的巨额税收才能勉强维持收支平衡；如果我们被拖入反对像俄国这样的大陆国家的战争，那将是一条通向破产的道路，并将在英国列岛上确立布尔什维克主义。法国人不是这项事业的可靠领导人。他们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大批小债主的影响，因为小债主们把钱借给了俄国，现在无法指望何时才能收回这些款项。所以，我坚决请求你不要过多地理会他们的教唆。他们是想我们为他们火中取栗。我还提请你注意英国十分严重的工人问题。如果人们明白了你去巴黎是为了制订对布尔什维克的作战计划，很可能激起有组织的工人怒潮，那将非同小可了！”

丘吉尔的提案，虽然在巴黎和会上遇到挫折，但并未使他反苏维埃政权的劲头有所收敛。他异常顽固地利用各种形式去说服一切可以说服的人，要他们相信坚决反对俄国革命的必要性。丘吉尔公开发表演讲，给权威人士送备忘录，向英国政府成员和外国驻伦敦代表灌输必须扼杀俄国革命的思想。从巴黎回国以后,他加紧准备定于 1919 年春开始的由高尔察克向苏俄进攻的计划。

1919 年 5 月，巴黎和会决定承认高尔察克为全俄国的统治者，并向他提供一切援助，以使他的权力真正扩展到全俄罗斯。出席巴黎和会的英国代表团在制订和宣扬这一政策方面起了主导作用。这是丘吉尔路线的胜利。他终于取得了向俄国输出反革命的名正言顺的国际全权！丘吉尔为了实现在巴黎通过的决议而大肆活动，为武装干涉者和白卫军输送了数百万英镑的军火和装备。工党领袖麦克唐纳当时写道：“就算丘吉尔先生是位权力无限的帝王吧，也不该如此慷慨地挥霍国家的财产和人的生命！”

丘吉尔的倒行逆施，激起了人民的反对。英国国内掀起了“不许干涉俄国”的强大的群众运动。英国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和英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在运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1919 年 6 月 17 日，在索斯波特举行的工党会议一致谴责干涉俄国。同日，战时内阁会议也讨论了这一问题。劳工部副大臣谢克尔顿提醒阁员说，主要是由于武装干涉，英国工人阶级中的不满情绪才不断增长。在英国，把对苏俄的干涉叫作“丘吉尔先生的个人战争”。为此，《每日快报》在 7 月 29 日一篇评论中写道：英国人民“决不希望在俄国打一场大仗……让温斯顿。丘吉尔这个自大狂、疯狂的好战赌徒见鬼去吧！把我们的士兵都招回家园！”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英国工人阶级饱尝了战时的牺牲和困苦，并受到俄国革命的影响，英国革命进入了战后的高涨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后时期，正是资本主义总危机开始的时期，英帝国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思想的统治也陷入了危机。从大战末期到 1920 年的年中，英国的工业、贸易出现了独特的虚假繁荣，工业产值显著增长，对外贸易扩大。同时也出现了急剧的通货膨胀，紧接着，在 1920 年后，便开始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工业生产急转直下。经济停滞造成了大批人失业，给英国劳动人民带来了灾难。基于这样的经济基础，英国战后的革命运动蓬勃发展，大规模的罢工运动风起云涌。英国劳动人民开展了反对武装干涉、捍卫苏俄的斗争，并在革命高潮中建立了英国共产党。

在英国工人阶级和全世界人民的声援下，苏俄人民在以列宁为首的共产

党领导下，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粉碎了国内外敌人的进攻。继在彼得格勒附近击败尤登尼奇之后，并于 1919 年末，全歼了“ 俄国最高执政者 ”高尔察克的军队，高尔察克本人也被擒，并由苏俄最高革命委员会判决在伊尔库次克枪毙了。

当时，在西伯利亚民间流行着一支讥讽高尔察克的歌曲：

英国的军装，
法国的肩章，
日本的烟草，
鄂木斯克的执政王。
军装穿破了，
肩章掉落了，
烟草吸完了，
执政王完蛋了。

就这样，到了 1921 年初，英国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通过内外反革命勾结，想以武力推翻俄国苏维埃政权的企图完全破产了。因此，在英国政府中，劳合 · 乔治关于必须同苏联政府建立外交关系的观点占了上风。丘吉尔竭尽一切可能进行阻挠。1920 年 7 月，他郑重其事地警告劳合 · 乔治说，他认为承认苏俄政府是“ 不能容忍的 ”。他提醒首相注意过去曾对他说过的话，“ 他（丘吉尔）是宁死不屈的 ”.并明确地暗示，在这个问题上他“ 决不屈服 ”。但是，威胁帮不了他的忙。苏俄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越来越稳固，连英国也不得不承认布尔什维克政府了。

英国对苏俄的武装干涉失败了，1921 年 1 月，丘吉尔由陆军部调往殖民地事务部任职。正如他的传记作者弗吉尼亚 · 库斯所说的，这时，他“ 把注意力从欧洲转向了东方各国 ”。现在，英国统治集团需要丘吉尔这样的铁腕人物来对付大不列颠殖民帝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政府曾组织阿拉伯人反对土耳其人，目的在于削弱敌人的力量，并乘机攫取实际上或名义上受土耳其管辖的阿拉伯领土。但是，战后阿拉伯人民从实际生活中懂得，从土耳其桎梏下解放出来并没有给他们带来自由，带来的却是新的英国殖民主义的压迫。由于上述原因，丘吉尔不得不在埃及和近东保持一支庞大的武装力量。仅在伊拉克就驻有 4 万名英国士兵，这使英国纳税者在一年中要付出 3000 万英镑的代价。

丘吉尔在处理近东事务以后，着手解决受尔兰问题。开始，这位殖民大臣企图用武力来平息爱尔兰的民族解放运动，结果却更加激起了爱尔兰人民的反抗，形势更加不稳，于是又不得不被迫同爱尔兰人举行谈判。丘吉尔是英国政府参加谈判的主要成员。爱尔兰人的主要代表是格里菲斯和克林斯。克林斯是反英武装斗争的杰出的组织者,英国政府曾悬赏 5000 英镑要他的脑袋。

有一次谈判在丘吉尔家中举行。谈判的气氛越来越紧张，在激烈的争吵中克林斯大声说道：“ 你们日夜追捕我，还公布了我脑袋的价钱。 ”丘吉尔接着说：“ 且谩，还不只是你一个。 ”丘吉尔站了起来，从墙上取下镶在镜框中的当年布尔人搜捕在逃的俘虏——年轻的温斯顿 · 丘吉尔的布告，并拿给克林斯看，“ 给你出了好价钱——5000 英镑！瞧，我是多少钱呀？死的活

的都是 25 英镑！你觉得这使你愉快吗？”同爱尔兰人的困难谈判终于结束，1921 年签订了爱尔兰南部各郡实行自治的条约。

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希腊和土耳其力争夺领土问题爆发了战争。开始时双方互有胜负，但到 1922 年，希腊人完全被凯未尔领导的民族解放武装击溃了，土耳其人把希腊军队赶到了大海里。于是出现了土耳其军队回师北上的危险，而且很快就能到达海峡，并将消灭那里的一支不大的英国驻军。丘吉尔担心上耳其军队渡过海峡，到欧洲大陆同希腊作战，这意味着他在那里所贯彻的殖民政策彻底失败。丘吉尔决心用武力解决问题，他调兵遣将，剑拔弩张。但正如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泰勒说的：“人民感到，他们可能被粗暴地拖进一场毫无必要的战争。对此，丘吉尔和劳合·乔治的同胞们是不能原谅他们的。”最后在人们的强烈反对下，这场战争才免除了。丘吉尔在军事上的挫折，成了许多俏皮话嘲笑的对象。1923 年，英国曾流传这样一首打油诗：

加利波利的丘吉尔真伟大，
他使英军的美名扬天下！
有了邓尼金和高尔察克，
他能世世代代为祖先增光！

丘吉尔的本领真够大，
拯救安特卫普全靠他。
臣服粗暴的土耳其，
还得同样的绝招老办法。

丘吉尔的战争政策，是促使联合政府解散的原因之一。到 1922 年底，保守党和自由党的联合已到了尽头。劳合·乔治下台，鲍纳·劳解散了议会，确定重新选举下院。对丘吉尔来说，这是一次很头疼的不顺利的选举。通常，他总为自己是作为自由党人势力很强的丹迪市选区的候选人而感到很放心。但这一次，选民们却对他表示强烈的敌意。1922 年 11 月 14 日，他在医院作了阑尾切除手术不久，准备在 9000 选民参加的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讲。这天，他坐着病残人的轮转软椅来到讲台上。尽管这样，听众们还是对他敌意很大，他几次想开始演说，都被大厅中四起的喊声制止了。丘吉尔写道：“一些青年男女脸上那种可怕的仇恨表情使我感到惊讶。的确，如果不是我处于病后软弱无力状态，我相信，他们是会把我打死的。”选民们把仇恨集中在丘吉尔身上，并不是出于个人的恩怨，而是不满意他所奉行的穷兵黩武的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

就这样，丘吉尔落选了。这是自 1900 年以来，丘吉尔首次被排除在议会之外。后来，他回忆起 1922 年 12 月的选举结果时伤心他说：“我甚至未来得及眨眨眼，就失去了工作，失去了议会中的席位。”正是：众怒不可犯，天理不可违。欲知丘吉尔下一步如何动作，且看下章分解。

第十一章　政治变色龙

无官一身心不躁，写书画画显风骚；

卧薪尝胆长计议，有奶是娘行鬼道。

话说丘吉尔落选之后，一直闷闷不乐，整天检讨既往，展望将来，心想要重新崛起，必须重返保守党；但要迈出这一步非同小可，要敢以“政治变色龙”的丑名而冒天下之大不韪。

为了换换环境，在夫人克莱门蒂娜的劝促下，丘吉尔携带女仆和秘书到法国南方休养去了。在国外期间，丘吉尔画了很多画。绘画使他得到安慰和快乐，使他摆脱了生活里的盛衰荣辱带来的烦恼。他对一位朋友说，如果一天画不完两幅画，这一天就算白过了。丘吉尔的绘画技巧并不娴熟，但他对色调却极为敏感。他喜欢在法国南方、意大利、西班牙、地中海岛屿上作画，英国景色的灰暗色调和英国灰蒙蒙的天空对他没有吸引力。他喜欢地中海的大风大浪，喜欢蔚蓝艳丽的大海和阳光明媚的天空。他的绘画博得了好评，有人称他是“最有前途的”写生画家，并赞扬他可以和职业画家相媲美。

的确，丘吉尔作为一个业余画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1921 年，在巴黎展出了他画的五幅山水画。他没敢署上自己的真实姓名，而是用查尔斯·莫连的笔名发表的。有四幅画被人买走了，每幅画忖给了 30 英镑的高价。丘吉尔除了绘画之外就是写书，一有闲暇时间他就从事写作。丘吉尔的著作和他个人的政治活动紧密相关。现在，他又有充裕的时间从事著书立说了。

如今，丘吉尔想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题村写一部巨著，书名是《世界危机》，由四至五卷组成。他写这部书的念头不是在大战前夕就是在大战一开始时就产生了。从那时起，他就为写这部书作了准备工作，仔细地搜集了他经手的信札、文件副本、备忘录。根据当时和后来英国政府处理公文的规定，丘吉尔得以留下一套完整的官方文件，有些文件还是机密的。现在，丘吉尔利用这些文件来写书。头两卷起草的时间还要早些，第一卷从 1911 年写到爆发战争，第二卷是写战争第一年，其中包括达达尼尔悲剧，第二卷最重要的几章是丘吉尔在战争期间写的。他在书中竭力证明，把达达尼尔战役失败的责任推给他是不公正的。当时，阿斯奎斯首相不准公布的那份文件，如今未经任何修改，完整地列入他的这本巨著中。

丘吉尔是一位多产作家，他的工作效率很高。《世界危机》全书是由丘吉尔向秘书口授写成的。他一天能口授英文三四千字。丘吉尔经常嘴里叼着没点燃的香烟，在房间里一边来回走着，一边口授。他用口授的方法著书不仅快，而且好，丘吉尔口授的习惯是，先小声叙述每一句话，说得清清楚楚之后，再高声向秘书复诵一遍。《世界危机》第一、二卷于 1923 年问世，不久又出版了两卷。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最后一卷——第五卷也出版了。

《世界危机》一书的出版，引起轩然大波。丘吉尔在书中明确提出，在战争时期的战略问题上，持正确观点的多半不是职业军人，而是职业政治家，而且首先是指他自己。所以，他的著作理所当然地引起许多参加制订作战计划的陆海军将领的反对。1927 年，他们出版了一本书名为《评世界危机》的专集。尽管如此，无论他的朋友还是敌人都一致认为，丘吉尔创立了很好的文体。他的书虽然篇幅很长，却很容易读，而且饶有兴味。英国小说家阿诺德·贝内特说：“不管丘吉尔叙述的事实是否准确，他的书最容易读。”丘吉尔一向把麦考利看作自己的榜样，总是竭力模仿他。把他和麦考利相比，

是对他的最高赞誉。评论家阿瑟·柯南道尔在《泰晤士报》上撰文写道，温斯顿·丘吉尔“写应用文章的文风比任何当代作家都好”。然而并非所有的人都同意这样的评价，《伦敦信使报》发表的书评指出，丘吉尔的文风“傲慢自负，文笔也比较粗糙”。

丘吉尔在这一部长篇巨著中，比以前更加鲜明地体现了他的英雄创造历史的思想。在他的笔下，与其说是写历史，还不如说是叙述那些年代他本人活动的小说。在撰写这一时期所有最重要的世界性事件时，作者总是引导读者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他不仅积极地参与了这些事件，而且推动了这些事件的发展。难怪已尔弗勋爵把这部作品称为“以世界史为幌子的丘吉尔的光辉自传”。丘吉尔认为，他作为政治家比自己同时代的人高明得多，只有他亲自操办的国家事务才是正确的和合理的。丘吉尔的自大狂，可以说在字里行间表现得够淋漓尽致了。

《世界危机》一书，虽然使丘吉尔名利双收，但并没有使他的心绪好起来。他总是优郁苦闷。这是毫不奇怪的，他是多么想居于各种事件的中心并对事件的发展发挥作用啊！可是他现在却置身于政治生活之外。最后选出的议会议员，大部分是保守党人。使丘吉尔特别不快的是，工党在议会中得到的席位比自由党两个派别合起来还多，成为帝国政府的正式反对派。可以预料，工党在例行选举中将不断增加自己在议会中的席位，也可能从在野党变为执政党，并在英国政治生活中代替自由党多年占据的地位。

自由党的一些领袖人物，如劳合·乔治和丘吉尔的活动加速了该党的衰落。在战争年代和战后同保守党联合时期，丘吉尔等人的行动使英国的自由主义威信扫地，再加上自由党一些领袖人物之间无休止地互相倾轧和争斗，更加速了自由党的分裂。自由党人退出政治舞台，使丘吉尔受到震动。如果自由党将来不能执政，他本人未来命运又将如何呢？但是，有一点他是明确的，就是只有通过保守党他才能重新掌握政权，所以要不惜任何代价回到保守党。恰好，1923 年，保守党领袖、首相鲍纳·劳由于患了不治之症喉癌而辞职，不久就去世了。这样一来，丘吉尔在保守党营垒中的最不可调和的和最有影响的对手、一个决不让步并坚决反对他回到保守党的人，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同丘吉尔有过一些接触的史坦莱·鲍尔温成了保守党的领袖和首相。鲍尔温当时主张立即实行关税保护主义，所以，他解散了议会，并确定在 1923 年 12 月重新进行选举。这为丘吉尔企图进入议会提供了机会。

在这次竟选活动中，丘吉尔疯狂攻击社会主义，攻击工党和苏联，企图以此为他重返保守党铺平道路，这自然引起选区持某种进步观点的人士和自由党人对他的反感。《世界危机势头两卷的发表，使达达尼尔战役惨败的往事又成了话题。工人们特别憎恶丘吉尔，甚至不许他在群众大会上发言。1923 年 12 月 3 日，当丘吉尔想在伦敦的一个选区发表讲演时，当局不得不派出骑兵和步兵警察来保护他，伦敦市民在丘吉尔面前挥舞拳头，扔石头砸碎了他的汽车玻璃。丘吉尔向《新闻晚报》发表谈话说：“在我参加社会生活的 25 年当中，就我所见，这是英国最坏的一群人。与其说他们像英国工人，倒不如说更像俄国狼。”他在竟选中遭到了失败。

这次选举结果使下院出现了复杂情况。虽然保守党的席位继续下降，工党的阵地大大加强，但是没有一个党在下院中得到绝对多数议席。因为保守党和自由党在关税保护政策问题上发生纠纷，这两个党已不可能建立联合政府，这就为工党在英国历史上第一次组织政府提供了机会。麦克唐纳的工党

政府一上台，就根据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同苏联建立了外交关系。这就为丘吉尔提供了口实，使他更加热衷于辱骂工党领袖，硬说他们有革命的意图和目标。

第一届工党政府存在的时间不长。1924 年 10 月，自由党拒绝支持工党政府。于是，麦克唐纳解散了议会，于 1924 年 10 月 29 日举行了新的下院议员选举。保守党人为了在选举中获胜，大搞挑拨离间活动。在投票表决的前几天，他们公布了一封伪造的共产国际的信，伪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指示英国共产党组织武装起义，推翻英国资产阶级政权。他们想用革命来威胁摇摆不定的小资产阶级，迫使他们投票支持打着反共反苏旗号的保守党人。丘吉尔如获至宝，利用这份伪造文件，变本加厉地猛烈攻击英国工党和苏联。他说苏联领导人“发出了准备流血起义并开始国内战争的书面命令……我断定，在英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此严重的情况！”

丘吉尔的所作所为，又重新取得了保守党的谅解，他被提名为埃平选区的候选人。这次竟选，保守党人获胜，他们得到了 413 个议席。工党得了 151 席，而自由党人仅得到 40 张当选证书。根据选举结果，史坦莱·鲍尔温在 1924 年 11 月 7 日组织了保守党政府。当这位新首相宣布任命丘吉尔为财政大臣时，他的眼泪夺眶而出。对此，丘吉尔甚至连想都不敢想！因为仅仅数月之前，他既没有党，在议会中也没有一席之地。在当时看来，他似乎在政治上决不能东山再起了，现在却突然出现这种无法预料的转机。有感于此，丘吉尔在同朋友们庆贺他的任职时，回想起迪斯雷利的话：“政治上风云变幻的乐趣是领略不尽的。”自由党的报纸《曼彻斯特卫报》对丘吉尔新的任职痛苦地发表评论说：“他已经是第二次离开沉船了，因为他有宝贵的本能，不仅能够第二次浮上来，而且得到了高官厚禄。”

关于鲍尔温任命丘吉尔的心情也是非常复杂的。他认为，如果丘吉尔被排挤在政府之外，他可能同没有任职的劳合·乔治联合起来。他们的朋友，著名的保守党活动家伯肯海勋爵也可能同他们站在一起。由当时英国这三个精力充沛、目标明确的杰出演说家结成同盟，会给保守党政府带来很大麻烦。为了不致形成这种反政府的联盟，鲍尔温遵循英国古老的政治传统，把潜在的敌人变成了战友：让丘吉尔的聪明才智为保守党政府效劳。就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丘吉尔——这个难以驯服的政客，穿上 30 年前他父亲任财政大臣时穿过的制服，走马上任了。

1926 年 5 月 4 日，英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总罢工开始了。除矿工外，英国工人阶级的基本队伍都参加了。工人们充满必胜的信心，决心迫使政府和矿主作出让步。政府则准备动用警察、军队和招募来的志愿特警队来对付罢工。丘吉尔觉得这样做很惬意，他喜欢紧张斗争，并为此大肆煽风点火。丘吉尔力图表明，在这狂风暴雨的时代，对于英国统治集团来说，他比萎靡不振和贪图安逸的鲍尔温更重要和不可缺少。历史学家泰勒说，这样一来，“他就可以指望把鲍尔温从最高领导人的位置上挤走。”在那些日子里，丘吉尔作为《英国公报》的出版人和主编赢得了最大的声望。印刷工人都罢工了，伦敦没有一家报馆能够出版报纸。丘吉尔在比弗尔布鲁克协助下，以《晨邮报》为基础组织出版了《英国公报》。该报猛烈攻击罢工参加者，使反对工人的宣传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1926 年夏，在总罢工停止之后，丘吉尔去埃及和希腊旅游，他怀着“竭尽天职”后的轻松心情充分休息，画了金字塔和雅典女神庙，画完几幅风景

画之后，他于 1927 年 1 月以法西斯独裁者墨索里尼客人的身份去罗马访问。为了建立反苏反共联盟，丘吉尔大肆颂扬了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正如丘吉尔传记的一名撰写人说的，“丘吉尔在罗马的所作所为，表明他对布尔什维克主义是多么深恶痛绝！”

1926 年 6 月 20 日，他在公开的讲演中说：“俄国布尔什维克一旦颠覆英国社会，毁掉英国的繁荣昌盛的生活，使英国陷入无政府状态，消灭作为一支世界力量的不列颠帝国，就会为全面厮杀打通道路，接踵而来的是在全世界确立以他们为霸主的暴政。”尤其使他感到愤懑的是，英国和苏联存在着外交关系，而且苏联的官方代表还驻在伦敦。正如丘吉尔自己所说的，当有人问他：“你为什么容忍苏联代表留在这里？为什么不把他们赶走？”他回答说：“我相信，如果把他们赶走，我会感到极大的快慰。我本人希望能活着看到在俄国出现一个文明的政府，或者结束一直维持着的我们同苏联之间关系似乎友好的假想。”从这一声明中可以了解丘吉尔的全部思想和他对待苏联的态度。

丘吉尔在总罢工期间的行为，他对意大利法西斯分子的恭维以及肆无忌惮地反对苏联，所有这一切都招致了英国社会舆论的反对，不能说他的活动与极右翼保守党人的心愿是背道而驰的，但他们也不满意丘吉尔。他明人执仗地反对苏联也给保守党人带来政治上的损失，激起人民群众反对他们的党，而且也直接影响他们日后的选票。

这种不满情绪也传染给新闻界，一些报纸也对丘吉尔不怀好感。当时一家报纸写道：“他换一个党就像换一个舞伴那样轻率。他只忠于他真正相信的一个党，这个党就是温斯顿·丘吉尔牌号的党……他的生活完全是由无休止的讲演构成的。他不是和别人谈话，他总是讲演。在早餐时，他把你看成是自由贸易大厅中集会的一部分听众，而午餐时，你会感到他还是那样对待你。如果你在休息时碰到他，他会再给你几份讲演稿，并在房间里从一个角落踱到另一个角落，摆出一副精神高度集中的高做的拿破仑式的姿态。那副极端严肃的样子，几乎到了滑稽可笑的地步，他不愿意听完您的看法，不愿使自己美妙清晰的思想被别人可恼的意见所打断。既然他自己是正确的，何必考虑别人的见解呢？他不是与你争论，他是在教训你。”

在丘吉尔等人的鼓动和驱使下，保守党政府反对工人运动和仇视苏联的政策，对英国失业问题所持的漠不关心的态度，使它在英国人民心目中威信扫地。到 1929 年时，恰如英国历史学家指出的那样：“英国已悲观失望，痛苦不堪……因此渴望变革。”新的议员选举是在 1929 年 5 月举行的，保守党人丧失了 141 席。工党得到的选票比其他任何政党都多。按选举结果，工党领袖麦克唐纳组织了由工党一家组成的政府。作为保守党人的丘吉尔，自然丧失了大臣的职位。当时很难想象，他从此离开政府竟达十年之久！

丘吉尔离开政府后，就在这年的夏天和秋天，偕同他的弟弟、儿子和侄子到加拿大和美国旅行，在白宫拜会了美国总统胡佛。他给比弗布鲁克的信中写道：“能从美国脱身出来，摆脱令人厌倦的千头万绪的事务该多么幸福啊！”在美国期间，丘吉尔参观好莱坞时，结识了表演艺术家查理·卓别林。他说，他想看卓别林扮演拿　破仑，甚至还准备写一个这方面内容的电影脚本。不管是情愿还是不情愿，丘吉尔只好在文艺创作上寻求安慰。这期间，他写完《世界危机》一书的最后一卷和一部自传《我的前半生》。另外，还写了一些短篇，后来汇集成册，书名为《随想与奇遇》。

丘吉尔在野期间，除了从事创作和绘画外，一直在密切注视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不久他又找到了可以在议会发表演说的政治题目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印度民族独立运动有了新的发展。为了缓和这一矛盾，英国工党政府和保守党部分领导人，都主张吸收少数印度上层人士参加对印度内部事务的管理。但是，这一建议却受到丘吉尔的猛烈攻击。他硬说印度的社会制度及其进步是英国人发挥巨大作用的结果，印度人不可能独立地达到这种发展水平。丘吉尔说，倘若让印度独立，“它会急速倒退几百年，回到野蛮时代，并只能饱尝中世纪的困苦。”

很早以来，英国殖民者就对印度采取了分而治之的政策，鼓吹宗教的和种性的相互仇杀。在 30 年代初，丘吉尔在这方面特别卖力，他唆使穆斯林反对印度教徒，硬说印度教徒敌不过穆斯林，因为据说他们在军事上是无能的，大多数保守党人都懂得，在民族解放运动日益增长的今天，丘吉尔的种族主义言论不仅已经陈腐不堪，而且是危险的。因为这些言论在全世界面前，暴露了英国政策的殖民主义性质，并使印度人民确信，他们只有通过本身的斗争，才能从英国争得自由。所以，鲍尔温不同意丘吉尔的“极端立场”。

当情况表明保守党党魁鲍尔温支持向印度有产阶级作出某些让步时，丘吉尔在 1931 年 1 月同他分道扬镳了，并且退出了“影子内阁”。“影子内阁”就是在野党的议会党团的上层领导。“影子内阁”的阁员按相应分工对政府提出批评。当在野党执政时，“影子内阁”的阁员通常就担任原来分工的大臣职务。丘吉尔同鲍尔温分道扬镳之后，恰如那时保守党著名活动家利奥波德·埃默里所说，他“以惊人的劲头联合保守党内外同他观点相同的人，竭尽全力摆脱鲍尔温”。并对工党领袖麦克唐纳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

有一次，丘吉尔在议会中说了下面一段话：“我想起，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曾经有人想带我观看著名的巴尔努姆马戏团的演出……节目单中有一个我最爱看的节目，名字叫《没有骨头的恶魔》。可是，我的父母认为，观看这样的演出，对孩子的刺激太大了，并且会败坏道德。我不得不等了 50 年才坐在政府的座位上看到《没有骨头的恶魔》。”丘吉尔所说的恶魔，指的就是麦克唐纳。但是，麦克唐纳从未饶恕过丘吉尔侮辱他的狂妄行为。这样一来，鲍尔温和麦克唐纳就形成了反对丘吉尔的联合阵线。他们拒绝丘吉尔进入政府。因此，多少年来，丘吉尔就成了个起着微不足道作用的英国“后座议员”。正是：处心积虑攀高位，倒行逆施犯众民；树敌过多今遭报，不知何日得翻身。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第十二章　洞察世界风云

纳粹头子兴妖风，扩军备战步步紧；

英国政府在沉睡，唯独丘氏察实情。

丘吉尔在充当“后座议员”期间，除了写书绘画外，一直在密切注视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在 30 年代中期，丘吉尔讲演的话题和注视的重心已由印度转到德国。

在此期间，德国的纳粹党正勃勃兴起，他们在复仇和准备新战争的旗帜下，攫取了德国政权。当时英国许多人考虑这将威胁英国在欧洲的利益。丘吉尔越来越深地思考着这个问题。1932 年夏天，匠吉尔参观马尔巴罗公爵当年作战的地区时，十分注意德国事态的发展。丘吉尔写道：“当我们经过这些美丽的地区，经过一个又一个古代名城的时候，我自然而然地了解了希特勒的动向，我感受到法西斯主义的侵略气氛，发现这是每一个纳粹党人心目中最主要的事情。”

1933 年 1 月 30 日，希特勒出任总理，给德国以至欧洲带来严重的不安。他强烈反对共产主义，反对民主主义，反对犹太主义，并叫嚷要把日耳曼民族统一在德意志帝国周围。“德意志民族尽管是单一的民族，但它分散在奥地利等许多国家。如果不把这些领土统一起来，建立德意志大帝国，就谈不上民族的幸福。为此我们不能不进行战斗。”希特勒到处这样游说鼓吹，而且他还通过报纸和电台煽动德国民众的战争狂热。

与此同时，希特勒还在加紧扩军备战。根据凡尔赛条约规定，德国只准许拥有 10 万陆军。但是，一旦需要，这 10 万军队里所有的军官马上就能担当参谋，而且军队士兵因受过各种训练，任何时候都可以提升为军官，并且可以大肆扩充军队。1933 年 10 月，希特勒退出了世界军备会议和国际联盟，继而又废除了凡尔赛条约中限制军备的条款，他还明目张胆地以挑衅的姿态向全世界宣告，德国拥有 36 个师团汁 55 万陆军。下仅陆军如此，凡尔赛条约规定不得拥有飞机的德国空军，也具备了英国空军的 2/3 的力量，并具有很快超过英国的潜力。

海军也不例外。按规定，德国只允许有万吨级以下军舰 6 艘，但现在制造的小战舰的实力已达 2.6 万吨。惊恐不安的英国，到了这个时候才想起来应当同德国就海军势力签订个什么条约。为此，1935 年 6 月，英、德两国签订海军协定，规定：“德国可以加强海军力量，但最多不得超过英国海军实力的 35%。”英国似乎认为将德国海军实力控制在英国的 35%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按这一协定，德国可以建造战舰 5 艘，航空母舰 2 艘，巡洋舰 21 艘，驱逐舰 64 艘。

德国肆无忌悼地扩充军事力量，而英、法、美各国竟保持沉默。看到这些，意大利墨索里尼的野心也膨胀起来，他把黑手伸向非洲的埃塞俄比亚。1934 年 12 月，意大利向埃塞俄比亚派去 25 万军队，次年 5 月占领了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惊恐万状的塞拉西皇帝乘上英国军舰仓皇出逃。

在亚洲，日本帝国主义继 1931 年 9 月 18 日发动进攻侵占中国东北三省后，1932 年又在上海制造了一二八事变。同年 3 月 1 日，日本帝国主义炮制了伪满洲国，并要国际联盟承认。翌年，日本以国际联盟拒绝承认伪满洲国为借口，宣布退出国联。接着，又逐步向热河省和华北蚕食。1933 年 1 月初，日本占领了中国东北和华北之间的咽喉要地山海关，3 月又侵占热河省，并

逐步扩大在华北的侵略活动。

1936 年 11 月 25 日，日本与德国签订了《反共产国 际协定》，结成了侵略联盟。

1937 年 7 月 7 日，日本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制造“ 卢沟桥事变 ”，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

面对德意日法西斯咄咄逼人的侵略扩张，丘吉尔意识到，“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可怕信号就要出现了 ”。尤其是希特勒的上台，德国军国主义的加紧复活，不仅给欧洲的革命运动，给苏联，也给英国的利益带来危险，而且是致命的危险。因此，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中写道：“ 我们对那些曾经精忠英勇战死沙场的人的儿女，又只好作这样的描写：

> 他们并着发痛的肩膀前进，
> 迈着沉重的步伐，
> 离开生命的光明旷野。

当时，各大国对外政策的着眼点都放在日内瓦裁军会议上。苏联提出了普遍裁军的方案，采纳这个方案可以缩小军事威胁，减轻劳动人民沉重的捐税负担。英国政府在当时严重的和平主义情绪的驱使下施展诡计 · ，它口头上拥护裁军，但又竭力阻挠采纳苏联的建议。英国提出与苏联相对立的方案，其实质是原封不动地保存自己的军队，削减对方的军队。

有些英国政治家认为，应该容许德国有“ 平等的军备 ”。其实，这正是德国纳粹分子所坚决要求的。丘吉尔明白这样的要求意味着什么。1933 年 4 月，他说：“ 德国要求军备平等，陆军与海军的编制平等……这是最危险的要求。生命中没有永恒的东西。只要德国的怨恨和不满尚未消除，还抱着我们不幸看到过的那种情绪时，就真地获得与其邻国完全相等的军事力量，那么可以肯定，我们自己也将面临指日可待的欧洲大战的重新爆发。 ”

裁军会议失败后，丘吉尔感到被捆住的双手已经放开了，他的奋斗方向已不再是反对可能的裁军，而是争取大力重整英国军事装备。丘吉尔同英国许多政治家和军事家的看法不一样,他正确地肯定了技术装备在 20 世纪战争中的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法国作战时，他在设计、制造和使用坦克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如今，在 30 年代，他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空军上了。丘吉尔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是把德国作为英国军事上的潜在敌人。巨大的水上障碍——英吉利海峡把英国同西欧分开，这种情况使英国最担心的是德国空军。丘吉尔非常注意德国空军的发展，并极力设法迅速改变英国空军的状况。

丘吉尔在下院关于这个问题发表演说是最合情理和最成功的。丘吉尔的演说证明，他无论对德国的动向还是对英国军事装备的现状，都了如指掌。丘吉尔在政府中没有任何正式职务，却能掌握充分可靠的实际资料，并根据这些资料得出为以后的事态所证实的结论，看来似乎是令人奇怪的。其中有哪些奥秘？原来丘吉尔一直坚持收集有关英德关系和双方军备状况的情报。他同陆军部和外交部的许多高级官员保持密切接触。丘吉尔联系面非常广泛，他既同法国的一些政治家联系，也同柏林的一些人建立了联系。

针对国内存在的和平主义，丘吉尔多次指出：“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一心一意地避免另一次大战的发生。但是万一发生了战争，我们就要斗争下去，为了能在战争中求生存，即便付诸武力也在所不惜。 ”

早在 1931 年丘吉尔就在下院的讲坛上向内阁和议会说过：“德国同法国的陆军力量相匹敌，这令人十分遗憾。我要向那些认为这样做是对的人们问一句：‘先生们，你们希望战争？’把欧洲重新拖入战争的危险已经来临！”

正当希特勒疯狂扩军备战、磨刀霍霍之时，英国一些短视的政治家们却迂腐地空谈一些陈词滥调。在他们的纵容和鼓动之下，1933 年，牛津大学俱乐部的学生，竟通过了一项“本院绝不为国王和祖国而战的决议”。这一类的插曲，在英国国内固然不妨一笑置之；但在德国，在意大利，在日本，特别在全世界进步人士的眼里，深深感到英国已经萎靡不振了。

“我们读到了德国超乎寻常地大量输入废铁、镍和军用金属的消息，我们读到了关于这个国家盛行全国的军国主义精神的一切消息；我们还看到他们正以一种嗜血的哲学来向青年灌输，这是自野蛮时代以来所未有的。”丘吉尔在下院辩论时说，“看到这些正在活跃起来的力量，我们不要忘记，这就是曾经同整个世界作战并且几乎把世界击败的那一个强大的德国，在那次战争中，它以一个人的生命换取对方两个半人的生命。如果你知道了这些准备、这些理论和这些公开提出的主张，就难怪德国周围各国都感到惊慌失措了。”

丘吉尔进一步指出：“我们现在的外交政策的最可怕的危险，就是我们不仅不加强自己的国防，而且还不断要求法国裁减他们的实力，我们怎样去劝他们的呢？我们说，‘你们把实力裁减吧’。我们总是给他们这样的希望：如果他们在裁减实力之后，又遇到什么灾难，那我们就会设法援助他们，虽然我们也是两手空空，爱莫能助。我不能设想比这更危险的政策了。……罗马人有一句格言：‘握紧你的武器，延长你的疆界’。但我们的格言似乎是：‘裁减你的武器，增加你的义务。’还有，你朋友的武器也得裁减哩！”

虽然下院各位议员都极端注意倾听丘吉尔的发言，但丘吉尔却有一种绝望的感觉。他深信英国面临一场即将爆发的严重的战争的考验，但又不能使议会和政府重视这种警告。丘吉尔提出的证据不能使他们信服并从而采取行动，这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事情。但是，丘吉尔还是鼓足勇气，冒着被称为“战争贩子”的罪名，大声疾呼，要求政府面对当前的风暴，建立各种防卫力量，加强与盟邦合作，共同行动，制止法西斯侵略，“使我们从可悲的错误估计中醒悟过来。我们现在就是这些错误估计的受骗者，如果我们不及时注意这个警告，也许有一天会成为它的牺牲品！”

这时在丘吉尔的记忆中，记起一位不知名的作家为火车失事而写的几句诗。这是他从前在漫画杂志《笨拙》上读到的，丘吉尔走下讲台后，又默默地背诵这首诗：

是谁掌管这轰隆隆的火车？
转轴嘎嘎地响，挂钩拉得紧紧，
以疯狂的速度，逼近了道口的转辙；
但困倦已使司机的耳朵失灵，
信号的闪耀只徒然地穿过夜色，
因为是死神啊，它在掌管这轰隆隆的列车。

“多好的诗啊！”丘吉尔反复地朗诵着，这不正是对当前形势的生动写照吗？

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一些讲话，以《英国仍在沉睡》为题汇集成册发表了。这个集子出版后，在英国人民中间产生了巨大反响。美国驻

伦敦大使肯尼迪让他 23 岁的儿子约翰以《慕尼黑及其后果》为题撰写毕业论文。约翰欣然同意这个选题，着手根据父亲的建议和美国驻伦敦大使馆提供的材料撰写论文。他采用丘吉尔的论题，并力求展开论述。文章写成后，父亲很满意，并决定把这篇论文发表出去。约翰·肯尼迪的《为什么英国沉睡不醒》一书在《纽约时报》评论员克罗克的协助下出版，并且很快销售一空。

丘吉尔一再强调德国空军的严重威胁。他说，过去“海军是英国可靠的后盾……现在我们不能这样说了。可恶的空战方法的发明和改进，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的地位。我们已经不是 20 多年前那样的国家了。”

1934 年英国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扩大本国的空军。下院在讨论这些措施的时候，给了丘吉尔重新阐述自己观点的机会。他说道：“没有一个国家像我们这样易受攻击，也没有一个国家像我们这样善于回敬掠夺者……我们的宏伟首都，世界最大的攻击目标，就像一头捆缚着的肥大而珍贵的母牛引诱着猛兽。我们现在的处境是过去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也是现在其他国家没有遇到过的……我首先要指出，德国违背和约，建立空军，其实力已达到英国空军的 2/3……到 1935 年底，即便政府的这些提案付诸实施，德国空军也将在数量上和战斗力上和我们的空军几乎相等。”

1934 年 11 月，丘吉尔对国王的答辩词作了一些修正，指出“我们的国防实力，尤其是空军实力不够充实，不足以保证陛下忠实臣民的和平、安全和自由。”丘吉尔说，德国现在已有了一支空军，如果照目前的速度发展下去，再过一年或两年，德国空军的实力将超过我们 50%，到 1937 年就会比我们几乎强一倍。

但是，鲍尔温首相不同意丘吉尔的这些预测。他断言：“德国空军的实力决不会像丘吉尔断定的那样和我们相等，或比我们更强，而是相反。照我们的估计，我们两年后仍将有 50%的优势。”只过了半年，鲍尔温不得不公开承认丘吉尔的预测是正确的，被迫做了“有名的自我检讨”。他说：“我错误地估计了未来，在这一点上，我是完全错了。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完全受骗了。”鲍尔温承认，这一错误要由政府、首先是由他自己负责。他说：“这不是某一位大臣个人的责任。从总的方面说是政府的责任，我们所有的人都有责任，都有该受责备的地方。”但是，英国政府并未改弦更张，而是继续坚持错误的外交政策。

如今，丘吉尔同从前一样，在下院只能扮演“后座议员”的角色。他痛苦地忍受这种处境，每当政府内部出现微小变化时，他总是希望能为自己在政府中找个位置。1936 年春天，政府打算组建一个新的部来协调各军事部门的活动。当提到是否委任丘吉尔领导这个部的工作时，丘吉尔很想在这个舞台上显示一下自己的才能，但是却遭到鲍尔温和张伯伦等人的强烈反对。大多数保守党党员也不大信任他。凯斯·法伊林就此写道：“一些自由党人和中间派人士认为，把丘吉尔排除在政府之外方能实行反军国主义政策，如果把新组建的国防协调部交给丘吉尔领导，会使这些人士感到恐慌。吸收丘吉尔参加政府同党的负责人的意见背道而驰。此外，一旦鲍尔温隐退，这样岂不又将引起一场由谁继任首相的争执吗？”

丘吉尔又重新在写作中寻求安慰。他把从凡尔赛和约起到 30 年代中期止发生的全部历史写成一部书。丘吉尔已写出第一章。这一章后来未经任何修改就纳入了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的第一卷。不过，他不久又放弃了这部历史书的写作，专心写《英语民族史》。丘吉尔迅速完成了这部内容

充实的巨著，但是这部著作的出版却拖了好几年。

丘吉尔在回忆自己为重返政府所遇到的种种挫折时写道：“鲍尔温和我一样，想不到他当时帮了我一个大忙。他使我没有卷人其后三年政府的不明智政策当中去；假使我当了大臣，那么打起仗来，就得对毫无战争准备的国防工作负直接的责任了。”丘吉尔对形势的分析基本上是正确的。丘吉尔没有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英国政府的工作，这对他是有利的。

1936 年 3 月底，丘吉尔在保守党外交委员会阐述了他多年来，实际上一直到他生命最后一息所遵循的英国欧洲政策的原则。丘吉尔说：“英国 400 年来的对外政策，就是反对大陆上出现最强大、最富于侵略性和最霸道的国家，特别是防止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落入这个国家的手中。从历史上看，在这四个世纪中，人和事，环境和情况已发生了变化，而这个目的却始终如一，这是世界一切种族、民族、国家或人民的历史记载中最突出的事情之一。”

“还有，不论在任何情况下，英国总是走较艰难的道路。”丘吉尔说，“与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相对抗，在威廉三世和马尔巴罗领导下反对路易十四，反对拿破仑，其后又反对德国的威廉二世。在那些时候，如果英国参加较强大的一方，分享其胜利果实，那不但轻而易举，而且具有极大的引诱力。然而，我们总是走较艰难的道路，参加不那么强大的一方，同它们联合起来，打败或挫败大陆上的军事霸主，不管他是谁，不管他所统治的是哪一个国家。这样，我们就保住了欧洲的自由，保护了欧洲的生气勃勃和变化多端的社会的成长。”

根据这些原则，丘吉尔提出一个问题：今天究竟哪一个国家是最强大的，并且力图称霸欧洲呢？丘吉尔认为，法国陆军是欧洲最强大的，但它并不威胁英国。德国则不然，它哪个国家都不怕，“它正在以德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规模来扩充军备。它的领导是一小撮洋洋得意的亡命之徒……他们很快就不得不在经济财政上崩溃……或者发动战争这二者之间作出选择，而这个战争的唯一目的，以及如果取胜的话，其唯一的结果，就是纳粹统治下的德意志化的欧洲。”丘吉尔认为在这种情况厂要拯救英国“必须再一次联合欧洲一切力量来约束、抑制、必要时挫败德国的霸权”。

这样，丘吉尔的纲领就成为英国同自己最危险的敌人德国进行斗争的纲领。丘吉尔比英国许多其他政治家更早认识到 30 年代德国对英国造成的威胁。他看清了，对英国来说，更重要的不是希特勒德国己准备好对苏作战，而是它已成了英国的危险敌人。在丘吉尔的心目中，后一种情况比第一种情况越来越重要。丘吉尔看清了这一情况，说明他比自己同时代的英国其他政治家高明。

但是，丘吉尔对鲍尔温一张伯伦政策的抨击并不是始终如一的。其根源在于他总是全神贯注地反对共产主义。1936 年在西班牙发生了法西斯暴动，而后又出现了德国和意大利对西班牙共和国的武装干涉。当时丘吉尔主张不干涉西班牙事务。英国政府执行的正是这一政策，它不仅适合西班牙佛朗哥集团的利益，而且也适合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的利益。丘吉尔写道：“我在这次冲突中是中立的。我当然不赞成共产党，又怎么会赞成他们呢？……我确实认为，英国政府不过问西班牙的事情做得对。”对社会主义和革命运动的仇恨，妨碍丘吉尔看清“不干涉”政策不仅使西班牙人民的自由事业遭到损害，而且也违背了英国的战略利益。

1937 年 5 月 28 日，鲍尔温由于年迈辞去首相职务。他的继任人是尼维

尔·张伯伦。无疑，丘吉尔同新首相的对外政策存在分歧。张伯伦是个鼠目寸光、缺乏远见的政治家，他极力迎合希特勒，奉行臭名昭著的绥靖主义。他自以为找到了一箭双雕的办法。他主张祸水东引，推动德国同苏联交战，其结果将会消灭苏联或者将其最大限度削弱，而德国也将筋疲力尽，没有能力为争夺欧洲霸权同英国作战。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丘吉尔同张伯伦发生了分歧，丘吉尔清楚地知道，德国法西斯侵略势力的增强，不仅对苏联是个威胁，对英国和其他国家也是个威胁。丘吉尔仔细地阅读并充分研究过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他清楚地知道，不能相信希特勒关于德国无意敌视英国的声明。

张伯伦对自己的外交活动能力估价过高，并对他同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个人谈判寄托了毫无根据的希望，他认为，只要同法西斯独裁者在谈判桌旁坐下来谈判，就能立刻说服他们接受完全符合英国利益的条件，并根据这些条件同德国和意大利达成协议。

随着德国军事力量的增强和德国对英国威胁的日益增大，丘吉尔越来越感到在联合抗德的国家中应该包括苏联，但是，直到慕尼黑阴谋，即 1938 年秋之前，丘吉尔一直没有积极地提出这一想法。在 30 年代，苏联政府曾不止一次地建议成立某种形式的世界阵线以制止德国对欧洲的侵略扩张。但是，这些建议总是遭到英国政府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政府的拒绝。丘吉尔在回忆录中谈到对 1938 年 3 月建议的看法时这样写道：“我那时坚决主张只有成立法、英、俄联盟，才能有希望制止纳粹的进犯。”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当张伯伦在下院提出不同意莫斯科的建议时，丘吉尔并没有对英国政府提出有力的批评。

在欧洲地区，1938 年国际关系上的首要问题是捷克斯洛伐克问题。德国要求瓜分这个国家，要霸占它的大部分领土。张伯伦打算满足德国这一贪欲。丘吉尔则很清楚，把捷克斯洛伐克出卖给德国，会在很大程度上加强德国，而英国及其欧洲盟国的地位则会相应地遭到削弱。力量的变化对英国十分不利。9 月 21 日，丘吉尔向新闻界发表了一项声明，其中说道：“捷克斯洛伐克在英法两国的压力下被分割，这无疑是西方民主国家向纳粹武力威胁的彻底投降。这种做法不会给英国和法国带来和平和安全。恰恰相反，将使这两个国家的处境更为软弱无力和更为危险。仅仅使捷克中立化就意味着德国可以抽出 25 个师的兵力用来威胁西线；此外，还将为胜利的纳粹打通一条通向黑海的道路。不单是捷克斯洛伐克受到威胁，所有国家的自由和民主都将受到威胁。以为把一个小国投入虎口就可以得到安全，实在是致命的谬见。德国的战争潜力会在短期内迅速增长，其速度将比法国和英国完成必要的防御措施快得多。”

在此期间，丘吉尔开始反复地谈论同苏联达成相互谅解以中止德国扩张的必要性。张伯伦和政府中同他观点相同的人反对同苏联接触。他们的政策是同德国达成协议反对苏联，而不是联合苏联反对纳粹德国。虽说赞同丘吉尔“必须联合俄国”主张的保守党人逐渐多起来了，但他们在议会中仍居少数，不足以改变张伯伦所奉行的绥靖政策。正如丘吉尔所说的：“在英国，苏联的建议实际上未被理睬，没有利用这些建议向德国施加压力，以至后来不得不付出很高的代价。”

9 月 28 日，张伯伦在下院就对外政策问题发表演说。这一天他显得特别高兴，好像突然年轻了 10 岁。他向议会宣布，希特勒同意把军队的动员令推

迟 24 小时，并同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行政首脑在慕尼黑会晤。下院对这一消息报以热烈的欢呼声。只有很少几个人没有随声附和。于是，1938 年 9 月底，张伯伦和法国总理达拉第前往慕尼黑，在墨索里尼参加下签订协议，把捷克斯洛伐克苏台德区割让给德国。捷克斯洛伐克从此明显地被削弱了，几个月之后完全被德国吞并。

在张伯伦到达慕尼黑的第二天，丘吉尔就约集英国一些著名的政治家在伦敦萨伏伊饭店举行了一次午餐会，参加的有反对党领袖艾德礼和辛克莱，还有著名的保守党人艾登和劳埃德等人。丘吉尔劝说他们立即联名给张伯伦发电报，要求不要破坏捷克斯洛伐克的独立和安全。可是，他的交谈者一个接一个地表示自己不能签名，据参加午餐会的阿斯奎斯的女儿贝姆卡特描述说，当聚会者什么事情也没有决定就离去的时候，“ 丘吉尔的眼里噙满了泪水 ”。

但是，张伯伦从慕尼黑一回到英国就兴高采烈地对欢迎的人群说：“ 我相信，这是我们时代的和平。 ”究竟是时代的和平还是时代的灾难？无情的现实将把“ 和平 ”的吃语驳得体无完肤。正是：鬼迷心窍雾遮眼，岂知大祸在眼前。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第十三章　慕尼黑的悲剧

“绥靖大公”迷心窍，降尊纡贵行鬼道；

丘氏劝阻无济事，牺牲捷克罪难饶。

事实证明，慕尼黑协定给人们带来的不是“时代的和平”，而是时代的灾难。如今，它已作为人类最卑鄙的阴谋而载人史册甲其实，丘吉尔早就清楚，慕尼黑协定使欧洲力量对比的变化多么不利于英国。他十分公正地把幕尼黑协定看成是英国和法国的失败。为此，丘吉尔对张伯伦政府的对外政策提出了尖锐的公开批评。他说：“我们未经战争就遭到了一次失败，其后果将对我们有着深远的影响。我们在历史上经历过欧洲均势遭到破坏时的一个可怕阶段……如果我国被纳粹德国控制，落入它的势力范围，受它的指使，或者我们的生存变得非仰赖它的善心和恩典不可，那我就无法忍受了。”他在结束讲话时提出严厉的警告：“不要以为这件事会就此结束。这不过是惩罚的一个开端。”

的确，慕尼黑事件后希特勒用十分挑衅的口气同英国对话。他扬言，他不喜欢丘吉尔或某些英国政治家参与政权。希特勒声称：“如果英国人逐渐丢弃他们从凡尔赛和约时代承袭下来的那种神气，那就算是一件好事情了。我们不能再忍受女管家的管教了。”

事后证明，希特勒侵略捷克斯洛伐克是蓄谋已久的。他在兵不血刃地占领奥地利后，就在着手实施他的绿色方案了。希特勒侵捷，仍然是玩弄“特洛伊木马”的诡计。在开始时，他并不直接出面，而是唆使他在这个国家的代理人、苏台德区日耳曼人的头目康拉德·汉莱困出面闹事。

1938 年 3 月 28 日，希特勒把汉莱因叫到柏林，密令他在捷克斯洛伐克制造事端，让他提出捷政府“所不能接受的要求”。因此，所谓捷克斯洛伐克境内日耳曼少数民族的困境，对希特勒来说，就像 1 年以后但泽之于波兰一样，不过是一个借口，以便让他用来在自己所垂涎的土地上制造纠纷，进行颠覆，用来迷惑其友邦，掩饰他的真实意图。至于这种真实意图到底是什么，从希特勒在 1938 年 5 月 28 日向总参谋部的高级将领们下达的命令中表示得清清楚楚了：

“看到这个不可容忍的挑衅……我决定把苏台德日耳曼问题加以彻底的、一劳永逸的解决。5 月 28 日，我命令：在 10 月 2 日以前做好对这个国家采取军事行动的准备；立即加速扩大我们在西线的防御工事。”

消灭捷克斯洛伐克，攫取它的领土与人民，使之归属第三帝国，这就是希特勒的目的。但他的军事顾问们并不全都和他…样信心十足。德国的将军们不相信法国和英国会对“元首”的挑战表示屈服，因为他们考虑到协约国的实力除空军外仍然比德国强大得多。要击败捷克斯洛伐克军队，突破或包抄波希米亚防线，就必须出动整整 35 个师。德国参谋部的将领告诉希特勒，要考虑到捷克斯洛伐克军队是有效率的，而且拥有最新式的武器和装备。“西墙”或称“齐格菲防线”虽然已经构筑好了野战工事，但距全部完成还很远。而在进攻捷克斯洛伐克时，德国只能抽出 5 个正规师和 8 个后备师来保护西线，以防御可能动员 100 个师的法国军队的进攻。将领们听到要冒这个危险，不禁大吃一惊。而如果能再等几年，德国军队是可以重占优势的。由于协约国的和平主义和软弱性，使德国在实行征兵、进占莱因地区和强夺奥地利这几件事中，证明了希特勒的政治判断非常正确，然而德国最高统帅部却不能

相信希特勒的虚张声势的恫吓，会获得第四次成功。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希特勒深信只有他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于是，他在 6 月 18 日宣布了向捷克斯洛伐克发动进攻的最后命令。在这中间，他曾经一再向那些感到焦虑的将领们保证：“只有在我坚信法国一定正像我们重占莱因非军事区以及侵占奥地利时那样不会进军，因而英国也不致于进行干预，我才决定进攻捷克斯洛伐克。”

尽管有了奥地利的先例，法国和英国的领导人仍然没有憬悟到这一点。由于他们政治上短视，惧怕战争和战后可能爆发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仇视当时的社会主义苏联，所以准备把捷克斯洛代克奉送给希特勒，作为推动德国法西斯向东反苏的礼物。

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本来订有同盟条约，当捷克斯洛伐克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受到威胁时，法国有义务给予援助。可是，一纸条约从来不能保证帝国主义者说话算数。达拉第政府虽然口头上多次声明恪守对捷的条约义务，背后却同张伯伦搞出卖捷克斯洛伐克的勾当。1938 年 4 月底，达拉第前往英国与张伯伦磋商。张伯伦对达拉第说，英国是不会为捷克斯洛伐克作战的，劝法国也这样做。张伯伦和达拉第说什么希特勒的全部要求只不过是要为他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同胞“申张正义”而已。张伯伦说：“希特勒要求的是民族自决，而不是征服。”英法会谈后，法国通过外交途径密告希特勒，法国尽力摆脱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条约义务。英法表示，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不会卷人军事冲突。

事实上，当春天一天比一天暖和起来的时候，英国和法国政府就开始对捷政府施加压力，要它给予苏台德日耳曼人以范围极广的让步。5 月 3 日，德国新任驻伦敦大使赫伯特·冯·狄克森向柏林报告说，哈利法克斯勋爵曾告诉他，英国政府不久将在布拉格采取一项步骤，其目的在于劝说捷总统贝奈斯对苏台德日耳曼人表示最大限度的和解。四天以后，德国公使向柏林报告说，驻布拉格的英、法公使就在 5 月 7 日采取了这一外交步骤，敦促捷政府“尽最大限度”来满足苏台德人的要求。希特勒和外长里宾特洛甫看到英法政府如此热心帮助，甚为高兴。

为了加速这一出卖工作的进行，8 月 3 日，张伯伦又派伦西曼勋爵，带着一项奇怪的使命到捷克斯洛伐克去充当苏台德危机的“调解人”。所谓调解只不过是个骗局。从伦西曼到达捷克斯洛伐克的当天晚上以及此后几天的活动看，捷克斯洛伐克人完全知道伦西曼是张伯伦派来为把苏台德区转交希特勒而铺平道路的。这是一个卑鄙的外交花招。

现在，1938 年的夏天已经几乎过去了。伦西曼风尘仆仆地往返于苏台德区和布拉格之间。对苏台德日耳曼人的友好姿态越来越多，对捷克斯洛代克政府的要求也越来越苛刻，苏台德人要什么，就要捷政府给什么。伦西曼扮演的为泛日耳曼主义服务的角色，纳粹头目是很欣赏的。他们非常了解伦西曼使命的真正意义。所以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治活动家费林格指出，伦西曼的使命是，“遮盖英国公民的眼睛，使之看不到苏台德区被割让的情况，苏台德区的命运预先在伦敦就决定了。”

当伦西曼对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拼命施加压力时，希特勒便以战争相威胁。在 8 月里，德国动员数十万军队参加军事演习，德国飞机经常到捷克斯洛伐克领空骚扰。8 月 23 日，希特勒还到基尔湾检阅德国的海军演习，并邀请外国驻德武官参观，以炫耀武力。9 月 10 日，戈林在纽伦堡纳粹党大会上

发表了一篇好战演说。他说：“欧罗巴的一块小小的地方在折磨着全人类……这个可怜的侏儒般的民族（指捷克人），在压迫着一个文明的民族，站在他们背后的是莫斯科和犹太鬼。”当时的形势正是：希特勒，如癫如狂；侵捷克，剑拔弩张。

正是在这个关键时刻，英国首相张伯伦却被希特勒的威胁吓破了胆。9月13日当天晚上11点，他急电纳粹头子希特勒，愿前赴柏林屈尊求见。电报说，“鉴于局势日益严重，我提议立即前来见你，以寻求和平解决办法。我提议乘飞机前来，并且准备在明天启程。请赐告你最早能在什么时候接见我，并请赐告会面地点。盼尽早赐复为感。”

就这样，这位掌握着大英帝国命运的人，这位已经是69岁高龄而且又从来没有坐过飞机的人，不顾丘吉尔等人的劝阻，居然肯降尊纡贵，不惮作七个小时的长途飞行到德国最偏远的伯希特斯加登，去向希特勒央求，这真使纳粹头子喜出望外，“啊，我的天哪！”希特勒在看到张伯伦的电报时这样叫了起来。

张伯伦的飞机是9月15日中午在慕尼黑机场着陆的,然后他乘火车前往伯希特斯加登。正在这时，德国所有的电台都转播汉莱因要求苏台德区归并德国的声明。这是张伯伦下飞机后听到的头条新闻。这显然是有计划地让他在会晤希特勒之前就知道这件事。纳粹头子十分肯定：张伯伦此次前来，等于进一步保证，英国和法国将如他一贯认为的那样，不会为捷克斯洛伐克而出兵干涉。张伯伦一到，希特勒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他没有到伯希特斯加登火车站去迎接，而是在伯格霍夫高高的台阶上等候他的贵宾，故意摆出一副不可一世的大国元首的架子。

希特勒对张伯伦如此了解并不是偶然的，是建立在长期的观察和调查研究基础上的。张伯伦是英国保守党的领袖，1937年5月上台执政。他出身于伯明翰的大资本家，是大军人制造商的董事，死硬的反苏反共分子，而巨是一个“软骨病”患者，尤其害怕战争。他一上台就全面推行绥靖政策，姑息侵略。这正适合法西斯国家的愿望和需要。德国驻英大使写道：“张伯伦政府是战后英国历届内阁中第一个把谋求对德妥协作为自己政纲中最重大事项的政府。”

张伯伦上台不久，同年11月中，就派遣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去德国拜见希特勒，举行了一次重要的秘密会谈。希特勒答应在六年内不会认真提出归还殖民地的问题，哈利法克斯则表示：不反对德国在中欧扩张，但德国必须避免公开使用武力。他还代表张伯伦恭维德国是“西方反布尔什维克的屏障”，暗示德国可向东欧方向进军。

这次德英政府首脑会谈，希特勒除了吹嘘他的“丰功伟绩”外。就是对张伯伦进行敲诈恫吓。他说：“我现在下定决心，不论用什么方法都要解决一个问题，即捷克斯洛代克境内的300万日耳曼人必须重返德国。”他警告张伯伦，不要对他的决心产生任何怀疑，他决心不容忍一个小小的二等国家，把有1000年历史的强大的德国看作仿佛是次一等的国家。希特勒说，他今年49岁，如果德国为捷克斯洛伐克问题而卷人一场世界大战的话，他希望他能以壮盛之年领导德国度过危难，他为此准备迎接任何战争，甚至世界大战。世界上其他各国爱怎么办就怎么办，他决不会后退一步。

接着，希特勒提出了他的建议：“英国是否愿意同意割让苏台德区？还是按民族自决的原则作出割让？”这一建议并没有使张伯伦感到震惊。他回

答说，在他同阁员和法国人商量以前还不能把话说死。不过，就他个人来说，他同意苏台德区脱离捷克斯洛伐克的原则。他希望回到英国向政府报告他的个人态度，并且取得政府的批准。

9 月 17 日，星期六，张伯伦返回伦敦，立即召集内阁会议。那时伦西曼勋爵已经回来，而他的报告当然也引起了英国政界人士的注意。这些日子这位特使的健康状况一直很不好，执行这项使命又使他精神极度紧张，人也消瘦了。他建议采取“一项直截了当的行动的政策”，即“把以日耳曼人占多数的地区移交给德国”。首相和伦西曼都深信，只有把苏台德区割让给德国才能劝住希特勒不下令侵犯捷克斯洛伐克。张伯伦在他和希特勒会谈时强烈地感到希特勒“充满斗志”。他的内阁也认为法国是毫无斗志的，因此根本谈下到抗拒希特勒向捷克斯洛代克提出的要求。

在英国内阁会议上，张伯伦还特意介绍了他对希特勒的印象：“我想，尽管我从他的脸上看出他是一个残酷无情的人，但我所得到的印象却是：这个人在作了保证之后还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

现在，当务之急是必须同法国政府取得一致后退的步骤。9 月 18 日，法国总理达拉第和外交部长博内应邀来到伦敦。张伯伦已经决定在原则上接受希特勒在伯希特斯加登所提出的要求。剩下来的事情只是拟出建议，由英法两国驻布拉格代表向捷政府提出。法国内阁送来了一份确实想得比较周到的草案。他们不赞成公民投票，因为他们看到，这样一来，斯洛伐克和露西尼亚地区也可能会提出同样的要求。他们赞成直截了当地把苏台德区割让给德国。不过他们又说，英国政府应该和法国，加上苏联（但是，他们从来没有与之磋商过），共同保证这个支离破碎的捷克斯洛伐克的新国界。

英国和法国政府将他们的决定以最后通牒的方式通知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并要贝奈斯总统尽快答复，以便“首相必须最迟在星期三同希特勒先生再举行会谈”。20 年来，贝奈斯总统始终是法国的忠实盟友，而且几乎是法国的附庸，在国际联盟和其他场合都支持法国的政策和利益。如果世上还有所谓神圣庄严的义务的话，那么现在的法、捷关系就是了。按照事先达成的协议，一旦战争爆发，捷克斯洛代克遭到入侵，法国一定会前来帮助，而英国也会立即同法国采取一致行动。而如今，捷克斯洛伐克却被他的英国和法国盟友出卖了。9 月 20 日深夜，到 21 日凌晨 2 时，英法两国驻布拉格公使往访贝奈斯总统，告诉他已经没有希望根据 1925 年德捷条约进行仲裁，并极力敦促他“在法国和英国不能承担责任的形势还没有出现以前”，要接受英法两国的建议。

当时捷克斯洛伐克危机不仅引起了英国朝野的重视，而且引起了全世界进步力量的关注。9 月 21 日，丘吉尔在向新闻界发表的声明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捷克斯洛伐克在英法两国的压力下被分割，这无异是西方民主国家向纳粹武力威胁的彻底投降。“受到威胁的，不单是捷克斯洛伐克，还有一切国家的自由和民主。”他要求英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对此要保持高度的警惕！

在 9 月 21 日的国际联盟大会上，苏联外长李维诺夫奉命提出正式警告：“现在，捷克斯洛伐克内政正在受到其邻国的干涉，而且受到公开的咆哮的攻击恐吓，说什么要以武力相加。欧洲最古老、最文明、最勤劳的民族之一，经过了几个世纪的压迫之后才获得独立；在今天，或者在明天，也许就要决定拿起武器为保卫独立而进行战斗了……“对于奥地利被消灭这一重大事

件，国际联盟竟然毫不在乎地放过去了。苏联政府深知这个事件对于欧洲尤其是对于捷克斯洛代克的命运的重要性，所以在德国侵占奥地利之后，就立即正式向欧洲各大国提出建议，应对这个事件可能产生的后果立即进行集体磋商，以便采取集体的预防措施。遗憾的是，我们的建议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这个建议如果实行，可能我们不至于受到现在全世界为捷克斯洛伐克的命运而感到的震惊……”

李维诺夫外长在谈到苏联政府对捷克斯洛伐克危机的态度时指出，如果法国恪守其条约义务，给予捷克斯洛代克以直接而有效的援助，那么“苏联将同法国一起，根据条约履行自己的义务，以苏联所能采取的方法来援助捷克斯洛伐克。苏联的国防部准备立即参加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国防部代表举行的会议，商讨采取适时的措施。”

奇怪的是，这样一个有关的大国所发表的公开的不附带任何条件的声明，竟然被奉行绥靖政策的张伯伦和达拉第粗暴地拒绝了。正如丘吉尔所说的：“事态的发展，好像世界上不存在苏联这个国家似的。为了这一点，使我们后来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最后，捷政府屈从于英法的联合建议，被迫辞职，另外成立了一个由赛洛维将军领导的无党派政府。赛洛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是驻西伯利亚的捷克军团司令。9 月 22 日，贝奈斯总统对全国广播，严肃地呼吁人民保持镇静。当贝奈斯准备广播时，张伯伦已飞往德国，和希特勒举行第二次会谈。这次会谈是在莱因地区的一个城市戈德斯堡举行的。英国首相带着已由捷政府接受的英法建议的细节，作为同“元首”进行最后讨论的根据。这两个人在戈德斯堡的旅馆中会晤。这个旅馆是四年前希特勒为了肃清罗姆而匆匆离开的那一家旅馆。会谈一开始，张伯伦就发现他自己面对着他所说的“一种完全意外的形势”。

首先，希特勒以挑战的口气向张伯伦问道：“我是否可以理解为英国、法国和捷政府已协议把苏台德区转交给德国？”

“是的，元首。”首相微笑着回答道。

“我极其抱歉，”希特勒说，“由于过去几天内形势的发展，这个计划已经再也没有什么用处了，苏台德区必须由德国武装占领。”

张伯伦听了这话吓了一跳，他那猫头鹰似的脸因为又惊又气，胀得通红。张伯伦所惋惜、着急的只是，他牺牲捷克斯洛伐克人而如此吃力地建立起来的和平大厦，就像纸牌搭成的一样垮了下来。他告诉希恃勒，他“既感到失望，又感到奇怪”。他应当有理由说，希特勒已经从他那里得到他所要求的一切了。为了做到这一点，张伯伦把他的全部政治生命作了孤注一掷，英国的正直人士指责他出卖了捷克斯洛伐克，向希特勒屈膝投降，而且在那天早上离开英国的时候，确实还有人嘘他。

但是，英国首相的个人不幸，并没有打断希特勒的铁石心肠。他仍然要求，苏台德区必须立即由德国军队加以占领。这一问题至迟要在 9 月 28 日完全地最后地解决。这样，张伯伦心里“充满了凶事临头的预感”，只好退回到莱因河彼岸去考虑他该怎么办。那天晚上，他在电话中同自己的阁僚以及法国政府的大员们商量之后，几乎看不出有什么解决的希望，大家只好同意伦敦和巴黎应当在第二天通知捷政府：它们不能再继续承担建议捷政府不要动员的责任。

显然，德国的独裁者并不愿张伯伦就此脱钩而去，因此提出了一项让步。

把捷克斯洛代克人撤退的期限推迟在 10 月 1 日。希特勒卖乖地说，“ 张伯伦先生，买你的面子，我愿意在日期上作一个让步。我很少给别人做过这样的事，你是难得的一个。我可以同意规定 10 月 1 日为撤离期限。 ”说着，他拿起笔来，在备忘录上把日期改了一下。希特勒再次保证，捷克斯洛伐克问题是他在欧洲提出的“ 最后一次领土要求 ”。

9 月 24 日下午张伯伦回到伦敦后，就马上召开内阁会议，企图说服同僚接受希特勒的新要求。不过，这次他碰到了没有料到的反对。海军大臣达夫 ·古柏坚决反对他。令人惊讶的是哈利法克斯勋爵也提出了异议。张伯伦己控制不了他的内阁了。这时在丘吉尔等人的活动下，英国广泛开展要求张伯伦下台、反对出卖捷克斯洛伐克的运动。他同样也不能说服法国政府，后者在 9 月 24 日拒绝了戈德斯堡备忘录，并在同一天下令部分动员。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愤然拒绝纳粹的要求，而且征召入伍的兵员总数达 100 万人。

面对这剑拔弩张的形势，张伯伦十分焦急。他要向德国独裁者作一次最后的呼吁，他急忙赶写了一封亲笔信给希特勒，并且在 9 月 26 日下午，由他的心腹霍拉斯 · 威尔逊爵士乘专机赶送到柏林。张伯伦在信中极力讨好希特勒，他说，由于捷克斯洛伐克人已经情愿把希特勒所要的苏台德区交给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和德国应立即各派代表举行会议，达成协议来解决移交这块领土的办法。希特勒的答复是，只有捷克斯洛伐克人先接受了戈德斯堡备忘录，并且同意德国在 10 月 1 日占领苏台德区，他才肯同他们谈判细节。希特勒说，他一定要在 44 小时内，即 9 月 28 日下午 2 时以前，得到肯定的答复。

那天晚上，希特勒似乎已经破釜沉舟了。他在挤得满满的柏林体育馆发表的讲话中对贝奈斯总统进行了恶毒的人身攻击，并宣称无论如何他都要在 10 月 1 日拿下苏台德区。他在讲话中并没有忘记给英国首相一个甜头，他感谢张伯伦为争取和平所做的努力，还重申这是他在欧洲的最后一次领土要求。他鄙夷不屑地说：“ 我们不想要捷克人！ ”

在 9 月 27 日下午，威尔逊刚走不久，希特勒就发出了向捷克斯洛伐克边境进击的“ 绝密 ”命令。这一下可把张伯伦吓破了胆。这位英国首相闻讯后，当晚就给贝奈斯发了一份紧急电报，警告他，如果明天（9 月 28 日）下午两点，捷政府还不接受德国的条件的话，德国军队马上就会得到越过捷克斯洛伐克边界的命令，波希米亚将受到德国军队的蹂躏。这样，张伯伦就不是把战争的责任放在希特勒头上，而是把它放到了贝奈斯的头上。然而，贝奈斯还没有来得及回答这份电报，第二份电报马上又来了。接着张伯伦又提出了进一步的警告。他威胁说，“ 这个计划如果不能实现，贵国除遭到武力侵略与武力肢解以外，将别无其他出路。而且，虽然这可能引起无数生命的冲突，但是不论这一冲突的结果如何，捷克斯洛伐克都将再也不能按原有疆界重建故园。 ”

张伯伦办完了这件事情之后，就在当天晚上 8 点 30 分向全国发表广播演说。他说，“ 为了在一个遥远的国家里我们对之毫不了解的民族之间所发生的争吵，我们居然在这里挖战壕，试带防毒面具，这有多么奇怪，多么荒诞，多么不可思议！ ”为了争取“ 和平 ”，他决心到德国进行第三次访问。他讲道，“ 不论我们如何同情一个强邻压境下的小国，我们决不能不顾一切地使整个大英帝国仅仅为了它而陷入一场大战。 ”

当晚 10 点 30 分，希特勒要张伯伦“ 继续努力 ”的信到了，这正是首相急切要抓住的一根救命的稻草。他马上答复“ 元首 ”说：

“拜读来信，使我深信你可以不经战争立即得到你所有的基本要求，我愿立即亲自来柏林，同你以及捷政府代表讨论移交的问题，如果你愿意的话，法意两国的代表也可以参加。我深信，我们能在一个星期之内达成协议。我不能相信，你会为了在解决这个长期未决的问题方面有几天的拖延，就不惜承担发动使人类文明化为乌有的世界大战的责任。”

与此同时，张伯伦还给墨索里尼发了一份电报，请他参加德、英、法拟议中的国际会议。这正中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下怀。经过阴谋家们的精心策划，一个臭名昭著的牺牲捷克斯洛伐克的阴谋会议就这样开场了。苏联没有被邀请参加会议，美国虽然没有正式参加，但被认为是“未出席会议的参加国”。令人奇怪的是，捷克斯洛代克自己也没有获许出席会议。

9 月 29 日午后 12 点 30 分，希特勒在巴伐利亚的这个城市里，在这个他曾在破破烂烂的小咖啡馆的阴暗后室开始其卑微的政治生涯的城市里，俨然像征服者一样，欢迎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政府首脑。

那天一清早，他就前往德奥边境去迎接墨索里尼，并且为在会议上采取共同行动而打下了基础。在到慕尼黑的火车上，希特勒怀着好斗的情绪，指着地图向那位意大利的领袖解释，他打算怎样“清算”捷克斯洛伐克。他说，要是那天开始的谈判不能立即取得结果，他就要诉诸武力。据当时在场的意大利外交部长、墨索里尼的女婿齐亚诺引用希特勒的话说，“总有一日我们要并肩对英国和法国作战。”墨索里尼对此表示同意。但是，张伯伦并没有像希特勒迎接墨索里尼那样事先去看达拉第，为英国和法国制定一个共同战略，来同两个法西斯独裁者对垒。因此，会议很快就按着墨索里尼提出的方案达成了协议。在 9 月 30 日晨 2 时，由“四巨头”签字的协议文本上，几乎全部接受了希特勒在戈德斯堡提出的最后通碟。苏台德区从 10 月 1 日起分五批撤退，在 10 天内完成。最后的边界由一个国际委员会来决定。这个文件交给奉命专程前来慕尼黑听候发落的捷克斯洛伐克代表。

9 月 30 日，捷克斯洛伐克在敌人和“盟友”的压力下，向慕尼黑的决议屈服了。他们说：“希望把他们对他们不曾参与的决议所提出的抗议在全世界面前备案。”贝奈斯总统辞职了，因为“他可能已成为新国家必须去适应的发展的一个障碍”。他离开捷克斯洛伐克，寄居英国。捷克斯洛伐克这个国家就这样根据协定而解体了。但是抢吃死人肉的兀鹰还不限于德国。紧接着 9 月 30 日慕尼黑协定之后，波兰和匈牙利也趁火打劫，在他们盟主希特勒的号召下，“凡是要一起吃饭的人，就得一起下厨帮忙”。它们也各自分割了一块土地。但是，在希特勒收拾了捷克斯洛伐克不久，就又翻脸不认人，向他的小伙伴开刀了。真是绝妙的历史讽刺！

慕尼黑事件的胜利，再一次提高了希特勒在将领中的成信。德 国参谋部不胜惭愧。“元首”毕竟又是对了。他单靠了他的天才和直觉，准确地衡量了全部军事、政治形势。像在莱因地区一样，希特勒的“领袖才能”又再度战胜了德国军事将领们的阻挠，这些将领们切望祖国能在世界上重新获得它的地位，他们日夜辛勤努力，用各种方法来加强德国的实力。当他们发现自己多么跟不上形势的发展时，心里感到十分痛苦；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对“元首”的憎恶和不信任常常敌不过他们对“元首”的“高瞻远瞩”的天才和神奇的幸运的赞美。毫无疑问，他成了一颗他们应该跟随的明星，应该服从的领导。就这样，希特勒终于成为不容非议的德国的主人。“鸿图大略的道路”已经打开了。

且说张伯伦在牺牲捷克斯洛伐克的慕尼黑协定上签字之后，又奴颜婢膝地找希特勒会谈所谓世界和平问题。他说，“相信元首会在实施慕尼黑协定方面采取宽宏大度的态度”，并且再次表示希望捷克斯洛伐克人不会“不讲理到制造什么困难”的程度，而如果他们造成什么困难的话，希望希特勒不要轰炸布拉格，以免“在平民中造成可怕的损失”。这些话还只是张伯伦所要说的杂乱无章的长篇大论的开端。张伯伦还向希特勒建议，英德两国进一步合作来结束西班牙内战，建议促进裁军，促进世界经济繁荣，加强欧洲政治和平，甚至还建议解决俄国问题。然后，首相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来，上面已经写好了他希望两个人能在上面签字并且立即发表的东西：

“我们，德国元首兼总理和英国首相，今天再次举行会晤，双方一致认为英德两国关系的问题，对两国对整个欧洲都具有巨大的重要性。

“我们把昨夜签字的协定和英德海军的协定，看成是我们两国人民再也不想彼此交战的愿望的象征。

“我们决心以协商的办法来处理有关两国之间的任何其他问题，我们决定继续作出努力，来消除可能引起分歧的根源，从而为确保欧洲和平作出贡献。”

希特勒看了一下这个宣言，很快就在上面签了字，使张伯伦大为满意。这位蒙在鼓里的英国首相当然不知道，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就在这次慕尼黑会议中已经商量好，时候一到，他们就并肩对英国作战。

张伯伦一回到伦敦，就以“凯旋者”自居，洋洋自得，大肆宣传“一代人的和平有了保障”。《泰晤士报》也为其大唱赞歌。但是，慕尼黑协定的签订却在英国议会内外引起大哗。海军大臣达夫·古柏宣布辞职。古柏在 40 分钟的发言中阐述了自己不同的看法。他说：

“在所有这些日子里，张伯伦首相一直认为应该用委婉动听、委屈求全的话来同希特勒打交道。我则认为暴力的语言更能打动他。这就是我们之间的深刻分歧。

“首相对希特勒先生的善意和他所说的话深信不疑。虽然希特勒在破坏凡尔赛和约时，保证要遵守洛迦诺公约；而在破坏洛迦诺公约时，又保证不再作进一步的干涉，或不再在欧洲提出领土要求；当希特勒用武力侵占奥地利时，曾授权他的党羽提出有权威的保证，说他不会再干涉捷克斯洛伐克的事。这还是不到六个月以前的事。然而首相到现在还相信希特勒的信义哩！”

接着在下院发言的是丘吉尔。当他说到“我们已经遭到一次完全彻底的失败”时，引起了绥靖势力狂风暴雨般的抗议声，使他不得不稍停片刻，才能继续发言。他说：

“在这一次长时间的辩论中，我们实在不必浪费时间去研究在伯希特斯加登、在戈德斯堡以及在慕尼黑所达成的协议之间的差别，如果本院允许我把一个比喻变动一下的话，那我就可以简明扼要予以说明。他先用手枪对着你，要你给他一英镑。等到如数照给之后，他又用枪口对着你，要求给两镑。最后,那个独裁者答应先收 117 先令 6 便士,剩余的部分要你保证随后付清。”

“一切都过去了。缄默的、悲哀的、被抛弃的、支离破碎的捷克斯洛伐克，已在黑暗之中。长期以来，它追随法国的领导和政策，和法国站在一起，和英国站在一起，结果使它在各方面都吃了大亏……”

“现在欧洲的平衡被打乱了。……不要认为这件事会从此结束，这不过是算帐的第一步。这不过是以后每年还要递给我们的苦杯的第一口，第一次

尝尝味道罢了。除非我们振作精神，恢复我们的战斗活力，我们才能像往日一样重新站起来，为保卫自由而战。”

丘吉尔的发言语重心长，一针见血，但在当时的下院却遭到光荣的孤立，响应者寥寥无几。但是形势正像丘吉尔所预料的，慕尼黑协定之后，张伯伦的绥靖政策连遭破产，灾难接踵而来。丘吉尔犹如风浪中的一支帆船，仍在奋力拼博。正是：千呼万呼鸣警钟，严酷事实催人醒。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第十四章　绥靖阴谋破产

黑雾阴霍大地昏，绥靖失败困愁城；

祸水东引自受害，大战爆发梦魂惊。

张伯伦原以为奉行“绥靖”可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并促使希特勒反苏反共，祸水东引；结果事与愿违，局势缓和不成，反倒刺激了纳粹头子的侵略胃口，严重削弱了英法集团的战略地位。丘吉尔对此忧心忡忡。

希恃勒根据慕尼黑协定，得到了他所要求的一切。他强迫捷克斯洛伐克割让了 1.1 万多平方英里的土地，上面住着 360 多万苏台德日耳曼人和捷克入。在这个地区内有着大量的防御工事，这在当时来说是欧洲最坚强的防线，只有法国的马奇诺防线可以与之媲美。此外，捷克斯洛伐克的全部铁道、公路、电话和电讯系统都被打烂了，根据德国人的统计，这个国家被肢解以后，丧失了 60%的煤，80%的褐煤，86%的化学工业，80%的水泥工业和纺织工业，70%的钢铁工业和电力工业，40%的木材工业。好端端的一个富庶的工业国，仅仅在一夜之间就被爪分豆剖而破产萧条了。

在英国统治集团中，似乎只有丘吉尔一个人看到了这一点。再没有别的人像他 10 月 5 日在下院的演说里那样把慕尼黑的后果讲得如此透彻。他说：“我们遭到了一场全面的十足的失败……我们正处在第一等的大祸之中。到多瑙河的门户……到黑海的门户已经洞开了。”他进一步指出，所有中欧的和多瑙河流域的国家，都将一个接一个落入以柏林为中心的庞大的纳粹政治体系中，不要以为这是结尾，它只不过是刚刚开始。然而，丘吉尔并不是在朝之臣，他的话并没有引起英国统治集团的关切和注意。张伯伦继续执迷不悟地奉行他的绥靖政策。

对法国来说，慕尼黑是一场大灾祸。法国的统治集团由于他们政治上的短视，居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法国在欧洲的军事地位毁了。原来法国拥有 100 多个正规师，而且还同东欧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等较小的国家建立了同盟，这些国家加在一起的军事力量是足以制服希特勒的。慕尼黑会议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捷克斯洛伐克被肢解了。原部署在坚固的山地工事中的 35 个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捷克师，牵制着比这个数目还要大的德国军队，现在法国军队失去了这支力量，无异等于失去一条臂膀。然而，这还不是一切，在幕尼黑事件之后，法国在东欧剩下的盟国还有哪个能对它的旦旦誓言相信呢？同法国的结盟还有什么价值呢，同英国的友好还有什么意义呢，这些首都都争先恐后地想在为时还不太晚的时候，同希特勒搭上桥，谋求保全自己，免遭大害。

然而，对希特勒来说，慕尼黑的结果并没有使他满足。他认为征服奥地利与捷克斯洛伐克，只是在东方大规模夺取生存空间和在西方同法国在军事上决一雌雄的前奏。德军进占苏台德区还不到十天，希特勒就着手军事部署来并吞默默尔和残存的捷克斯洛伐克了。

所有这些，张伯伦视而下见，仍一味相信，只要他亲自和两个独裁者面商，就可以使世界形势大力改善。他自以为希特勒“已经被稳住了”，现在需要做墨索里尼的工作。他满怀希望地建议，他和哈利法克斯勋爵在 1939 年 1 月份访问意大利。意大利拖延了一些时候才发出邀请。会谈就在 1 月 11 日举行。从《齐亚诺的日记》中可以看到，意大利人对张伯伦一行是“不屑一顾”的。齐亚诺写道：“实质上这次访问的调子是低沉的……彼此之间从

来没有真正接触。我们同这些人的距离有多么遥远！不可能有什么开诚布公的会谈。我们在饭后向领袖说到这些事，墨索里尼说，“这些人同创造了大英帝国的弗朗西斯·德拉克船长和其他伟大冒险家不是用同样的材料做成的人，说到底，他们不过是富贵世家的没出息的末代子孙而已。”

在张伯伦返回伦敦后，齐亚诺又写道：“和英国人的会谈毫无结果。他们不想打仗，想尽可能退得慢一点……珀思勋爵把张伯伦准备在英国下院发表的演说提纲交给我们，征求我们的意见，说我们如认为有必要，就可提出修改。领袖对这个演说提纲表示赞同，还说：我认为英国政府首脑把自己的演说提纲送请外国政府核准，这还是破天荒第一次，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个不祥之兆！”

在 3 月份，英国政治舞台充满一种颠倒反常的乐观主义情绪。拥护慕尼黑协定的英国各位大臣和各大报纸，无视捷克斯洛伐克里里外外都受到德国的强大压力、形势日益紧张的事实，却对这个使捷克斯洛伐克“万劫不复的政策”依然信心十足。3 月 10 日，内政大臣在他的选区发表演说时就说到他希望有一个五年和平计划，说是有了这个计划，不久就会出现“黄金时代”云云。当时，他们还在满怀希望地讨论同德国签订贸易协定的问题。著名的漫画杂志《笨拙》登出了一幅讽刺画，画着约翰牛正从一个恶梦中醒来，刚喘过一口气，在夜间打扰他的一切恶毒谣言、幻觉和疑虑，都飞出窗外了。就在这张讽刺画发表的当天，希特勒向那个因慕尼黑决议而被夺去边界防线的摇摇欲坠的捷政府发出了最后通牒。向布拉格进军的德国军队，绝对地控制了这个毫无抵抗的国家。

在这之前，为了想探明这点残山剩水还能不能挽救，外交部长契瓦尔科夫斯基最后说服希特勒答应于 1 月 21 日在柏林接见他。这是一幕极悲惨的景象。虽然对捷克斯洛伐克人来说，接踵而来的下一幕还要更惨。捷外长在这个不可一世的德国独裁者面前摇尾乞怜，希特勒当时盛气凌人的样子达到了极点。希特勒说，捷克斯洛伐克是由于德国的克制才免于惨遭浩劫。虽然如此，捷克人若不改弦易辙，他还是要消灭他们。他们必须忘却自己的历史，他们必须唯德国人的命令是从，这是捷克斯洛伐克唯一的自全之道。具体他说，捷克斯洛伐克必须退出国际联盟，大大缩减它的军队，参加反共公约，在外交政策方面接受德国的指导，同德国订立优惠的贸易协定；其中有一个条件是，未经德国同意，捷克斯洛伐克不得建立任何新工业，解雇一切对德国不友好的政府官员和报刊编辑。最后还有，像德国人那样，根据纽伦堡法律，宣布犹太人不受法律保护。同一天，契瓦尔科夫斯基又从里宾特洛甫那里听到了新的要求。后者威胁说，捷克斯洛伐克人若不立即悔过自新，并且照办德国人所要他们做的一切，将有“不堪设想的后果”。

不出两个多月，捷克斯洛伐克悲剧的下一场果然开幕了。3 月 14 日，老态龙钟、不知所措的哈查总统，被希特勒召到柏林，在刺刀的逼迫之下写下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卖身契。在所谓双方发表的会谈公报上写着：

“元首和总统（希恃勒和哈查）在会谈中，以坦率的精神研究了最近几个星期以来，在目前的捷克斯洛伐克领土上发生的事件所造成的严重局势。双方一致认为，必须尽一切努力来保全中欧的这一部分的安宁与和平。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宣告，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并为了实现最后和平，他满怀信心地把捷克人民和捷克国家的命运交给德国元首手中。元首接受了这一宣告，并且表示他愿意把捷克人民置于德国保护之下，并且保证他们的民族能够生

活在自治的条件下，按照合乎他们的特定的方式得到发展。”

至此，希特勒的诡诈伎俩也许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他狂妄地宣告：“捷克斯洛伐克再也不存在了！”据他的一个女秘书说，希特勒在签字以后，冲进他的办公室，拥抱了在场的每一个女人。他高声叫道：“孩子们！这是我生平最伟大的一天！我将以最伟大的德国人而名垂青史！”

德军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不久，希特勒就从捷克斯洛伐克掠夺了 95 亿马克的金钱和 100 多万枝步枪，4.3 万多挺机枪，1500 多架飞机，2100 多门大炮，500 多门高射炮，300 多万发炮弹，10 亿发子弹和 400 多辆坦克。占领了当时最大的军火工厂斯科达。并把大批捷克斯洛伐克青年男女掳去当兵和服劳役。由此大大加强了希特勒德国的战略地位，增强了它的战争实力。正如纳粹二号头目戈林一个月后对墨索里尼所讲的：“由于捷克斯洛伐克巨大的生产能力转归德国而产生的经济因素，它显著加强了轴心国对付西方国家的能力。不仅如此，如果发生更大的冲突，德国现在毋需保留一个师的兵力去防御那个国家了。”

就在希特勒宣布把捷克斯洛伐克并入德意志帝国后，3 月 15 日，张伯伦首相不得不向下院说：“德国军队在今晨 6 时开始占领波希米亚。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已奉政府命令不加以抵抗。”于是，他接着说，他认为他对捷克斯洛伐克的保证已不再生效了。五个月以前，在慕尼黑会议之后，殖民地事务大臣英斯基普爵士在提到这项保证时说：“英王陛下政府感到有道义上的责任来保持对捷克斯洛伐克的保证。所以，假使发生无故侵略行为，英国政府当然不得不在能力所及的范围内采取行动，以保证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土完整。”到现在，张伯伦却说道：“这项保证直到昨天仍然生效的；但是，由于捷克斯洛代克发表了这个宣言，我们要保证其边界完整的这个国家不存在了。所以，英国政府就不受这个义务的约束了。”

这似乎已成定局。张伯伦在末尾说道：“我对于现在所发生的事情，当然应该深以为憾，但是我们决不可因此离开轨道。我们应该记得，世界各国人民的意愿仍然是集中在和平的希望上。”

丘吉尔对张伯伦的讲话十分反感。他说：“首相的反应使我大吃一惊。他向来认为他自己特别了解希特勒的性格，能够精确估计德国行动的限度。他满怀希望地相信慕尼黑会议是一个推诚相见的会议，他和希特勒、墨索里尼一起已把世界从战争的无限恐怖中解救出来。现在好像一个突然的爆炸把他的信念以及由他的行动和言论所造成的一切都炸得粉碎了。他对事实作出了严重错误的判断，不但欺骗了他自己，而且还把这些错误强加给唯命是从的同僚和不幸的英国舆论，这对他来说，当然是责无旁贷的。”

在严酷的事实面前，在丘吉尔等人的抨击下，张伯伦只好一反常态，转而批评希特勒了。他说：“我相信，在慕尼黑会议之后，大多数英国人民都和我一样，衷心希望这种政策将推行下去，但是在今天，我和英国人民都感到同样的失望，同样的愤怒，觉得那些希望被对方肆无忌惮地破坏了。……对于这个突然遭受侵略的自豪而英勇的民族，对于这个被剥夺了自由、失去了国家独立的民族，谁能不感到衷心的同情呢？……这岂不是企图用武力来称霸世界的一步吗？”

似乎到现在张伯伦才明白，这是希特勒“称霸世界的一步”。不过，即便这样，这番话和他前两天在下院的声明所抱的态度比较起来也遇然不同。不但如此，张伯伦为了蛊惑人心，也许是为了洗刷自己的名誉，两周后又转

而对希特勒所要垂涎的第二个小国——波兰作出了如下的保证“我现在要向议会报告……如果一旦发生显然威胁波兰独立的行动，而波兰政府因此也认为必须发动全国的力量来进行抵抗，那么，英王陛下政府将立刻认为有义务立即给予波兰政府以全力支持。英国政府已经向波兰提出大意与此相同的保证了。我还要申明，法国政府已授权我明确表示，在这个问题上，它与英王陛下政府将采取同样的立场。”

不过，现在的情况已非昔日相比了。如今，英国已失去了空军优势，甚至连空军均势也丢掉了；德国以武力进占莱因地区，齐格菲防线已经筑成或正在建筑；柏林—罗马轴心成立了；奥地利被德国并吞同化了；慕尼黑协定背弃和毁灭了捷克斯洛伐克，德国占领了它的防御工事，它的强大的斯科达兵工厂从此替德军制造军火；罗斯福总统想通过美国的干预来稳定或澄清欧洲局势，也被一手撇开了；而苏联多次倡议联合西方国家竭尽全力援救捷克斯洛伐克，却没人理睬；在英国只能提供两个师来增强法国边境防务的时候，本来可以对付尚欠完备的德国军队的 35 个捷克师，也被扔掉不要了。一切都烟消云散了。

“而现在，把所有这些优势和有利条件丢得一干二净的时候，英国却一手领着法国，迈步前进，要保证波兰领土的完整。”丘吉尔说，“但在过去，只要有人提到要制止希特勒的侵略扩张，就会被认为不讲道理，轻率卤莽，不符合现代人的思想和道德水平。现在到了最后田地，两个西方民主国家又宣布时刻准备为了波兰的领土完整而牺牲自己的生命。历史，据说其中大部分是人类罪恶、愚蠢和痛苦的记录。”

丘吉尔进一步指出，在东欧方面，任何足以组织抵抗德国侵略的手段，现在差不多都完了。匈牙利已经投入德国的阵营。波兰起先对捷克斯洛伐克采取趁火打劫的态度，现在又不愿意同罗马尼亚密切合作。不论波兰或罗马尼亚都不让苏联军队越过它们的领上去反击德国侵略者。丘吉尔说，“大同盟的关键就是同俄国达成谅解。”

3 月 19 日，深受当时局势影响的苏联政府，再次提出召开六国会议协商共同制止侵略的建议。对于这个问题，张伯伦一直抱着顽固敌视的态度。他在 3 月 26 日的一封私人信中写道：“我不得不承认，我对俄国极不信任。即使它愿意，我也不知道它究竟是否有能力维持一次强大的攻势。而且对于它的动机，我也不予信赖；在我看来，它的动机同我们的自由观念毫无关系。它只是挑拨是非，惟恐天下不乱。”因此，苏联的六国会议的建议就这样受到冷淡的看待并被粗暴地打消了。

张伯伦政府对诱使意大利脱离轴心的可能性曾寄予很大的希望，现在这种可能性也逐渐消失了。3 月 26 日，墨索里尼发表了一篇措辞激烈的演说，他针对法国进行喧责并提出了意大利对地中海的领土要求。4 月 7 日，危机进一步扩大，这天黎明，意大利军队悍然在阿尔巴尼亚登陆，经过很短的战斗，就占领了整个国家。正如捷克斯洛伐克将要成为德国侵略波兰的基地一样，阿尔巴尼亚也会成为意大利进攻希腊和迫使南斯拉夫中立化的跳板。英国政府早已对东北欧的和平利益承担义务。“对东南欧的威胁又怎么办呢？”丘吉尔说，“这艘和平的大船已处处出现漏洞了。”4 月 9 日，丘吉尔写信给张伯伦，希望他“将在议会发表的声明也能够像对待波兰协定那样，提出联合战线的建议”。

现在英国和德国之间所有的关系，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张伯伦终

于相信纳粹德国是要打仗的。于是，他向四面八方的国家，只要不予拒绝的，都提供保证并订立盟约，也不管英国对这些国家能否给予有效的援助。除了向波兰提供保证之外，还向希腊和罗马尼亚提供保证，接着又同土耳其结盟。

希特勒对此恨之人骨。4 月 28 日，他在国会发表演说时指出，“今天，既然英国报纸和英国官方都主张在任何情况下都非反对德国不可这样的观点，为证实这个观点还推行我们所知道的包围德国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英德海军条约的基础就不复存在了。”在同一篇演说中，希特勒也宣布废除德波互不侵犯条约。他把英国对波兰的保证作为直接的理由，希特勒说，“在某种情况下，如果德国与任何其他国家发生冲突而使英国卷入战争的话，这个保证将使波兰对德国采取军事行动。因此，这个协定已不复存在了。”

1934 年签订的德波互不侵犯条约的废除，是一个极其严重和具有极大威胁性的步骤。直到 1939 年 1 月里宾特洛甫访问华沙时，里宾特洛甫还对这个条约一再加以肯定。这个条约和英德海军条约一样，是按照希特勒的愿望经过谈判订立的。它也和英德海军条约一样，对德国显然是有利的。这两个协定都曾在德国还是弱国的时候使其地位好转。英德海军协定事实上等于英国纵容德国破坏凡尔赛和约的军事条款，因而使斯特雷萨阵线等[①]的决走都归于无效。德波协定则使德国的注意力得以集中于奥地利，其后集中于捷克斯洛伐克，使这两个不幸的国家惨遭蹂躏毁灭。德波协定在一定时期内削弱了波兰与法国之间的关系，并使东欧各国之间不能发展休戚相关的团结，现在，当这个协定已为德国效劳之后，被单方面的行动撕毁了。波兰得到了暗示，使它知道它现在正处在可能遭受侵略的范围之内。

正如丘吉尔所指出的，“英国政府对于它给波兰和罗马尼亚的保证，除非纳入英国同俄国达成的一个全面协议的体制之内，否则都没有军事上的价值。”正是为了这个目的，4 月 16 日，苏联外长李维诺夫在莫斯科接见了英国大使，并且正式建议英国和法国同苏联缔结三边互助条约，这个条约要求缔约国签订一项军事协定来使互助条约具有实效，还要求由签字国（如果认为合适的话，还可加上波兰），对中欧和东欧所有认为自己受到纳粹德国威胁的国家作出担保。苏联这一建议，竟然在伦敦和巴黎引起了惊愕。张伯伦一心一意要把苏联排除在欧洲大国集团之外，就像他在慕尼黑时代所做的一样。那些顽固坚持反共的波兰上校们，即使在德国人快要进入他们的大门的时候，也拒绝接受苏联的援助。

丘吉尔 5 月 4 日在一篇评论中就此写道：“最重要的是不要失掉时机。自从俄国提出建议以来，已过了 10 天或 20 天了。英国人民现在既已牺牲了向来遵守而又很难改变的习惯，接受了征兵制的原则，他们有权和法国一起要求波兰不要在共同事业的道路上设置障碍。我们不仅必须接受同俄国的充分合作，而且必须使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这三个波罗的海国家参加这个大联盟。这三十善战的民族，合起来大概有 20 个师的精锐部队。一个友好的俄国给它们提供军人和其他援助是必不可少的。”

“没有俄国的积极帮助，就无法维持一条反纳粹侵略的东方战线。”丘

[①] 英、法、意三国为讨论德国破坏《凡尔赛和约》，1935 年 4 月在斯特雷萨召开会议。会议决定三国应就东欧安全问题进行谈判：承认维持奥地利独立和完整是三国并同政策的基础：对德国片面破坏《凡尔赛和约》规定而重新武装表示遗憾，三国同意用一切可行的手段，反对足以危害欧洲和平的片面废除和约的行动，并将为此目的进行亲密合作。

吉尔强调指出，“现在仍然有可能把波罗的海到黑海之间各个国家和民族联合成一个坚固的阵线，以反对新的暴行或侵略。这条阵线如果以坚定的信念建立起来，进行坚决果断而有效率的军事部署，再同西欧国家的力量联合在一起，就足以对付希特勒、戈林、希姆莱、里宾特洛甫、戈培尔及其同伙，其力量还可以使德国人不敢随便挑战。”

可是，事实却正相反。英法政府首脑对苏联的建议，却采取了十分不负责任的错误态度。谁都知道，当捷克斯洛伐克危机发生时，张伯伦同希特勒谈判，亲自出马，飞来飞去。但等到与苏联谈判时，只派去一些无足轻重的角色，在最后派去进行军事谈判时，还忘了带全权证书。尽管如此，苏联政府对这一谈判仍非常重视，一开始就提出缔结英、法、苏三国互助条约和军事协定，并要求保证从波罗的海到黑海的所有苏联接壤国家的安全和独立。但是，英法政府却非常不信任苏联，也不相信苏联的军事实力。他们只要求苏联单方面承担许多义务，而不对苏联的安全承担任何义务。

到 8 月中旬，英国和法国同苏联在莫斯科的谈判，事实上陷于停顿状态。当英法军事代表团乘船于 8 月 11 日抵达苏联首都后，他们不与苏联代表讨论在什么地方，以何种方式，用什么武力来对付纳粹侵略。他们避而不谈缔结军事条约的实质问题，只就抽象的无关紧要的所谓“原则问题”消磨时间。苏联代表伏罗希洛夫说，你们来这里“不是为了作抽象的宣言，而是要制定一项全面的军事条约”。这位苏联元帅提出了一些非常具体的问题：有没有什么条约规定波兰该采取什么行动？一旦战争爆发的话，英国拿得出多少军队来援助法国军队？比利时会怎么办？但他所得到的答复都是含糊的，不能令人满意的。法国代表杜芒克说，他对波兰的计划一无所知。英国代表德拉克斯吞吞吐吐地说，目前英国有 5 个正规师和 1 个机械化师。苏联说，战争一开始，它能派出 136 个步兵师，5000 门大炮，1 万辆坦克和 5000 架飞机来对付从西面来的侵略者。

在 8 月 14 日一次关键性的会议上，伏罗希洛夫元帅强调指出，根本的问题是，波兰是否愿意允许苏联军队进入它的领上去迎击德国入侵的问题。如果不愿意的话，盟国又怎么能阻止德国军队迅速席卷波兰呢？他具体问道，“英国和法国的总参谋部是否认为苏军可以越过波兰，特别是越过维尔那山峡和加利西亚去同德军接触？”这是问题的核心。最后，如坐针毡的英法代表认为，伏罗希洛夫提出了他们所没有资格处理的政治问题。

在 8 月 21 日的会议上，伏罗希洛夫再次重申，苏联代表团的愿望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同意组织三国武装部队的军事合作；苏联同德国并无共同边界，只有苏联军队在有权通过波兰和罗马尼亚领土的条件下，它才能给英、法、波、罗以援助，如果不允许苏联军队进入波兰和罗马尼亚的领土，他们就无法同英法军队合作，苏联军事代表团无法设想英国和法国的政府和总参谋部，在派出代表团到苏联来的时候，怎么会在这样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上不给他们以指示？这只能使人怀疑，他们是否有同苏联进行认真而有效的合作的愿望。

杜芒克和德拉克斯要求本国政府指示回答苏联关于波兰的问题，等了三天都没有回音。在 8 月 17 日，杜芒克曾给巴黎打电报说，“苏联是想订军事条约的。它不想要我们给它一张没有具体保证的废纸。伏罗希洛夫宣布，只要他所说的那个关键性问题解决以后，一切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杜芒克要求巴黎设法使华沙接受苏联的援助，但却遭到英法和华沙统治集团的粗暴

拒绝。

这时，英法还背着苏联同德国进行秘密谈判。既然苏联争取同西方国家建立反希特勒的统一战线没有成功，那么苏联的急迫任务就是百倍警惕西方国家的“祸水东引”政策。在大战迫在眉睫的形势下，苏联利用帝国主义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在 1939 年 8 月 23 日和德国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这一条约的签订，粉碎了英法挑动苏德战争的阴谋，打破了德意日对苏联的包围，使苏联赢得宝贵的时间来加强战备，进一步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

却说希特勒经过多次谋划，终于在 8 月 31 日中午作出了最后决定，发出了消灭波兰的“白色方案”的第一号作战指令。9 月：日拂晓 4 点 45 分，150 多万德国军队大举越过波兰国境，分北、南、 西三路进逼华沙。天空中，德国的机群吼叫着飞向自己的目标：波兰的军队、军人库、桥梁、铁路以及不设防的城市。几分钟之后，这些飞机就要使波兰人不分军民第一次尝到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来自空中的突然死亡和毁灭的滋味。9 月 27 日，纳粹军队攻陷了华沙这座孤立无援的城市。

英法两国同波兰订有同盟条约。根据条约规定，两国应当毫不迟疑地向波兰提供包括军援在内的一切援助。无论如何，英国总应主动对德宣战支援波兰。可是，实际上张伯伦政府在最后时刻背弃了自己的庄重诺言，逃避履行对波兰的义务而要同德国谈判和平解决波兰问题。这事实上是在安排新的“慕尼黑”，只不过这次涉及的是波兰问题。著名的工党活动家休·多尔顿在 9 月 2 日的日记中写道：“看来，绥靖政策又重新盛行，我们对波兰人的许诺遭到蓄意破坏。”

英国人民认为，后退是不应该的，已经遭到可耻失败的绥靖政策应当寿终正寝，而英国必须履行对波兰的义务，也就是首先向法西斯德国宣战。下院的绝大多数议员也支持这种意见。张伯伦不了解民众和下院的心情有多大变化，他竭力想赢得时间，同德国人举行谈判从而避免宣战。9 月 2 日，下院爆发了一场危及政府的辩论。议员们要求英国履行对波兰的义务。

形势逼人。如今英国政府在这条路上已经走到尽头了。9 月 3 日中午 12 点 6 分，张伯伦这个曾经冒着丧失政治生命的危险，在戈德斯堡和慕尼黑对希特勒一味绥靖姑息的政治家，向下院发表了沉痛的演说，宣布英国现在已同德国处于战争状态。他说，“今天是我们大家最感到痛心的日子，但是没有一个人会比我更力痛心。在我担任公职的一生中，我所信仰的一切，我所为之工作的一切，都已毁于一旦。现在我唯一能做的就是：鞠躬尽瘁，使我们必须付出重大代价的事业取得胜利……我相信，我会话着看到希特勒主义归于毁灭和欧洲重新获得解放的一天。”但是，张伯伦未能看到这一天，1940 年 11 月 9 日，他怀着绝望的心情与世长辞了。

9 月 3 日，英法根据法波盟约和英波互助条约，在人民的压力之下，被迫匆忙对德宣战。从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张伯伦所推行的绥靖政策也从而彻底破产了。时局的客观进程终于打通了丘吉尔通往政权之路。正是：枫叶满山红，黄花耐晚风；形势随人愿，丘氏被起用，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第十五章　重返海军部

重返海军精神爽，局势紧张海战忙；

“晦暗不明”终突破，损兵折将费较量。

在希特勒对波兰展开了猛烈的进攻，以及英国和法国对德国宣战以后，紧接着便出现了一个漫长而沉闷的间歇期。欧洲这一情况引起了全世界人民的惊讶。有的人把欧洲这个阶段称作“晦暗不明的战争”，有的人称它为“奇怪的战争”，这就是说，英国虽然已经正式对德宣战，而实际上战争并未进行。英法两国政府在援助波兰的问题上袖手旁观，而在波兰陷落后又不想刺激德国人，深怕妨碍同德国议和。实质上，这是慕尼黑政策在新条件下的继续。

英国人民对这种现状极为不满。在英国下院和首相官邪门前，许多男女青年整天抬着标语牌游行，高呼口号，张贴海报，抨击政府的错误政策。标语牌上写着：“丘吉尔应当回内阁！”就这样，在群众的要求下，张伯伦才让丘吉尔重返内阁，担任海军大臣。

张伯伦是个诡计多端的政客。他所以任命丘吉尔担任海军大臣，并不是出于对他的信任，而是形势所迫。当时西线陆上战争，虽然“纹丝不动”，但是海上的战斗，却从战争一开始便激烈地进行着。希特勒早已向德国发出命令，要对英国实行全面封锁，猛烈袭击英国舰队和商船，并咬牙切齿地说，不把它战死，也要把它困死。就在丘吉尔上任的当天——9 月 3 日晚上 9 时，英国开往外国的 13500 吨客轮“雅典娜”号，被德国鱼雷击沉，有 120 人丧命，其中有 28 人是美国公民。9 月 5 日和 6 日，“波斯尼亚”号、“皇笏”号和“里奥·克拉罗”号先后在西班牙沿海被击沉。所有这些都是重要船只。

当时情况的确严重，丘吉尔几乎昼夜工作，每天工作长达十八九个小时，他到海军部后（第二天）发出的第一个指示，就是要海军情报局局长给他写一份报告，“说明今后几个月中德国现有的和将建成的潜艇的实力。要把航行远洋的和小型的潜艇加以区别。关于每种潜艇续航能力的天数和英里数，并分别加以估计。”丘吉尔从中获悉，德国共有潜艇 60 艘，到 1940 年初可有 100 艘。而且有长距离续航能力的潜艇，数量极多。可以看出，希特勒确实有意使其潜艇尽早地在极远的海洋中展开活动。

丘吉尔考虑，为了支持日后庞大的战争和维持英伦三岛人民日常生活需要，必须组织一支强大的护航队，保持航运的畅通，打破敌人的封锁，这已成为当时海军最迫切的任务。为此，丘吉尔和他的同事曾召集船主们就有关航运的防御事项进行经常的磋商。此外，对各船长发出训令，指导他们如何应付在战时必然要遇到的许多不熟悉的事情；同时向他们提供特殊的信号和其他设备，使他们能够参加护航队。商船船员们面对不可预测的前途，抱着果敢的决心，他们不满足于担任消极的任务，却要求武装。商船使用大炮进行自卫，在国际法上，是一向被认为合法的。武装远洋商船和训练水手，使他们能够自卫，便成为海军部立即付诸实行的计划中的重要部分。丘吉尔认为，迫使潜艇潜入海面下袭击商船，而不是在海面上以炮火袭击，这不但使商船有较大的逃避机会，而且使袭击商船的潜艇浪费其宝贵的鱼雷，往往徒然消耗鱼雷而毫无所获。就这样，在战争爆发后的三个月内，英国有 1000 艘商船至少各装备了一门反潜艇大炮。

在丘吉尔强有力的领导下，对开往国外的商船都组织了护航队。到 9 月

8 日，三条主要航线已开始通航，组织了由利物浦和泰晤士河驶往西方的海洋，以及在泰晤士河与福思河之间的沿海护航队。在这些港口和在国内外许多其他港口管理护航队的人员，都包括在作战计划之内，并已开始派遣。同时，所有在英吉利海峡和爱尔兰海驶往外国的一切船只，凡未编入护航队的，都奉命驶往普利茅斯和米尔福德两个港口，所有单独的出口航行全部取消。在海外，也在加快采取具体步骤组织返国护航队。其中最早的一批在 9 月 14 日由弗里敦和 16 日由诺瓦斯科夏的哈利法克斯港分别出发。在月底以前，正常的远洋护航队已经开航，出航的船队由泰晤士河和利物浦出发，而驶回的船队则从哈利法克斯、直布罗陀和弗里敦出发。

在护航制度建立以后，海军第二个重大需要，就是为护航队物色一个安全的根据地。9 月 5 日下午 10 时，丘吉尔为这个问题举行了一次长时间的会议。这唤起了他的许多旧时的回忆。在对德国的战争中，斯卡帕湾是一个很好的战略据点，英国海军从那里可以控制北海的出口，并执行封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直到最后两年，英国的大舰队才被认为具有足够的优势力量，可以向南移到罗赛斯湾，因为在当地舰队可以利用一个头等的造船厂。但斯卡帕湾因与德国的空军基地距离较远，现在显然处于最好的位置，海军在作战计划中已经明确选定它作为海军的基地。

但是，这里的防空设备极差，过去几乎完全没有给予注意。除了在霍伊岛的海军油库和驱逐舰停泊处有两个高射炮中队加以保护外，在斯卡帕湾可以说没有防空设备。在舰队留驻时，在柯克沃尔的附近，有一个机场可供海军飞机使用，但是没有为皇家空军直接参加防御所需的设备；至于沿海岸的雷达站虽然可以使用，却不完全有效。关于在威克驻扎两个皇家空军战斗机中队的计划虽然核准，但这个措施在 1940 年以前不能实现。丘吉尔要求一个立即行动的计划，但鉴于防空力量非常紧张，办法极其有限。为使事情顺利进行起见，海军部准备在舰队留驻斯卡帕湾期间，派遣两个海军战斗机中队驻在当地，以便保护。

丘吉尔觉得有责任尽早去视察斯卡帕湾。9 月 14 日晚上，也就是他就职后的第十天，他带了几个随员前往威克。以后两天，他用大部分时间视察港口人口处以及水栅和铁丝网。他确信这些设备和上次大战时同样完好，并且对它们正在进行或准备进行重要的增添和改进。丘吉尔同那里的舰队总司令福布斯将军和高级军官们一起在“纳尔逊”号旗舰上，不但讨论了斯卡帕湾，而且讨论了整个海军问题。舰队的其余舰只正隐蔽在尤湾，17 日，海军上将陪丘吉尔乘“纳尔逊”号到了那里。在他们通过出人口，进入大海以后，海军大臣发现，这艘巨舰并没有驱逐舰护送，大力惊讶。他说：“我以为，即便是一艘战列舰也至少要有两艘驱逐舰护送，才能驶入大海。”但是，海军上将答复说：“当然，这是我们所希望的；但是，我们的驱逐舰数量不足，无法实行这种规则。你知道，好多年来，我们的海、空军基本上是原封不动。”

晚上，丘吉尔一行停泊在尤湾内。那里聚集了英国本土舰队的巨舰四五艘。进入海湾的狭口有好几重指示铁丝网封锁着，而无数备有潜艇探测器和深水炸弹的巡逻艇和哨船，正穿梭般地往来。苏格兰壮丽的紫色山峰在四周耸立着。丘吉尔的思想回到了 25 年前的另一个 9 月。当时他就在这个海湾内访问了约翰·杰利科爵士和他的舰长们，发现他们的战舰排成长列，停泊在港内，正像现在一样，听任不可预测的命运的摆布。当时的舰长和海军将领们，大部分都已逝世或早已退休。现在当他分头访问各舰时，介绍给他的负

责高级军官，在很久以前，都只是一些海军准尉或上尉。在上次大战以前，丘吉尔曾有三年的准备，因而能同大部分高级军官相识，并核准他们的任命；但现在，都是新人和新面孔了，完全是不同的一代人了，只有舰船，大部分还是在他任职期间开始建造的，没有一艘是新的。这真是一个离奇的经验，好像突然回到了前世一样。但是，从海波下面来的危险，因为有了更强大的潜艇而变得更为严重；从空中来的危险，不但能发现你的隐藏地点，并且能实施更严重或更具有毁灭性的袭击！

18 日清晨，丘吉尔又视察了两艘军舰。途中，在炎热的阳光下，在一条闪闪发亮的清溪旁边，他与舰队总司令共进野餐。这时许多往事在他的脑海中起优，使他觉得难以排遣。随即诵出了如下的诗句：

看在上帝面上，让我们坐在地上
叙述帝王们死亡的悲惨故事。
没有一个人曾在这样一个间隔期内，
两度经历同样可怕的里程。
没有一个人曾像我那样感到
身在顶峰时所面临的危险与责任；
同时，也没有一个人曾像我体会到
重要的军舰沉没和发生重大差错，
海军大臣去遭到何等的待遇！
如果真要把往事重新经历一次，
我是否再忍受一次被撤职的痛苦！
我觉得自己，
像是一个孤独失群的人
在空寂的宴会厅里徘徊，
灯火已经熄灭，
花环已经凋谢，
人们已经散去，只他一人还在！

丘吉尔陷入沉思：如今，波兰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法国往日的战争热情，现在几乎完全消沉下去；意大利和日本已与纳粹德国结成“钢铁同盟”；俄国巨人已被错误的政策排除在同盟之外；美国会参加我们这一边吗？英帝国虽然完整，但准备不足，缺乏应战的充分条件。英国在新的决定性的武器方面，在数量上却处于可悲的落后状态。整个前景似乎相当黯淡……

经过一天一夜的跋涉，丘吉尔一行于第二天早晨乘火车返回伦敦。当他在月台上看到第一海务大臣时，感到大为惊讶。庞德海军上将的神情极其严肃。“我要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大臣。‘勇敢，号昨天晚上在布里斯托尔海峡中被击沉了。”“勇敢”号是英国最老的航空母舰之一，在 9 月 17 日傍晚搜捕一艘敌舰时，与一艘德国潜艇相遇，在全部 1260 名海员中，有 500 名被淹死，包括以身殉职的马凯格·琼斯舰长在内，三天前，另有一艘航空母舰，即后来变成很有名的英王陛下军舰“皇家方舟”号，也在同样情形下受到了潜艇的袭击。所幸鱼雷没有击中目标，而潜艇本身却立即为护卫它的驱逐舰所击沉。

在丘吉尔任海军大臣的第一个月内，由于海军部实行了护航制度，加紧武装了商船，并对德国潜艇展开了反攻，海上作战情况有了显著改善。在宣战后最初的七于中，英国在吨位方面的损失等于 1917 年（即上广大战中潜艇

袭击达到顶点的一年）4 月中一个星期所损失的吨位的半数。采取上述措施后，在第一个星期中，被潜艇击沉的船舰共达 6.5 万吨；在第二个星期中是 4.6 万吨；而在第三个星期中，是 2.1 万吨。在过去的六天中，英国只损失了 9000 吨。但是丘吉尔一再告诉人们，不要过分重视这些使人安心的数字，因为战争中充满了不愉快的意外，而且面对着残酷的战争现实，英国还必须大大加强海上作战的实力。

丘吉尔在这届海军大臣任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关心海军部以外的许多问题。他相信自己肯定会当上首相，必须熟悉多方面的情况。为此，丘吉尔在海军部专门建立了一个由他多年的好友、科学问题顾问林德曼教授领导的情报统计处。这个处有一批热情能干的专家，他们可以看到送给战时内阁阁员丘吉尔的官方情报。林德曼的统计处，向丘吉尔提供的不仅是统计方面的材料，还有关系全部战局的图表和解说。这样，他就有了一个固定可靠的情报来源。

丘吉尔在这段时间同美国总统罗斯福建立了直接联系。罗斯福是一位明智的有远见的国务活动家，他冷静沉着，从不鲁莽，而丘吉尔往往很难做到这一点，罗斯福当时已经预见到，根据局势的发展，英国政治的未来是属于丘吉尔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曾有一面之缘，那是在格雷饭店的一次晚宴上。罗斯福年富力强，仪表堂堂，给丘吉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9 月 11 日，丘吉尔收到罗斯福总统的私人来信后，十分高兴，使他受到很大的鼓舞。信中说：

“因为你和我在上次世界大战中担任类似的职位，所以我要你知道，你重返海军部，我是多么愉快。我深知你的问题由于新的因素而变得更加复杂，但本质却没有多大的差别。我希望你和首相了解，如果你们有什么事要告诉我，我随时欢迎你们直接和我联系。你可以经常把封好的信，通过你们的外交邮袋或我的外交邮袋寄给我。

“你在当前这些事情发生以前，能将《马尔巴罗传》全书完成，使我感到愉快。这书我已阅读过，深感津津有味。”

丘吉尔收到罗斯福的来信，反复阅读，非常激动。他知道总统以这种方式表示的关心是对他政治上的最大支持，对未来有重要意义，丘吉尔立即给罗斯福回了信，署名“前海军人员”。从此开始了他同美国总统的长期通信，一直持续到 1945 年春天罗斯福逝世为止。双方通信达千封之多。

这段时间内，西线虽然很平静，但海战仍在紧张地进行。10 月 17 日，德机袭击斯卡帕湾和“皇家橡树”号军舰的沉没，立即激起了海军部的反应。10 月 31 日，丘吉尔由第一海务大臣陪同，前往斯卡帕湾，在海军上将福布斯的旗舰上，举行第二次会议来讨论这些问题。关于保卫斯卡帕湾，大家一致同意在没有设防的东部航道中，加强水栅和增添额外的障碍船，以及建立控制的水雷区和其他设施。在这些强大的障碍工事以外，还要再增加巡逻艇，设置足以控制各处入口的大炮阵地。为了抵御空中袭击，计划装设 88 门重型的和 40 门轻型的高射炮，再加上许多探照灯，同时增加防御气球网。此外，陆地上在奥克尼群岛和威克两处，组成强大的战斗机 防卫力量。丘吉尔希望到 1940 年 3 月所有这些部署能够完成，或者至少取得足够的进展，使舰队能够重返旧地。在这期间，斯卡帕湾可以作为驱逐舰的加油基地，但对于重型舰只的安置，则需要另找场所。

为了取得首相的支持，丘吉尔和张伯伦的关系逐渐变得亲密起来。11 月

13 日，星期五，丘吉尔夫妇邀请首相夫妇前来海军部大厦共进晚餐，两对夫妇同桌共饮，叙谈友谊。丘吉尔和张伯伦虽在鲍尔温内阁时曾同事五年之久，但在这以前，他和他妻子与张伯伦夫妇从未有过这类的交际。这天，他们谈论的话题非常广泛，既谈战争，又谈家庭。偶尔谈到张伯伦在西印度荒岛上种植剑麻的六年奋斗史，这引起了丘氏夫妇的浓厚兴趣。

张伯伦的父亲约瑟夫·张伯伦，这位帝国主义扩张政策的倡导者，坚决相信这是一个机会，一方面可以为大英帝国发展一种新型工业原料，同时也可以增加家庭的财产。他的父亲和他的哥哥奥斯汀·张伯伦在 1890 年把他从伯明翰召到加拿大，此后他们对于种植计划进行了长时间的研究，在加勒比海湾中，距拿骚岛约有 40 英里左右，有一个小荒岛，岛上罕有人迹，但据说土壤适宜种植剑麻。经过他的两个儿子详细勘察以后，约瑟夫·张伯伦在安的列斯群岛上买了一块土地，投下了一笔为开发土地所必须的资金，一切都已齐备，只等种植剑麻了。奥斯汀决心献身于下院的政治生涯，所以这个艰巨的工作就落在他的弟弟内维尔·张伯伦的肩上了。

内维尔·张伯伦秉承父兄的意旨，以跃跃欲试的心情接受了这一工作。在此后的五年中，他的生活就消磨在这个荒岛上，尝试种植剑麻。荒岛时常遭受大风暴的袭击，他过着近乎原始的生活，同时必须同缺乏劳工而引起的困难以及其他种种的障碍进行不断的斗争，只有拿骚城是唯一的文明的象征。张伯伦对丘氏夫妇说，他坚决要求每年在英国休假三十月。他建造了一个小港口和趸船，以及短短的一段铁路或电车轨道。他采用了一切被认为与土壤相 宜的施肥方法；大体上过着完全原始式的露天生活。但是，剑麻却没有生长出来！或者至少是没有可以供应市场的剑麻。经过五年以后，他深信这个计划没有成功的希望，他回到伦敦去见他严肃的父亲，而他父亲对于这种结果是绝对不满意的。他虽然很宠爱他的儿子，但对五万英镑巨款忖之东流，也感到痛心。

张伯伦娓娓而谈，神情异常兴奋，加以故事本身表现了一种英勇的努力，使丘氏夫妇不胜神往。丘吉尔不禁想道：“ 可惜希特勒在伯希特斯加登、戈德斯堡和慕尼黑会见这位随身携带雨伞、一味追求和平的政治家时，却不知道他的谈话对象，实际上是一个曾经在英帝国边远地方开拓荒野的顽强人物！ ”

当他们共进晚餐时，海战仍在进行，事件也继续发生，在喝汤时，有一个军官从下面作战室跑上来报告，说一艘德国潜艇被击沉了。等吃到甜品时，他又上来报告说，我们击沉了第二艘德国潜艇；等到夫人们正要离开餐室时，他第三次上来报告说，又击沉第三艘德国潜艇。一天之内接连三次捷报，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张伯伦夫人以天真而又含笑的眼光对海军大臣说：“ 这是不是你故意布置好的？ ”丘吉尔向她保证，如果下次她再光临，我们一定会获得同样的结果。

但是，“ 晦暗不明 ”的战争不能无限期地继续下去。英国政府企图寻找出路，把对德战争转向对苏战争，也就是想通过某种方式结束对德战争，以便联合德国一同反苏。1939 年底，在英国统治集团的唆使下爆发了苏芬战争。伦敦以为转移战争的时机已到。这时，丘吉尔打算在挪威和瑞典发动攻势以阻止瑞典对德国的矿石供应。苏芬战争爆发后，英法政府不仅对芬兰提供了各种援助，而且决定通过挪威和瑞典派遣援军支援芬兰进行反苏战争。这一举动表明，英苏之间的关系将会进一步恶化。

丘吉尔支持张伯伦向芬兰派遣英法援军的计划。因此，有一段时间他是同意把战争从德国转到苏联身上的。他的这种立场是有深刻的阶级根源的。丘吉尔所高兴的是德国同苏联二虎相争，他不想同张伯伦和其他想转移战争祸水的政府同事分道扬镳。在那段时间，丘吉尔关于苏联的言论同首相的观点实际上并无区别。他完全改变了前些年未进入政府前的对苏态度。很像对苏俄干涉时期和 20 年代那样，他又重新敌视苏联。

埃默里斯·休斯写道：“如果同俄国作战，英国远征军必将在芬兰被歼，英国的不幸将比达达尼尔海峡战役更加严重。”泰勒在回忆达达尼尔海峡的情景时也认为：“芬兰举动是新的，甚至是更加惨重的加利波利。”这位英国历史学家继续写道：“远征芬兰的动机压倒明智的分析。在英法已经同德国处于战争状态的时候，挑唆英法同苏俄开战简直是疯人院的主意。这里有更加险恶的用心，就是要把战争引上反布尔什维克的轨道，以便结束甚至忘记抗德战争……现在，唯一能说明这种情况的结论，就是当时的英法政府丧失了理智。”

英国的进步刊物《劳工月刊》于 1940 年 2 月写道：“英法帝国主义集团中沙文主义的和侵略成性的反动势力，不惜一切代价扩大战争，总想用向东方开战的办法打开西方的僵局。在这里，他们同原来的慕尼黑分子携起手来，慕尼黑分子之所以感到卷入抗德战争是犯了错误和违反本意，就是因为他们要组织反苏战争，而且还要以此为基础组织英国领导下的世界反革命战线。”这是对“真正疯人院”反苏阴谋的透彻解释，也是对丘吉尔同企图转移战争的人同流合污这种似乎不好理解的行为的解释。与此同时，《劳工月刊》还召开了工人和社会团体代表会议。与会者声明：“苏联的事业是世界社会主义和整个国际工人阶级的事业。我们提请工人阶级牢记，在 1920 年，工人阶级通过宣传和罢工等手段制止了一场反苏战争，现在也应该迅速行动起来，再次制止同一性质的战争。”

幸亏芬兰领导层后来领悟到，接受英法预谋的支援，将会给芬兰带来民族灾难。因此，在芬兰军队遭到失败之后，芬兰政府同苏联签订了和平协议。这样，英国也就避免了因执行转移战争路线必然产生的灾难性后果。

1940 年初春，张伯伦异想天开地以为英国对德战争的胜利已有保证。他认为在“奇怪的战争”期间，英法两国充分动员了自己的一切资源，力量的对比已经变得有利于同盟国，未来的胜利是有把握的。4 月 4 日，星期四，这位令人难以捉摸的首相，以异常乐观的精神，在保守党中央扩大会议上发表了这样的演说：

“经过七个月的战争，我觉得我对胜利的信心，要比战争开始时增加了十倍……我觉得在这七个月中，我们与敌人的相对地位，已比先前大大地增强了。

“请大家考虑像德国那样一个国家和我们国家在方针上的区别。早在战争爆发以前，德国已经在备战了。它以狂热的速度，增加它的陆地上和空中的武装力量；它集中了它的一切资源来生产武器和装备，并建立庞大的物资储备；事实上，它把德国变成了一个完全武装的军营。另一方面，我们这个爱好和平的国家，却在从事我们的和平事业。不错，我们由于德国所进行的活动，而被迫开始重新建立那些被我们搁置了很久的防御措施。但是，在和平尚未绝望时，我们延迟实行——而且继续延迟实行——那些为了把国家纳入战时体制而必需的激烈的措施。

“结果是，到了战事实际爆发的时候，德国的种种准备远远超过了我们。因此，我们当然可以料到，敌人必然会利用它初期的优势，在我们来不及弥补我们的种种缺陷以前，企图压倒我们和法国。但敌人却没有实施这种企图，这难道不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吗？姑且不论由于什么原因——也许希特勒认为他可以不经过战争而逍遥自在地占有他所攫取的一切；也许他的各种准备毕竟还不是十分充分——但有一点确实是无疑的，即希特勒错过了时机。

“因此，在我们度过的这七个月中，我们能够纠正并消除我们的弱点，增强并充分发挥各种进攻的和防守的武装力量，大大地增加我们的战斗力，所以现在我们能够以冷静沉着的心情来对付将来发生的任何局势了。……但是，敌人要继续挖掘的力量已经是非常有限的了。”

这是张伯伦对重大战略性问题的无数次的错误估计之一。在他声明胜利已有保证的五天之后，纳粹德国向丹麦和挪威发动了进攻，并迅速占领了这两个国家。英国想用自己的海军、空军和陆军在挪威抵抗德军的尝试也以失败告终。

在短暂的挪威战役中所发生的许多令人失望的和不幸的事件，在英国国内引起了“深刻的骚动”，甚至就战前若干年间最不活动、最迟钝的人们来说，其中有些人的情绪也变得愈来愈激烈。反对党要求对战争的形势进行辩论，经过安排，决定在 5 月 7 日举行。下院挤满了神情非常激动而又悲痛的议员们。张伯伦首相在开场时所作的声明，不能遏制敌意的浪潮。在嘲笑声中，他的发言被打断了。人们要他回答，他在 4 月 5 日所说的“希恃勒错过了时机”是什么意思？

下院中执政党与反对党双方的议员相继发言，以非常严厉和激愤的态度，批评政府，尤其是政府首脑，因而博得了整个下院的支持，四面八方的欢呼声越来越响亮。而热中于在新的战争中建立功勋的罗杰·凯斯爵士，对于海军参谋部企图占领特隆赫姆的计划归于失败，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说：“当我看到局势的演变多么不妙时，我始终不断地请求海军部和战时内阁，让我负起全部的责任，并领导舰队进攻。”他身穿海军元帅制服，以非常愤懑的态度，提出技术性的详细资料并以他专家的权威，为反对党的指责助威。

坐在政府席后面席位上的著名保守党人利奥波德·埃默里，在响彻下院的一片欢呼声中，引用克伦威尔曾向议会说过的话：“你们在这里坐得太久了，再也不会干出什么好事。我说，你们走开！让我们和你们从此一刀两断。看在上帝的面上，走吧！”

丘吉尔在辩论中没有发言批评张伯伦。这种表现不仅仅因为他是政府大臣，对政府的行动负有集体责任，而且他对英国在挪威失败的个人责任也不比其他人小。丘吉尔是在微妙地、小心翼翼地玩弄政治把戏。他需要向保守党人表明，他是可以信赖的人，在困难的时候可以委以重任。因此，他甚至想保护张伯伦，强调自己对失利应负的责任。对张伯伦持反对态度的劳合·乔治提醒丘吉尔，要他“不要变成防空洞”，把张伯伦和他的同伙掩护起来。

在对政府的信任投票中，张伯伦只获得 81 票。这是惨重的失败，因为支持政府的多数票通常达 240 票之多。许多保守党党员投了反对票或者弃权票，也表明了他们对政府的不满。

投票结果表明，张伯伦政府必须辞职。国内和议会多数人的心情是，只有丘吉尔可以作为取代张伯伦出任首相的无可争议的继承人。丘吉尔了解这种心情，同时他也知道，张伯伦和保守党的许多领袖不会提他作为候选人。

保守党人不喜欢他的独断专行，丘吉尔多年来对他们的凌辱尚且记忆犹新，当然他们也不相信丘吉尔能按照他们的意愿领导战争。总之，保守党人想从拥护慕尼黑政策的人当中选择信得过的人作为首相候选人。因此，各色人等在围绕着新政府的组成和首相的人选问题上进行着激烈的角逐。正是：争名夺利几时休，国难当头逆水流！身居首相不让位，形势逼人换领袖。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第十六章　临危受命

西部战场风雷激，法军惨败如卷席；

低地国家遭践踏，临危受命执战旗。

虽说张伯伦在信任投票中，没有取得足够的支持，但仍赖着不肯交权，继续施展阴谋诡计。特别是想阻止丘吉尔组阁。

5 月 9 日，张伯伦会见丘吉尔、哈利法克斯和马杰森。后者为保守党议会的主要组织者。马杰森秉承首相的意旨，提议由号称“ 绥靖大公 ”的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出任首相。这时张伯伦提出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丘吉尔是否同意参加哈利法克斯领导的政府？能言善辩的丘吉尔这时却沉默不语。哈利法克斯懂得，沉默就是反对。所有在座的人也都是这样理解的。因此，这位“ 绥靖大公 ”首先打破沉默。他说，在当前这种战争条件下，首相必须是下院议员，而他是上院议员，所以不宜组织政府。泰勒写道：“ 所有这些人都在丘吉尔的掌握之中，一旦他拒绝进入政府，这些人就会被愤怒的群众风暴所埋葬。 ”

当英国保守党领导集团的这场空前的夺权斗争正进行得难解难分的时候，德国在征服北欧后，在西线发动了攻势，袭击了法国、比利时和荷兰。5 月 10 日天亮以后，立即传来了重大的消息。装着电报的信盒络绎不绝地从海军部、陆军部和外交部送到唐宁街 10 号首相官邸。德国人发动了他们等待已久的袭击。荷兰和比利时同时遭到侵犯，两国边界的许多地点已被突破，德军侵入低地国家和法国的整个行动已经开始了。

临近中午时，荷兰的一些大臣和政府要员陆续从阿姆斯特丹逃来伦敦。他们形容枯槁，精疲力竭，眼中流露出恐怖的神色。他们的国家突然遭到袭击，而事先敌人既无任何借口，也未提出任何警告。大炮、坦克排山倒海似地越过边界，战人遍地燃烧。当敌人遭到抵抗，荷兰边防部队开枪反击时，大规模的空中袭击接踵而至。荷兰全国都陷入混乱的状态；准备已久的防御计划立即付诸实施，堤岸已经溃决，洪水遍地泛滥。但是，德国人这时早已越过外部的防线，现在正蜂拥地沿莱茵河堤岸长驱直人，并已突破内部的格拉夫林防线，同时也威胁着围绕须德海的堤道。荷兰的大臣们虽然对最近挪威与丹麦被征服的事例记忆犹新，但似乎仍不能理解，那个“ 伟大的德国 ”直到头天晚上还对荷兰一味表示友谊，竟然会突然发动这种可怕的和残酷的袭击。看来战人是越烧越大了。

当时的政治形势对一向奉行绥靖政策的张伯伦是不利的。人民拥护同法西斯德国进行坚决的、积极的斗争，而在当时英国政治舞台上的显赫人物当中，只有丘吉尔具备领导这场战争的卓越才能。著名的英国社会活动家詹宁斯 · 普里特指出：“ 丘吉尔无论遭到何种挫折与失败，始终是一个强者，他善于鼓舞民众并且毫不妥协地敌视德国人。 ”《劳工月刊》写道：在 1940 年春季和夏季的事件中，英国统治阶级内部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慕尼黑政策的支持者虽然威信扫地，但仍保留了他们的牢固阵地和影响。政府的直接领导权转入以丘吉尔为代表的统治集团的另一部分人手中。丘吉尔始终不渝地捍卫积极抵抗希特勒的政策。

形势发展急转直下，盟军节节败退，溃不成军。在这场巨大的战斗所引起的强烈震动中，张伯伦再也赖不下去了，只好被迫宣布辞职，解散政府。就在那天——1940 年 5 月 10 日下午 6 时，国王紧急召丘吉尔入宫觐见。由

海军部沿公园林荫路至皇宫，乘车只需要两分钟。虽然当天伦敦的晚报上充满了大陆方面传来的惊心动魄的消息，但对于内阁危机则只字未提。公众现在还没有充分的时间来理会国内外发生的一切情况，因此在皇宫门前，也没有等候的群众。

丘吉尔于下午 6 时准点抵达皇宫。国王以一种锐利的和奇妙的眼光注视了丘吉尔一会几，然后对他说：“我想你不知道为什么我要找你来吧？”丘吉尔顺着他的情绪回答说：“陛下，我简直想不出为什么。”国王笑着说：“我要请你组织政府。”丘吉尔表示欣然领命。但是，他立刻感到责任重大。在这非常时期，只有组织举国一致的政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才能应付当时“摇摇欲坠”的局面。丘吉尔告诉国王，他将立即邀见工党和自由党的领袖，并建议组织一个包括五个或六个阁员的战时内阁，希望在午夜以前，将内阁名单呈报国王。

丘吉尔回到海军部后，立即邀见工党领袖艾德礼和格林伍德，同他们讨论了新政府的组成。丘吉尔建议，工党在政府中应占 1/3 以上的职位，在五人或者可能六人组成的战时内阁中应占两个职位。他要艾德札提供一个名单，以便讨论具体职务的安排。丘吉尔还提到贝文和亚历山大等人。邀请他们出任高级职务，实为当前形势所急需。在战争爆发前的十年间，丘吉尔多少处于独立的地位，与保守党和张伯伦政府发生的冲突与磨擦，远远超过他和处在反对党地位的工常和自由党的冲突。这天晚上，他们进行了一场愉快的谈话，然后工党领袖就告辞，用电话通知他们在伯恩默思的朋友和追随者。他们彼此之间，在 48 小时内，保持着最密切的接触。

为了减少政府的阻力和排除不必要的干扰，丘吉尔继续邀请张伯伦担任枢密院院长，并决定在当晚 9 时前张怕伦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宣布他已经辞职，同时呼吁全国拥护和赞助他的继任者。大约在 10 点钟左右，丘吉尔按照他所作的许诺，把战时五人内阁名单呈交国王。陆、海、空军三部大臣的任命，实力重要，关于这三部大臣的入选，丘吉尔心中早已决定。反对绥靖政策的前大臣艾登主管陆军部，工党的亚历山大主管海军部，自由党领袖阿奇博尔德·辛克莱爵士主管空军部，工党领袖艾德礼担任掌玺大臣，后为 副首相。同时，丘吉尔兼任国防部大臣的职位。但是，对于国防部的范围和职权却不打算加以规定。

这样，在 5 月 10 日的晚上，在这场巨大的战斗开始时，丘吉尔终于取得了梦寐以求的大权。后来，他回忆 1940 年 5 月 10 日他“被授于主持国政大权”的心情时写道：“在这场政治危机的最后的多事之秋，我在大约三点钟上床时，强烈地感到自己如释重负。我终于获得指挥全局的大权了。我觉得我是幸运的人，我以往的全部生活不过是为了这个时刻，为了承担这种考验而进行的一种准备罢了。”丘吉尔始终认为，他命中注定要高居众人之上。他在国家最困难的时候当上了英国首相，并对自己所处的独特地位充满信心。他写道：“我想我对全局了如指掌，深信自己不会失败。因此，虽然我迫切地盼望天明，但我却睡得很熟，而且不必在梦中追求安慰，因为现实比梦想更加美妙。”

但是，丘吉尔所面临的形势，确实是严峻的，正如他自己说的：“那渐渐聚集、郁积已久的狂风暴雨，现在终于向我们猛烈袭来了。”在这有史以来最残酷的战争中，第一次交锋就有四五百万人互相对垒。在上次大战的艰难岁月里和这次大战的初期，英国人还习惯于躲在法国战线的后面过日子，

而今这条战线在一个星期之内竟被摧毁得不堪收拾。不到三个星期，久负盛名的法国陆军竟土崩瓦解，溃不成军，英国的陆军被赶下大海，所有的装备损失无遗。不到六个星期，英国人就发现自己成了孤军，几乎被解除了武装，节节胜利的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军队，掐住了英国的咽喉，整个欧洲落入了希特勒的魔掌，而日本法西斯强盗，则在地球的另一半边虎视眈眈。正是在这种非常时期，丘吉尔就任首相兼国防大臣的职务，担负起首先组织一个包括所有政党的政府的任务，以便采取一切被认为是最符合国家利益的办法来处理英王陛下的国内外事务。

在大战方酣的时刻组织内阁，的确责任重大。保守党在下院所占的席位比其他各党加在一起还多 120 余席。张伯伦是他们推选的领袖。丘吉尔说：“我不能下认识到，在我对他们进行了多年的批评而且往往是严厉的谴责之后，我取张伯伦而代之，这对于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来说必然是非常不愉快的。”除此以外，他们大多数人必然了解，丘吉尔的一生是在同保守党的摩擦或实际斗争中度过的；他曾经在自由贸易问题上与他们分道扬镳，后来又作为财政大臣回来与他们共事。在这以后的许多年里，在关于印度、外交政策和缺乏战争准备这些问题上，丘吉尔是他们的主要对手。接受他为首相，这对他们来说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在国难时期，“大炮的声音是压倒一切的”。

工党成员和某些又能干又积极但未纳入新政府的人，施加了相当大的压力，要求肃清那些“有罪的人”，肃清那些应对慕尼黑协定负责或由于备战不力而应受批评的大臣。其中哈利法克斯勋爵、西蒙勋爵和塞缪尔·霍尔爵士成了众矢之的。但是，大敌当前还下好这样做，如果按照这些人的意见，保守党的大臣至少有 1/3 就不得不辞职。由于张伯伦是保守党的领袖，开展这样的运动，对全国的团结是有害的。丘吉尔竭力进行抵制，他说：“如果想拿现在来裁判过去，那就会失去未来。”这一论点以及当时的严重局势，制止了那些所谓“迫害异端的人们”。

5 月 11 日清晨，丘吉尔在给张伯伦的信中说：“一个月内谁也不变动住处。”这就在战争的紧要关头避免了一些小小的麻烦。丘吉尔继续住在海军部大楼里，并且把地图室和楼下的几十好房间当作他的临时总部。“我希望今天晚上为英王把战时内阁和作战机构组织完备。战争促使我们不得不赶快完成……由于我们两人必需如此密切地一起工作，我希望你再次迁入我们都很熟悉的你在 10 号的旧居，并希望你不要因此感到有什么不方便。”丘吉尔接着写道：“我并不认为今天有什么必要举行一次内阁会议，因为陆军和其他部队都在按照预定计划进行战斗。但我仍希望你和哈利法克斯在晚间 12 时 30 分到海军部作战室来，以便我们一起查看地图，进行商谈，掌握前线情况。”

丘吉尔在最初那些天的经历是奇特的。一个人埋头于战事，一切思想都集中在战争上，可是对战争又拿不出什么办法来。在全部时间里，既要组织政府，又要会见客人，还要调整各政党之间的平衡。那时，一十英国政府拥有由英王任命的 60 到 70 位大臣，要把他们像拼图片似地拼成一体，而且在当时还要照顾到三十政党的要求。丘吉尔不但需要会见所有的主要人物，而且还要腾出一些时间来会见大批被选出来担任重要职务的有才干的人，并同各党协商，适当地安排他们的工作。

最大的困难发生在比弗布鲁克勋爵身上。丘吉尔相信他能做出卓越的贡

献，希望他担任飞机生产大臣。起初比弗布鲁克好像不大愿意担任这一职务，空军部也不愿把他们的供应部门划分出去。而且还有其他的阻力妨碍这一任命的实施。不过，丘吉尔确信英国的生存有赖于新式飞机的源源不断的生产；战争需要他那种生气勃勃的旺盛精力，因此他竭力疏通关系，排除障碍，坚持了这一任命。

遵照议会和报界发表的普遍意见，战时内阁必须是小型的。开始只有五个人，这些人自然都是主要政党的政治家。大部分部长（大臣）不是内阁成员。为了便于处理事务起见，财政大臣和自由党领袖是要经常出席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经常出席”的人数就逐渐多起来了。但是，主要责任还是落在五位战时内阁大臣的身上。丘吉尔说：“如果我们打不赢这场战争，应当被送到伦敦塔山[1]斩首的，就只有我们五个人。其余的人要处分的话，那只是因为他们掌管的部门有所失职，而不是他们制定了政府的政策。”政策上的重担是由战时内阁来承担的。这在即将来临的艰难日子里，使许多人打消了种种顾虑。

丘吉尔除了任首相以外，还兼任下院领袖、国防大臣和国防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作为国防大臣和国防委员会主席，他实际上掌握了最高军事领导权，是英国战时名副其实的三军最高统帅。海军大臣以及陆军和空军大臣的地位虽然形式上不变，但在实际上却大受影响。他们不是战时内阁的成员，也不出席三军参谋长委员会。他们仍然对各自的部门负完全的责任，但是他们很快地而且几乎是不知不觉地就不再担负制定战略计划和逐日的作战指挥工作了。这些计划和工作是由参谋长委员会在首相兼国防大臣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

丘吉尔是个性格果断、意志坚强、精力充沛的人，而且是个雄辩的演说家。在对德作战时期，他充分运用这些素质来领导国务活动。他的大量演说都能准确分析局势和英国民众的心理，他抨击希特勒及其党羽并号召本国人民积极抗战。丘吉尔的这些演说受到人民群众的赞扬，也终于得到反映群众情绪的有才干的军事将领们的拥护。丘吉尔的威望在日益提高。

在战争期间，小型的战时内阁集中掌握了英国的军政大权。战时内阁得到议会所有政党的支持，因此它有稳固的基础。许多历史学家指出，由于形势所迫，丘吉尔“已经变成独裁者”。其实，这不仅仅是形势所迫，也是丘吉尔本人的无比自信促成的。他说：“我想做的所有事情，经过阁员的明智讨论之后总能按我的见解得到通过。”丘吉尔所谓的“明智讨论”一般都要接受他的观点和意见才能结束。当然也会有一些例外的情况，可是这些例外的情况并不影响大局。战时在丘吉尔政府担任许多职务的臭利弗·利特尔顿讲了这样一件事。他写道，有一天晚上 10 点，丘吉尔在战时内阁的地下指挥部召开国防委员会会议。丘吉尔昂首挺胸地走进来，这预示着即将开始一场争论。他提议审查某一问题，然后征求与会者的意见。利特尔顿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丘吉尔听后大发雷霆。他说：“在我一生中从来没有听到过一位国王的老臣竟会提出这样愚蠢的建议。”其实，利恃尔顿提出的建议是很现实的，得到与会者的支持。丘吉尔无言以对，只好在午夜过后无可奈何地结束会议，他说：“简言之，我们一致通过了军需大臣的愚蠢建议。”

丘吉尔的同事们非常不喜欢首相为自己规定的工作制度。所有最重要的

---

[1] 伦敦培山是中世纪英国监禁、处决囚犯的地方。

会议都在晚上召开，往往一直开到深夜才结束。丘吉尔在他还是一名年轻的骑兵军官的时候，在古巴发现西班牙人每天在最热的时候休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海军部工作时也养成了午休的习惯。他有一种非常幸运的本事，就是头一沾枕头就入睡，他每天从不放过这一享受。他白天休息，晚上可以工作得很晚。丘吉尔以开玩笑的方式向同事们宣传午休的好处，然而他在回忆录中说，很少有人效仿他。只有海军参谋长庞德海军上将坐在圈椅里嗜睡成癖，甚至在战时内阁会议上他也能打脑入睡。

丘吉尔通常在早晨 8 点钟左右醒来，躺在床上阅读报纸、电报和其他紧急文件。他阅读报刊非常仔细。他的私人医生莫兰勋爵回忆说：“ 他总想知道关于他报纸上写了些什么。 ”丘吉尔常常躺在床上办公，直到中午。他躺在床上接见来访者，向各部和参谋长委员会口授命令、指示。这些命令、指示立即送给战时内阁的副秘书长——丘吉尔在参谋长委员会内的私人代表伊斯梅将军。

丘吉尔取得政权后的最初阶段困难很多。德军突破了英法前线，战火向法国北部蔓延，危及巴黎；英国远征军有被歼的现实危险。丘吉尔很可能在德国人发动进攻的初期就已经意识到法国不可能取胜。这意味着英国不久即将失掉最后一个主要的同盟国。丘吉尔深感武器不足，尤其缺乏驱逐舰和新式作战飞机。于是，经内阁同意，在 5 月 15 日下午起草了他自担任首相以来第一次向罗斯福紧急求援的电报。为了保持他们之间的通信的非正式性质，丘吉尔在署名时仍自称“ 前海军人员 ”，他在电报中写道：

“ 我虽然变换了职务，但我相信你不愿意我中断我们之间的密切的私人通信。正如你必然知道的那样，局势已迅速地恶化了。敌人在空中显然占了优势，他们的新技术正在法国人的心中产生深刻的印象。我本人认为，地面战争才刚刚开始，我很想看到群众都参加战争。直到目前为止，希特勒还是在用特种坦克部队和空军作战。那些小国简直像人柴杆一样，一个一个地被粉碎了。虽然还没有肯定，但我们必须预料到，墨索里尼也将急急忙忙地插手进来参加对文明国家的劫掠。我们预料，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这里会受到空中袭击以及伞兵和空运部队的袭击，我们对此己有所准备。如果必要的话，我们将继续单独作战，我们是不怕单独作战的。 ”

“ 但是，总统先生，我相信你会认识到，美国的呼声和力量如果压抑得太久，也许就起下到什么作用了。 ”丘吉尔说，“ 你将看到一个完全被征服的纳粹化的欧洲很快就会出现在眼前，这个压力也许是我们承受不了的。我现在要求的是：你宣布非交战状态，这就是说，你们除了不实际派遣武装部队参战外，将尽一切力量帮助我们。 ”随后，丘吉尔就提出，要求美国借给四五十艘较旧的驱逐舰。提供数百架最新式作战飞机，以及一批急需的防空设备、弹药和钢村。这位英国首相说：“ 只要我们还能付美元，就继续用美元购买；但是我有理由深信：即便我们付不出钱，你也会照样把物资供给我们的。 ”

5 月 18 日，丘吉尔收到了罗斯福的复电，对他们继续私人通信表示欢迎。对首相提出的要求，美国总统说，借用或赠与四五十艘较旧的驱逐舰，需要国会授权，目前进行此事尚非其时。他愿意尽力使英国政府顺利地得到最新式的美国飞机，防空设备，弹药和钢村。为了进一步加强联系，双方还决定互派军事代表团，以便进一步加强战争中的合作。

当时，丘吉尔政府需要立即着手解决几个重大问题。要千方百计延长法

国的抵抗时间，以便给德国军队造成最大创伤，同时也为英国加强国防而抓紧训练陆军和空军，动员全民抗战，并为准备生产武器赢得时间。不久，西线进一步出现险情，在法国北部的英法两国的大部队彼德军截断。5 月 13 日，星期一，下院召开特别会议，要求对新政府举行信任投票。会上，丘吉尔发表了激动人心的讲话。他说：“我没有别的，我只有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贡献给大家。”在英国的全部历史中，还没有一位首相能够向议会和人民提出这样一个简明而又得人心的纲领。“你们问：我们的政策是什么？我说：我们的政策就是用上帝所给予我们的全部能力和全部力量在海上、陆地上和空中进行战争；同一个在邪恶悲惨的人类罪恶史上还从来没有见过的穷凶极恶的暴政进行战争。这就是我们的政策。”丘吉尔说。

“你们问：我们的目的是什么？”这位首相说，“我可以用一个词来答复：胜利——不惜一切代价去争取胜利，无论多么恐怖也要去争取胜利；因为没有胜利，就不能生存，大家都要认识到：没有胜利就没有大英帝国的存在，就没有大英帝国所代表的一切，就没有促使人类朝着目标前进的那种时代要求和动力。我满怀兴奋和希望，担负起我的工作。我深信，人们不会让我们的事业遭到失败。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我有权利要求大家的支持。我说：起来，让我们把力量团结起来，共同前进！”

丘吉尔讲话结束后，会场上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全体议员一致投赞成票。从此，全国人民空前团结，热情奋发，经受着艰苦抗战的历史考验。正是：欧洲大地遭魔障，万苦千辛结愁肠；团结一致争胜利，众志成城打豺狼。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第十七章　援救敦刻尔克

海上突围创奇迹，戮力同心战顽敌；

艰难险阻无所惧，首相誓言壮威力。

希特勒向低地国家的进攻，既是他称霸欧洲计划的一部分，也是他进攻英法的序幕。英法“祸水东引”政策遂告彻底破产，同时也导致了敦刻尔克的大溃退。

由于英法政府长期奉行反动的绥靖政策，由于西欧盟军缺乏周密的协作和严格的训练，再加上他们战略上的保守、陈腐，因此在德国法西斯军队的强大攻势下，很快就崩溃了。不仅英法空军在开始几小时就遭到严重的损失，而且陆军也处于非常狼狈的境地。从那时起，离心力量很快就表现出来了。比利时国工急于考虑投降，英国远证军总司令戈特忙着准备登船撤退，而法国魏刚将军则想举行停战谈判。荷兰军队仅仅到第五天就投降了。

5 月 14 日，离希特勒发动进攻虽然只有五天，但却是决定命运的一天。前一天的晚上，德军夺取了迪囊到色当之间的河岸峻峭、林木繁茂的缪斯河对岸的四个桥头堡，并且占领了色当。这是 1870 年拿破仑三世向毛奇投降的场所，也是结束法兰西第三帝国的地方。这样，盟军防线的中央部分和英法两军的精锐迅速转移到比利时去的重要枢纽地点，就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第二天，5 月 15 日，大规模的攻击开始了在数量、集中程度、机动性和打击力量等方面都是空前未有的一支坦克部队，由德国边境通过阿登森林出发了。其队伍之长，即使分了三路纵队还延伸到莱茵河后面 100 英里。现在它突破了法国第九军团和第二军团的防线，迅速地向在比利时的盟军背后的英吉利海峡推进。一批又一批的施图卡式俯冲轰炸机，首先削弱了法军的防御阵地；大批的战斗工兵布置橡皮船下水，架搭浮桥，准备渡河；接着就是配备有自动推进炮的装甲师，每个装甲师的后面紧跟着摩托儿步兵师，占领坦克开辟出来的阵地。这个钢与火的密集队伍，不是惊慌失措的守军所能阻挡的。在缪斯河上迪囊的两侧，法军被赫尔曼·霍特将军的第十五装甲军击败了。这个军的两个坦克师之中，有一个坦克师是一个名叫埃尔温·隆美尔的年轻大胆的准将指挥的。在河的南面，由第四十一装甲军所组成的两个坦克师也采取了同样战术。

在德军强有力的打击下，英法军队退守在从安特卫普到纳缪尔的代尔河防线上。这恰恰是德军最高统帅部所求之不得的事。因为这样一来，就给希特勒大规模歼灭盟军创造了条件。5 月 19 日，一支由七个装甲师组成的强大楔形队伍，疯狂地向松姆河北挺进，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著名战场，进抵距离英吉利海峡只有 50 英里的地方。到 5 月 20 日晚上，第二装甲师已经到达松姆河口的阿布维尔了。此时，约有 40 万英法联军退缩到敦刻尔克一块很小的三角地带，陷入了重围，前面是波涛汹涌的大海，后面是如虎似狼的追兵。盟军丢盔卸甲，溃不成军。对此，希特勒高兴得忘乎所以，他对德军及其指挥员备加赞扬。他认为盟军就要被消灭，战争很快就要结束了。

就是在这令人揪心的日于里，为了鼓舞斗志，丘吉尔向政府官员发布了如下的通令：

“在这黑暗的日子里，如果政府中所有的同僚以及重要官员能在他们的周围保持高昂的士气，首相将不胜感激；这不是说要缩小事态的严重性，而是要我们对我们的能力表示信心，我们有坚定不移的决心继续作战，直到把

敌人企图统治整个欧洲的野心彻底粉碎为止。

“不容许有法国单独媾和的想法；不过，无论大陆上发生任何事情，我们也不能对我们应尽的职责有所怀疑，我们一定要竭尽全力保卫本岛，保卫帝国和我们的事业。”

当 5 月 20 日古德里安的坦克部队突然突破盟军防线，进抵海边的阿布维尔以后，盟军面临覆灭的危险。丘吉尔见势不妙，随即命令海军调集船只，积极为英国远证军和其他盟国军队可能撤出海峡上的各港口做准备，并要求非战斗人员立即开始渡过海峡前往英国。于是创造了震惊全世界的海上突围的奇迹。

到 5 月 24 日，北面的比利时前线已接近崩溃；在南方，从阿布维尔沿海岸向北猛扑的德国装甲部队，在攻克布伦、包围加莱以后，已经达到距离敦刻尔克只有 20 英里的阿运河。比利时军队、英国远征军 9 个师和法国第一军团的 10 个师都夹在中间了。这里虽然运河、沟渠和泛滥地区纵横交错，地形不利于坦克的行动，但古德里安和来因哈特的装甲军已经在格腊夫林和圣奥麦尔之间的运河上建立了五座桥头堡，准备给盟军以毁灭性的打击，使他们受到从东北面推进过来的德国第六军团和第十八军团的夹攻，从而完全消灭他们。

说来也巧，就在 5 月 24 日这天，纳粹最高统帅部突然发来了一道奇怪的紧急命令。事后查明，这道命令是在伦斯德和戈林怂恿之下，不顾勃劳希契和哈尔德的激烈反对，由希特勒坚持发出的。命令要坦克部队停在运河一线，不要再向前推进。这就给远证军司令戈特将军一个意外的、重要的喘息机会，他和英国海军及空军都充分利用了这个机会。伦斯德后来体会到这一点，他说，这个喘息机会导致了“战事中几个重大转折点之一”。

5 月 26 日夜间，希特勒取消了停止前进的命令，并同意这样的意见：由于包克的部队在比利时进展迟缓和海岸附近运输活动频繁，装甲部队可以继续向敦刻尔克前进。但这时已经太迟了，被围的英法盟军已经得到加强自己的防务时间，一边抵御，一边开始偷偷地逃到海里夫了。过去和现在对于海洋都缺乏了解的希特勒和他的将领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熟悉海洋的英国人，竟能够从一个设备已荡然无存的小小港口和暴露在他们鼻尖下面的沙滩上撤退了 30 多万人。

5 月 26 日晚上 7 时差 3 分，在希特勒取消停止前进的命令以后不久，英国海军部根据丘吉尔的指示发出通知，开始执行“发电机计划”，这是敦刻尔克撤退计划的代号。那天晚上，德国装甲部队恢复了从西面和南面对这个海港的进攻，但现在装甲部队发现进攻很困难。戈特将军已经有时间部署了三个步兵师，可以在重炮的配合下抵抗德军的进攻。就在这个时候撤退工作开始了。由 860 多艘各种类型、各种动力的船只编成的舰队，从巡洋舰、驱逐舰到小帆船都集中到了敦刻尔克。第一天，5 月 27 日，他们撤走了 7669 人；第二天 17804 人；第三天 47310 人；5 月 30 日，53823 人。头四天总共撤退了 126606 人。这大大超过了海军部原来希望撤出的人数。撤退开始的时候，海军部以为只有两天的时间，所以只指望能撤退 4.5 万人。

“发电机计划”执行到第四天，即 5 月 30 日的时候，德军最高统帅部才觉察到发生了什么事情。四天来，德军最高统帅部的公报一直在重申，被围敌军的命运已经注定了。他们在 5 月 29 日的一份公报中宣称：“在阿托瓦的法军的命运已经决定了”，“被迫退入敦刻尔克周围地区的英军在我们集中

进攻之下正走向毁灭。”但英国军队并没有走向毁灭，而是向海上走去。当然，他们没有带走重武器和装备，可以肯定，这些人将会活下来，有朝一日再投入战斗。

一直到 5 月 30 日早晨，德军总参谋长哈尔德还在日记中满有信心地写道：“我们所包围的敌人正在继续崩溃。”他承认，有的英国人“打得很猛”。其他人则“逃至海滨，想用不管是什么漂浮在海上的东西渡过英吉利海峡”。下午，在与陆军总司令勃劳希契会商以后，总参谋长终于发觉这许多运载英军逃跑的小得可怜的船只的意义。勃劳希契面对这一情景十分懊丧，他和总参谋长认为，要是德国的装甲部队没有被希特勒阻止的话，早已在海岸边把袋形阵地的口封上了。恶劣的天气使纳粹的飞机不好活动。现在他们只有站在一旁，眼看着成千上万的敌人，不顾猛烈炮人的袭击，在他们的鼻尖底下逃到英国去。

事实上，这就是他们所看到的情况，不管德国人在袋形阵地各边增加多么大的压力，英国的防线还是巍然不动，撤退的部队更多了。5 月 31 日，是撤退人数最多的一天，有 6.8 万人上了船到英国去，其中 1/3 是从海滩撤退的，2/3 是从敦刻尔克港撤退的。现在总共已撤退了 194620 人，比原来估计能撤出的人数多出三倍。

由于敌人已经发觉，因此就没有什么可保密的了。英国海军根据丘吉尔的命令，放手发动群众，号召沿海船民积极参加营救敦刻尔克的行动。凡是有船的人，无论是汽船或帆船，部开往敦刻尔克；幸而准备工作一个星期前就动手了，现在又有许多人纷纷自愿前来积极支援。5 月 29 日开来的小型船只数目还不多，但它们是以后开来的将近 400 只小型船只的前驱，这 400 来只船起了重大的作用，从 31 日起，把大约 10 万人从海滨渡送到了远离海岸的大船。在这几天里，丘吉尔没有见到他的海军部地图室主任海军上校皮姆和其他两三十经常见面的人。后来发觉，他们也驾驶了一艘荷兰小船，四天内运送了 800 人。在敌人不断空袭下，前往营救军队的船只共计 860 艘。

在援救敦刻尔克的这些日日夜夜里，丘吉尔昼夜不眠，全神贯注，亲自指挥这一震惊世界的英勇行动。这段时期，他一直没有到下院去。他认为再发表什么声明是没有什么益处的，议员们也未向首相提出这个要求。但是，每一个人都认识到，英国军队的命运，甚至还有比军队的命运更重要的事情，很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就决定了。丘吉尔对大臣们说：“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能使我们放弃要誓死保卫世界正义事业的职责，也不能摧毁我们有力量勇往直前的信心，正如在我们历史上的许多关键时刻一样，我们有力量冲破重重困难，直到最后打败我们的敌人。”在这些日子里，丘吉尔的战时内阁表现了坚强的团结。每个大臣都已下定决心，宁愿马上牺牲生命，家庭和财产全遭毁灭，也不愿屈膝投降。他们这种表现，既代表了下院，也代表了全体人民。丘吉尔说：“在这以后的几天和几个月中，我每遇到适当的场合便表述他们的心情。我是能够表述他们的心情的，因为他们的心情也正是我的心情。一股不可抗拒的熊熊烈火燃遍了我们这个岛屿的每个角落。”

当时，在环绕敦刻尔克的海岸上，残酷的战斗在激烈地进行着，为了掩护海上撤退，守卫部队进行了英勇的阻击。成千上万的军队在海滩的沙丘中间一连四五天遭到无情的空袭。希特勒以为用德国空军就可以使盟军无法逃走，所以他想把他的装甲部队留作战役的最后一击之用。

戈林的空军所以没有按照“元首”的意图充分发挥作用，原因是多方面

的。据哈尔德记述，它有一部分时间是由于恶劣的天气不能出动。其余的时间则是遭到英国皇家空军意外的袭击，后者从海峡对面基地起飞，第一次成功地向德国空军挑战。英国新式的喷火飞机虽然在数量上居于劣势，但证明胜过麦塞施米特式。笨重的德国轰炸机被英机击落。有少数几次，戈林的飞机乘英机未来的间隙飞到敦刻尔克上空，使这个港口受到很大损失，一时无法使用，部队不得不完全依靠从海滩上船。德国空军对船只也进行了几次强袭，在 861 艘中有 243 艘沉没，其中大部分是德国空军炸沉的。但戈林向希特勒许下的歼灭英国远征军的诺言，却没有实现。6 月 1 日，德国空军进行最大的一次攻击，炸沉了英国驱逐舰三艘和一些小型运输舰，但这一天撤退的人数仅次于最高的一天，共撤退了 64429 人。到第二天黎明时分，只有 4000 名英国军人还留在包围圈中，由当时守住防线的 10 万名法军掩护他们。

这时英法军队处在德军中程炮弹的射程以内，白天不得不停止撤退工作。当时德国空军在天黑之后并不进行活动，6 月 2 日、3 日夜间，余下的英国远征军和 6 万名法军成功地撤出来了。一直到 6 月 4 日早晨，敦刻尔克仍在 4 万名法军的固守之中。到那一天为止，共有 338226 名英、法士兵逃出了德军的虎口。

据丘吉尔分析，希特勒围歼远怔军的阴谋所以没有得逞，主要有三个因素。第一，接连不断地轰炸沿着海岸集结的大量军队，造成的伤亡很轻微。炸弹投入松软的沙内，爆炸的弹片被沙子包往，散不开。在最初阶段，经过一阵轰隆隆的空袭之后，军队吃惊地发现几乎没有什么伤亡。到处都是炸弹在爆炸，但是很少有什么人受伤。有岩石的海岸也许会造成比较严重的后果。不久以后，士兵们对空袭就不在乎了，他们沉着地蹲在沙丘之间就有活的希望。灰色的大海就在他们面前，向他们张开了欢迎的巨手。在那边，踏上救命的小船就到家了。

第二个为希特勒所未料到的因素是他的飞行人员的伤亡。英国和德国的空军质量在这里直接受到了考验。英国的战斗机队尽最大的努力在战场上空不断巡逻，与敌人殊死战斗。它们一次又一次地冲入德国战斗机队和轰炸机队，予敌机以重创，把它们打得七零八落，逐出上空。天天都是这样战斗，一直到英国皇家空军获得光荣的胜利为止。无论在哪里遇着德国飞机（有时德机一来就是四五十架），便立刻向它们展开攻击，往往英国的一个中队或者不足一个中队的飞机，便打丁几十架敌机，敌机的损失不久就达到几百架之多。战斗最激烈时，英国连“最后的神圣后备军”——首都空军部队也全体出动，投入战斗。战斗的飞行员有时一天出击四次。战果很显著。优势的敌人有些被击败了，有些被打死。这是一场决定性的战斗。可惜海滩上的部队很少见到这空中的伟大战斗场面，因为战斗时常是在几英里以外或云层上空进行的。英国空军对掩护海上撤退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三，虽然如此，但是，如果没有海，所有海滩细沙的有利条件和空中的英勇战斗也起不了什么作用。10 或 12 天以前所下的命令，己在事态紧急和情绪高涨的情况下结出了丰硕果实。岸上、船上秩序井然，海面很平静。小船来往于海岸与大船之间，在海滩边把涉水过去的士兵运走，把落水的士兵救起来。他们全然不顾敌人的轰作，虽然轰炸常使他们遭受牺牲。单是船只数目之多，便足够弥补空袭造成的损失。就整个“蚊式”舰队来说是打不沉的。丘吉尔说，“敦刻尔克海滩的战斗经过，将彪炳在我们所有的史册中”。

敦刻尔克的突围，挽救了英国的军队。但是丘吉尔 6 月 4 日在下院提醒

议员们说，“我们必须非常慎重，不要把这次援救说成是胜利。战争不是靠撤退打赢的。”英国的处境确是严重的，比起 1000 年前诺曼人登陆以来任何时候都要危险。它没有陆军保卫岛屿，空军力量在法国已受到很大的削弱。剩下的只有海军。挪威战役已经表明，大型战舰是很容易遭到以陆地为基地的空军的攻击的。现在德国轰炸机从基地飞过狭窄的英吉利海峡，只需 5 分钟到 10 分钟的时间。当然，法国还坚守在松姆河和安纳河以南的地方。但是，它的最精锐的部队和最精良的装备已在比利时和法国北部损失殆尽；它的数量不多、陈旧过时的空军也已大部分损毁了。现在开始领导那个摇摇欲坠的政府的贝当元帅和魏刚将军，已不再想和这样一个优势的敌人打下去了。

当 1940 年 6 月 4 日丘吉尔在下院起立发言的时候，这些惨淡的事实，使他的心头十分沉重。当时，从敦刻尔克开回来的最后一批运输舰正在把人员卸下来。正如他后来回忆录中所写的那样，这时他已下定决心不仅向本国人民，而且也向全世界表明，“我们决定继续战斗是有重要理由的。”正是在这个时刻，他发表了著名的令人久久不能忘怀的演说：

“欧洲大片的土地和许多古老著名的国家，即使已经陷入或可能陷入秘密警察和纳粹统治的种种罪恶机关的魔掌，我们也毫不动摇，毫不气馁。我们将战斗到底。我们将在法国作战，我们将在海上和大洋中作战，我们将具有愈来愈大的信心和愈来愈强的力量在空中作战；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防卫本上，我们将在海滩上作战，我们将在敌人登陆的地点作战，我们将在田野和街头作战，我们将在山区作战；我们决不投降；即便我们这个岛屿或这个岛屿的大部分被征服并陷于饥饿之中——我从来不相信会发生这种情况——我们在海外的帝国臣民，在英国舰队的武装和保护之下也将继续战斗，直到新世界在上帝认为是适当的时候，拿出它所有的一切力量，来拯救和解放这个旧世界。”

英国继续战斗的决心，似乎并没有使希特勒感到不安。他确信，在他把法国子掉以后，英国就会改变主意的，而他现在就要干掉法国了。6 月 5 日，在敦刻尔克陷落后的第二干早晨，他们在松姆河上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随即以压倒一切的力量从阿布维尔到莱茵河上游这整个 400 英里宽的横贯法国的战线上采取攻势。法国的命运已经注定了，他们只能用 65 个师去抵抗包括 10 个装甲师在内的德军 143 个师的兵力，因为最优秀的部队和大部分装甲部队都在比利时消耗掉了。力量薄弱的法国空军也所剩无几。英国能够派出来的只有驻在萨尔的 1 个步兵师，另外还有 1 个装甲师的部分人员。英国皇家空军除非把不列颠群岛置于不顾，否则它能为这场战斗提供的飞机极为有限。再说，目前在贝当和魏刚的控制下，法国最高统帅部已经浸透了失败主义情绪。虽然如此，有些法国部队还是极为勇敢和顽强地战斗着，在一些地方甚至暂时阻止了希特勒的装甲部队，并且坚决不向德国空军的不断轰炸屈服。

但是，这是众寡悬殊的战斗。希特勒在消灭了英法的主力之后，德军像潮水一般涌向法国。6 月 10 日，法国政府匆忙撤离巴黎。6 月 14 日，这个未设防的伟大城市，法兰西的光荣，被冯·库希勒将军的第十八军团占领了。巴黎铁塔上立即高悬卐字旗。6 月 16 日，雷诺总理辞职，他的政府已逃到波尔多，贝当接任总理，贝当在任职的第二天，就通过西班牙大使向德国要求停战投降了。

在法国最后挣扎的日子里，为了延长法国的抵抗时间，丘吉尔曾两次飞

往巴黎，积极主张英法联合组成统一的国家，统一宪法，共同组织一个议会，组织统一的政府和军队。这项建议的本意是迫使法国依靠自己的殖民地、首先是北非继续坚持同德国作战。但是，法国政府这时一心要与胜利者德国妥协，而不是向濒临危亡的英国靠拢。丘吉尔的建议毫无结果。1940 年 6 月 22 日，法国同德国签订了停战协定。英国失掉了所有的同盟国，只好孤军作战。

面对当前的形势，丘吉尔忧愁满腹，思绪万千，他高声朗颂了查尔斯·默里的著名诗句：

城堡里下了半旗，
昨晚奏了城堡首领的挽歌，
许许多多被夺走丈夫的村妇
孤独地祝祷她们的征人。
为了自由，为了尚未达到的目的，
把山谷中的人都集合起来，送到前方，
砍掉那恶毒的鹰爪，
把它们的羽毛扔进大海。
城堡和市镇上英勇的人们。
离开他们的店铺和作坊，
愉快地辞别朋友，勇猛地冲向敌人，
老苏格兰仍然不可轻侮。

这时，英国人民意识到国家、民族遇到了致命的威胁，从而表现出异乎寻常的英勇顽强，准备焕发精神，继续坚持抗德斗争。丘吉尔写道：“ 在法国被击败之后，英国凭借岛屿多的有利地势，从失败的痛苦和致命的威胁中产生出一种不亚于德国的民族果敢精神。 ”丘吉尔表达了英国人民的战斗意志，因而显著提高了他在群众中的威望。丘吉尔成了民族战争的领袖，人民相信他能够采取有力措施把战争进行下去。

英国人民群众反法西斯的坚定立场，使丘吉尔的行动更加坚决果断。6 月 18 日丘吉尔在下院发表讲话时说：“ 法兰西之战已告结束。不列颠之战就要开始……因此让我们勇敢地承担起我们的责任，而且我们应当鞠躬尽瘁，死而后己，英帝国就是存在 1000 年之后，人们还能说，这是他们最光辉的时刻 ’。 ”正是：艰苦环境育英雄，保家卫国受称颂。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第十八章　坚定不移

英伦三岛岌岌危，黑云压城城欲摧；

高举战旗御敌寇，峥嵘岁月放光辉。

法国沦陷后，英国立即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得胜的纳粹军队，装备充足完善，后方还有许多缴获的武器和兵工厂，现正大批集结，准备对英国作最后一击。意大利己向英国宣战，并正在地中海和中东进行侵略扩张；在远东，日本心怀叵测，并将侵略战人烧到东南亚；在西班牙，佛朗哥的军队已占领丹吉尔国际共管区，并随时可能向英国宣战，用大炮封锁直布罗陀海峡的通道；在贝当和波尔多政府统治下的法国，新近迁至维希，随时有可能被迫向英国宣战。土伦残存的法国舰队看来行将落入德国人之手。的确，情况十分危急！

敦刻尔克撤退之后，尽管形势艰难，英国政府和人民仍决心战斗到底。然而，在英国虽说不存在士气不振的问题，可是又如何克服这些严重的具体困难呢？丘吉尔深知，英伦三岛上的陆军，除了步枪以外，其他什么武器也没有。事实上，全国所有的各种类型的野炮还不足 500 门，中型和重型的坦克不到 200 辆。至少半年以后军工厂才能制出他们在敦刻尔克损失的那些武器。难怪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狂妄地大喊大叫：“ 英国的未日已经到了！ ”

极端惊慌不安的情绪弥漫了整个美国。美国人怀着沉重的心情暗自付度：为了沉迷于一种慷慨却又无望的感情，而枉费自己非常有限的资源，是否合适？他们不是应当尽心竭力、爱护每一件武器，以补救他们自己的疏于备战吗？要撇开这些令人信服的、以事实为根据的论点，就需要有非常正确的判断。那位具有远见卓识的罗斯福总统和他的高级顾问们，即便面临第三届总统大选。也从未对英国人的命运和意志失去信心，并在困难时刻向他们提供了有力的帮助。

丘吉尔说：“ 英国人民具有那种既乐观又沉着的气质，我能发扬它是一种光荣，有了这种气质就可挽回颓局。我们英国人，在战前的岁月里，曾陷入极端和平主义而又缺乏远见，他们沉迷于政党政治的角逐；他们疏于防备，却又漫不经心地涉猎于欧洲事务的中心，现在他们面对一项任务：要同时清算他们过去的善良心意和疏忽的安排了。 ”大敌当前，他们一点也不感到诅丧，他们藐视那些欧洲的征服青，他们宁愿血染英伦本土，也不愿投降。正如伦敦军人俱乐部的一名侍者对一个垂头丧气的会员说的：“ 不管怎么说，先生，我们已经参加了这场决赛，而且就在咱们自家运动场上决赛，我们一定要奋力拼博，赢得这场央赛的胜利！ ”

丘吉尔说，我们岛国的地位有其独特的军事技术上的有利条件，了解这一点的英国人并不多，而外国人则更少；甚至在战前那些举棋不定的年代里，怎样在海防以及后来在空防上保持重要设施这一点，也不是人们普遍认识到的。不列颠人在英格兰土地上看到敌人的营火，已是将近 1000 年的事了。在不列颠抗战的高潮时，每个人都表现得很沉着，宁愿豁出自己的性命去决一死战。“ 这就是我们的心情，全世界无论是敌是友都逐渐认识了这一点。 ”丘吉尔说，“ 这种心情的根据是什么呢？那就是只能用暴力回击暴力，才能保卫民族的尊严和国家的独立。 ”

即使在那最困难的时刻，德国最高统帅部也没有低估英国人的决心和潜力。齐亚诺说，1940 年 7 月 7 日，他在柏林拜会希特勒时，曾和凯特尔将军

作过一次长谈。凯特尔同希特勒一样，向他谈到进攻英国的问题。他一再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作出肯定的决定。他认为登陆是可能的，但又考虑到这是一场“极其困难的战斗，必须要非常谨慎，因为能够得到的有关这个岛国的军事准备工作和沿海防御工事的情报少得可怜，而且也很不可靠。”对大不列颠的飞机场、工厂、主要交通枢纽进行大规模空袭，看来还容易做到，而且也有必要。但是也应该考虑到，英国空军的战斗力极强。凯特尔估计，英国人准备用于防御和反攻的飞机约有 1500 架。他承认，英国空军最近大大加强了攻击行动。执行轰炸任务时准确异常，而且出动的机群一次就达 80 架之多。凯特尔极力主张进攻直布罗陀，以便瓦解英国体系。至于战争要持续多久，凯特尔和希特勒都没有提过。

7 月 19 日，希特勒在征服法国、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之后，在国会发表了一篇得意洋洋的演说，对英国大肆攻击和恫吓。他预言丘吉尔很快就会到加拿大去避难，接着提出他的所谓“和平建议”。希特勒说：“在这个时刻，我们心自问，我觉得我有责任再次向大不列颠以及其他国家呼吁，希望它们诉诸理智和常识。我认为我自己有发出这种呼吁的地位，因为我并不是乞求恩赐的败军之将，而是胜利者，是在代表理智说话。我觉得没有理由使战争继续下去。一想到战争造成的创伤，我便感到悲痛。……也许丘吉尔先生对我这次讲话会置之不理，说这不过是出于对最后胜利的恐惧和怀疑。如果是这样的话，则将来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不受良心的谴责。”

在纳粹头子作出这副姿态以后的几天里，德国在瑞典、美国和梵蒂冈的外交使团便开始了紧张的活动。希特勒在使欧洲屈服于他自己的意志以后，自然很乐于取得英国对他所干的事情的承认，从而结束战争。事实上，他的建议不是和平，而是要英国立即放弃它参战的种种目的。当德国驻华盛顿代办试图和英国驻美大使接触时，丘吉尔首相于 7 月 20 日发出如下的电报：“我不知道哈利法克斯勋爵今天是否在华盛顿，但应该通知洛西恩勋爵，决不可对德国代办的函件作任何答复。”

最初，丘吉尔还想在上院和下院进行一场严肃的正式辩论。后来在和同僚们商量后一致认为，这样未免小题大作。于是决定由外交大臣通过广播拒绝希特勒的姿态。

22 日晚，外交大臣就把希特勒那个“按照他的意志投降的劝告撇在一边了”。英国外交大臣奉命宣告：“除非自由确有保障，否则我们决不停止战斗。”然而事实上，英国的报纸和英国广播公司从收音机收听到希恃勒的演说以后，还没有等官方表态，就立即对举行谈判的任何想法予以驳斥了。

齐亚诺谈到他在 7 月 20 日与希特勒的另一次会晤时说：“英国的报纸对希特勒昨日演说的反应表明，根本没有取得谅解的前景，因此希特勒准备对英国给予军事上的打击。他强调说，德国的战略地位以及它的势力范围和经济控制范围早已大大削弱了大不列颠抵抗的可能性，因此在第一个回合里大不列颠就会崩溃。空袭已在几天前开始，并且在不断加强。英国防空设施和战斗机的迎击不能有效地阻止德国的空袭，德国已经作好了充分的准备，现在正在研究如何发动决定性的攻击了。”

齐亚诺在他的日记里也曾记述：“19 日晚，当英国的冷淡反应第一次传来时。在德国入中弥漫着一种遮掩不住的失望情绪。”希特勒“愿意和大不列颠取得谅解。他知道对英国的战争是一场艰巨的血战，他也知道各地的人民对流血抱有反感”。因此，德国继续在幕后进行外交活动。8 月 3 日，瑞

典国王认为和英国政府商谈此事的时机已到，丘吉尔随即建议外交大臣坚决拒绝和希特勒的德国进行任何和谈，并发表了官方的正式复文如下：

“1939 年 10 月 12 日，英王陛下政府曾就德国的和平建议向议会作了深思熟虑的报告，详细阐明了自己的立场。从那时起，纳粹德国侵犯了其邻近的小国，犯下了一连串新的万恶的罪行。挪威遭到蹂躏，现在被一支德国侵略军所占领。丹麦受到袭击和掠夺。比利时和荷兰虽尽力满足希特勒先生的意愿，而且德国政府还对它们作过种种尊重中立的保证，但是仍被德军所奴役。特别是在荷兰，种种蓄谋已久的阴险残酷的行为，在鹿特丹的大屠杀中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这次大屠杀中，成千上万的荷兰人被杀害，这座城市的重要部分惨遭破坏。

“这些可怕的事件在欧洲的史册上留下了黑暗的记载，给它抹上了无法洗刷的污点。英王陛下政府从这些事件中认识到，没有丝毫理由背离他们 1939 年 10 月所通过的决议和确定的原则。相反，他们决心要竭尽所能用一切手段把对德战争进行到底，直到彻底粉碎希特勒主义，把全世界从一个恶徒所带来的灾祸中解放出来。他们的决心是如此坚定不移：他们宁愿同归于尽，也不畏缩或逃避自己的职责。他们深信，在上帝的帮助下，他们对完成自己的任务决不会束手无策。这个任务也许是长期的；但是，正如德国在 1918 年一样，它随时都可要求停战或公开提出和议。但是，在提出任何这类要求或建议之前，德国必须用行动而不是用空话作出有梦的保证，保证恢复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挪威、丹麦、荷兰、比利时，特别是法国的自由和独立的生活，同时在全面和平中对大下列颠和英帝国提出有效的安全保障。”

复文发出后，丘吉尔感到文件有些流于繁文褥节的形式，不适合当前的时代与有关问题的肃穆和朴素的气氛。为了避免引起外界的误解和涣散国内的斗志，同一天这位战时内阁首相又向新闻界发表了如下的声明：

“首相希望大家了解，德国企图进攻的可能性决没有完结。德国人正在散播谣言，说他们不打算进攻，对于他们所说的话，我们历来表示怀疑，对于这个谣言就更应该加倍怀疑了。我们感觉到，我们的力量在日益增长，准备也日益充分，但决不可因此丝毫放松警惕，在精神上有所松弛。”

为了发动全民抗战，防备敌人入侵，敦刻尔克战役结束以后，丘吉尔就带领最高统帅部的参谋人员到东部和南部沿海地区进行视察。他视察了太恩河和恒伯河以及敌人可能登陆的地区，检查了哈里奇和多佛尔的登陆防御工事，视察了蒙哥马利将军指挥的第三师和南方前沿指挥部。在本土防御问题上，丘吉尔除了加紧组建和整编正规军外，并号召全民皆兵，保家卫国，在各党派各团体的积极支持和响应下，全国很快组织了 150 万人的“国民自卫军”。

在这一时期，所有的英国人都参加了工作，尽了最大的努力，而且空前团结。男男女女都在工厂里的车床和机器旁边辛勤劳动，直到精疲力竭，倒卧在地，不得下把他们扶走，让他们回家，而他们的岗位则马上由另外的人提前上班接替。所有的男人和许多妇女唯一的愿望便是能够手持武器。战时内阁和政府拧成一股绳，紧密团结，人们丝毫没有恐惧之感。丘吉尔说，没有别的事比敌人入侵的威胁更能促使英国人行动了，因为英国 1000 年来未曾遭受侵略。广大人民下定决心要打赢这场战争，否则就宁可死去。

在这些日子里，丘吉尔除了担心敌人的空袭外，还特别担心德国坦克部队的登陆。因为当时英国几乎没有任何反坦克炮或反坦克弹药，甚至连普通

的野炮都没有。从下面讲述的这件事就可以看出当时英国是多么窘于应付这种危险。在丘吉尔巡视靠近多佛尔的圣马加里特湾的海滩时，旅长对首长说，他这个旅守卫着长达四五英里的危险极大的海岸线，但是他只有三门反坦克炮，每门炮只有六发炮弹。他略带诘难的神气问，是否可以让他手下的士兵射击一发炮弹，以资练习，使他们至少知道这种武器的效果如何。丘吉尔答复说，我们供应不起演习炮弹，并且说，须等到最后一刻，在最近的射程以内才可以开炮。

鉴于这种情况，丘吉尔要军需大臣莫里森火速生产反坦克炮和各种常规武器，以便尽快武装正规军和国民自卫军；要飞机生产大臣比弗布鲁克每周报告有关设计和生产自动轰炸瞄准器、低空无线电定向装置和空中截击机的情况，并要他力争每月不少于生产 1000 架军用飞机。丘吉尔还要求海军部，至少把 50 名经过训练或经过部分训练的驾驶员暂时调到空战司令部；要求陆军部除了加速筹建支援法国抗战的两个师外，还要按照荷兰流亡政府的愿望，制定编组荷兰旅的计划：催促外交大臣，承认不受被俘的比利时国王节制的比利时政府，为比利时唯一的合法政府；并且要求外交大臣鼓励南斯拉夫进行动员，以对抗法西斯意大利的威胁。丘吉尔躺在床上常常思索黯淡的局势，向秘书口授他一天要做的事情的备忘录，以便及时就一些问题发布指示。

面对现代化的战争，面对武装到牙齿的敌人，时间已不容许人们再遵循通常的途径去寻找应付的办法了。为了赢得胜利，丘吉尔心想，除了经常鼓舞军民的战斗士气外，还要向军队源源不断地提供新式战斗武器，为了使任何一个新颖的想法或新的发明不受机关办事程序的束缚而能迅速地付诸实践，首相决定，他以国防大臣的身份亲自领导杰弗里少校在怀特丘奇建立的实验场。杰弗里是一位年轻的军官，1939 年曾成功地进行了漂浮水雷的研究，在实战中发挥了很好的效果；如今，杰弗里少校和他的几位伙伴正在研究一种可以向坦克车投掷的炸弹，这种炸弹可从窗口投出，粘在坦克车上。当爆炸性极强的炸药接触钢板爆炸时，是特别有效的。

丘吉尔对此项研究甚为关心，并建议在这一基础上再研究出能以来复枪射击坦克的投射弹，类似枪榴弹，或者用反坦克枪射击坦克的炸弹，类似迫击炮弹。粘爆弹似乎可以用于前者，但也可能并非如此。无论如何要集中注意力去研究可以用于反坦克枪或普通来复枪发射的投射弹。为了加速这一研制工作的进行，丘吉尔要求国防部逐日催办此事，并希望每三天向他报告一次。

125 年以来，在英吉利海峡的狭窄的海道对面，现在第一次出现了强大的敌人。丘吉尔要求必须把重建的正规军和人数更多但训练更差的本上防卫队加以改编和部署，以形成周密的防御系统，作好准备，如果侵略者到来就歼灭他们。6 月 25 日，本土部队总司令艾恩赛德将他的计划送交总参谋部。这个计划的要点是：第一，在沿海敌军可能进犯的海滩上修筑“覆盖式”战壕，守卫海滨的士兵可在守卫地点作战，另外由机动预备队予以支援，以便立即进行反击；第二，建立一条穿过英国东部中心的反坦克障碍线，由国民自卫军防守，以便保护伦敦和大工业中心不受敌军装甲车的侵犯；第三，在反坦克障碍线的后面，是进行大反攻的主要后备军。随着时光的消逝，这个计划又经过无数次补充和修改，但总的精神没有改变。国防委员会强调，如果受到袭奇，所有的部队应即固守，不但要采取线形防御，而且要多方设防。

同时，其余的队伍应迅速行动，机动灵活，坚决消灭无论是来自海上还是来自空中的侵略者。

尽管英国拥有制海权，并且在空中有战斗机构成的强大的防御力量，但还是担心出现德国在英格兰登陆的危险。每一个港湾，每一个海滩，每一个港口都成了人们担心的所在。除此之外，可能有伞兵袭来，占领利物浦或者爱尔兰。丘吉尔的考虑是：“如果德国能不顾我们的海军力量，轻而易举地进犯英国，我们为什么不能用同样的方法对待他们呢？完全采取守势的老一套想法毁灭了法国，我们不能让这种想法破坏我们的一切主动精神。”他认为，在被德国征服的国家沿海一带牵制住大批德国军队的办法是非常重要的，应当立即着手组织袭击部队进攻沿海地带，在敦刻尔克目睹的事实说明，进攻部队在给敌人造成重大杀伤后，可以迅速地撤离选定的地点。丘吉尔说：“如果能使德国人猜想下一步我们将在什么地方进攻他们，而不是让他们迫使我们蹉跎在这个岛上大构其防御工事，那是多么令人兴奋啊！我们必须作一番努力，摆脱我们在心理上和精神上屈服于敌人的意志和先发制人的状态。”

首相的意见得到内阁和国防委员会的赞同，他们决定建造大批的坦克登陆艇，组织若干分遣队出敌不意地到敌人占领区去开展攻势。“把坦克从特制的登陆艇开到敌人疏于戒备的海岸上去”，这种想法在丘吉尔的脑海中盘旋很久了。早在 1917 年 7 月，他在劳合·乔治政府中担任军需大臣时，丘吉尔就曾设计过这种坦克登陆艇。按照他的想法，每艘登陆艇载一辆坦克或几辆坦克，艇首装有铁丝网破坏器。只消使用吊桥或使艇首倾斜，坦克就可以借自己的动力登陆，使步兵在进攻要塞或炮台的人口时，下致受到铁丝网的阻挠。这是一个新的创造，可以避免过去登陆时的重大困难——需要野战炮兵迅速登陆去破坏铁丝网。

坦克登陆艇适用于跨越英吉利海峡的袭击战，或者在地中海进行规模较大的战争，但是不适宜于大海上作远程航行。需要一种更大、更适宜于海上航行的舰只，这种舰只也应像坦克登陆艇一样，除了能在远洋航行中运送坦克和其他车辆以外，也能把坦克和其他车辆卸在海滩上。于是丘吉尔又发出了设计这种船只的指示。这种船只最初叫做“大西洋坦克登陆艇”，后来又改名为“坦克登陆舰”。这种登陆舰在盟军日后所有的重大战役中，都表现了非常优越的性能，对于解决将重型车辆卸在海滩上这一难题，其贡献也许是独一无二的。这样的舰艇最后建造了 1000 多艘，它对诺曼底登陆尤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经过两个多月的紧张备战和全面动员后，局势有了好转。丘吉尔确信，国防力量正在日益加强。全国人民都不遗余力地劳动，当他们经过一天的辛劳和通宵工作之后开始休息时，心里感到十分愉快，愈来愈觉得：“时间是我们的，我们一定要胜利。”

英国政府在法国投降后，坚定不移：高举抗战的大旗，这一举动提高了丘吉尔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声望，也逐渐改变了他在保守党内的地位。保守党党员渐渐懂得丘吉尔是他们的唯一希望，只有利用他日益提高的威信，方可挽回这个党在人民群众当中的声誉。

1940 年 9 月底，张伯伦因健康状况恶化而辞职，不久即去世。因此需要选举新的保守党领袖。这时大家已经很清楚，只有丘吉尔能够胜任。《星期日泰晤上报》写道：“丘吉尔是我们的秘密武器。在这个伟大的时刻，我们

在伟大领袖的英明领导下战斗，感到无比幸福。今天，温斯顿·丘吉尔不仅是英国精神的化身，而且是我们的坚强领袖。不仅英国人，整个自由世界都对他无比信任。”这份报纸表达了当时英国保守党领导人的观点，正是：身先士卒，群众拥护；誓死抗战，洗刷耻辱。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第十九章　勇击“海狮”

德英空战染长虹，“海狮计划”早出笼；

英国军民齐奋战，空军健儿立奇功。

希特勒对英国的“和平攻势”碰壁后，遂于7月16日发出“关于准备在英国登陆作战”的第十六号指令，即所谓“海狮计划”，叫嚷要“清除英国本土作为对德作战的基地，并且在必要时，全部予以占领。”准备工作要在8月中旬完成。

为了贯彻这一指令，德国在一个月之内，沿欧洲北海岸集结了168艘运输舰，1910艘驳船，419艘拖轮和1600艘汽艇。陆军方面，也开始在海峡沿岸集结了13个师，7月17日开始进行登陆演习。

为了对付德国的登陆入侵，英国人民广泛地动员起来了。到8月20日为止，有200万人手中有了步枪和刺刀，其中3/4的人被编入正规军的军事组织。庞大的国民自卫军，有的持步枪，有的拿棍棒，随时为保卫英伦三岛而战斗。当时英国使用的雷达还处在初期阶段，不够精密，只能在敌机飞近国土上空时发出警报，而敌机飞临上空以后就无法报告了，群众就自动报名参加对空监视组织。他们手拿望远镜和步话机，从各个角落向指挥中心报告敌机的活动情况，配合飞行员作战。参加这种对空监视工作的男女就有五万多人。在保卫英国本上的战斗中，英国人民同仇敌汽，团结一致，顽强战斗，充分表现了广大人民群众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伟大作用。

但是，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将领们，却对征服英国盲目自信，德国最高统帅部作战局局长约德尔将军，在法国投降后写道：“德国对英国的最后胜利，现在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敌人再也不可能进行大规模的进攻战了。”希特勒宠信的这个战略家认为，法国在一周前已经投降，丢下英国单独作战，显然己孤立无援。因此，在短期内打败英国是“稳操胜券”的。

按照希特勒的指示，戈林对英国的大规模空中攻势“鹰计划”是在8月15日发动的，其目的在于把英国空军逐出空中，从而完成发动入侵的一个必要条件。现已成为帝国元帅的戈林，对胜利毫不怀疑，在7月中旬，他深信倾其全力进攻，能够在四天内摧毁英国战斗机在英国南部的防御，从而为入侵开辟道路。戈林对陆军总司令说，要完全摧毁英国皇家空军则需要稍微长一点时间：二至四星期。事实上，这个勋章满胸的德国空军统帅认为，单靠空军就能使英国屈膝，可能不需要用陆军进攻。

戈林拥有三支庞大的航空队可以实现这个巨大的目标：第一航空队在凯塞林元帅指挥之下，从低地国家和法国北部起飞出击；第二航空队在斯比埃尔元帅指挥之下，基地在法国北部；第五航空队在施登夫将军指挥之下，驻在挪威和丹麦。前两个航空队总共有战斗机929架，轰炸机875架，俯冲轰炸机316架；第五航空队拥有轰炸机123架和双引擎ME—110型战斗机34架。为了抵御这支强大的空军，英国皇家空军在8月初保卫帝国本土的力量为700架到800架战斗机。

现在英国的命运取决于能否赢得空战的胜利。德国领导人已经看出，他们能否实现入侵下列颠的一切计划，完全取决于能否控制英吉利海峡和他们在英国南部海岸选定的登陆地点的上空。不能防御英国空军的袭击，就不可能进行登陆港口的布置、运输舰只的集结、航道的扫雷和敷设新的水雷区。完全掌握运输船只上空和海滩上空的制空权，是实现横渡海峡和登陆的决定

条件。因此，结果如何，要看是否能够摧毁皇家空军和伦敦与海岸之间的机场系统。7 月 31 日，希特勒对海军上将雷德尔说：“ 如果经过八天的激烈空战之后，德国的空军还未大量摧毁敌人的空军、港口和海军的话，作战行动势必要推迟到 1941 年 5 月。 ”现在要打的就是这场战争。

丘吉尔说：“ 我个人在心理上对这场即将到来的实力较量毫不畏惧。 ”他在 6 月 4 日对议会说：“ 庞大一时的法国陆军在几千辆装甲车的冲击下，就一败涂地，溃不成军了。难道文明事业不也是能够由几千名飞行员用他们的本领和忠心来保卫住吗？ ”这个时机现在已经到来了。

在对法战争中，德国空军的使用已经到了极限，而且和德国海军在挪威战役以后一样，需要几个星期或几十月的休整。这段间歇对英国也是有利的。因为绝大部分英国战斗机中队，也都先后参加了欧洲大陆的战斗。希恃勒没有想到，在法国崩溃以后，不列颠还是不接受和平建议。像贝当、魏刚以及法国的其他许多将军和政治家一样，他不理解一个岛国单独具有的、不依靠外援的智慧和能力；而且同这些法国人一样，他错误地判断了英国人的意志力。丘吉尔说：“ 我们已经走过了一段漫长的道路，而且从慕尼黑以后学到了不少东西。 ”6 月间，希特勒在逐渐看清了新的形势后，便决心实施这场征服英国的“ 海狮计划 ”，否则他就要面临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以及由此产生的一切难以预测的危险与困难。

在整个 7 月里，德国空军对海峡里的英国舰只和英国南部的港口进行的攻击日益频繁，这是一种试探性的行动。尽管在入侵开始以前肃清狭隘海峡里的英国舰只是必要的，但是这些初步空中袭击的目的，在于引诱英国战斗机出来作战。这个目的没有达到。英国皇家空军司令部机智地只出动了很小一部分战斗机来应战，结果舰只和一些港口遭到了很大的损失。4 艘驱逐舰和 18 艘商船被击沉,但是这个初步交锋使德国空军付出的代价是 296 架飞机被击毁，135 架被击伤。而皇家空军丧失了 148 架战斗机。

在 8 月间，德国空军已经集结了 2669 架作战用的飞机，其中有 1015 架轰炸机，346 架俯冲轰炸机，933 架战斗机和 375 架重型战斗机。8 月 5 日，纳粹元首的第十六号指令批准对英国加紧进行空战。戈林从来没有把“ 海狮 ”作战计划放在眼里；他的心思全部用在“ 绝对的 ”空中战争。他后来对各项布置的胡乱更动，使德国海军参谋部感到困惑。德国海军参谋部认为，摧毁英国皇家空军及其飞机工业，只不过是达到一个目的一种手段；完成这一任务后，空战便应该转向攻击敌人的军舰和船舶。他们对戈林把海军的目标排在次要地位感到遗憾，而且因为一再拖延而感到苦恼。8 月 6 日，他们向最高统帅部报告说，由于英国空军的不断威胁，德国在海峡敷设水雷的准备工作己无法进行。8 月 10 日，海军参谋部的作战日记写道：

“‘ 海狮 ’作战计划的准备工作，尤其是扫雷工作，由于空军停止活动而受影响，空军目前因为天气恶劣不能出动，而且由于海军参谋部所不知道的原因，空军曾经失去了最近极为有利的天气所提供的机会。…… ”

在希特勒的督导下，戈林于 8 月 13 日下令实施“ 鹰计划 ”。作为战斗的序幕，12 日对英国的雷达站进行了猛烈的袭击，五个雷达站被击中并受到损坏，一个雷达站被炸毁。但是，德国人这时还不了解雷达对英国的防御的重要性，因此没有继续袭击这些雷达站。在 13 日和 14 日两天，德国人大约出动了 1500 架飞机,主要是袭击英国空军的战斗机机场。虽然德国人说已经‘ 完全摧毁了 ”其中的五个，但是它们所受的损失实际上是微不足道的，德国空

军损失了 47 架飞机，英国空军损失了 13 架。

8 月 15 日德英双方展开了第一次大规模空战。德方把他们所有三个航空队中的大部分飞机都投了进去，轰炸机出动了 801 架次，战斗机 1149 架次。从斯堪的纳维亚出动的第五航空队遇到了灾难。德国人满以为东北沿海是无防御的，因此派出约 800 架飞机对英国南部海岸进行大规模空袭，而只派 100 架轰炸机在 34 架双引擎 ME—110 型战斗机掩护下去袭击东北沿海，但是这支队伍 在飞近太恩河畔时，意外地碰上了英国 7 个中队的飓风式和喷火式机群，因此受到了严重打击。30 架德国重型轰炸机（“亨克尔III”式，每架飞机有四名训练有素的飞行员）被击落，而英方则只有两名飞行员受伤。这是戈林第五航空队在下列颠战役中的末日。它从此一蹶不振，没有重新参加这场战役。而且从那以后，没有优秀的战斗机护航，德国再也不敢进行白天轰炸了。

那天，德国人在英国南部比较成功。他们发动了四次大规模的袭击，有一次几乎飞到伦敦。他们击中了克劳伊登的四个飞机工厂，并且炸坏了英国空军五个战斗机机场，使英方蒙受了一定的损失。

8 月 15 日的空战，是“海狮”战役以来最大的一次空战；在长达 500 英里的战线上进行了五次大的战斗。这的确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日子。在南方，英国所有的 22 个战斗机中队全都投入了战斗，许多中队一天出动两次，有的还出动三次，甚至四次，德国损失了 76 架轰炸机，英方损失飞机 34 架。这对德国空军来说是明显的惨败。

英国战斗机同处于很大优势的德机作战，靠的是机智地运用雷达。德国飞机刚从西欧的一些基地起飞，它们的影子便在英国雷达荧光屏上显示出来，它们的航程被精确地划出来后，英国战斗机司令部完全知道在什么地点和在什么时候迎战最力有利。这是战争中的新发明，它使德国人感到迷惑，因为在发展和运用这种电子装置方面，德国人远远落后于英国人。德国著名战斗机驾驶员阿道夫·加兰后来作证说，“我们意识到皇家空军战斗机中队一定受到地面某种新装置的控制，因为我们听到指挥喷火式和飓风式飞机同德国机队作战的命令是非常熟练和准确的”，“这种雷达对战斗机的控制使我们感到意外，而且是非常惨痛的意外。”

但是，在 8 月 12 日使英国雷达站遭到巨大损失的攻击并没有继续进行下去，8 月 15 日戈林受到第一次挫折后，便完全放弃了这种攻击。他说：“继续攻击雷达站是否还有意义，这是有疑问的，因为受到攻击的雷达站迄今为止没有一个失去作用。”

英勇的英国空军，成功地保卫了南部上空的第二个关键是扇形站。这是地下神经中心，这个中心根据雷达、地面观察站和空中驾驶员获得的最新情报，用无线电话指导飓风式和喷火式飞机作战。正如加兰指出的那样，德国人能够听到扇形站和空中驾驶员之间经常进行的无线电通话，并且终于开始认识到这些地面控制中心的重要性。8 月 24 日，德国人便改变战术，去摧毁这种扇形站。其中六个扇形站设在伦敦四周各机场，它们对于保护英国南部和首都本身是十分重要的。这一战术改变，对英国空中防御的关键是一个打击。

直到那天为止，战斗看来对德国空军不利。8 月 17 日，德国空军损失了 71 架飞机，英国空军则损失了 27 架。曾在波兰和西线为陆军的胜利铺平道路的缓慢的施图卡式俯冲轰炸机，受到英国战斗机的打击时毫无招架之功。8

月 17 日，戈林把它们撤出了战斗，这样便使德国轰炸机的力量削减了 1/3。8 月 19 日到 23 日，由于天气恶劣，空战停止了五天。戈林于 19 日在柏林附近的乡村别墅卡林霍尔回顾了局势后命令，等天气一好，德国空军立即集中力量专门攻击英国皇家空军。他说：“我们在对英国的空战中已经进入了决定性的时期。最重要的任务是击败敌人的空军。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是摧毁敌人的战斗机。”

为了鼓舞士气，8 月 20 日，丘吉尔向议会报告说：“当然，敌人在数量上远远超过我们，但是，我们新飞机的生产已经大大超过了他们，美国生产的飞机刚刚开始运来。我们轰炸机和战斗机的力量，在经过了这样几次战斗以后，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大。我们相信，我们能够无限期地把空战继续打下去，敌人愿意打多久就同他打多久，而且打的时间越久，我们就越能迅速地在空中先与敌人接近势均力敌，然后转入优势，而战争的胜负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空中优势。”

一直到 8 月底，戈林都未对空战抱悲观的看法。他和周围的人认为，英国的地面设施、飞机工业和皇家空军的战斗力已遭到严重的损失。他们估计，从 8 月 8 日算起，英国损失了 1115 架飞机，而德国只损失了 467 架。9 月间，天气一直晴朗，戈林希望取得决定性的战果。

为了完成这个目标，德国空军从 8 月 24 日到 9 月 6 日每天平均派出 1000 多架飞机，英国空军驾驶员一个月来每天要出动好几次，已经很疲劳了。他们虽然进行了英勇战斗，但是德国方面在数量上的优势开始发挥效力。英国南部的五个前沿战斗机场遭到了严重破坏，更糟的是，七个关键性的扇形站有六个受到十分猛烈的轰炸，整个通讯系统似乎已处于被摧毁的边缘。更糟糕的是，皇家空军战斗机防御力量开始变弱了。在 8 月 23 日到 9 月 6 日这个关键性的两周中，英国被摧毁或受伤的战斗机有 446 架。而且皇家空军有 103 名驾驶员被打死，128 名受重伤，为当时全部驾驶员的 1/4。正如丘吉尔后来所写的那样，“局势已对战术空军不利……人们感到十分焦虑。”

这种情况再持续几个星期，英国在天空就会失去有组织的防御力量。但是，戈林又接着犯了第二个战术错误，这一错误的后果可与希特勒在 5 月 24 日停止用坦克进攻敦刻尔克相比。它拯救了被打得晕头转向的皇家空军，并且标志着历史上第一次大空战的一个重大转折点。这个错误就是：在英国战斗机防御力量在空中和地面遭受损失而无法长期支持的情况下，德国空军 9 月 7 日转而大规模夜袭伦敦。皇家空军的战斗机因此而缓了一口气。这种战术上的改变，对野心勃勃的希特勒和戈林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8 月 24 日晚上，也就是在戈林轰炸伦敦的第二天，丘吉尔为了报复德方滥炸首都的野蛮行为，随即派出 81 架皇家空军飞机轰炸了柏林。物质损失虽不严重，但对德国的士气影响极大。英国人辽扔下一些传单说，“希特勒发动的这场战争将继续下去，希恃勒要打多久就打多久。”这是很好的宣传，但是炸弹的爆炸声是更好的宣传。

8 月 28 日的夜间，英国皇家空军派了更多的飞机袭击了柏林。官方“统计数字说，炸死了 10 人，炸伤了 29 人。纳粹要人大为震怒。在第一次袭击时，戈培尔曾命令报纸只用几行字报道空袭消息，现在则指示就英国飞行员“野蛮地”袭击柏林手无寸铁的妇孺大肆宣传。首都的大部分报纸都用同样的标题：《怯懦的英国袭击》。过了两个晚上，在第三次空袭之后，标题则为《柏林上空的英国空中强盗！》。

二星期来，英国连续不断地进行夜间轰炸的主要作用，是在德国人民中引起普遍幻灭的情绪和在他们心里播下怀疑的种子。当战争开始时，戈林曾向他们保证不可能发生这种事，他们相信了他。因此，他们今天感到的失望程度就更大了。他们害怕战争，渴望和平。

9 月 4 日，冬赈运动在体育馆开幕这天，希特勒认为他有必要向人民发表讲话，他要出席会议这一点，一直保密到最后一分钟。这显然是担心英国的飞机可能利用云层进行轰炸，以破坏这次集会，虽然集会是在下午天黑以前一小时举行的。希特勒在会上冷嘲热讽，称丘吉尔是“那个著名的战犯记者”，是“一个神经质的老母鸡”。今天，他需要答复德国人民心中想得最多的两个问题：什么时候进攻英国，对于柏林和德国其他城市遭到的夜袭将采取什么行动？关于第一个问题，他滑稽他说：“在英国，人们充满了好奇心，他们一直在问，‘他为什么不来？’别着急，别着急。他就来了！他就来了！”他的听众觉得这句俏皮话很好笑，但是他们也相信这是毫不含糊的保证。

关于轰炸问题，希特勒首先捏造了谎言，最后进行了可怕的威胁。他说：“丘吉尔进行这些空袭，是因为他的空军不能在白天飞临德国上空，但是德国的飞机则每天飞临英国领土上空。英国人看见一点亮光就扔下炸弹，扔在住宅区、农场和乡村里。”他继续说：“我们要以夜袭来回答夜袭。当英国空军扔下 2000、3000 或者 4000 公厅炸弹时，我们将在一夜间扔下 15 万、23 万、30 万或者 40 万公斤的炸弹。”希特勒发誓要把伦敦和英国的其他一些城市夷为平地！希特勒最后说，“总有一天，我们两个国家有一个会求饶，但这决不会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德国！”这时疯狂般的纳粹听众们由狂呼乱叫转为齐声高喊：“决不是！决不是！”

就在希特勒下达了滥炸伦敦和其他一些军事设施的命令之后，9 月 11 日，丘吉尔向英国人民发表了广播讲话。他除了号召军民粉碎敌人的空袭外，还要注意海上入侵。英国首相说：

“每当天气适宜的时候，一批又一批的德国轰炸机在战斗机的掩护下，往往一次就二四百架，向我们这个岛，特别是肯特侮角蜂拥而来，企图在白天袭击军事目标及其他目标，企图毁灭我们的首都。但是，它们遭到了我们战斗机中队的迎击，几乎来一次就被击溃一次；他们的损失与我方的损失相比，平均飞机是 3 比 1，飞行员是 6 比 1。

“德国人为了取得英格兰上空的白天制空权所作的这种努力，当然是决定整个战争的关键。到目前为止，这种努力显然是失败了。他们付出了很高的代价，而我们却感到比以前强大了，的确比这次激烈战斗开始的七月强大多了。无可怀疑的是，希特勒先生正在很快地消耗他的战斗机队，如果他再这样继续几个星期，就会把他这部分重要的空军力量消耗殆尽，完全毁灭。这对我们就大为有利了。

“另一方面，对他来说，在没有掌握制空权的情况下企图进犯我国，那将是一种非常冒险的举动。虽然如此，他那大规模入侵的准备工作还是在不断地进行。几百艘装有自动推进器的驳船正沿欧洲海岸南下，从德国和荷兰的港口驶向法国北部的港口，从敦刻尔克到布雷斯特，越过布雷斯特到比斯开湾的法国港口。

“除此以外，由每 10 艘或 10 多艘商船组成的船队正通过多佛尔海峡进入英吉利海峡，在德军新建的法国海岸炮台的掩护下，躲躲闪闪地从一个港

口开到另一个港口。在德国、荷兰、比利时以及法国的港口，从汉堡一直到布雷斯特，现在也集结了为数可观的船舶。最后，他们还准备一些船只，打算从挪威的港口运送一支入侵的部队。

“因此，我们必须把下星期或下星期前后看作我国历史上的一十非常重要的时期。它可以和当年西班牙无敌舰队逼近英吉利海峡，德雷克[①]快要打完一场木球的时候相比，也和纳尔逊在布洛涅为我们抵挡拿破仑大军[②]的时候不相上下。所有这些，我们在历史书上是读过了；但是，当前正在发生的事情，就它的规模和对全人类的生活和未来以及对世界文明的影响来说，都远远不是过去那些勇敢的日子所能比拟的。”

在纳粹头子的指令下，9 月 7 日傍晚，德国空军开始了对伦敦的大规模轮番轰炸，这一天，德国人投入了 625 架轰炸机和 648 架战斗机。在下午 5 点左右，第一批 320 架轰炸机在德国所有战斗机的掩护下，飞到泰晤士河上空，开始向瓦尔维治兵工厂、煤气厂、发电厂、仓库以及几英里的码头扔下了炸弹。这一片广大地区立即成为火海。锡佛尔镇的居民被火包围了，不得不从水路把他们撤出来。天黑以后，在 8 点 10 分，第二批 250 架轰炸机再次进行袭击，接着一批又一批的飞机不断前来轰炸，一直进行到星期天早晨 4 点 30 分。第二天晚上 7 点 30 分，又来了 200 架轰炸机，继续炸了一整夜。据英国官方的历史学家说，在最初这两天夜里，约有 842 人死亡和 2347 人受伤，这个大城市遭到了巨大的破坏。在整个一星期中，天天晚上都遭到空袭。

戈林元帅在“胜利”的鼓舞下，不满足于晚上轰炸，决定在白天接着轰炸，决心把这个城市夷平。这便导致了 9 月 15 日的这次战争中的一场决定性的战斗。这大中午时分，200 架左右的德国轰炸机在三倍的战斗机掩护下，在海峡上出现，飞向伦敦。英国战斗机司令部在雷达荧光屏上注视着进攻者的聚集，并且作好了准备。德机在逼近英国首都以俞就遭到拦截，虽然有几架飞机穿过去了，但是很多飞机被驱散了，另外一些还没有把炸弹扔下就被击落。两小时后，一支更为强大的德国机队来了，也被打得落花流水。据英国宣布，这天击落了 186 架德国空军的飞机，英国皇家空军仅丧失了 26 架飞机。

9 月 15 日这一天，是不列颠战役的转折点，正如丘吉尔后来所估计的，是不列颠战役的“关键”。戈林在第二天下令改变战术，规定白天使用飞机不再是为了进行轰炸，而只是用它们来作英国战斗机的诱饵。他吹嘘说，敌人的战斗机“应当在四五天内消灭”。但是，德国海军参谋部却非常关切他们本身的利害和责任，早在 9 月 10 日就在他们的“战斗日志”中作了这样的记载：

“现在还没有迹象表明，在南英格兰和海峡地区的上空已经击败敌方的空军，这一点对进一步判断局势是极端重要的。空军在初期的进攻确曾显著地削弱敌方战斗机的防御力量，从而使德国战斗机在英格兰地区获得了很大的优势。然而……我们迄今还没有获得海军参谋部向最高统帅部指出的冒险

[①] 德雷克（1545—1596 年），英国海军将领。1587 年西班牙国王腓力曾组织无敌舰队进攻英国时，德雷克奉命在霍华德勋爵统率下迎击。传说，当时他正在同霍华德勋爵作木球戏，霍华德听到西班牙进攻的消息后立刻要出发，他阻止道：“我们有充裕的时间，先打完这场球，再去打西班牙人。”

[②] 拿破仑曾在布洛涅集结大军准备进攻英国，由于纳尔逊率舰队扼守英吉利海峡而被阻。后来演变为 1805 年 10 月 21 日的特拉法加战役，法、西联合舰队被英国舰队击败。

进攻所必需的作战条件，即在海峡地区掌握绝对的空中优势和消除敌方空军在德国海军及辅助船只集结区域上空的活动……如果空军现在减少对伦敦的袭击，而加强对朴次茅斯和多佛尔以及作战地区以内或其附近的军港的攻击，那就符合‘海狮’作战计划的预定步骤了……”

这时，希特勒听信了戈林的话，认为对伦敦的大规模的袭击具有决定的意义，海军参谋部不敢向最高统帅部申述意见；但他们一直感到不安，到 9 月 12 日遂得出如下的阴郁的结论：

“这次空战是作为一种‘绝对空战’进行的，没有考虑到当前海上作战的需要，并且超出了‘海狮’作战计划的范围。就目前进行的空战的方式来看，它无助于主要由海军掌握的‘海狮’作战计划的准备工作。特别是我们未曾看到德国空军对英国舰队的舰只进行任何袭击，它们现在在海峡中几乎可以畅行无阻，不受干扰，这对于渡海运输是极端危险的。因此，要防御英国的海军，就主要靠敷设水雷区，但是正如一再向最高统帅部解释过的，不能把布设雷区当作掩护航运的可靠手段。事实上，迄今为止，猛烈的空战并未对登陆行动有所裨益；因此，从作战方面和军事方面看，目前还不能考虑登陆计划的执行。”

伦敦从 9 月 7 日到 11 月 3 日连续 57 个夜晚遭到恐怖袭击，每天平均有 200 架轰炸机前来轰炸，尽管遭到巨大的残酷破坏，但英国军民的士气并没有瓦解，军火生产也没有下降，情况恰恰相反。作为德国轰炸机首要目标之一的英国飞机工厂的产量，在 1940 年实际上仍然比德国多，其比数为 9224 架对 8070 架飞机。希特勒在英国上空损失了大量的轰炸机，它们一直没有能恢复原来的数目。

德国海军首脑们一直承认，海军自从初春在挪威海面遭受严重损失以来，不能够为入侵英国提供海上力量。没有这种力量，没有空中的优势，德国陆军要想横渡这狭窄的海峡是无能为力的。战争发生以来，希特勒第一次被制止住了，他的征服英国的“海狮计划”遭到了可耻的失败。正是：欺软怕硬是兽性，奋力拼搏顽敌惊；“海狮计划”破了产，“元首”狂暴如发疯。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第二十章 “伦敦精神”

全民皆兵尽英雄，伦敦精神放光明；

军民一齐来上阵，奋搏顽敌争先锋。

在德国空军对伦敦狂轰滥炸的那些日子里，英国首都人民表现了临危不惧的精神。誓死抵抗的空气弥漫全城。大街上贴着丘吉尔的名言：“让我们投身于国家吧，我们要参加战斗，参加工作，每个人要站在自己的岗位上。”有些机关、工厂和学校门口，还用大字书写着莎士比亚的话：“这块天佑的土壤，这陆地，这国家，这个英吉利，就是我们神圣的祖国。”

让我们看看美国著名记者罗伯逊当年所写的报道吧：

“星期一晚上又是不得了的——这 9 月 9 日之夜。星期二那天，恐怕是英国历史上的转折点，因为伦敦的人们忽然好像受了神的指示一样。伦敦 600 万人民骤然觉得，要是意志坚定，任何艰难险阻，总可以受得了，啸声弹、强力炸弹、烧夷弹又落了一晚，已是接连第三个晚上了。然而在星期二早晨，大家突然感觉到，星期一晚上没有星期天晚上那么可怕，而星期天晚上，又不如星期六晚上那么凶。恐怖的效力渐减性定律是发现了。从这时起，伦敦具有自信——伦敦可以受得了。

“星期一，大家还是照样紧张地工作着。人们丝毫没有沮丧的心情。这一个星期就这样过去了——日复一日，夕复一夕。首相已经下令，从全国各地，把高射炮集中到伦敦来。总是天色一黑，高射 炮火便响起来了，没有个停止。据悦一夜所消耗的炮弹就值 200 万美元，伦敦屋顶到处都掉着碎片。这种铿铿的声音是非常悦耳的——伦敦人听了，勇气更高一些。伦敦的一个星期，就是 9 月 7 日到 14 日，是非常不平凡的一个星期，简直眼瞧着挨不过去。但这一个星期终于过去了，而伦敦还是岿然存在——闪电战的威风，并不像意料的可怕。在这个星期的最后，伦敦的灯光还是光明的，阴沟还是通的，公共汽车和地铁仍按班行驶。……公园里仍是百花怒放，特拉法加广场（伦敦热闹中心之一）里，居然还有音乐演奏。榴弹卫兵团的军乐队，为了表示无畏精神起见，不时地举行音乐会。理发匠还是理他的发，洗衣的女工还是做她的活。

“到处都是炸弹坑和瓦砾场，但伦敦在这苦难中已得到自信；虽然它从来没有这样紧张生活过。到处都是英勇的表现。这一向度着平凡生活的 600 万市民，忽然觉醒了，世界文明是必须急救而使其不衰落的。天破晓时走到街头，吐一口气，你真觉得世界是你自己赎救出来的。

“慢慢地伦敦是习惯于这种围城生活了。无数的人们都用各种巧妙的办法去工作场所，往往是央求顺道的便车带着去。伦敦全城看到这种招牌：“照常营业”。谁都知道，工厂是无论如何不能让它停工的，服务工人的饭馆店铺是一定得开门的——战争真的变成全面的了，每个人都好像是军队中的一员，在百货公司卖衣服的女店员，现在觉得她对国家的重要，不亚于公园中的高射炮手。坚忍和决心随处可见——伦敦现在是一切都依赖于它的市民，伦敦人欣然地担负起责任了。……

“一夜又一夜，炸弹无尽下。英国人的精神未衰，他们始终毫不动摇。在圣保罗大教堂被炸的一天，我留心观察他们。我看见人们站在铁栅外面，寂无一声地望着屋顶的一个大洞。我深切地懂得了。伦敦人所讲的，他们宁愿让伦敦毁灭，不愿像法国人那样无耻地保住巴黎。巴黎圣母院今日在伦敦

人看起来已是死的东西——一个屈辱城中的一个死教堂。伦敦己不是一个物质的城市；它已是一个精神之都，那约翰生博士（18 世纪文坛权威）、卫斯雷（19 世纪宗教家）、莎翁的伦敦。伦敦现在是存在于伦敦人的精神中了。”

德国人对伦敦的轰炸，整整持续了 57 个昼夜。对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来说，这是一场严峻的考验。从来没有这么大的一片住宅区遭受过这样的轰炸，从来没有这么多的家庭被迫面临轰炸所造成的困难和恐怖。丘吉尔说：“德国人的第一个目的是要摧毁我们的空中力量；第二目的是粉碎伦敦人的斗志，或至少要使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无法居住。但是，所有这些目的，敌人都没有达到。我们飞行员的高超技术和勇于战斗的精神，我们飞机的优异性能以及他们的严密组织，使皇家空军赢得了胜利。千千万万的普普通通的人民，现在也表现了各种各样都很优秀的、为不列颠的生存不可缺少的美德，他们不畏强暴的精神向全世界表明，英雄的人民是不可战胜的。”

从 9 月 7 日到 11 月 3 日，平均每天晚上有 200 架德国轰炸机袭击伦敦。当时，首都的防御力很低，全城只有 92 门高射炮。在夜间战斗机队中，有六个中队是“伯伦翰式”和“无畏式”战斗机。夜间战斗还处在幼稚阶段，敌人遭受的损失很小。高射炮兵却因此一连三夜没有开炮。鉴于夜间战斗机存在的弱点和一些未能解决的问题，于是丘吉尔决定，准许高射炮手随意使用他们最好的技术，放手射击他们看不见的目标。指挥防空炮队的派尔将军，把高射炮从各郡的城市撤回来，使伦敦的高射炮数目在 48 小时内增加了一倍多。这样自己的飞机躲开了，高射炮兵大显身手的机会到来了。

伦敦居民呆在他们的家里或简陋的防空洞里，忍受这似乎未受任何抵抗的空袭已有三夜了。突然，在 9 月 10 日，整个防空火网打开了，而且伴随着强烈的探照灯光。开始，这轰隆隆的炮火虽然给予敌人的损害不大，但却大为振奋人心。每个人都欢欣鼓舞，认识到自己的部队开始反击了。从此，高射炮队经常开炮，射击技术不断提高。入侵飞机被击落的数字也逐渐增加。由开始的几架到几十架，一直到上百架。夜间战斗机的作战素质也有了很大提高，成为捍卫首都的雄鹰。他们个个英雄虎胆，争先立功。飞机生产大臣比弗布鲁克勋爵的儿子马克斯·艾特肯，一连击落了六架敌机。另一位航空队员在决心书上写着：“我活得毫无成绩，但我决心要死的值得；我不想做一个英雄，但我要像男子汉般的死！”这种报效国家、誓死如归的精神到处皆是。

轰炸刚刚开始的时候，人们在思想上没有把它当一回事。在伦敦西区，每个人都照常工作、娱乐、吃饭和睡觉。剧场里经常客满，熄灭了灯光的街道到处是三三两两的人群。同巴黎的失败主义成为鲜明的对比。有一次在连续不断的猛烈空袭中，丘吉尔和几个同事正在吃晚饭。这时斯多诺威大厦朝着格林公园的几扇大窗全部开着，公园里闪烁着高射炮的火焰，还时而被一颗爆炸的炸弹的火光照得通明。用餐后，丘吉尔和同事们向那俯瞰大堤的帝国化学公司大楼走去。从那些用石头构筑的高高阳台上可以眺望美丽的河景。南岸至少有十几处地方在燃烧，正当他们在那里观望的时候，落下了几颗重型炸弹，有一颗距离很近，他的朋友急忙把首相拉到一根坚固的石柱后面；随后，在白厅周围的那些政府建筑物，一再被击中，有的燃起了大火，有的倒塌了。此后，内阁办公室搬到斯多利门附近、遥对圣詹姆斯的新办公大楼。在新楼下面有一个作战指挥室和几间避弹卧室。在战争期间，丘吉尔绝大部分时间在这里办公和指挥战斗。

还有一个晚间，即 10 月 14 日夜晚的情景，也在丘吉尔的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照例的夜间空袭开始后，丘吉尔和一位随身参谋登上新楼的圆顶阁楼。那天夜里晴朗无云，可以看到伦敦很远的地方。看来，帕尔麦尔大街的大部分地方都已起火。那里至少有五处大火，在圣詹姆斯大街和匹克迪里大街也有大火。对面，在河那边较远的地方也有许多地方在燃烧。但是，帕尔麦尔大街烧得最厉害，简直是一片火海。空袭渐渐停止了，不久解除警报的笛声响了，剩下的只是几处熊熊大火。当丘吉尔闻讯政府官员经常集聚的卡尔顿俱乐部被炸时，急忙赶到废墟视察；令人奇怪的是，房子虽然被炸倒了，但是室内的 250 多人，全都从尘埃、浓烟和瓦砾堆里爬了出来。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尽管有许多人受了伤，但没有一个人死亡。当这些事传到内阁时，大臣们诙谐他说：“真是魔鬼保佑魔鬼！”昆廷·霍格先生就像阿尼埃斯[1]从特洛埃的废墟中背出派特尔·安齐赛斯那样，把他那位曾经担任过大法官的父亲从俱乐部的废墟中背出来。这次空袭使数以千计的建筑物遭到破坏，令人惊奇的是，死亡的人数不到 500，受伤的也只有一两千。

有一天午餐后，丘吉尔和财政大臣金斯利·伍德正洽商公事，忽听见泰晤士河对岸的伦敦南区发出巨大的爆炸声。他和财政大臣随即前往察看。炸弹落在佩克汉姆，是一颗很大的炸弹。它彻底炸毁或破坏了二三十幢三层楼的小型住宅，在这个非常贫穷的地区炸出了一片相当大的空地。在瓦砾堆中，这时已经插起了许多小小的英国国旗，使人万感交集。当居民认出了首相的汽车时，他们从四面八方跑来，很快就聚集了 1000 多人。这些人的情绪都很高昂。他们围在丘吉尔的周围，一面欢呼，一面用各种形式表示对战时政府的拥护。丘吉尔见此情景实在忍受不住，感动得流下了眼泪。当时同他在一起的伊斯梅记述道，他听见一位老太太说，“你们看，首相真关心我们，他在哭呢！”丘吉尔说：“我这不是悲哀的眼泪，而是赞叹和钦佩的眼泪。”

受难的群众领着他参观了废墟的中心。那儿有一个巨大的弹坑，大概有 40 码宽，20 英尺深。紧靠弹坑的边缘，翘立着一个“安德森式”家庭防空淹体，一个年轻人，他的妻子和三个孩子在炸歪的防空掩体的入口处迎接了首相和大臣。他们一点也没有受伤，但显然受到了炸弹的惊吓。在这不远处的一家小饭店，被炸成一堆瓦砾，饭店的主人和他的妻子满面泪痕。他们的家在哪里呢？他们靠什么生活呢？这正是需要当政的人运用权力的时候。丘吉尔在和财政大臣商量后，随即做出一项原则性的决定：凡因敌人轰炸而造成的一切损失应由国家负担，由政府立即全部赔偿。这样，负担便不致于单独落在那些住宅或店铺被炸毁了的人身上，而是由全国人民平均负担。就是在这个思想的基础上，一个星期后，政府制定了一个战争保险方案，这个方案对动员全民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0 年 9 月 5 日，丘吉尔向议会解释这一方案时说：

“当我在内地巡视，看到一个英国人的小住宅或小店铺被敌人炸毁，看到我们没有竭力设法使这种负担由大家分摊，从而使我们团结一致、休戚与共的时候，我感到莫大的痛苦。由于敌人的军事行动所造成的损害，与其他任何种类的损失或损害都有所不同，因为国家负有保卫全国臣民和纳税人的生命财产使之不受外来侵袭的任务。除非公众舆论与议会审核，把由于敌人

---

[1] 阿尼埃斯是弗吉尔所著《阿尼埃斯漂泊记》叙事诗中的英雄。据称，他是安齐赛斯之子。在特洛埃陷落后他把年老的父亲背负出来，而在混乱与匆忙中丢失了自己的妻子。

的轰炸所造成的损害与其他一切形式的战争损失加以区别，除非在由于炸弹和炮弹所造成的战争损害与其他形式的损失之间划一个明确的界限，我们就无法处理这一问题；不然的话，我们将打开一个没有止境的决口。但是，如果我们能够进行这样一个计划，对每一个由于炸弹或炮弹而蒙受战争损害的人给予全部或至少是最低限度的保险的话，我认为这将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标志，表明我们有信心，而在取得一些经验之后，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说，我们能采取这种方法渡过战争。”

1940 年，这正是英国人，特别是享有光荣地位的伦敦人，表现得最英勇的时刻。他们既严肃又活泼，工作顽强，勤勤恳恳，骨子里坚信自己是不可征服的人民，他们能适应这种充满了恐怖、充满了震荡不安和各种冲击的、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新生活。他们忍受痛苦的力量似乎是无穷无尽的。

到 9 月中旬，敌人对伦敦及其周围使用了一种破坏性很大的新的空袭方式。他们到处投掷大量的定时炸弹，给各项工作造成了很大的麻烦。大段大段的铁路线、重要的交通枢纽、通往重要工厂和飞机场的道路和主要街道不得不多次交通中断。因此，必须把这些炸弹挖出，将它们爆破或使之失效，这就成了当时一项最迫切最危险的工作。为此，每一个城市、每一个乡镇和每一个地区都成立了专业队。志愿人员争先恐后地参加这一冒生命危险的工作。由萨福克伯爵所组成的三人小组——他的私人女秘书和他那位年纪相当大的汽车司机，他们自称为“三位一体”。他们的事迹传遍了伦敦，传遍了全国。哪里有危险他们就到哪里去，一直挖到第 34 颗定时炸弹的时候，还是文质彬彬，面带笑容，但是在挖第 35 颗时由于引信爆炸，三个人全部壮烈牺牲。

10 月来临了，天气阴冷，风雨交加；但是伦敦似乎已经适应了这种不生就死的特殊的新环境。就在这个时候，敌人又改变了他们的空袭方法。迄今为止，敌人的空袭多使用烈性炸药炸弹；但是，在 10 月 15 日的月夜，480 架德国飞机，除向伦敦投掷了 386 吨烈性炸药炸弹外，还投掷了 7 万颗烧夷弹。在此前，政府督促首都居民隐蔽起来，并尽力改进防护设备。可是现在，“到地下室去”不得不改力“到房顶去”了。这就要由新任国内安全大臣来制定办法了。

一个规模巨大的、包括整个伦敦的防火了望哨和消防队很快就成立起来了。最初，防火了望哨都是志愿人员；可是需要的人数是如此之多，而且每一个人都强烈地感觉到应当轮流担负这一工作，因此防火了望工作不久就成为一种义务性的了。这种工作对各阶层的人都起了鼓舞激励的作用。为了教会防火了望哨如何处理敌人使甲的各种类型的烧夷弹：政府筹办了大量的训练班。其中很多人成了专家，几千颗烧夷弹还没有燃烧，起火的势头就被扑灭了。人门虽一夜复一夜地冒着敌人的轰炸呆在房顶上，除一顶钢盔之外，别无其他防护，但不久也就习惯了。

随着斗争的发展,莫里森大臣决定把 1400 多个地方消防队合并为一个全国消防总队。另外还有一个庞大的由居民组成的消防队，队员们都是在业余时间受训和工作的。这个民间消防队和房顶了望哨一样，最初也是在自愿的基础上募集的，但后来也一致公认这项工作应成为大家的一种义务。全国消防总队的好处是比较机动，有统一的训练标准和器材标准，一旦接到命令立即赶赴现场，成为防空救火的主力军。在所有这些工作中，莫里森大臣得到了里丁夫人的大力帮助。她每天昼夜不断地出入于防空壕，积极组织民间消

防队，在她的领导下，妇女防空志愿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进入 11 月份，情况又发生了变化。11 月 3 日晚，伦敦几乎在两个月内第一次没有警报。许多人对这种平静觉得奇怪。他们以为出了什么事。次日晚，敌人的空袭遍及这个岛的各个角落。这种空袭继续了一个时期。德国又一次改变了它的空袭办法。现在，虽然伦敦仍然是主要的目标，但他们却把主力用于摧毁英国的工业中心。德国曾训练了配备新式导航设备的特殊轰炸机中队来袭击指定的重要地点。例如，他们训练了一个飞行编队，专门用来摧毁格拉斯哥地方的罗尔斯—洛埃斯飞机发动机工厂，企图破坏英国的军事生产和民用生产。

这种新的轰炸战术是从 11 月 14 日夜对考文垂进行闪电轰炸开始的。伦敦这个目标似乎太大，漫无边际，因此很难收到决定性的效果，于是戈林希望能有效地摧毁各地方城市或军火生产中心。空袭是在 14 日黄昏时分开始的，到天亮时，将近 500 架德国飞机共投了 600 吨烈性炸药炸弹和好几千颗烧夷弹。总的说来，这是英国遭到的破坏性最大的一次空袭。考文垂的中心区被炸得粉碎，在一个短时期内所有的一切活动完全停止。被炸死的有 400 人，受重伤的人数更多。德国的广播电台说，英国的其他城市也将同样遭到“考文垂那样的轰炸”。虽然如此，所有重要的飞机发动机工厂和工作母机工厂并未停顿，居民的军事训练也未停止活动。紧急重建委员会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在恢复考文垂的日常生活上做出了出色的成绩。

11 月 15 日，敌人趁皓月当空，又回头向伦敦进行了一次猛烈的空袭。这次空袭造成的损失很大，特别是教堂及其他名胜古迹。下一个目标是伯明翰，从 11 月 19 日到 22 日，接连三次空袭造成了很大的破坏和伤亡。将近 800 人被炸死，2000 多人被炸伤；可是伯明翰人民在生活和精神上经受住了这次考验。一两天后，当丘吉尔来到这个城市视察工厂和敌人轰炸的结果时，发生了一件很使他感动的事。那时正是在吃晚饭的时间，一位女工向首相坐的汽车跑来，把一盒雪茄烟扔进车里。丘吉尔马上叫汽车停下来，她说道：“我这个星期因为生产成绩最好，得到了奖金。我在一个钟头前才听说你要来。”这件礼物得花费她两三个英镑。丘吉尔认为这是人民对抗战政府信任的表示，从中受到很大的鼓舞。他很高兴地亲吻了这位女工。之后，丘吉尔又去看那长长的集体坟墓，那里刚刚埋葬了许许多多的市民和他们的儿女。伯明翰精神闪耀着灿烂的光辉，它那高度组织起来的、自觉的、明察事理的 100 万居民则丝毫未被他们遭受的肉体上的痛苦所吓倒。这是伦敦精神的进一步发扬和光大。

在 11 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和 12 月初，空袭的重点转移到各港口。布里斯托尔、索斯安普敦，尤其是利物浦，都受到了猛烈的轰炸。后来普利茅斯、谢菲尔德、曼彻斯特、格拉斯哥以及其他的军火生产中心也都毫无畏惧地通过了作弹的考验。丘吉尔说，不论敌人袭击什么地方，我们的国家都是坚如磐石，硬似钢铁。

12 月 29 日，星期天。这以后的几个星期内空袭又一次在伦敦达到了高潮。所有德国人苦心积累的经验都在这次轰炸中用上了。这是一次典型的纵火行为。空袭的重点集中在伦敦中心金融商业区本身。轰炸的时间正好是潮水最低的时刻。一开始就使用带降落伞的重型烈性炸药包破坏自来水的主要管道。伦敦军民要扑灭的大火差不多有 1500 处之多。火车站和码头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市政厅被毁于大火和炸弹，而圣保罗教堂和其他一些重要建筑，

全靠大家的英勇努力才得以保住。

然而，正当英国空军与德国空军、英国高射炮与德国飞机之间进行肉搏时，另外一场斗争也正在一步又一步、一月复一月地进行。这是一场秘密的战争。人类从来没有进行过这样的战争。30 年代一位有才智的科学家写道：“思想界的先进人物已经到达了人类理智的极限，可是各种有线通信都不中用了，他们只能用无法理解的信号同我们通讯。”然而，当时大不列颠民族的命运和其他许多事情都取决于对这种信号的领悟，取决于针对所获得的印象采取正确和及时的行动。

自从 1939 年以来，雷达每个部分的技术一直在继续不停地发展。但是，尽管如此，从 1940 年 7 月到 9 月进行的不列颠之战，主要还是靠人的眼睛和耳朵打仗的。在这几十月里，丘吉尔曾用这样的希望来安慰自己：“英国冬季常有的浓雾和密云，会像一件披风似的遮住我们这个岛屿，至少可以给我们相当大的掩护，不致在白天，尤其是不致在夜间遭受准确的轰炸。”

有一个时期，德军轰炸机主要是靠无线电定向信标来导航的。在大陆上的许多地点建立了几十座这种像灯塔似的定向信标，每一个定向信标有不同的呼叫信号，德国人利用普通的定向无线电台，就能根据传来的这种电波的任何两束的角度来确定他们的位置。作为反措施，英方很快建立了一系列的电台。这些被称为“梅康”的电台拾取了德国电台的信号，并加以放大后再从英国某地放送出去。结果，常常把这些试图利用他们的定向信标导航的敌机引入歧途，有许多敌机就这样损失了。的确曾有一架德国轰炸机自动地在德文郡降落，以为那里是法国。

“然而，我在六月间受到了一次很大的震动。”丘吉尔在回忆录中写道，“林德曼教授向我报告说，他认为，德国人正在制造一种仪器，不论白天或黑夜，也不论天气好坏都可惜助于这种仪器进行轰炸。目前似乎德国人已经发明了一种无线电射束，这种射束就像是看不见的灯光，能够相当准确地把轰炸机导向它们的目标。”

戈林元帅把他的希望寄托在这种“克尼克拜因”装置上，并使德国空军相信，不论阴天、下雾或黑夜，都能对英国城市进行轰炸，并且还可使进攻的飞机免遭高射炮火和战斗机的截击。德国空军最高统帅部的将领依恃他们“有条理的头脑和经过深思熟虑的大规模计划”，把他们空战胜败的赌注押在这么一种新发明上。他们认为，这种新发明也像磁性水雷一样，可以打败他们的对手。

丘吉尔听了科学家们的介绍，觉得这种秘密武器的魔力，真比福尔摩斯或勒科克的故事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他听科学家们介绍的时候，感慨颇多，不禁诵起《英戈耳斯比传奇》中的诗句：

现在来了一位琼斯先生，他发誓证明，
15 年前，他去斯通（去考察
已故约翰·索尼爵士书中描述的石头），
在路上曾听到一阵呻吟，
他随着呜咽的悲声寻找，他看到
一只乌鸦正在啄食一个少年鼓手的骸骨！

随后，丘吉尔根据科学家们的建议，立刻采取行动，及时在国内建立干扰电台，使敌人经常发生误差；另外，还在一定的地点设置了一种重复发射器，加强分裂射束的一半信号，而不加强另一半信号。这样，试图在分裂射

束两半边的信号都相等的航线上飞行的敌机驾驶员，就要逸出正确的航线。可炸毁一座城市或至少可严重破坏一座城市的大批炸弹，便会落在距离城市15或20英里以外的旷野里。

大约在8月23日，德国人在迪埃普和瑟堡附近新建的一批“克尼克拜因”电台的射束射向伯明翰，同时开始了大规模的夜间空袭。开始几天，敌人十分猖狂，破坏力极大，但自从受到这种反措施的干扰后，在以后的两个月，即最危险的9月和10月，德国轰炸机在英格兰上空绕来绕去，盲目投弹，命中率最多不超过1/5。这在当时是一个了不起的胜利。

经过内部的一番斗争后，德国人终于修改了他们的方法。他们很幸运的是，他们有一个大队，即“第一百作战小组”，使用的是它自己特有的一种射束。他们称之为“X装置”，这是一个神秘的名称。敌人利用这个小组引路，在目标地区投掷烧夷弹，引起大火，起火的地方便成为其余的已经不再受“克尼克拜因”信号指挥的德国空军轰炸的目标。

到了1941年初，经过刻苦钻研，英方科研人员终于治服了“X装置”。后来敌人又使用了一种称为“Y装置”的新装置，英国科学家又紧迫不放，随即发明了一种“反Y装置”的干扰手段，将敌机引入迷途。因此，德国空军人员对这一新发明的信心，从一开始就丧失无余，经过多次失败之后，便不再使用这个方法了。真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就这样，法国沦陷后敌人企图征服不列颠的三次重大尝试，都彼英方成功地击败或阻止了。第一次是德国空军在7、8、9月的不列颠之战中遭到了决定性失败。敌人不但未能毁灭英国所赖以生存的空军、机场和飞机工厂，反而使自己遭受到难以忍受的损失。

第二次的胜利是德军未能取得制空权，因而未能实现其横渡海峡入侵英国的计划。英国战斗机的功绩，同350年前德雷克和他率领的无畏的小型舰只和勇敢的海员所作的功绩完全一样。当时，西班牙无敌舰队被击溃后，帕尔玛公爵[1]的强大的陆军也是在低地国家无可奈何地等待横渡海峡的船只。

第三次是德国空军对英国城市在夜间不分青红皂白地进行大规模轰炸。英国战斗机驾驶员的无限忠心和他们的技术以及人民群众的坚韧下拔的毅力，又战胜并挫败了敌人的企图。但是，如果没有英国科学家们所起的令人难忘的决定性的作用，那未在高空和烈火熊熊的街上所作的种种巨大努力也是徒劳的。

“伦敦精神”在战争中得以发扬光大，使英国人民渡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正是：人民战争威力无穷；奸诈敌人未能得逞。欲知丘吉尔下一步如何动作，且看下章分解。

---

[1] 当西班牙以无敌舰队进攻英国时，帕尔玛公爵曾率领陆军两万人进抵欧洲低地国家，企图渡过海峡登陆，但因缺乏载运船只，只能望洋兴叹。

第二十一章　争取美援

抗战艰难力又单，首相告急要美援；

“租借法案”及时雨，英明决策受称赞。

为了坚持抗战，丘吉尔除了动员国内人力、物力一切资源外，还积极设法争取新的盟友。丘吉尔懂得，德国是可怕的劲敌，所以新的盟友必须具备同德国旗鼓相当或者超过它的实力。当时只有美国和苏联具备这样的条件。在苏联和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后，丘吉尔的主要注意力转向了美国。

丘吉尔积极设法说服罗斯福，要他相信英国取胜对美国有利，而德国取胜必将给美国带来不幸和灾难。他千方百计鼓动美国参加抗德战争。他经过多次交涉，终于同罗斯福谈妥，英国以租让西印度群岛的基地来换取美国的50 艘旧驱逐舰。这一交易与其说使英国海军得到补充，莫如说在推动美国参战的路程上取得重大进展。同时，美国在 1940 年下半年和 1941 年上半年，给予英国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援助，是对处于困难时期的孤军作战的英国最有力的支援。

在意大利向英国宣战后，丘吉尔于 6 月 11 日再次向美国政府提出借用50 艘旧驱逐舰的问题。当时，由于美国“孤立主义”势力十分猖獗，再加上美国政界人士对英国抗战前途缺乏信心，因此罗斯福在解决这一问题上仍受到相当大的阻力。为了促进这一问题的解决，丘吉尔曾致电英国驻美大使洛西恩勋爵，向他说明这一问 题的利害，并要他向美国国务卿或总统本人相机转达。电报说：

“……如果大不列颠沦陷，一个亲德的政府交出英国舰队，就可从德国取得远为宽大的条件，从而使德国和日本成为新世界的主人。英王陛下目前的顾问们决不会作这种怯懦的事，可是如果成立一个古斯林式的傀儡政府，他们肯定要这样做，而且，或许他们也只能这样做，总统应该清楚这一点。你应把这个意思转达给总统，以便打消美国自以为得计的念头，以为照他们现在的政策，可以捡到大英帝国的残余。恰恰相反，他们所冒的危险十分可怕，他们的海军力量将被敌人的海军完全压倒。而且，敌人感到畏惧的美国岛屿和海军基地，也一定会被纳粹守去。如果我们失败，希特勒就可获得一个征服全世界的大好机会。”

过了一个月，依然毫无结果。随后，洛西恩大使发来了一封“令人鼓舞”的电报。他告诉丘吉尔，美国具有远见的人士终于开始感觉到，如果战事对英国不利而美国仍旧保持中立的话，美国就有完全失去英国舰队之虞。然而，除非做出保证，一旦美国参战，则英国舰队或其残部在大不列颠战败时将开往大西洋对岸，否则，要使美国的公众舆论考虑到让英国获得美国的驱逐舰，是极端困难的。

在 7 月底，丘吉尔在许多方面同时受到愈来愈大的压力。因此，他在 7 月 31 日致罗斯福的电报中，又重新谈起这一事情。电报说：

“自从我上次冒昧以个人名义给你拍发电报以来，已经有一些时候了，其间曾发生过许多事情，有好事，也有坏事。现在已经到了非常急迫的时候，请你让我们获得我们以前所要求的驱逐舰、汽艇和飞艇。德军已占领法国全部海岸，他们从那里可以派出潜艇和俯冲轰炸机轰炸我们的商船和粮食运输船只。此外，我们的海军还须经常准备击退可能从英吉利海峡来的进攻，还要应付从挪威向爱尔兰、冰岛、谢特兰群岛和法罗群岛的袭击。除此以外，

我们还要控制地中海的出口，如果可能的话，还要控制整个这一内海，从而制止战火严重地波及非洲。

“我们已经在建造大批的驱逐舰和驱潜舰，不过在今后三四个月里，我们的舰只是不够的……近来敌人的空袭使我们的船只遭受重大的损失。最近10天来，我们有11艘驱逐舰被炸沉。这一切竟发生在敌人企图登陆以前！驱逐舰很容易遭受敌机的轰炸，但是它们又必须在遭受空袭的地区巡航，以防止来自海上的袭击。我们不能长期经受目前这样的损失，如果我们得不到强有力的增援，则战争便将由于次要的而且是容易弥补的因素而遭到失败。

“我已将我们目前的处境坦率地奉告，我深信，现在你已洞悉我们的情形，一定会竭尽所能，立即给我们送来50或60艘你们的旧驱逐舰。我们能够非常迅速地给它们装上潜艇探测器，以便在西部的航道上用来对付敌潜艇，从而使我们能够把比较新的和炮火较好的舰只部署在英吉利海峡去抵抗敌人的入侵。总统先生，我怀着崇高的敬意向你说明，在漫长的世界历史中，这是目前的当务之急。……我深信，由于你十分了解海上的情况，你将不会让我们因为缺乏这些驱逐舰而难以渡过战争的难关。”

三天以后，8月3日，为了尽快地获取驱逐舰，丘吉尔又提出用租让海军基地去换驱逐舰的办法。为此，他致电英国驻华盛顿洛西恩大使。电报说：

“第二十办法，即把英国拥有的一些基地租让给美国，这将会使我们能够立即获得驱逐舰和飞艇。……要紧的是迅速解决。现在正是我们急需驱逐舰的时候。一到我们的手里，大约十天的工夫就能给它们装上潜艇探测器，一切都已准备停当。我们也应当预备一些潜艇探测器交给美国海军，帮助他们安装并讲解如何操作，希即本着这些原则火速进行。”

在华盛顿进行了深入而又令人焦的不安的商谈。8月的第一周，美国通过洛西恩大使向英国提出：用停泊在东部海岸各海军船坞中的50艘经过修理的旧驱逐舰交换英国在西印度群岛的一系列基地。这些基地是：纽芬兰、安提瓜、百慕大、圣卢西亚、巴哈马群岛、特立尼达、牙买加和英属圭亚那。

当然，在丘吉尔看来，这些舰只既陈旧而且效能又低，而美国从享有这些海岛基地的使用权所得到的战略上的安全则是永久的，所以两者之间的真正价值是难以作比较的。但是，入侵的威胁以及在英吉利海峡对大量舰只的需要，使英国刻不容缓地需要获得美国的驱逐舰。再说这些海岛只是对美国才有战略价值。从前，它们是从欧洲或从英国进攻美洲的跳板。现在，由于空军的威力，它们对于美国的安全更加重要，因而必须掌握在友好国家或他们自己手里。但是，在目前开始为英国的生存而进行的殊死斗争中，在德意日法西斯咄咄逼人的进攻面前，大英帝国很可能掌握不住这些岛屿。正如丘吉尔一向认为的，英国的生存与美国的生存是分不开的，在他和同僚们看来，将这些基地交到美国人手里，实际上是很有利的。

另外还有一个理由，其意义比英国对于驱逐舰的需要或美国对于基地的需要更重大。美国将50艘驱逐舰移交英国，这就肯定构成一种非中立的行为，它标志着美国已从中立国转为非交战国，会使美国更接近英国，同时也更接近战争，这是丘吉尔所盼之不得的。但是，英美双方的领导人，对各自的好处却作了不同的解释。为了对付“孤立主义者”的强烈反对，罗斯福竭力向国民和国会说明这笔交易是非常有利的，美国用几只陈旧的驱逐舰便可在这危急时刻换取无限的安全；但对丘吉尔来说，这种说法却不怎么合适。把这些有多年历史的领土的任何部分租借出去，这个想法在议会和政府中必

将引起很大的愤慨；如果对英国来说这纯粹是一场交易：用英国的领土交换50艘驱逐舰，那肯定会遭到激烈反对的。因此，他就设法把这一笔交易放在“最高水平上来衡量”，说它体现并保持了“英语世界的永久的共同利益”。

针对国内一部分人的反对，8月20日，丘吉尔在议会对这个问题作了如下的说明：

“英王陛下政府衷心愿意在租借 99 年的基础上将防御设施移交给美国，我们确信，这样做对我们的好处并不少于对他们的好处，而且还符合殖民地本身以及加拿大和约芬兰的利益。这些措施是很重要的。毫无疑义，这种措施意味着，英语世界的两大民主国家，大英帝国和美国，为了相互的共同利益，在它们的某些事务中将彼此结合起来。我个人觉得，瞻望未来，这种措施没有什么可耽心的。即便我想制止也制止不了，没有人能够制止这么作。和密西西比河一样，它将滚滚奔流。让它奔流吧！让这势不可挡的温暖的滚滚洪流奔腾向前，一直流到更广阔的原野和更美好的日子。”

不过，在签字之前，美国总统希望得到这样的保证：如果英国被占领，英国舰队将在海外为帝国继续战斗，决不投降，也决不凿沉。据说，在驱逐舰问题上，这是对美国国会最有说服力的论据。他认为，完成立法程序的希望，正在稳步增长。

为此，丘吉尔通过外交大臣，作了如下的表态：“我认为事态十分清楚。我们没有使英国舰队投降或自行凿沉的意思。的确，这样的命运更可能落到德国舰队或其残部的头上。我国不能容忍任何关于本上万一被占领我们将何以处之的讨论。在敌人入侵的前夕，这一类的讨论也许会有害于目前如此高昂的群众情绪。此外，我们决不可陷入这样的境地：让美国政府到时可以这样说：‘根据我们把驱逐舰给你们的时候达成的谅解或协议，我们认为现在已经到了你们把舰队开到大西洋这边来的时候了。’”

这样，一切问题便令人愉快地迎刃而解了。9月5日，丘吉尔用谨慎的措辞正式通知下院，并且获得了他们的同意。随后，即把美国的驱逐舰编入现役舰队，在大西洋海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到了9月份，形势日趋紧张，希特勒进一步加强了对伦敦和英国本上的轰炸。一天，正当丘吉尔同几位军官坐在空军第十一战斗机大队帕克将军的办公室的时候，一位军官送来了一份空军部的通知，说所有德·王尔德厂的弹药储存都已用尽。这个厂的弹药，战斗机驾驶员最喜欢使用，如今这个工厂已被炸毁，丘吉尔看出，这对帕克是沉重的打击。可是，这位将军吸了一口气、停了一会儿以后，便豪迈他说道：“以前没有这种弹药我们也打过胜仗，现在没有，还是能照样打下去。”

与此同时，德国即将入侵的迹象日益增加。从空中摄影中获悉，集结于荷兰、比利时和法国港口及河口的自动推进驳船不下 3000 只。面对这种情况，丘吉尔一直在考虑：德国人是否会来个突然袭击？他们会不会有坦克登陆艇或其他什么更厉害的武器？为了粉碎敌人的入侵，匠吉尔命令空军所有的夜间轰炸，都集中于德国人准备出发的港口。他们每天晚上似乎都在那里用驳船和其他船只进行登船和下船的演习。但从空中摄影看，轰炸效果甚微。为此，首相致函空军大臣说：“这些摄影给我的印象是：轰炸机显然没有能力击中那些大批集结的驳船。我想，只要顺着那些排成长方形的船队连续投几颗爆破弹，就会引起一片混乱；而我发现，除了港湾入口处的几只驳船显然遭受破坏外，其余的都安然无恙、秩序井然，这的确令人大失所望。难道

就没有办法加以改进吗？”

为了粉碎敌人的入侵，英国国防委员会决定，尽速扩建 55 个步兵师，新建 10 个装甲师，并需生产大批的飞机、坦克、军舰和其他各种轻重武器，来武装新建的部队和数以百万计的国民自卫军。前线急需武器，人民急需武装；但这除了国内加紧生产外，还必须仰赖于美国的慷慨援助。

当时美国正值大选前夕。尽管这四年一度的竞选你争我夺，非常激烈，尽管民主党和共和党在国内问题上存在着重大分歧，但是两党的领袖都表示重视英国抗战这一“崇高事业”。11 月 2 日，罗斯福在克利夫兰说：“我们的政策，是向那些在大西洋和太平洋对面仍在抵抗侵略的国家提供一切可能的物质援助。”同一天，他的竞选对手温得尔·威尔基在麦迪逊广场花园宣称：“我们大家一共和党人、民主党人和独立党人——都赞成支援英勇的英国人民。我们必须向他们提供我国工业的产品。”

尽管这样，但是丘吉尔仍然非常不安地等待着竞选的结果。他认为，没有任何一个新上台的人能够具有或在短期内取得富兰克林·罗斯福那样的知识和经验，谁也没有他那样的指挥才能。丘吉尔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个人和他的关系，是经我极其小心谨慎地建立起来的，而且似已达到了推心置腹、亲密无间的程度，在我的全部思想中形成了一个重要的因素。要结束这种慢慢建立起来的友谊，要中断我们正在进行的种种商谈，去同一个在思想状况和个性上都陌生的人从头开始交往，这对于我不是一件快意的事，自从敦刻尔克之后，我还没有感到过这样的焦的不安。”

11 月 6 日，美国大选揭晓，罗斯福再次当选总统。丘吉尔欣喜若狂，当即向罗斯福致电表示热烈祝贺。电报说：“我们正面临的显然是一场旷日持久、日益扩大的战争的阴暗局面，我盼望能够本着我在战争爆发时供职于海军部时，就在我们两人之间建立起来的互相信赖和以诚相见的精神同你交换意见。事情正在发展，只要地球的任何一个角落还有说英语的人，就不会对这些事情置若罔闻。在我因美国人民再次把这副艰巨的重担托付给你而深感欣慰的时候，必须在此表明我这一坚定的信念：我们循着智慧的光辉航行，必将平安地到达目的地。”

说也奇怪，丘吉尔一直没有收到这份电报的复电。它很可能是被压在一大堆贺电里，由于公务紧急就搁在一边了。而就丘吉尔来说，当时他急需美国的援助，他向美国提出的军火订单与日俱增。罗斯福在重新当选总统后的第三天就公开宣布，按“根据实际经验得来的办法”来分配美国的军火产品。军火一出厂，就大致把其中的一半分给美国军队，另一半则分给英国和加拿大军队。美国战时物资优先分配局根据总统的指示，批准了英国的要求，答应除满足他们订购的 1.1 万架飞机以外，再供应 1.2 万架。但使丘吉尔犯愁的是，这笔钱怎么偿付呢？

英国参战时，有 45 亿美元的资产，其中包括美元现金、黄金和在美国可折算的投资。增加这些资财的唯一方法是继续在南非开采金矿，以及千方百计地向美国输出商品，特别是奢侈品，如威士忌酒、上等毛织品和陶瓷等。在战争的头 16 个月中，用这种方法又获得了 20 亿美元。“在‘晦暗不明的战争’中，”丘吉尔说，“我们左有为难，一方面，急欲向美国订购军火，另一方面，又从心底里害怕我们的美元储备消耗殆尽。在张伯伦执政时期，财政大臣约翰·西蒙爵士时常向我们诉说，我们的美元储备已经少得可怜，并一再强调要保留美元。大家或多或少地承认，我们向美国购置商品应当严

加限制。我们的做法就如珀维斯先生有一次向斯退丁纽斯说的一样，‘我们好像是在一个荒凉的海岛上，口粮不足，应尽量靠这口粮多维持几天’。”

1940 年 5 月，战争急转直下，这时丘吉尔政府遵循了一个比较简单的政策，正如他自己说的，“我们尽可能地订购一切物资，而把未来的财政问题交给‘永生的上帝’去解决”。丘吉尔认为，在敌人继续不断地轰炸，虎视眈眈地即将入侵之际，英国为生存而战，而且当时几乎成了孤军，如果过分担心于美元告窘的后果，那是错误的节约方法和不恰当的小心。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舆论正在起着巨大的变化，而且，不仅是华盛顿，就是整个联邦，也越来越相信，他们的命运是彼此联系在一起的。况且，这时在美国，掀起了一个“同情和钦佩英国的巨大的浪潮”。

截至 1940 年 11 月，英国付清了它所收到的一切货物的贷款。为此，他们已经卖掉了价值 3.35 亿美元的美国股票,这些股票是用英镑从英国的私人持有者那里征购来的。他们还支付了 45 亿美元以上的现金。如今只剩下 20 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是投资，有许多是不能即刻售出的。“显然，我们再不能像这样继续下去了。”丘吉尔在一次内阁会议上说，“即使我们卖掉了全部黄金和国外资产，也不能付清订货的一半贷款，况且，战争的拖延还使我们需要的订货增加 10 倍。我们手头必须留点钱，以供日常使用。”

经过内阁讨论，12 月 8 日，丘吉尔给罗斯福总统撰写了一封长达近万言的电报，全面陈述了英国的抗战形势，特别详述了英国在经济上的困难。最后，这位首相说：“我不相信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会认为，把他们慷慨答应给与我们的援助，限制于要立即付款才能供应的军火和商品，是符合于指导他们行动原则的。请你相信，为了正义事业，我们是决心要忍受一切痛苦，作出最大牺牲的，而且我们也将因为我们是维护这一事业的斗士而感到光荣。我们满怀信心地把其他的事情留给你和你的人民去考虑，我们深信，你们是一定能够找到将来为大西洋两岸的子孙后代赞扬的途径和方法来的。”

“总统先生，”丘吉尔说，“如果你认为摧毁纳粹和法西斯暴政对美国人民和西半球是一件大事，那么，你就不会把这封信看成是乞求援助的信，而将把它看作是一份陈述书，其中说明为了达到我们的共同目的应当采取的最低限度的必要行动。”

这封信还附有一个统计表，列明在这段时间内，英国、同盟国和中立国的商船因遭受敌人的袭击共损失 583 艘，总吨数为 245 万吨。其中英国损失为 382 艘，总吨数为 171 万吨。此外，还损失了大量的飞机、军舰、坦克和大炮。

这封信是丘吉尔在战争期间写的最重要的书信之一。当此信送到美国总统的手中时，罗斯福正乘美国军舰“图斯卡露莎”号在阳光灿烂的加勒比海游弋。据他的顾问哈里·霍普金斯说，罗斯福总统独自一人坐在他的帆布躺椅上，一再阅读这封信，而且，经过了两天两夜他还没有得出什么具体的结论。他绞尽脑汁，默默沉思。

罗斯福的问题绝对不是他不知道应该如何做，他的问题是：“如何使他的国家跟着他走，如何克服孤立主义者的阻挠，如何说服国会听从他的引导，接受他的议案。据斯退丁纽斯说，早在那年夏季，总统就在船舶资源防务咨询委员会的会议上提议过，“在困难情况下，英国无需自己出资在美国建造船只，也无需我们向他们提供贷款来达到这一目的。值此非常时期，我们没有理由不把造好的船只租借给他们使用。”经过和财政部、外交部和有关方

面长期讨论酝酿之后，终于提出了“租借法案”这一光辉灿烂的概念。

罗斯福在 12 月 16 日从加勒比海归来后，第二天便在记者招待会上说明了他的计划。他用简明易懂而又十分有说服力的语言说：“如果我的邻居的房子着了火，而我在离他四五百英已远的地方有一条浇水用的水龙带。如果他能拿我的水龙带去接在他的水龙头上，那么我就可以帮他把火扑灭。现在我怎么办呢？在救火以前，我不会对他说，‘邻居，找这条水龙带值 15 块美元，你得给我 15 块美元才能用。’不能这样做！那怎么办呢？我不要这 15 块美元——在把火扑灭之后，我把水龙带拿回来就是了。”

他还说：“无庸置疑，绝大多数的美国人都认为，美国最直接有效的防卫在于大不列颠之得以保卫其本身。因此，姑且不谈我们在历史上和在当前都对在全世界维系民主制度于不坠深感兴趣，就是从自私的观念和美国的国防出发，我们也应竭力帮助大英帝国去保卫它自己。”罗斯福最后说：“我打算消除美元符号。”

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租借法案”，由于罗斯福总统的力主而在国会通过了。斯大林、丘吉尔和所有反法西斯国家的领导人都对“租借法案”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丘吉尔说：“这在任何国家的历史上都是最光明磊落的行为。法案一通过，就马上改变了英国的整个局面。它使我们能够通过协定而无拘无束地为我们的一切需要制定包罗万象的长期计划。没有规定偿付的条款，甚至连以美元或英镑计算的正式帐目也没有。我们所得到的东西，全是借的或租借的，因为我们对希特勒暴政的继续抵抗，被认为是和伟大的共和国休戚相关的。按照罗斯福总统的说法，今后决定美国武器的去向的，不是美元而是美国的国防。”

12 月 30 日，罗斯福总统通过广播发表了“炉边谈话”，劝告他的国民拥护他的政策。“危险就在眼前，我们必须防患于未然。但是我们深知，我们不能爬上床去，用以被蒙头的办法逃避危险……”如果大不列颠一旦崩溃，我们整个美洲所有的人即将生活在枪口之下，枪膛里装满一触即发的子弹，经济和军事的子弹都有。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就我们所能支配的人力和物力，生产武器和舰只……我们必须成为民主国家的大兵工厂。”

罗斯福讲话后的第二天，12 月 31 日，丘吉尔就发电报致美国总统，对他的“炉边谈话”非常感激。电报说：“昨晚，敌人烧毁了大半个伦敦市，伦敦以及各郡城市横遭破坏的景象，令人怵目惊心；但是，当我今天去看那些仍在燃烧的废墟的时候，伦敦居民的斗志昂扬，就像四个月前敌人于九月开始不分青红皂白地进行轰炸的那些日子一样。”

“我感谢你对全世界的声明：支持并有效地武装我们这种不屈不挠的斗志，是和美利坚合众国将来的安全和繁荣密切相关的。”丘吉尔说，“在暴风雨即将向我们袭来的新年里，我衷心祝你一切顺利。”

“租借法案”为英国以及后来其他国家的反法西斯斗争提供了有力的帮助。正是：“租借法案”是金桥，联盟抗敌火焰高，若问元凶欲何往，绞刑架前难遁逃！欲知战局如何发展，且看下章分解。

第二十二章　非洲大捷

非洲大捷众欢呼，有人欢笑有人哭；

“领袖”垂恋大帝国，力不从心奈何如。

1940 年 6 月，当大英帝国在法西斯党人的眼中似乎即将崩溃，而法国则几乎一蹶不振的时候，意大利在非洲大肆扩张。利比亚、厄立特里亚、阿比西尼亚和索马里已构成了一片广大的领土。在这片土地上，有将近 25 万意大利殖民者，在 40 万以上的意大利和土著军队的保护下苦心经营，已开始“繁荣”起来。

意大利人在红海与地中海的各处港口都已设防。他们认为，这些港口都可列为上等的海军根据地。如果英帝国崩溃，那么埃及、英属索马里和英属东非并入意大利现有的属地，那就果真会形成以意大利为宗主国的一片辽阔的版图。像这样的大帝国，自从凯撒以来还没有见过。外长齐亚诺称之为“5000 年难逢的机会”。意大利“领袖”墨索里尼更是垂涎欲滴，急不可待地要跃跃欲试了。

当时意大利除了在阿比西尼亚、厄立特里亚和索马里驻有重兵外，还有 21.5 万人驻在北非沿岸各省。他们的分布是：在的黎波里塔尼亚有六个正规师和两个民兵师，在昔兰尼加有两个正规师和两个民兵师，此外，边防部队相当于二个师，共计 15 个师。而英国在北非的兵力只有一个装甲师和两个半步兵师，总兵力不超过五万人，防守着西部边境和近 30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因此，战场上的形势是以寡敌众，而且意大利的飞机也远比英国的飞机多。

早在 1940 年 7—8 月间，意大利就在许多地方采取积极行动。由卡萨拉方面来的威胁，向西面的喀土穆伸展。惊惶的情绪弥漫于肯尼亚，深恐意大利远征军从阿比西尼亚向南进军 400 英里往塔纳河和内罗毕推进。并且，大批的意大利军队已进入英属索马里。但是，所有这些忧虑，和意大利对埃及的侵袭比较起来都是微小的；很显然，墨索里尼准备在最大的规模上入侵埃及。

不久前，意大利法西斯头子曾不间断地向东面的埃及调派部队。甚至在战前，就沿海岸修筑了一条宽阔的公路，从的黎波里的主要基地起，通过的黎波里塔尼亚和昔兰尼加到埃及的边境。好几个月以来，沿着这条公路的军运十分频繁。在班加西、德尔纳、托卜鲁克、巴迪亚和苏卢姆逐渐建起了军火库，军火装得满满的。这条公路长达 1000 多英里，沿路没有兵站，在靠近埃及边境的一端，意大利不动声色地慢慢集结和部署了一支拥有大量现代化装备的七八万人的军队。到了秋季，野战军和地方部队计划增到 30 万人。看来，争夺埃及和北非的一场规模巨大的角逐就要开始了。

就在意大利军队入侵希腊的同时，墨索里尼又冒然发动了对非洲的进攻。他妄图乘英国之危，一举攻下埃及，歼灭丘吉尔在非洲的主力。然而，事情并不如意。在非洲担任意大利统帅的格拉齐亚尼元帅，是一个诡计多端的法西斯老将。他虽然赢得了征服阿比西尼亚的桂冠，受到“领袖”的嘉奖，但这次却疑虑满腹。他想：英国人最近不战自退，一打就跑，可能是个陷阱。因此，不管墨索里尼如何训斥、辱骂，仍不轻举妄动。可是，就在格拉齐亚尼踌躇不前时，英国人却按丘吉尔的指示，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罗盘”战役的准备工作。

战役开始之前，英国中东总司令韦维尔将军，亲自检查了战备，并对将

士作了简短有力的动员。他说：“我们虽然在人数上抵不过敌人，但我们经过高度的训练，装备好，习惯沙漠作战，有着‘伟大的光荣传统’，而且富于坚忍不拔的精神，这是我们攻无不克的保证。”但是，在一个重大行动开始之前，真是度日如年。全体将士兴高采烈，决心打赢这场战争，以振士气，也好给墨索里尼一个教训。

12 月 6 日，英国那些身体瘦削、面目黧黑、在沙漠中受过锻炼的完全机械化装备的陆军，约 2.5 万人挺进了 40 多英里，并于翌日一动也不动地整日蜷伏在沙漠荒野之中，未被墨索里尼空军发现。12 月 8 日，他们又兼程前进，部队在当日才被告知，这不是在沙漠中的演习，而是“真要打仗”。9 日拂晓，揭开了西迪巴拉尼之战的序幕。

一阵猛烈的炮火过后，英印联军展开了攻势。仅仅在数分钟之内，意大利的 25 辆坦克就陷入瘫痪状态。当时在西迪巴拉尼南部的尼贝瓦作战的意大利军，进行了顽强抵抗。战斗非常激烈，意军帅团长马利蒂将军一出战壕，即被打死。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战，英军攻克该城。下午 1 时 30 分英军开始进攻图马尔兵营，到傍晚几乎占领了整个兵营地区，俘虏了大部守军。同时，英第七装甲师在西面切断了沿地中海的公路，从而孤立了西迪巴拉尼。英国驻防马恃鲁港的部队，也同时准备停当，待命出击。10 日天刚破晓，他们便在军舰的强大火力掩护下，猛攻正面的意军阵地。战斗持续了一整天，到 10 时，科尔斯恃里姆警卫队指挥部报告说，俘虏太多，已无法清点，被俘的士兵和军官占了约有 200 多英亩大的一片地方。

自 1940 年 12 月 10 日起，英军第七装甲师，接着是英军第十六步兵摩托化旅和澳大利亚第六师，继续乘胜追击。几天后，布克·布克和西迪已拉尼周围的全部海滨地区便落入盟军之手。当时丘吉尔从前线获悉，至少有三师墨索里尼的精锐，其中包括许多黑衫党的党员，不是被歼，就是被俘。就在西迪巴拉尼的胜利己最终确定的时候，即 12 月 12 日，韦维尔将军又主动采取了一项明智而大胆的决策。他不是把刚替换下来的第四英印师留在战场上作为总后备队，而是立刻把它调往厄立特里亚，与第五英印师一起参加由普拉特将军指挥的阿比西尼亚战役。该师一部分由海道前往苏丹港，另一部分则乘火车再换轮船溯尼罗河而上。其中有一部分几乎是直接从西迪巴拉尼前线开往他们登船的地点。他们到达 700 英里以外的战场后，很快又投入战斗。如果没有韦维尔将军先见之明的决策，不但阿比西尼亚要塞克伦之战的胜利难保，就是阿比西尼亚的解放也会遥遥无期。

北非前线的胜利，使丘吉尔欢欣鼓舞，他急忙向前线将士表示祝贺，并催促他们不遗余力地围歼敌人。他在 1940 年 12 月 13 日发给韦维尔将军的电报中说：

“我衷心祝贺你获得的光辉胜利，它实现了我们的最高希望。当我在下院讲述这一艰巨任务时，大厅里欢声雷动……

“诗人沃尔特·惠特曼说，每一个成功的果实，无论它是多么圆满，都将带来一些需要我们投入更大的战斗才能加以解决的问题。自然，在你的思想里，追击敌人占首要地位。当胜利者精疲力竭之日，正是可以从失败者身上取得最大的补偿之时。再没有什么事情比利比亚的失败更能使墨索里尼战栗的了。无疑，你曾经考虑，在意大利领土上占领几处港口，让舰队运输你所需要的一切人员和装备，利用这些港口作为新的跳板，以便沿着海岸追击敌人，直到遇到真正的抵抗为止。看来，这些人就像是成熟的庄稼，等我们

去收割了。……”

到了 12 月 15 日，英联邦军队已从埃及境内扫荡了所有的意军。留在昔兰尼加的意军，大部分撤退到已被孤立的巴迪亚防御阵地以内。这样便结束了西迪已拉尼之战的第一阶段，使墨索里尼的五个师大部被歼，俘虏敌军 3.8 万余人，英军自己的损失是：阵亡 133 人，受伤 387 人，失踪 8 人。

为了乘胜扩大战果，12 月 16 日，丘吉尔电示韦维尔：“现在你们的首要任务是粉碎意大利陆军，并尽最大的努力把他们逐出非洲海岸。前曾得悉你们有进攻巴迪亚和托卜鲁克之意，现在又获悉你们攻占苏卢姆和卡普措的新消息，我们感到非常高兴。我深信，你只有在确知不能再向前进以后，才放弃主要的目标而在苏丹或多德卡尼斯群岛采取辅助行动。苏丹极关重要，而且显然是可以拿下来的，还可节省两个旅的兵力而不至影响利比亚的追击战。稍等一下之后，再开始对多德卡尼斯群岛的行动，不至于增加困难。但是，不能让这两个行动使进一步击溃意军主力的最高任务受到影响。……拿破仑的铭言‘击溃主力，其余便迎刃而解’，应该记取。我必须重申我在上封电报里提出的主张：进行两栖作战，并在敌后登陆，以便切断敌军部队并使我军能由海上运送物资和军队。”

继这封电报之后，12 月 18 日，为了进一步鼓舞前方的士气，丘吉尔又将《马大福音》第七章第七节发给韦维尔将军。

“你们祈求，就给你们。

寻找，就寻见。

叩门，就给你们开门。”

第二天，12 月 19 日，韦维尔将军作为复电，将《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七节，发给首相兼战时最高统帅。

“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再说敌对阵营方面，墨索里尼在非洲惨败的消息，使全意大利人惊恐不已，离心倾向愈加严重。饱受折磨的意大利人民“根本不能冷静地接受这一巨大的打击”。从齐亚诺的日记里，可看到妄自尊大的墨索里尼对这一打击的反应和它对法西斯统治集团内部所产生的影响。

“1940 年 12 月 10 日。进攻西迪巴拉尼的消息像晴天霹雳。初看并不严重，但是格拉齐亚尼随后拍来的电报证实我们惨败。会见领袖两次，他故作镇定。……但在国内外都是严重的。在国外之所以严重，是因为从格拉齐亚尼电报的口气看，他并未从受到的打击中完全恢复过来，再准备反攻。”

“1940 年 12 月 11 日。利忧亚局势确实不妙。可以说四个师已被全歼。格拉齐亚尼报告了敌军的士气和决心。却闭口不谈他将如何避开敌人的打击。墨索里尼越发镇静。他坚信，必须把我们度过的苦难日子看作每次变化多端的战争命运中不可避免的事。墨索里尼仍然希望格拉齐亚尼能够而且一定会阻止英军前进。他认为，只要把英军截在边界上，局势就不严重。如果英军打到托卜鲁克，他认为局势就会发展到悲剧的边沿。

“晚上有消息说，卡坦扎罗师不但未能阻止英军前进，反被打得七零八落。如果五个师竟在两天之内即溃不成军，这对我军就非同小可了。”

“1940 年 12 月 17 日。领袖给总参谋长卡瓦莱罗一信，语气严厉，命令部队与阵地共存亡。‘这不是我个人的命令，’他写道，‘而且是我们国家的命令。’但愿这一鞭子能够奏效。”

就在意大利法西斯头子下令“与阵地共存亡”不久，英军就把巴迪亚作为他们下一个攻击的目标了。在这个城市的周围，格拉齐亚尼布置了四个意大利师。防御工事是由连续不断的反坦克壕和铁丝网障碍物构成的，每隔一段有一座混凝土的碉堡，后面还有第二道防御工事。袭击这样强大的坚固阵地需要准备。英第七装甲师负有阻止意军向北方和西北方向逃跑的任务。为攻击意军阵地，英军可以调用的军队有第六澳大利亚师，英军第十六步兵旅，皇家坦克团第七营，一个机枪营，一个野炮团和一个中程炮团。攻击从 1 月 3 日清晨开始。一营澳大利亚部队在强大的密集炮火的掩护下，在西边的外围阵地攻占了一个据点。在他们的后面，士兵冲进了反坦克壕。两个澳大利亚旅继续进攻，并向东面和东南面扫荡。当时，他们唱着一支从美国电影上学来的歌曲，这支歌不久在英国也流行起来了：

我们去看那位巫师，

那位神秘的奥兹的巫师，

我们听说他是巫师中的祖师，

如果世间果真有巫师。

战事进展十分神速。4 日下午，英国“马蒂尔达”坦克，在步兵的支援下攻入巴迪亚；5 日，意大利守军并没有按照他们“领袖”的命令“与阵地共存亡”，而是全部投降了。在这场战斗中，英军共俘敌 4.5 万人，缴获大炮 462 门。

翌日，1941 年 1 月 6 日，轮到了进攻托卜鲁克。英第七装甲师切断了它的交通；7 日，领先的澳大利亚旅已进抵其东部防线的前面。这里的外围阵地长达 27 英里，与巴迪亚的阵地相似，只是在许多地点反坦克壕的深度不够，起不到作用。驻防的军队包括一个完整的步兵师，一个军司令部，和从前面阵地撤下来的大量残余部队。直到 1 月 20 日才得以发动攻击，另外一个澳大利亚旅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冲入南面的外围阵地。该师的其他两个旅进入临时建立的侨头阵地，向左右两翼扩大。傍晚，防区的 1/3 已被英军占领，翌日凌晨一切抵抗都停止了。盟军俘敌近三万人，缴获大炮 236 门。

就这样，英勇善战的英联邦沙漠兵团，在韦维尔将军的指挥下，于 6 个星期内，在缺水缺粮的地带前进了 200 余英里，攻占了两座经常驻有海、空军部队的设防巩固的港口，俘虏意军 11．3 万名，缴获大炮 700 余门。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一年多以来，英军获得的最大的一次胜利。至此，妄图侵略并征服埃及的墨索里尼的庞大陆军，已经溃不成军了，只是由于交通和供应上的莫大困难，才延迟了英军向西长驱推进。

在所有这些战斗中，英国舰队曾给予有力的支援。巴迪亚和托卜鲁克依次受到舰队的猛烈轰击，舰队的飞机也参加了陆上作战。尤其是海军，除了为运送军事人员进入被占领的港口提供了莫大的便利之外，还每天为陆军先头部队输送 3000 吨供应品，支援陆军的前进。英国陆军所以能获得这样大的胜利，也应归功于英国空军对意大利空军的优势。他们虽然在数量上逊于敌人，但是飞行人员勇于进攻的精神，迅速地使他们在士气上完全压倒敌人，从而享有空中活动的自由，他们击毁意大利飞机达数百架之多。

巴迪亚和托卜鲁克两个重要港口的失守，在意大利引起了更大的震动。群情更加不满，统治集团内部的埋怨、争吵较前激烈。墨索里尼决定进行一场“洗涤”。对此，齐亚诺十分不满，他认为“领袖”再也不能自己欺骗自己了。 1 月 22 日，也就是在托卜鲁克失陷的当天晚上，齐亚诺作为外交大

臣，更重要的是作为墨索里尼的心腹女婿，对“领袖”不揣冒昧地直言相告。他说：“在西迪巴拉尼，人们谈论突然袭击。当时你指望着巴迫亚，因为英勇的贝尔贡佐利在那里。两小时后，巴迪亚丢了。于是，你又把希望寄托在托卜鲁克，因为炮兵大王皮塔西·马内拉在那里。托卜鲁克也轻易地从我们手中被夺走了。现在你又充满信心地谈到德尔纳悬崖。很抱歉，我不同意你的危险的幻想。麻烦是严重的、玄妙的、深切的。我说的就是这些，其实其中并无奥妙。意大利人这次可怕的失败的原因，与 1918 年的那次失败的原因作一比较，对任何一个谨慎的观察者来说都是十分清楚的。我不要战争，这点没有错！”

根据当时形势的发展，丘吉尔觉得有必要通过广播对意大利人民讲几句话。他认为这是鼓动意大利人民反对墨素里尼的好机会。

1940 年 12 月 23 日夜，这位首相讲述了英意两国人民之间的长期友谊，讲到了目前正在进行的这场战争。“我们的军队正在粉碎并且一定要粉碎你们的非洲帝国。……这一切是怎么产生的呢？这一切是为了什么呢？”丘吉尔说，“意大利人，我要把实情告诉你们。这都是因为一个人。这个人把意大利人民投入了对大英帝国的你死我活的斗争，并且使意大利失去了美利坚合众国的同情和友谊。……他毫无约束地执掌大权 18 年之久，把你们的国家带到了可怕的毁灭的边缘，这却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也就是这一个人，……违背根本就不想打这次战争的意大利人民的意愿，使古罗马的继承人和后裔与凶恶残暴的异教徒为伍。”

丘吉尔又向意大利人民宣读了他出任首相时致墨索里尼的信以及墨索里尼 1940 年 5 月 18 日的回信。接着英国首相进一步指出：墨索里尼“在执掌独裁政权 18 年之后,把信赖他的人民领到什么地方去了呢？现在他们可以选择的出路是多么不妙！要么，准备在海上、空中和非洲遭受整个大英帝国的炮击，遭受希腊民族的猛烈反攻；要么，换一个办法从勃伦纳山口请阿提拉[①]率领贪婪的军队和秘密警察来占领、镇压和保护意大利人民，而他和他的纳粹党徒对意大利人民是直言下讳地极端蔑视的，种族与种族之间像他们对你们这样蔑视的情形还从未见过。一个人，而且只有那个人，使你们遭遇的结果就是如此。我将等到意大利民族能再次创造自己的命运那一天，这一天必定要到来。”

十分巧合，就在丘吉尔向意大利人民发表演说的这一天，墨索里尼懊丧地对齐亚诺谈到意大利陆军的士气时说：“无论如何，我将承认，1914 年的意大利人比现在的意大利人好。这不是夸赞那时的制度，只不过讲实话罢了。”第二天，他望着窗外沮丧地说：“这场雪和寒冷的天气多好！这样，我们这些不中用的意大利人，这个劣等民族，将有所改进！”这一阵子，这个法西斯魔王情绪很坏，显然是意大利陆军在利比亚和阿尔巴尼亚的失败正在折磨这个法西斯魔王的心。

非洲反法西斯战场上的胜利，有力地鼓舞了欧洲人民和非洲人民的斗争，千千万万人的心中又燃起了希望的火焰，迸发出奔腾的激情。丘吉尔决意乘胜前进，迅速扩大战果。他指令英国总参谋部，必须以迅速摧毁意大利在东北非的武装部队，作为 1941 年最初数月内在海外作战的主要目标。一旦摧毁昔兰尼加的意军，尼罗河集团军即可向阿比西尼亚和苏丹进军，并在阿

[①] 阿提拉为 5 世纪匈奴帝国国王，曾攻掠高卢，侵入意大利，致使西罗马乞和，此处喻希特勒。

比西尼亚境内更广泛地发动起义；同时肯尼亚的部队也可沿鲁道夫湖向北挺进，尽速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争取迫使意大利尽早退出战争。与此同时，希特勒也致电墨索里尼，向他的伙伴发表新年感想并解释轴心国的战争布局。敌我双方都在加强战备，准备决战。

在海军的配合下，英军攻势凌厉。2 月 6 日攻入班加西，较预定的日期早三个星期。2 月 5 日拂晓，英国第七装甲师越过许多崎岖不平的地区，进抵姆苏斯。该师是奉命去切断海岸公路的。当晚，一个意军纵队约有 5000 人，碰到英军在贝达富姆设下的路障，很快便投降了。2 月 6 日清晨，意军的几个主力纵队开始进入这条公路，英军同陆续前来的拥有大量坦克的法西斯部队，激战了一整天。傍晚时分，意军狼狈不堪，车辆乱成了一团，绵亘几达 20 英里，正面被堵，侧翼被攻。2 月 7 日拂晓，他们出动 30 辆坦克作最后一击，又遭失败，于是伯根佐将军投降了。就这样，在两个月之中，尼罗河集团军前进了 500 英里，歼灭意大利部队超过 9 个师，俘虏 13 万人，坦克 400 辆，大炮 1290 门。昔兰尼加已完全被英军攻克，墨索里尼妄图称霸非洲的美梦就要破灭了。丘吉尔首相致电韦维尔将军，对在短期内获得的这一辉煌胜利，表示热烈祝贺。

与此同时，1941 年 1 月间，由普拉特将军指挥的又一支英联邦部队，开始了肃清苏丹的战役。在最初阶段，战事进展顺利。由英印第五师和第四师，在六个空军中队的支援下，于 1 月份向卡萨拉的意军发起了猛攻。1 月 19 日，两个意大利师在遭受沉重的打击后，主动撤离了这个城市。不久，他们又放弃加拉巴特，退出了苏丹。就在这个期间，在阿比西尼亚境内发动起义的工作也取得了进展。在桑福德准将指挥下的一支规模不大的部队，其中包括一个苏丹营和一些经过选拔的英国军官和军士，他们构成了武装起义的核心。由于他们的成就越来越大，援助他们的爱国人士也越来越多。阿比西尼亚塞拉西皇帝于 1 月 20 日重返他的王国，戈贾姆西面大部分地区内的敌人也逐步被肃清。

2 月中旬，韦维尔将军在丘吉尔首相的强令督导之下，又发起了以攻占基斯马尤为重点的“帆布”作战计划。坎宁安将军也奉命参加了这一战役。2 月 14 日，英军以神速动作进占基斯马尤。22 日即以重兵向杰利布发起猛攻。英军从敌军两翼及其后方进击该阵地，获得很大战果。意军全线崩溃，阵亡、被俘、或逃入丛林的有三万多人。25 日，英军摩托化部队进抵意属索马里的主要港口摩加迪沙，在这里缴获了大批器材、粮食和服装，还有 40 余万加仑的宝贵汽油。飞机场上有 21 架被击毁的飞机。坎宁安将军断定，他的下一步行动不致遭到敌人的强烈抵抗。经韦维尔将军的同意，他确定以距摩加迪沙 740 英里的季季加为下一个攻击目标。部队稍许休整后就于 3 月 1 日开拔了。他们沿途排除了敌人一些微弱的抵抗，于 3 月 17 日攻占季季加。至此，意属索马里全境光复。

丘吉尔首相闻讯十分高兴，立即致电韦维尔将军，祝贺索马里大捷。电报说：“我衷心祝贺你们在意属索马里的战役中获得辉煌的战果。坎宁安将军率领他的士气昂扬、训练有素、组织完善的军队进行了一系列勇猛、果敢而又非常成功的战役，请向他传达英王陛下政府的感激与嘉许。望你请他将这封电报传达给他的部队。”

在胜利的鼓舞和首相的激励下，坎宁安将军意气风发，继攻克季季加后，继续率轻装部队向摩加迪沙以北 200 英里的费尔弗推进，这将最终完成对意

属索马里的占领和英属索马里的全部收复。3 月 29 日，部队进抵迪雷达瓦。在这里稍作休整，并集结人力、物力，以便直捣阿比西尼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在 3 月份一个月中，坎宁安的部队跋涉了 850 英里，自从越过朱巴河以来，他的部队共击毙、俘虏或击溃意大利军队达五万多人，而他的部队伤亡还不到五百人。

在这个时期，阿比西尼亚战役也有了新的进展。克伦守军顽强抵抗，激战三天，英军伤亡 3000 人，不易得手，战事曾一度中断。3 月 20 日，战斗继续进行。意军曾一再猛烈反攻，尽管他们的损失极其惨重，但尚未出现立即崩溃迹象。显然，意军为保全这座要塞，要决一死战。他们的空军活动频繁，疯狂进行轮番轰炸，为垂死的守军打气助威。3 月 25 日，英军再次发动猛攻，在陆、空军紧密配合下，意军防线终于在 27 日崩溃，克伦攻下来了。阿斯马拉于 4 月 1 日攻克，马萨瓦守军于 4 月 8 日投降，俘虏达 1 万余人。

克伦战役的胜利，主要是由第四和第五英印师赢得的。为了鼓励印度将士们的英勇奋战精神，4 月 7 日，丘吉尔首相特致电印度总督，对他们的战绩予以表彰。电报说：“ 印度部队在厄立特里亚的成就鼓舞了整个帝国。就我来说，他们在攀登并且终于征服险峻的克伦山地时所表现的热情和毅力，使我忆起多年前的‘ 西北边境 ’的战事。我以曾荣幸地在战场上与来自印度斯但各地的印度土兵共同作战过的一员的身份，并代表英王陛下政府，请阁下把我们在注意着他们的英雄事迹时所感到的自豪与敬佩之意，转达给他们和整个印度军队。 ”

与此同时，丘吉尔还立即电告坎宁安和普拉特将军及他们的英勇的部队，英王陛下政府和首相本人衷心祝贺他们在“ 这次令人难忘的奋战中所获得的及时而辉煌的伟大成就。 ”

4 月 6 日，坎宁安将军率领的部队，经过长途跋涉，以飞快的速度进入阿比西尼亚的首都亚的斯亚贝巴。这时，飞机场上意大利空军的残余飞机已被炸毁。他随即派遣轻装劲旅经由德西埃向北挺进，堵截阿姆巴阿拉吉的意军。墨索里尼虽然一再下令“ 死守 ”，但是兵败如山倒，抵抗是难以持久的。因为他们的退路已被切断。同时，普拉特将军的部队也从北面进击；更加上阿比西尼亚爱国者的武装部队，连同向呵皇投诚的意大利土著部队，把戈贾姆的敌军 1.2 万人逐至德布腊马科斯。其中一半被俘，其余逃往北部的冈达尔，后来也被从刚果横越非洲 2000 英里前来参战的一支人民志愿部队消灭了。5 月 5 日，阿比西尼亚皇帝塞拉西在凯歌声中，重返首都亚的斯亚贝巴。

当时，丘吉尔回顾了墨索里尼在欧洲危机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由于他进攻阿比西尼亚而将事态导致战争，并回忆起国际联盟当初本来是可以用坚定的行动从阴霾密布的欧洲局势中轻易地排除这种纠纷的。现在，在历尽种种艰难险阻之后，终于用武力解决了这个问题。缅怀往事，英国首相不禁以激动的心情向海尔 · 塞拉西致贺。他在 5 月 9 日的电报说：

“ 获悉皇帝陛下在万众欢腾中重返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不胜欣慰。陛下是在合法的君工中被法西斯纳粹的罪犯们赶下宝座和撵出国土的第一人，现在你又是在凯歌声中重返故国的第一人。我将及时向协助埃塞俄比亚爱国志士终于彻底消灭意大利军事篡夺的那些英国和英帝国司令官、军官和士兵们传达陛下对他们所表示的谢意。英工陛下政府，希望埃塞俄比亚在终于推翻恶势力之后，将得到长期的和平与进步。 ”

自 1 月开战以来，在墨索里尼原有部队的 22 万余人中，绝大部分旦被俘

或被歼，现在只有小股散兵游勇还流窜在深山密林之中。阿比西尼亚全境已在英军控制之下。至此，墨索里尼企图采取武力征服的方法来建立一个非洲大帝国，并用古罗马精神向那里移殖意大利人的迷梦，彻底破灭了。墨索里尼因此十分伤心。他怨天尤人，既骂希特勒“见死不救”，又骂意大利将士腐败无能。他称 1935 年和 1936 年，是“法西斯的浪漫年代”，而现在却是一江春水向东流了。正在此时，意大利在西部希腊战场的情况也不妙，正是：黄沙迷目难行走，怪石伤残路怎平。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第二十三章　希腊之战

战局逆转鸣惊钟，英军统帅急调兵；

将士奉命守克岛，激战鲜血染地红。

好大喜功的墨索里尼，在入侵北非的同时，又发动了对希腊的进攻。他妄想双管齐下，既拿下埃及，又征服希腊。果真如此，不仅可以称霸非洲，而且可以成为地中海的霸主，岂不美哉！但是，“领袖”的计划并未如意，不到一周，意大利在希腊的“胜利进攻”就变成了一场大溃败。在希腊军和英军的联合打击下，意军损兵折将，连连败北。

1940 年 10 月 29 日，也就是墨索里尼向希腊发动全面进攻的第二天，丘吉尔给在苏丹喀土穆的英国陆军大臣艾登发了一个急电：“看来，最重要的是在苏达湾占有最好的飞机场和供应海军燃料的基地。成功地保卫克里特岛，对保卫埃及有莫大的帮助。克里特岛如丢给意大利，将大大增加地中海的一切困难。这样大的战利品值得冒险，而且其价值几乎相当于在利比亚进行一次成功的攻势作战。同韦维尔和史未资将军全面研究这一问题后，务请毫不犹豫地提出大规模行动的建议，即使影响其他战区也在所不惜。”就这样，应希腊政府的请求，克里特岛最好的港口苏达湾，于两天之后被英军接防了。

11 月 2 日，丘吉尔电告英国空军参谋长：速派四个轰炸机中队取道马耳他岛飞往克里特岛或希腊，人员和地勤物资则由巡洋舰运送；务必尽早使这些空军中队从希腊领土的基地出动，袭击墨索里尼在塔兰托的舰队，并且普遍地骚扰意大利南部。第二天，即 11 月 3 日，丘吉尔又电告艾登和中东司令部，向他们进一步阐明援助希腊的重要意义。他说：“如果我们坐视希腊崩溃，不助一臂之力，这将对土耳其和战争的未来产生致命的影响。……德国军队还没有出现在那里。必须使建立于克里特岛的燃料基地和飞机场逐步发展为永久性的作战要塞。”“（如果）我们在埃及按兵不动，弃而下顾，那是不会有人感激我们的。丧失雅典，其危害性远远超过丧失肯尼亚和喀土穆，我们并不需要付出这样的代价。”

但是，意大利的舰队对英军占领克里特岛并没有采取及时的反应。而英国海军上将坎宁安，早就急欲利用他目前已经大为加强的舰队飞机，袭击俘泊于塔兰托的主要基地的意大利舰队。这次袭击是在 11 月 11 日发动的，事前进行了一系列妥善配合的军事行动。塔兰托位于意大利的靴形半岛的后跟，与马耳他相距 320 英里。它的宽阔的港口层层设防，足以抵御所有现代化武器的攻击。英国的计划是从“光辉”号出动两批飞机，第一批 12 架，第二批 9 架，其中有 11 架携带鱼雷，其余的或携带炸弹，或携带照明弹。夜幕降临不久，“光辉”号就从距塔兰托 170 英里左右的海域派出了飞机。在意大利舰队一片火光和毁灭声中，战斗激烈地进行了一个小时。尽管高射炮人炽烈，但英国飞机只有两架被击落，其余的都安全返回“光辉”号。在这一战斗中，经空中拍摄的照片证明，意大利有三艘战舰、一艘巡洋舰被击中，而且造船厂也遭到了严重破坏。从此，墨索里尼的战舰至少有一半在六个月内不能恢复战斗力。

意军之取道阿尔巴尼亚入侵希腊，使墨索里尼又遭受一次重大的挫折。首次进攻的部队被击退，损失重大，而且希腊立即发动了反攻。在北部马其顿战区，希腊军队攻人阿尔巴尼亚，于 11 月 22 日进占科尔察。在平都斯山

脉北部的中心战区，意大利的一个山地师全军覆没。在沿海地区，意军刚一开始长驱直入，但接着又匆忙从卡拉马斯河撤退。在帕戈斯将军统率下，希腊军队在山地战中显示了高超的战术。他们出奇制胜，从两翼包抄敌人。到年末，他们英勇善战的结果，迫使意军沿整个战线从阿尔巴尼亚边境后撤了30 英里。

希腊军队虽然在装备上和数量上劣于敌人，但他们在爱国主义精神的鼓舞下，英勇顽强，连续出击。他们占领了阿尔巴尼亚境内五公里的毕索德里，同时还包围了墨索里尼精锐的阿尔卑斯“ 朱利亚 ”师团，造成了意大利军两万名的死伤，以及彼俘 5000 名的巨大损失。被希腊军的勇猛吓坏了的墨索里尼，恼羞成怒，对着怯懦无能的维斯孔蒂和雅科莫尼两个败将，辱骂下己。最后，维斯孔蒂被免掉了总司令官的职务，由威巴德 · 索社接任。但后者也和他的前任一样，只有被动挨打，无力扭转战局。

面对墨索里尼的节节败阵，希特勒十分焦急。他认为，意大利在那里的进攻是一个“ 令人遗憾的错误 ”，并且危及了德国在巴尔干的地位。英国人由于占领了克里特岛而获得了空军基地，从该岛基地能够轻而易举地轰炸罗马尼亚油田；他们还由于派兵到希腊本土而威胁了德国在巴尔干地区的布局。为了对付这个危险，希特勒命令陆军立即制定计划，准备进行武装干预。

就这样，在 6 个月的战斗中，使意大利人丢脸的希腊人，无法抵挡德国李斯特元帅的由 15 个师组成的第十二军团，其中 4 个是装甲师。英国急忙从利比亚派遣大约 4 个师，共 5.3 万人，开往希腊。但是，他们像希腊人一样，被德国的装甲部队和空军的猛烈轰炸打得一败涂地。北部的希腊军队在 4 月 23 日向德国入投降，并且也硬着头皮向意大利人投降了。四天后，纳粹的坦克隆隆地开入雅典，在卫城阿克罗波利斯挂起了卐字旗。此时，英国人再次拼命设法从海路撤军，被称为是一次小规模的敦刻尔克撤军的行动。

5 月 4 日，希恃勒就此在柏林国会发表了“ 胜利 ”的演说，并对丘吉尔进行了恶毒的冷嘲热讽的人身攻击。“ 他是历史上最嗜血成性、也是最外行的战略家， ”纳粹头子说，“ 五年多来，这个人一直像疯子一样在欧洲到处追逐，寻求他能够放火焚烧的东西。作为一个军人，他是一个糟糕的政客；作为一个政客，他同样是一个糟糕的军人。丘吉尔先生的天才就是善于装成一副虔诚的样子说谎、歪曲事实，直到最后把惨败说成是光荣的胜利，丘吉尔对战略是一窍不通的。因此，他一下子就在南斯拉夫和希腊两个战场上吃了败仗。在其他任何国家，他都是会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的，他的不正常的心理状态只能表明他患了瘫痪病，或者表明他是一个说胡话的醉汉。 ”

虽说雅典城里挂起了白旗，希特勒和墨素里尼用武力占领了希腊大陆，但是在爱琴海和克里特岛，战争仍在激烈地进行着，双方不仅动用了大批陆军，而且出动了现代化的空军和海军。在克里特岛上，进行着海、陆、空的立体战，演出了希腊战役史上最壮烈、最紧张的一幕。

克里特岛是希腊最大的岛屿，位于地中海东部，东西长 250 公里，南北长 12 至 60 公里，总面积为 8336 平方公里。它在地中海的各项事务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英国军舰如能以苏达湾为基地或在那里补充燃料，便能够给予马耳他岛以极有力的俺护。如果他们在克里特岛基地的防空设施得到巩固，英国的海军便可充分发挥作用，并可击退任何由海路进犯的敌军。

早在 1941 年 3 月底，丘吉尔就已明显地看出，墨索里尼的舰队即将向爱琴海大规模出动。遵照英国总参谋部的指示，坎宁安海军上将决定暂时让他

的运输船队避开，而他自己则于 3 月 27 日薄暮乘“ 沃斯派特 ”号，并率同“ 英勇 ” 号与“ 巴勒姆 ” 号、航空母舰“ 可畏 ” 号和 9 艘驱逐舰驶离亚历山大港。28 日黎明，从“ 可畏 ” 号航空母舰起飞的一架飞机报告说，意大利巡洋舰四艘和驱逐舰六艘正向东南方驶去。在墨索里尼这支舰队中，有三艘装有八英寸口径大炮的巡洋舰，而所有英国的巡洋舰装的是六英寸的大炮。但是，经过半小时的不分胜负的战斗后，意舰退去，英国巡洋舰尾迫不舍。两小时后，又发现意大利的一艘战列舰“ 维多利奥 · 威尼托 ” 号；从“ 可畏 ” 号航空母舰上起飞的一队战斗机袭击了这艘意大利战列舰；该舰受创后不敢恋战，立即向西北退去。晚间英舰又发动第三次袭击，击中意大利重巡洋舰“ 波拉 ” 号，只见该舰退出战斗序列，停泊下来。

入夜，坎宁安海军上将决定让驱逐舰出击，并甘冒用主力舰队进行夜战的危险，以求击毁受伤的意大利战列舰和巡洋舰，不让它们驶入从本国海岸基地起飞的飞机的掩护范围以内。在黑暗中行驶时，他出敌不意地向两艘意大利巡洋舰发动了袭击，这是驰援“ 波拉 ” 号的“ 阜姆 ” 号和“ 扎拉 ” 号，它们都装有 8 英寸口径的大炮。在近距离内，“ 阜姆 ” 号立即被“ 沃斯派特 ” 号和“ 英勇 ” 号舰上 15 英寸口径炮偏舷齐射的炮火所压倒，并被击沉。“ 扎拉 ” 号受到英三艘战列舰的围攻，旋即在熊熊的大火中烧毁了。经过这次战斗，墨索里尼不敢再轻易向英国在东地中海的制海权挑战了。

如今，形势发生了变化。希腊人民虽然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遭到了失败，但是他们的英勇战斗精神却依然闪耀着光芒，鼓舞着欧洲人民奋力反抗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当希腊战役的重心转至克里恃岛时，英国首相丘吉尔发表了一篇广播演说，他勉励人民切忌悲观失望、惊慌失措，而要英勇顽强，继续进行斗争。最后，他朗诵了罗斯福总统亲笔写给他的朗费罗的诗句：

当那疲乏无力的浪花向岸边空自冲击，
仿佛是寸步难进的时候，
远远地，通过小河小湾的流灌，
已静静地汇成一片汪洋。
当晨光初照人间，
那光芒岂止透过东窗；
太阳在前面缓缓地上升，多么缓慢啊！
但是请看西边，大地已是一片辉煌。

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征服希腊后，克里特岛便成为希腊国王和政府的最后立足之地，以及各兵种部队的重要收容所。德、意法西斯正在虎视眈眈地盯着这个岛屿。对于盟国说来，它是埃及和马耳尔他岛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据点；对于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来说 · 克里特岛是扎在他们喉咙中的一根骨刺。因此，保卫和夺取克里特岛的斗争，就成为两军在东地中海斗争的焦点。

丘吉尔旱就知道，戈林一直努力建立和发展一支能够进行大规模着陆的强大空降部队。这正投合德国那班狂热的纳粹匪徒的心愿。德国伞兵师是一支精锐部队，英国在研究如何防御德国进犯本上问题时，曾考虑过它的作用。但是，德国的所有这类计划至少需要暂时取得日问的制空权。德国在下列颠的上空没有得到这种制空权，但在克里特岛的情形却不同。它在巴尔于和爱琴海享有充分的而且看来是持久的空中优势，尤其是墨索里尼所控制的罗得岛要塞，对守卫克里特岛造成了严重的威胁。

4 月 28 日，英国情报机关获悉，德、意即将从海上和空中进攻克里特岛。

法西斯在巴尔于各国，可能凑集到上千架轰炸机和战斗机掩护空降部队登陆。丘吉尔立即将上述情况电告英国中东总司令韦维尔将军，要他加强战备，坚守该岛，准备大量消灭敌人的伞兵部队；并建议英国总参谋部任命英勇善战的弗赖伯格将军为克里特岛驻军司令。

伯纳德·弗赖伯格同丘吉尔结识多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以新西兰一名青年志愿兵的身份历尽艰辛，辗转来到英国。当时任海军部长的丘吉尔，任命他为“胡德”营中的一名海军中尉。在战争期间，他屡建赫赫战功。因此，他在前线作战的四年中，被提升为旅长，并于 1918 年德军发动夏季攻势的紧急关头，被任命为所有据守巴叶尔正面缺口部队的司令官，部队人数几达一个军。在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荣任新西兰师的师长，而且屡立战功。如今他身上的 30 处伤疤，以及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和带有两条金线的殊勋勋章，标志着他出类拔荤的功绩。

克里特岛的地形给防御带来诸多困难。它唯一的一条公路在北海岸。一旦这条公路被敌人切断，盟军就不能把后备军随时调往遭受威胁的据点。从南岸到北岸，只是在斯法基亚和廷巴基有一些小路，它们不适宜摩托化运输车辆的行驶。当有关军事领导人开始感到危机临头时，才百般设法向该岛运送增援部队、给养和武器，特别是大炮，但为时已晚。

在五月的第二星期中，德国和意大利的空军，从希腊和爱琴海的基地起飞。对克里特岛有效地实行了日间封锁，它们袭击来往该岛的一切船只，特别是对唯一没有港口的北岸封锁得尤其严密。在五月的头三个星期中，运往克里特岛的重要武器有 2.7 万吨，到达该岛的还不到 3000 吨，其余的物资不是被转回，就是损失在途中。

参加守卫克里特岛的力量非常薄弱，而且主要用于保护登陆地点。在伊腊克林有两个英国营和三个希腊营；在雷西姆农周围有第十九澳大利亚旅和六个希腊营；在苏达湾附近有两个澳大利亚营和两个希腊营；在马利姆，有一个新西兰旅驻扎在飞机场附近，另一个旅在其东面，准备随时接应。在这些守军之外还有几支来福枪队，是由撤出希腊的兵员临时编成的团队。希腊营的人数不足，武器只有杂牌的来福枪，弹药奇缺。参加守卫克里特岛的来自各方面的军队，总共只有 2.86 万人。而且岛上还有 6000 名意大利战俘，这又给该岛的防御工作增加了负担。

岛上的空防力量也是十分可怜的。全岛只有 16 门重型高射炮，36 门轻型高射炮，和 24 架防空探照灯。到 5 月初，英国皇家空军在该岛的飞机只有 12 架“布莱宁”式轰炸机，6 架“旋风”式战斗机，12 架“斗士”战斗机和属于海军航空队的 6 架“海燕”式与“布鲁斯特”式战斗机，而且还有一半是不能用的。这和敌人行将投入该岛的具有压倒之势的空军相比，不过是零头而已。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弗赖伯格将军毫不畏怯。他当时没有立即相信敌空降部队进攻的规模将会那么巨大。他怕的是敌军有组织地从海上大举进攻。1941 年 5 月 5 日，弗赖怕格在致丘吉尔首相的电报中说：

“我不知道什么叫畏惧；我丝毫不担心空降部队的进攻；我已作好部署，我觉得我手下的部队能够应付这种进攻。海运部队若同空降部队联合进攻，情形就不同了。如果在我能够把大炮和运输工具运来以前，敌军就发动联合进攻，则局势恐将难以应付。即便如此，只要海军能给予支援，我相信将下致失利。

“在我们获得装备和运输工具并增加少量的战斗机后，当可据守克里特岛。在此过程中，我们将有一段防御力量薄弱的时期。

“此间人人精神抖擞，急欲再同敌军一战，我们在希腊时一遇到他们就予以迎头痛击。”

此外，英国广播公司和报纸的报道，没有提到新西兰官兵在希腊后卫战中所作出的重要而英勇的表现，对此弗赖伯格表示不满。为了消除新西兰官兵的下平情绪，5 月 7 日丘吉尔在转致弗赖伯格将军的电报中说：“下列颠的每一个人，都曾经怀着感激和敬佩的心情，注视着新西兰师在名垂千古的希腊战场上所建立的伟大战功。我们对战役的全部情况只是逐渐得到了解，而且现在还在了解中。随着战地报道的日益增多，我们就日益了解你们在一项光荣的任务和著名的业绩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在整个帝国和英语世界中，新西兰的名称令人肃然起敬。我们的心现正尚你们在一起。愿上帝保佑你们。”

克里特岛的战斗空气愈来愈紧张。德国参加进击该岛的有第十一空军军团，大约有 1.6 万人将空投着陆，另有 7000 人从海上登陆。此外，还有第八空军军团提供空中支援。可以参加作战的飞机数目是：轰炸机 280 架，俯冲轰炸机 150 架，战斗机 180 架，侦察机 40 架，滑翔机 100 架，“容克 52”式运输机 530 架，共计 1280 架。

法西斯空降部队的进攻，是计划在三个区域进行的：东部在伊腊克林，中部在雷西姆农、苏达、干尼亚，最重要的是在西部的马利姆。在发动进攻前，纳粹重型轰炸机首先用重达 1000 磅的炸弹，对地面及防空设施集中轰炸 1 小时。接着，乘滑翔机或用降落伞着陆的主力部队从天而降。再接着就是用运输机载运的增援部队。在他们的整个作战计划中，关键的一着就是把马利姆机场夺到手。这不但是为了飞机的着陆，而且也是为了飞机的再度起飞。他们只有借助于多次往返飞行，才能够运来作为他们整个计划基础的大量军队。

从战斗的激烈和残酷程度来看，克里特岛战役是古今无匹的。这是一场前所未见的战斗。在战争史上，这是第一次使用大规模空降部队的进攻。德国空军军团表现了希恃勒法西斯青年运动的狂热；他们要为 1918 年的战败而复仇的条顿精神，就体现在这些拼命凶狠的、受过严酷训练而忠诚不二的纳粹降落伞部队身上。他们死心塌地就是要把自己的生命奉献在“纳粹的光荣”和世界霸权的祭坛上。

纳粹德国为了进行这一战役，倾注了它可能调动的全部兵力。这是戈林在空军方面莫大的成就。如果英国夫去了本土上空的制空权，德国本来可以在 1940 年就用这支部队进击英伦三岛。但是他们没有如愿以偿。现在，戈林终于能够对他们发出期待已久的号令。这支部队确实是德国长矛的锋尖，不管遇到多大的艰难险阻，都要勇往直前，直到粉身碎骨毫无所惜。

战斗于 5 月 20 日晨开始。在德国历来发动的进攻中，从来没有像这次这样不顾一切，这样残酷无情。他们的首要目标是夺取马利姆飞机场。在一个小时之内，敌机对该机场周围的据点进行最猛烈的轰炸和机枪扫射，其猛烈程度前所未见。几乎在刹那间，英联邦军队的大部分炮人便失去了作用。在轰炸停止之前，滑翔机就开始在马利姆飞机场的西面着陆。上午 8 时，敌机从 300 英尺到 100 英尺的上空向马利姆和干尼亚之间的地区投下大批的伞兵。敌机川流不息地飞来飞去，在上午投下一个团，共四营人，下午又投下

一个团，完全不顾人员的伤亡和飞机的损失。法西斯的滑翔机和运输机，在海滩上、在丛林中或在烈火熊熊的飞机场上着陆或撞毁。

第一天，在马利姆和干尼亚之间及其附近着陆的德国伞兵共计 5000 余名。他们在新西兰军队的炮火下和殊死的肉搏战中损失惨重。在英军防区内，几乎所有着陆的德国伞兵都已死亡，多半是击毙的。第一大的战果是相当可观的。但是，到了晚上，一群群着陆的全副武装的德军，已能自由地出没在各个地区了。敌军进攻的威力远远超过英军司令部的预测，而盟军抵抗的猛烈程度也使敌人震惊。

下面是 5 月 20 日下午 10 时守军司令弗赖伯格将军向韦维尔将军的报告：

“今天竟日苦战。我军受到极大压力。我相信，我们至今还据守着雷西姆农、伊腊克林与马利姆的飞机场和两座港口。守住这些地方的希望甚微，如果我把情况说得很乐观，那就错了。战斗激烈，我们击毙了大批德军。交通极端困难。对于尼亚的空袭非常厉害。此间每一个人都认识到这是生死存亡的一仗，我们将战斗到底。”

德军于第二日即 5 月 21 日，继续进攻，其运输机又出现在该岛上空。马利姆机场虽然仍处于英军大炮和迫击炮密集的炮火下，德国运兵飞机却继续在飞机场及其东面高低不平的地面上着陆。德国最高统帅部似乎不计损失，在这一区域内，至少有 100 架飞机撞毁在地面上。虽然如此，飞机还在不断地飞来。到了第三天，德军已经有效地利用了马利姆飞机场。运兵的飞机继续飞来，每小时达 20 余架次。更起决定作用的是，这时德军飞机已经能够飞回去继续运援军了。据英军司令部估计，在这几天及其以后的几天内，共有 600 多架运兵飞机在这个机场上成功地着陆或撞毁。在 5 月 20 日的初攻过去以后，德国最高统帅部下令停止进攻雷西姆农和伊腊克林，而集中主要兵力进攻苏达湾地区。

根据英国空中侦察报告，爱琴海上出现了希腊轻帆船。坎宁安海军上将已于 20 日派遣一支轻舰队驶往克里特岛的西北。在海军少将罗林斯指挥下的一支威力强大的舰队，包括战舰“沃斯派特”号和“英勇”号由八艘驱逐舰掩护，部署在克里特岛的西面，以便监视预料中的墨索里尼的舰队参战。

21 日，英舰竟日遭受猛烈空袭。

驱逐舰“朱诺”号被击中，两分钟后沉没，死亡惨重。巡洋舰“阿贾克斯”号和“猎户座”号也受创，但仍继续作战，夜间 11 时 30 分，英海军少将格伦尼率领巡洋舰“代多”号、“猎户座”号和“阿贾克斯”号以及驱逐舰四艘，在于尼亚以北 18 英里的海域截住了德国运兵船队，激战两个半小时，击沉满载德军的帆船不下 12 只和轮船 3 艘。据估计，当夜溺毙的德军达 4000 多人。

英国海军在保卫克里特岛的战斗中、英勇顽强，敢打敢拼，发挥了重要作用。5 月 22 日和 23 日，是英国海军损失惨重的日子。汁有两艘巡洋舰、三艘驱逐舰彼击沉，战列舰“沃斯派特”号长期不能使用，此外还有“英勇”号和许多其他舰只受到重创。虽然如此，克里特岛的海防仍很坚固。在克里特岛战役结束之前，没有一个德国人从海上登陆该岛。

当克里特岛的战事令人极度紧张的时候，丘吉尔于 5 月 23 日致电罗斯福总统：“克里恃岛战事激烈，因为我们在有效航距以内没有飞机场，不能用空军协助防卫或掩护我巡逻舰队。我们的两艘巡洋舰和两艘驱逐舰今日沉

没。我们正在歼灭大量德国最精锐的军队，并至少击沉一支运兵舰队。”

与此同时，丘吉尔首相又致电英国中东总司令韦维尔将军，要他竭尽全力支援岛上的战斗。电报说：

“克里特岛之战必须打赢。即使敌人获得巩固的据点，也必须在该岛无限期地战斗下去，这样便可把敌人的主要攻击力量牵制在这场战斗中。这至少将给予你时间去动员‘虎仔’[1]并控制住西部沙漠的局势。只要战事持续下去，还可保护塞浦路斯岛。希望你每夜尽量向克里特岛增援。能否运送更多的坦克以收复被敌人占领的飞机场？敌人最精锐部队的力量谅已用尽，其损失也一定极其惨重。再拖下去，他们是受不了的。以下是我要对弗赖伯格将军说的话：‘全世界正注视着你进行的辉煌战斗，大局将以此为转移。”

摆在这位坚定的中东总司令面前的还有更严重的考验，后来的事实证明，他是经受得了这些考验的。但是，到了 26 日深夜，韦维尔收到了弗赖伯格发来的严重消息。弗赖伯格说：

“我很痛心，不得不向你报告，我认为，在我指挥下防守苏达湾的部队已经到了人力所能忍受的限度了。无论总司令根据军事观点作出什么样的决定，我们这里的阵地是守不下去了，像我们这样一支装备不良而又缺乏机动性的人数不多的部队，是抵挡不了我们在过去 7 日中所遇到的集中轰炸的。我觉得应该告诉你，从后勤观点来看，要全部撤出这支部队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如果立刻作出决定，其中的一部分还可以登船。这一战区一旦被攻陷，敌人用同样的方法拿下雷西姆农和伊腊克林将不过是时间问题。除了威尔士团和突击队外，所有我们的军队都已经不能采取任何攻势。如果你从整个中东局势考虑，认为争取时间是有用的，那么，我们当继续坚持。我却不得不考虑怎样才能最有效地达到争取时间的目的。

苏达湾可能在 24 小时之内处于敌军炮人之下。又有新的严重的伤亡，我们固定的大炮多半已经丧失了。”

当丘吉尔看到从中东司令部转来的这封电报后，于 5 月 27 日立即致电弗赖伯格，要他再接再厉。电报说：“你所进行的光荣的保卫战受到各地人民的敬佩。我们知道敌人己处于困境。我们正就力所能及给予你以各种援助。”但是，在众寡极为悬殊的情况下，一切成功的希望都已消失了。当夜，首相又收到韦维尔要求撤出克里特岛的电报。电报说：

“我恐怕克里特岛的局势已经到了最严重的关头。干尼亚前线已经崩溃，苏达湾看来最多不过能再保侍 24 小时。已经无法投入援军……我们在该岛的军队，多半是在希腊受过敌人以压倒之势空袭的严重考验的，现在他们在克里特岛又受同样的磨难，而且空袭规模有增无已。这样继续不停而又无法抵抗的空袭，必将迫使最顽强的军队迟早都要放弃阵地……据称，雷西姆农的军队已被切断，给养告罄。伊腊克林的部队显然也快要被包围了。恐怕我们必须承认，克里特岛不能再守下去，部队必须尽量撤出。”

在此情况下，英军和其他盟国的军队，不得不再次面临惨痛的撤退守军的任务以及所必然蒙受的重大损失。在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空军和海军的严密封锁下，要将 2.2 万名战斗人员从克里特岛运出，的确是一大难题。不仅运输船队难以登陆，而且还必须驶过墨索里尼的空军所控制的 350 海里的海域。登陆地点斯法基亚，是南部海岸一个小小的渔村，位于高达 500 英尺的

---

[1] 指取道地中海运往中东的坦克。

峭壁之下，只有一条羊肠小道可以通行。部队必须隐匿在峭壁边缘附近，等到召唤时再出来登船。在阿利斯海军上校指挥下的四艘驱逐舰于 5 月 28 日夜间抵达，载去 700 人，并为现己集合起来的大批官兵带来食物。在返航中有战斗机掩护，因此只有一艘驱逐舰受到轻伤。至少还有 1.5 万人隐藏在斯法基亚附近高低不平的地面上。弗赖伯格的后卫部队一直在进行战斗。

然而，一场惨剧正在等待着另一支同时出动的舰队。这支舰队包括巡洋舰“猎户座”号、“阿贾克斯”号、“代多”号以及六艘驱逐舰，在罗林斯海军上将指挥下前往营救伊斯克林的守军。从早晨 5 时直至薄暮，从斯卡潘托岛起飞的敌机不断地猛烈轰击该舰队。巡洋舰“阿贾克斯”号和驱逐舰“帝国”号几乎被击中，前者不得不驶回。驱逐舰于午夜以前驶抵伊腊克林，把军队载运到等候在外海的巡洋砚上。到次晨 3 时 20 分，任务完成。4000 人已经上船，于是开始返航。半小时后，受创的驱逐舰“帝国”号的舵机突然发生故障，险些与巡洋舰相撞。全部舰队必须在黎明时分尽可能驶人南部海域。但是，罗林斯海军上将却决定命令驱逐舰”赫脱斯保”号驶回，把“帝国”号驱逐舰上所有军队和乘员接走，并将“帝国”号击沉。他本人所乘的军舰则减速至每小时 15 海里，这样载运着 900 名士兵的“赫脱斯保”号在黎明以前才和他重新会合。

他现在已比原定时间晚了一个半小时，直到日出时才折向南驶过卡索斯海峡，事先曾布置战斗机掩护，但是由于时间变更的原因，飞机没有找到舰只。可怕的轰炸从早晨 6 时开始，一直炸到下午 3 时，这时舰队离亚历山大港还不到 100 英里。“希尔伍德”号首先遇难，被一颗炸弹击中，不能跟随护航舰队同行。在其后的四小时内，更不幸的事情接着发生了。巡洋舰“代多”号、“猎户座”号和驱逐舰“诱敌”号都被击中。“猎户座”号舰上的情况即使听来也令人毛骨惊然。舰上除了船员外，还有军队 1100 名。一颗炸弹穿过舰桥，落到拥挤不堪的下甲板上，约有 260 人被炸死，280 人受伤。舰长巴克海军上校遇难，船受重创并起火焚烧。到 29 日止，运出的军队已将近 5000 人，但是还有大批人员躲在通往斯法基亚所有的路口上，仍在等待援救。

5 月 30 日，丘吉尔发出命令，要不惜一切代价，为营救残留在该岛的官兵作出最后的努力。这天清晨，阿利斯海军上校率同四艘驱逐舰再次驶往斯法基亚。途中有两艘驱逐舰不得不折返，而“内皮尔”号和“尼赞”号继续前进，成功地使 1500 余名士兵登上了船。在返航中，这两艘驱逐舰都差一点彼炸弹炸沉，虽受了一些损伤，还是安然驶抵亚历山大港。几天前，希腊国工在历尽艰险后，也和英国公使一起离开该岛。当夜，根据开罗总司令的命令，弗赖伯格将军也乘飞机最后离开克里特岛。至 6 月 1 日，共有 17500 人被安全地运到埃及。没有救出的分散到岛上的 6000 人，除了少数向敌人投降外，大部被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党羽杀害了。

希腊克里特岛战役，除了具有争夺战略据点的意义外，也是在艰苦不懈的斗争中获得决定性成果的一个例证。据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一书披露，在这次保卫战中，英国及其盟国共死伤 1.5 万多人，德意法西斯军队的伤亡当在此数以上。自从战争开始以来，据统计，在马利姆和苏达湾区域内共有德军坟墓 4000 多个。在雷西姆农和伊腊克林另有坟墓 1000 多个。此外还有大量的德军溺毙在海中。约有 170 架运兵飞机被击毁、击伤。希特勒为了赢得这次胜利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戈林所鼓吹的“英雄空降师”彻底

瓦解了，以后再也没有以任何形式出现过。

希特勒在克里待岛赢得的只是一场得不偿失的胜利，正如德军总参谋部在总结报告上所写的：“英国在克里特岛地面部队，大约是我们估计的三倍。他们对岛上的作战区域，曾用尽各种方法非常仔细地作了防守准备。所有的防御工事都作了巧妙的伪装。……由于缺乏情报而未能对敌情加以正确的估计，结果给第十一空军军团的进攻带来极大的危险，并造成了非常惨重的伤亡。”

希特勒虽然占领了希腊，但代价极大，损失惨重。在此情况下，诡计多端的“元首”又向英国放出了一只“和平气球”。正是：飞机大炮屠众生，“元首”口念和平经；拉拢英国施诡计，特使驾机孤身行。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第二十四章　赫斯之谜

赫斯访英碰了壁，“联德反苏”遭唾弃；

丘氏深明其利害，联苏抗德方上计。

尽管希特勒对英国本土进行了将近一年的狂轰滥炸，但英国并没有屈服，反而举国同仇敌忾，越战越强了。事实证明，纳粹德国的“海狮计划”是破产了。为此，希特勒决定改变战略，把闪电战的矛头主要指向苏联，计划在一二个月内把这个令其憎恨的共产党国家扫平，回头再收拾英国。正当“元首”加紧准备实施这个灭绝苏联的“巴巴罗沙”计划时，却发生了轰动世界的鲁道夫·赫斯独身驾机“访问”英国的事件。

赫斯是德国纳粹党的副领袖，年轻英俊，颇得希恃勒的赏识，并成为他幕僚中的一名重要的亲信。赫斯崇拜希特勒，而且极其关心争论中的世界问题。他时常一个人或同其他两三个人研究希特勒的内心活动。他仇恨苏俄，渴望消灭布尔什维主义；他钦佩英国并切望同英帝国友好，而蔑视其他大多数国家。赫斯比任何人更了解希恃勒，在希特勒公余之暇赫斯见到希特勒的次数比别人更多。

赫斯对于欧洲局势的想法是：英国已经被战争贩子们——丘吉尔代表着他们的肤浅政见——剥夺了它的真正利益，背弃了与德国亲善友好的政策，尤其是破坏了它与其他国家井同对付布尔什维主义的联盟。只要他鲁道夫 赫斯能够深入英国的心脏地区，而使英王相信希特勒是如何关怀英国，那么目前在这个不幸的岛 国执政的、为它带来许多不必要的灾难的邪恶势力将被扫除殆尽。英国怎能生存下去呢？法国已被征服了。德国潜艇即将破坏英国所有海上的交通，德国的空袭将搞垮英国的工业，摧毁英国的城市。

但是他应该找谁呢？汉密尔顿公爵曾经和他的政治顾问豪斯霍费尔的儿子相识。他也知道汉密尔顿公爵是皇室庶务局长。像这样一位人物或许每晚与英王共同进餐并且能和他说心腹话。这是得以直接接近英王的一个渠道。

赫斯访英成了全世界最大之谜。德国问题专家、美国著名记者威廉·夏伊勒说：“如果说赫斯的突然离去使希特勒莫名其妙，那么他的出人意料的到来也使丘吉尔莫名其妙。斯大林则十分猜疑。在整个战争期间，这件奇怪的事情一直是一个谜，只是在纽伦堡的审讯中才得到澄清，赫斯在那时是被告人之一。当时这样一个纳粹要员独身飞往英国，目的是想同英国议和，并拉拢英国同德国站在一起，参加反苏战争。这就是赫斯“出走”的要害。

赫斯是一个自信力极强的人。他幻想独身飞往英国，能够安排一项和平协议。他于 1936 年在柏林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同汉密尔顿公爵见过面。他从他的麦塞施米特飞机里跳出以后，用降落伞安全着陆，离汉密尔顿在苏格兰的住宅不到 12 英里，可见他导航是准确的。他要求一个农民带他会见这位苏格兰公爵。当时，汉密尔顿是皇家空军的一个中校，那个星期六傍晚正在扇形站作战室值班，他在晚上 10 点过后不久，在雷达屏上发现这架麦塞施米特飞机从海岸飞进来降落。一小时后，有人向他报告，这架飞机已经坠落焚毁，驾驶员跳伞，驾驶员说他的名字叫阿尔弗雷德·霍恩，自称有“特别使命”要见汉密尔顿公爵。英国当局安排在翌日上午进行这次会晤。

赫斯向公爵解释说，他是在执行一项“人道使命，元首并不想打败英国，而希望停止战斗，共同对付俄国。”赫斯说，这是他第四次试图飞到英国来，他在另外三次曾由于气候关系而不得不折回。

他说，他毕竟是德国的一个内阁成员。这些事实说明了“他的诚意以及德国希望和平的意愿”。在这次谈话中，正如在以后跟其他人进行的谈话中一样，赫斯毫不迟疑他说，德国将打赢这次战争，如果战争继续下去，英国人的处境将是可怕的。因此，他的主人最好利用他的到来进行和谈。这个纳粹狂人充满自信，相信英国人会坐下来同他谈判，他请公爵要求“国王”假释他，因为他来英国没有带武器，并且是出于自己的自由意志前来的。后来他又要求以一个内阁阁员应得到的尊重来对待他。

随后几次的会谈，英国方面是由艾冯·寇克派特里克进行的，他是了解德国情况的前英国驻柏林大使馆的一等秘书，他的秘密报告后来纽伦堡法庭曾利用过。赫斯仍像鹦鹉学舌一样重复了希特勒对于纳粹的一切侵略行为的解释，并且坚持说战争是由英国造成的，如果英国现在不停止战斗，肯定要失败。接着他就向这位研究纳粹德国问题的老手提出了他的和平建议。这些建议就是希特勒在进攻波兰前夕力促张伯伦接受而没有成功的那些建议，即英国应该让德国在欧洲自由行动，交换条件是德国让英国在“英帝国内完全自由地行动”。必须归还前德国殖民地，当然英国还必须同意大利媾和。

“当我们离开房间时，”寇克派特里克说，“赫斯还补充说了一句。他说，他忘记强调，这个建议只能根据这样一个谅解予以考虑，即这项建议是由德国同一个非现任的英国政府进行谈判的。自从 1936 年以来就策划战争的丘吉尔以及他的一些支持其战争政策的同僚们并不是元首能与之谈判的人物。”

作为一个在纳粹党内和在第三帝国内经过勾心斗角的残酷斗争而取得这样高地位的德国人鲁道夫·赫斯，真是太天真了。他满以为会立即受到接见——如果不是丘吉尔，那么至少是“反对党”领袖的接见，并把他当作一个认真的谈判代表。赫斯认为，汉密尔顿公爵是反对党的领导人之一。当他同英国官员的继续接触仅限于同寇克派特里克一人时，他的好战和威胁态度越发厉害了。在 5 月 14 日的一次谈话中，他对这位不信他那一套的外交官描绘了英国继续战争将会遇到的可怕后果。

赫斯极力主张立即进行他冒了极大的风险来进行的会谈。据他向寇克派特里克解释，他自己的出走是为了给英国一个在不丧失威信的情况下举行谈判的机会。如果英国人拒绝这个机会，希特勒就有权把英国完全毁灭，并在战后使它永远处于从属地位。赫斯坚持说，谈判代表的人数要少一些。作为德国的一个部长，他不能使自己处于这样一种地位，即他独自一人要听一大批人纷纷提出的意见和问题。但就寇克派特里克而论，会谈就这样可笑地结束了。

据丘吉尔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披露，丘吉尔是在周末休息时得到赫斯来访的消息的。虽然处于战争环境，丘吉尔还是严格遵守自己的生活习惯，尤其不能放过周末休息。他一般在星期五的下午就离开伦敦到郊区的契克斯首相官邸去。他在这里边工作边休息，度过星期五的下半天、星期六和星期天。英国政府考虑到德国人已把丘吉尔视为顽强可怕的敌人，因而担心德国人谋害他，并且深怕德国人趁丘吉尔住在契克斯时空袭首相官邸，所以采取了防范措施。措施之一是在望月，即从空中容易发现契克斯时丘吉尔不住在那里，而到迪奇莱住所度周末。迪奇莱住所的主人是他的朋友罗纳德第三。每到望月的周末，丘吉尔如同在家里一样，在迪奇来往所边工作边休息，罗纳德还邀请一些首相需要的客人同他一起度周末。

丘吉尔非常喜欢看电影。在迪奇莱或契克斯都经常放映他挑选的电影。据说，他当时最喜欢的一部影片是《飞吧，汉密尔顿》。在战时，这部影片他看了六遍，并且授予这部影片的导演亚历山大·科尔“骑士”称号。1941年5月11日，星期六，也就是在赫斯抵达英国时，丘吉尔在迪奇莱度周末。丘吉尔正在看马克斯兄弟主演的喜剧电影，秘书走过来请他去接汉密尔顿公爵从苏格兰打来的电话。他不喜欢有人在这个时候打扰他，虽然汉密尔顿是他的朋友，他还是请邻座的一位大臣去听电话，了解对方的需要。原来，汉密尔顿是向丘吉尔通报鲁道夫·赫斯到达苏格兰的消息。

赫斯之流的纳粹头目们认为，前慕尼黑分子肯定强烈影响英国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他们能够设法促使英德两国签订和约，共同对付苏联，然而，他们对慕尼黑分子的影响估计过高，而对不愿同法西斯主义和平共处的英国人的决心，以及以此为基础形成的丘吉尔坚定立场则估计不足。

英国政治家从赫斯的言谈中了解到，他建议的和平实际上是以英国听命于德国为条件的。不难设想，一旦德国取得对苏的胜利，这个条件还要无止境地提高。因此，英国统治集团不能接受赫斯的建议。丘吉尔不接受这项建议还有另外的原因。赫斯要求丘吉尔离职，由愿意接受这项建议的亲法西斯的人出来组织政府。

英国政府虽然没有接受赫斯的建议，但是它莫名其妙地保持沉默，似乎不想让德国领导人了解英国政府对待赫斯使命的真实态度。怎样解释这种奇怪的态度？英国和其他一些国家都对赫斯的来临感到焦虑不安。其他国家担心伦敦同他谈判勾结希特勒的条件，可是英国政府为什么一言不发？这种疑虑在世界和英国舆论界扩散开来，毫无疑问会给英国坚持抗战的形象罩上一层阴影。这对英国政府显然是不利的。令人不解的是英国政府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打消这些疑虑。

根据这件事的实际经过，当时世界力量的配置情况以及英国政府在德苏战争中的切身利益，不能不认为英国政府保持沉默是有其显而易见的原因的。它要给希特勒造成这样的印象，就是他若进攻苏联不会出现两条战线上作战的情况。英国的《劳工月刊》在1941年写道：“丘吉尔和美国当局在实际上已经拒绝了赫斯的建议之后，为什么还神秘莫测地保持沉默，关于这个问题官方没有正式说明。这种沉默是否包含一种微妙的含义，就是暗示希特勒可以指望将来得到某种支援，从而推动他去冒险。希特勒一旦真去冒险，则给他以坚决的回击，是不是英国外交界的一位智囊人物想把赫斯当作飞去来器[①],利用希特勒的反苏诱饵使他自己上钩？希特勒过去常常这样戏弄英国统治阶级。”

希特勒没有撤销也没有推迟进攻苏联的计划。如果希特勒和德国军界领导无条件地坚持决不两面作战的原则，则不能不认为，希特勒已经吞下丢给他的诱饵。根据丘吉尔全面领导英国的外交和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来判断，向希恃勒抛出诱饵的“英国外交界的智囊人物”可能不是别人，正是丘吉尔自己。希特勒在30年代后期曾不止一次地愚弄过英国的国务活动家，首先是内维尔·张伯伦。而这次，是丘吉尔狡猾地愚弄了希特勒，而且给他带来毁灭性的后果。

1941年6月中旬，丘吉尔认为德国开始进攻苏联的日期已经指日可待，

[①] 飞去来器是指一种掷出去仍能飞回的弯棒武器。

甚至可以说指时可待。丘吉尔毫不怀疑，英国必须依赖苏联方面的支援，这是由于德国进攻苏联而带来的支援。丘吉尔同罗斯福总统交换了意见，一致同意在对德战争中援助苏联，因为从英美两国的切身利益出发也要求这样做。

1941 年 6 月 20 日丘吉尔到契克斯去度周末。契克斯离伦敦不远，乘车只有一个小时的路程。丘吉尔通常都是星期五就去契克斯，大约在下午四点到达那里。通常还有一些政府官员、美国的社会名流和某些欧洲国家的国务活动家同他一起去度周末。丘吉尔在契克斯有三个秘书和一些随从人员：丘吉尔的私人助手侍卫长，侍从、保嫖，和一个协助保嫖的密探。随同丘吉尔去契克斯的还有两名电影放映师，三名司机，和伦敦警察厅为加强保卫工作而增派的执勤人员。

丘吉尔到达契克斯的第一件事是洗澡。丘吉尔传记作者说他非常喜欢洗澡。据他的保嫖汤姆森说，20 年代初有一次他们乘火车去埃及，火车正在沙漠中行驶，丘吉尔突然命令停车，并且要求从蒸气锅炉取出热水给他洗澡。一切准备停当之后，他就在许多惊奇的阿拉伯人面前洗了澡，还说：“ 他们可能从来没有见过裸体人。 ”丘吉尔洗完澡，穿上活像海怪一样的滑稽可笑的衣服去吃午饭，然后同客人们叙谈一阵，便叫上秘书上楼到自己的房间开始工作，常常一直工作到早晨三四点钟。这时尽管丘吉尔的公务繁重，但他感到自己的精力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充沛。他的胃口非常好，身体健康，这位 67 岁的人看起来“ 年轻，活跃 ”，正如《泰晤士报》编辑巴林顿 · 厄尔德所说：“ 他简直换了一个人，完全不是我在战前最后一次见到他时那种老态龙钟的样子。 ”

丘吉尔十分注意德国和苏联的关系问题。当他得知德国正在苏联边界一带集结军队时，欣喜若狂。但使他忐忑不安的是，德军在苏联边境地区的集结会不会仅仅是对苏联施加军事政治压力的一种手段，苏联会不会不经战斗就向德国投降。对丘吉尔来说，就像需要空气那样需要德苏开战。英国只能在苏德开战的情况下才能争取到强大盟友，才能指望在对德斗争中不仅生存下来，而且取得对德斗争的胜利。只有苏联参战，英国才能在美国站到它这方面来之前坚持下来，因此丘吉尔强烈希望德苏尽快开战。

1941 年 6 月 22 日前夕正是周末，同丘吉尔一起度周末的客人有艾登、斯塔福德 · 克里普斯、比弗布鲁克勋爵、克兰伯恩勋爵和美国大使怀南特。美国大使给丘吉尔带来罗斯福的口信，说总统支持“ 首相欢迎俄国作为盟国的任何声明 ”。这几天在契克斯值班的是丘吉尔的私人秘书科尔维尔。星期六他陪同丘吉尔在棒球场散步，他问丘吉尔，你这个共产党人的死敌，在对德战争中支持苏联是否违背原则，丘吉尔回答得很有意思，他说：“ 一点也不违背原则。我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消灭希特勒，这个目标使我的生活更加单纯了。如果希特勒入侵地狱，我至少也要在下院发表一篇同情魔王的声明。 ”

6 月 22 日是星期天，早晨 4 点钟从伦敦打来的电话铃声叫醒了科尔维尔。外交部报告德国已向苏联进攻。丘吉尔曾经严格命令身边工作人员，除非德国人入侵英国，切记不要在 8 点钟以前唤醒他。因此，科尔维尔只好在 8 点钟向丘吉尔报告苏德已经开战。据汤姆森形容，契克斯的所有人得知德国已开始进攻苏联时，有一种“ 很难理解的……如释重负的轻松感 ”。“ 对我们所有的人来说，这是非常值得庆幸的事， ”埃默里斯 · 休斯说道。“ 希

特勒进攻俄国是上帝赐予丘吉尔的礼物，是丘吉尔长期以来所能得到的最好消息。”

丘吉尔下令英国广播公司当晚 9 时广播他的演说，这一天他整天都在准备讲稿，其中的基本原则他早已胸有成竹。

丘吉尔在广播中说：“在过去的 25 年中，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始终一贯地反对共产主义，我并不想收回我说过的话。但是，这一切，在正在我们眼前展现的情景对照之下，都已黯然失色了。过去的一切，连同它的罪恶，它的愚蠢，它的悲剧，都已经一闪而过了。我眼前看到的是俄国的士兵站在祖国的边界上，捍卫着他们的祖先自古以来耕种的土地。我看到的是纳粹的战争机器、大批经过训练的头脑迟钝、唯命是从的残暴的德国士兵，像一群饿狼似地向他们扑去。我看到在这些德国士兵的背后，有一小撮策划、组织这场威胁人类的大恐怖的恶棍。我们大英帝国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决心消灭希特勒和纳粹制度的一切痕迹。我们要给予俄国和俄国人以一切可能的援助。”

“希特勒进攻俄国，只不过是企图进攻不列颠诸岛的前奏。”丘吉尔说，“毫无疑问，他希望这一切行动可以在冬季到来以前结束，他可以在美国的海空军进行干涉以前击败大下列颠。他希望用比以前更大的规模重演他各个击破敌人的故伎。”

“因此，俄国的危难就是我们的危难，也是美国的危难，正如俄国人为保卫家乡而战的事业，是世界各地的自由人民和自由民族的事业一样。”丘吉尔最后说，“让我们吸取通过残酷的经验得来的教训吧。让我们加倍努力，只要一息尚存，力量还在，就齐心协力打击敌人吧！”

在这个时刻，丘吉尔表现出一个伟大国务活动家的风度。他了解自己国家的根本利益所在，了解在当时条件下符合国家利益的最好处置方法，因此他完成了英国政治和他个人活动中的巨大转折。在英国没有哪一个人能比温斯顿·丘吉尔更坚决更顽固地敌视苏联，但正是他决定实现这一转折，因为在 1941 年上半年的局势中，他的国家已没有第二条出路可供选择。

在这场可怕的战争中，英国的任何其他选择都难免最终遭到失败。著名的工党评论家迈克尔·富特断言：“1941 年 6 月 22 日以前，英国的胜利是梦想，而在这一天之后，英国的胜利己在预计之中。”美国的外交家和历史学家乔治·凯南写道：“德俄开战给了英国人一线希望……西方的国务活动家认为，整个战争的命运将取决于俄国抵抗德国侵略的准备情况和实力。”

丘吉尔在英国最困难的时刻掌权，他表现出同英国人民一致的战斗决心，坚决抗战，从不动摇。如果丘吉尔当时不是采取这样坚定的立场，那么英国的慕尼黑分子定会在法西斯威胁面前屈膝投降，并在国际劫掠政治中同法西斯分子勾结在一起。丘吉尔政府行使权力之后，为适应继续进行反法西斯战争的需要，采取坚决措施把国内经济和整个生活引上战时轨道。丘吉尔比英国其他政治家更早更清楚地懂得同苏联和美国建立军事同盟是拯救英国的保障，坚持同苏联联合抗敌。然而，要全面了解丘吉尔 1941 年 6 月 22 日的对苏立场，还需注意到他在广播讲话中同时做的如下声明：“纳粹制度具备同共产主义一样的最坏特征……在过去的 25 年中，没有哪一个人像我这样始终如一地反对共产主义。我对以前说过的关于共产主义的每句话，至今毫不反悔。”这一声明表达了丘吉尔的一项重大原则，他不仅公开声明，而且向全世界宣布他和从前一样，仍然是苏联现行社会制度的始终如一的反对者。他在同苏联实行结盟的格局内，为自己设计了独特的活动纲领。他用这

种办法使英国和美国的反共分子，对他采取的对苏政策感到放心。

苏联参战，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局势和敌我双方力量对比。7 月 12 日，苏英两国政府签订对德战争采取共同行动的协定。协定规定在对德作战中彼此给予一切形式的援助和支持，双方既不同德国谈判，也不同它单独媾和或签订和约。尽管苏英同盟关系比较曲折复杂，但在双方根本利益一致的前提下，逐步走上联合抗敌的轨道。

赫斯“访英”之谜终于解开了，纳粹头目们联英反苏的阴谋失败了。丘吉尔在关键时刻做出了“联苏抗敌”的正确决定，表现了一个伟大国务活动家的卓识和气魄，成为他一生“光辉时期的杰作之一”。但是，在反法西斯的道路上，面对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强敌，还是有许多艰难险阻的。正是：闯过一关又一关，关关犹如虎狼山。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第二十五章　海上的威胁

海浪滔滔狼群嚎，作孽多端定有报；

无数舰船遭其害，首相谋算斩海妖。

1941 年新年伊始，狂风暴雨的袭击几乎不断，来自大西洋的威胁愈来愈严重了。“在纷至沓来的严重事件中，有一件事使我们感到不安。”丘吉尔说，“战斗可胜可负，冒险可成可败，领土可得可失，但是支配我们全部力量，使我们能够进行战争，甚至得以生存下去的关键问题，就是我们控制自己的远洋航线以及使我们的船只得以自由驶近并出入我们的港口。”

如今，德国人控制着北起挪威马格品岛，南至比利牛斯山脉的欧洲海岸线。被称为“狼群”的敌潜艇，十分猖獗。它们能够从这条漫长的海岸线的任何港口或海湾出击，摧毁英国海上运输的粮食和商品。而且它们的数目还在不断地增加。在 1941 年的第一季度，新潜艇的生产率是每月 10 艘，不久后就增加到每月 18 艘。这些潜艇包括所谓 500 吨型和 740 吨型两种，前者的巡航航程为 1.1 万英里，后者则达 1.5 万英里，构成了海上运输的严重威胁！

这时，除了德国潜艇带来的灾难以外，还有远程飞机在远洋所进行的空袭。在这些飞机中，被称作“兀鹰”的“福克乌尔夫 200”式飞机是最可怕的一种。它们可以从布雷斯特或波尔多起飞，在不列颠岛上空盘旋一周，到挪威加油，然后于次日返航。英国由于缺乏护航舰，不得不编成包括四五十艘船只的庞大运输船队，敌人的远程飞机在途中可以从高空俯瞰这些运输船队的出航或返航。它们可以用毁灭性的炸弹袭击这些运输船队和个别船只，也可能把方位示知待机而动的潜艇，以便进行截击。因此，不仅船舶遭到严重损伤，而且海运量也受到了严重的限制和削减。

英国政府为了保护航运，采取了包括护航、变更航线、使用消磁电缆、扫雷、不走地中海航线等措施。大多数船只的航行时间和航行距离都有所延长。同时，由于轰炸与灯火管制，船只在港口也要拖延一些时日。船舶的有效运输力大为减低。在开始的时候，海军部首先想到的当然是船只能够安全进港，并以沉船愈少则成就愈大的标准来衡量他们的成就。但是，现在却不能以此来作为衡量的标准了。大家一致认识到，国家的生存和作战活动，都依靠安全起岸的进口物资的数量。丘吉尔在二月中旬向第一海务大臣发出备忘录说，“我了解到，一月份载货进口的船只不及去年一月份的一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被认为对英国的生存有极大关系的伦敦港，这时的吞吐量更降到原来的四分之一。

压力在不断地增加，同时船舶的损失远远超过新产的船舶。美国的庞大资源只能缓慢地发生作用。而且被击伤的船只数量很多，远远超过现有的修复能力。3 月初被击伤的船只共达 260 万吨位。其中有 93 万吨位是一面修理，一面装货，近 170 万吨位的船只不能使用。面对这些难题，丘吉尔感叹他说：“我是多么愿意用进行一场大规模的进攻来替代这些用图表、曲线和统计数字表明的难以捉摸、难以估量的危险啊！”

与此同时，希特勒却十分狂气。1941 年 1 月 30 日他在柏林发表演说时以毁灭相威胁，并且信心十足地指出，他们正以海、空军联合作战部队，从四面八方对英国实行包围。他希望这样会使英国弹尽粮绝，屈膝投降。他说：“到了春季，我们将在海洋中展开潜艇战，而且他们将会认识到，我们并没有睡大觉（法西斯匪徒们全场欢呼）。空军也将发挥作用，全部武装部队将

迫使他们作出这样或那样的决定。到时，丘吉尔必须甘拜下风。”

在此期间，德国人除了在海上进行潜艇战以外，还以威力强大的巡洋舰进行出击，使英国海军蒙受严重损失。曾经在 1940 年 11 月问击沉英国著名的“迦佛斯湾”号的德国“希尔”号巡洋舰，在 1 至 3 月间，又击沉英国运输船只 10 艘，共计 6 万吨，然后成功地返航。1 月底新近修复的德国战斗巡洋舰“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森诺”号，在纳粹海军上将卢金斯指挥下最初试行驶出时，差一点被英国的本土舰队击毁。久久不散的大雾拯救了它们。它们于 2 月 3 日顺利地通过丹麦海峡而未被发现。2 月 8 日，这两艘德国战斗巡洋舰游大在哈利法克斯航线上，了望到一支正在驶近的英国运输船队。德舰立即分开，以便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袭击。突然间，他们意外地发现这支运输船队由战列舰“拉米伊”号护航。卢金斯上将立即撤走。他所奉行的基本训令中，要求避免和一艘势均力敌的敌舰交锋，据他的解释，这是指英国任何一艘装有 15 英寸口径大炮的战舰。他的谨慎小心使他获得了报酬。他于 2 月 22 日击沉了 5 艘船舶，它们是一支运输船队中掉队的船只。

卢金斯足智多谋，惟恐英方反击，便驶往更南的海域。3 月 8 日，他遇到了从弗里敦开来的一支运输船队。但是，这次他又发现其中有一艘战列舰——“马来亚”号，因而只得召集潜艇，让他们集结前来袭击。潜艇击沉了 5 艘运输船。他在这一海域露面以后，便再度回到西大西洋。这时，他在那里取得了最大的成就。3 月 15 日，他截击从一支出航的运输船队中掉队的 6 艘油船，把它们全部击沉或虏获。第二大，他又击沉船只 10 艘，大多数是属于那同一支运输船队的。这样，他在两天之内便击毁或虏获了 8 万吨以上的船舶。就这样，在近两个月的巡航中，“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森诺”号共击沉或俘获了船只 22 艘，总吨位达 11.2 万吨以上。

号称为神出鬼没的德国战斗巡洋舰“希佩尔号，”自 1940 年 12 月初闯入大西洋后，经常为非作歹，给英国海军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它威力强大，机动灵活。它的作战原则是：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能打就打，不能打就跑。它经常出奇制胜，3 月中旬，它在亚速尔群岛附近巡航时，发现一支从塞拉利昂返航的运输船队。它悄悄接近后就猛烈开火，在历时一个小时的激战中，19 艘船被它击沉 7 艘。它无意恋战，捡到便宜就逃之夭夭了。英国海军对它十分伤脑筋。

到了 1941 年 5 月份，德国对海上的袭击有增元减，给英国船舶造成的损失平均每月达 40 万吨位以上。如今，敌人的两艘战斗巡洋舰“沙恩霍斯特”号、“格奈森诺”号和巡洋舰“希佩尔”号，在威力强大的高射炮的保护下仍然停泊在布雷斯特港。谁也不知道它们会在什么时候再来侵扰英国的贸易航线。到 5 月中旬，种种迹象表明，新建成的战列舰“俾斯麦”号可能在那艘装有 8 英寸口径大炮的巡洋舰“欧根亲王”号的伴同下，即将投入战斗。所有这些威力强大的快速舰只在大西洋辽阔的海域内配合在一起，将使英国海军力量受到严峻的考验。“俾斯麦”号装有 15 英寸口径的大炮 8 门，建造时没有受条约的限制，是海洋上装甲最重的军舰。它的排水量超过英国最新式的战列舰将近 1 万吨，而速率至少相等。希特勒在 5 月间视察时说该舰是“德国海军的骄傲”。

这些威力强大的敌舰的出现，迫使英国几乎把每一艘足资利用的主力舰都用于护航。有一个时期，本土舰队总司令手下只有一艘战列舰。丘吉尔日日夜夜地思虑这一触目惊心的问题。为了应付这种即将到来的严重威胁，他

指示总司令托维海军上将，把新出厂的战列舰“英王乔治五世”号、“威尔士亲王”号和战斗巡洋舰“胡德”号部署在斯卡帕湾。在直布罗陀港，有萨默维尔海军上将统率的“声威”号和“皇家方舟”号。“却敌”号和新航空母舰“胜利”号，这时即将护送一支载运 2 万余人的运兵船队到中东去。“罗德尼”号和“拉米伊”号在大西洋上护航，它们之中任何一艘，如果单独同“俾斯麦”号相遇，都有可能被击沉。“复仇”号在哈利法克斯港正准备出航。这时，航行在海面或准备出航的运输船队共有 11 支，其中包括一支冒着丧失大量生命危险的运兵船队。巡洋舰在北海的各处海口进行巡逻，空中侦察队警惕地注视着挪威海岸。海上的形势是不分明的，气氛是很紧张的，所以经常同丘吉尔保持接触的海军部已经意识到要发生什么事情，而且也敏锐地感觉到分布在各个海域的商船已成了敌人的猎取目标。

5 月 21 日凌晨，英海军部获悉，德国两艘很大的战舰在强大的掩护舰只的伴随下，驶出了卡特加特海峡，并且在当天晚些时候证实“俾斯麦”号和“欧根亲王”号都已停泊在卑尔根峡湾。显然，重要的军事行动已迫在眉睫，于是，英国在大西洋的全部指挥机构立刻开始了紧张的活动。海军部采取了这样正确的传统的原则：集中力量去对付敌人的袭击舰队，而听任运输舰队，甚至那支运兵船队去冒险。

5 月 22 日，星期四，是情况多变、令人不安的一天。北海上空满布乌云，而且下起雨来。尽管天气恶劣，一架从哈特斯顿起飞的海军飞机还是飞到卑尔根峡湾，冒着猛烈的炮火，坚决地完成了侦察任务。“那两艘敌舰已经不在那里了！”当托维海军上将在当晚 8 时接到这项消息时，他立刻登上“英王乔治五世”号，率领“胜利”号、4 艘巡洋舰和 7 艘驱逐舰，在北海西面占了一个中心位置。这样，敌人无论选择在冰岛的哪一面行动，他都可以支持他的巡洋舰巡逻。“却敌”号在第二天早晨在海上同他会合。海军部断定敌舰可能通过丹麦海峡。当天晚上，丘吉尔在收到报告几分钟后致电罗斯福总统，要美国海军在追踪敌舰方面，予以协助。

“俾斯麦”号和“欧根亲王”号，实际上在 24 小时以前就离开卑尔根了，这时正在冰岛的东北，向丹麦海峡驶去。这里流冰群拥塞，把海峡缩小到仅有 80 英里宽，海峡大部分笼罩着一片浓雾。23 日傍晚，“萨福克”号和“诺福克”号先后发现两艘军舰从北方驶夹，正在上空无云的一片海域中擦着流冰的边缘驶过。海军部先收到“诺福克”号的观测报告，于是立刻用密码通告一切有关方面。追击开始了，目的物已经在望，于是所有的舰队都向敌舰驶去。总司令的旗舰向西航行井如‘快速度，“胡德”号和“威尔士亲王”号调整了方向，以期在第二于早晨黎明时分在冰岛的西面截击敌舰。海军部通知萨默维尔海军上将率领日舰队向北高速行驶，以保护当时已驶过爱尔兰海岸一半以上的那支运兵舰队，或者参加战斗。萨默维尔海军上将的舰只已升火待发，于 24 日晨之时离开直布罗陀。后来证明，这些舰只的启航注定了“俾斯麦”号的命运。

丘吉尔和几位海军将领，于 23 日下午前往契克斯。他们预计，“俾斯麦”号和“欧根亲王”号将在拂晓通过丹麦海峡，而且“威尔士亲王”号和“胡德”号连同两三艘巡洋舰将迫使它们交战。这天夜里，首相和他的参谋人员，焦急不安地等了半宵，直到两三点钟才去就寝。

大约在 7 点钟的时候，丘吉尔被叫醒去听可怕的消息。英国最大的也是最快的主力舰“胡德”号已被炸沉。它装有 15 英寸口径的大炮 8 门，并且是

英国最珍视的军舰之一。丧失这艘主力舰是一件令人非常痛心的事。丘吉尔十分难过，但是他相信英国海军一定能打沉“俾斯麦”号。

原来，在那天夜晚，“诺福克”号和“萨福克”号在雨雪交加之下，不管天气如何恶劣，不管敌舰如何尽力想摆脱它们，还是非常巧妙地钉住了它，而且它们的信号整夜不停地指出敌舰、友舰的确切位置。当北极的黎明逐渐变为白昼时，可以看见“俾斯麦”号在南面 12 英里处向哺行驶。“胡德”号和“威尔士亲王”号都已赶到视线之内。一场你死我活的战斗即将开始。天色渐亮了，在“胡德”号上可以判明敌舰正在西北 17 英里的海域。英国舰只当即开战。“胡德”号于上午 5 点 52 分在距离敌人 2.5 万码处开了炮。“俾斯麦”号还击，“胡德”号当即中了一颗炮弹。这颗炮弹使该舰 4 英寸口径的大炮起了火。火焰以惊人的速度蔓延开来，一直烧到舰上的整个中央部分。这时，英方所有的舰只都投入了战斗，德国“俾斯麦”号也中了弹。突然间，灾难临头了。在 6 点钟的时候，当“俾斯麦”号发射了它的第五次排炮后，“胡德”号发生一阵猛烈的爆炸，船身一分为二。几分钟后，它就在烟雾弥漫中沉没在波涛之下了。除了三人外，它的 1500 多名英勇官兵，包括兰斯洛特·霍兰海军中将和拉尔夫·克尔海军上校在内，全部遇难。

“威尔士亲王”号迅速改变航向，以便避开“胡德”号的漂在海面的残物，并且继续这场已经不相匹敌的战斗。不久，“俾斯麦”号的炮火就打中了它，在几分钟内，中了 4 枚 15 英寸的炮弹，其中有一枚击毁了舰桥，舰桥上的人非死即伤。这时舰尾的水下部分也被击穿一洞。利希海军上校是舰桥上少数幸存者之一，他决定暂停战斗，于是在烟幕下离开了战场。但是，“威尔士亲王”号已使“俾斯麦”号受到了毁坏，因此该舰的速度减低了。事实上，“俾斯麦”号水下船身被两枚重型炮弹击中，其中有一枚将一个油槽打穿，大量的油不断流夫，以致造成严重的后果。德国司令官继续向西南方向驶去，舰后留下一条显著的油迹。

正如丘吉尔在他的回忆录中所说的，如果“俾斯麦”号当初对于自己取得的轰动遐迩的胜利战果感到满足的话，那才真是明智的，它在几分钟之内就摧毁了皇家海军中最优秀的舰只之一，可以带着大功返回德国了。它的声威和潜在的攻击力量，将会大大提高；但是，它的司令官却彼胜利冲昏了头脑，作出了违反常规的“一拼到底”的决定。

5 月 24 日一整天，英国几艘巡洋舰和“威尔士亲王”号按照丘吉尔的命令，继续尾随着“俾斯麦”号和它的僚舰。“英王乔治五世”号上的托维海军上将，仍然离得很远，但是发来信号说，他希望在 25 日晨 9 时参加战斗。为了围歼“俾斯麦”号，海军司令部命令远在东南方 500 英里的“罗德尼”号抄近行驶。“拉米伊”号奉令离开那支回国的运输船队，开到敌舰的西侧。从哈利法克斯驶出的“复仇”号也奉命赶往现场。巡洋舰摆下阵势，防备敌舰向北向东逃逸。这时萨默维尔海军上将的舰队，则从直布罗陀向北兼程行进。虽然海上一切变幻无常，但网是越收越紧了。

当晚 6 点 40 分前后，“俾斯麦”号突然转身同追击它的舰只交锋，因此发生了一次时间不长的遭遇战。现已了解，这一行动是为了掩护“欧根亲王”号逃逸。晚上 10 时，在 4 艘巡洋舰的掩护下，“胜利”号派出了它的 9 架“旗鱼”式鱼雷飞机。这些飞机要在雨和低云层中迎着强烈的逆风飞行 120 英里。飞机由海军少校埃斯蒙德率领，在“诺福克”号的无线电的导航下，于两小时后发现了“俾斯麦”号，当即冒着猛烈的炮火英勇地进行袭击。它们的一

个鱼雷击中敌舰舰桥的下方。在“胜利”号舰上，英军正在为飞机怎样回到舰上的问题发愁。这时海上已是一片漆黑，风势猛烈，阵雨使人睁不开眼睛，而且这些驾驶员就是白天在甲板上降落也不熟练。另外，唯一可以引导他们安全返航的降落指示灯已经失灵。因此，他们顾不得身边有没有德国潜艇，便把探照灯和信号灯全都打开，来帮助这些驾驶员飞近。他们的卓越努力获得了成果。全体飞行人员在黑暗中安全地降落在甲板上，英军莫不感到欢欣和宽慰。

正当英国舰队为第二天早晨的决战再次作好了准备，而海军部的希望却再次落空了。5 月 25 日晨 3 时许，“萨福克”号突然间出乎意料地失去了“俾斯麦”号的行踪。它是向西了还是急忙转身向北向东了？这引起了莫大的焦虑，而且使一切力量的集中都前功尽弃。经过多方分析判断，英国海军司令部越来越相信“俾斯麦”号正驶往布雷斯恃，但直到 6 点钟这个想法才肯定下来。海军部随即命令所有的舰只驶向更南的航线上去。但是，在此期间，由于失去“俾斯麦”号的踪迹而引起的混乱和拖延，己使该舰溜过警戒线而在它的安全竞赛中遥遥领先。到晚上 11 时，它已驶人英国旗舰以东的海域。

到 5 月 26 日晨，散布在广大水域的英国舰只已经艰苦地航行了 4 日之久，燃料已成为迫切需要注意的问题。有几艘追击舰已经不得不减低速度。显然，在这浩瀚无际的海洋中，他们的一切努力可能转眼成空。可是，在上午 10 点钟，正当希望开始破灭的时候，“俾斯麦”号又被发现了。英海军部和空军侮防总队，正派出驻扎在爱尔兰的厄恩湖的“卡塔利娜”式远程轰炸机进行搜索。当时，其中一架发现那艘逃舰正向布雷斯特驶去，离该港约有 700 英里。“俾斯麦”号击伤了这架飞机，于是线又断了。但是，不到一小时，从“皇家方舟”号舰上起飞的两架“旗鱼”式鱼雷飞机又发现了它。它仍然在“声威”号以西相当远的海域内，还没有进入德国空军从布雷斯特起飞的威力强大的空军掩护网以内。然而，“声威”号一艘军舰是对付不了它的，必须等待“英王乔治五世”号和“罗德尼”号的到来，这两艘战舰仍然远远落在敌舰的后面。这时萨默维尔海军上将急忙派“谢斐尔德”号去逼近并尾随敌舰，一直死盯住不放。下午 7 时刚过，从“皇家方舟”号起飞的 15 架“旗鱼”式鱼雷飞机，对“俾斯麦”号进行了果敢猛烈的袭击。到 9 点 30 分，它们完成了任务。有两只鱼雷肯定是命中了。据一架追踪的飞机报告，曾见到“俾斯麦”号整整转了两个圈子，看来它已经失去了控制。这时，维安海军上校的几艘驱逐舰正在逼近，它们在整个夜间包围着这艘受伤的军舰，一有机会就用鱼雷去袭击它。

“俾斯麦”号的命运已经注定了。德国司令官卢金斯海军上将丝毫不存在侥幸的想法。快到午夜时，他向希特勒报告说：“舰已不堪操纵。我们将战至最后一颗炮弹。元首万岁！”“俾斯麦”号离布雷斯待仍然有 400 英里，它甚至连这么远也行驶不了。

5 月 27 日黎明时分，正刮着西北风。上午 8 点 47 分，“英王乔治五世”号和“罗德尼”号向“俾斯麦”号展开了猛烈的炮击。经过半小时的激战，“俾斯麦”号中部起了火，舰身急剧向左倾斜。这时，“罗德尼”号驶过它的舰首，在最多不过 4000 码的距离外，向它射出密集的炮弹。到 10 点 15 分的时候，“俾斯麦”号舰上的炮声沉寂，舰桅已被打掉了。它在汹涌的波涛中翻滚着，大火熊熊，烟雾冲天。但是，就是在这时，它还未沉没。用鱼雷作最后一击的是巡洋舰“多塞特郡”号。那艘强大的战舰，在 10 点 40 分

的时候才船底朝天沉没了。随同这艘战舰葬身海底的约有 2000 个德国人和他们的舰队司令卢金斯海军上将。

就在这天上午 11 点，丘吉尔首相正在教堂房子内向下院报告克里特岛战役和“俾斯麦”号这个戏剧性的事件。他说：“今天早晨，天亮后不久，实际上已不能动弹而又得不到援助的‘俾斯麦，号，受到英国追击的战列舰的攻击。我不知道炮击的结果怎样。但是，看来，‘俾斯麦’号还没有被炮火击沉，现在将用鱼雷迅速结果它。我想，这一行动正在进行中，而且也用不了多长的时间。丧失‘胡德’号虽然是我们的莫大损失，但是‘俾斯麦’号应该算是世界上最新的、威力最强的战列舰了。”丘吉尔刚刚坐下，就有人送来一张纸条，使他不得不再站起来发言。首相征得下院的同意后说，“我刚接到消息，‘俾斯麦’号已经沉没了。”全场顿时掀起经久不息的掌声。

“俾斯麦”号的被击沉，是英国海军取得的一个重大胜利。虽然“德国海军的骄傲”被摧毁了，但是英国并没有取得海上的绝对优势，战局仍在艰难地发展着。尤其在中东又出现了新的麻烦。正是：海上阵脚未立稳，中东战局又焦心。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第二十六章　隆美尔反扑

德军反扑初获胜，“沙漠之狐”逞威风；

中东战局互胜负，首相运筹要反攻。

正当意大利的非洲帝国行将崩溃之时，在墨索里尼百般要求下，纳粹头子希特勒终于派“虎将”隆美尔前去非洲。一来是帮助把意大利的部队从韦维尔手中解救出来，二来想借机扩大纳粹在北非的势力。一举两得，岂不乐乎！

隆美尔有着一般德国军官所没有的传奇式的经历。他具有狡诈、顽强、勇敢的性格，在非洲他几乎把英国军队消灭殆尽，这使他取得了“非洲之狐”的绰号，并被希特勒提升为元帅。隆美尔一到罗马就给了狂妄自大的墨索里尼一个下马威。他对“领袖”说：“作为非洲军团总司令，到了前线，所有的意大利军队必须听从我的指挥，任何人不得干扰！我将根据形势，当机立断，发布命令。”墨索里尼听了非常不是滋味，但在危难之际，求人解围，也只好受委屈了。

隆美尔在非洲战役中自始至终表现出他是运用机动部队的能手，特别擅长于每次战役之后迅速整编，连续作战，争取新的胜利。他是一位卓越的军事赌博家，善于掌握供应问题，而且藐视种种障碍和困难。德国最高统帅部最初是放手让他去干，后来对他的成就感到惊愕，怕他受骗上当，因此有意抑制他。隆美尔热心进攻，猛打猛冲，一往无前；他识破了韦维尔的诈骗术，使英军遭到惨重损失。因此，丘吉尔在 1942 年 1 月在下院讲话时，对这一位德国将军赞叹不已。他说：“我们遇到了一个非常勇敢善战的对手，而且如果我们可以撇开战争造成的破坏来说，他是一位伟大的将领。”

隆美尔咄咄逼人的攻势，对英军造成了很大的威胁。

1941 年 3 月 2 日，韦维尔向英国统帅部最高负责人丘吉尔报告说，阿盖拉隘路是全局的核心。如果隆美尔突破阿杰达比亚，那么班加西和托卜鲁克以西的一切据点便岌岌可危了。但是，只要英军据守在阿盖拉的门户，德、意法西斯的进攻就会遇到困难。那里有良好的地形，但是没有很好的布防，部分原因在于托卜鲁克向外运输的任务过于紧张，而班加西的港口还不能使用。

3 月 17 日，韦维尔将军和迪尔将军到昔兰尼加，亲自进行视察。他们乘汽车经由安恃拉特到阿盖拉，迪尔立即感觉到防卫阿盖拉与班加西之间大片沙漠地带的困难。他在 3 月 18 日从开罗发给国内帝国副总参谋长的一封电报中说道，显著的事实是：在阿盖拉与班加西以东的那些盐田之间的沙漠，一片空旷，很适宜于装甲车辆的行驶；因此，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较强的装甲部队将获得胜利。步兵在这里无用武之地。当然在这些辽阔的沙漠中，给养问题仍然存在，而且完全有利于守方。

面对人数众多、装备精良的隆美尔装甲大军，韦维尔处境险恶。目前，他正在心急如火地解决防务方面的难题。原来，在他攻克班加西之后，为了对希腊提供最大限度的援助，为了尽早解放墨索里尼在东非的殖民地，他只在昔兰尼加留下少数装甲部队和一个只受过部分训练的澳大利亚师。近来，意大利的空军正配合隆美尔加紧袭击班加西，使英国的供应船只不能利用该港，这也增加了防守的困难。

为了鼓舞士气，增强抵抗的信心，3 月 26 日，丘吉尔首相紧急电告韦维

尔将军：“我们对德军迅速向阿盖拉进军当然是关心的。他们的习惯做法是：“只要不遇抵抗，就向前推进。我想，你正等待着这只乌龟把头伸得长长的，然后把它一刀两断吧。我看很有必要让他们及早尝尝我军战斗力的味道。第七装甲师的情况如何？现在何地？务请电告你的估计。”

第二天，3 月 27 日，韦维尔将军将其处境以及准备采取的措施，电告首相：“目前，我在昔兰尼加的兵力甚为薄弱，而又无法获得最感需要的装甲部队的增援。第二装甲师的一个旅驻在昔兰尼加，另一个旅在希腊。第七装甲师正返回开罗，由于没有备用的坦克，所以依靠修理，但很费时间。今后一两个月的形势令人焦虑。但是，敌人也有其极为困难的问题。我确信，敌军的人数是大大地夸大了。不过我不敢随意地大胆使用我的少数装甲部队。不过我在尽力采取步骤增援昔兰尼加。……我本身的主要困难是运输。”

3 月 31 日，英国人所担心的隆美尔对阿盖拉的进攻果然开始了。尼姆将军奉命在敌人进逼时，打一场拖延战，然后退到班加西附近，并尽量持久地掩护该港。他还奉命在必要时破坏该港，然后撤退。因此，在激战两天后，布置在那里的一个英国装甲旅就缓缓地撤退了。在空军方面，当时轴心阵营确实比英军强得多，除了墨索里尼的百余架飞机整天进行袭扰破坏外，隆美尔最近又从德国调来 100 架战斗机，100 架重型轰炸机。韦维尔将军 4 月 2 日报告，昔兰尼加的前哨部队受到德国一个装甲师的袭击，昨日有几个哨所受到破坏；尼姆的装甲旅损失严重，大部分车辆在短期内不能修复重新参加战斗。

丘吉尔对北非前线的情况十分关注，4 月 2 日晚上电示韦维尔说：“看来极需切断德军对昔兰尼加的推进。使德军遭受任何挫折，将对我们的威望产生深远的影响。为了策略上的目的而放弃阵地是完全可以的，但是果真要从班加西撤退是使人极为难受的。我不明白，敌军在这条漫长而缺水的海岸公路上经过长途跋涉以后，怎能构成相当雄厚的兵力，而且我不认为敌军在进攻昔兰尼加以后还有多么强大的兵力。如果你能歼灭这一小股向你进攻的敌军，你便可在长时期内高枕无优了。当然，如果敌人得以继续向前挺进，他们便要使你逐步丧失你的胜利成果。”因此，丘吉尔要求韦维尔努力坚持战斗，除非万不得已，不能撤退。

远出丘吉尔所料，4 月 2 日，英国第二装甲师的支援部队，被隆美尔和墨索里尼联合组成的坦克大军，逐出阿杰达比亚而撤至其东北 35 英里的安特拉特境内。韦维尔将军于 3 日飞临前线，归来后报告说，装甲旅的大部分遭到占优势的德国装甲部队的攻击，已溃不成军。这将使班加西以东和东北的第九澳大利亚师的左翼失去掩护。“他们的撤退或许是必要的，”他说，由于敌人在利比亚的兵力强大，第七澳大利亚师不能开往希腊，而必须调往西部沙漠。英国第六师仍未装备停当，必须留作后备。这就要推迟对罗得岛的进攻。作为英联邦带有关键意义的沙漠侧翼阵线几乎在一日之内便崩溃了。

这一出乎预料的新形势使丘吉尔坐卧不安。他于同日（4 月 3 日）致电仍在雅典的陆军大臣艾登先生：我们“已撤出班加西，形势严重，因为德军一经立足于那里的飞机场，便可能阻止我们利用托卜鲁克港。……远比夫地重要的是具有这样的思想：我们不能和德军对阵，他们一上战场就足以把我们逐退数十英里。这可能在整个巴尔干和土耳其引起最恶劣的反响，应尽力订出调动部队的妥善计划，但无论如何要战斗。能否从海上袭击他们的背后，以切断沿海公路？即使因此而放弃罗得岛的进攻，亦在所下惜。”

第二天 4 月 5 日，艾登大臣从开罗发给首相的复电说：“迪尔和我于今晚安抵开罗，已同韦维尔与恃德进行了充分的讨论。我们一致得出的结论是：德、意军队在昔兰尼加的努力是德国在进攻巴尔干以前安排的一种主要牵制行动。这样的论断并不足以减少间接威胁埃及的严重性，因为预料敌人显然是要尽量利用已取得的任何机会。不幸，德军初次出动所获得的成就比预期的要大，并且正在乘胜前进……。”最后他表示要努力贯彻首相的指示，争取早日扭转局势。

为了加强前方作战的领导，按照丘吉尔的意见，韦维尔让奥康纳将军接任前线司令官的职务。这位将军当时尚未恢复健康，他向总司令表示，在战争中间，他最好不要接替尼姆的司令职务，他可以利用对于当地的专门知识从旁协助尼姆。韦维尔同意了。这次商定的办法未得顺利进行，或者说没有实行多久。6 日夜间，英国大批军队从班加西撤退。第九澳大利亚师也沿着海岸公路向东撤退。为了避免交通拥挤，尼姆将军偕同奥康纳将军乘坐一辆汽车，未带任何护卫，从一条小路抄过去。在黑暗中，他们突然被一队德国巡逻兵截住，从车窗伸进手枪对着他们。这两位英国将军还未来得及抵抗，就被擒住作了隆美尔的俘虏。尼姆曾获得维多利亚勋章，而奥康纳从各方面来说都是英国最有经验最有成就的沙漠地区司令官。韦维尔失去这两位英勇善战的陆军中将，有如失去左右臂，不胜悲痛。

4 月 6 日下午，韦维尔、艾登、迪尔、朗莫尔和坎宁安在开罗中东总司令部举行会议，会上讨论了在哪里据守的问题。韦维尔决定在可能范围内据守托卜鲁克，并按照他个人素日行动敏捷的习惯，于 8 日晨同澳大利亚的莱维拉克将军一起飞往该地；他把菜维拉克目下暂时充任司令官。艾登和迪尔启程返国，而战时内阁则正等待着他们满载在雅典和开罗搜集的情况归来。

据韦维尔报告，第九澳大利亚师的撤退似乎未遇到阻碍，但不得不把 2400 名意大利俘虏留在巴尔卡。不过，他于同日又电称，西部沙漠的局势已经大大恶化。德军已从沙漠路线向梅基利进发。第二装甲师由于机件损坏和遭受空袭，又损失了一些车辆。第三装甲旅简直没有作战能力。

丘吉尔闻讯，4 月 7 日，又给韦维尔将军发去以下电报：

“托卜鲁克有意大利军队筑起的永久性防御工事，你肯定能够据守，至少要守到——或除非是——敌人派来强大的炮队时为止。敌军能够在几个星期内作到这一步，似乎令人难以置信。敌军要想拿下托卜鲁克并向埃及挺进，势必要冒很大的风险，因为我们能够从海上增援，并威胁他们的交通线。因此，托卜鲁克似乎是应死守而决不作撤退之想的一个地方。希望将你的意见告知。”

韦维尔于 4 月 8 日飞往托卜鲁克，并下令保卫这一要塞。黄昏时分，他动身返回开罗，途中飞机引擎损坏，他们被迫在黑暗中着陆。飞机撞毁，他们步出飞机，站在空旷的沙漠上，不知身在何处。这位总司令决定将他的秘密文件焚毁。他们等了好久，看见一辆车上的灯光。万幸，这原来是一队英国巡逻兵，他们走近时声势逼人。在开罗的人员因韦维尔失踪，在这 6 小时中一直惶恐不安。

韦维尔总司令回到开罗后立即复电。他在详述部队的情况后说：“虽然敌军经过初步行动已经困顿不堪，但是我觉得，我们不会有多长的喘息时间，我仍然是很焦虑，托卜鲁克并不是一个好守之地；其后方的漫长的交通线几乎毫无掩护，而且交通混乱。”

由于这封电报的最末一句话似乎并未说清是否据守托卜鲁克的问题，于是，丘吉尔在同三军参谋长秘密会商后，于 4 月 10 日，又对韦维尔发了以下的电报：

“我们在等待你对战局的全面估计。在此期间，你也应当知道我们对于这一问题的看法。此间认为，如下经过长期抵抗就放弃托卜鲁克要塞，是不可想象的。我们有一条安全的海上交通线。敌人的防线是漫长的，而且如果得不到从容布置的时间，也一定是脆弱的。只要我们守住托卜鲁克，即使守军只有少数可以袭击敌军交通线的装甲车辆，那么敌人要敢越过托卜鲁克，就只有进行一次突然袭击。如果你放弃托卜鲁克，并跋涉 260 英里而退至马特鲁港，你自己不是还要面对同样的问题吗？我们确信，你应在托卜鲁克坚持作战到底。”

鉴于上述情况，尽管存有许多困难，韦维尔还是作出了据守托卜鲁克的决定。他建议，在已迪亚——塞卢姆地区驻扎一支部队，尽量提高其机动性，以便保护交通线，并在敌人进攻托卜鲁克时袭击其侧翼或后卫；同时，在马特鲁港地区按计划布防，防止敌人各个击破。这位中东总司令在做出上述部署之后，深感实力有限。特别是在机动部队与装甲部队方面，经过一年的沙漠征战，损耗巨大；再加上最近对希腊的支援，主力部队的调走，他手下的军力非常空虚了；尤其是目前又碰上一个诡计多端、勇猛顽强的对手，确实困难颇多。他望眼欲穿地盼望最高统帅部运来重武器，但是远水解不了近渴，这是在同时间竞赛啊。

4 月 12 日，德、意法西斯联军又重新发起了进攻。以墨索里尼的一个装甲师和步兵师为先导，首先攻占巴迪亚，接着隆美尔以重型坦克和摩托化步兵迅速推进到托卜鲁克周围。其后，德、意空军又轮番轰炸。韦维尔鉴于形势已变，有的将领被俘，立即改组指挥系统，并加强战地动员工作，号召将士坚守阵地，勇敢杀敌。经过两天两夜激战，终于打退了德意法西斯的进攻，并生俘德军二三百名。敌人坦克和飞机的损失，远远超过英军的损失。这次战斗使隆美尔初次尝到失败的滋味。与此同时，英国海军在地中海切断敌军的供应方面，也获得显著成就。16 日凌晨，从马耳他岛驶出的 4 艘驱逐舰，发现一支由五艘德国和意大利的大型船只组成的运输船队，船上满载军人和机动车辆，并有三艘意大利驱逐舰护航。这支运输船队和所有的护航舰都被击沉了。在这场战斗中，英国只损失了一艘驱逐舰。

这两个陆上和海上的胜利，振奋了人心，有力地鼓舞了在北非沙漠浴血奋战的前线战士。丘吉尔首相立即打电报祝贺。他说：“打得好，托卜鲁克！应当把托卜鲁克看作一个出击港口，请勿把它看成一个‘赘瘤’。”从此，在北非战场出现了犬牙交错的拉锯形势。

4 月下旬，希特勒又为墨索里尼在利比亚增派了强大的装甲师。这个师拥有 400 辆坦克，其中有 138 辆是中型坦克。如果隆美尔能解决供应问题，这将给英军带来巨大威胁。这时韦维尔十分焦急，他火速给丘吉尔发了个电报，要求到 5 月底能力中东前线提供两团巡逻坦克，以代替被击毁的坦克，而目前在埃及则有足够编成 6 个坦克团的受过训练的优秀人员。韦维尔进一步强调了这种巡逻坦克的重要性。他说：“在沙漠作战中，步兵坦克的速度和活动半径都嫌不足，务请总参谋部鼎力协助。”

丘吉尔读了这封令人吃惊的电报之后，决定不再考虑海军部的反对，径行派遣一支运输船队装载韦维尔将军所需要的全部但功克，通过地中海直接

开往亚历山大港。于是，他以个人名义写了一份致伊斯梅将军转三军参谋长的《备忘录》。这个《备忘录》要求海、空军密切配合，尽速将 307 辆坦克运往北非前线。国防委员会决定，这个计划称为“老虎”计划，这支运输船队于 4 月底冒着风浪启航了。

不久，韦维尔将军又报告了关于隆美尔的军授即将抵达的消息，这更加令人不安。他们预计，希特勒的第十五装甲师、第五轻摩托师和墨索里尼的阿里埃特师、特兰托师装备齐全后，将于 6 月中旬进军，而不是在 7 月以后进军，这比以前的估计提前了两个星期。

在这以后的日子里，丘吉尔急切的注意力都集中到“老虎”计划的命运上了。他希望这批“虎仔”被送到战场之后，能力扭转战局发挥重要作用。特别是在英国撤出希腊并在克里特岛遭到失败之后，举国上下迫切希望在西部沙漠击溃隆美尔。作为中东总司令的韦维尔，更希望早日粉碎隆美尔和墨索里尼的猖狂进攻，从而解除托卜鲁克之围，使一切得到补偿。因此，他对“老虎”计划抱有信心。他知道，经由地中海运给他的 300 辆坦克的努力意味着什么。他精神焕发，准备再战，以振士气。

5 月 7 日，丘吉尔致电韦维尔说：“你和你的将军们可以自行判断，战术上的可能性是在塞卢姆，还是在托卜鲁克。但是如果‘老虎’计划成功的话，那就可以放手大干了。‘老虎’计划一经完成，我便立即命令从马耳他岛抽调‘旋风’式飞机给你。那些德国鬼子一旦丧失主动权，就远不是那样危险可怕了。我的心和你在一起。”

韦维尔是个雷厉风行、果敢顽强的将军。他力图争取主动，想趁那声势逼人的德国第十五装甲师从的黎波里长途跋涉尚未全部到达之前，趁班加西还未彼敌人有效地开辟为供应捷径以前，击败隆美尔。因此，他甚至想在按“老虎”计划运到的坦克能参加作战之前，就向隆美尔的军队发动进攻。5 月 15 日，在戈特将军的指挥下，一支大约配备有 55 辆坦克的部队，一举攻克塞卢姆和卡普措堡，在左方的一支部队则向西迪阿最兹进军。但是，这次行动的结果并不十分乐观。在初步进军肃清了塞卢姆——巴迪亚地区的敌军以后，德、意装甲部队接着反击，迫使英军撤退到哈尔法亚。这次行动俘获德军 500 名，并且使敌军在兵员与坦克方面都遭受重大损失。虽未完全达到预期效果，但对振奋全军士气却起了一定的作用。

可是，灾难不久就降临了。在其后的一星期中，德国第十五装甲师陆续开抵前线。这样，在隆美尔获得增援之前击败他的机会就丧失了。尽管事前进行了准备，但“虎仔”的起卸、装配以及使它们适合沙漠作战的工作，都受到严重的耽搁。用装甲兵的术语来说，“虎仔”的断奶和“长牙时期的病痛”都需要一段时间。使人焦虑的是，许多步兵坦克运到后，尚不能马上投入战斗。

5 月 26 日，德、意联军继续向哈尔法亚推进，当晚就夺取了隘口北部的高地，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科尔斯特里姆警备队所据守的全部阵地，英军试图夺回这一高地的反攻未能得手。第二天早晨，敌军在猛烈炮击之后，以至少两个营和 60 辆坦克的兵力开始发动进攻,这使人数不多的守军处境十分危险。守军经过激烈战斗才撤出阵地，但损失惨重，英军的坦克只有两辆还能使用，科尔斯恃里姆警备队损失官兵 170 多人。失去哈尔法亚，对日后英军的反攻造成了严重的障碍。

为了避免被动挨打的局面，韦维尔于 6 月 15 日提前开始了他的“战斧”

作战计划。由克雷将军统率英国的装甲部队，梅塞维将军统率第四印度师和第二十二警备旅。全部力量约 2.5 万人，主动向德、意法西斯军队发动了攻击。最初，虽然敌人在哈尔法亚周围的防守顶住了南北两面的夹击，警备旅还是在下午攻克了卡普措堡，俘虏敌军数百名。这个旅的一部分部队又向塞卢姆西面的防御地带推进，但是被敌人挡住了。16 日下午，敌人出动了强大的坦克部队从西面包抄过来。隆美尔的意图很明显是要围歼英国进攻的部队。这时英国第七装甲师及其支援部队，都出动去应付这一威胁。他们在西迫俄马附近与敌军交锋，但因寡不敌众而被迫撤回。因此，应由该师掩护的一个主要进攻侧翼就陷入了危险的境地。在这次历时二天的战斗中，虽说德军也损失了 100 辆坦克,死伤 1000 多人,但他们在各方面都占有明显的优势。

丘吉尔听到“战斧”失利的消息后，来到恰特韦尔庄园，他郁郁不乐地徘徊于幽谷之间达数小时之久。他独自在想：“韦维尔已经是一个心力交瘁的人了。可以说，我们已把这匹驯良的马骑得走不动了。五六个各不相同的地区的非常任务都压到总司令一人身上，而且各战区的战事时得时失，尤其严重的是失利的战局，这种种情况所形成的压力是军人当中很少有人碰到过的。”在中东前线视察工作的艾登大臣说，“韦维尔一夜之间老了 10 年。”还有人这样评论：“隆美尔已经把韦维尔新近赢得的桂冠，从他的头上扯下来扔在沙漠中了。”

经过反复考虑之后，为了及早扭转战局，丘吉尔认为应该进行一次人事调整。他和内阁和军界有关方面商量之后，决定让印度总司令奥金来克担任中东总司令，而让韦维尔去担任印度军总司令。与此同时，还任命前贸易大臣奥利弗·利特尔顿为战时内阁的国务大臣；他的身份是战时内阁驻中东代表，他的主要职责是要替中东最高司令部主持一切非军事事务，并遵照英国政府的政策，协调国内外关系。丘吉尔希望这一切人事更动将给英国在中东的行动带来新的活力。经过一番组织上和物质上的准备之后，丘吉尔决定发动一次取名为“十字军战士”的战役。他要求有一支相当于两个步兵师和一个装甲师的军队准备就绪，首先向敌人发起局部进攻。如果一切进展顺利，大规模战役随即展开。计划是：击败隆美尔的军队，肃清昔兰尼加之敌；进军至的黎波里；在法国如果提供协助和提出邀请的情况下，进入法属西北非洲。

这位首相认为，在秋季和冬季的几个月份，是开展“十字军战士”行动的好时机。德国空军已经撤离西西里岛。苏联前线耗尽了意大利海军所需要的燃料。双方力量对比正在发生有利的变化。如 今英国的坦克总数为 724 辆，包括 367 辆巡逻坦克，另外还有后备的 200 辆。英国空军也比以前有所加强。在总数为 1311 架的现代作战飞机中，有 1072 架是可以使用的，此外还可从马耳他出动 10 个中队。在敌人方面，隆美尔的非洲军团包括第十五和第二十一德国装甲师和第九十轻装师，以及七个意大利师，其中有一个装甲师。敌人的坦克实际数量是 558 辆。轴心国的空军包括 190 架德国飞机、300 多架意大利飞机。

1941 年 11 月 18 日，盟军开始对隆美尔发动攻击。丘吉尔希望这次战役能取得可与布莱宁和滑铁卢相媲美的胜利。战役进行初期。一切进展都很顺利，敌人节节败退，损失惨重。仅 11 月 18 日一天，就损失坦克 55 辆，在战役进行期间，英军一直掌握着制空权，给法西斯军队以有力的杀伤。海军配合得也很好，主动作战，连续袭击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运输船队。11 月 24

日夜间，“K 舰队”的“曙光”号和“佩内洛普”号从马耳他出发，准确而及时地击沉了敌人所迫切期待的两艘运油船“昔罗西达”号和“马里乍”号，给敌人造成了严重的威胁。

据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一书披露，根据德国统帅部的记载获悉，从 1941 年 11 月 18 日到 1942 年 1 月中旬，敌人在“十字军战士”行动中所受到的损失，包括那时在巴迪亚、塞卢姆和哈尔海亚被切断之后被俘的守军在内，大约为德军 1.3 万人，意军 2 万人，总计 3.3 万人，连同坦克 300 辆。在此期间，英军损失 17704 人，坦克 278 辆。这些损失的 9/10 是在这次攻势的第一个月里发生的。

至此，英军在沙漠上的压力才得到某种程度的缓和。从齐亚诺的日记中可以看出，这一打击在罗马军界人士中所产生的忧郁不安情绪。

“1941 年 12 月 7 日。利比亚传来的消息很糟。我军已不再作长期抵抗之类的尝试。为了力保山地，他们须与敌人脱离接触，并要断然脱离。……如果不取得比塞大港，利比亚就完了。……今早，领袖为东非的轻微损失所激怒。11 月份战死在贡德尔的有 67 人，被俘 1 万人。不须多加思索，人们就能看出这些数字意味着什么。”

“1941 年 12 月 19 日，利比亚消息仍然不好，尽管我们指挥部的官方态度是乐观的。愿上帝惩罚人云亦云的乐观主义者！坑害我们的就是他们这些人。他们毁了我们，同时隆美尔宣称他将以单薄的装甲兵力攻入突尼斯，因为他不想当英国人的俘虏。卡瓦莱罗一直还在不断发誓说，谁也不能使他从锡尔特的废墟上后撤，而墨索里尼却相信他。”

正当墨索里尼和隆美尔在中东遭受打击的时候，日本法西斯头子东条英机于 12 月 7 日偷袭了珍珠港，从而挑起了太平洋战争。这使动荡的世界更加动荡了。正是：火上浇油火更旺，美国参战威力壮，有人惊恐有人喜，首相心花大开放。欲知丘吉尔如何动作，且看下章分解。

第二十七章　珍珠港事件之后

风雨同舟共患难，英美首脑多会谈；

运筹帷幄商大计，正义事业大发展。

1941 年 12 月 7 日，日本 6 艘航空母舰，载着 423 架飞机，对珍珠港进行了猛烈的突然袭击。美国海军蒙受了重大损失。这次美国太平洋舰队有 18 艘舰只沉没或受重创，188 架飞机被毁，159 架被炸坏，美军死亡 2403 人，重伤和失踪 2233 人。但总算逃过了更大的浩劫，因为航空母舰幸亏出海去了，而且日本轰炸时漏掉了海军船坞内的油库和潜艇库，不然损失更惨。

12 月 7 日，就在日本袭击珍珠港的那天晚上（伦敦时间），丘吉尔正在别墅同美国大使怀南特和艾夫里尔·哈里曼共进晚餐。

他们在饭后新闻节目里，收听到日本舰队袭击珍珠港的消息。这时丘吉尔立时警觉起来，因为在 11 月 11 日伦敦市长官邸的午餐会上，他曾经说过，“如果日本进攻美国，英国将接着在一小时内宣战。”他从桌旁站起，走过客厅来到办公室，要求尽快接通美国总统的电话。这时哈里曼也跟着走过来，他猜想首相将采取某种不可挽回的行动，就说：“这可是非同小可的事件，你不认为最好先证实一下吗？”

两三分钟后，罗斯福总统的电话接通了。“总统先生，这件关于日本的事是怎么一回事？”

“十分确实。”罗斯福回答说，“他们已经在珍珠港向我们进攻。现在，我们大家是风雨同舟了。”

“事情至此就变得简单了。我祈祷上帝保佑您！”

丘吉尔说着放下电话，他心里思忖：“日本做了件多么愚蠢的事！既然美国参战，战争一定会胜利。”

随后，丘吉尔命令首相办公室值班人员，设法打电话给下院议长、国会的各党领袖和其他有关人士，要在次日召集两院联席会议。首相还亲自打电话给外交部，要他们准备毫不拖延地办理对日宣战事宜，以便及时赶上国会开会，并且嘱咐一定要召集并通知战时内阁的全体成员，以及已经获得这一消息的三军参谋长和陆海空军各大臣。

丘吉尔把以上事情做好之后，又接连起草了三个电报。第一封电报是发给爱尔兰自由邦的行政首领德瓦莱拉的。电报说：“现在，你的机会到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再次成为一个国家吧！我愿在你所希望的地方同你会晤。”

第二封电报是发给蒋介石的。这时丘吉尔想到了正在奋斗中的中国。他认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必须加强同中国的联系，而这时中国战场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丘吉尔在电报中写道：“英帝国和美国已经受到了日本的攻击。我们一向是朋友，而现在，我们面对着一个共同的敌人。”

第三封电报是发给他的亲密朋友、罗斯福的顾问哈里·霍普金斯的。在丘吉尔最困难的时刻，是霍普金斯冒着生命危险只身飞往战火纷飞的伦敦，沟通了丘吉尔和罗斯福的联系，并在他的促进之下，美国的军援源源不断地送到英伦三岛。如今，丘吉尔是怀着惊喜的感恩心情来发这封电报的。他写道：“在这历史性的时刻，非常想念你。”

丘吉尔办完这些事情之后，他想到床上休息一会儿，但一反常规，说什么也睡不着，许多问题萦聚在他的脑海里。他自言自语地说，“没有一个美

国人会认为我是不对的，如果我宣布说，有了美国在我们这一边，这对我说来是最高兴的事。我不能预言事件的发展如何。我并不擅自以为已经精确地衡量过日本的武力，但是现在，就在这个时刻，我知道美国已经完全和拼命到底地投入了这场战争。因此，我们最终将赢得胜利！”

的确丘吉尔自任首相以来，日子是不好过的，他经过敦刻尔克的大撤退；经过法兰西的崩溃；经过奥兰的那次可怕的插曲；经过希特勒入侵的威胁，当时除了空军和海军以外，英国几乎成了一个没有武装的国家；经过那潜艇战的生死搏斗——险些输掉的第一次大西洋战役。但经过 17 个月的孤单奋战，如今局面已经大为改观了。英国不仅和具有强大武装力量的苏联结成了盟友，现在又加上了美国，这是丘吉尔所盼之不得的。他想，只要三国同心戮力，生死与共，就具有两倍甚至三倍于他们敌人的力量。尽管前面还有许多灾难和无法估量的损失与艰苦，但是对于战争的结局已不再有什么疑虑了。

尽管大局如此，但还有不少人对美国的力量估计不足。有些人说，美国是软弱的。有些人说，他们永远是不团结的。他们将在远处闲逛。他们将永远不会与人揪做一团。他们永远经不起流血牺牲。他们的民主政治和定期选举制度，将使他们的战争努力瘫痪。他们在敌友的眼中，都将不过是地平线上的一个模糊的斑点。但是，丘吉尔却对这个国家充满信心，他曾经研究过战到最后一寸地的南北战争，美国人的热血曾经在他的血管中流动。他想起了 30 多年前爱德华·格雷对他讲过的一句话：“美国好像是一只巨大的锅炉，一经在它下面生起火来，它就能够产生无穷的力量。”丘吉尔越想越对反法西斯前景感到乐观而且富于希望。因此，当他去睡觉的时候，“心中充满了并且洋溢着感情与感想，所以睡了一个得到拯救而心怀感激的人所睡的觉。”

珍珠港事件的第二天，12 月 8 日，英国战时内阁立即授权对日本宣战。由于艾登已经启程赴莫斯科，丘吉尔故而直接负责外交部事务。他签发了这样一个照会送交日本大使：

“联合王国国王陛下政府，于 10 月 7 日晚获悉日本武装部队未于事前以宣战方式或以宣战为条件的最后通碟方式发出警告，即企图在马来亚海岸登陆，并轰炸新加坡与香港。

“鉴于这类无端侵略的粗暴行动公然违反国际法，特别是违反了日本与联合王国均系订约国的有关开始敌对行动的第三次海牙条约第一款的规定，联合王国国王陛下政府派驻东京大使，已经奉到训令以联合王国国王陛下政府名义通知日本帝国政府，两国之间存在着战争状态。”

议会在下午 3 点钟开会，尽管发出通知的时间短促而议会大厅却坐满了人。按照英国宪法，国王根据阁员们的意见而宣战，因而使国会面对着既成事实。这样英国就在美国国会能够采取行动以前就对日本宣战。荷兰王国政府也宣战了。丘吉尔在发言时说：

“最重要的就是不应当低估了我们在此间，或在美国不得不遇到的那些新发生的危险的严重性。敌人已经大胆地进攻，这可能由于轻率而起，但是也可能由于自信其实力。英语世界和我们的英勇的俄罗斯同盟国正在受到的这种考验，肯定地将是艰苦的，特别是在这开始的时候，并且可能是长期的，但是当我们环视这个世界的阴暗景象时，我们却没有理由去怀疑我们的事业的正义性，或者怀疑我们的实力和意志力是否将足以支持这个事业。”

“我们这边至少拥有地球上 4/5 的人口。我们对于他们的安全和他们的

未来是负有责任的。”丘吉尔说，“在过去，我们有过一道闪烁的光；在目前，我们有了一道发着火焰的光；在将来，就会有一道照耀全部陆地与海洋的光。”

这些事情办完之后，丘吉尔决定马上前往美国与罗斯福会晤，以便两国领导人深入讨论当前世界反法西斯局势和英美两国联合作战问题。丘吉尔这一计划征得内阁同意后就上书国王请求批准成行。他在给国王的信上写道：“在我的思想上已经形成了一个信念，认为那是我的职责，即应当毫不迟延地访问华盛顿，只要此事为罗斯福所赞同，而我相信他会赞同的。关于英美防务与攻势的全部计划必须根据现实情况予以商定。我们也必须目意，勿让我们从美国获得的那部分军人和其他援助受到大于恐怕是无法避免的损失。当我在华盛顿时，艾登先生将在莫斯科，这样三大盟国间的一些重大问题当可更易于解决。”

日本偷袭珍珠港成功之后，随即加快了对东南亚的进攻。按照东条的要求，日本南方军的作战计划主要是摧毁美、英、荷在东南亚的主要基地，强占菲律宾、关岛、香港、英属马来亚、缅甸、爪哇、苏门答腊、婆罗洲、西里伯斯、俾斯麦群岛、荷属帝汶等重要地区。为了实现这一计划，南方军主力包括 11 个师团和两个飞行集团。海军出动了第二舰队、第三舰队、南遣舰队和第十一航空舰队。陆海军航空队的第二线飞机共 700 架左右。总共约 40 万人。

12 月 8 日这一天，日本侵略者同时对泰国、马来亚、菲律宾、关岛、威克岛、吉尔伯特群岛以及香港发动了进攻。关岛于 12 月 10 日被日军占领，美军 330 人全部投降，同一天，日军还占领了吉尔伯特群岛中的马金岛和托拉华岛。威克岛上的美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击沉日舰二艘。12 月 16 日，进攻珍珠港返航的一部分日本舰只前去增援，到 12 月 22 日，美军被迫投降。守卫香港的英军吹嘘说，他们至少能守六个月，但到 12 月 25 日就投降了。

马来亚战役是日军侵占南洋各地的最重要战役之一。担任陆上作战的是山下奉文指挥的第二十五军，由四个师团组成。海军专门建立了马来亚作战舰队。马来亚在航海、经济和战略上都有重要的意义，是英帝国主义侵略亚洲各国和争霸东方的重要据点。所以英国先后调集陆军 10 万人来保卫马来亚，司令是帕西瓦尔中将。英国海军以新加坡为基地。12 月 2 日，3.5 万吨的战列舰“威尔士亲王”号和战列巡洋舰“却敌”号抵达新加坡，组成了新的远东舰队，司令是菲利普斯海军中将。英国政府想以此显示威力，试图阻止日本南进。然而，日本侵略者早就包藏祸心，蓄谋已久，决不是两艘战舰所能阻挡得住的。

12 月 8 日凌晨，日军开始在泰国最南端的宋卡、北大年和马来亚的哥打巴鲁登陆。黎明时，日本第三航空队大举轰炸，以消灭英国空军，主要目标是哥打巴鲁和吉打省。两天之后，英国飞机被消灭 1/3 左右，剩下的飞机都退到新加坡去了。第二天，12 月 9 日，“威尔士亲王”号和“却敌”号由四艘驱逐舰护航，开出新加坡，准备去截击日本的运兵船。10 日正午时分，这两艘战舰在关丹以东约 40 英里的海面上被日本飞机发现了。这时日本航空兵的大量飞机蜂拥而至，对“威尔士亲王”号和“却敌”号进行猛烈袭击，至 14 时 50 分，两舰全部沉没。这次战斗大大提高了空军在海战中的作用，对以后的海战有深远的影响。“威尔士亲王”号号称“不沉之舰”，它的沉没对英军士气影响极大。英国军事史学家富勒写道：“这个损失对新加坡的精

神影响是灾难性的。”而且，“它预示着未来的灾难”。“事实上，至少是在这个时候，新加坡本身存在的理由同这两艘军舰一齐消失了——它现在是一个没有舰队的海军基地。”

英国首相丘吉尔对此大失所望。据丘吉尔的回忆录披露，那天他正在开箱子的时候，床边电话铃响了。那是第一海军大臣打来的电话。他的声音奇特。他怀着极为悲痛的心情说：“首相，我不得不向你报告，‘威尔士亲王，号和‘却敌’号都被日本人击沉了。汤姆·菲利普斯将军已经淹死！”“你确信这是真的吗？”“一点也没有疑惑。”于是，他把话筒放下。幸而他是独自一个人。丘吉尔在回忆录中写道：“在全部战争过程中，我从来没有受到过一次更直接的震惊。……有多少努力、希望和计划随着这两艘战舰沉入了大海。当我在床上辗转反侧时，这个消息的可怕的感觉深深地渗入我的心扉。在印度洋或太平洋中，除了正在急速返回加利福尼亚的美国在珍珠港残存的主力舰外，没有英国或美国的主力舰了。在这广漠的一大片海洋上，日本独霸，商我们则到处都是脆弱的和没有防御的。”

这时，丘吉尔将于 14 日启程赴美的一切计划正在秘密准备中。在这 96 个小时内事务是非常纷繁的。11 日，他必须对下院就新局势作详尽的说明。他认为，虽然盟军在利比亚和太平洋战场遭受挫折，使人们感到忧虑，但是在苏联前线所取得的重大胜利，有力地揭露了希特勒的东方战场所造成的致命错误，并且在冬季仍然要显示其威力。潜艇战暂时已在控制中，英国的损失大大减少了。但是，坚信最后的胜利是可以获得的。

丘吉尔用冷静的叙述事实的方式指出，的确，我们不应当低估在马来亚和夏威夷所受到的损失的严重性，不要低估已经袭击了我们的这个新敌人的力量，我们还要经过一个十分艰苦的时期，这就需要人人很快作出新的努力；不过，在困难面前，也必须看到有利条件。“现在，不但英帝国，而且美国也在为生存而战斗；俄国在为生存而战斗，中国在为生存而战斗。欧洲的降伏于敌人残暴统治下的所有被征服国家的一切精神和希望都寄托在这四个伟大的作战国家的身上。我以前曾经说过，人类的 4/5 站在我们这一边。这可能是说少了。曾经能够给人类带来这些可怕祸害的，只不过是这些结帮成伙的恶人和他们的军事或党派组织而已。假如我们不能给他们一个千年难忘的历史教训，那的确会给我们这一代带来耻辱。”

正当美国大事进行战备动员的时候，丘吉尔经过长途跋涉于 12 月 22 日抵达华盛顿。他受到了罗斯福总统的热烈欢迎。两人热烈握手，相互拥抱。他们的工作日程安排得满满的。每天有几个小时的晤谈，并且总是在一起进午餐。哈里·霍普金斯经常陪着他们。这里的晚餐充满亲近友好的气氛，具有社交的性质。罗斯福拘泥于礼仪，每次都亲自配好开头饮用的鸡尾酒，而丘吉尔也总是在总统坐上轮椅以后，把轮椅从客厅推到电梯上，以表示尊敬，并因此联想起沃尔特·雷利爵士把他的外衣铺在伊丽沙白女王面前的故事。丘吉尔在回忆录中写道：“这位杰出的政治家把他的意志贯彻到美国的现实生活中将近 10 年之久,而他的心思似乎对激动我心弦的那些推动力都作出了响应。我对他已经产生了一种非常强烈的爱慕之情。”在这里两位领导人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而又不拘礼仪的工作会谈。有时总统来到首相的房间里，有时首相来到总统的寝室里。而霍普金斯就在丘吉尔卧室的对面，因此相互交谈十分方便。

以小时计算的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圣诞节很快地到来了，美国今年的圣

诞节是在备战中度过的，在白宫的花园里，摆上了传统的圣诞树。除夕之夜，罗斯福和丘吉尔站在阳台上向人们祝福。这天晚上，丘吉尔对聚集在幽暗中的三万多群众作了精彩的而又富于鼓动性的感情充沛的演说。他一开头就把群众深深地吸引住了。“我在远离我的本国，远离我的家庭的地方，然而我实在不能说我觉得远离了家乡，度过这个纪念节日。不管是由于我的母亲方面的血缘关系，还是由于我经过多年的活动频繁的生活而在这里发展了的友谊关系，还是由于说同一种语言，跪在同一个圣坛之前，以及在很大程度内追求同一个理想的伟大民族的共同事业中所存在着的崇高感情关系，我在这里——合众国的中心和最高地点感觉不到自己是一个异乡人。我感觉到团结一致和兄弟般的联合，加上你们欢迎我的盛意，这使我相信我是有权利坐在你们的炉边来分享你们的圣诞节的欢乐的。”

“这是一个奇异的圣诞节前夕。差不多全世界都陷人生死搏斗中，而国与国之间却用科学所能发明出来的最可怕的武器互相进攻。”丘吉尔说，“假若我们不能确信把我们引向战场的并不是对于任何别国人民的土地或财富的贪欲，并不是卑俗的野心，也不是损人利己的不健康的欲望，那么，我们这个圣诞节对我们来说将是不幸的。在席卷了所有的陆地和海洋并越来越逼近我们家园的战争的狂风暴雨当中，在一切纷乱当中，我们今天晚上在一座茅屋小舍之内，在每一个豁达的心中都得到精神上的安宁。因此，我们至少可以在今天晚上把围困着我们的那些忧虑和危险丢开，而为儿童们在一个暴风雨的世界里求得快乐的一晚。所以这里只有一个晚上，整个英语世界的每一个家庭都应该是一个光明灿烂的、快乐与和平的岛屿。”

丘吉尔向孩子们祝福。他说：“让孩子们享受他们嬉笑快乐的一晚吧。让圣诞节老人的礼物使他们玩得更高兴吧。让我们这些成年人，在再次回到我们的严肃任务和我们前面的那些非同等闲的年代以前，尽情地和他们一起享受无限的快乐吧。我们决心要凭我们的牺牲和勇敢而使得这些孩子们不致被别人夺去了他们的遗产，或者被否认有生活在一个自由和美好的世界上的权利。托上帝的慈意，愿大家度过一个快乐的圣诞节。”

在圣诞节日这天，总统和首相同赴教堂。丘吉尔在简单的仪式中似乎得到了安宁，并欣赏地唱起著名的赞美诗，其中有一首《啊，小市镇伯利恒》是他从来没有听见过的。这对于一个信仰宇宙是在精神统治下的人来说，这可以使他的信念大大坚强起来。这一天丘吉尔异常兴奋，几乎一夜没有睡好。他对他的私人医生说：“这是一场新的战争：俄国打了胜仗，日本参加进来了，美国也完全卷入了。”

圣诞节过后，丘吉尔又向美国国会发表了讲话。他说：“我们并无窥测未来奥妙的天赋，但是我仍要声明，我的坚定不移的希望和信念，这就是在未来的岁月中，英、美两国人民，为了他们本身的安全，也为了所有人的利益，将要庄严、正直与和平地并肩前进。”场内爆发了一阵自发的热烈掌声。

当天下午，丘吉尔及其随行人员与美国军政要员，举行了“阿卡迪亚”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决定建立一个联合指挥体制，即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总部设在华盛顿。确定希特勒是主要敌人，认为太平洋战争暂时必须是一场固定阵地的战争，目前主要是阻止日本人的进攻。为了便于联合作战，统一对敌，会议还决定在太平洋地区建立 ABDA（美国、英国、荷兰、澳大利亚）联军司令部，由英国韦维尔将军任总司令。

“阿卡迪亚”会议又继续了两周。为了建立反法西斯大同盟，丘吉尔、

罗斯福曾进行了大量的工作。至 1942 年元旦之前，在《联合国家宣言》上签字的一切手续都准备好了。在世界各地，经过一个星期的大量电报往来之后，在大同盟的所有国家之间达成了协议。“ 联合国 ”一词是由罗斯福提出的，用来代替“ 协约国 ”这个名称。丘吉尔认为这是一个重大的改进。他随即指出拜伦的《蔡尔德 · 哈罗德游记》一诗中的几行给罗斯福看：

这里，联合国拔出刀来的所在，
我们的同胞们那天在战斗！
这是许多将永垂不朽的事——而且一切都
将永垂不朽。

1 月 1 日清晨，罗斯福乘坐轮椅到丘吉尔的房间来，就联合国家宣言的文本进行了最后的讨论。随后，就在那天的上午，由罗斯福代表美国，丘吉尔代表英国，李维诺夫代表苏联，宋子文代表中国，在总统的书房里签署了这个庄严的文件。汇集其余 22 个国家的签字任务留给美国国务院去办理。宣言的全文如下：

美利坚合众国、大不列颠和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中国、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哥斯达黎加、古巴、捷克斯洛伐克、多米尼加共和国、萨尔瓦多、希腊、危地马拉、海地、洪都拉斯、印度、卢森堡、荷兰、新西兰、尼加拉爪、挪威、巴拿马、波兰、南非联邦和南斯拉夫各国的联合宣言。

本宣言签字国政府，对于 1941 年 8 月 14 日美利坚合众国总统与大不列颠和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首相所作联合宣言称为大西洋宪章内所载宗旨与原则的共同方案业已表示赞同，深信完全战胜它们的敌国对于保卫生命、自由、独立和宗教自由并对于保全其本国和其他各国的人权和正义非常重要，同时它们现在正对力图征服世界的野蛮和残暴的力量从事共同的斗争，兹宣告：

（一）每一政府各自保证对与各该政府作战的三国同盟成员国及其附从者使用其全部资源，不论军事的或经济的。

（二）每一政府各自保证与本宣言签字国合作，并不与敌人缔结单独停战协定或和约。

现在或可能将在战胜希特勒主义的斗争中给予物质上援助和贡献的其他国家得加入上述宣言。

《联合国家宣言》的签订，有力地巩固和发展了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虽然各个战场还要经历不少艰难险阻，但是历史的潮流不可阻挡，正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前发展。丘吉尔的美国之行，美不胜收。如今他怀着满心的喜悦，乘风破浪，又回到暴风骤雨之中。正是：首脑外交穿梭行，发展巩固大同盟。欲问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第二十八章　第二战场之争

局势稍好生歹意，第二战场耍诡计；

借故拖延玩辞令，只缘首相有私心。

1942 年，对反法西斯同盟国来说，是艰苦奋战的一年，是“命运的关键”的一年。苏德战场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反法西斯战场，苏联红军承受 400 多万装备最精良的法西斯军队的进攻，情况虽较上年度稍有好转，但斗争仍然是十分艰难的。为此，斯大林元帅多次提出要英美两国在法国北部开辟第二战场，借以减轻苏联战场上的压力。

在亚太战场，西方国家由于长期奉行绥靖政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缺乏准备，因此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接连失利，蒙受了重大损失。即使如此，丘吉尔却和孤军作战时的情况大不相同了，如今有了苏联和美国两个强大的盟国，英国可以得救了。正如他在回忆录中所写的：“人人都欣慰地看到，作为一个国家，一个帝国，我们的生命不再有什么危险了”，“危亡的威胁基本上消除了。”但对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丘吉尔却一直采取消极的拖延态度。

当时，美国总统也在为苏联操心。罗斯福同他的参谋部一道拟订开辟第二战场的计划，以便减轻苏联军队的负担。为了使这一计划得到贯彻，还特派总统顾问哈里·霍普金斯和陆军总参谋长乔治·马歇尔将军前往伦敦同英方讨论落实。为此，4 月 3 日，他给丘吉尔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哈里和乔治·马歇尔所要告诉你的一切，均是我由衷之言。你我两国人民要求开辟一个战场，以便卸下俄国人肩上的压力。两国人民很有智慧，完全能够看到俄国人今天所杀死的德国人和所摧毁的装备比你我两国加起来的总和还要多。即使还没得到全盘的成功，这毕竟是一个巨大的收获。必须实现这个计划！只有这样，叙利亚和埃及才能转为安全。纵使德国人发现了我们的计划，也毫不足惧。”

1942 年 4 月 8 日，霍普金斯和马歇尔将军奉总统之命抵达伦敦。他们带来了一个内容详尽的备忘录；这个备忘录是由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所拟订并经罗斯福批准的。这个《西欧作战计划》指出：“西欧被美国和英国选择为发动第一次主要攻势的战场。只有在西欧，英美两国的陆上和空中的联合力量才能充分发挥，而且也才能给与俄国最大限度的支持。

“发动这次攻势的决定必须立即作出，因为在许多方面都有必要进行大量的准备工作。在这次攻势发动以前，必须牵制住西欧的敌军，同时还要运用策略并组织突击，使敌人捉摸不定；这样作的结果会使我们获得有用的情报，同时也得到可贵的锻炼机会。

“进攻的联合力量应该包括 48 个师（其中包括 9 个装甲师），英国应该承担 18 个师（其中包括 3 个装甲师）。支援进攻的空军需要 5800 架战斗机，其中 2550 架应由英国供给。

“问题的关键是速度。限制我们实行这个计划的主要因素是缺乏攻击时使用的登陆艇以及缺乏从美国运输必要的部队前往联合王国的船只。在不影响其他战场的主要行动的情况下，这些部队可于 1943 年 4 月 1 日前载运完毕；但是，只有在 60%的运输工具不是由美国来负担的条件下，这项任务才能完成。如果此项调动完全依靠美国船只，那么进攻的日期必将推迟到 1943 年的夏末。

“由于大约需要 7000 只登陆艇，因此目前的建造计划必须大大加快，以达到这个数目。就目前来说，接待和调动大批美国陆、空分遣队的准备工作，必须加速进行。……”

这次同英国人会谈，使霍普金斯筋疲力尽，他病了两三天，但是马歇尔仍抓紧时间和英国三军参谋长举行会谈。丘吉尔对开辟欧洲第二战场，一直持消极态度。他总是强调客观困难。在 4 月 14 日夜间，英美双方在唐宁街 10 号首相官邸举行的最后一次会议上，丘吉尔说：“在今后的两三十月内，我们无法在没有支援的条件下来对付日本在印度洋上的海军力量。目前，我们还没有完全了解美国海军在太平洋的意图和动向。在那个地区，首要的任务是在航空母舰的飞机方面取得压倒日本人的优势。我们本身不久将有三艘航空母舰前往印度洋，这三艘航空母舰在适当时候将同‘狂暴’号会师。”英国首相虽然在口头上不反对开辟第二战场，但对于横渡海峡进攻大陆的时间及其细节，一直强调“要视形势的发展和准备工作的进展而定”。

英国统治集团的传统政策是，尽可能借用他人之手进行战争。几个世纪以来，英国都是利用殖民地国家的居民组织起来的军队去攫取新的殖民地，并奴役那里的人民。在欧洲，英国凭借自己的金融和经济实力建立对敌斗争的欧洲国家联盟，而主要承担斗争重担的步兵总是由参加联盟的其他欧洲国家提供。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损失较大，丘吉尔和英国其他活动家引以为戒，决心在这次反轴心国的战争中把主要重担加在同盟国的肩上。不过应当指出，英国的空军和海军在战争中还是起了积极的作用，特别是在保卫英伦三岛期间，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丘吉尔政府在有了强大盟友之后，决定英国军队主要在近东和地中海地区为自己的帝国利益进行殖民战争，而在欧洲大陆消灭德军主力的任务完全由苏联承担。希腊记者 I·杰烈比在他的《丘吉尔秘密》一书中写道：“丘吉尔希望苏联在战争中流血牺牲，希望在胜利时苏联已经完全筋疲力尽，无法在欧洲和世界起首要作用。红军经过战争初期的短暂失利之后，已经成为决定同盟国能否胜利的重要因素。这时，丘吉尔企图通过战争削弱苏联的想法更加强烈。战争主要是在陆地上进行的，俄国人单独承担对德作战的重担，他们期待形成钳形攻势夹击敌人。为了援助俄国人，本应在开辟东线战场的同时重新开辟西线战场。斯大林焦急不安地紧急呼吁开辟西线第二战场，可是丘吉尔却始终支吾搪塞。他希望俄国人孤立地同德国人斗。这样，不论战争的结局如何，双方都将财尽力竭。”

按照丘吉尔的意图，英国应当主要在外围作战，用局部性的打击、海上封锁、空袭工业枢纽和居民点等办法削弱敌人的实力，竭力避免在西欧同德国主力激战，以免造成重大的实力伤亡。因此，从 1941 年到 1942 年，虽然苏联政府一再提出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问题；但是，丘吉尔总是顽固地拒绝这一正当要求。

然而，美国首脑对开辟第二战场的看法与英国却有所不同，他们出于对战争全局的总体利益的考虑，同意开辟第二战场。罗斯福清楚，纳粹头目们十分害怕第二战场，而开辟第二战场必将大大缩短战争进程并减少牺牲。因此，1942 年 4 月，美国总统的私人代表哈里·霍普金斯和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将军，到伦敦同丘吉尔以及英国其他领导人讨论在西欧登陆的问题。当时商定，1942 年小部分英美部队（初定 6 万人）首先在西欧登陆，然后在 1943 年再向西欧投入大部队。

这一决定是不符合丘吉尔的意愿的，因此没有多久他和英国的其他领导人就拒绝执行这一决定。美国人认为英国人愚弄了他们。英国伊斯梅将军在回忆录中写道，当时参加会谈的所有人都热情很高，没有一个人表示不同意，“美国朋友带着错觉回国，他们还以为我们已经同意”于1942年和1943年在欧洲登陆。原来丘吉尔故意迷惑美国代表。伊斯梅又说：“美国人会认为我们在对美关系上背信弃义。”丘吉尔在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上确实做出了许多背信弃义的事，而且对苏联政府的背信弃义行为要比对美国政府的多得多。

丘吉尔的私人医生，从1940年5月开始同他亲密相处长达25年的莫兰勋爵写道：“丘吉尔花言巧语，千方百计地拖延开辟第二战场的这个不吉祥的日子。”战时内阁秘书对莫兰说，拖延开辟第二战场是丘吉尔继“1940年取得成功之后的最大成就”。毫无疑问，秘书最能反映自己首长的看法。莫兰指出，丘吉尔本人“从不宣扬他推迟进入法国的功绩，之所以对此保持沉默，是不是怕后人责怪他拖延了战争进程”？

丘吉尔虽然不愿意在西欧采取重大行动，但是英国人民却希望自己的国家诚挚地履行对苏联的盟国义务。英国进步党派和爱国人士，要求英国政府履行开辟第二战场的诺言。全国各个城市在迅速开辟第二战场的口号下，举行无数次的游行和集会。英国人民懂得，不履行对盟国的义务不仅对苏联，就是对英国本身也是危险的。

在1941年10月举行的机器制造业工人代表会议上，一位工人在讲话中说：“我们同其他各个企业的工人一样，对于政府没有采取一切可能手段支援俄国感到无比忧虑。我们要大声疾呼地说出各个工厂企业的疑虑，那就是政府正在出卖俄国，之所以没有开辟第二战场，就是因为政府内有哈利法克斯分子、穆尔—布拉巴宗分子和马杰森分子[①]。我们警告政府，工人决不允许出卖俄国，因为他们知道，出卖俄国也就是出卖他们自己。工人要求英国也像俄国那样作出贡献，强烈要求立即开辟第二战场。”

为了盟国之间更好地协同作战，1942年5月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访问伦敦。他问英国政府，关于1942年从苏德前线至少诱开德军40个师的前景如何。丘吉尔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详细地谈了西欧登陆的条件，海上警卫的作用，空军对登陆的意义，谈了部队最好在加米瑟堡和布雷斯特地区登陆，等等，但是绝口不谈登陆的时间和登陆军队的规模等具体内容。据美国历史学家G·菲律说，在5月21日至26日，英苏就第二战场问题进行会谈时，丘吉尔“表现审慎、含糊。关于美国和英国准备在何时何地在西线反击德国的问题，不作正面的肯定回答”。因为丘吉尔知道苏联外长要从伦敦前往华盛顿访问，所以他建议莫洛托夫回国途中再在伦敦停留，那时他“将根据华盛顿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情况给以具体回答”。

1942年5月30日，苏联外长在同罗斯福总统及其顾问会谈时，美国政府提出1942年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这次会谈时，由哈佛大学的斯拉夫语言学和文学教授塞缨尔·克罗斯担任翻译。他的会谈笔记有如下记载：在莫洛托夫提出第二战场问题之后，“总统问马歇尔将军，情况是否已经清楚，我们可否告诉斯大林，说我们已经做好开辟第二战场的准备。将军回答：‘可以。’于是，总统请苏联代表通知本国政府：‘我们希望在今年开辟第二战

[①] 这些人都是著名的反苏分子和臭名昭著的绥靖主义者。

场。’”

在同美国人继续会谈的过程中，以及后来同英国人的会谈中，三方都同意发表公报，其中包括 1942 年美英两国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内容。美国官方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学家深信 1942 年 5 月华盛顿会谈的成果，就是明确了开辟第二战场问题。例如麦特洛夫和斯内尔写道，苏联已经得到“ 1942 年开辟第二战场的肯定许诺 ”。罗斯福给丘吉尔的信中，说明了他为什么给此许诺。他写道：“ 必须使苏联外长的出访带回一些实际的成果，并向斯大林提交一份满意的报告。 ”从罗斯福 6 月 6 日打给丘吉尔的电报可以清楚了解为什么必须这样做。总统的电报写道：“ 应当承认，我是在焦急不安地注视着俄国前线。 ”

就在莫洛托夫出访之时，希特勒正在策划一场规模庞大的夏季攻势。其目的在于“ 消灭苏联人全部残余的防御潜力，并尽量切断他们的主要供应来源 ”。希特勒在 4 月 5 日发布的夏季攻势命令中指出，“ 为要达到这一目的，我们的意图是守住中线，在北线则要攻陷列宁格勒。……而在陆军的南翼前线，则强行突破，直捣高加索。在开始的时候，现有的一切军队都要联合起来，以供南部地区主要作战行动之用，目的是在顿河前面歼灭敌人，以便获得高加索地区的产油区域，并跨越高加索山脉……我们必须设法打到列宁格勒，至少要使这座城市在我们重型武器轰击之下，达到无法再成为军需和交通运输中心的地步。 ”

作为这次主要作战行动的准备，希特勒命令曼施泰因的第十一集团军占领塞瓦斯托波尔，并将苏联红军从克里米亚赶出去。由陆军元帅博克率领下的南方集团军群，为执行此项任务，已集结了 100 个正规师。分别编成 5 个集团军，其中有 60 个德国师，其中包括 8 个装甲师，其余则为罗马尼亚、意大利或匈牙利人的部队。在东线的 2750 架德国飞机中，有 1500 架已被派出支援南方作战。

这一场大战役原来打算在 5 月底开始，但是，苏联人竟然先行出击了。5 月 12 日，铁木辛哥在哈尔科夫以南发动了一次猛攻，深深切进德国战线。但是，他的南翼是脆弱的，德国的一系列进攻迫使他放弃了已经占领的一切地方。这次“ 破坏性 ”的进攻，虽然使苏联红军伤亡惨重，但是却使德国人的计划推迟一个月之久。当这场战役还在进行的时候，德国第十一集团军已开始攻击塞瓦斯托波尔。经过一个月的围困和苦战，这个要塞终于陷落了。

丘吉尔也在焦虑地注视着苏德前线的激战。他最担心的是，如果苏联政府在短期内得不到英美的军事援助，可能不愿单独对德作战，而同德国签订和约退出战争。因此，他虚伪地许诺在 1942 年向苏联提供军援。苏联外长从华盛顿返回伦敦时，英国政府同意在 1942 年内开辟欧洲第二战场。但以后他看到苏联战局逐步取得有利的进展，他又反悔了。丘吉尔在给苏联政府的《备忘录》中写道：“ 我们正在为 1942 年 8 月或 9 月登陆一事进行准备……事前很难预料到时候能否具备实现登陆的条件，因此我们在这方面无法作出许诺。但是，如果条件正常而又合理的话，我们将毫不犹豫地实施计划。 ”

丘吉尔和为他辩解的历史学家认为，《备忘录》中最重要的是附加条件（“ 因此，我们无法在这方面作出许诺 ”），而肯定承担开辟第二战场义务的部分毫无意义。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在《备忘录》的写法上故弄玄虚，以便利用它作为背离苏英公报行为的辩护词。随同霍普金斯和马歇尔参加 1942 年 4 月关于第二战场会谈的美国将军魏德迈写道：“ 英国人巧妙地进

行谈判，尤其发挥了他们善于运用多义词的特长，使写进公报的话模棱两可。这是典型的马基雅弗利[1]作风。我不认为，欺骗是某一位与会者的个人特征。但是，在谈判涉及国家利益的时候，我们英国同事的良心是有弹性的……我是在英国的最好时刻看到英国玩弄外交手腕的见证人。”

1942 年 7 月，丘吉尔和罗斯福没有邀请苏联政府参加而单独举行会谈，重新研究他们在开辟第二战场问题上所承担的义务。在丘吉尔的鼓动之下，他们决定 1942 年不在欧洲登陆，而进入北非。这粗暴地背弃了对苏承担的盟国义务。英国的所有高级官员都对此怀有不安情绪。首相身边的官员、副外交大臣卡多根[2]在 1942 年 7 月 7 日的日记中写道：“已经通知艾登大臣，首相打算停止第二战场的准备工作并公开告诉俄国人。我们不能这样做，这样做会产生不良后果。我们还必须做好准备，一旦苏军突破前线，我们应当毫不迟延地溜进大陆。”

丘吉尔准备亲自向苏联政府通报上述决定。为完成这一微妙的使命，他决定于 1942 年 8 月绕道开罗访问莫斯科。正是：心怀鬼胎访苏京，能言善辩玩辞令。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

[1] 马基雅弗利（1469—1527）是意大利政治家。他鼓吹使用一切肆无忌惮的外文手腕为政治辩护。

[2] 卡多根是常务副外交大臣并以此身份参加英国战时内阁会议，参与最高级的外交决策。他作为一个有头脑的见证人，在自己的日记里记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英国最高领导层的情况和心情。他的日记，据说原来并不打算公之于众。

第二十九章　莫斯科之行

英国首相卖聪明，远途跋涉赴苏京；

双方争执持己见，战役计划贵在行。

出尔反尔的丘吉尔意识到向斯大林通报他改变在法国北部登陆的决定，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此，他在临行之前除了通知莫斯科外，还特意致电美国总统罗斯福，迫切希望美国人能在即将举行的莫斯科会谈中“起积极的作用”。

8 月 5 日，他在开罗给罗斯福的电报中写道：“我很希望你对我和约大叔[1]的会谈予以支持和赞助。你能否让哈里曼和我同行？我觉得，如果我们大家能在一起，事情就好办多了。我现在面临的是一项没有多少经验的任务。请把你的复信抄一副本寄伦敦。我正使别人摸不清我的行迹。”

美国总统收到电报后，当日就复电丘吉尔，他已要求哈里曼尽快前往开罗与首相会合，并为此通知斯大林，哈里曼将根据总统的意见前往莫斯科进行协助工作。

1942 年 8 月 10 日，在欢乐的开罗大使馆里与各界著名人士晚餐之后，丘吉尔及其随行人员于深夜出发去莫斯科。他们一行人乘坐三架飞机，其中有帝国总参谋长布鲁克、能说俄语的韦维尔将军、空军中将特德和常务副外交大臣卡多根爵士。艾夫里尔·哈里曼和丘吉尔同乘一架飞机。黎明时分，他们飞近库尔德斯坦山脉。天气良好。丘吉尔问飞机驾驶员需用多高的高度飞过去。他说 9000 英尺就行了。然而从地图上看，首相发现有些山峰高达 1.1 万—1.2 万英尺，似乎还有一座 1.8 万英尺或两万英尺特高山峰，但距离比较遥远。只要不突然飞进云层之中，就能绕过丛山，安然飞过。但为安全计，丘吉尔还是要求飞到 1.2 万英尺的高度，因此他们开始吸氧气管了。上午 8 时半左右，他们在德黑兰机场降落，准备在这里作短暂的休息。

英国驻德黑兰公使里德·布拉德爵士前来机场迎接。经过商议，他们估计不能在黄昏前飞越厄尔布鲁士山北部山脉，于是应波斯国王的邀请，前往他的行宫一同与他进餐。行宫设在陡峭的横岭上，高大的树林之中，有一个可爱的游泳池。上午，丘吉尔观看了雄伟的山峰，它闪耀着紫的和橙黄的颜色，灿烂已极。下午，在英国大使馆的花园里，同艾夫里尔·哈里曼和英美双方的高级铁路人员，举行了一次长时间的会议，会上决定应由美国接管从波斯湾到里海的横贯波斯的全部铁路。这条新近由英国一家公司建造的铁路，是一项卓越的工程。路线经过许多峡谷，计有大型桥梁 390 座。哈里曼说，总统愿负全责，使它充分发挥效用，并愿供应火车头、车皮和部队技术人员。数量之多，英国无法与之相比。因此，丘吉尔当场同意移交，但要求对于主要军事需要享有优先权。

由于德黑兰市的闷热和喧闹，当晚丘吉尔一行睡在英国大使馆的夏季别墅的高大树林里，那里比城市高过 1000 英尺左右。气候十分凉爽宜人。

第二天，即 8 月 12 日，星期三，早晨 6 时半，丘吉尔及其随行人员继续登程。当他们飞越通往塔布里兹的溪谷时，飞机逐渐升高，然后向北飞往里海的恩齐利湖。他们飞越第二条山脉时，升到 1.1 万英尺的高度，只见白雪覆盖的大山由西向东，发出一片光芒。这时丘吉尔发现他们乘坐的这架飞机，

---

[1] 指斯大林。

正在单独飞行，无线电报告说，由帝国总参谋长、韦维尔和卡多根等人乘坐的那架飞机，因引擎发生故障，必须飞返德黑兰。

飞行两个小时后，首相所乘的这架飞机前面看到里海了。下边是恩齐利湖。丘吉尔从未见过里海，但记得在 25 年前，他曾以陆军大臣的资格接管里海上的一支舰队，这支舰队曾统治着这淡蓝的、平静的海面将近一年。现在要向下飞了，飞机上的人可以隐约望见西海岸的已库油田。德军现在离里海很近，因此他们便取道古比雪夫，以便远离斯大林格勒战区。当飞机飞近伏尔加河三角洲时，极目远望，俄罗斯大地一片褐色，平原万里，渺无人迹。各处可以见到方方正正的耕地，说明那里曾经一度是国营农场。巨大的伏尔加河有很长的一段是在宽广黑色的沼泽中流过，蜿蜒曲折，闪耀着光芒。有时出现一条大路，像直线一样，从宽广的地平线的一头通到另一头。丘吉尔这样看了一小时左右，才爬过炸弹舱回到房舱睡觉。

但是，他睡不着，他看到战争对苏联所造成的严重破坏，脑子里想了许多，他愈发感到这次谈判的艰巨性。丘吉尔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反复思量着我到这个悲惨而阴险的布尔什维克国家去的使命。这个国家诞生之初，我曾一度力图扼杀它；在希特勒出现以前，我认为它是文明自由的死敌。现在我要对他们说些什么才算尽到责任呢？具有文学癖好的韦维尔将军把我要说的话归纳成一首诗。这首诗分成几节，每节的末一行都是一句‘1942 年不开辟第二战场’。这等于向俄国人浇了一瓢冷水。难啊，多么艰难的任务啊！”

丘吉尔认为，他的责任在于亲自对苏联人说明“真相”，当面向斯大林倾吐衷情，而不是依赖电讯和信使的往返。“至少我要表示对他们幸福的关心，表明我理解他们的奋斗和他们对整个反法西斯战争所作出的伟大贡献。但是，我们过去一直是仇视苏维埃政权的……”他想到这里心又凉了，对执行这一艰巨的任务又缺乏信心了。

天朗气清，风势坦荡。丘吉尔要到莫斯科的心情更为急迫，因此不准备绕道古比雪夫，而要直飞莫斯科。5 时许，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建筑的尖塔和圆顶已经在望。他们依照仔细规定好的航线绕城飞行，在首都机场降落。迎接他们的是以莫洛托夫为首的苏联高级文武官员和各国外交使团，以及在这种场台照例到来的一大群摄影记者和新闻记者。

丘吉尔在莫洛托夫的陪同下，检阅了一支庄严威武的三军仪仗队。乐队演奏英美苏三国国歌以后，仪仗队即举行分列式。丘吉尔首相来到扩音器前作了简短的致词。艾夫里尔·哈里曼代表美国致词。然后，丘吉尔在莫洛托夫的陪同下，前往莫斯科郊外八英里的国家别墅七号下榻。

这里的一切设备都是上乘的。苏联派了一位高个子、外表庄重的副官来照应丘吉尔的生活。这里的服务员很有教养，他们能迎合客人的心意和动向。餐厅内的长桌上和各种食橱里放着各种珍馐美味和酒类。这些东西是专门为招待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准备的。丘吉尔下榻的地方，有一处宽大的接待室，一间舒适的卧室和与卧室几乎大小相等的浴室。电灯一尘不染，明亮之极，甚至可说是灿烂夺目。英国首相虽说经过酷热的长途跋涉，已经感到疲惫，但经过稍事休息和洗过一次热水浴后，又精神焕发，而且要求马上回到莫斯科城里去。他告诉莫洛托夫，希望当夜会见斯大林元帅。

晚上 7 时，丘吉尔来到克里姆林宫，“第一次会见这位伟大的革命领袖，深谋远虑的俄国政治家和战士”；在以后的三年中，他们一直保持着“密切而又严肃”的关系，他们相处之中，常常感情激动，为某些问题争论得面红

耳赤，但有时却也非常密切，谈笑风生。首次会谈几乎进行了四个小时。由于布鲁克、韦维尔和卡多根乘坐的那架飞机尚未到达，出席会谈的只有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丘吉尔、哈里曼和英国大使。

据丘吉尔的回忆录披露，会谈最初两个小时的气氛“阴森而沉闷”。会谈一开始丘吉尔就把最棘手的第二战场问题提出来了。英国首相说：“我愿坦率地说话，也希望听取斯大林元帅的坦率意见。莫洛托夫先生到伦敦时，我曾告诉他，我们正制订在法国牵制敌人的计划。我也曾向莫洛托夫先生说明，我不能就 1942 年的行动作出保证，而且给他写过一份这样内容的备忘录。自此以后，英美双方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审查。两国政府认为他们不能在 9 月份发动大规模的战役。但是正如斯大林元帅所知，英美两国正准备在 1943 年进行一次规模很大的军事行动。为此目的，100 万美国军队业已定在 1943 年春季到达联合王国的集合地点，编成 27 个师的远征军，英国政府还准备为远征军增加 21 个师。这些军队几乎半数要用装甲武器装备起来。到现在，开到联合王国的只有两个半美国师，大部分运输要在 10 月、11 月和 12 月进行。”

“我充分了解，这个计划在 1942 年对于俄国是毫无帮助；但是想到，在 1943 年的计划准备完竣之时，德国在西欧可能会有一支更强大的陆军。”丘吉尔说到这里，只见斯大林紧皱了一下眉头，但并未打断他的话题，于是继续说道，“我有充足理由反对在 1942 年进攻法国海岸，我们所有的登陆艇只够用于在设防的海岸进行一次登陆战——只够运送 6 个师的兵力上岸，并维持其给养。如果成功了，还可以运送更多的师去，但是登陆艇却是个限制的因素。现在联合王国，尤其是美国正在大量赶制登陆艇。假如今年能运 1 个师的兵力，明年就可能运送 8 倍或 10 倍的兵力。”

斯大林开始阴沉着脸，似乎并未被丘吉尔的观点所折服。他问：“是否法国海岸的任何一段都不能攻击？”丘吉尔取出一张地图，指出除了真正横渡海峡以外，在任何地方作空军掩护都有困难。随后，斯大林又问战斗机的航程问题：“它们不能全日往返飞行吗？”首相解释说，它们要往返飞行确实可以，但飞行这样长的路程，就没有时间作战了。斯大林不以为然地说，在法国的德军没有一个是真正有战斗力的。丘吉尔极力争辩说，在法国共有德军 25 个师，其中 9 个师是第一流的。斯大林只是摇摇头以示回答。

这时斯大林的脸色更加阴沉了。他单刀直入地质问道：“据我了解，你们是不能用大量的兵力来开辟第二战场，甚至也不愿意用 6 个师登陆了。”

“确实如此。”丘吉尔说，“我们能够用 6 个师登陆，但这样的登陆有害无益，因为它会大大地妨碍明年计划实行的巨大战役。战争就是战争，不是开玩笑，如果惹起对任何人没有好处的灾难，那就太愚蠢了。”

“很对不起！我的战争观与阁下的不同。”斯大林声色俱厉地说，“不准备冒险，就不能获得胜利。为什么你们这样害怕德军呢？我真不明白。我的经验认为，军队必须在作战中流血。假如不使军队流血，就不了解军队的战斗力。”

“那么，元帅阁下曾否问过自己，为什么希特勒在 1940 年不打到英国去，当时希特勒正当力量全盛之时，而我们却只有两万经过训练的军队，200 门大炮和 50 辆坦克。”丘吉尔反唇相讥地说，“他没有来，这说明希特勒也怕进行这样的战役。横跨英吉利海峡并非一件容易的事。”

“不，不能这样类比。希特勒在英国登陆，将会受到英国人民的抵抗；

而英军在法国登陆，定会受到法国人民的拥护。人心的向背，也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一个重要因素啊！”

谈话至此，会议厅内出现了令人室息的沉默。斯大林最后说，“假如你们今年不能在法国登陆，我也无权强求，但我必须说，苏联政府不同意英国首相的论点。”

为了打破僵局，丘吉尔随后谈到对德国的轰炸问题。斯大林强调打击法西斯德国的斗志的重要性。他说，苏联很重视对德国本土的轰炸，而且也知道英国的空袭正在对德国起着巨大的影响。

经过这段谈话之后，紧张的气氛稍有缓和。斯大林从这一长时间的会谈中感觉到，英国人，甚至在丘吉尔鼓动之下的美国人，他们所要进行的似乎不是什么“痛击”计划，也不是“围歼”计划，而是采取以轰炸德国的办法来搪塞一下。

现在丘吉尔认为，该是提出“火炬”作战计划的时候了。于是他说：“我要回过头来谈谈 1942 年的第二战场问题，我是专为这个问题而来的。我并不认为法国是进行这样一次战役的唯一地点。还有别的地点，因此我们和美国人决定了另外的计划。美国总统授权我来把这个计划秘密地告诉斯大林元帅。我现在就要进行这项工作，但我们必须十分注意保守秘密。”

这时斯大林安详地坐着，笑嘻嘻地说，他希望英国报纸上一点消息也不要走漏。然后丘吉尔简单扼要地说明“火炬”计划。他说，“这个计划不迟于 10 月 30 日开始，但罗斯福总统和我们都力争在 10 月 7 日实行。”斯大林极感兴趣地听着，这似乎给在座的三位苏联领导人以莫大的安慰。

“假若能在今年年底占领北非，我们就可以威胁希特勒欧洲的腹部；这次战役应该被认为是同 1943 年的战役相配合的。这就是我们和美国人已经决定进行的一次战役。”丘吉尔说到这里，同时画了一张鳄鱼的图形，借此向斯大林说明他们的意图：“我们在打鳄鱼的硬鼻子时，也要攻击它柔软的腹部。”

这时，斯大林兴致极浓，高兴地说：“愿上帝使这一计划成功。”随后，他又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西班牙和维希法国会有什么反应？”

丘吉尔说：“法国意志消沉，我们要给它鼓鼓劲。法国了解马达加斯加和叙利亚的重要性。美国军队的来到将使法国站到我们这边来。这次战役将使佛朗哥受到威胁。德国人或许要立刻对法国人说，‘交出你们的舰队和土伦’。这会重新挑起维希和希特勒之间的对抗。”

斯大林极感兴趣地听着首相的介绍，然后他心有所悟地说：“照阁下的介绍，开展‘火炬’战役可有四点主要理由：第一，它会在背后打击隆美尔；第二，它会威胁西班牙；第三，它会使德国人和法国人在法国发生战斗；第四，它会使意大利首当其冲。”丘吉尔深表赞成，并说还有第五个理由，即缩短地中海的海程。

虽然苏联领导人仍对英美推迟在法国北部登陆的计划不悦，但这时的气氛已好了许多。丘吉尔又说，“我们还打算把英美的联合空军调到俄国军队的南翼，以便保卫里海和高加索山脉，并在这个战场从事一般的战斗。如果斯大林元帅赞成这个意见，我们当制定具体的办法。”斯大林答称，他们对这种援助表示十分感激，但对具体地点等问题尚需再作研究。而丘吉尔本人对这一动议却十分感兴趣。他认为，实施这一计划，将使英美空军与德国空军进行更激烈的战斗，所有这一些空战，将有助于盟国在更有利的条件下取

得制空权，而不会在加来海峡引起什么麻烦。

会议已经持续了四个小时。时值午夜。丘吉尔还要半小时才能回到国家宾馆——别墅七号。他虽有些疲倦，但仍精神焕发。回到宾馆，他还口述了致战时内阁和罗斯福总统的电报。这时他的感觉是，“冰块已经打开，通人情的接触已经建立起来。”然后躺在床上酣然入睡，久久未醒。

第二天早晨，丘吉尔在宾馆醒来已经很晚了。那是 8 月 13 日，星期四。对于丘吉尔来说，这一天总是“布伦宁纪念日”。

1704 年 8 月 13 日，英国、德国、荷兰、丹麦联军，在德国南部巴伐利亚邦的布伦宁村，战胜法国及巴伐利亚军队。率领英德两国联军的将领之一是丘吉尔的先人维翰·丘吉尔（马尔巴罗第一代公爵）。温斯顿·丘吉尔把这一天视为丘氏家族最荣耀的一天。

这天中午，丘吉尔一行按照事先约定的时间去克里姆林宫拜访莫洛托夫，以便更清楚而全面地阐明他们计划中各种军事行动的性质。英国首相指出，“假如我们因为放弃‘痛击’计划而受到指责，那么就不得不公开指出反对这种军事行动的理由，这样做，就将对共同事业产生很大的危害。”同时他也进一步说明了“火炬”计划的政治背景。莫洛托夫总是耐心地听着，没有表示什么激烈反对的意见。这次随丘吉尔前来同苏联外长会谈的，除哈里曼外，还有卡多根、布鲁克、韦维尔等人，他们已从德黑兰乘苏联飞机安然到达。他们在“解放者”式飞机里遭到一次非常危险的火灾。

丘吉尔在离开这位“文雅而严肃”的外交家的办公室之前，转身对他说，“我们不远千里而来，如果斯大林粗鲁地对待我们，那就要犯大错误了。”谈到这里莫洛托夫的态度才第一次松动了一些。他说，“斯大林是一个很明智的人。你可以确信，不论他怎样争论，他是能谅解一切的。我将把你的话转达给他。”

晚上 11 时，丘吉尔一行应邀来到克里姆林宫，同斯大林举行第二轮会谈。斯大林首先递给丘吉尔一份文件。这是苏联最高统帅 8 月 13 日签发的《备忘录》，其全文如下：

“由于今年 8 月 12 日在莫斯科交换意见的结果，我已确知，英国首相丘吉尔先生认为在 1942 年不可能在欧洲组织第二战场。众所周知，1942 年在欧洲组织第二战场是在莫洛托夫逗留伦敦期间早经决定的，去年 6 月 12 日所发表的经过双方同意的英苏公报并已宣布了这项决定。我们还了解到，组织第二战场的目的，是使东线的德军撤往西欧，并在西欧建立抵抗德国法西斯军队的重要基地，从而缓和 1942 年苏德战线上苏军面临的严重局面。不难了解，英国政府拒绝在 1942 年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将使苏联全国舆论——舆论正把希望寄托在开辟第二战场上——遭受极大的打击，使战场上的红军面临的形势复杂化，并妨碍苏军的指挥计划。且不谈由于 1942 年不开辟第二战场给红军所造成的困难，无疑会使英国和其他盟国的军事形势受到损害。我和我的同事们认为，1942 年存在着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最有利等件，因为几乎全部德军，并且是最精锐的德军已调往东战场，留在西欧的德军为数不多，战斗力也不强。至于 1943 年开辟第二战场的条件是否将如 1942 年那样有利，就难说了。

“因此，我们认为，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特别在 1942 年，是可能的，而且是有效的。我为此事曾力图说服英国首相先生，不幸未收成效，而美国总统的代表哈里曼先生在莫斯科会谈中则完全支持首相先生。”

当译员逐字逐句翻译这一文件的时候，丘吉尔表示要用书面答复。接着双方又争论了将近两个小时。斯大林责备对方违背关于“痛击”计划的诺言；又说他们没有把答应给苏联的军需品送去，只是在满足自己需要之后，才送去少许剩余物资。他的这些怨言显然也是说给美国人听的。斯大林虽然用词严厉，但毫无怒容，甚至也不激动。他反复说明自己的意见，说英美在瑟堡半岛登陆 6 个师或 8 个师的兵力应该是可能的，因为英美已掌握了制主权。他认为，如果英军像苏军那样对德军作战，就不会这样害怕德国人了。苏军，实际上还有英国空军，已证明击败德军是可能的。假如英国陆军与苏联同时作战，英国陆军也同样能获得胜利。

斯大林讲到这里，丘吉尔再也忍受不下去了，他激动他说：“我千里迢迢到这里来，为的是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我们曾竭力帮助俄国，而且将要继续帮助下去。我们曾经完全孤立无援地对德国和意大利作战了一年。现在三大国既已结成同盟，只要不发生分裂对立的情况，就一定能够取得胜利。”

为了缓和一下会谈的紧张气氛，在译员翻译之前，斯大林开了一句玩笑，他说他很爱听丘吉尔先生发言的声调。此后会谈便继续在那不紧张的气氛中进行。最后，丘吉尔问到高加索的形势：“苏方是否准备保卫高加索山脉，需用多少兵力？”谈到这里，斯大林叫人拿了一个立体模型，并以坦率的口吻，对苏联南方战场的情况作了详细的介绍。他说，现在正准备 25 个师的兵力坚守各个关口，再过两个月就大雪封山了。他坚信苏联红军是守得住的，而且最终一定能取得胜利。

次日，即 8 月 14 日上午，丘吉尔经过充分休息之后，在英国总参谋长布鲁克和常务副外交大臣卡多根协助之下，对斯大林的《备忘录》作了如下的答复：

“1942 年最好的第二战场以及从大西洋开展的唯一可能的大规模战役是‘火炬’作战计划。如果它能在 10 月间实行，将比任何其他计划对俄国更有帮助。它也为 1943 年的战役铺平道路，并且具有斯大林元帅在 8 月 12 日会谈中所提到的四大优点。英美政府对此已下定决心，并且正在以最大的速度进行一切准备工作。……而且，关于今年英美军队要在法国海岸登陆的各种传说已使敌人产生错觉，因此敌人已在英吉利海峡的法国海岸上驻扎大批空军和军队。……最巧妙的办法就是用‘痛击’计划来掩护‘火炬’计划，而在‘火炬’计划开始时宣布这是开辟第二战场。这是我们自己打算采取的行动。”

当天晚上，丘吉尔一行出席了克里姆林宫的正式宴会，约有 40 人参加，包括几位司令官、政治局委员和其他高级官员。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诚挚而亲切地招待客人。宴会进行得很长，从一开始就相互举杯祝酒，简短致词，气氛友好、热烈。

在宴会上，斯大林经由译员帕夫洛夫的翻译，很愉快地同丘吉尔进行着交谈，双方无拘无束，潇洒自然。再也不像会谈时那样严肃紧张了。斯大林说：“若干年前，萧伯纳先生和阿斯特夫人来访过。阿斯特夫人建议我邀请劳合·乔治先生访问莫斯科。我说，‘我们为什么要请他来？他是干涉我们的头子。’对这一句话，阿斯特夫人回答说，‘那是不确实的。是丘吉尔使他误入歧途的。’我说，‘不管怎么说，劳合·乔治是政府的领袖，属于左派。他应对这事负责。我们宁愿喜欢真敌人，而不喜欢假朋友。’阿斯特夫人说，‘哎，丘吉尔这下完蛋了。’我说，‘我不能肯定就是这样。假如大

难临头，英国人民或许还要求助于这匹老战马。’”

斯大林说到这里，丘吉尔插话说：“阿斯特夫人讲得很有意思。的确我是干涉你们的最为活跃的人物，我不希望你有不同的想法。”丘吉尔见斯大林露出友好的笑容，随即说，“阁下，你已经宽恕我了吗？”斯大林元帅说：“这一切都已过去了，过去的事应该属于上帝。”

英国首相决定在 8 月 16 日黎明离开莫斯科。在动身的前一天晚上 7 时，他特向斯大林辞行。双方又进行了有益而重要的谈话。丘吉尔特别关心地问道：“苏军能否守住高加索山脉的隘口，能否阻止德军进入里海，夺取巴库周围的油田和所有重要的目标，然后通过土耳其或波斯向南推进？”斯大林摊开地图，十分自信地说：“我们将要阻止他们前进。他们越不过高加索山脉。”他又说：“谣传土耳其军队将在土耳其斯但袭击我们。如果他们这样做，我也能对付得了他们。”丘吉尔说，不会有这种危险。土耳其人意在置身事外，决不会同英国发生争执的。

这次谈话进行了一个多小时，临近结束时首相起身告别。这时斯大林用一种从来没有使用过的更加诚挚、友好的声调说：“黎明时你才离开，为什么不到我家喝杯酒呢？”丘吉尔说：“我一直是喜欢采用这种方法的。”于是，主人引导客人穿过很多走廊和房间，一直走到仍在克里姆林宫范围之内的一条安静的道路，再走 200 码就到了他的住宅。

斯大林领着首相参观了自己所住的房间，这些房间不大不小，朴素而又大方，共有四间——餐室、办公室、卧室和一间漂亮的浴室。不一会儿，丘吉尔先见到一位很老的女管家，后来见到一位美丽的红发女孩，她很孝顺地同她父亲接吻，斯大林朝首相眨了一下眼睛，似乎在告诉他，“你看，我们布尔什维克也是有家庭生活的。”

随后，斯大林的女儿开始摆桌子，一会儿女管家端出几盆苹来。这时元帅打开各种瓶子，各式各样的罐头摆了一桌子。然后斯大林说，“我们为什么不把莫洛托夫请来呢？他正在为公报发愁，我们可在这里拟好它嘛。莫洛托夫有一个好本领，能喝酒。”

不一会儿莫洛托夫来了。宾主就座，连同两位译员，共有五人。宾主谈得十分融洽。丘吉尔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在餐桌上从 8 时半一直坐到第二天凌晨 2 时半，连同餐前的会见共 7 小时有余。这次宴会显然是即兴临时筹备起来的；但是，一道一道的菜肴接连地端上来。我们对于这许许多多美味的菜肴精挑细拣，慢慢品尝，这种吃法好像是俄国的习惯；我们又遍尝了各种美酒。莫洛托夫显出极为殷勤的样子，斯大林为了使宴会成功，也有意拿他开玩笑。”

时过午夜，卡多根副外交大臣还没有把公报的草稿拿来。这时丘吉尔向元帅问道：“请你告诉我，对你个人来说，这次战争的紧张情况是否像贯彻集体农庄政策一样？”

这个话题立刻使斯大林兴奋起来。他说：“不，不，集体农庄政策是一场可怕的斗争。”

丘吉尔说：“我认为你一定感到不好办，因为你要对付的不是几百万贵族或大地主，而是几百万小人物。”

斯大林举起双手说：“几千万啊，那是可怕的。一直进行了四年。假如我们要避免周期性的饥荒，要用拖拉机耕地，就绝对需要执行这项政策。我们必须使我们的农业机械化。假使我们把拖拉机给予个体农民，那么几十月

内这些机器就完全损坏了。只有附设工场的集体农庄才可能使用拖拉机。我们下厌其烦地向农民做解释工作。同农民争辩，是毫无用处的。你把所有要说的话对一个农民谈了之后，他说必须回家商量商量，商量的结果是他不要集体农庄，他宁愿不用拖拉机耕地。那时的情况是十分恶劣、十分困难的，但执行这一政策是十分必要的。”

“结果怎样呢？”丘吉尔进一步问道。

“很好。绝大部分农民参加进来了。集体化的结果不但使我们大量增加了粮食的供应，而且大大提高了谷物的质量。过去什么种类的谷物都种，现在全国各地除了苏维埃的标准种子以外，不许用别的种子种植。如果有人不这样办，就要受到严格对待。这样一来粮食供应就大量增加了。”

凌晨 1 时许，卡多根带着公报草稿来了，丘吉尔和莫洛托夫等人开始把它修改成定稿。这时斯大林暂时退席进入隔壁的房间，收阅来自前方各战区的报告，它们是从早晨 2 时起陆续送来的。大约经过 20 分钟，他才回来，这时双方对公报的文稿已取得一致的意见。最后在 2 时半，丘吉尔要告辞了，由于一天一夜连续 20 多个小时工作，他已感到十分疲困，而且头痛甚剧。他对莫洛托夫说，不要在黎明时来送行，因为他显然也疲乏了。外长以责备而又友谊的眼光望着对方，似乎在说，“你真的认为我不会去送你吗？”

苏英首脑会谈公报的发表，在世界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尤其希特勒，十分关注。公报原文如下：

“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约·维·斯大林同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先生在莫斯科举行会谈，美国总统代表哈里曼先生参加会谈。参加会谈的，苏联方面还有：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元帅；英国方面还有：英国驻苏大使克拉克·克尔爵士、帝国总参谋长布鲁克爵士以及英国军队的其他负责代表和外交部常务次官（副外文大臣）卡多根爵士。

“会谈就反对希特勒德国及其在欧洲的同伙的战争，作出了若干决定。对于这场正义的解放战争，两国政府决心全力以赴，直至希特勒主义和任何类似的暴政完全消灭为止。会谈是在热诚和十分真挚的气氛中进行的；这次会谈使我们有机会重申，苏、英、美三国完全依照三国间的同盟关系，己结成亲密的友谊，达成相互的谅解。”

丘吉尔于上午 5 时半起飞，他虽然感觉疲倦，但心情非常愉快。这次莫斯科之行使他受到很大的鼓舞，特别是斯大林元帅扭转战局的钢铁般的坚强意志，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此影响下，他打算努力实施“火炬”计划，他也确信，“大西洋两岸的人们正以超人的力量把这个计划推向前进”。正是：坚冰融化云雾开，“火炬”计划定下来；苏京之行受鼓舞，决战决胜放光彩。

欲知英美盟军在地中海和北非如何行动，且看下章分解。

第三十章　马耳他要塞

马岛要塞志气高，狂轰滥炸不弯腰；

主动出击歼敌寇，岛上健儿逞英豪。

马耳他岛与中东、北非在作战中的相互依赖关系，没有比 1942 年更显而易见的了。在这一年中，该岛英勇防守，变成了为维护盟国在埃及和中东的地位而进行长期斗争的基石。

马耳他岛位于地中海中央，是大西洋通往地中海东部和印度洋的交通要冲，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马耳他由五个岛屿组成，其中马耳他岛最大。这里海岸线曲折，长达 100 公里；港湾水深、隐蔽，是理想的海军基地。全岛面积 316 平方公里，人口 32.2 万人。公元前 1000 年，马耳他居民为古代胖尼基人。公元前 218 年为罗马人统治。公元 870 年后曾先后被阿拉伯人、诺尔曼人和欧洲骑士所占领。1798 年拿破仑军队曾入侵马耳他。1800 年被英国军队占领，1814 年正式沦为英国殖民地，一个半世纪以来一直建有英国的重要海军基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敌我双方争夺激烈，曾有“地中海钥匙”之称。

在中东、北非艰苦的地面战斗中，每一阶段的胜负往往取决于交战部队越海运输物资的速度。对盟国来说，这意味着绕航好望角的长达两三个月之久的航程，时时有遭受潜艇袭击的危险，而且要使用大量的高级船只。对敌人说来，不过是从意大利横跨地中海的两三天的航程，只需使用适当数量的小型船只。但是，马耳他岛的要塞正拦在通往的黎波里航线的途中。它像一只猛虎随时可以捕捉过往的船只。

在非洲争夺战中，丘吉尔曾利用马耳他要塞有力地打击敌人。英国的轰炸机、潜水艇和海面舰只就是从这个军事要塞出发，袭击德国和意大利向北非运送给养和兵员的船只的。

1941 年 8 日，准备运给隆美尔的给养和增援部队，大约有 35%葬于海底；10 月，这个数字达到 63%。11 月 9 日，齐亚诺日记中悲哀地写道：

“从 9 月 19 日以来，我们已放弃了向利比亚运送物资和人员的打算；每一次尝试都付出了很高的代价……今晚我们再作尝试。7 艘轮船出发了，护航的有 2 艘万吨巡洋舰和 10 艘驱逐舰……我们的船只全部——我说的是全部——被击沉了……英国人在葬送我们的船只之后，返回他们在马耳他的港口。”

事情就是这样明摆着的，德国人要征服埃及，确保非洲，关键在于马耳他岛。

1942 年，敌人对马耳他岛空袭，声势加剧，该岛形势岌岌可危。1 月间，当隆美尔的反攻得利时，希特勒又给凯塞林元帅增加了若干中队的飞机，供西西里基地使用。德国决定要使马耳他岛失去作用；如果可能的活，还要摧毁英国在地中海东部的舰队。这个决定立即收到了效果。1941 年底，英国损失了三艘战舰，一艘航空母舰，两艘巡洋舰以及几艘驱逐舰和潜水艇，余下的舰只被逐回埃及基地。几个星期之中，马耳他日夜遭到上百架德国飞机的狂轰烂炸。这就使轴心国的供应顺利运出，1 月间没有损失任何船只，使隆美尔得以重整旗鼓，大举进攻埃及。

2 月间，雷德尔海军元帅想要让希特勒相信在地中海取得决定性胜利的重要性。2 月 13 日，即德国战列巡洋舰成功地通过马耳他海峡的次日，他发

觉“元首”有采纳建议之意，他的游说终于获得了某些成功。希特勒批准了隆美尔进攻尼罗河的“阿伊达计划”，同时也批准了抓住时机用伞兵占领马耳他的“大力神计划”。德国插手北非和地中海，在开始时，只是作为一种纯防御性的措施，以便支持他们那个懦弱无能的同盟者免遭失败；而现在则改变观点。把它当作一种攻势手段去摧毁英国在中东的势力。

雷德尔详述了亚洲事态的演变以及日本势力侵入印度洋的情况。在谈话过程中，他说道：“苏伊士和巴士拉是支持英国在东方地位的两根西部的支柱。如果这些据点在轴心国协力一致的行动的压力下崩溃，则将为英帝国带来悲惨的后果。”希特勒被这番话打动了。直到现在，他对支援意大利人这种徒劳无功的事很少关心，现在他又同意雷德尔去推进他征服整个中东的庞大计划。雷德尔海军元帅坚持认为马耳他岛是中东的咽喉，极力主张马上准备运输船只，猛攻该岛。

他在报告中写道：“地中海的有利形势在目前是如此显著，恐怕将来不会再次出现。所有的报告证明，敌人正以巨大的努力把现有的增援部队源源运往埃及。……因此，尽早攻取马耳他岛是刻不容缓的事。此外，对苏伊士运河发动进攻，不得迟于 1942 年。”

作为一个略逊一筹的代替办法，雷德尔建议：“如果轴心国不占领马耳他岛，德国空军就必须以目前的规模继续对该岛进行空袭。单凭这种空袭就足以阻止敌人在该岛重建进攻与防守的力量。”

希特勒和他的军事顾问们不喜欢从海上运送部队袭击该岛的计划。直到最近，希特勒才下令最后取消进攻英国的“海狮计划”，而这一计划从 1940 年一直拖延到现在。一年以前，他所珍爱的空降部队在克里特岛被歼，这是一种令人灰心的因素。不过，这一次希特勒和他的军事顾问却一致同意攻占马耳他岛，并主张海、空军一齐出动，不迫使马耳他岛投降，至少也得使该岛的防御和种种活动陷于瘫痪状态。

在敌人海、空军猛烈的袭击下，英军损失很大。2 月间，由三艘船只组成的运输船队因敌人的空袭而受到损失。3 月间，挂着维安海军上将旗帜的“水上女神”号巡洋舰被敌人潜艇击沉。到 5 月，马耳他岛便有发生饥馑的危险。

为了确保这一要塞，丘吉尔命令海军不惜任何代价去送给养。3 月 20 日，四艘商船在亚历山大港启航，由四艘轻巡洋舰与一支小舰队组成的强大护航队护送。这时海军上将维安在“克利奥帕特拉”号上担任指挥。到 22 日早晨，敌人开始空袭，意大利的重型军舰也同时逼上前来。“尤里路斯”号当即发现北面有四艘军舰，于是英国海军上将立即掉转舰首迎击，而运输船队则在烟幕掩护下向西南方驶出。英国舰只在以寡敌众而同时又遭受德国轰炸机猛烈轰炸的情况下，进行了一场英勇而又出色的战斗。在暴风雨的气候中，把敌人最强大的一支战列舰队打得狼狈不堪，而这支战列舰队还有两艘重巡洋舰、一艘轻巡洋舰和十艘驱逐舰的支援。虽然“克利奥帕特拉”号和三艘驱逐舰均被击中，但却一直坚持激战到底。

3 月 25 日，丘吉尔首相对这场果敢而又出色的战斗予以嘉奖。他在电报中说：“海洋中最强大的现代化战列舰队之一，还有两艘重巡洋舰、一艘轻巡洋舰和一支舰队的支援，竟被英国的轻巡洋舰和驱逐舰在光天化日之下，用鱼雷和炮火重创而溃逃。这构成英国海军史上最光辉的篇章，值得不列颠民族向参与战役的各级官兵、特别是司令官致敬。”

这支运输舰队虽然闯过第一道难关，但驶近马耳他岛时又遭到来自西西里方面的敌机的猛烈袭击。“克兰坎贝尔”号和“布雷肯郡”号在距目的地只有 8 英里时相继被敌机炸沉。其余的两艘驶入港口，但正在卸货时又被炸沉。四艘船只所运的 2·6 万吨物资中，只有 5000 吨左右运上了岸。马耳他岛在以后的 3 个月中没有得到接济，在敌人连续狂轰滥炸的打击下，该岛的码头和港内的舰只遭受莫大的损失。海军舰只已无法利用该岛作为基地，而所有能够行驶的船只在 4 月底前均撤走了。

英国皇家空军继续留驻该岛，为其自身的生存和全岛的生存而从事战斗。在那紧张的日日夜夜里，他们可以投入战斗的飞机为数极少。守军竭尽全力坚持下去，以免自身的毁灭，并且努力确保那些利用马耳他岛作为中途基地的飞往埃及的飞机得以不断地起飞。基地指战员虽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但常此下去难以坚持。丘吉尔非常焦灼不安。为此，4 月 1 日他向罗斯福总统发出呼吁。他清楚地了解，马耳他岛是盟军在地中海全部希望的关键。丘吉尔在电报中写道：

“敌人对马耳他岛的空袭非常剧烈。现在驻在西西里岛的敌方战斗机和轰炸机，大约有德国的 400 架，意大利的 200 架。马耳他岛此时能够动用作战的飞机只有二三十架战斗机。我们不断以‘喷火’式战斗机增援马耳他岛，这些飞机是从距马耳他岛西面约 600 英里的‘鹰’号航空母舰上起飞的，一批就有 16 架。我们曾经多次顺利地用这种方法增援马耳他岛。但是，现在‘鹰’号航空母舰因转向器出了毛病，已停航一个多月了。埃及已经没有‘喷火’式飞机了。‘阿尔戈斯’号太小，也太慢，而且该舰还得力‘喷火’式飞机起飞的航空母舰准备战斗机来掩护和护送这批战斗机。我们还可以使用‘胜利’号，但是，不幸的是该舰的起重机大小，不能吊升‘喷火’式飞机，因此，将在整整一个月内不能向马耳他岛增援‘喷火’式飞机。

“敌人异乎寻常地集中力量来空袭马耳他岛，他们可能希望及早消灭我们在该岛的空防力量，以便增援利比亚或加强他们在俄国的攻势。这就意味着马耳他岛无论如何也无力干预装甲部队对隆美尔的增援，而我方及早对他发动攻势的希望也就破灭了。”

罗斯福看到首相求授的电报后，马上就命令出动“黄蜂”号航空母舰，前后将 126 架飞机安然运交马耳他岛驻军，从而使岛上的防空力量有所加强。与此同时，丘吉尔又开展了另一次大规模解救该岛的行动。

这一次是打算从东面和西面同时开进运输船队。6 月 11 日夜间，六艘运输船在拥有防空设备的巡洋舰“开罗”号和九艘驱逐舰的护送下，从西面驶入地中海。海军上将柯蒂率领战列舰“马来亚”号、航空母舰“鹰”号和“阿尔戈斯”号以及八艘驱逐舰前往支援。14 日，在撒丁岛附近海面，敌人开始了猛烈的空袭，一艘商船被炸沉，巡洋舰“利物浦”号受伤，不能行驶。在次日早晨，当运输船队驶近班泰雷利亚岛以南时，两艘意大利巡洋舰在许多驱逐舰和飞机的支援下，又向船队展开攻击。在这一战斗中，“贝多英”号驱逐舰被击沉，另一艘驱逐舰受重创，三艘商船被毁，结果只有两艘船只当晚到达马耳他岛。

东面的运输船队包括 11 艘船只，其运气更坏。维安海军上将再度担任指挥，这次比他在 3 月间赶走敌舰时有更强的巡洋舰和驱逐舰的掩护力量可供调遣。不过，他缺乏战列舰和航空母舰的支援，而且预计意大利舰队将使用主力来对付他。运输船队于 11 日开航，14 日驶抵克里特岛以南时，遭到猛

烈而持续的空袭和敌舰的截击。先后有一艘巡洋舰、三艘驱逐舰和两艘商船被击沉，英国皇家空军的损失也很大。由于敌人对航道进行了严密的封锁，所以运输船队及其护航队又被迫返回埃及。因此，尽管丘吉尔作出了最大的努力，在 17 艘供应船只中只有两艘驶抵马耳他岛，该岛仍继续处在危机之中。

德国的档案表明，在敌人的心目中，马耳他岛和非洲沙漠战斗之间的命运是密切相关的。只要马耳他岛的空军和小型舰队能够袭击敌人的交通线，便足以大大危害他们在沙漠的作战。他们主要的目的是使马耳他岛成为无能为力的孤岛，或者最好是把它攻占。为此目的，德国空军不断在西西里岛机场集结。另一方面，当隆美尔积极作战的时候，他需要驻在的黎波里的全部空军进行支援。但是，如果放松对马耳他岛的袭击，该要塞便可迅速恢复它的打击力量，而且立刻可以用其全部力量来给敌运输船队以重大的打击。敌人除了攻占马耳他岛之外，没有持久的解决办法。隆美尔迫切需要汽油与援军，尤其重要的是汽油。在 3 月和 4 月间，敌人将其主要力量转而投向马耳他岛，日夜继续不断地进行残酷的轰炸，遂使该岛守军筋疲力尽，奄奄一息。

4 月初，陆军元帅凯塞林在视察非洲前线后，会见墨索里尼和卡瓦勒罗将军。凯塞林认为，对马耳他岛的空袭已使该岛在未来相当时间内失去作为海军基地的作甲，并且其空中威胁作用已大为减弱。他报告说，隆美尔计划在 6 月间开始进攻，目的在于摧毁英国的兵力，并且夺取托卜鲁克。当马耳他岛实际上已不起作用，而额外的补给又可源源运到之后，他就可能达到这种目的。墨索里尼则决定加速攻占马耳他岛的全部准备工作。他请求德国支援，并建议在 5 月底开始攻击。于是一场海空军齐发的毁灭马耳他的立体战就开始了。

马耳他岛高呼求援。在许多据点上受到的压力已经超过了能够支持的程度。守军司令多比将军焦急万分。他在报告中说：“ 形势危急！如果不能给我们补充急需的供应品，特别是面粉和军火，那么，不堪设想的一步即将到来，来得还会很快。……这是生死存亡的问题。 ”几天后，他又补充道，他已将面包的消耗量缩减 1/4，现在的供应品只能支持到 6 月中旬。

丘吉尔准备让海军冒着严重的危险去援救马耳他岛，作为可供选择的办法之一，是派遣萨默维尔海军上将率领他所有的航空母舰与“ 沃斯派恃 ”号，经过运河驶入地中海，并护送一支运输船队驶往马耳他岛，希望在途中能与意大利舰队大战一场。另外，他请求罗斯福总统准许“ 黄蜂 ”号载运“ 喷火 ”式飞机，再一次驶往马耳他岛。丘吉尔在电报中写道：“ 若无此种支援，我恐马耳他岛将成为齑粉。同时，马耳他岛的防御正在有效地消耗敌人的空中力量。 ”罗斯福当即应允，并回电道：“ 我愉快地说，‘ 黄蜂 ’号可再次装运‘ 喷火 ’式飞机驶往马耳他岛。 ”于是在地中海的战史上，出现了一场少有的激烈的争夺战。

尽管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使出了“ 摧天之力 ”，但马耳他并没有被制服得不能动弹。由于没有能使马耳他失去作用，也没有能把它拿下来，德国即将付出昂贵的代价。6 月 16 日，英国的一个大护航舰队开到这个被围困的海岛。尽管损失了几艘军舰和运输船，这次行动使马耳他又恢复了基地的作用。美国航空母舰“ 黄蜂 ”号上的“ 喷火 ”式战斗机飞到了马耳他，不久以后就使德国轰炸机再也不能轰炸这个岛屿了。隆美尔尝到了苦头，他的供应船只被击沉了 3/4。

随着盟军在地中海优势的日益增长，马耳他要塞的地位日益巩固。丘吉尔抓紧这一有利时机运送兵员和武器。在此期间，向中东前线运送了 7 个装甲旅，1000 多辆坦克，其中几乎半数是来自美国的“格兰特”式和“谢尔曼”式坦克。在数量上与敌人相较占有二比一的优势。在西部沙漠已集结了空前强大而训练精良的炮兵，来支援即将发动的攻势。与此同时，飞机也由 550 架增加到 1200 架，军队的实力已较前大大增强。

为了切断隆美尔的“输血管”，断绝他与海上的联系，根据蒙哥马利将军的建议，经丘吉尔批准，以马耳他要塞为中心，向敌人发动了一次规模空前的空中和海上战役，主要目的是摧毁隆美尔的运输船只。这一行动卓有成效：8 月份，隆美尔的 30%的军需品被击沉于海底；9 月份，又被击沉 30%；10 月份，击沉数字上升到 40%。部队、坦克、大炮、军械、卡车、食品、医疗用品，尤其是汽油不断地被击沉在地中海海底。不久，负责为隆美尔供应军需的墨索里尼惊恐地说：“如果船只按照这个速度被击沉的活——每月 5.5 万吨至 8 万吨——不到 8 个月的时间，意大利就只剩下渔船充当运输队了。”

在这一有利形势的推动下，蒙哥马利正积极准备代号为“捷足”的阿拉曼战役。丘吉尔曾把这次战役看作是“命运的关键”。为了保证这一战役的彻底胜利，蒙哥马利对他司令部的全体将士进行了战前动员。他告诉他们，倒霉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一个新的时期开始了。“任何进一步的退却或撤退都是完全谈不到的。忘掉它吧！我们要在这里坚持战斗，不会有后退的问题。”他命令把一切安排撤退的计划统统烧毁。他对保卫尼罗河三角洲、消灭隆美尔和打败墨索里尼充满信心。

丘吉尔更是望眼欲穿地等待着向敌人发动这一攻势。10 月 20 日，他在给新任中东总司令亚历山大将军的电报说：“无论是北非还是维希法国的事态发展，均对我有利。‘火炬’作战计划的准备工作正在顺利地如期进行中。但我们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你和蒙哥马利即将进行的战役上。这场战役很可能对未来有重大影响。请代我向蒙哥马利和科宁厄姆致热烈的问候。当你开始进攻的时候，请用‘齐普’一字通知我。”

10 月 23 日，丘吉尔所等待的那个字——‘齐普’终于来了。就在这天夜里 21 点 40 分整，蒙哥马利麾下的 10 万大军就要向敌人正式发动攻击了。当晚，皓月当空，1000 多门大炮对准敌人的炮兵阵地齐声怒吼，划破了埃及西部沙漠的寂静，映红了海滨的天空。隆美尔的代理指挥官施图姆将军同所有的情报官们都大为震惊。北段从未有任何迹象表明英国已在这里集结和隐蔽了如此强大的密集炮兵群。在北段开火十几分钟后，德军第二十装甲师司令报告，英军在南段也发动了攻击，似乎是一场主攻。同时又出现了另外一种威胁。靠近德军前线的地中海海岸巡逻部队打电话报告说，英国军舰在强大的轰炸机群的支援下，正轰击达西附近的第九十轻步兵师的地段。其实这是一次佯攻。英国人使用了他们的一种新式特殊武器，即“声音和味觉的欺骗”。

这样一来，把施图姆弄糊涂了，直到天亮以前他的司令部仍然弄不清英军的真实意图。炮兵摧毁了德军的通讯网。为了摸清情况，施图姆将军亲自乘半履带式装甲车，奔赴第九十轻步兵师司令部。但是，他永远也没能到达那里。在北段第二十一高地，他遭到英军反坦克炮和机枪的伏击，从车上摔了下来，心脏病发作而死去。非洲军团临时由冯·托马将军担任总指挥。中午蒙哥马利几乎与德军最高统帅部同时得到一份“超级机密”，告称施图姆

已死，并命令第十二军和第三十军向敌人阵地发动猛烈攻击。

这时，正在奥地利的阿尔卑斯山上养病的隆美尔，接到了陆军元帅凯特尔从“元首”司令部打来的电话，说英军已在阿拉曼发起大规模进攻，施图姆将军失踪，据说已死。他问隆美尔，身体状况怎样？能不能立即返回统帅部？一架“海因凯尔III”飞机将在两点以后在维也纳新城等他。隆美尔回答说，他愿准时离开。凯特尔请他等候电话通知。到午夜，电话铃又响了，这次是希恃勒打来的电话，要求他立即返回前线，并说他是出于无奈才这样做的。

隆美尔返回前线，心急如火，到处是被动挨打的局面，整个战区每辆车只能再发三次汽油，军需严重缺乏，士气不振，形势危急。11 月 2 日，蒙哥马利的步兵和装甲部队突破了战线的南部，开始压倒守卫这一战线的意大利师团，德国的非洲兵团也接连失利，步步退却。看来，隆美尔的命运已成定局：他面对着数量更多、装备更好的英联邦部队；他的军需运输大动脉几乎全被切断；得不到准确的情报；日夜遭到炮轰和空袭；他所采取的每一个重大行动都被“超级机密”破获。隆美尔成了一个没有希望的统帅。这天晚上，他向设在 2000 英里以外的东普鲁土的希特勒大本营发去一封无线电报，报告说他再也守不住了，打算乘目前为时尚不算晚，向西撤退到 40 英里之外的富卡阵地。

第二天，当他己开始这样行动时，希特勒发来了一份严厉的电报，要求他必须坚守阵地，不许后退一步。电报说：“我与德国人民怀着对你的领导能力和在你领导之下的德、意部队的英勇精神的忠实信心，注视着在埃及进行的英勇防御战。在你现在所处的形势下，只有坚守阵地，绝不后退一步，把每一条步枪、每一个士兵投入战斗，舍此别无考虑……你可向你的部下指明，不是胜利就是死亡，别无其他道路。”

事情就是这样明摆着的：如果接受“元首”的命令，德意军队将立即遇到歼灭。拜尔莱因将军说，隆美尔接到这项命令时，头一遭在非洲感到不知怎么办才好。经过一番内心斗争，他决定服从最高统帅的命令。但这一决定却遭到了他的副手冯·托马将军的强烈反对。托马说：“希特勒的命令是愚蠢的，荒谬的，我再也不能执行这种命令了。”说完之后，他穿起一身干净的制服，挂上勋章和军阶领章，站在他那辆正燃烧着的坦克旁边，直到一队英国军队前来接受他的投降。当天晚上，蒙哥马利在他的司令部餐厅里与托马共进晚餐。

隆美尔一面勉强地下了一道停止退却的命令，一面派专人乘飞机回国向希特勒说明：除非同意他立即撤退，否则全军将要覆灭。但是事态的发展，已使得这次旅行成为多余的了。11 月 4 日晚，隆美尔冒着因违抗命令而被送上军事法庭的危险，决定保全他的残兵败卒，撤退到富卡。但是能撤出来的也只是装甲部队和摩托化部队的残部。步兵只得抛在后头听任他们投降，事实上多半已经投降了。

11 月 5 日，希特勒来电“同意将部队撤到富卡阵地”；但是，富卡阵地早已被蒙哥马利的坦克越过了。隆美尔率领他的非洲军残部在 15 天中一气溃退了 700 英里，一直撤到班加西以西，但是到了那里还是没有驻足喘息的机会。残部中有意大利部队 2.5 万人，德国部队 1 万人，60 辆坦克。阿拉曼战役使隆美尔损失了近 6 万人，其中德军 3.4 万人。

这是德、意法西斯在非洲末日的开始，也是他们的敌人迄今为止在这个

地区赢得的最有决定性的一次战役。虽然，后面还有一场比这更具有决定性的战役即将在苏联南部冰雪覆盖的草原上开始，1942 年 11 月 19 日，苏联红军将以 100 万兵力、1.35 万门大炮、900 辆坦克和 1400 架飞机的强大战斗力，向德军展开猛烈反攻。但是，在它爆发以前，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还将从北非听到更坏的消息，这个消息决定了轴心力量在世界这一地区的命运。

马耳他要塞为夺取阿拉曼战役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今，它像个巨人屹在地中海上。为了即将进行的“火炬”战役，英美正在争分夺秒地准备着。正是：确保“火炬”，齐心出力；为赢胜利，决战到底。欲知如何点燃“火炬”，且看下章分解。

第三十一章　点燃“火炬”

旌旗十万战北非，英美并肩点“火炬”；

南北战场相呼应，非洲光复敌人泣。

话说丘吉尔从莫斯科回国后，就着手实施“火炬”战役的计划。他建议罗斯福任命艾森豪威尔将军担任这一战役的总指挥，亚历山大将军担任副总指挥。双方商定这一计划提前执行。英美联军将于 1942 年 11 月 8 日在法属北非登陆，然后再由西向东对德、意发动进攻，以彻底歼灭北非的德、意军队，控制地中海，巩固中东，为尔后在意大利和巴尔干半岛的军事行动创造有利条件。

“法属北非”，包括法属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摩洛哥位于非洲西北端，东面和东南面与阿尔及利亚为邻，南面与西属撒哈拉接壤，西临大西洋，北隔直布罗陀海峡与西班牙相望，是扼地中海入大西洋的门户，面积约 45 万平方公里，1912 年沦为法国的“保护国”北部狭长地区和南部的一个地区划为西班牙的“保护地”。阿尔及利亚位于非洲西北端，北临地中海，隔海与西班牙、法国相望，东部与突尼斯、利比亚接壤，南部与尼日尔、马里、毛里塔尼亚文界，西部与西属撒哈拉、摩洛哥相邻，面积约 238 万平方公里，1930 年起沦为法国属地。突尼斯位于非洲北端，北面和东面临地中海，隔突尼斯海峡与意大利相望，东南与利比亚接壤，西与阿尔及利亚相邻，面积约 16 万平方公里，1881 年为法国的“保护国”。

法国投降后，维希政府在“法属北非”约有军队 20 万人，飞机 500 架。在法国的士伦和“法属北非”各港口尚有 4 艘战列舰，12 艘巡洋舰，约 40 艘驱逐舰，20 余艘潜艇和其他舰艇，这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北非法国军政官员受维希政府管辖。他们以叛徒哲学为自己辩护，颠倒是非，认为 1940 年他们向希特勒投降是遵照合法的贝当政府之命行事的，因而也是合法的。相反，在他们心目中，反对法西斯侵略和维护法兰西民族独立的戴高乐将军以及法国共产党领导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抵抗运动倒反而是非法的，因而把他们视为仇敌。同时，由于英国支持戴高乐将军领导的自由法国运动，并且曾同维希的武装力量发生过几次冲突，所以北非法国当局的反英情绪也很强烈。鉴于这些情况，盟军的这次登陆作战是打着美国旗号，形式上表现为纯粹是美国的军事行动。对流亡伦敦的戴高乐将军也是严守机密，因为美国总统罗斯福对他抱有成见，怕他参与其事会引起北非法国当局的反感，同时也怕他泄密。

11 月 5 日，罗斯福总统给丘吉尔的电报说：“任何使戴高于参与‘火炬’计划之举，均将对我们努力争取在非洲的大部分法军归附我方远怔军这一大有希望的工作产生不良影响，我对此深感忧虑。因此，我认为你在登陆成功以前，还是不把有关‘火炬’计划的任何情况告知戴高乐为宜。登陆成功后，你可告诉他说，经我同意，美国远征军的美国司令官坚持对此事严守秘密，这是一种必要的安全措施。”

维希政府及其在“法属北非”的军政首脑，与美国国务卿赫尔有联系。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不愿站在德国人一边打仗。魏刚、吉罗、朱安等法军将领，也与美国驻阿尔及尔的总领事墨菲关系密切。魏刚曾向墨菲表示：“假如你仅仅带 1 个师来，我将向你开枪；假如你带 20 个师来，我就要拥抱你了！”其态度由此可见。但是，这些人都敌视英国，因为英国在法国投降后竭力支

持贝当的政敌——流亡在伦敦的戴高乐将军，并曾袭击维希政府的舰队。为了争取法军将领的同情，美国驻阿尔及尔的总领事罗伯特·墨菲等人，对法国将领如阿尔及尔的马斯特和朱安将军、卡萨布兰卡的贝图亚尔将军等做了一些颇有成效的工作。他们的友好行动为盟军的登陆创造了一些条件。

早在 1942 年 7 月下旬,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在伦敦讨论作战方案时，英国人就主张在地中海内的北非海岸登陆，以尽快向突尼斯东进，接应向西进攻的英军第八集团军。美国人则希望把登陆地点选择在靠大西洋沿岸的卡萨布兰卡，以免德国人利用从西班牙可能获得的帮助，而将美英联军封闭在地中海内。经过长时间的争论，并在罗斯福和丘吉尔的干预下，于 9 月 20 日达成了一个折衷方案，确定在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达尔贝达）和阿尔及利亚的奥兰（瓦赫兰）、阿尔及尔三处同时登陆。在卡萨布兰卡登陆的全部是美国部队；进攻奥兰的将由英国海军运送，并有一支美英联合空军部队负责支援的美国登陆部队；对阿尔及尔作战的大部分是英国部队，由英国的海、空军进行支援。关于登陆日期，双方的意见也不一致。直到 9 月 22 日，在丘吉尔主持并有艾森豪威尔参加的联合参谋长会议上，才作出最后的决定，登陆日期定为 11 月 8 日。

参加“火炬”作战的英、美军队共有 13 个师，665 艘军舰和运输舰，其中包括 3 艘战列舰，7 艘航空母舰，17 艘巡洋舰，64 艘其他作战舰艇，分别编成“西部”、“中部”和“东部”三个特混舰队。首批登陆的兵力为 7 个师，其中有美国的 4 个步兵师和两个装甲师、英国的 1 个步兵师，共约 11 万人。此外，还有几个空降营将参加这次行动，其任务是占领敌防御纵深内的机场和要地。这次登陆的空中保障，将使用 1700 架飞机，其中绝大部分都驻守在直布罗陀。

英美两国除在军事上作好充分准备外，还积极展开政治攻势，争取法军的归顺，企图“兵不血刃”地占领“法属北非”。因此，物色一位有威望的法国人显然是很有必要的。而在英国人和美国人的心目中，再也没有谁比吉罗将军更合适的了。这位斗志坚强的高级将领在德国惊险而大胆的越狱事迹已经传力美谈。丘吉尔在 1937 年参观马奇诺防线时曾在梅斯见过吉罗一面，当时他负责指挥马奇诺防线的主要部分。吉罗曾将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越狱后在德军后方的惊险事迹告诉过丘吉尔。由于丘吉尔也越过狱，这就使他们两人有了共同的经历。如今，在他当上了集团军司令官以后，他又重演他青年时代的英勇事迹，这事迹甚至更为轰动。

奇怪的是，早在 4 月间，当罗斯福的“秘密的战争婴儿”——“火炬”作战计划尚未诞生时，丘吉尔就给总统发去下列电报：“我对吉罗将军越狱到达维希一事极感兴趣。此人在实现你所寄予厚望的事情上可能起决定性的作用。请将你所知道的情况见告。”

如今，在 6 个月之后，所有的这一切都变得极为重要了。美国人已和吉罗将军举行了秘密会谈，并拟定了计划，在决定性的时刻把他从里维埃拉送到直布罗陀。他们对“要人”寄予很大的希望，“要人”是吉罗的代号。丘吉尔在 11 月 3 日致电罗斯福说：“‘要人’来电说，他已决定立即前来，并要求派一架飞机将他送往直布罗陀。为安全计，艾森豪威尔已复电劝他乘坐一艘在美国艇长指挥下的英国潜艇，该艇已在海岸附近等待。”在海上饱尝虚惊后，吉罗和他的两个儿子被安全地送到直布罗陀盟军司令部。

在此期间，英美的庞大舰队已驶近目的地。他们决计不惜任何代价保证

舰队的通行。由英国港口开出的护航队大部分都必须驶过比斯开湾，穿过所有德国潜艇横行之处。因此需要有强大的护航舰队。他们还必须做到，不仅使从 10 月初起就开始集结在克莱德湾和其他英国西方港口的大批船只不被敌人发现，而且要使护航队的实际出航时间也瞒过敌人的耳目。盟军做得非常成功。德国人根据自己的情报，误以为盟军的目标又是达喀尔。到 10 月底，已有约 40 艘德国和意大利的潜艇布防在亚速尔群岛以南和以东的地方。它们使一支由塞拉利昂驶回英国本土的庞大的运输船队蒙受重创，共有 13 艘船只被击沉。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损失是算下了什么的。第一批“火炬”运输船队于 10 月 22 日驶离克莱德湾。到 26 日，所有快速的运兵船只均已出航，美国部队也由美国直接乘船驶向卡萨布兰卡。这支由 650 多艘舰只组成的远征军现在全部出动了。它们悄悄地渡过比斯开湾或大西洋，无论是德国的潜艇或空军都没有发现它们。

11 月 5 日，艾森豪威尔冒险飞抵直布罗陀。丘吉尔把这一要塞置于他的指挥之下，作为这次英美首次大规模作战统帅的临时司令部的所在地。

直布罗陀在战时的高潮时刻已经到来了。当然，自 1939 年 9 月以来，这里就采取了防御措施，以防受到围困。面对西班牙边界，如今这里已建立一个强大的防御体系，在它上边就是直布罗陀岩壁，岩壁上已爆破出许多坑道，以便安放控制地峡的大炮。另外还采取了必要的措施，以防备来自空中、海上和主降部队的进攻。这里最需要的是水，到 1940 年，在坚固的岩石中已筑成了几座蒸馏水工厂，从而提供了足够的供应和储备。

直布罗陀对战争的最伟大的贡献，在于它的新飞机场的发展和使用。它最初仅是由跑马场改成的一个小型降落场，从 1942 年起，不断扩建，最后成为一条一英里多长的宽阔跑道。它的西端一直伸到直布罗陀海湾，是用开凿坑道时开出的碎石筑成的。“火炬”计划所使用的大批飞机就集中在这里。整个地峡挤满了飞机，共有 14 个战斗机中队集中在那里待命出击。这一切活动不得不在德国的监视下公然进行，他们因而错误地认为，这些飞机是支援马耳他岛的。艾森豪威尔将军说得好，“倘若没有英属直布罗陀，就不可能进攻西北非。”

经过 1 个多月的紧张准备，战斗就要打响了。艾森豪威尔将军在他的回忆录中生动地叙述了他在 11 月 7 日到 8 日那一晚上和以后的那几天中的焦急不安的情形。这场战役所下的赌注之大，天气之变幻无常，法国人态度之极端复杂以及来自西班牙的危险……所有这一切，对这位司令官说来，无疑是一场严峻的考验。

正在这时，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达尔朗海军上将巡视北非回国后，他的儿子突然得了小儿麻痹症，在阿尔及尔住了医院，由于病情危急，促使这位海军统帅于 11 月 5 日飞回北非。因此，正当英美即将大举进攻之际，他恰巧在阿尔及尔。这是一个奇怪而麻烦的巧合。罗伯特·墨菲希望他能在盟军登陆前离开。可是达尔朗由于关怀他儿子的病，在阿尔及尔多逗留了一天，住在一位法国官员费纳尔海军上将的别墅里。

近几个星期以来，盟军在阿尔及尔的主要希望寄托在法国军事长官朱安将军身上。他与墨菲的关系一向很密切，但是并没有告诉他具体的登陆日期。

11 月 7 日午夜稍过，墨菲访问了朱安，告诉他登陆的时刻已经来临了。一支强大的英美联军，在占绝大优势的海空军的支持下，即将开到北非，几小时之内即可登陆。朱安将军闻讯不禁大吃一惊。他原以为他可以控制阿尔

及尔的全局。但是，他知道，由于达尔朗在此，他的职权是起不了任何作用的。他手下只有几百名热情奔放的法国青年。他知道得很清楚，军政府的一切领导大权都已转移到这位身为维希政府副元首的海军上将手中。只要达尔朗在此，一切手握实权的效忠于维希的法国人，决不会再听从他的命令。

经过商议，墨菲与朱安决定打电话给达尔朗，请他马上到他们这里来。在清晨还不到两点钟的时候，朱安将军打电话唤醒了达尔朗，声称有要事需要面商，当达尔朗听到了英美联军即将登陆的消息后，他暴跳如雷，气得满脸胀红。他说：“我早就知道英国人是愚蠢的，但是我一直认为美国人要比英国人聪明一点。现在我开始认为你们美国人所犯的错误之多也不下于英国人。”

达尔朗对英国人的反感是人所皆知的。长期以来，他一直投靠轴心国。1941 年 5 月，他不但同意把达喀尔供德国人使用，而且同意德国人假道突尼斯向隆美尔的军队运送给养。魏刚将军当时制止了这一叛逆行为，因为魏刚将军当时是北非的负责人，他说服贝当拒绝了德方要求。希特勒由于当时正在全神贯注于即将进行的对苏战役，所以尽管他的海军参谋人员对此提出反对，他在这个问题上却没有强求。同年 11 月，德国人认为魏刚不可靠而将他免职。现在事过境迁，苏联红军节节胜利，其他反法西斯战场也有新的起色，希特勒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达尔朗的态度虽稍有改变，但他依然是彻头彻尾地效忠于卖国投敌的贝当元帅。因此，尽管墨菲和朱安百般劝说，在大兵压境的情况下，他也只答应发电报请求贝当允许他自由行事。一连串无情的事件，使他陷于极端困难的处境。

在此期间，原定的计划在逐步执行中。成群持枪的反维希的法国青年包围了这座别墅，他们决心要弄清楚屋子里的人态度如何。拂晓前，警察当局照例派了 50 名机动警察来到别墅，驱散了这一小群“违法”的人，并逮捕了朱安、墨菲等人。达尔朗于上午 7 点 40 分给贝当发去这样一封电报：

“上午 7 时 30 分的情况如下 褡乘英国舰只的美军已于阿尔及尔及其邻近地区实行登陆。守军在几处地点，特别是在港口及海军司令部两地，击退了进攻。在其他地点，由于是突然袭击，登陆获得成功。局势在日益恶化，守军不久即无法支持。各方面报告表明，大规模登陆正在酝酿中。”

1942 年 11 月 8 日，美、英联军的三个特混舰队分别在阿尔及尔、奥兰、卡萨布兰卡地区登陆。

“东部”特混舰队，在英国海军少将布罗斯的指挥下，于 8 日凌晨 1 时开始在阿尔及尔及其东、西两面登陆。在西面，英军第十一旅顺利地占领了滩头；在东面，载运美军的船只被意外的浪潮冲离海岸数公里，在黑暗中造成了一些混乱和耽搁。但在天亮后，也就很快地控制了局势。上午 11 时 30 分，达尔朗又给他的上级去了一封电报说，“阿尔及尔可能于今晚失守。”下午 5 时，他又发出一封电报说，“我军虽尽力阻挡，美军业已进入市区，我己命当地驻军司令朱安将军就阿尔及尔城投降一事进行谈判。”下午 7 时，阿尔及尔投降了。由这时起，达尔朗海军上将就落到美国人手里，朱安将军在盟军的领导下重掌大权。

“中部”特混舰队，在美军弗里登少将的指挥下，也于 8 日 1 时许在奥兰登陆。法军在这里的抵抗比在阿尔及尔较为猛烈。登陆部队虽在开始时较顺利地占领了呵尔泽湾和安达鲁斯，但在向奥兰实施向心突击的过程中被阻于半路。两艘载运美军的英国军舰，在强行驶入奥兰港时被击毁，乘员和部

队死伤过半。直到 9 日，美军的进攻仍无进展。此时，法军的指挥官已获悉双方在阿尔及尔进行谈判，抵抗意志大为削弱，美军装甲部队乃于 10 日乘隙从南部突入奥兰，逼近法军司令部。中午，法军宣布投降。

“南部”特混舰队，由美军巴顿少将指挥，在 11 月 8 日拂晓前抵达摩洛哥海岸。由于夜间行驶，而且航程较远，所以登陆时间比原计划晚三个小时。美军分别在卡萨布兰卡附近的费达拉、利奥特港和萨菲登陆，一开始就牢固地占领了立足点。有些地点，登陆部队并未遇到抵抗。但随后战斗一度相当紧张，特别是在利奥特港附近。

11 月 9 日，美军一面巩固自己的登陆场，一面向内地推进，但因弹药、油料还堆积在滩头，来不及送给战斗部队，所以前进的速度极为缓慢，而法军的抵抗开始加强。幸好达尔朗已下达停止战斗的命令，摩洛哥总督诺盖闻讯后便于 11 月 11 日宣布投降。美军遂占领了卡萨布兰卡。

对于英美军队在北非登陆的成功，苏联最高统帅斯大林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苏联方面认为这次军事行动是有重大意义的卓越事实，它表明盟国武装力量的实力正在增长，并展示了意德同盟不久将崩溃的前景。非洲的军事行动再一次驳斥了那些断言英美领导者没有能力组织重大的军事行动的怀疑论者。毫无疑问，只有第一流的组织家才能完成这样重大的战役。”

在盟军占领了阿尔及尔之后，吉罗将军来到这里，发表了一篇广播演说，号召北非法军停止抵抗，但毫无作用。在北非的法国一部分上层人士中，贝当仍然是个偶像，而达尔朗又被视为贝当的直接代表，北非的军官都是按他的指示办事。据艾森豪威尔将军回忆：“克拉克将军拍回电报说，没有达尔朗参加，就不可能达成和解，而他的这种观点也得到当时在阿尔及尔的吉罗将军的支持。”同时，在艾森豪威尔离开英国之前，丘吉尔曾诚恳地对他说：“如果我能见到达尔朗的话，尽管我极恨他，但我如能匍匐在地上、“爬行一英里路而使他把舰队带到盟军这边来，那我也欣然照办。”此外，从军事方面讲，盟军也力求避免“耗费大量鲜血，造成无数痛苦”。因此便同达尔朗达成停战协定。11 月 10 日，达尔朗发出停火命令。12 日，阿尔及尔以西的战斗全部停止了。

11 月中旬，盟军又继续东进，占领了突尼斯境内的一些地方。

11 月 13 日，盟军同以达尔朗为首的法国陆海空军达成了最后协议，北非的法国军政官员与和平居民同盟军合作，盟军承认达尔朗管理法属北非的行政事务，吉罗将军指挥北非的所有法国军队。接着艾森豪威尔又同法属西非的行政长官皮埃尔·布瓦松达成协议，把西非也争取过来了。

当达尔朗协定的实情公诸于世后，在英国国内，在自由法国内部，引起了普遍的不满。丘吉尔也感到他周围的舆论日益激昂。许多人认为，这是一桩卑鄙龌龊的勾当，而其对象“乃是一位与我们不共戴天之仇敌”，因此在他们心目中，在北非登陆的胜利，还有阿拉曼战役的胜利，已因此黯然失色。在美国的反应虽然不像在英国那样强烈，但也有不少人感到十分激动。为此，11 月 17 日，丘吉尔致电罗斯福说：

“我应该让你知道，与达尔朗所签的协定引起了强烈的愤怒。我越考虑这个问题，就越相信它只能是一种仅仅由于战事急迫而不得已才采取的权宜之计。人们会以为我们愿意和当地的吉斯林之流妥协，这种看法不仅在法国而且会在全欧洲给我们的共同事业带来不良的政治影响，我们对此决不能忽视。达尔朗声名狼藉。正是他，提拔他的下属来指挥法国海军，从而使法国

的海军对我们怀有恶意。正是他，派法国海军到卡萨布兰卡附近的海面与你的舰队作战，才使这些法国海员送了命。此事恍如昨日，如今为了权位，达尔朗又倒向我们这边了。和达尔朗签订一个永久性的协定，或在法属北非成立一个达尔朗政府，将是无法为千百万普通百姓所理解的，而他们的一片至诚之心就是我们的力量。”

根据丘吉尔电报中反映的情况，罗斯福总统于 11 月 18 日，也就是在收到英国首相电报后的第二天，发表了一项公开声明。罗斯福代表盟国强调指出，“未来的法国政府决不能由法国本土或海外的任何个人来成立，它只能在法国人民被同盟国的胜利所解放后，由法国人民自己来成立。目前在北非和西非所作的安排，仅是由于战事紧迫而不得已采取的一种权宜之计。”

罗斯福的声明在很大程度上解除了人们的优虑，同时也使丘吉尔感到宽慰。11 月 20 日，总统还写信告诉首相说：“昨天我私下对报界讲了一个流传在巴尔干的古老的希腊教会格言，因为它似乎适用于我们目前的达尔朗——戴高乐问题，这句格言是：“我的孩子们，在大难临头之际，你们可与魔鬼同行，直到你们下桥为止。”

罗斯福所提到的“权宜之计”和“与魔鬼同行”，使达尔朗忐忑不安，他开始感到自己已处于日益孤立的境地。他在给克拉克将军的信中写道：“由各处获得的消息，都证实了这样一种看法，即我仅是一个被美国人挤于后将要扔掉的柠檬。”他还表白说，他并不计较个人地位，也并非出于骄傲、野心或有什么打算，而是因为他在他的国家忝居要职而有责任这样做。

达尔朗虽然口口声声忠于他的祖国，要真诚地与盟国合作，但他却继续为非作歹，我行我素，不听忠告。达尔朗继续任用维希官员，甚至那些同纳粹密切合作而声名狼藉的人。另一方面他把阿尔及尔的戴高乐分子关入狱中，封闭了他们的《战斗报》，这就更加激起法国人民对他的仇恨。自由法国、地下抵抗运动以及英美报刊群起而攻之，强烈谴责达尔朗。1942 年 12 月 23 日，达尔朗被年轻的戴高乐分子邦内·德·拉·沙佩勒刺杀身死。此后，吉罗便掌管北非的军政事务。

却说英美军队在北非登陆完全出乎希特勒的意料之外，直到盟军登陆的第一天，希特勒还一心想与维希政府建立全面合作，共同抗击英、美联军。但到了第二天，他突然改变了主意，决定全面占领法国，登陆科西嘉岛，并在突尼斯建立一个桥头堡。11 月 10 日下午，他发出了占领法国南部的命令。

11 日早晨，德国的机械化部队和意大利的 6 个师很快就占领了法国的“自由区”，维希政府就此垮台。与此同时，德、意军队迅速占领了科西嘉岛和突尼斯，并在突尼斯集结了五个师的兵力，组成坦克第五集团军，由阿尔尼姆将军指挥，企图制止美、英军的前进。为了夺取法国军舰，德军于 11 月 27 日进攻法国南部的港口土伦。法国水兵依靠自己的勇敢和机智，凿沉了军舰。在港口沉没的 73 艘军舰中，包括 1 艘战列舰、两艘战列巡洋舰、7 艘巡洋舰，29 艘驱逐舰和鱼雷艇，以及 16 艘潜艇。法国的舰队没有落到轴心国的手里。但是，盟国也没有得到这批有价值的军舰。

在北非登陆的战役中，双方损失都很小。从 11 月 8 日到 13 日，英美联军共损失 2225 人，法军和居民损失约 490 入。盟军登陆后，在当地居民的支援下，于 11 月底占领了整个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并进入突尼斯境内，直逼比塞大和突尼斯城下。

1942 年初至 1943 年 2 月中旬，美英军进行进攻的准备。并确定由北非

战区副总司令亚历山大将军担任这一战役的前线总指挥，德军得知这一消息后，以集结在突尼斯南部的两个坦克师于 2 月 14 日抢先发起进攻，乘机向北推进 150 公里。英美联军总部急忙抽调大批陆军和航空兵投入战斗，击退了德军在突尼斯的最后一次反扑，并于 2 月 25 日恢复了原态势。

英美大军在完成作战准备后，于 1943 年 3 月下半月发起进攻。这时，亚历山大指挥的第十八集团军群，至少有 20 个师又 4 个独立旅，人员和装备齐全。而德、意联军只有 14 个师又两个旅，人员和装备的缺额很大，每师平均人数不超过 5000 人，且又处于亚历山大和蒙哥马利两支大军之间，态势十分不利。隆美尔认为，轴心国的军队若再留在非洲，就等于“明显的自杀”。3 月 9 日，隆美尔请他的属下阿尔林将军代理指挥军队后，便返回欧洲养病，并向其上司要求迅速从北非撤军。结果隆美尔成了希特勒眼中的“悲观主义者”，从而失去了对非洲军团的指挥权。

1943 年 3 月 20 日，英美联军以蒙哥马利的第八集团军为主力向敌人的主要阵地——马雷特防线展开进攻。这条防线是法国人在战前防备意大利入侵突尼斯而修筑的一条长达 20 英里而且组织严密的防御系统。现在意大利人竟在此防守，以对付英国人！在它临海的尽端，陡峭的瓦迪济佐是主要防线，正面一道防坦克战壕和铁丝网，从前线直到马特马培的山丘为止。没有可能进行迂回行动，除非取道通往特巴戈山和梅拉布山之间那条峡道的一条弯路。如今，敌人已在这个隘口修筑了工事，并由德国装甲师和意大利步兵占领着。

但是，鉴于马雷特阵地前线的实力，即由包括两个德国师的六个师防守，并有第十五装甲师作为后备，蒙哥马利便决定在他的计划里包括一支侧击纵队，以便突破这个隘口，并在敌军后方站住脚跟。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就在 3 月 20 日午夜以前，由第三十军在马雷特防线的沿海地区发动了主要进攻。第五十师跨过了瓦迪济佐，并且取得了立足之地。但这里的隘口要塞的确比预期的还要困难。尽管工兵做了不懈的努力，无论坦克或防坦克炮都不能越过。次日全天，这个师守住了阵地，但在 22 日，德国第十五装甲师的猛烈反攻迫使他们撤退了。当晚他们撤到了瓦迫济佐的对面。

4 月 6 日，英国第八集团军又为一次新的进攻做好了准备。瓦迪阿卡利特本身是一重很大的障碍，北面有群山居高临下监视着，因此整个战线形成了一条自然的强固的防御阵地。蒙哥马利以他特有的手法利用了炮兵。在黎明前，英国第五十一师和第五十师以及第四印度师，在密集的炮火支援下，不顾激烈的抵抗而发动了进攻。敌军也进行了坚决的反攻，所以直到傍晚才攻克这一堡垒。就这样，在盟军的连续打击下，德、意军面临被合围的威胁，不得不北撤马雷特防线的守军，并于 4 月中旬退至突尼斯北部，终于成了“瓮中之鳖”。

1943 年 4 月 19 日，盟军集中优势兵力发起总攻。英军第八集团军自南向北实施突击，美英联军自西向东发起进攻，经过 18 天的战斗，于 5 月 7 日分别攻占了突尼斯城和比塞大港。在这一战斗中，盟国空军又做出了一次十分出色的努力，一天之内竟出击 2500 架次之多。几个星期以来，轴心国空军已逐渐溃败，在这一危机面前，只能出击 60 架次作为报复。战事的高潮已近在眼前，在海上和空中已经建立了彻底的无情封锁。敌人在海上的活动已经停止，空军的努力亦已告终。守军在向德国最高统帅部报告中哀叹道：“守不住了！在敌人的胜利中，英美空军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从而在突尼斯导致

德意桥头阵地的毁灭。现在我们已经到了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地步，愿上帝保佑！”

但是，上帝并没有保佑他们，在盟军强烈的打击下，25 万德、意军队由于没有运输船只可供撤退，便于 5 月 13 日宣告投降。至此，盟军在北非已全部肃清德、意军队，从根本上改变了地中海的形势，并为尔后在意大利的西西里岛登陆创造了良好条件。

5 月 19 日，丘吉尔应美国众议院议长的邀请，为“火炬”战役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在美国国会发表了演说。他说：

“在北非，我们的建树比我们的预期要好些。计划得到出人意料以外的助力，因而结果是事半功倍。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得不感谢希恃勒的军事知识。如我三个月前在下院预言的，我们这次可以看看这个军事专家的本领如何了。使冯·保罗斯陆军元帅和他的部队在斯大林格勒遭到毁灭的无理性的顽强执拗，现在又同样地使我们的敌人在突尼斯蒙受新的灾难。……

“两位独裁者的非洲远征，使他们的国家伤亡和被俘的兵士达到 95 万人。此外，近 240 万吨的船舶沉没了，近 8000 架的飞机击毁了，这两个数字都不包括船舶和飞机的击伤数目在内。敌人还损失了 6200 门大炮，2550 辆坦克和 7 万辆卡车。……在达到战争的这一里程碑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挽回了一个大陆的局势’。”正是：非洲光复众欢腾，全球酝酿大反攻！

欲知“火炬”战役后，英美远怔军下一步如何行动，在胜利的情况下他们如何与苏联红军协同作战，且看下章分解。

第三十二章　反攻协奏曲

“火炬”战役传捷报，反攻协调实必要；

丘氏急忙会总统，目标一致分歧消。

“火炬”战役的胜利使丘吉尔心花怒放，为了协调盟军下一步的反攻计划，战役还没有完全结束，丘吉尔就迫不急待地要去美国访问。

丘吉尔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一旦非洲局势肯定之后，就有重大的理由促使我非赶往华盛顿不可。胜利了，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胜利的果实只以突尼斯顶端地带为满足呢，还是我们应将意大利逐出圈外，并把土耳其拉到我们这边来？这些至关重大的问题只有由我同总统亲自会谈才能解决。仅次于这些问题的是在意大利战场的作战计划。”丘吉尔意识到地不仅和苏联存在严重分歧，就是英美之间也存在不少分歧，如果不加以调整，在本年的未来时日中，会导致困难重重，行动不力。因此，他在征得罗斯福的同意后，决定举行一次英美最高级会议。

由于健康原因，医生们暂不让丘吉尔乘飞机旅行，因此决定由海道前往。5 月 4 日，丘吉尔一行乘豪华的“玛丽王后”号离开伦敦。这艘船的设备应有尽有，可以适应首相旅途工作的需要。全体代表团都住在主要的舱位里，这一部分甲板同该船的其余各层完全隔离。办公室、会议室、地图室都准备好了。他们从上船的时候起，工作一直没有间断。

为了掩饰“玛丽王后”号上乘客的身分，一切聪明的预防办法都采用了。许多张用荷兰文写的通告贴在各处，暗示荷兰女王威廉明娜同她的随行人员就乘本船前往美国。船内上下通道都建有华丽的斜坡道，以便轮椅平坦地进行。这种用意在于引起一种谣言，说美国总统和人数众多的幕僚将在这艘船返航时前来英国。传说愈多，安全愈大。掩饰计划执行得非常成功，以致乘“玛丽王后”号前往美国参加霍特斯普林斯粮食会议的一些内阁职员在船上看见丘吉尔时，不禁惊愕得发愣。尽管船上还有 5000 名德国战俘，但一路安然无恙，顺利地抵达彼岸。

5 月 12 日，丘吉尔一行抵达华盛顿，受到了罗斯福总统、霍普金斯和其他军政官员的热烈欢迎。英国代表稍事休息后，英美两国政府首脑及其参谋长们，在白宫举行了以“三叉戟”为代号的秘密军事会议。通过讨论和充分交换意见，确定了两国关于战争的全面战略思想。

双方认为，“同俄国和其他盟国合作，尽早促成欧洲轴心国家的无条件投降；与太平洋的其他有关国家合作，维持并扩大对日本施加不懈的压力，以便继续削弱日本的军事力量，达到可以迫使日本最后投降的地步。……在欧洲轴心国家失败时，与其他太平洋国家合作，如果可能的话，并与俄国合作，充分发挥美国和英国的力量，尽早促成日本的无条件投降。”

为了实现这个全面的战略思想，会议又规定了一些基本任务：打破轴心国潜艇的威胁；加强空中优势；为了对轴心国根据地实施决定性的进攻，尽早在某一选定地区集中最大限度的人力物力；采取必要而实际可行的措施，援助苏联和中国，并使中国成为盟国有效的对日作战基地。为非洲法军在对轴心国家的战争中起积极作用而准备条件。关于在地中海战场的作战任务，会议决定作战的规模以迫使意大利退出战争为限，因为美英两国已经商定，要把人力物力资源集中到英国,以便准备于 1944 年春天横渡英吉利海峡在法国登陆，对德国实施决定性的进攻。

在会上，丘吉尔和罗斯福还分别介绍了各自的生产和军备情况。美国总统在发言中指出，同盟国在生产上已经胜过德国人和日本人。因此，使大量陆军和海军部队从事积极战斗是非常重要的。关于土耳其，他是乐观的。该国参战可以为空军袭击德国通往苏联战场的交通线，提供重要的基地。考虑“我们从西西里往哪里去”是特别紧急的问题。在地中海地区，显然必须保持 20 个师以上的英美军队。在占领意大利以后，对于同盟国的人力和物力的消耗，必须根据将来在地中海的任何战役情况来仔细研究。

在太平洋地区，罗斯福说，日本人正在不断衰弱中。美国人已在阿留申群岛登陆，在所罗门群岛和新几内亚的军事活动已经展开。特别重要的是集中打击漫长的日本供应线。自从战争开始以来，日本已经丧失了 100 万吨船舶，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他们的军事活动范围一定要受到限制。为着维持海上的攻势，在中国建立空军基地是很重要的。加强在中国基地活动的美国空军，就意味着对日本航运增加压力。总统在最后结束时强调说，为着援救苏联，我们必须与德国人交战，基于这种理由，他怀疑，占领意大利会使德国军队脱出身来到别处作战。他认为迫使德国作战的最好办法是开展横渡英吉利海峡的攻势。

丘吉尔在发言中强调在 1944 年以前，不能进行横渡英吉利海峡的作战。因此，他主张必须使英美大军用于攻打意大利。丘吉尔说，我并不以为全部占领意大利是必要的。如果意大利崩溃，同盟国为了进一步在巴尔干和欧洲南部作战，势必要占领港口和飞机场。一个在同盟国监督之下的意大利政府，能够控制这个国家。所有这些重大问题，都在英美联合参谋长和他们的专家参与下予以讨论解决。

5 月 15 日的周末，罗斯福建议丘吉尔同他前往“世外桃源”，而不去海德公园。“世外桃源”是总统给他在马里兰州卡托克廷山上约 4000 英尺高处的一个隐居地起的名字。遇有机会，他就从华盛顿的闷人暑气和喧闹声中逃避到那里去。为了在这三小时的旅程中车上的座位问题，宾主相互谦让，因而进行了一番争论。从罗斯福的身体有病考虑，唯一的正式座位当然是总统的。罗斯福夫人希望坐在前面一个小座位上，把首相放在总统的旁边。丘吉尔不愿坐那个位子，“大英帝国终于采取了行动”。在大约三分钟的意志冲突以后，丘吉尔胜利了，罗斯福夫人在她丈夫的旁边就坐，霍普金斯坐在第四个位子上。他们在摩托车队的护卫中飞驰前往。

车行两个小时，来到弗雷德里克镇。几年前，丘吉尔曾凭吊过葛底斯堡这一著名战场，可是现在他才问起关于巴巴拉·弗里奇的故事和她的住宅。巴巴拉·弗里奇是美国惠蒂尔发表于 1864 年的一首诗中的女主人公。这首诗在美国家喻户晓。丘吉尔的提问，引起哈里·霍普金斯的兴趣，他背诵道：

> “如果你们决意开枪的话，就射我
> 这颗斑白的头颅，
> 但是别损伤你们的国旗，”她说。

当清楚地看出车中没有别的人能够接续下面的诗句时，丘吉尔开始背诵了：

> 天高气爽的九月清晨，
> 在庄稼长得茂盛的田野上，
> 矗立着弗雷德里克镇的成群尖塔……

并且轻快地继续念道：

年已七十而弯腰驼背的
巴巴拉·弗里奇站了起来；
她，弗雷德里克镇最勇敢的人，
拾起了他们扯下的旗帜。……
站住！灰尘满身的褐衣士兵立定
在那里。
开火！射出一阵步枪的子弹。
窗架和窗框震得发抖，
旗子裂成几道伤口。
巴巴拉老太太，
就像那面旗子从折断的
旗竿上落下得那么快，
抓起了那块绸巾。
她上身探出窗外，
真正善意地向前挥舞那面旗子。

念到这个地方时，车上的人齐声念起来：

“如果你们决意开枪的话，就射我
这颗斑白的头颅，
但是别损伤你们的国旗，”她说。

车上的人聚精会神，静听丘吉尔背诵：

一层忧伤的阴影，
一种羞惭的感触
出现在那军官的脸上，
在这位妇人的言行的前面
一种高尚的本能在他的内心跳动。
“谁要是碰一碰那班白头颅的一根头发
就叫他死得像条狗。
前进！”他说。
因此，弗雷德里克的大街上
整日响着前进的脚步声，
自由的旗帜
也整天飘荡在这些叛军的头上。

丘吉尔一字不差的惊人的记忆，博得了高贵的美国听众的称赞。随后他们又讨论了“石墙”杰克逊和罗伯特·爱德华·李的性格。过了一会儿，当他们盘旋而上阿勒格尼山脉的横岭时，同行者都沉默了，并微有睡意。不久，“世外桃源”到了。这基本上是一所用木料造的小房子，装上了一切现代化设备。房子的前面有一道泉水和一池清水，水他内有许多条大蹲鱼游来游去，这些都是新从附近的小溪中捕来的。

周末，罗斯福和丘吉尔讨论了如何同在美国漫游的蒋介石夫人会面的问题。她那时正在纽约，她暗示愿在那里会见英国首相。丘吉尔表示由于工作繁忙，在美国逗留的时间有限，感到不能作这样一个长途旅行。因此，罗斯福邀请蒋夫人共进午餐，以便和丘吉尔在白宫见面。然而，她以微带傲慢的神气拒绝了美国总统的邀请，结果引起三方的不快。

由于联合参谋长会议还要继续进行，有些重要的问题还需进一步讨论，

因此，星期一清晨，他们必须离开这一惬意的凉爽住处，走下阿勒格尼山，前往真正暑气蒸人的华盛顿。在归途中，经过弗雷德里克镇时，丘吉尔等人参观了巴巴拉·弗里奇的故居。英国首相惊奇地发现，那所房子只有一层半楼房高。他想象中以为，它没有四层，至少也有三层，现在看起来，他初次见到的这个名闻遐迩的窗子，离地面只不过 12 英尺。南部联邦军队要避免伤害她，无疑必须特别留心。这个故事就是这样以对双方都好的结局结束了。哈里·霍普金斯这时又面对窗子庄严地背诵起来：

“如果你们决意开枪的话，

就射我这颗斑白的头颅，

但是别伤害你们的国旗，”她说。

三军参谋长在接连不断地进行讨论。有时每天四次会议。意见分歧起初似乎不能克服，甚至无法调和似的。后来在罗斯福和丘吉尔的干预下都解决了。会议结束以后，丘吉尔和马歇尔等又飞往阿尔及尔，同艾森豪威尔将军详细讨论了未来的战事，并授权他在攻占西西里岛以后采取适当措施，以迫使意大利退出战争。

丘吉尔抵达北非的消息在报上完全报道了，德国人对此恃别留心，因此导致了一场令人非常愤慨的悲剧。每日例行的商业飞机要从里斯本飞机场起飞时，一个口衔雪茄的矮胖的人走近飞机，他被认为是飞机上的一名旅客。德国间谍据以发出信号，说丘吉尔在那架飞机上。虽然这些客机来往于葡萄牙和英国之间若干月来未受到骚扰，但是一架德国战斗机立刻奉命出发，无情地把这一架无防御的飞机击落了。13 名旅客丧生，其中有英国的著名电影演员莱斯利·霍华德。他的风度和才华仍然保存在他参加演出的许多令人愉快的影片中。

丘吉尔闻讯十分难过。他对德国人的残忍和他们间谍的愚蠢进行了无情的挖苦和讽刺，他说：“大不列颠的资源都在我的掌握中，而我竟要购一张没有武装护卫的飞机票，在大白天从里斯本飞回本国。谁会这样想呢？这真是难以令人理解的。我们在夜间从直不罗陀起飞，当然在大洋上绕了一个大圈，平安到达本国。当我知道别人在命运之神的不可思议的摆布中遇难时，我感到很震惊很痛苦。”

在丘吉尔回国一个月以后，以代号“哈斯基”的西西里作战计划于 1943 年 7 月 10 日开始实施。在进攻该岛之前，盟军首先拿下了位于西西里和突尼斯海岸之间的小岛班泰雷利亚。盟国空军对这个小岛进行了六昼夜的空袭，6 月 11 日实行登陆，守军 1.1 万人全部投降了。盟军没有任何伤亡。

7 月 10 日凌晨，3200 艘大小军舰和运输船只，载着 16 万英美军队，在 1000 架飞机的掩护下，对西西里岛东南部发动进攻，实行两栖登陆。7 月 10 日，守卫西西里的意军是 23 万人，德军 4 万人。意军有 11 个师，但他们编制不足，其中 7 个师是海岸防卫队，多半是胡子兵，士气沮丧，战斗力很低。德军有两个坦克师，其中一个是精锐的戈林党卫师。由于 7 月 9 日下午刮起七级西北风，海上波涛汹涌，不利于航行。意大利海防部队连夜警戒，疲惫不堪，所以晚上都趁机睡大觉去了。士兵们在床上翻身时得意地说：“今天夜里，谢天谢地，他们无论如何来不了。”

英美军队出奇制胜，登陆相当顺利。只是由于美国飞行员缺乏两栖作战的训练和经验，在朦胧的月光下把一些海上沙洲误认为海岸滩头，过早地投下了一些伞兵战士，使他们葬身海底，作了无谓的牺牲。

盟军进入岛上以后，德意军队的抵抗加强了，尤其是德军拼命顽抗，以掩护他们的主力和装备撤退到意大利本土。在东海岸，英军遭到德国法西斯军队的猛烈抵抗，进展缓慢，到 8 月 5 日他们才攻克卡塔尼亚。此后，整个英军战线向前推进到埃特纳火山南面和西面的山坡。在中部和西部，美军进展较快，7 月 22 日攻下巴勒摩以后，巴顿将军挥戈东进，于 8 月 16 日先于英军占领了墨西拿。

8 月 17 日，亚历山大将军两次电告丘吉尔说：“ 7 月 10 日进攻西西里。8 月 16 日进驻墨西拿。38 天占领了全岛。 ”“ 1943 年 8 月 17 日上午 10 时，最后一名德军已被驱逐出西西里。全岛现已在我们手中。 ”在西西里战役中，英、加、美官兵伤亡和失踪者共为 31158 人，其中美军损失 7445 人。意、德军的损失是 16.5 万人，包括 13.2 万俘虏。逃亡意大利本土的有 10 万人以上。

意大利在北非、地中海、西西里岛接二连三的惨败，加深了墨索里尼政权的军事、经济和政治危机。

意军兵员缺乏，士气低落，兵力分散。在国内担任防御的 47 个师战斗力很差，在苏德战场上作战的意军在第八集团军的 22 万人只剩下了 8 万人。在法国和巴尔干担任占领任务的意军，在当地游击队的打击下，不能自拔。它的“ 盟友 ”纳粹德国，在斯大林格勒惨败后，已无力对它进行大规模的支援，反而对意大利横征暴敛，意大利人民怨声载道。据希特勒的前任外长牛赖特供称，意大利的地方官吏对他说，“ 人民的情绪就是那样，你们不得人心，那是你们自己造成的；你们征用了各种东西，并且吃光了小鸡。 ”

由于连年战争，经济日益恶化，1942 年意大利的工农业生产分别比战前下降了 35%和 20%。进口减少了 78%。国债从 1460 亿里拉增加到 4050 亿里拉。国家预算赤字大增，1939 年是 120 亿里拉 6943 年上升到 870 亿里拉，收入只敷支出的 36%。由于严格的控制，物价形式上只上涨了一倍，但全国各地，黑市猖獗，食品匮乏，民不聊生。早在 1943 年 3 月，米兰、都灵等地的工人就举行了大罢工，参加者达 30 万人。

就在这种情况下，身患胃溃疡病、性情暴躁且有神经质、意志颓丧、反应迟钝的“ 领袖 ”墨索里尼还决定动员 100 万人，强迫 14 到 70 岁的男子和 14 到 60 岁的妇女为国家服役。但人民厌倦了，军队士气涣散，反战情绪普遍增长。贫穷的意大利帝国主义已无法继续进行战争了。在这种形势下，意大利统治集团内部决定抛弃墨索里尼来摆脱危机，维护资产阶级政权。

早在 1943 年 5 月初，沉默寡言、谨小慎微的意大利国王埃曼努尔就在估计形势，相机行事。他暗自作了如下的笔记：“ 德国在进入战争第五年时是疲倦而且丧……罗马尼亚和匈牙利是军事颓丧……南斯拉夫处于全面暴动状态……丹麦和挪威的全体人民都是反德的……俄国看来仍然强大，它有丰富的资源、人力，有很好的军事和民政领袖…… ”“ 盟国无疑是了解意大利军队的可怜状况的，除了几辆德国坦克以外，没有装甲部队。 ”他还说：“ 我们决不要忘记对英美政府领袖作出各种有礼貌的姿态。 ”

现在国王觉得时机已到，便同总参谋长安布罗西奥将军和巴多格里奥元帅等人联系，成为酝酿推翻墨索里尼的政治势力的核心。同时，在法西斯党内，一些元老也对墨索里尼不满，准备召开从 1939 年以来就一直没有举行过的法西斯党的决策机构——最高委员会，以此作为向他们的领袖提出最后通牒的手段。随着败局的发展，两个密谋集团加紧了他们推翻墨索里尼的活动。

这时盟军的进攻和希特勒的要挟又加速了事态的发展。1943 年 7 月 17

日，盟国飞机轰炸了罗马等城市，并散发传单，号召意大利人民抛弃法西斯和纳粹“领袖”，向盟军体面地投降。就在 7 月 17 日这一天，墨索里尼在威尼托的费尔待雷附近的一个别墅里会见了希特勒，随行的还有意大利总参谋长安布罗西奥等人。他们事先商定，由墨索里尼向希特勒说明，意大利已无法进行战争了，需要缔结停战协定。墨索里尼在背后也说德国人的坏话，埋怨“这些讨厌的家伙，你把手指给他们，他们还要你的胳膊。”但一见了希特勒，这个法西斯小伙伴就噤若寒蝉，不敢启齿，并且还要打肿脸充胖子，表示他是坚韧而刚强的。在这次会见时，希特勒还主张所有的意大利军队在墨索里尼的统率下由德国将领指挥，这就是要对意大利实行全面的军事控制。这一切使安布罗西奥等入完全失望，从而加强了他们要及早采取行动的决心。

7 月 24 日下午 5 时，法西斯最高委员会开会。这是一次与墨索里尼摊牌的会议。该党的元老、前外交部长和驻英大使迪诺·格兰迪提出了一项决议案，内容包括要恢复宪制，国王应掌握更大的权力，指挥军队；墨索里尼只是党的领袖，不应再主持国务等。经过激烈的讨论，25 日凌晨 2 时 30 分通过了决议案，19 票赞成，8 票反对，1 票弃权。投赞成票的包括墨索里尼的女婿、外交部长齐亚诺。这时墨索里尼站起来说：“你们挑起了政权的危机。简直糟糕透了！”他愤怒地宣布会议到此结束。但是墨索里尼没有想到，不仅会议到此结束，他在意大利 21 年的独裁统治也在这一天结束了。

7 月 25 日下午 5 时，国王埃曼努尔在萨沃亚宫接见了墨索里尼，宣布废黜他的一切军政职务，由巴多格利奥组织新政府。国王说：“事情再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军队反对你，阿尔卑斯山轻步兵在唱一支歌子，歌中说他们将不再以墨索里尼的名义去打仗。”然后国王继续说，在他看来，巴多格里奥可以应付局势，并将组成一个新的政府。墨索里尼争辩说，军队将在最后考验中支持他，他的去职将是“丘吉尔—斯大林集团的胜利”。但是，国王非常坚决，一再重复说：“我很遗憾，没有别的解决办法，只有如此。”墨索里尼就这样被拘禁了。虽说后来他被希特勒解救，当了一个时期的傀儡，但是大势已去，法西斯的末日就要到了。

巴多格里奥上台后，他表面上宣布意大利继续参战，以避免德国人的报复，暗地里却派出特使和盟国进行密谈，表示意大利新政府要反戈一击，与盟国一道对德作战，9 月 3 日，代表巴多格里奥元帅的卡斯特拉诺将军和代表艾森豪威尔将军的比德尔·史密斯将军，在西西里岛上的一个橄榄树林中签订停战协定。巴多格里奥政府同意将它的港口、机场、军舰以及一切海陆交通线交由盟国支配，并从南斯拉夫和希腊撤走意军或就地解除武装。但是，盟军未能及时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在意大利中部和北部进行大规模登陆和空降，而巴多格里奥政府又很犹豫动摇，致使法西斯德国先期发现了新政府的倒戈企图。于是，希特勒于 9 月初向意大利增派了大量部队，严密监视新政府的行动。9 月 8 日，当盟军司令部和巴多格里奥政府公开发布停战宣言后，驻意大利的德军立即包围了罗马，解除了意军武装，占领了意大利大部分领土。意大利王室和巴多格里奥内阁阁员，仓皇乘坐两艘潜水艇于 10 日清晨从罗马逃往布林的西避难。以后在盟军占领区成立了一个反法西斯的意大利政府机构。10 月 13 日，巴多格里奥政府对德宣战，同时英、美、苏三国政府发表宣言，承认意大利为共同作战一方。

由丘吉尔起草的后经罗斯福和斯大林同意的英美苏三国联合宣言如下：

“英国、美国和苏联三国政府，承认巴多格里奥元帅所声明的意大利王国政府的立场，并且接受意大利国家和武装部队的积极合作，将它们看作在对德战争中的一个共同交战国。9 月 8 日以来的军事事件，以及德国人对待意大利民众的残暴行为，终于导致了意大利对德国的宣战，事实上，这已经使得意大利成为一个共同交战国。美英苏三国政府，将要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同意大利政府一道工作。三国政府承认意大利政府关于把德国人逐出意大利以后，服从意大利人民的意志的诺言。不言而喻，意大利人民通过宪法手段，来决定他们最后所希望的民主形式的政府这一绝对的和充分自由的权利，决不容许遭到任何损害。

“意大利政府和联合国家各国政府之间的共同交战国关系，不能自行影响最近签订的条件，这些条件仍然保持充分的效力，而只能由盟国政府根据意大利政府对于联合国家的事业可能提供的援助，在彼此间取得协议后进行调整。”

墨索里尼的垮台和意大利退出战争并对德国宣战，标志着法西斯轴心国的解体和国际反法西斯联盟的又一伟大胜利。正是：支离破碎轴心国，呜呼哀哉走下坡。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第三十三章　“霸王”出击

“霸王”出山敌寇惊，诈骗魔术获成功；

百万大军得登陆，全球展开大反攻。

在苏联红军节节胜利的推动下，盟军经过长期的准备，人们盼望已久的向西欧进军的“霸王”战役，终于在 1944 年 6 月 6 日开始了。

1944 年上半年的世界形势，对盟军在西欧登陆开辟战场极为有利。在亚洲太平洋战场，日本陆军深陷于中国大陆，海、空军也在太平洋连遭失败，日本政府已自顾不暇，无力与德国进行战略配合。在意大利战场，由于意大利政府向同盟国投降，德国不得不把大批兵力部署在那里，以对付英美军队的进攻。在苏德战场，苏军已经发动了大规模的战略进攻，法西斯德军一再溃退，希特勒不得不把大量预备队和西线兵力调去阻止苏军的推进。在西欧各国，大规模的反法西斯运动正在蓬勃发展，各国人民展开了反对占领制度的武装斗争，德军在各占领国已立脚不稳。6 月底以前，仅在法国就有近 50 万人投入反对法西斯占领军的战斗，有的城市正在酝酿起义。在地中海和大西洋，盟军已控制了那里的海上通道。所有这些，都为盟军在西欧登陆开辟第二战场提供了最有利的条件。

德黑兰苏美英三国首脑会议确定，盟军开辟第二战场的总意图是：在法国西北部登陆，夺占登陆场和港口，保障主力上陆和后勤供应，然后发动攻势占领整个法国西北部地区，并与法国南部登陆的部队配合，向德国内地进攻，协同苏军最后战胜法西斯德国。

当时，在法国西北部有三处比较合适的登陆地区，即康坦丁半岛、诺曼底地区和加来地区。为了选择最佳方案，丘吉尔曾同艾森豪威尔召集三军参谋长会议反复进行比较。从康坦丁半岛登陆虽易成功，但该半岛地形狭窄，登陆后不易展开兵力向纵深发展进攻。加来地区距英国海岸最近点只有 33 公里，有其登陆的有利条件，但该地区距英国侮港较远，运送人员和物资不便，同时又是德军重点设防地区，登陆必遭激烈抵抗。加之这一地区缺乏内陆通道，即使登陆成功，也不易向纵深发展。诺曼底地区与前两个地区相比，登陆条件优越得多。这里沿海地势开阔，可同时展开 26 至 30 个师，距英国西南海岸的各大港口较近，便于输送部队和运送物资，德军在这里兵力薄弱，登陆容易成功。这里虽然缺乏良港，但可用人造港补救。因此，盟军在权衡利弊后决定把在法国西北部登陆地区选在诺曼底。

为了确保在诺曼底登陆成功，盟军进行了大量的周密的准备工作。德黑兰会议结束后不久，经丘吉尔和罗斯福商定，即正式任命艾森豪威尔为西北欧盟国远征军总司令，英国空军上将泰德为副总司令。在这个司令部成立之前，在丘吉尔的倡议下，英美早在 1943 年 3 月就在伦敦秘密地成立了一个参谋部，由英国摩根中将领导，负责研究和制定诺曼底登陆作战计划，筹集兵员和各种军事物资。到 1944 年 6 月 6 日登陆作战时，英国已准备好了大量的军队、飞机和舰只等。计有 39 个师（美国还有四五十个师要源源不断地运来），各类飞机 1.3 万多架，战列舰 6 艘，低舷重炮舰两艘，巡洋舰 22 艘，驱逐舰 93 艘，小型战斗舰 159 艘，扫雷艇 255 艘，各种类型的登陆艇 1000 多艘，连伺运输舰只船舶共达 6000 多艘。总之，战斗员和基地、后勤人员合计，盟国陆海空三军官兵总数是 287 万多人。

鉴于英吉利海峡浪高流急，潮汐有超过 20 英尺的浪涛，沿着海滩也有相

应的冲刷力量；天气经常不稳定，小风和大风可以在数小时内突然掀起狂涛巨浪，这对脆弱的人工制造的器械，则具有不可抗拒的力量。为了保证大部队登陆，早在一年前，丘吉尔就召集工程技术人员专门设计了“人造港”，所需钢筋和混凝土计达 100 万吨以上。全部设计十分宏伟。巨大的码头就安放在海滩上，码头向海的一端浮在海面，而且是有掩护的。沿岸航行的船只和登陆艇，不论潮汐如何涨落，都能在码头上卸载。为了保护这些码头，使它们不受狂风巨浪的冲击，防波堤形成一个巨大的弧形向海上伸展，从而围成一大片有掩蔽的水域。有了这样的掩蔽以后，吃水深的船舶能够停泊和卸载，各种类型的登陆艇能够自由来往于海滩。这种防波堤是由沉入水中的混凝土结构（代号为“不死鸟”）和沉船筑成的。有了这种人造港便可使携带大量现代装备和辎重的一二百万大军，能够登陆并继续向前推进。这意味着每天至少能卸下 1.2 万吨的重载。

登陆之前，盟军情报部门通过各种手段对德军海岸防御配系、预备队集结地域、弹药和补给品贮存位置，以及纵深内交通枢纽、桥梁、机场和军工生产基地的位置等，进行了详细的侦察。各种情况表明，1944 年 6 月初，德军在法国和荷、比、卢一带共有 60 个师，其中 4 个坦克师是最高统帅部的战略预备队，非经希特勒批准是不能动用的。西线总司令是冯·龙德施泰特元帅，他下辖两个集团军群：G 集团军群司令是勃拉斯科维茨上将，指挥 17 个师，分辖第一集团军（防守比斯开湾）和第十九集团军（防守法国南部）；B 集团军群司令是隆美尔元帅，他指挥 39 个师，其中 19 个师属第十五集团军，防守加来海峡一带，是整个大西洋防线的重点；12 个师属第七集团军，防守诺曼底到布列塔尼一带；1 个独立军守卫荷兰，另有 4 个坦克师准备用来保卫法国北部和比利时。在德军的这些部队中，有 11 个师正在休整，20 个师属于常驻部队，即没有机动运输工具；只有 24 个师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部队。各师普遍缺员，每师平均人数不过 9000 人，即几乎等于英美一个加强师的半数。

为了有效地打击敌人和给敌对国的军民造成心理上的严重威胁，早在 1944 年 4 月，艾森豪威尔就对英美空军加以改组，统一指挥，使战略轰炸直接为登陆作准备。4—5 月间，盟国空军对法国铁路、公路交通线和飞机场的轰炸更为猛烈，炸毁了火车机车 1500 台和大量的德国飞机。结果，在盟军登陆前夕，法国基地上的德国飞机只有 500 架，并且其中一半由于缺乏零件、汽油和受过训练的飞行员而不能上天，所以盟军完全取得了制主权。同时还对德国本土及其占领区实行“战略轰炸”，其目的是“摧毁和打乱德国军事、工业和经济体系，瓦解德国人民的士气。”

在此期间，德国的海上力量也受到严重削弱。在盟国海军连续的打击下，德国潜艇的嚣张气焰已一落千丈。在 1939 年到 1942 年，德国潜艇总共损失 158 艘；而在 1943 年到 1945 年则损失 600 艘。到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时，德国在英吉利海峡和比斯开湾一带只剩下 3 艘驱逐舰，5 艘鱼雷艇和大约 30 艘其他小艇。猖獗数年的德国潜艇在这个地区也只剩下 36 艘。盟军逐渐取得了制海权。

为了迷惑敌人，盟军统帅部还根据丘吉尔的建议广泛采用了疑兵之计。它集结了一支假舰队，发出大量电讯，造成假象，仿佛盟军总司令部设在肯特，并让以勇猛著称的美国将领乔治·巴顿闲步肯特街头，而德国情报人员正断定他是盟军总司令，在进攻前夕，英国飞机又撒下大量的锡箔片，使德

军从海岸雷达上看来，好像一支舰队正从第厄普向东驶出，开往加来。而盟军选择的登陆地点却是诺曼底海滩。从东到西 5 个滩头，全长约 50 英里。根据艾森豪威尔和蒙哥马利修订后的计划，第一批进攻部队是 5 个师，每师占领一个滩头。为了保证登陆部队迅速占领滩头阵地，站稳脚根，盟军又派出 3 个伞兵师在冈城东北和科汤坦半岛东部空降着陆，占领通往海滨的要道，保证后续部队顺利着陆和前进。

希特勒为了预防盟军在西欧登陆，曾下令从挪威到西班牙修筑一道由坚固支撑点构成的“大西洋壁垒”。但是，由于工程量过大，到 1943 年末还没有完成。德军统帅部判断，盟军可能在 1944 年进攻西欧，并认为盟军在西欧登陆可能会带来两种后果：一是造成德军的总崩溃；二是成为德军扭转败局的好时机。如果不能击退盟军的登陆部队，就可能导致前一种结果。倘若能一举歼灭盟军的登陆部队，就会使盟军与苏军两面夹击的企图破产，德军就可腾出 50 个师的兵力加强东线，从而阻止苏军的进攻。为争取达成后一种结果，德军研究制定了抗登陆的方针，即集中大部兵力、兵器于敌人可能登陆的主要方向上，对已登陆的敌军实施决定性的反突击，一举歼灭登陆之敌。为此，德军必须在漫长的海岸线上确定一个盟军可能突击登陆的主要方向。希特勒本人和德国总参谋部都认为，盟军将横渡加来海峡在加来地区登陆，向法国东北沿海地区实施主要突击。德军根据这一判断在这一地段部署了 23 个师，沿海岸修筑了一道纵深 6 至 6 公里的防御地带，设有岸炮阵地以及由坦克陷阱、防坦克壕、钢筋混凝土隐蔽部构成的坚固支撑点，各支撑点之间敷设大量地雷和障碍物。水中设置了障碍物和水雷区。诺曼底地区的海防工事远不如加来地区。

1944 年 6 月，是英吉利海峡 20 年来所遇到的风力最疾、海浪最高的 6 月。盟军原定进攻日期是 6 月 5 日，但因风浪太大，云雾遮天，经丘吉尔和艾森豪威尔临时决定推迟一天。

6 月 6 日凌晨，盟军利用涨潮时机和刚刚出现的短暂的好天气，开始在诺曼底地区登陆。美英 2395 架运输机和 847 架滑翔机，从英国 20 个机场起飞，载着 3 个伞兵师向南疾飞，到法国诺曼底海岸后边的重要地区空降着陆。黎明时分，英国皇家空军的 1136 架飞机，对勒阿佛尔和瑟堡之间事先选定的敌军海岸的 10 个堡垒，投弹 5853 吨。天亮以后，美国第八航空队的轰炸机开始出击，1083 架飞机，在部队登陆前半小时，对德军海岸防御工事投弹 1763 吨。然后，盟军各类飞机同时出击，轰炸侮岸目标和内陆的炮兵阵地。太阳升起之后，盟军海军战舰开始猛轰沿海敌军阵地。霎时间，炮火连天，山摇地动。

进攻部队由运输舰送到高岸 11 英里和 7 英里的海面，然后改乘大型登陆艇和小型攻击艇，每个小艇运载 30 人。小艇并排前进，按时抵达攻击滩头。跟在它们后面的是运载重武器、大炮、坦克和工程设备的大型登陆艇，最后是登陆船，直接开到岸边，卸下人员、装备和供应品。登陆艇上还分别安装着大炮、迫击炮和火箭炮，靠岸时就直接向敌人的海岸防御工事进行射击。

大约早晨 6 时 30 分，美军开始在奥马哈和犹他滩头登陆。在这之后，英国和加拿大军队也陆续在事先选定的海滩登陆。到了 6 日夜晚，将近 10 个师的部队连同坦克、大炮和其他武器已经上岸了，后续部队源源而来，不断扩大盟军对德国守军的优势。希特勒大肆吹嘘的“大西洋壁垒”已被突破，从而为摧毁西线德军奠定了基础。

在 6 月 6 日的 24 小时内，盟国空军出动了 1.46 万架次，而敌人出动来对付盟军进攻滩头阵地的飞机只有 100 架次左右。3 个空降师从午夜开始降落，英国第六空降师在卡昂城东北降落，夺取处于该城与海岸之间的那条河流上面的桥头堡，同时两个美国空降师在卡朗坦北面降落，协助海上登陆部队对海滩进攻，并堵截敌人后备军进入科汤坦半岛。虽然这些空降师在一些地点比原计划散布得广了一些，但是各项目标都达到了。

当天下午，丘吉尔就把这一情况告诉了斯大林。他在电报中写道：“一切开始都进行得很顺利。水雷、障碍物和地面的炮台大多已被克服。空降很成功，而且规模很大。步兵登陆进展迅速，许多坦克和自动推进火炮已运上岸。气象预报中天气常转佳。”

斯大林收到英国首相的电报后，十分高兴，当即回电表示热烈祝贺。电报说：“得悉‘霸王’作战行动业已开始，并获成功。我们同感欢欣，并祝获更大成就。按照德黑兰会议协议所组织的苏军夏季攻势，将于 6 月中旬以前，在前线某一重要地段开始。苏军的总攻将随着部队之陆续转入进攻而逐步展开。从 6 月底到 7 月间，各项进攻行动将汇成苏军的总攻势。”

由于 6 月 5 日狂风大作，英吉利海峡恶浪翻腾，西线德军大部分将领认为盟军不会在这时进攻。6 月 4 日，驻巴黎的空军气象站认为，由于气候恶劣，至少在半个月内盟军不会采取行动。这时，由于天气不好，德国空军已不能对英国南部海岸港口进行空中侦察，而艾森豪威尔的军队就是在这一时刻在这里登船出发的。德国海军也因为海浪太大，撤回了在海峡中的巡逻舰艇。因此，诺曼底驻军司令隆美尔只能根据他所得到的很少情报和气象站的意见，在 6 月 5 日早晨起草了一个给西线德军总司令的形势报告，说敌军进犯不会立刻发生，接着就乘汽车回赫林根同家人一起团聚去了。更有甚者，6 月 6 日，驻防诺曼底的第七军团司令弗雷德里希·杜尔曼将军，竟下令暂时解除经常戒备状态，召集高级将领在离盟军即将登陆的这些海滩南边约 125 英里的勒恩，进行“图上作业”。

6 月 5 日这一天，英美的猛烈空袭，继续破坏着德国的军需库、雷达站、V—1 飞弹发射场和交通运输线。但是，这样的空袭多少星期以来一直在日夜不停地进行，在这一天看来，也不比以往更加紧张。因此，在盟军登陆时敌人还蒙在鼓里。

直到 6 日凌晨 2 时左右，设在巴黎的龙德施泰特总司令部接到报告，说有英美空降部队着陆，这一次看来像是“大规模的行动”。但尤德施泰特本人和一些将领却认为，空降伞兵只不过是一种声东击西的手法，它的主要登陆地点仍然是在加来附近。他们答复报告人说，西线总司令“并不认为这是一次大规模的行动”。2 时许，西线德国海军部队向总司令报告说，据海岸雷达站报告：“荧光屏上有大量的黑点”，一支庞大的舰队正向诺曼底海岸开来。西线总司令的参谋长回答说：“什么？在这样的天气里一定是你们的技术员弄错了。也许是一群海鸥吧？”

后来这个法西斯分子终于清醒过来，请求希特勒批准他们出动两个装甲师去对付空降部队时，希特勒却命令：在白天侦察弄清形势之前，禁止动用这支战略预备队。他还认为，这只是牵制性的佯攻。天亮以后，德军虽组织了反击，并出动了装甲部队，但规模有限，无法把盟军赶下海去。

这时盟国的后续部队源源而来，补给物资不断增加，滩头阵地逐渐扩大，到 6 月 12 日，几个滩头已连结成一条阵线了。在战役的最初 6 天中，有 326547

人、54186 辆军车和 104428 吨物资通过海滩运到岸上。战果正在扩大，部队正逐步向纵深发展。这时，希特勒所一度吹嘘得不可一世的德国空军已经完全被从天空中赶走了，德国海军被从海洋上赶走了。战事虽远没有结束，但它的结局已经不再有什么疑问了。诺曼底前线参谋长斯派达尔后来说，“从 6 月 6 日以后，主动权就落在盟军手中了。”

斯大林元帅在获得诺曼底登陆成功的消息后，于 6 月 11 日深夜，分别给丘吉尔和罗斯福发出如下的电报：

“显然，原定计划中这次规模庞大的登陆行动，已经全部成功了。我的同事们和我不能下承认：就其规模，就其宏大的布局，以及杰出地执行计划情况来讲，战争史上从来也没有过足以与之类比的事业。众所周知，拿破仑当年打算强渡海峡遭到可耻的失败。歇斯底里的希特勒吹了两年牛皮，说要强渡海峡，但是就连作一个企图进行威胁的暗示，也下不了决心。只有我们的盟军才光荣地、胜利地实现了强渡海峡的庞大计划。历史将把这一业绩当作一项最高的成就而记载下来。”

盟军登陆，非同小可，使纳粹将领们慌了手脚。伦斯德和隆美尔认为，现在是当面把真相告诉希特勒并且要他承认一切后果的时候了。他们要求“元首”在 6 月 17 日到苏瓦松北面的马吉瓦尔同他们开会，讨论形势。开会的地点是在一所建筑坚固的地下避弹室里。这座避弹室原来是准备在 1940 年夏天进攻英国时作为希特勒的大本营的，但一直没有使用。现在，过了四个夏天，这个纳粹统帅在这里第一次出现了。当时，希特勒脸色苍白，神经质地弄着他的眼镜和夹在手指间的红蓝铅笔，他弯着腰坐在一只凳子上，陆军将帅们站着。他原来那种使人跟着走的魔力似乎消失了。他简单地、冷冰冰地同大家打了个招呼，然后愤愤他说，他对盟军登陆成功十分气恼，想让战地指挥官们对这件事情负责。他命令将士必须坚持抵抗，恢复失地，对任何撤退的建议都听不进去。谈到这里，盟军飞机来了，他们只好暂时停止会议，躲到“元首”的防空洞里。

进了钢筋水泥的地下室以后，隆美尔坚持要谈一谈政治问题。他说，德军在诺曼底的防线将要崩溃，盟军突入德国国境是难以阻止的。他指出德国在政治上完全孤立，竭力主张结束这场战争。在隆美尔说话的时候，希恃勒打断了他好几次，最后索性不让他说下去：“你不用力战争的未来发展操心，还是为你自己受到进攻的防线操操心吧！”

正在这时，德国的将领反对派在进行密谋，准备刺杀希特勒，他们同常驻瑞士的美国战略情报局代表艾伦·杜勒斯有密切联系。这个密谋集团准备发动政变，刺杀希特勒，然后组织新政府，向英美体面投降。据这个集团的核心人物、隆美尔元帅的参谋长、幸免于死的斯派达尔将军叙述说，他们的计划是：“立即与西方盟国停战，……德军从西线撤回本国。……逮捕希特勒，由德国法庭进行审判，……在东方，继续战争。缩短战线，守住多瑙河、喀尔巴阡山、维斯杜拉河、默默尔河。”

1944 年 7 月 20 日，在东普鲁士的希特勒的大本营里，密谋集团的前台人物冯·施道芬堡上校行刺希特勒未遂，炸弹炸死了几个法西斯军官，但希特勒本人只受了一点轻伤。阴谋败露，参与其事的德军将校大都遭到镇压，因而他们想同英美单独停战的打算也完全落空了。

到了 7 月中旬，登陆的盟军已达 30 个师，其中半数是美国的部队，还有一半是英国和加拿大的。与盟军对抗的德军集结了 27 个师。但是，他们的伤

亡人数已达 16 万人，据艾森豪威尔将军估计，敌方的战斗力量不会在 16 个师以上。就在这时，发生了一桩重要事件。7 月 17 日，诺曼底司令官隆美尔元帅身受重伤。他所乘的汽车被英国低飞的战斗机击中，在据认为是生命垂危的情况下，他被送入医院。他出奇地恢复了健康。可是，后来希特勒一道命令，到时候他还是难免一死。

7 月 18 日，英军前线司令蒙哥马利将军，决计以三十军的兵力乘机向敌人发动总攻，目标在于扩大他们的各个桥头堡，并使队伍越过奥恩河向纵深发展。在作战行动开始之前，先由盟国空军作了一番规模更大的轰炸。德国空军完全无法出来阻挡。当天英军占领了冈城。同时，美军也胜利攻克圣洛。

7 月 20 日，丘吉尔乘美军达科塔型飞机直飞瑟堡半岛，对前线进行视察。他首先访问了蒙哥马利的司令部，对正在浴血奋战的将士们进行了慰问。然后又乘“企业”号巡洋舰参观了“人造港”，他在舰上驻留了三天，详细了解了这个港口的全面运用情况。晚上，他访问了舰上的军官俱乐部。当他离去时，军官们正唱《不列颠颂》。他间军官们这首词的内容时，没有人全面地准确地答出来，这时丘吉尔随即向大家背诵了汤姆森写的这一壮丽的短诗：

许多国家不如你幸福富强，
他们仍在暴君专制下遭殃；
你以伟大和自由而繁荣昌盛，
他们却只有恐惧与羡慕。
缪斯诸神与自由同在，
将常常降临你们幸福的海疆；
幸运之岛呵，明媚无双，
英雄的心在守卫着这美丽之乡。

7 月 25 日，布莱德雷将军从圣洛对德军发动攻势。盟军出动 2500 架飞机，对敌人一个长约 7 英里、宽约两英里的阵地投弹 4000 吨。接着，美第一集团军派出六个师发起强攻，在敌人防线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布莱德雷迅速扩大战果，把第一集团军的四个军全部投入战斗，第六和第八军在不到一周之内就前进了 30 英里，占领了阿佛朗什，迫使德军向东南方向退缩。这时希特勒及其最高统帅部终于看清，诺曼底战役是盟军的主要战略行动，并急令加来地区的第十五集团军驰援诺曼底阵线，但为时已晚，加之交通不便，行动缓慢，收效甚微。

同时，布莱德雷又同蒙哥马利商定，由英、加和波兰军队从冈城南下，向法莱斯推进，准备包围德军。8 月 16 日，加、波军队占领了法莱斯。19 日，这个钳形攻势完成，形成了阿尔让唐——法莱斯口袋，包围德军八个步兵师和两个装甲师，结果俘敌五万人，毙敌约一万人。艾森豪威尔回忆说：“在这个包围圈封闭后的 48 小时内，有人领我步行通过这个地区，那里的景象只有伟大的诗人但丁才能形容。你完全可以在死尸和烂肉堆上一气走几百码而踩不着别的东西。”

盟军自诺曼底登陆以来，势不可挡，德军节节败北。希特勒面临着法国和比利时的丢失和东方战场的强大攻势。盟军正配合苏军以压倒优势的兵力，从四面八方向德国本土进逼。

从 1944 年 6 月 10 日开始的苏军夏季攻势，节节胜利，进展神速。到 8 月中旬，红军打到了东普鲁士边境，在波罗的海地区包围了德国 50 个师，深

入到芬兰的维堡，消灭了中央集团军，而且在六个星期内，在这条战线上推进了 400 英里，到达维斯杜拉河与华沙隔河相望。同时，在南线从 8 月 20 日开始发动新攻势，月底就占领了罗马尼亚和供给德军天然汽抽唯一重要来源的普洛耶什特油田。8 月 26 日，保加利亚正式退出战争，德军开始从那里仓皇撤退。9 月间，芬兰也退出战争，并向拒绝撤离其领土的德军开火。

在新开辟的西欧战场上，在盟军强力推进下，法国迅速解放了。7 月 30 日，巴顿将军指挥的第三军团，继攻克阿佛朗什后，即开始向在诺曼底一线的德军进行大包抄，向东南推进到卢瓦尔河畔的奥尔良，然后挥师向东推进到巴黎南面的塞纳河。两天以后，雅克·勒克莱克将军所统率的法国第二装甲师和美国第四步兵师就攻克了巴黎。1944 年 8 月 25 日，勒克莱克将军奉命光荣地接受了德军的投降。从此，被德国占领达四年之久、有法兰西荣誉之称的这一伟大城市解放了。

巴黎的解放标志着诺曼底战役的结束。德国第七集团军和第五坦克集团军遭到决定性的失败，第一和第十九集团军的大部分战斗力也被击溃。从盟军于 6 月 6 日登陆时起，敌人高级指挥官中有三十陆军元帅和一个集团军司令被撤职或被打伤，一个集团军司令、三十军长、15 个师长和一个要塞司令被击毙或被俘。到 8 月底，西线德军已损失近 50 万人，其中多半是被俘的。盟军共缴获或击毁敌人坦克 1300 辆，军车 2 万辆，迫击炮 500 门，野炮和重炮 1500 门，希特勒曾经大肆吹嘘过的齐格菲防线，实际上已无人防守，也没有武器防守。西线绝大多数德军将领都认为大势已去。斯派达尔说：“ 地面部队已经下再存在了，更不要说空军。 ”9 月 4 日重新被任命力西线总司令的伦斯德在战后对盟军提审人员说：“ 就我个人来说，战争在 9 月底就结束了。 ”

现在盟军和苏联红军已经步步逼近德国本土，纳粹头目们已经六神无主。15 岁到 18 岁的青年和 50 岁到 60 岁的中老年男子都要应征入伍。纳粹当局在大学、中学、机关和工厂里到处搜寻入伍者。1944 年 9 月到 10 月，有 50 万人参加了陆军。军备和战时生产部长艾伯特·斯佩尔向希特勒抗议说，技术工人的应征入伍，严重影响到军火生产。

自拿破仑时代以来，德国的军队就几乎没有在本国的土地上打过仗，后来普鲁士和德国的战争，都是在别国领土上进行的，受到破坏的也是别国的领土。现在战争已深入到德国的心脏，军队已陷入困境，因此他们进行了大张旗鼓的鼓励士气的工作。陆军元帅伦斯德发出号召说：“ 西战场上的士兵们！我希望你们保卫德国的神圣领土，坚持到底！ ”另一个陆军元帅莫德尔在号召集团军士兵的时候说：“ 我们的家乡，我们的妻室儿女的生命系此一战！ ”可是由于大势已去，逃兵的数目一天比一天多，纳粹匪徒们的末日就要到了。正是：树倒猢狲散，兵败如山倒；上天有安排，恶魔劫数到。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第三十四章　忐忑不安

进军锐利如破竹，胜利前夕多龃龉；

拼命竞争图霸业，鹿死谁手看角逐。

随着反法西斯战争的不断胜利，丘吉尔和盟国之间，尤其是和苏联的矛盾愈来愈尖锐了。1944 年夏，苏联红军开进中欧和东欧，这就使丘吉尔感到迫切需要同苏联人在那些地区达成一项政治协议。然而，在如何处理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国的问题上，伦敦与莫斯科之间的意见分歧，迄未取得进展。

5 月间，在伦敦召开的帝国会议，曾对整个问题进行了全面考虑。英国首相对苏联的胜利进军忐忑不安，当时他给艾登外交大臣写了如下一份备忘录：

“应为内阁和帝国会议起草一个文件，简要他说明我们与苏联政府之间存在的严重问题。这些问题在意大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等国正日益发展，而在希腊尤为严重。文件力求以一页纸为限。

“我还不能说意大利现在问题很多，但总的说来，问题在于：我们是否打算默认巴尔干半岛各国，或许还有意大利的共产主义化？今天上午柯廷先生已谈到这个问题。总而言之，我认为我们应当对此作出明确的结论；如果我们的结论是要抵抗共产主义的渗透和侵略，就必须在军事形势许可的最佳时机，把问题相当直截了当地向他们提出来。当然，我们必须先同美国进行磋商。”

同一天，5 月 4 日，丘吉尔辽在帝国会议上说：“显然，关于俄国人在意大利、南斯拉夫和希腊搞共产主义阴谋活动，我们正接近于同他们进行摊牌。我认为他们的态度日益难以对付。”会后丘吉尔还提出了一项所谓“一般性的建议”，即在战时情况下，罗马尼亚的事暂以苏联为主负责处理，希腊的事则留给英国负责处理。但美国对此的反应却相当“冷淡”。

6 月 11 日，罗斯福在致丘吉尔的信中说：“我们承认，在任何一个特定地区内承担军事责任的政府，将下可避免地要随着军事进展的需要而作出决定；但我们相信，这一类决定的自然倾向是要扩展到非军事领域中去，而如所建议的那种类型的协议，又将加强这种倾向。”过了两天，丘吉尔又在一封电报中直言不讳地指出：“我们必须谨慎申明，我们不是在建立任何战后势力范围。”

苏军夏季攻势，势如破竹，丘吉尔对此不是欢欣鼓舞，而是忧心忡忡。这次进攻以对芬兰人采取辅助攻势为序幕。芬兰人在拉多加湖到波罗的海之间加固了原先的曼纳海姆防线，建成难以攻克的防御系统。但是，这时苏军的素质和装备与 1940 年在此地作战时已大不相同，因此经过 12 天的激烈战斗后，就突破防线，于 6 月 21 日攻克维堡。当天又开始采取军事行动，扫荡拉多加湖北岸。月底，苏军已将敌军驱回本上，并恢复从列宁格勒通往摩尔曼斯克的铁路交通。芬兰军队在德军支持下曾作短暂抵抗，但毕竟抵挡不住，终于在 8 月 25 日请求停战。

6 月 23 日，红军开始进攻维切布斯克与戈梅利之间的德军防线。在这两个地方以及博布鲁伊斯克、莫吉廖夫等许多城镇和乡村，德军已建立了坚固的阵地，布置了环形防御工事；但苏军涌入这些城镇之间的空隙地带时，这些阵地便接连受到包围，并彼逐一击破。一周内苏军已突进 80 英里；接着又

抓紧战机，乘胜前进，7 月 6 日攻克明斯克，将溃退的敌军封锁在一条仓促组成的防线上。这条防线自维尔纳向南伸展直达普里皮亚特沼泽地区；从那里，德军又被锐不可挡、汹涌而至的苏军一扫而光。7 月底，红军开进科 夫诺和格罗德诺，抵达涅曼河。在五周年挺进 250 英里，德军损失惨重，25 个师覆灭，同样数量的部队被围困于库尔兰德。

在普里皮亚特沼泽地区南面的苏军，也取得辉煌战果。7 月 13 日，他们在科韦耳与斯但尼斯拉夫之间的战线上发动一连串的进攻。10 大后，德军全线崩溃，苏军又向西挺进 120 英里，抵达桑河畔的雅罗斯瓦大。在接连攻克斯但尼斯拉夫、伦贝格和普热米什尔之后，于 7 月 30 日在散多梅尔以南横渡维斯杜拉河，直逼华沙。

苏联红军在这次大战役中所取得的胜利还远远不止于此。他们的胜利一直扩展到南面的罗马尼亚。直到 8 月以后，从切尔诺夫策到黑海之间的德军防线还一直封锁着通往罗马尼亚及其普洛耶什蒂油田和巴尔干半岛各国的通路；但是，由于德军调兵增援其远在北面行将陷落的阵地，这条防线就削弱了，接着在 8 月 22 日苏军发动的猛烈攻击之下，防线就告迅速崩溃。德军损失 16 个师。8 月 23 日，年轻的米凯尔国工率领心腹在布加勒斯特发动政变，使整个军事形势发生根本的变化。罗军全体官兵一致追随国王举事。在苏军到达之前的三天之内，德军有的被解除武装，有的越过北面撤退。到 9 月 1 日，德军已全部撤离布加勒斯特。罗马尼亚政府随即宣告投降。

之后，苏军挥师西进，长驱直入多瑙河流域，越过特兰西瓦尼亚阿尔卑斯山，到达匈牙利边境；同时，多瑙河南岸的苏军左翼也陈兵南斯拉夫边境，为大军向西推进并为解放维也纳作好准备。

英国首相从红军的胜利进军中清楚地意识到，经过这场残酷的世界大战之后，苏联不仅不会像他的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僚在战争初期所预料的那样被击败或被削弱，反而是愈战愈强了。事态的这一变化不可避免地会对后期的战争发生决定性的影响。丘吉尔认为，强大的苏联必定要彻底消灭法西斯主义，随后很可能在欧洲和世界各地出现蓬勃发展的革命运动。这是“深恶痛绝共产主义”的丘吉尔所最不愿意看到的。正如英国《劳工月刊》在一篇文章中所写的：“西方统治者想到 1943 年法西斯主义可能解体而共产主义将取得胜利时都不免惊惶失措，在这方面丘吉尔比其他任何人更加不安。”

丘吉尔在 1942 年 10 月，也就是在斯大林格勒尚未击溃德军之前，曾起草一份备忘录分送给英国战时内阁的阁员。他写道：“我的全部思想主要集中于欧洲这个现代国家和现代文明的发源地。如果俄国的野蛮行径一旦蹂躏了欧洲古老国家的文化和独立，将是非常可怕的灾难。”这些话是他在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写下的。丘吉尔在当时以及战争的后期，一再致函苏联政府，表示他对苏军胜利的喜悦和对苏联战绩的赞赏。显然，这些都是礼节性的表示，并不是他的真实感情和真实想法的披露。

1943 年底，反希特勒同盟国内部的力量对比发生了不利于英国的重大变化。苏联在抗击希特勒德国及其附庸国的斗争中成功地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因此它在决定战后世界命运中的作用也随之加强。美国发展了本国的武装力量和军火工业，从而使它在同盟国当中的影响增大了，而英国的影响则相对下降,英帝国的大政治家南非联邦总理史未资在 1943 年底对英国领导人说：“战后将出现两个巨人，一个是欧洲的俄国，另一个是北美。”丘吉尔怀着痛苦和激愤的心情意识到这一点，据英国历史学家 D·吉克斯说，丘吉

尔在德黑兰会议期间一再说，他在那个时候才第一次意识到“英国是一个多么小的国家”。他描绘说：“我的一边坐着把一条腿搭在另一条腿上的巨大的俄国熊，另一边是巨大的北美野牛。中间坐着的是一头可怜的英国小毛驴……然而，在这三者当中唯有小毛驴能够认准归途。”

丘吉尔在一生中始终主张英美保持亲密关系。他第一次提出这一主张是在 20 世纪初。丘吉尔的传记作者认为，他对美国抱有好感，是因为按血统来说他是半个美国人；但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则是，丘吉尔认为在 20 世纪英美两国有共同的对手：欧洲的对手是德国，远东的对手是日本，而在全世界范围的对手则是社会主义和各国的革命运动。艾登在 1943 年 3 月 15 日同罗斯福谈话说：“我们最困难的问题是俄国，”“英国要单独对付俄国可能力量太弱。”艾登的看法毫无疑问能够代表丘吉尔。因此，英美之间不能互相敌视，他们只能携手反对共同的敌人。

丘吉尔反复考虑了战后的世界结构，他的设想是：一、在欧洲乃至全世界建立一些联邦国家；二、建立英美的亲密同盟以保证实现他的战后英美称霸世界的意图。为此，丘吉尔在致战时内阁一项秘密备忘录中曾这样写道：“我相信，欧洲各国大家庭能够作为一个整体在欧洲会议的领导下组成统一阵线。我主张建立欧洲合众国。我希望欧洲会议可以有 10 余名会员，包括从前的各个大国，包括瑞典人，挪威人，丹麦人，荷兰人，比利时人，法兰西人，西班牙人，波兰人，捷克人和上耳其人。”由于这里说的是以前的大国，这就意味着丘吉尔已把德国和意大利包罗在这个反苏集团之内。他没有把法国列入大国的行列，把它同荷兰和土耳其排在一起。显然这个“欧洲联邦”要在英国的领导之下，其目的主要是对付苏联和世界各地的革命运动，同时也为了更容易地同强大的“日益肆无忌惮的美国伙伴”打交道。丘吉尔同美国人会谈时，当然不可能谈到这层意思。

在世界领导人中，很少有人像罗斯福总统那样深刻了解丘吉尔。罗斯福不为表面上的必恭必敬所迷惑。丘吉尔经常称自己为罗斯福的“第一中尉”，对罗斯福始终称“总统先生”，罗斯福则报以亲切的称呼“温斯顿”。但是，英国首相“固执己见”使罗斯福感到厌倦。据目睹者描述，在战争接近结束时，总统向丘吉尔说明白自己的意见之后，通常还要加上简短的评论。在魁北克的第二次会议上就是如此。据国务卿斯退丁纽斯回忆，在雅尔塔会议上，丘吉尔开始发言后，罗斯福给美国代表团写了一张字条：“又得啰嗦半个小时！”在战争结束时，罗斯福在谈到他和丘吉尔的关系时情不自禁地大声说：“说真的，我已经累了！如果你们也像我那样，整整用了五个小时才用小推车把温斯顿推上陡坡，你们也会感到累的！”

尽管如此，罗斯福已经习惯了同丘吉尔打交道，并且很器重他。在白宫的总统办公桌上放着嘴里叼着大雪茄烟的丘吉尔的木雕像，直到罗斯福逝世这个雕像才被收走。雕像上系一张总统亲笔写的字条：“不要收走！否则罚款 250 美元！”

按照丘吉尔的意图，同美国联盟肯定能帮助英国继续维持对广大殖民帝国的统治。他同罗斯福共同制定的大西洋宪章，宣扬各国有权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管理本国事务的形式。可是，丘吉尔在这里正式声明：他“作为国王的首席大臣不是为了消灭帝国去当主席”。他的这项声明流传甚广。1944 年 12 月，他致函艾登说：“请记住我在 1942 年 11 月发表演说反对消灭英帝国的声明。如果美国人想要夺走他们征服的日本岛屿，就让他们夺走好啦，我

们赞成……但是，‘不准干预英帝国’，这是我们的金科玉律。”

丘吉尔顽固地反对在西欧打击德国的战略设想，始终坚持通过巴尔干从南面打击敌人的战略计划。丘吉尔使英美军队进入巴尔干的目的是，他们以后可以用强大的兵力向北猛冲占领东南欧和中欧地区，并阻挡红军西进。英美军队进入巴尔干可以保证这些地区的国家恢复旧秩序，同时也加强了英国的影响。丘吉尔在给外交大臣的备忘录中写道：“间题在于我们是否准备容忍巴尔干共产化，或者还有意大利共产化？……我们的结论是必须阻止共产党的渗透和入侵。”

英国首相向指挥欧洲英美军队的艾森豪威尔将军施加压力，迫使美国人同意巴尔干战略。艾森豪威尔在回忆录中写道，丘吉尔首相的出发点是：“对于建立战后的世界和平来说，西方盟国在巴尔干有强大兵力，比俄国军队占领这个地区更加有利。”丘吉尔的意图是让在意大利的英美军队在适当的时候通过卢布尔雅那通道进入中欧。奥利弗·利特尔顿在回忆录中写道：“他坚决主张，由西方盟国而不是由俄国人解放并占领某些国家的首都，如布达佩斯、布拉格、维也纳、华沙等，这样会有很大好处，因为这些首都是建立欧洲秩序的基础。”

反对丘吉尔巴尔干战略的不仅仅是苏联，美国人也清楚，巴尔干战略有两方面的意图：既反苏“也反美，罗斯福总统看得很清楚，丘吉尔的计划一旦实现，必然在东南欧建立英国的统治，而美国人没有必要为自己的英国朋友人中取粟，丘吉尔非常勉强地同意了盟国从西欧攻打德国，然而，正如美国将军魏德迈写的，他“顽固地坚持自己的计划，把‘霸王’行动一直拖到已经丧失了决战价值的时候才开始。”

然而，1944 年底在西线出现了对同盟国非常不利的情况。希特勒利用同盟国在德国边界地区发动攻势的机会，在阿登地区进行反扑，德国人的意图是切断在比利时和荷兰的英、美部队同主力的联系，并消灭这些部队，破坏英、美军队下一年的进攻计划。这样，德国便可能抽调大量部队到东线对付苏军。德国突破前线并向前推进了 90 公里。德国人的攻势虽然制止了，可是他们摧毁第二战场的威胁依然严重存在。

这种情况迫使丘吉尔在 1945 年 1 月 6 日向斯大林告急求援，请求“俄国一月份在维斯拉前线或其他某一地区发动强大攻势”。斯大林当即决定“加速准备在整个中部战线向德寇发起的大规模进攻”。1 月 12 日，苏军比原定计划提前 8 天重创希特勒军队，使德寇不得不立即中止西线的攻势并将部队调往东线。苏联在发动攻势后的头三周就在主攻方向上推进 500 公里，进入奥得河地区，距离柏林 70 公里，既为盟军解了围，又重创了敌人，为夺取最后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已经获得解放的欧洲各国人民不想恢复旧秩序，希望按民主原则建立新生活。在抵抗运动的队伍内部，集中了富有斗争精神的分子。英国政府为了保存欧洲资本主义制度，不借采用一切手段，甚至动用军队解除抵抗运动成员的武装。例如，丘吉尔宣称，比利时的抵抗运动战士准备举行反对回国的流亡政府的武装叛乱。并以此为借口解除了比利时抵抗运动战士的武装。据英国报纸的调查，“根本没有发现丘吉尔作为干涉比利时内政口实的准备叛乱的任何迹象。”

丘吉尔武装镇压希腊的爱国抵抗力量，是他帮助反动势力恢复旧秩序的又一露骨的例证。据 G·佩林的文章介绍，希腊的抗战主力是在山里打游击

的共产党员。丘吉尔对付这支力量的办法是使他们无法进入雅典夺取政权。他强迫希腊人民接受反动的国王及其政府，并公开挑起反对人民的战争。到1944年12月底，派往希腊的英军已达6万人。丘吉尔命令指挥这支部队的斯科比将军：“如果你们占领的城市发生暴动，就要毫不犹豫地行动起来。”英军向和平游行队伍开枪，从此开始了英帝国主义武装镇压希腊人民的长期的血腥战争。

丘吉尔对波兰的未来还表示了“特别的关心”。他积极支持波兰的流亡政府，这个政府一贯反苏反共，仇视人民。他们认为，苏联是“比希特勒德国更重要的敌人”。丘吉尔所以支持波兰流亡政府的领土要求，并不是希望波兰强大，他写道，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各个年份，“波兰始终是反布尔什维主义的先锋”；他希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也建立这样一个波兰，成为反苏反共的桥头堡。

丘吉尔在战争回忆录中写了他在1945年3月的政策和策略：“第一，苏联已经成为自由世界的致命威胁；第二，必须立即建立一条新的阵线来阻止苏联向前推进；第三，欧洲的这条新阵线应该尽可能地深入东方；第四，柏林是英美军队首要的和真正的目标；第五，解放捷克斯洛伐克和美军进入布拉格有重要意义；第六，维也纳和整个奥地利必须受西方大国的管制……；第七，必须遏制铁托元帅的侵略性的要求。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在民主国家的军队离开以前……东西方国家之间必须就欧洲的一切主要问题达成一项解决办法。”

这位英国首相不顾雅尔塔协议，企图让艾森豪威尔将军指挥盟国军队向柏林紧急进军，要先于红军抢先占领德国首都。丘吉尔1945年4月5日在致罗斯福的信中写道：“我们同俄国军队会合的地点至关重要，要尽可能向东深入，如果情况允许，我们应进入柏林。”根据当时的军事态势，艾森豪威尔不可能实现这个意图。

1945年4月12日美国总统罗斯福逝世，杜鲁门出任美国总统。丘吉尔认为，现在又可惜机破坏战争最后阶段的反希特勒同盟。丘吉尔日后坦白他说：“还在战争结束之前，当成千上万的德国人放下武器投降，我们的大街小巷到处是欢天喜地的人群的时候，我就发电报给西欧英军总司令蒙哥马利，吩咐他集中收藏好德国武器，一旦苏军的攻势继续下去，我们便可以很容易地将武器重新分给同我们合作的德国士兵。”过了1/4世纪以后，西德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派评论家哈夫纳关于这个问题写道：“希特勒希望东西方冲突并不是毫无根据的。1945年的春天和初夏，胜利者之间的战争确实可能一触即发。据可靠人士说，至少反希特勒同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丘吉尔已经准备战争，甚至想挑起战争。”从上面引述的丘吉尔本人的话也可以看出，他公开承认要在战争的末期同没有被彻底击溃的纳粹分子携起手来，掉转枪口反对自己的盟友苏联！

很显然，如果丘吉尔的阴谋得逞，将会向全世界展示一幅令人震惊的景象，就是紧跟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没有任何间隙立即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只是作战双方的地位和盟友都发生了变化——过去的敌人成了盟友，过去的盟友成了敌人。希特勒这个盗世好雄几乎使欧洲陷于纳粹分子的野蛮铁蹄之下，如果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那么，伟大的反希特勒恶魔的斗争成果将化为乌有。正如历史学家杰列比所说的：“战争结束时德国就会像没有打过仗一样，安然无恙，它可以很快恢复进攻能力。”

丘吉尔总是戴着有色眼镜来看待当时反法西斯战争的大好形势。他的战争回忆录最后一卷的标题是《胜利与悲剧》，这是因为他看待历史问题总是从个人的立场观点出发，所以他认为反希特勒战争的结束既是胜利也是悲剧。

英国在同法西斯德国的殊死斗争中生存下来了，战争开始时英国似乎不可避免地要遭到失败，按照法国将军的形容，德国人会像掐小鸡脖子那样一下子把它掐死。现在英国以反法西斯大国的地位屹立在世界上，这是丘吉尔感到欣慰的。但是，在战争行将结束时，特别是战后欧洲的以及后来亚洲各国的强大社会主义革命浪潮把丘吉尔的喜悦心情冲淡了。社会主义革命摧毁了许多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了众多的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遭受巨大损失。因此，在丘吉尔看来，对德国的胜利又变成了悲剧。这个自称力反共的骑士和帝国主义殖民制度的卫士，是不能容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成果的，更不能容忍被压迫的人们砸碎旧制度的锁链，因此他发誓要在有生之年还要妄费心机、徒劳无益地倒转乾坤。正是：历史潮流不可挡，蚍蜉撼树谈何易！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第三十五章　失道寡助

西风落叶下长安，倒转乾坤成空谈；

失道寡助真可悲，历史出现新章篇。

反对德国法西斯的战争胜利了，但丘吉尔却被人民抛弃了。这完全出乎他的意料。这个一向傲然自是的英雄，为此痛苦不已，如丧考她。这一事件再一次他说明了众怒难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随着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接近，丘吉尔急剧向右转，不顾国际舆论和英国人民的反对，一意孤行，倒行逆施。1945 年春天，丘吉尔提出的政治纲领同英国人民的情绪完全背道而驰。1945 年整个欧洲，包括英国，人民群众的思想是向左转的。英国人民希望同苏联继续保持联盟与合作，在民主的基础上改善国内生活。丘吉尔没有理解，也没有看到这一点，结果遭到了沉重的打击。

在战时，丘吉尔对内政问题考虑得不多。英国劳动人民意识到，英国正在进行反法西斯战争，因此一致拥护政府及其为争取战争胜利采取的各项措施。工人阶级忍受战时痛苦的思想准备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更加充分。国内的阶级斗争虽然没有消失，但不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那样尖锐。

为了发动群众参加对敌斗争，在战争的头几年，丘吉尔政府大肆宣扬准备在战后进行一系列改革来改善英国劳动人民的社会条件。还成立了一个以工党党员格林伍德为首的建设委员会。可是随着胜利的日益迫近，政府的战后改革方案也逐渐地被束之高阁。

如果说丘吉尔政府在战争结束前对战后的英国未来采取避而不谈的政策，那么英国的左派力量则越来越坚定地要求在胜利后改革国内的经济和社会条件。1944 年底，共产党公布了以“怎样赢得和平”为题的纲领，号召英国的所有民主力量联合起来结束保守党人的统治。

1944 年 10 月共产党召开代表大会，要求英国在土地、煤炭工业、动力工业、运输业、冶金业和银行国有化的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并进行社会改造。共产党建议工党、自由党和合作党在即将来临的议会选举中组成进步联盟，以保证在竞选中击败保守党人。

丘吉尔的独断专行也引起了越来越多的人们的不满。赫伯恃·威尔斯在 1944 年 12 月发表题为《丘吉尔必须走开》的文章。他写道：“现在严然以英国未来元首自居的温斯顿·丘吉尔，是一个满脑子冒险思想的人。他的这些思想在英国政治生活中是不可能实现的。……现在，他似乎完全丧失头脑。过去由于一帮守旧的保守党人掌权并采取了不明智的政策而使英国人饱尝屈辱，这时好斗的温斯顿走上重要岗位。国家要斗争，而他好斗，当时找不到更合适的人选，所以他成了我们斗争意志的象征。这个作用已经完结……丘吉尔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早该下台啦。我们还记得他的许诺，可是，他安于小成，不求再进。”就这样，英国国内对丘吉尔的不满逐渐增长了。从战争后期的某个时候开始，他的声望逐渐下降，并向反面发展。

到德国投降时，1935 年选出的英国议会已经持续了 10 年。这就是说，议会在战时度过了两届任期，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未完全结束时英国就进行了大选。丘吉尔在 1944 年 10 月曾声明过，战胜德国之后立即举行选举。

参加战时丘吉尔联合政府的工党右翼领袖们并不反对在战后同保守党人留在一套马车里。他们赞成联合，企图保住自己的大臣职位，不指望新的选

举会使工党在议会中占多数。但是，工党年会的表决却是反对联合政府。因为工党的普通党员渴望变革，他们希望建立独立的工党政府，好在国内生活方面进行一系列改革。当工党和自由党拒绝联合时，丘吉尔便用立即举行大选的手段来威胁他们。工党领袖认为，立即举行大选对他们不利，因为保守党方面有一张王牌——作为战时领袖的丘吉尔的个人威信，而工党却没有充分做好大选准备，为了使全党的组织机构作好竞选的战斗准备，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艾德礼建议联合政府继续工作到 10 月。丘吉尔看出了工党的意图，因而表示拒绝。

1945 年 5 月 23 日丘吉尔解散联合政府，组成了所谓过渡政府，由它负责在 7 月 5 日议会选举之前管理这个国家。在组织过渡政府问题上，丘吉尔犯了一个严重的策略上的错误。过渡政府全部是由保守党内的右派组成的。他们之中有慕尼黑协定的拥护者和两次大战之间执行错误政治路线的一些人。过渡政府的成员本身便代表了保守党战后的政治纲领。英国人民立即看出，原来丘吉尔丝毫不想改革，他统治下的英国将回到 20 年代和 30 年代那样黑暗的境地。所以说，在这一阶段丘吉尔已经严重地损害了自已在未来选举中的地位。英国选民们提高了警惕，怀疑他是否能成为和平条件下可以信赖的国家领导人。

保守党主要的政敌是工党。工党打着改革旗号，拒绝参加丘吉尔领导的联合政府，并在选举中反对保守党，这使丘吉尔和其他保守党的领袖们非常气愤。由于气愤，使他们丧失了现实感，因而在选举斗争中削弱了自己的地位。但是，选举的结局，不仅取决于保守党领袖们的策略，而且主要取决于战后国内阶级力量的新布局。

苏联对战争的胜利引起了各国人民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同情和向往，英国人民也不例外。在这个国家里，社会主义经常是有强烈的吸引力的。保守党人在选举运动中反对工党的各项改革时，首先谴责工党是“社会主义政党”。这种谴责，适得其反，正好帮了工党的忙。丘吉尔攻击说：“工党上台是对英国人民的自由和荣誉的危险挑衅”，并声称工党在选举中获胜，将意味着英国可能处于希特勒统治德国的境地。他断言，当工党政府“领导国家生活和工业机构时，将不允许人民自由地表达对社会存在的强烈不满，英国将处于盖世太保统治之下”。

丘吉尔妄图重复使用保守党在 1924 和 1931 年选举中所采用的方法。当时他们用革命的幽灵来恐吓英国选民中的多数小资产阶级分子，使他们靠近保守党。这一次，丘吉尔又企图用极权主义来恐吓这一阶层的选民。保守党的刊物声称：“当盖世太保刚刚从惊魂未定的德国人民的心中消失不久之后，难道你们赞成用其他名称伪装的盖世大保闯进你们的家中吗？”这种反对工党、反对社会主义的演说，是丘吉尔在 1945 年选举中所犯的第二十策略上的错误。许多保守党人也立即明白了这一点。报业大王罗得米勋爵说：“如果他继续保持这种思想状态，可以预料，选举将失败。”《泰晤士报》和其他报纸企图缓和一下丘吉尔的言论，但毫无效果。丘吉尔过分地相信自己的声望和治国才略，以致很难使他认识到他所采取的路线是错误的。

竞选期间，丘吉尔在英国到处进行竞选旅行。当他的队伍来到某一城镇时，经常是前边走着当地保守党的宣传车，广播着：“注意第三辆汽车，温斯顿来到我们这里。这是地球上最伟大的人物，世界上最杰出的国务活动家。”城市和村镇的街道上挂着五光十色的带有丘吉尔画像的宣传画和标语，

标语上写着：“此人赢得了战争”，“此人必将完成其伟大的事业”。但是，战争的胜利，对英国选民来说，已经成了过去，英国人民关心的是将来。他们希望选出能维护和平的人，能为他们未来的生活带来幸福，带来改善。他们不相信丘吉尔是这样的人。

丘吉尔没有把握住全国人民的情绪。他的整个活动远远脱离了人民，选民们也觉察到这一点。1945 年克莱门蒂娜对莫兰勋爵说：“温斯顿经常是带着有色眼镜看世界……他一点也不了解普通百姓的生活。他从来没有坐过公共汽车，只坐过一次地铁。”

与此相反，工党的领导人在 1945 年的选举运动中却比较明智。他们提出了符合选民情绪的重要的改革纲领。他们向选民许诺，将在英国经济的许多重要领域内实行国有化，彻底改革社会保险制度，大力进行民用住宅建设。他们保证，战后将全力保持在战争中形成的美英苏联盟，工党在选举运动中的作风也与保守党有很大差别。丘吉尔坐专车到全国各地竟选，前去参加集会时总是坐着豪华的敞篷汽车。工党领袖艾德礼则是和妻子一起坐一辆旧汽车，从这一城市跑到另一城市。“他为人沉着、稳健，没有一点特殊化，在整个选举过程中态度很谦虚。”他的朴实的演说和丘吉尔自命不凡的态度，形成鲜明的对照，因而使工党在选民中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对丘吉尔来说，他毫不怀疑选民们对他的评价。许多选举预言家之间的分歧，仅在于保守党在新议会中所占多数的大小。比弗布鲁克认为，丘吉尔的多数最少将是 100 席。不仅丘吉尔，就是艾德礼也相信保守党将在下院占多数。

美英苏三国政府首脑的波茨坦会议，是在英国大选揭晓以前开始的。因此，丘吉尔是带着以重新当选的胜利姿态前去赴会的。他在会上表现得十分活跃。在会议期间，三大代表团轮流设宴款待其他两方。先是美国开始。轮到英国的时候，丘吉尔做为东道主，他不仅为美苏代表团祝酒，而且还当着众多外国贵宾的面，别出心裁地为“反对党领袖干杯”。这使艾德礼和在座的人都感到莫名其妙，这显然是向反对党示威！

7 月 23 日晚上，在波茨坦三国首脑会议上，轮到他举行最后一次宴会。丘吉尔认为，这是双喜的日子，一是庆祝战胜德国法西斯的胜利；二是预祝重新当选首相的胜利，因此规模要搞得大一些。他把三个代表团的所有成员都邀请赴会。宴会开始后，他请杜鲁门总统坐在他的右边，请斯大林元帅坐在他的左边。会上有许多人讲话。这天斯大林看到丘吉尔如此兴致勃勃，也十分高兴。他手里拿着一张菜单到餐桌的四周去请许多在座的人签名。丘吉尔从来没有想到斯大林竟然是搜罗他人签名笔迹的收藏家。当元帅来到首相这里的时候，他按照客人的愿望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宾主彼此相顾而笑。这时，丘吉尔用盛红葡萄酒的小玻璃杯为元帅和自己各斟了一杯，双方对饮而尽，并且彼此用赞赏的眼光注视着对方。停了一会，斯大林说道：“下次会议我们将在东京举行。”丘吉尔也十分有把握他说：“对，我们一定会在东京会面。”

英国大选到 7 月 5 日结束；但是，选举结果一直到 7 月 26 日才能揭晓，因为要从世界各地的英国驻军中拿到选票。会议过程中，为使丘吉尔能够回到英国去听取选举结果，经杜鲁门和斯大林商量，决定会议暂停几天。丘吉尔离开波茨坦时声明说，他相信自己是会回来的。丘吉尔的私人医生莫兰把行李留在柏林，他以为过一两天就将和丘吉尔一起回来。丘吉尔安排在选举

揭晓那一天，在伦敦的家里举行小型宴会，以庆祝保守党的胜利。

7 月 25 日，丘吉尔携女儿玛丽飞回伦敦，克莱门蒂娜前来诺索尔特飞机场迎接自己的丈夫。这天晚上丘吉尔同家人美美地吃了顿“预祝胜利”的晚餐。

丘吉尔身边的工作人员已为第二天选举结果的揭晓作好了一切准备。保守党总部最后的估计是，他们将“结结实实地保持一个多数”。丘吉尔对“稳操胜券”也抱有绝对的信心。他相信英国人民将愿意他继续工作，所有的政敌都不是他的对手。这天晚上丘吉尔就怀着这样的美意睡着了。但是，在快要天亮的时候，他突然感到身上被戳上了一刀似地猛醒过来。他的全部心思被一种刚刚冒出来的下意识信念所紧紧抓住：“我们失败了。过去许多重大事件压在我肩上的重担——为了挑起这副重担，我一直倚靠着一种内心里的‘飞行速度’[1]来维持平衡——现在就要解除，而我也快将失去重心而跌倒了。缔造未来的大权将非我所有。我所积累起来的知识和经验以及我在这么许多国家中所树立的威望和良好关系都将归于幻灭。我瞻望前景，感到不满，转过身去，立即又睡着了。”

第二天早晨丘吉尔醒来已是 9 点了。当他走进地图室，大选的初步结果已经开始报告，这些结果对保守党极为不利。到了中午，局势已经明朗，工党将获得多数。在午餐的时候，克莱门蒂娜对丈夫安慰道：“表面不利，也许福在其中。”丘吉尔苦笑道：“目前看来，这外表还装得挺像样呢！”

这次选举结果完全出乎丘吉尔的意外，工党在下院得到 393 席，而保守党及其追随者一共才得到 213 席。这对丘吉尔们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当他得意洋洋地享受着胜利的英国人民领袖的盛名时，当他的威信似乎已达到顶峰时，而选民们却抛弃了他和他的党，参加过 7 月 26 日那个原定“庆祝胜利’’午宴的弗吉尼亚·库斯证实，丘吉尔得知选举的结果之后，悲痛万分。他坐在那里呆若木鸡，甚至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的女儿流了眼泪。

丘吉尔永远不能理解，也不能原谅英国人民在 1945 年选举中对他的冷遇。他认为，抛弃保守党和他的政权，是英国人民最大的轻率之举。丘吉尔在长达六卷的战争回忆录中，对此还责备英国人民，书中引用了希腊作家普鲁塔克的话：“对自己的伟大人物不怀感恩之情，是强大民族的一个特点。”丘吉尔受刺激最大的是，士兵投票反对保守党，而当时他一直认为在战争年代自己是他们的伟大的军事领袖。对此，作家哈夫纳说得好：英国需要丘吉尔去领导反对德国的战争。但是，英国人民对他所有的赞美和感激，仅仅是因为他领导了反德战争，而不是希望他去策动反苏战争，更不希望他去开倒车。

关于丘吉尔在唐宁街 10 号召开的最后一次政府会议，艾登做了如下描述：“7 月 27 日中午，丘吉尔召集了内阁告别会。这是一个相当阴郁的场面。当会议结束，我走向门口时，温斯顿让我留下，我们单独坐了半个小时。他情绪不佳，很可怜……他说今天的事真让他受不了。痛定思痛，反而更加痛苦。他觉得事情对他太残酷了。他对我说：

‘30 年来，我的生活一直和这间办公室联系着。今后我永远不会坐在这里了。你是会的，我是不会了。’”

丘吉尔不能返回波茨坦了，7 月 26 日，他怀着沉痛的心情发表了下面的

---

[1] 飞机的平飞不坠，靠一种必罕的速度，即所谓”飞行速度”。达不到这种季度，飞机就要掉下来。

《告全国人民书》：

“英国人民的决定已经记录在今天公布的选票中。因此，我已卸下你们在阴暗的时期交给我的职责。我感到遗憾的是我没有机会完成对于日本的工作。然而这方面的一切计划和准备都已做好，而且结果的来临可能比我们目前所预料的要快得多。国内外无限的责任落在新政府的身上，我们大家应该希望他们成功地担负起这个责任。

“现在唯有向在危难的岁月中我曾为之服务过的不列颠人民表达我深厚的谢忱，以报答他们在我工作中所给我的不屈不挠的支持，以及对他们的公仆所表达的许多厚意。”

目前丘吉尔面临的问题是下一步怎么办。许多接近丘吉尔的人士认为，他应该退出政治舞台，在晚年享受他在战争年代所赢得的荣誉，而不应该满足于在下院担当次要的反对党领袖的角色。此外，当时议会需要决定的，已经不是战争年代中的巨大问题，而是和平建设时期的日常工作和社会经济问题。但是、丘吉尔从来没有把这些问题放在心上。还是在战后最初的一些日子里，当丘吉尔领导过渡政府时，他就和莫兰说过：“没有战争，我感觉很孤独。”丘吉尔的许多朋友劝他离开议会，去编写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这些劝告是真诚的，但也并非完全如此，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希望摆脱丘吉尔。因为他作为保守党的领袖在 1945 年选举中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这些错误是造成竟选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但是，丘吉尔并没有听从这些劝告，他不承认自己已经彻底失败而永远退出政治舞台。如果他离开保守党的领导岗位和议会反对党的领导岗位，那么他再也不能做首相了。这时丘吉尔已经年满 71 岁，但他自我感觉良好，并相信一定会返回唐宁街 10 号。他说：“工党政府下会永久存在，上帝保佑，在我们返回之前，国家不要遭受更多的损害。我们应当回去。我们一定回去，这是必然的，就像太阳明天必然会重新升起一样。”

丘吉尔采取这样的决定以后，他在议会的主要任务就是千方百计地破坏工党政府的威信。他对工党政府的谴责是从两方面进行的。他断言，工党政府所采取的各项措施完全不是为了社会需要，而是为了满足对特定的社会主义学说的信仰。他预言，工党政策的直接后果，就是英国经济不可避免的破产。

同时，丘吉尔还到处兜售反苏反共的“冷战”演说。从 1945 年底到 1946 年初，丘吉尔在美国度过了几个月。在那里，他会见了美国总统杜鲁门和国务院领导人以及其他活动家。通过这些会见，丘吉尔打算发表世界政策演说，并确定了演说的总方针。2 月 10 日他和杜鲁门总统商量了演说的基本内容。丘吉尔在佛罗里达州疗养地住了几周,在这里修改并完成了自己的讲稿。1946 年 3 月 5 日一切准备就绪，他和杜鲁门一起去密苏里州的富尔顿城，在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了“著名”的演说，奠定了“冷战”的开端。

可是，这些活动还没有用完丘吉尔的全部精力。他还用了很多时间去画画，并把自己的画送到皇家美术院展出。他对农业也很感兴趣。丘吉尔在恰特韦尔附近买了 500 英亩土地，建立了牧场。尽管他已年迈，但他迷恋于赛马，他养的赛马虽然算不上第一流的，但也相当出色。

在他所有的工作中，最主要的是撰写六卷本的长达数百万言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丘吉尔曾说过，他在当首相时就已开始准备创作这部书。他吸取了《世界危机》一书的全部经验。丘吉尔以前做过张伯伦政府的大臣，

以后又当首相，他搜集了他所经手的所有主要文件的抄本。他喜欢把自己所想的事情写成文字，对许多问题都写成便条、备忘录和手令。他和罗斯福、斯大林的来往信件，不是做为政府官方文件而是作为私人信件形式，这些抄件都被他仔细地收藏起来了。所有这些文献和其他补充材料都集中到丘吉尔手中，并成为他写作的基础。按照丘吉尔的传统习惯，他不是写，而是由他口述，别人记录。他每天分两班工作，大约每天口述 8000 字到 9000 字。

同时，丘吉尔大登广告，宣传这本书即将出版。《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一书的稿费大大超过了丘吉尔以前得到的全部稿费。美国和英国的杂志竞相争取得到首先连载丘吉尔著作的权利。据说美国《生活》周刊花了将近 200 万美元购买了这个权利。如果再加上其他出版机构和许多国家以六卷本出版的稿费，合在一起是怎样一笔巨款呀！1965 年《星期日泰晤士报》写道：“ 20 世纪很少有人比丘吉尔拿的稿费还多。 ”有一次，一个出版商问起丘吉尔是否同意把自己的著作交给他出版，丘吉尔答道：“ 我不是写书，而是积累财富。 ”

在丘吉尔看来，历史不过是叙述以默默无闻、无所作为的人民群众为背景进行活动的善良或凶恶的英雄们的事迹。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他就是以这种观点写的。显然，事件的中心人物就是丘吉尔自己。给人们的印象，似乎他就是历史事件的中心人物，就是世界历史的中心。在战争年代里，所有正确的明智的决策，首先是他的功劳。所有错误和失败，都被解释为由于希特勒的狡诈，或被解释为由于英、美、法和其他国家的国务活动家的愚蠢或外行。尽管如此，丘吉尔的著作仍披露了大量的历史文件和事实，对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有一定的帮助；也正因为这样，《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获得了诺贝尔奖金。

在离职的这些年里，丘吉尔在战争后期变得衰弱的身体明显地好转了。正如 G · 佩林所指出的，部分原因是由于渴望复仇而使他的精力充沛并勇气十足。但是岁月无情，他青年时所爱好的各种运动渐渐地和他疏远了。可他仍是壮心不已。丘吉尔的主要目标是恢复自己和自己政党的政权，“ 改变 1945 年选民们对他的判决 ”。

然而，年岁不饶人，丘吉尔终究是老了，犹如夕阳西下。正是：金井梧桐一叶黄，珠帘不卷夜来霜；燕知社日辞巢去，雁折芦花过多乡。欲知丘吉尔晚年生活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第三十六章　桑榆晚景

时来运转赢大选，年迈体弱不竟天；

秋风萧瑟吹枯叶，辞去首相度晚年。

1951 年 11 月英国大选，年迈体衰的丘吉尔时来运转，终于以 321 票的微弱多数获胜，使他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当上了英国首相。

丘氏政府中的主要职位都由老保守党的人担任。按照惯例，艾登担任外交大臣。根据新的形势起草了党内的纲领性声明的巴特勒担任了枢密院院长。丘吉尔的老助手，当时已被命名为彻韦尔勋爵的林德曼教授出任邮政大臣。根据战时的实践经验，丘吉尔自己担任了国防大臣，海军、陆军、空军大臣均隶属于他。但由于精力不济，不久便辞去了这些兼职。

丘吉尔这次当上首相时，已经 77 岁了。从某些方面来看，在这种年龄上他仍然算是十分健康的。但是，实际上丘吉尔的坚强的躯体在开始衰弱。他的耳朵逐渐聋了，虽然请医生诊治，但疗效并不显著。他的保健医生莫兰在选举时考虑到丘吉尔的健康状况，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如果温斯顿在这次选举中获胜并返回唐宁街 10 号,我也怀疑他的健康状况是否能胜任这项工作。在最近这 14 个月里……他有些颠三倒四，不像从前那样能够抓住事物的本质。”

然而，这次担任首相职务，使丘吉尔非常满意。他很清楚，1940 年他担任政府首脑是因为当时复杂的特殊条件造成的。而现在 1951 年，他的任职是由于他所领导的政党在选举中获胜的结果，这完全符合英国的传统。

丘吉尔在这届任期内，仍和从前一样，对国内事务很少过问，这方面的问题均由大臣们独自去处理。首相把主要的注意力集中到外交政策上。

1952 年 1 月丘吉尔去美国会见杜鲁门总统。英国首相应邀在美国国会上发表演说。他利用这个讲坛宣布坚决支持英国参加侵朝战争，并支持美国反对中国的政策。丘吉尔政府继续奉行“实力政策”，并对原子能的研究给以极大的注意。他和他的同僚们认为，只有拥有核武器，“才能恢复昔日的大不列颠”。保守党人没有估计到，参加核军备竞赛必然导致经济破产，因而削弱了英国在列强中的地位，尽管对此有过许多权威性的警告。任政府顾问的英国大物理学家蒂泽德断言，英国不应该研究和制造原子武器和核武器。他写道：“我们现在不是强国，我们永远也不会是强国。我们是伟大的民族之一，但是，如果我们继续把自己看成强国，那么我们很快将不再成为伟大的民族。请吸取过去列强命运的教训吧，不要像很可怜的青蛙那样，由于骄傲而膨胀起来。”

这些呼吁都没有被理睬。1955 年保守党政府决定全力以赴地开展研制核武器的工作。终于在 1957 年 5 月 15 日试验了英国制造的第一颗氢弹。但是，这时世界上的阶级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变化，人民民主力量空前壮大，人民要求和平、反对战争，丘吉尔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如今资本主义不仅不能用武力消灭社会主义，而且如果采取这种尝试，处于核前线的英国将首先被消灭。

丘吉尔非常尊敬英国在军事战略方面的权威——利德尔·哈特。哈特在许多文章中分析了英国在原子战争中的战略地位，并得出一个痛苦的结论，英国是战争的第一个牺牲品，悲惨的命运在等待着它。丘吉尔被迫承认，现在根本谈不上“苏联无条件投降”，在战争情况下，双方都陷于“粉碎全人

类也包括他们自己”的境地。

鉴于这种情况，丘吉尔不得不改变自己的战略方针，他希望与苏联达成“和平共处”的协议。1954 年他在美国宣称：“我支持这种意见，即我们应当保证和平共处。”丘吉尔的这个声明，等于承认他自己所倡导的富尔顿政策的破产。在富尔顿，他要求对苏联进行先发制人的战争。他深信，这会使苏联人民遭到可怕的灾难和危险。但目前他又主张同这个国家实行和平共处。丘吉尔这种不寻常的主张，说明了世界力量对比的复杂化。美国历史学家弗莱明在评论这位“伟大的军人变成绥靖主义者”的原因时写道：“冷战已陷入绝境，使原子外交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我们对原子能的垄断以及我们力量的绝对优势，已经开始被打破了，结果造成了连我们的领土也难保卫的状态。”

到了 50 年代中期，丘吉尔的“冷战”政策破产了，做为冷战旗手的丘吉尔威信扫地。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愈来愈清楚，政府首脑必须是一个具有新思想，比较灵活，在人民群众中有很高威望的人。况且，丘吉尔年事已高，首相职务的重担，对他已是力不从心了。莫兰医生早在 1952 年 1 月就已指出，年老的首相“已经没有以往那种活动精力了。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很吃力的”。1953 年 6 月丘吉尔中风之后，左半身瘫痪。

79 岁那年他的生命垂危。关于丘吉尔的病情，只有他周围最亲密的人士知道；官方宣布，首相患病需要长期静养。丘吉尔周围的人员看到他的病情，一致认为他再也不能返回政治舞台了。但是，丘吉尔具有很大的潜在生命力。他治好了中风，左半身的机能也恢复了，并且在 10 月份又出席了一年一度的保守党年会。不过年岁不饶人，沉疴难以根除。

1953 年到 1954 年间，在保守党领导层中，愈来愈多地议论起丘吉尔辞职和保守党更换领导人的问题。关于他的接班人问题，大家没有分歧。早在 1940 年丘吉尔被选为保守党领袖时，一些代表就提议安东尼·艾登为领袖的副手。其目的是用一位性格沉着的人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一下丘吉尔。但是，当时认为这样做是不恰当的。1942 年丘吉尔赴美时曾向国王提出，如果他不幸死亡，应任命艾登为首相。

丘吉尔的辞职是逐渐地、无声无息地进行的。人们以尊敬的心情欢送他。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偕丈夫到唐宁街 10 号首相官邸看望丘吉尔。为了表示对女王的尊敬，举行了午宴，出席宴会的有政府官员、著名的工党成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军事将领和丘吉尔的亲密战友。女王出席宴会，表示对丘吉尔辞去首相职务给予特别关切。

4 月 5 日，一切手续办理完毕。老首相驼着背，拄着手杖离开首相官邸——唐宁街 10 号。等在门口的群众看到丘吉尔叼着香烟，在他的狮子狗“鲁菲莎”的伴随下走进汽车。他用大家所熟悉的手势，即用右手的两个手指表示出像怔胜利的拉丁字母“V”的手势，向大家致意。他在战争年代公开演说时，经常用这种手势向同胞们致意。丘吉尔来到了郊外恰特韦尔庄园。他最后 10 年的生活，大都是在这里度过的。有时也作为希腊百万富翁亚里斯多德·奥纳西斯的客人乘“克里斯琴娜”号游艇在地中海游览。

丘吉尔临退休的时候说，他退休后有一件很有趣也很愉快的工作，就是写书。但是，实际上他没有办到。退休后他的心情很颓丧，已经不可能从事写作。他既没有体力也没有精力从事这项工作。在 1956 年至 1958 年间，他的四卷本的《英语民族史》问世。丘吉尔对莫兰说，他的这四卷书是在第二

次世界大战前用了 1 年零 3 个月写成的。丘吉尔想借出版这部书的机会进一步宣传英美合作。他写道：“ 在我们面前展现出新的历史阶段。英美联盟将在这个阶段再次经受考验，将在保卫和平和自由方面发挥巨大威力。 ”丘吉尔认为，英美联盟是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支柱，因此他的这部著作自始至终都贯穿着英美联盟的思想，并且是用历史的观点加以论证的。

温斯顿 · 丘吉尔终生喜欢沽名钓誉。和从前一样，各个城市纷纷选他作为本市的名誉公民。戴高乐总统授予他“ 解放奖章 ”。丘吉尔同戴高乐已右 14 年之久没有见面。1958 年 11 月丘吉尔为接受奖章同戴高乐会见，并以他是法国的老朋友为题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1963 年 4 月，美国国会通过专门决议，庄严宣布温斯顿 · 丘吉尔为美国名誉公民。这项决议是由约翰 · 肯尼迪总统签署的。

丘吉尔在肯尼迪的眼里是一个非常高大的形象。肯尼迪从少年时代起就阅读丘吉尔的作品，这位未来的美国总统特别爱读《马尔巴罗传》。年轻的肯尼迪发现，写政治题村，没有哪一个人能够超过他所景仰的这位政治家。肯尼迪努力钻研本民族的文学语言，为的是效仿丘吉尔练出超人的雄辩口才。美国著名的新闻记者 H · 塞奇指出：“ 肯尼迪有时想通过研读丘吉尔的作品帮助他从某种意义上超过丘吉尔。为了掌握丘吉尔的写作技巧，肯尼迪常常反复阅读他写的回忆录。在肯尼迪写的书里往往会发现从丘吉尔作品中摘录的语言。他喜欢重复丘吉尔的这段话：“ 世界的全部历史像聚焦那样集中于一点，就是强大的民族不总是正义的，而正义的民族往往并不强大。 ”

有人问丘吉尔，他在一生中经历了许多重大事件，再加上担子重，公务繁忙，怎么能活到如此高龄？他回答说：“ 如果有地方坐我决不站着；如果有可能躺下，我就决不坐着。 ”丘吉尔 87 岁那年，在蒙的卡罗不幸摔了一跤，造成胯骨骨折。英国空军飞机把他接回英国，在医院里住了很长时间。他虽然已经年迈，但在重伤之后还是康复了。丘吉尔的力量似乎是无穷无尽的，可是实际上已经接近枯竭。

丘吉尔退休之初，摄影记者和新闻记者还经常在报纸上发表丘吉尔的照片或采访他的文章。后来，报刊上关于他的生活方面的消息就渐渐地少起来了。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于 1964 年末写道：“ 温斯顿爵士的日常生活被一层有分寸的沉默幕纱笼罩着，无法了解他的‘ 美好日子 ’是怎样度过的，同其他人相比有什么不同。 ”该报还写道，丘吉尔艰难地承受着高龄给他带来的痛苦。尽管如此，他仍然关心时事，他读伦敦出版的所有报纸，也读书。主要是历史方面的书籍。

在晚年的后期，丘吉尔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他的兴趣也变得狭窄了。他已经不再画画，他这个赛马爱好者只能从电视里看别人赛马。夜晚坐在蒙的卡罗赌桌前消磨时间业已成为过去，丘吉尔不得不丢弃这些娱乐，他在临终前的一些日子只保持一种爱好，就是看电影。各个电影公司热情地为退休的“ 德高望重 ”的政治家提供影片，他就坐在恰特韦尔庄园的电影室里看电影。

1964 年末，丘吉尔庆祝了自己的 90 诞辰，不过没有举行任何隆重仪式。他体力不支，已经打不起精神。他收到 6 万封贺信、贺电。许多伦敦人来到海德公园街的住所看望他。这天，他穿着按战时式样缝制的古怪服装，站在窗口向大家致意。从丘吉尔 90 诞辰的照片看来，他已经非常衰老。他的眼睛失掉往日闪耀的那种智慧、意志和刚毅的目光。时间夺走了这一切。美国报

纸就丘吉尔 90 诞辰发表的文章写道：“ 他今天的情况反常，甚至是可悲的。英国已经把他列为国家光荣历史上的杰出人物。可是他总还活着，尽管同自己的时代已经完全不和谐。 ”文章还指出：“ 温斯顿爵士还是和从前一样，向时间和命运挑战，但他终究是枯老了。 ”1965 年 1 月初，丘吉尔患了感冒而卧床不起。1 月 15 日又因脑溢血而昏迷。这种昏迷状态持续了一个多星期，抢救无效，1 月 24 日温斯顿 · 丘吉尔就与世长辞了。

英国政府为这位举世闻名的大政治家举行了国葬，其豪华和隆重的程度简直可以同国王的葬礼相比。英联邦各国和许多其他国家的政府代表团参加了葬礼。丘吉尔在逝世前好几年就详细安排了自己的葬礼仪式，并以《葬仪手册》为题作了书面记载。根据莫兰回忆，早在 1947 年，丘吉尔就当着莫兰的面告诉他的妻子，他希望像军人那样安葬他。现在，他已经如愿以偿了。葬礼持续了好几天，最后在布拉顿古老教堂的小小墓地举行了丘吉尔遗体的安葬仪式。墓地在布伦海姆宫马尔巴罗公爵官邪的附近。温斯顿 · 丘吉尔的父母都葬在这里。

丘吉尔的一生经历了许多重大事件。他虽然在不少问题上是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背道而驰的，但他不失为一位伟大的国务活动家。他勇敢、坚定，多才多艺，他有罕见的工作能力、出色的雄辩口才和评论家的才干，所有这些素质使他在政治舞台上取得了显赫的成就。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英国孤军作战时期，可以说是丘吉尔一生最光辉的时期。在那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年代，是他取代了绥靖分子张伯伦，挑起了抗战的大旗。他看到美丽的伦敦惨遭破坏，人们倒在血泊之中，便大声向群众疾呼：

“ 即便伦敦化为灰烬，也比沦为德国奴隶强多少倍！ ”

“ 不管付出多大牺牲，不管道路如何艰难，我们一定要战斗下去！胜利一定会到来！不获胜利誓不罢休！ ”

因此，每当人民谈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的胜利时，英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就自然地会想到温斯顿 · 丘吉尔，想到这位叱咤风云的政治家，这位曾经统帅英国海陆空三军同法西斯作战的著名统帅。

丘吉尔年表

1874 年 11 月 30 日　温斯顿·丘吉尔生于一个贵族家庭。他的父亲伦道夫·丘吉尔勋爵是马尔巴罗家庭的第七代公爵约翰·温斯顿·斯潘塞·丘吉尔的第三个儿子。他的祖父约翰·温斯顿曾任爱尔兰总督，父亲曾任英国财政大臣。

1881 年　温斯顿·丘吉尔 7 岁那年，被送到阿斯科特贵族子弟预备学校读书。因校规较严，后转到布赖顿预备学校就读。

1887 年夏　丘吉尔到哈罗中学学习。入学考试必须用拉丁文写一篇作文，但丘吉尔在两个小时中，只在考卷上写了一个字。尽管考试成绩这样差，温斯顿还是被录取了。

1893 年 8 月　丘吉尔经过先后三次考试，终于进入英国有名的桑赫斯特军事学校学习。由于考试成绩不好，没有像他父亲希望的那样进入步兵科，而进了骑兵科。

1895 年 1 月 24 日　温斯顿·丘吉尔的父亲伦道夫·丘吉尔去世，享年 46 岁。父亲的死对丘吉尔是个沉重的打击。他在桑赫斯特的最后一次考试成绩是，在 150 名毕业生中名列第八名。

1895 年 3 月　温斯顿从桑赫斯特骑兵科毕业后，经过他母亲的周旋，来到布拉巴宗上校统率的第四骠骑军任职。

1895 年 11 月　初乘船赴纽约转古巴，作为英军事使节参加西班牙殖民军对古巴人民的武装镇压。

1897 年 9 月 16 日　参加对印度马拉坎德地区少数民族的征讨，在这一战役中英军损失惨重，丘吉尔险些丧生。

1898 年 3 月　任驻印英军司令维廉劳克哈特的传令官。同时，丘吉尔的第一部著作《1897 年马拉坎德野战军的故事——边境之战插曲》问世，全书约 300 页。

1898 年 8 月　前去苏丹参加对当地人民的镇压。被委派为英国在苏丹作战部队的第二十一骑兵团的副官。

1898 年 9 月　参加奥木得曼战役，险些被苏丹民族军击毙。之后，从事《尼罗河之战》一书的撰写工作。

1899 年 6 月　离开军队。参加奥德姆选区竟选失败。此时《尼罗河之战》一书分两卷问世。丘吉尔在这部书中叙述了亲自参加过的战争。这是一部征服埃及和苏丹的历史。

1899 年 10 月 11 日　英布战争爆发，丘吉尔作为《晨报》的随军记者乘船奔赴南非，参加关于这一战争的报道工作。11 月 15 日丘吉尔彼布尔人俘虏，同年 12 月 19 日趁黑夜逃跑，后对这一战争和自己的经历写了一篇轰动全国的报道。

1900 年夏　丘吉尔从南非回到伦敦。同年丘吉尔的长篇小说《萨伏罗拉》问世。

1900 年 10 月　丘吉尔在奥德姆选区竟选议员获胜。在竟选中保守党人充分利用他在南非历险进行宣传，丘吉尔俨然成了凯旋英雄。

1900 年 12 月　赴美国发表演讲；会见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

1901 年 1 月至 2 月　在英国各大城市发表演说。这不仅提高了丘吉尔的声望，而且还赚了一大笔钱，存款已达一万英镑。

1903 年 9 月 9 日　张伯伦和主张自由贸易的大臣全部辞职。巴尔弗着手组织新政府。对温斯顿·丘吉尔来说，一个决定性的时刻来到了。

1903 年 12 月　丘吉尔发表演说攻击保守党的政策。他说：“感谢上帝，我们还有个自由党！”1904 年 3 月，他开始自称为“独立的保守党人”。

1904 年 4 月　丘吉尔正式与保守党断绝了关系。之后，六个选区建议丘吉尔以自由贸易的独立拥护者身分，为他们那里的下届议会选举的候选代表。

1904 年 5 月 16 日　丘吉尔在曼彻斯特发表演说，把保守党称作为大资本家利益服务的“强大同盟”。

1906 年 1 月　英国举行大选，自由党获胜，在以后的 10 年里，自由党政府统治英国；在以后的 17 年内，都是自由党人任英国首相。丘吉尔因投奔自由党，而当上了殖民地事务部次官（副大臣）。

1906 年 1 月　温斯顿·丘吉尔为他父亲伦道夫·丘吉尔撰写的两卷本的传记出版。此书获得好评，并获得 8000 英镑的巨额收入。

1908 年 4 月　阿斯奎斯奉命组阁，丘吉尔任贸易大臣。时年 33 岁。

1908 年 8 月 15 日　丘吉尔与 23 岁的克莱门蒂娜·霍齐娅结婚。

1910 年 2 月 9 日　英国大选揭晓，自由党在议会中的席位由 400 席减到 275 席；保守党代表席位则由 157 席增加到 273 席。丘吉尔重新当选议员，并在这届政府中担任内政大臣，时年 35 岁。

1911 年 10 月 23 日　丘吉尔辞去内政部大臣职务，改任海军大臣。丘吉尔努力建设一支强大的英国舰队。

1913 年 1 月　丘吉尔与自由党领袖劳合·乔治在一些问题上发生争执。乔治说：“老实讲，丘吉尔不是一个自由党人。他不懂得自由党的观点。”

1914 年 7 月 30 日　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此期间，丘吉尔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万事有艰险，万物皆毁灭。我感到有趣、快乐和幸福。这不可怕吗？对我来说，参战完全是引人入胜的事，让上帝原谅我这些丑恶而轻率的情绪吧！”

1914 年 8 月 4 日　英国向德国宣战。丘吉尔未经政府批准，便擅自命令全面动员。

1914 年 9 月 21 日　丘吉尔发表演说，向德国挑战。三天后德国潜水艇用鱼雷击沉荷兰沿岸的三艘英国巡洋舰。这是新式潜水艇取得的第一次胜利，对英国这一海上大国构成了严重威胁。

1914 年 10 月　土耳其加入德国一方作战。盟军又面临一个新的敌人和新的战线。

1915 年 1 月 13 日　英国战时委员会通过了丘吉尔攻打达达尼尔海峡的计划。会议决定委托海军部组织海军远征军，准备 2 月份轰炸并占领加利波利半岛，具体目标是君士但丁堡。以这次会议力开端，暴露出英国军队涣散混乱和陆海军互不协调的弱点，结果首次进攻遭到失败。

1915 年 3 月 18 日　再次攻打达达尼尔海峡。在这次海战中，有三艘英舰触雷沉没，其它四艘失去了战斗力。在几分钟内，强攻海峡的舰队损失近半。为此，丘吉尔受到舆论的攻击，并被迫离开海军部，改任不管部大臣。

1915 年 11 月　由于连续受挫，决定全部撤出加利波利半岛。在攻打达达尼尔海峡的失利战役中，英国伤亡、被俘共达 4.7 万人。

1915 年 11 月 18 日　丘吉尔被排除在战时内阁之外，毅然奔赴法国参

加作战部队，军衔是少校。

1916 年 3 月　丘吉尔从法国前线回到伦敦。在困难时刻靠画画为生。妻子克莱门蒂娜百般安慰丈夫要摆脱由于政治上的不幸所带来的忧伤。丘吉尔说：“画画是极大的安慰。它帮助我经受住困难时刻的考验。”

1917 年 7 月　丘吉尔在劳合·乔治的大力支持下，不顾保守党人的强烈反对，重新入阁，任军需大臣。

1917 年 11 月 2 日　盟军第一次使用坦克在西线攻打德国阵地，战果很大。丘吉尔为制造新式武器做了大量工作，被誉为“坦克之父”。

1918 年 11 月 11 日　德国战败，在贡比涅签订停战协定，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英国及其盟国赢得了胜利。

1918 年 11 月 26 日　丘吉尔在丹迪市选区发表演说，把布尔什维克称为“残暴的大猩猩”，并肯定布尔什维克“很快就会把俄国拖回到动物形态的野蛮时期”，“共产主义理论就是倒退到中世纪”。丘吉尔后来写道，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政策是：“同德国人民和睦相处，而对布尔什维克要干戈相见。”

1919 年 1 月　丘吉尔出任陆军大臣后，进一步加强了对新生的苏俄革命政权的武装干涉。在他的积极参与下，英国政府大力援助邓尼金、高尔察克及其他反革命力量。据威尔逊证实，如果邓尼金占领莫斯科，丘吉尔打算去那里“帮助邓尼金制定俄国新宪法”。

1919 年 2 月 15 日　丘吉尔在巴黎召开的协约国最高军事委员会上发言，煽动对苏俄加强武装干涉，并建议成立俄罗斯问题委员会，该委员会应设政治、经济和军事小组，执行协约国制订的政策。

1919 年 5 月　巴黎和会决定承认高尔察克为全俄国的统治者，并向他提供一切援助，以使他的权力真正扩展到全俄罗斯。出席巴黎和会的英国代表团在制订和宣扬这一政策方面起了主导作用。这是丘吉尔路线的成果。

1919 年 6 月 17 日　在索斯波特举行的工党会议一致谴责丘吉尔干涉俄国，反对他的政策。

1920 年 7 月 31 日　英国共产党宣告成立。

1921 年 1 月　丘吉尔调任殖民地事务部大臣。英国统治集团需要丘吉尔这样的铁腕人物来对付日益高涨的大不列颠殖民帝国的民族解放运动。

1922 年 12 月 6 日　丘吉尔由于推行反苏反共镇压民族解放运动的政策，在大选中遭到惨败。他对此伤心他说：“我甚至未来得及眨眨眼就失去了工作，失去了议会中的席位，失去了党，也失去了盲肠。”丘吉尔利用不担任公职的时间从事绘画和写作。

1923 年　丘吉尔的长篇巨著《世界危机》第一、二卷问世，之后第三、四卷也先后出版。《世界危机》一书的发表，引起轩然大波，有人反对，有人称赞。《泰晤士报》称丘吉尔的文风比任何当代作家都好。

1924 年 11 月 7 日　保守党组织政府，丘吉尔重新回到保守党，任财政大臣。

1927 年 1 月　丘吉尔应墨索里尼之邀，访问意大利。

1929 年 5 月　保守党在大选中丧失了 141 席。工党得到的当选证书比其他任何政党都多。由工党组织政府，丘吉尔从此失去大臣职位达 10 年之久。

1930 年 6 月　丘吉尔写完了《世界危机》一书的最后一卷和一部自传

《我的青少年时代》。还写了一些短篇，后来汇集成册，书名为《随想与奇遇》。

1931 年 12 月 13 日　丘吉尔被汽车撞伤，骨头折了 15 根，遍身擦伤。伤愈后丘吉尔着手新的六卷本的巨著《马尔巴罗传》。写作使他在苦闷中得到安慰。

1932 年夏天　丘吉尔参观马尔巴罗公爵当年作战地区时，十分注意德国事态的发展。当时丘吉尔已洞察到德国法西斯对世界的危险。此后并注意收集有关英德关系和双方军备状况的情报。

1934 年 11 月　丘吉尔对国王的答辩词作了一些修正。指出英国的国防实力不足以保证“臣民的和平、安全和自由”。丘吉尔说，如果照目前的速度发展下去，再过一两年，德国空军的实力将超过英国 50%，1937 年就会超过英国一倍。

1936 年 7 月　丘吉尔在同他一样担心国家危险和关心英国军备状况的保守党人中组织了一个小组，并请鲍尔温首相同这个小组一道讨论这方面的问题。

1937 年 5 月 28 日　鲍尔温由于年迈辞去首相职务。他的继任人是内维尔·张伯伦。丘吉尔同张伯伦在对外政策上存在着分歧。

1938 年 9 月 21 日　丘吉尔就德国侵捷问题向新闻界发表了一项声明。指出“捷克斯洛伐克在英法两国的压力下被分割，这无疑是西方民主国家向纳粹武力威胁的彻底投降。这种做法不会给英国和法国带来和平和安全。恰恰相反，将使这两个国家的处境更为软弱无力和更为危险。”

1939 年 4 月 17 日　苏联政府向英法建议，当欧洲的侵略势力侵犯任何一个缔约国时，三国有义务彼此提供包括军事援助在内的全面援助，苏联政府提出这些建议后，三国才开始就缔结苏、英、法反侵略的军事防御同盟公约进行谈判。在严重的历史关头，丘吉尔支持苏联建议。由于英法当局缺乏诚意，谈判毫无结果。

1939 年 9 月 1 日　德国进攻波兰，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

1939 年 9 月 3 日　英国宣布同德国处于战争状态。丘吉尔在战前年代里坚持不懈地批评张伯伦的对外政策，而且他的批评又多为事态的发展所证实，所以他在英国社会舆论中深孚众望，人们把他看成是抵抗德国侵略的权威人士。在此情况下丘吉尔人阁担任海军大臣。

1939 年 9 月—1940 年 4 月　这段时间称为“奇怪的战争”时期，就是说英国虽然已经正式对德宣战，而实际上并未进行。英、法两国政府在援助波兰的问题上袖手旁观，而在波兰陷落后又不想刺激德国人，深怕妨碍同德国议和。实质上这是慕尼黑政策在新条件下的继续。丘吉尔不赞成这条政治路线，因为他已是政府阁员，没有公开提出批评。

1939 年 9 月 11 日　罗斯福以个人名义写信给丘吉尔，欢迎他重返海军部，并望加强联系。从此开始了他同美国总统的长期通信，一直持续到 1945 年春天罗斯福逝世为止，双方通信达千封之多。

1940 年 5 月 10 日　奉行绥靖政策的张伯伦政府倒台，国王授权丘吉尔组织政府。

1940 年 5 月 13 日　丘吉尔在下院发表简短的就职演说。他说：“我没有别的，只有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贡献给你们。”接着说：“你们要问，我们的政策是什么？我的回答是，竭尽一切可能和投入全部力量在海上、陆

地上和空中进行战争……这就是我们的 政策。你们要问，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可以用一个词来答复：胜利！不惜一切代价去争取胜利，无论道路多么遥远和艰难也要去争取胜利。”

1940 年 5 月下半月　在希特勒对西欧低地国家大举入侵的情况下，丘吉尔希图把墨索里尼争取到自己方面来，他以个人名义给这个法西斯独裁者写了一封信，结果遭到失败。

1940 年 5 月 26 日—6 月 4 日　在德军进攻包抄之下，被围困在加来地区的英法军队，被迫从敦刻尔克港开始海上撤退，共有 338226 名英法士兵逃出德军虎口。

1940 年 6 月 22 日　法国战败，同德国签订了停战协定。英国失掉了所有的同盟国，只好孤军作战。此前，6 月 18 日丘吉尔在下院发表讲话说：“法兰西之战已告结束。不列颠之战就要开始……因此，让我们勇敢地承担起我们的责任，而且我们应当鞠躬尽瘁，死而后己，英帝国就是存在 1000 年之后，人们还能说‘这是他们最光辉的时刻’。”

1940 年 7 月 16 日　希特勒发出关于准备进攻英国的‘第十六号指令”，即所谓“海狮计划”，准备工作要求在 8 月中旬完成。

1940 年 8 月 15 日　希特勒对英国的大规模空中攻势开始。从 8 月 24 日到 9 月 6 日，德国平均每天派出 1000 多架飞机掩护着 625 架轰炸机，开始对伦敦狂轰滥炸。

1941 年 1 月　英国共产党和工会组织要求驱逐政府中的慕尼黑分子。此后，丘吉尔除担任首相外，还接受了下院领袖和国防大臣的职务。作为国防大臣，他实际上掌握了最高军事领导权，是三军的最高统帅。

1941 年 5 月 10 日　纳粹党的副领袖鲁道夫·赫斯，“私自驾机”前往英国进行“谈判”，企图同英国议和并勾引英国参加反苏战争。丘吉尔拒绝接受德国的建议。

1941 年 6 月中旬　丘吉尔认为德国开始进攻苏联的日期已指日可待。他和罗斯福交换了意见，一致同意在对德战争中援助苏联。

1941 年 6 月 22 日　德军于凌晨三时半大举进攻苏联，苏德战争爆发。丘吉尔当晚九时发表广播演说，“要给予俄国和俄国人以一切可能的援助。”他说：“俄国的灾难就是我们的灾难，也是美国的灾难，俄国人为保卫家乡而战的事业是世界各地每个自由人的斗争事业。”

1941 年 7 月 12 日　苏英在莫斯科签订军事协定。协定规定在对德作战中彼此给予一切形式的援助和支持，双方既不同德国谈判，也不同它单独媾和或签订和约。英苏同盟关系已逐步走上正轨。

1941 年 8 月 12 日　丘吉尔、罗斯福签署《大西洋宪章》。

1941 年 9 月 7 日　英国空军轰炸柏林。

1941 年 9 月 17 日　苏英军队进入德黑兰。

1941 年 9 月 29 日—10 月 1 日　苏、英、美在莫斯科就苏联租借武器问题举行会谈。

1941 年 11 月 18 日—1942 年 1 月 10 日　英军向驻守利比亚的德、意军发动进攻，即“十字军”行动。

1941 年 12 月 7 日　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随后分兵多路进攻美、英、荷在太平洋的其它属地，太平洋战争爆发。

1941 年 12 月 8 日　美、英对日宣战。

1941 年 12 月 10 日　日、英海军在马来亚近海进行海战。

1941 年 12 月 23 日　英国与中国国民党政府签订《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

1941 年 12 月 26 日　英国与中国国民党政府签订军事同盟。

1942 年 1 月 1 日　苏、美、英、中等 26 个国家在华盛顿签署《联合国家宣言》

1942 年 2 月 6 日　英、美军联合参谋总部在华盛顿成立。

1942 年 4 月 1 日　英、美、中、加在华盛顿举行太平洋军事会议。

1942 年 5 月 26 日　英、苏两国政府签订英苏同盟条约。丘吉尔认为，要战胜法西斯德国，必须保持同苏联的同盟关系。

1942 年 5 月 27 日　希特勒的“沙漠之狐”隆美尔将军在北非沙漠地区重新发动攻势。德军侵入埃及，逼近麦特鲁港。

1942 年 6 月 12 日　苏英和苏美公布关于苏英条约、苏美合作协定以及关于 1942 年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协议。

1942 年 8 月 12—15 日　丘吉尔到达莫斯科，英美苏三国举行会谈。

1942 年 10 月 23 日　蒙哥马利发动反攻，实施阿拉曼战役；10 月 25 日德军战败，隆美尔军伤亡和被俘者达 5.9 万人。

1942 年 11 月 8 日　英美军队在北非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的海滩登陆。

1943 年 1 月 14—24 日　丘吉尔、罗斯福、戴高乐在卡萨布兰卡（摩洛哥）举行会谈。

1943 年 1 月 23 日　英军第八集团军攻占的黎波里。

1943 年 2 月 2 日　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被围德军遭毁灭性打击，残余的 9 万人，包括保罗斯元帅和 22 名将军都当了俘虏。德军在顿河、伏尔加河和斯大林格勒地区的损失共达 150 万人。历时 180 天的斯大林格勒大会战，震惊世界，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

1943 年 3 月 20 日—5 月 13 日　英美军队在突尼斯展开进攻，德意军在非洲失败。在 5 月 5 日至 12 日战役最后一周中，轴心国部队被俘共 24 万人，其中德军 12.5 万人。

1943 年 7 月 10 日—8 月 17 日　英美军实施西西里岛登陆战役。7 月 25 日，墨索里尼下台，成立以巴多格里奥为首的意大利政府。

1943 年 8 月 14—24 日　丘吉尔、罗斯福在加拿大的魁北克会谈，讨论开辟第二战场问题。

1943 车 9 月 3 日　英美军在意大利南部登陆。9 月 8 日，意大利巴多格里奥政府向盟国投降。

1943 年 10 月 19 日—30 日　英美苏三国外长会议在莫斯科举行，会议通过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中国也参加签署这一宣言。

1943 年 11 月 22—26 日　英美中三国政府首脑在开罗举行会议，发表《开罗宣言》。

1943 年 11 月 28 日—12 月 1 日　丘吉尔、罗斯福、斯大林在德黑兰举行英美苏三巨头会议，发表《德黑兰宣言》。

1944 年 6 月 6 日—7 月 18 日　英美在法国北部实施诺曼底登陆战役，开辟第二战场。

1945 年 2 月 4—11 日　英美苏政府首脑在苏联克里米亚的雅尔塔举行会议，签订《雅尔塔协定》。

1945 年 2 月 8 日—3 月 10 日　英、美、加三国军队在西部战场来因河地区发起进攻。后突破德军齐格菲防线。

1945 年 3 月 23 日—4 月 18 日　英美军向鲁尔地区发起进攻。4 月 16 日，英美军进抵易北河，同苏军会师。

1945 年 4 月 12 日　美国总统罗斯福逝世，由副总统杜鲁门继任总统。

1945 年 4 月 25 日—6 月 21 日　51 国代表在美国旧金山召开联合国制宪会议，签署了联合国宪章。

1945 车 4 月 30 日　下午 3 时 30 分希特勒和他的夫人爱娃·勃劳恩自杀身亡。

1945 年 5 月 2 日　苏军攻克柏林。

1945 年 5 月 8 日　德国凯侍尔元帅代表德国最高统帅部在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从此欧洲战火停止。

1945 年 5 月 23 日　丘吉尔提出辞职，于是从 1940 年到 1945 年间他所领导的联合政府便不存在了。丘吉尔组成了所谓过渡政府，负责在 7 月 5 日议会选举之前管理这个国家。

1945 年 6 月 5 日　英美苏法四国在柏林发表关于管制德国的联合声明。

1945 年 7 月 17 日—8 月 2 日　英美苏三国政府首脑在柏林附近的波茨但举行会议。7 月 26 日，中美英三国发表促令日本投降的《波茨但公告》。

1945 年 7 月 26 日　保守党在英国大选中遭到失败，由英国工党领袖艾德礼组织政府。7 月 27 日中午，丘吉尔举行了内阁告别会。

1945 年—1951 年　在此期间，丘吉尔写了许多文章，攻击工党政府，在国内外鼓吹“冷战”政策。他还集中精力撰写了六卷本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

1951 年 10 月 25 日　英国大选揭晓，保守党赢得胜利。10 月 26 日，丘吉尔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担任首相。

1952 年 10 月 3 日　英国试验了自己的第一颗原子弹。

1953 年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向丘吉尔颁授英国最高勋位——嘉德勋位。

1955 年 4 月 5 日　丘吉尔因年迈力衰，辞去首相职务，由安东尼·艾登受权组织新政府。丘吉尔离开政界之后，过了 10 年的退休生活。

1965 年 1 月 15 日　丘吉尔因脑溢血而昏迷。

1965 年 1 月 24 日　温斯顿·丘吉尔与世长辞，享年 90 岁。